040950-9

杜詩鏡銓

[illegible]

詩聖杜公遺像拾



杜詩鏡銓

〔唐〕杜甫著
〔清〕楊倫箋注

中華書局

下冊

杜詩鏡銓卷十二

永泰中，居成都草堂、去蜀至雲安、居夔州作。

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，簡院內諸公

野外堂依竹，籬邊水向城。蟻浮仍臘味，謂酒釀於臘月。鷗泛已春聲。藥許鄰人剸，書從稚子擎。謂任之不嚴督也。白頭趨幕府，深覺負平生。

敝廬遣興奉寄嚴公

野水平橋路，春沙映竹村。風輕粉蝶喜，只二句寫得春興勃然。花暖蜜蜂喧。把酒宜深酌，題詩好細論。府中瞻暇日，江上憶詞源。詞源謂嚴公。跡忝朝廷舊，情依節制尊。還思長者轍，恐避席爲門。陳平傳：家貧以席爲門，然門外多長者車轍。

蔣弱六云：上四句檄廬遣興，若傲以所無，撥動他詩興，招之使不得不來也。下四句奉寄嚴公，末更以相與之素，相依之情，坐實他必不棄貧賤之誼，而特用反跌以速之，絕妙招飲小簡。

營屋

我有陰江竹，能令朱夏寒。陰通積水內，高入浮雲端。甚疑鬼物憑，不顧翦伐殘。（實有此景）東偏若順也。面勢，戶牖永可安。愛惜已六載，公自上元元年營草堂，至永泰元年爲六載。茲晨去千竿。言欲於竹間營屋，故必以去之爲事。蕭蕭（叟除後快景）見白日，洶洶開奔湍。度堂匪華麗，養拙異考槃。言居之暫。草茅雖薙葺，言室之衰病方少寬。洗音洒。然順所適，此足代加餐。

寂無斧斤響，庶遂憩息歡。

除草

原注：去蘡草也，蘡音潛。（益部方物贊：燔麻自劍以南處處皆有之，或觸其葉，如蜂螫人，以溺灌之即解；莖有刺葉，或青或紫，善治風腫。考杜詩當作蘡。）

草有害於人，曾何生阻修。其毒甚蜂蠆，其多彌道周。清晨步前林，江色

未散憂。芒刺在我眼，霍光傳：光驂乘，上內嚴憚之，若有芒刺在背。焉能待高秋？霜露一霑凝，蕙葉亦難留。趙曰：若待秋去之，則蕙葉與蓼草美惡無辨矣。二句正言不可不除之爲急。中央，豈無雙釣舟。頑根易滋蔓，敢使依舊邱。自茲藩籬曠，更覺松竹幽。芟夷不可闕，疾惡信如讐。

申鳧盟云：有爲調停之說者，賢奸並用而國事已去，不可不三復此詩。芒刺在我眼二句，丰裁凜然。頑根易滋蔓，敢使依舊邱，於去惡務盡三致意焉。末只一語點破正意，多則反淺。

春日江村五首

農務村村急，春流岸岸深。乾坤萬里眼，天。涯。孤。身。百。年過客語壯而去家國俱遠。時序百年心。悲。亦。便。含。末。茅屋還堪賦，首。意。言故鄉所居。桃源自可尋。艱難昧生理，飄泊到如今。

迢遞來三蜀，蹉跎又六年。客身逢故舊，謂從蜀江望，發興自林泉。幸逢故舊，謂可建立功名，發興林泉，誰知仍歸

此首追憶重歸草堂所見。

此首方及今謝職來歸。

落拓。後四句遂一意隱居，無復他望矣。過懶從衣結，頻遊任履穿。藩籬頗無限，謂無拘束意，一作無限景便淺。恣意向江天。

種竹交加翠，栽桃爛熳紅。經心石鏡月，到面雪山風。赤管隨王命，漢官儀：尚書令僕丞郎日給赤管大筆一雙，篆題曰北宮著作。銀章付老翁。漢百官表：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，皆銀印青綬。豈知牙齒落，名玷薦賢中。浦注：結聯有自顧失笑意，所以決辭無悔。

扶病垂朱紱，歸休步紫苔。沈約詩：客位紫苔生。郊扉存晚計，言將終老於此。幕府愧羣材。燕。綺。思。脩。句

外晴絲卷，鷗邊水葉開。鄰家送魚鱉，問我數能來。問謂問遺。

羣盜哀王粲，王粲七哀詩：西京亂無象，豺虎方遘患。注：豺虎謂羣盜也。中年召賈生。登樓初有作，王粲避亂客荊州，思歸作登樓賦。前席竟爲榮。漢書：賈誼爲長沙王太傅，歲餘帝思誼，徵之宣室，問鬼神之事，至夜半，文帝前席。蔣云：初字是何願望？賦中冀王道之一平兮，假高衢而騁力

是也。竟字不料僅然。舊評謂千秋萬歲稱杜工部，則自今日始也。宅入先賢傳，郡國志：長沙寺南有賈誼宅。沔襄記：王粲宅在襄陽，井臺尚存。又古書有楚國先賢傳。才高處士名。西征賦：賈生洛陽之才子。魏志：蔡邕見王粲，謂坐客曰：此王公孫有異才。言王賈之才不遇於時，猶之處士而已。異時懷二子，春日復含情。章法最密朱鶴齡云：公依幕府似王粲荊州，官幕僚似賈生王傅，故此詩以二子自況，因以自悲也。宅空載於先賢，名實同於處士，二語正爲卜居草堂，吏隱使府發歎，寄感甚深。仍結歸春日

五詩前首總起，末首總結，中三首逐章承遞，從前心事，向後行藏備悉，此中可作公一篇自述小傳讀。

長吟 集外詩，見卞圜、吳若、黃鶴本。

江渚翻鷗戲，官橋帶柳陰。花飛競渡日，仇注：荊楚歲時記：屈原以五日死於汨羅，人以舟拯之，競渡是其遺俗。唐人以中和節爲戲。草見踏青心。壺中贅錄：蜀中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，言覩物情之向榮，而覺人心之閒曠也。競渡在江渚，踏青在柳陰，二句用分承說。已撥形骸累，前在幕時未免束縛。眞爲爛熳深。賦詩新句穩，不覺一作。自長吟。

春遠 顧注：猶言春深也。

前半善寫虛景。

公好截中四語作絕句。

肅肅花絮晚，菲菲紅素輕。本草：柳花一名絮。紅言花，素言絮也。日長惟鳥雀，見過客之稀。春遠獨柴荊。

見村居之僻。數有關中亂，唐書：廣德二年十月，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，永泰元年二月，党項羌寇富平。富平屬京兆府。何曾劍外清？時蜀邊仍未撤戍。故鄉歸不得，地入亞夫營。注見三卷。時郭子儀屯兵涇原。

絕句六首

寫積雨新晴景色曲盡

日出籬東水，雲生舍北泥。言涇蒸未散。竹高鳴翡翠，沙僻舞鵾雞。俱以喜時故。

藹藹花蕊亂，飛飛蜂蝶多。幽棲身懶動，客至欲如何？張云閉戶久實有此景。

鑿井交櫰葉，趙曰：蜀有鹽井，雨露之水落其中則壞，新鑿井時即交櫰葉以覆之。開渠斷竹根。扁舟輕裊纜，小徑曲通村。

急雨捎溪足，謂雨勢掠過。斜暉轉樹腰。隔巢黃鳥並，承樹翻藻白魚跳。承溪

舍下筍穿壁，庭中藤刺七亦切。簷。地晴絲冉冉，江白草纖纖。取嫩綠相映，亦自雨後見出。

江動月移石，溪虛雲傍花。黃生注：石在江邊，月浮江上，波既動則月亦隨波移於石之前後左右矣。花在溪旁，雲行天上，映於水中，故見其虛而相傍。

二句體物甚精。

鳥棲知故道，帆過宿誰家？

寫所居景物，當在春夏之交，禽魚花草，種種幽適，字堪入畫，惟稍嫌太板實耳。

絕句四首 此皆就所見掇拾成詩，亦漫興之類。

堂西長筍別開門，塹北行椒卻背村。行椒，椒之成行者。仇注：別開門，恐踏筍也；卻背村，爲塹隔也。

老喫，松高擬對阮生論。原注：朱阮劍外相知。梅熟許同朱李云：樸甚，然自雅。

欲作魚梁雲覆湍，因驚四月雨聲寒。

趙曰：魚梁乃劈竹積石，橫截中流以取魚者，因溪下有蛟龍，時興雲雨，故未敢安也。

青溪先有蛟龍窟，竹石如山不敢安。

兩箇黃鸝鳴翠柳，一行白鷺上青天。窗含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。

范成大吳船錄：蜀人入吳者，皆從合江亭登舟，其西則萬里橋。句亦寓下峽意。

藥條藥菜一作菜。甲潤青青，色過椶亭入草亭。苗滿空山慙取譽，根居隙地怯成形。

猶成材也。浦注：下二就藥寓意，空山隙地，得遂其性，將反畏人之見知矣。公所以辭幕而居此歟？

絕句三首

集外詩，見吳若黃鶴本。

聞道巴山裏，春船正好行。都將百年興，一望九江城。

九江城謂江陵，時蓋已有出峽之志。

水檻溫江口，唐書：溫江縣屬成都府。茅堂石筍西。移船先主廟，洗藥浣花溪。

漫道春來好，狂風大放顛。吹花隨水去，翻卻釣魚船。

此首神韻絕似太白。

喜雨

三首。一氣轉下。

追昔撫今，無限悲慨，於結尾露意。

南國旱無雨，今朝江出雲。入空纔漠漠，言雲。灑迴已紛紛。言雨。巢燕高飛盡，林花潤色分。曉來聲不絕，應得夜深聞。

莫相疑行

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，牙齒欲落眞可惜。憶獻三賦蓬萊宮，自怪自怪妙一日聲輝一作煒。赫。集賢學士如堵牆，禮記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，觀者如堵牆。觀我落筆中書堂。本傳：甫獻三大禮賦，帝奇之，使待制集賢院，命宰相試文章。往時文采動人主，此一作今。日饑寒趨路旁。晚將末契託年少，指同幕者。一句寫盡世情。當面輸心背面笑。寄謝悠悠世上兒，不爭好惡莫相疑。前詩有分曹失異同句，知辭幕之故，大半因同輩不合，蓋一則老不入少，一則主人相待獨優，未免見忌。然公實無心與競，彼亦何用相疑哉！末二句蓋開誠以示之也。

赤霄行

楚辭：載赤霄而凌太清。

仇云：孔雀被觸，一事四句，飛燕見嚇，一事兩句，皇孫鮑莊，一事一句，文法錯綜入古。

奇○話○似○諸○似○諺○

孔雀未知牛有角，叶谷。渴飲寒泉逢觝觸。赤霄玄圃任往來，翠尾金花不辭辱。言所志者大不以爲意也。博物志：孔雀尾多變色，如雲霞無定，人採其尾有金翠。初春乃生，四月後凋，與花蕊俱榮衰。江中淘河嚇飛燕，爾雅：鶾，鶾鷅。注：今之鶾鵝也，好羣飛沈水食魚，故名。滂澤俗呼爲淘河。莊子：鴟得腐鼠，鵷雛過之，仰而視之曰嚇！注：嚇，怒而拒物聲。言燕從江上來，淘河疑爭其魚而嚇之。銜泥卻落羞華屋。羞，羞向也。皇孫猶曾蓮音聱。勻困，漢宣帝紀：帝初爲皇曾孫，喜遊俠，嘗困於蓮勻鹵中。如淳曰：爲人所困辱也，蓮勻縣有鹽池，縱廣十餘里，鄉人名爲鹵中。衙朱云：當作鮑。莊見貶傷其足。左傳：齊國子相靈公，高鮑處守，及還，孟子憩之曰：高鮑將不納君。秋，刖鮑牽而逐高無咎。仲尼曰：鮑莊子之智不如葵，葵猶能衛其足。注：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。老翁愼莫怪少年，葛亮貴和書有篇。諸葛亮傳：陳壽所上諸葛亮集目錄，凡二十四篇，貴和篇第十更證身百尺樓上一。丈夫垂名動萬年，記憶細故非高賢。

公以白頭趨幕，不免爲同列少年所侮，二詩蓋於辭歸後追歎之也。

三韻三首

黃鶴注：此詩刺廣德永泰間朝士之趨附元載魚朝恩者。

中云：三韻三篇甚古悍。

有篇無句，至此方是老境，結又得體。

高馬勿唾一作捶。面，戰國策：趙太后謂左右，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，老婦必唾其面。長魚無損鱗。辱馬馬毛焦，困魚魚有神。君看磊落士，不肯易其身。

蕩蕩萬斛船，影若揚白虹。起檣必椎牛，掛席集衆功。自非風動天，莫置大水中。言大才不可小用。

烈士惡多門，左傳：晉政多門。小人自同調。名利苟可取，痛快不嫌其直。殺身傍權要。何當官曹清，爾輩堪一笑。

張上若云：此公自喻一生立身行己不苟處，而古今君子自待之道，不能越此。

去蜀 集外詩，見郭知達黃鶴本

五載客蜀郡，一年居梓州。如何關塞阻，轉作瀟湘遊？時將往荆楚。世事已黃髮，

殘生隨白鷗。安危大臣在，何一作不。必淚長流。結用反言見意語似自寬，正隱諷大臣也。

宿青溪驛，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

輿地紀勝：青溪驛在嘉州犍爲縣。高力士外傳：李輔國弄權，但經推按，不死則流，黔中道尤多，員外則張謂、張之緒、李宣。

漾舟千山內，日入泊枉一作荒。渚。我生本飄飄，今復在何許？石根青楓林，猿鳥聚儔侶。月明遊子靜，畏虎不得語。中夜懷友朋，乾坤此深阻。浩蕩前後間，仇注：時張在荊楚，公將往與相會，故曰前後間。佳期赴荊楚。

狂歌行贈四兄

集外詩，見陳浩然本，又見文苑英華。胡夏客曰：公諸弟見於詩者不一，此兄又其諸從也。蔣云：胸中無限牢騷，借乃兄發泄，題曰狂歌行，傷我輩人，一片鬱勃所出，都是狂態也。

與兄行年校一歲，謂差少一年也。賢者是兄愚者弟。兄將富貴等浮雲，弟竊故自一作貶作切。功

邵云：眼前景語，自然入妙。

明宗臣報劉一丈書所本。

名好權勢。一笑 長安秋雨十日泥，我曹鞴音備。馬聽晨雞。說文：鞴，車鞁也。一曰加鞭於馬曰鞴。公卿朱門未開鎖，我曹已到肩相齊。四句承好權勢 吾兄穩睡方舒膝，四句承等浮雲不襪不巾踏曉日。見雨卽不出也。男啼女哭莫我知，妙語正對自家心上皆追述事寫出身上須縗腹中實。前事。今年思我來嘉州，嘉州酒香一作重。花滿一作繞。樓。樓頭喫酒樓下臥，長歌短詠迭一作還。相酬。四時八節還拘禮，可見仍不遠乎人情女拜弟妻男拜弟。幅巾韠帶不掛身，只須縗。頭脂足垢何曾洗。只須腹實。吾兄吾兄巢許倫，一生喜怒常任眞。邵云受用在此。正自傷其不得任眞也。日斜枕肘寢已熟，啾啾唧唧爲何人？廣韻：啾唧，小聲也。

邵子湘云：眞率別是一種，開中晚多少法門。

○元白張王都領此派，然亦爲宋人濫觴。

宴戎州楊使君東樓

唐書：戎州南溪郡屬劍南道。浦注：戎州卽今之敍州，在成都府東南。

起語斗絕，二句更以回曲見致。

勝。絕。驚身老，情忘發興奇。言勝地高會，不覺忘老也。座從歌妓密，樂任主人爲。張云：坐雖與妓密，而樂則仍任主人爲，二句自有微意。重碧拈春酒，趙曰：元微之元日詩：羞看稚子先拈酒。白樂天歲假詩：歲酒先拈辭不得。則拈酒乃唐人語也。輕紅擘荔枝。唐書：戎州。隰。轉。首。句。土貢荔枝。樓高欲愁思，橫笛未休吹。

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　唐書：渝州南平郡屬劍南道。卽今重慶府。

聞道乘驄發，沙邊待至今。不知雲雨散，王粲詩：風流雲散，一別如雨。虛費短長吟。山帶烏。蠻闕，二句言渝州之勝。梁益記：萬州南萬。山其地接諸蠻部，有烏蠻白蠻。江連白帝深。白帝城在夔州。船經一杜觀，在荊州。留眼共登臨。公此行本欲出峽，因不果而留止於夔耳。

撥悶

聞道雲安麴米春，雲安注見下。東坡志林：退之詩：且可勤買拋青春。國史補：酒有滎陽之土窟春，富平之石凍春，劍南之燒春。子美亦云雲安麴米春，乃知唐人名亦屢變筆。○

起語斗絕，二句更以回曲見致。

何云：言酒能解愁，即三峽驚濤，可以不計，無窮抑鬱，卻寫得興會飛騰，公詩作用所以微也。

酒多以春也。纔傾一盞即醺人。乘舟取醉非難事，下峽銷愁定幾巡。長年三老遙憐汝，蔡注：峽中以篙師爲長年，梢工爲三老。捩舵開頭捷有神，邵注：三老，捩梢者；長年，開頭者。已辦青錢防雇直，當令美味入吾唇。

聞高常侍亡

原注：忠州作。唐書：適召還轉左散騎常侍，永泰元年正月卒。

歸朝不相見，蜀使忽傳亡。虛歷金華省，後漢班固傳：班伯拜中常侍，時上方嚮學，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，詔伯受焉。漢宮闕記：金華殿在未央宮白虎殿右，祕府圖書皆在。何殊地下郎！王隱晉書：蘇韶仕中牟令卒，韶伯父子節夢見韶，言顏回卜商今現在爲修文郎。致君丹檻折，用朱雲事，注見後。哭友白雲長。獨步詩名在，祇令故舊傷！

宴忠州使君姪宅

唐書：忠州南賓郡屬山南東道。

杜詩博議：虛歷金華省，何殊地下郎，惜其有才不展，雖官華要，何異地下修文，痛之深也。史稱適負氣敢言，權貴側目，又常侍主諷諫過失，故有致君丹檻折之句。

觀下題忠州院壁詩，知此詩有深意。

王阮亭云：寫得神蘊飄然，筆墨之妙。

出守吾家姪，殊方此日歡。自須遊阮舍，比姪居也，自須二字亦便有強意。不是怕湖灘。言非因險而住。峽程記：四百五十灘有清水、重峯、湖灘、漢灘。一統志：湖灘在夔州府萬縣西六十里，其水甚險，春夏水汎，江面如湖。樂助長歌送，杯饒旅思寬。昔曾如意舞，世說：王戎好作如意舞。牽率強爲看。左傳：牽率老夫以至於此。

禹廟　方輿勝覽：禹祠在忠州臨江縣南，過岷江二里。

禹廟空山裏，秋風落日斜。○二句。廟。中。荒庭垂橘柚，古屋畫龍蛇。招魂：仰觀刻桷，畫龍蛇些。孫莘老曰：橘柚錫貢，驅龍蛇，皆禹事，公因見此有感也。雲氣生虛壁，○二句。廟。外。一作噓。江聲走白沙。早知乘四載，書傳：四載謂水乘舟，陸乘車，泥乘橋，山。疏鑿控三巴。譙周巴記：劉璋分巴，以永寧爲巴東郡，墊江爲巴郡，閬中爲巴西郡，是爲三巴。仇注：禹乘四載以治水，向時早已知之，今親至三巴而見其疏鑿遺跡也。

仇滄柱云：四十字中，風景形勝，廟貌功德，無所不包；局法謹嚴，氣象宏壯，是大手筆。○胡元瑞曰：此詩荒庭垂橘柚二句，與錫飛常近鶴，杯度不驚鷗，皆用事入化處，然不作用事看，則古廟

之荒涼，畫壁之飛動，亦更無人可着語，此老杜千古絕技，未易追也。

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

陸務觀有龍興寺弔少陵先生寓居詩：扈蹕老臣身萬里，天寒來此聽江聲，卽此。注：寺門聞江聲甚壯。

忠州三峽內，趙曰：三峽以明月峽爲首，巴峽巫峽之類爲中，東突峽爲盡。浦注：明月峽在渝州，巫峽等在夔外，忠州在夔渝之間，故曰三峽內。井邑聚雲根。小市常爭米，張云：山縣眞景，以石多土少故。孤城早閉門。空看過客淚，莫覓主人恩。淹泊仍愁虎，深居賴獨園。金剛經有祇樹給孤獨園。

哭嚴僕射歸櫬

嚴武傳：永泰元年四月薨，年四十，贈尚書左僕射。

素幔隨流水，歸舟返舊京。朱注：武本華陰人，故櫬歸京師。老親如宿昔，武母甚賢，及卒時母尚在。部曲異平生。邵云：語有氣勢是節度歸櫬風送蛟龍匣，西京雜記：帝及諸王送死，皆珠襦玉匣，匣形如鎧甲，連以金鏤，鏤爲蛟龍鸞鳳之狀，世謂蛟龍玉匣。按：霍光傳：賜璧珠璣玉衣梓宮，則人臣亦可稱蛟龍匣也。公哀李光弼詩，亦云：零落蛟龍匣。天長驃騎營。漢書：元狩六年，霍去病以驃騎將軍薨，其年略與武同，故以相比。上句謂靈轜遠去，此句謂故府遙瞻。

哀三峽暮，見哭之遺後見君情。遺後猶云身後。公在幕時，與嚴頗不甚合，及至久。忠渝間，人情涼薄，益念及昔日相依，語最眞摯。

劉後村曰：老親二句，極其悽愴。李義山有過舊府寄諸掾詩云：莫憑無鬼論，終負託孤心。猶有門生故吏之情，可以矯薄俗。

旅夜書懷

細草微風岸，危檣獨夜舟。星垂平野闊，月湧大江流。名豈文章著，官應老病休。飄飄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鷗。

上四旅望。雄渾。末句應舟中。下四書懷。

沈確士云：胸懷經濟，故云名豈以文章而著，官以論事罷，而云老病應休，立言含蓄之妙如此。

放船

集外詩，見郭知達黃鶴本。

收帆下急水，卷幔逐回灘。張云：帆至水勢迅急則收之，防過疾也。幔至回灘曲折則卷之，恐遮蔽也。二句是川江中景。江市戎戎暗，詩：何彼穠矣。注：穠穠猶戎戎。張衡冢賦：乃樹靈木，戎戎繁霜。此指市中晚烟之盛。山雲淊音審。淊寒。禮運：龍以爲畜，故魚鮪不淊。注：淊之言閃也。淊淊；

邵云：情致楚楚。

大約言蔽掩日光，合散不定之狀。荒林無徑入，獨鳥怪人看。已泊城樓底，何曾夜色闌。妙語上寫峽暗林昏，幾於夜色矣，及至泊舟，始知日尚未闌也。

雲安九日，鄭十八攜酒，陪諸公宴 舊唐書：雲安縣屬夔州。浦注：今爲雲陽縣，在夔州北百七十里。

寒花開已盡，菊蕊獨盈枝。舊摘人頻異，輕香酒暫隨。陶開虞曰：着一頻字，上下數十年存沒離合之感具見。暫字見樽酒匆匆，過此行踪飄泊，不知又作何狀也。地偏初衣袂，袷同。說文：袂，無袪衣。徐曰：夾衣也。句亦見地氣之暖。山擁更登危。

萬國皆戎馬，鶴注：是年九月，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等入寇。酣歌淚欲垂。

答鄭十七郎一絕 此當是鄭十八之兄，乃訪鄭後，鄭贈詩而公答之也。

雨後過畦潤，花殘步履遲。把文驚小陸，陸雲也，比鄭十八。好客見當時。鄭莊也，比鄭十七。

別常徵君

此等詩開郊島一派。○李云：亦東坡所謂絢爛之極，歸於平淡者。

兒扶猶杖策，臥病一秋強。餘也。句。法。別畫出讀。三字一。老。人白髮少新洗，病。起。樣。子。寒衣寬總長。故人憂見及，言徵君憂己之病而見訪。此別淚相忘。言不覺下淚也。各逐萍流轉，來書細作行。

此首江之源。將云：借波浪點出歸心，即借歸心寫出波浪，兩面都出。

長江二首

此首江之尾。

衆水會涪萬，筆。方。高。古。直。浦注：涪州在岷江之南，萬州在岷江之北，俱在夔之上流。是水經瞿塘爭一門。寰宇記：瞿塘在夔州東一里，古西陵峽也，連崖千丈，奔流電激。方輿勝覽：瞿塘峽乃三峽之門，兩崖相對，中貫江，望之如門焉。朝宗人共挹，取也。盜賊爾誰尊？言水猶知朝宗，盜賊乃爾犯順，爾將舍天子而誰尊乎？孤石隱如馬，寰宇記：灩澦堆在蜀江中心，瞿唐峽口。水經注：江中有孤石爲淫豫石，冬出水二十餘丈，夏則沒。樂府：淫豫大如馬，瞿塘不可下。高蘿垂飲猿。水經注：瞿唐峽多猿，不生北岸。謝靈運遊名山志：觀掛猿下飲，百丈相連。二句係虛實借對。歸心異波浪，何事卽飛翻。

浩浩終不息，乃知東極臨。東極指東海。衆流歸海意，萬國奉君心。天良色借瀟湘闊，聲驅灩澦深。解出終屬不佳未辭添霧雨，接上過衣襟。王道俊曰：江流上接霧雨而過人衣襟之間，所謂波浪兼天者如此。四句亦寓出峽北歸之意，言

使歸心得遂，卽冒險有所不辭也。

浦二田云：時崔旰殺郭英乂，公在雲安聞蜀亂，思下峽以避之，故借長江寫意，非咏江也。

承聞故房相公靈櫬，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，有作二首

遠聞房太尉，一作守，非。歸葬陸渾山。十道志：陸渾山在洛陽。唐書：琯，河南人，少好學，與東平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。一德興王後，少句多。琯相肅宗中興，故。以一德興王許之。孤魂久客間。孔明多故事，蜀志：陳壽與荀勗等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，以進。句言琯言行皆可垂後。安石竟崇班。王獻之傳：謝安薨，贈禮有異同之議，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勳，孝武帝遂加安殊禮，贈太傅。句比房贈太尉，所以慰之。他日嘉陵淚，嘉陵江在閬州。仍霑楚水還。江北流至夔州爲楚水，公在閬州曾哭琯墓，故言此淚仍隨江水而來也。

初傳發閬州。風塵終不解，江漢忽同流。嘉陵丹旐飛飛日，丹旐，銘旌也。周王褒送葬詩：丹旐書空位。何云：房相一生志在興復，今江一名漢水，房公之櫬自西漢而下夔江，故云。旅櫬所經，但見江漢之朝宗，未解風塵之頻洞，目其不瞑乎？深悼之也。劍動親身匣，朱注：

蔣云：孔明功業未就，安石忠勳死後方明，非獨是兩名相，用事十分精切。

左傳：不識屬辟。疏云：屬，次大棺；辟，親身。棺也。劍動言其靈爽所憑，既沒猶思討賊。書歸故國樓。見其別無長物。盡哀知有處，爲客恐長休。公舊莊亦在陸渾，末句蓋不但悲房而且自悲矣。

李子德云：目擊時艱，心傷國是，其詩至眞至老，視黃鳥爲哀矣。○前首倒從歸葬東都說到閬州，次首從自閬州啓殯說到歸葬，亦用首尾回環。三四前合汚隆作歎，後合身世作歎。五六前述國典，後思故物。中四句又各暗用分承，意到而情更切摯。

將曉二首　觀第二首，此行當屬鄰近應酬往返之事。

上四將曉景物，下四將曉心事。

石城除停也。擊柝，巴漢志：朐腮縣山有大小石城，漢朐腮，唐雲安也。鐵鎖欲開關。鼓角愁荒塞，星河落曙山。統指段子璋、徐知道、崔旰之亂。垂老孤帆色，飄飄犯百蠻。作一曉。

浦注：雲安夔州之南皆蠻地，今爲平茶、酉陽諸土官處。

軍吏回官燭，當是縣邑主人遣役相送。舟人自楚謳。寒沙蒙薄霧，落月去清波。寫曉景如畫。三四前寫岸上之景，此

結亦從將曉觸發。

此首從成都想到草堂。

此首從草堂慨到成都，曲盡懷字之意。

寫舟前之景。壯惜身名晚，衰慙應接多。歸朝日簪笏，筋力定如何？公初離蜀時，本欲北歸，觀後客堂詩：尚想趨朝廷，毫髮裨社稷，亦此意。

懷錦水居止二首 此因蜀亂而懷思草堂也。

軍旅西征僻，謂王師未到。風塵戰伐多。唐書：永泰元年冬十月，劍南節度使郭英乂爲兵馬使崔旰所殺，邛州牙將柏茂琳、瀘州牙將楊子琳、劍州牙將李昌夔等共起兵討之。猶聞蜀父老，不忘去聲。舜讴歌。謂玄宗曾幸蜀也。天險終難立，言盜賊不能恃天險以自固。柴門豈重過。結處最近情遙朝朝巫峽水，遠逗錦江波。言巫峽之水遠通錦江，而歎己之不能重至草堂也。

四句承柴門

萬里橋西宅，百花潭北莊。層軒皆面水，老樹飽經霜。四句承天險雪嶺界天白，錦城曛日黃。句兼見風塵意。惜哉形勝地，回首一茫茫！

浦二田云：前去成都有寄題江外草堂詩，此去成都復有懷錦水居止詩，公生平流寓之跡，惟草堂最費經營，宜其流連不置。

青絲

青絲白馬誰家子？用侯景事以比僕固懷恩。麗豪且逐風塵起。謂乘吐蕃入犯之後。唐書：廣德二年十月，懷恩與回紇、吐蕃進逼奉天，永泰元年九月，又誘回紇、吐蕃、吐谷渾、党項、奴剌俱入寇。不聞漢主放妃嬪，不聞，言豈不聞也。舊唐書：永泰元年二月，內出宮女千人。漢書：文帝十二年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，此盛德事，故借漢主爲言也。近靜潼關掃蜂蟻？唐書：吐蕃陷長安，涇州刺史高暉爲鄉導，吐蕃遁，率驍騎三百東走潼關，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。殿前兵馬破汝時，殿前兵馬謂神策軍也。兵志云：廣德元年代宗幸陝，魚朝恩舉神策軍迎扈，後以軍歸禁中自將之。永泰元年又以神策軍屯苑中，自是寖盛，分爲左右廂，數出征伐有功。十月卽爲蘼粉期。莊子：使宋王而寤，子爲蘼粉矣。不如面縛歸金闕，萬一皇恩下玉墀。仇注：上初遣裴遵慶詣懷恩諷令入朝，又下詔稱其勳勞，許以但當詣闕，更勿有疑，而懷恩皆不從，故特以此曉諭之也。朱注：是年九月，懷恩死於鳴沙，蘼粉之言果驗。

三絕句

前年渝州殺刺史，今年開州殺刺史。詩史唐書：開州盛山郡屬山南西道。舊注：天寶亂後，蜀中山賊塞路，渝開之事，史不及書，而杜詩載之，師邵云：有古絕，有律絕，此及

黃河二首，皆古絕也。

氏曲爲之說，皆僞撰耳。

羣盜相隨劇虎狼，甚也。食人更肯留妻子？

二十一家同入蜀，

唐書：永泰元年九月，懷恩誘党項渾奴剌寇同州及鳳翔盩厔。此入蜀蓋因避羌渾之亂也。

惟殘偏留餘得一人情事更慘也。一人出駱谷。

朱注：駱谷關在京兆府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，南通蜀漢。寰宇記：自鄠縣界西南，經盩厔縣又西南入駱谷，出駱谷入洋州興勢縣界。

自說二女嚙臂時，

史記：吳起出衛國門，與母訣，嚙臂而盟。杜臆：二女嚙臂，恐不兩全，故棄之而走也。

迴頭卻向秦雲哭。

殿前兵馬雖驍雄，縱暴略與羌渾同。

羌謂吐蕃党項之屬，渾，吐谷渾也。

聞道殺人漢水上，婦女多在官軍中。

朱注：代宗任用中人，專倚禁軍以平禍亂，而不知其縱暴乃如此，此詩故深刺之也。

遺憤

鶴注：回紇既助順收河北，以賊平恣行暴掠，代宗冊命可汗，復論功封左殺都督以下；尋爲僕固懷恩所誘，與吐蕃合兵入寇，此詩故深憂之。

聞道花門將，論功未盡歸。

通鑑：永泰元年十月，郭子儀使白光元帥精騎與回紇將藥葛羅追吐蕃於靈臺原，大破之，又破之於涇州東。於是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，前後贈賚繒帛十萬疋，府藏空竭，稅百官俸以給之。所謂論功未盡歸也。

自從收帝里，誰復總戎機？

四句言回紇方恃功邀賞，而浦云：注意尤在此章，禁軍之害等於山賊羌渾，可以鑒矣。○筆力橫絕，此等絕句，亦非他人所有。

可當奏章，結句幾於痛哭流涕。

劉須溪云：子美七言律每每放蕩，此又參差竹枝之比。

總戎又不得其人，此皆時事之可憤者也。朱注：吐蕃敗去，京師解嚴，時魚朝恩統神策軍，勢寖盛。誰復總戎機，蓋諷中人典兵而任子儀之不專也。蜂蠆終懷毒，雷霆可震威。言當自強以定難。莫令鞭血地，再涇漢臣衣。左傳：齊侯誅屨於徒人費，弗得，鞭之見血。于愼行曰：初，雍王見回紇可汗於黃河北，責雍王不於帳前舞蹈。車鼻遂引藥子昂、李進、章少華、魏琚各搒捶一百。少華、琚一夕而死。漢臣鞭血，正記此事也。

十二月一日三首

浦注：三詩總是思歸不歸之感，題是臘月而注意則在春也。

今朝臘月春意動，（首句記時）蔣云：三詩之根，全在此三字生出。夔地方冬而暖，故臘初春意已動。雲安縣前江可憐。（次句記地）一聲何處送書雁？（承首句。次句。）王周峽船具詩序：岸石如齒，非麻枲綴繩之爲前牽。取竹之筋者，破而用枲爲靼以續之，以備其牽者，謂之百丈。入蜀記：上峽惟用艣及百丈，不用張帆。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，大如人臂。聞雁則想家書，見船則思出峽，二句亦景中寓情。百丈誰家上瀨水？（一作船？）未將梅蕊驚愁眼，（承首句）要一作更。取椒花媚遠天。朱注：以十二月一日去元日已近，故用椒花獻頌事。楊用修謂當作椒，未然。媚言其可愛，公詩梔子紅椒豔復殊是也。所羨，注見四卷。肺病幾時朝日邊。因春近而念朝正也。顧注：漢制尚書郎內直起草。公辟嚴幕，名爲檢校員外郎，實未拜官於朝，故及之。明光起草人

寒輕市上山烟碧，日滿堂前江霧黃。亦以冬蒸地暖，故有烟霧。負鹽出井此溪女，唐書：夔州奉節、雲安皆有鹽官，其俗以女當門戶，多販鹽自給。打鼓發船何郡郎？張遠注：峽中多曲江，有峭石，兩舟相觸，急不及避，故發船多打鼓聲，既遠後船方發，恐相值觸損也。

新亭舉目風景切，凄切也。句謂中原未平。王導傳：中州士人，避亂江左，每至暇日，邀飲新亭，周顗中座嘆曰：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江山之異。通鑑注：新亭去江寧縣十里，近臨江渚。茂陵著書消渴長。句指肺病。司馬相如病消渴，留蜀。春花不愁不爛熳，楚客惟聽棹相將。夔爲南楚，故公自稱楚客。棹相將，謂相將以舉棹也。二句言春光即到，惟恐尚不能出峽耳。

即看燕子入山扉，豈有黃鸝歷翠微？承上來試說池畑煙光景豈有言豈不有也。短短桃花臨水岸，輕輕柳絮點人衣。春來準擬開懷久，老去親知見面稀。言年老作客，正恐怕見春光也。下二句申上，更進一層。他日一杯難強盡，柳者，蓋逆道其事，即所謂他日也。朱注：詩作於十二月一日，而云燕鸝桃。重嗟筋力故山違。筋力，即老去；故山違，即親知見面稀。一杯難進，將春來亦無開懷之日耳。

盧德水云：末章尤空奇變化，其虛實實虛，有無無有之間妙極。歷亂而懷人歎老，抱映盤紆，此老杜七律之神境。

仇滄柱云：杜詩凡數章承接，必有相連章法，此首章結出還朝，次章結出下峽，三章又恐終老峽中，乃其布置次第也。

又雪

南雪不到地，以氣暖故。青崖霑未消。微。承。霑。未。消。渚。寫。南。雪。如。畫。微向日薄，脈脈去人遙。言似有如無也。冬熱鴛鴦病，峽深豺虎驕。文禽偏病，猛獸偏驕，見地惡不可久居也。二句中亦帶寓意。愁邊有江水，焉得北之朝？

雨

入大曆元年。此亦苦春陰蒸鬱而作。

冥冥甲子雨，朝野僉載：里諺云：春雨甲子，赤地千里。特註出爲憂旱也。已度立春時。輕箑須相向，纖絺恐自疑。秋興賦：於時乃屏輕箑，釋纖絺。以服不以時，故疑也。烟。。。添纔。。有色，風。。引更如絲。。二句正言陰溼連綿之狀。直覺巫山暮，高唐賦：妾在巫山之陽，暮爲行雨。兼催宋玉悲。仇注：巫山暮，謂雨後昏翳；宋玉悲，謂客況淒涼者。謂雨過如秋，便與輕箑纖絺句背。

南楚

戰國時夔亦楚地。顧注：雲安在楚之西南，故曰南楚。

李云：賦雨至此，略事無遺矣。

自然作句，亦從王宵詩脫出。

邵云：清麗另是一格，宋元人多效之。

南楚青春異，寒暄早早分。無名江上草，隨意嶺頭雲。正月蜂相見，非時鳥共聞。杖藜妨躍馬，不是故離羣。時當有招不赴。（倒句）

水閣朝霽，奉簡雲安嚴明府

東城抱春岑，江閣鄰石面。崔嵬晨雲白，朝旭射芳甸。雨檻臥花叢，風牀展書卷。謂書爲風展開也。鉤簾宿鷺起，丸藥流鶯囀。晉陳壽傳：父喪有疾，使婢丸藥。呼婢取酒壺，續兒讀文選。晚交嚴明府，矧此數相見。

石林詩話：蔡天啓云：荆公每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一聯，以爲用意高妙，五字之模楷。他日公作詩，得青山捫蝨坐，黄鳥挾書眠，自謂不減杜語。按此乃情與境會，初不因思索而得，荆公詩終稍近刻削矣。

杜鵑

西川有杜鵑，東川無杜鵑。涪萬無杜鵑，涪州今屬重慶府。萬州今爲縣，屬夔州府。雲安有杜鵑。起四

鄭重，杜鵑而誌其有無之地。吳曾漫錄：樂府江南詞：魚戲蓮葉東，魚戲蓮葉西，魚戲蓮葉南，魚戲蓮葉北。子美正用此格。

我昔遊錦城，結廬錦水邊。有竹一頃餘，喬木上參天。杜鵑暮春至，哀哀叫其間。我見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生子百鳥巢，百鳥不敢嗔。仍爲餧其子，有若奉至尊。鴻雁推類言之及羔羊，有禮太古前。行飛與乳跪，識序如一作又。知恩。春秋繁露：雁有行列，羔飲其母必跪，皆類知禮者，故以爲贄。聖賢古法則，付與後世傳。

申云拜杜鵑。○語○奇○不○能○拜。○而○泣○更○奇。

我病經年。身病不能拜，淚下如迸泉。

趙次公曰：此詩譏世之不修臣節者，曾禽鳥之不若也。舊說謂指段子璋、徐知道、崔旰之徒，今玩語意，似感當時藩鎮而發。○章法不過雙提雙應，而特變化其跡。

子規　雲安

杜臆：一說子規非杜鵑，乃叫不如歸去者。

西川有杜鵑，東川無杜鵑，涪州今屬重慶府。萬州今爲縣，屬夔州府。雲安有杜鵑。起四

吳曾漫錄：樂府江南詞：魚戲蓮葉東，魚戲蓮葉西，魚戲蓮葉南，魚戲蓮葉北。子美正用此格。

我昔遊錦城，結廬錦水邊。有竹一頃餘，喬木上參天。杜鵑暮春至，哀哀叫其間。我見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生子百鳥巢，百鳥不敢嗔。仍爲餧其子，有若奉至尊。鴻雁推類言之及羔羊，有禮太古前。行飛與乳跪，識序如一作又。知恩。春秋繁露：雁有行列，羔飲其母必跪，皆類知禮者，故以爲贄。聖賢古法則，付與後世傳。

申云拜杜鵑。○語○奇○不○能○拜。○而○泣○更○奇。

我病經年。身病不能拜，淚下如迸泉。

趙次公曰：此詩譏世之不修臣節者，曾禽鳥之不若也。舊說謂指段子璋、徐知道、崔旰之徒，今玩語意，似感當時藩鎮而發。○章法不過雙提雙應，而特變化其跡。

子規　雲安

杜臆：一說子規非杜鵑，乃叫不如歸去者。

○○○

峽裏雲安縣，江樓翼瓦齊。蔡注：翼瓦，謂簷宇飛揚，如鳥之張翼。俊。爽。似。太。白。語。兩邊山木合，終日子規啼。眇眇春風見，蕭蕭夜色淒。仇注：眇眇指子規，蕭蕭指山木。客愁那聽此？故作傍人低。

近聞

唐書：永泰元年十月，郭子儀與回紇定約共擊退吐蕃，時僕固名臣，及党項帥皆來降。大曆元年二月，命楊濟修好吐蕃，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，此詩蓋記其事。

近聞犬戎遠遁逃，牧馬不敢侵臨洮。渭水出渭州，隴山在隴州，言無烽烟之警。崆峒五原亦無事，唐書：鹽州五原郡屬關內道。朱注：崆峒有三，此與五原並舉，當指在平涼者。五原今榆林，北直長安，西北與靈州接壤。先是僕固懷恩自靈州合吐蕃、回紇入寇，今吐蕃敗走，故崆峒、五原皆無事也。渭水逶迤白日靜，隴山蕭瑟秋雲高。

客居

自北庭，謂吐蕃遣請和者。似聞贊普更求親，舅甥和好應難棄。唐初有文成、金城公主兩降吐蕃。

客居所居堂，前江後山根。下墜萬尋岸，（承江）蒼濤鬱飛翻。葱青衆木梢，（承山）邪豎雜

多率意之作，如此種誠不免唐頹。

借人虎相半興起，順流雜處，下遂及蜀中近事。

此感客居而思故鄉，因望復見太平以作歸計也。

石痕。杜臆：濤色白，今云蒼濤，以岸高掩映故也。所處地高，故見木梢雜石之根，或邪或豎。子規晝夜啼，壯士斂精魂。寫客居況。恨賦：拱木斂魂。峽開四千里，舊注：梁簡文蜀道難詩：峽山七百里，巴水三回曲。惟三峽七百里中，兩岸連山，略無闕處，公所謂峽開四千里，蓋統論江山之大勢，非專指峽山也。水合數百源。宋肇三峽堂記：峽江綿跨西南諸夷，合牂牁、越嶲、夜郎、烏蠻申。云。大。道。理。他。人。說。不。出之水，縈紆曲折，掀騰洶湧，咸歸納於峽口，實衆水之會也。人虎相半居，相傷終兩存。蜀�case久不來，吳鹽擁荊門。西南失大將，謂郭英乂爲崔旰所殺。商旅自星奔。今又降元戎，已聞動行軒。舟子候利涉，亦憑節制尊。通鑑：大曆元年二月，以杜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、劍南西川節度使，以平蜀亂。我在路中央，言雲安路在荊蜀之間。生理不得論。臥愁病腳廢，徐步視小園。恐久臥不能行，故徐步以試之也。短畦帶碧草，悵望思王孫。劉安招隱士：王孫遊兮不歸，春草生兮萋萋。鳳隨其凰去，籬雀暮喧繁。趙曰：見碧草則思王孫，見雀喧則思鳳舉，皆因小園感興，亦與前大將云云關映。覽物想故國，十年別鄉村。日暮歸幾翼，北林空自昏。二句譬亂世幾人得歸也。安得覆八溟，爲君洗乾坤？稷契易爲力，

邵云此章法頗雜

犬戎安足吞？儒生老無成，臣子憂四藩。魯直刊作思翻。篋中有舊筆，情至時復援。曹植詩：援筆從此辭。仇注：言朝廷果用稷契，即外寇何難掃除，今年老無成，而猶憂及邊境，惟有賦詩寄慨而已。

客堂

趙云：客居歎世之亂，客堂歎身之衰。首述居此之由。

憶昨離少城，起處便伏臺郎一段之根而今異楚蜀。捨舟復深山，窅窕一林麓。棲泊雲安縣，消中次言客堂景物，解如此平心，可無歎老嗟卑之感。內相毒。舊疾廿載來，衰年得無足？一作弱無足。張云：言抱病更歷多年，似乎年數已足，不敢奢望壽考也。死爲殊方鬼，頭白免短促。言年已衰，非爲不壽。老馬終望雲，轉意直貫結南雁意在北。末別家長兒女，欲起慙筋力。起謂起去。客堂序節改，具物對羈束。具謂供用之物即下芽筍等。石喧蕨芽紫，陸璣詩疏：蕨，山菜，初生似蒜，莖紫墨色，可食如葵。渚秀蘆笋綠。巴鶯紛未稀，徼麥早向熟。悠悠日動江，漠漠春辭木。臺郎選才俊，漢官儀：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，詣尚書臺試。孔融薦禰衡表：路粹、嚴象以異才擢拜臺郎。自顧亦已極。前輩。

聲名人，埋沒何所得！居然綰章紱，受性本幽獨。言雖身被章服而性愛山林。平生憩息地，必種數竿竹。事業只濁醪，營葺但草屋。上公有記者，謂嚴鄭公。累奏資薄祿。主憂豈濟時？身遠彌曠職。言己隱居草堂，特以嚴薦得官，而自愧曾無報稱也。循文廟筭正，獻可天衢直。尚想趨朝廷，毫髮裨社稷。形骸今若是，進退委行色。

此追憶成都往事，而歎其以病故留滯也。

亦善形容。

古人屋職二韻多通用。此公詩及三川觀水漲、別贊上人、戲贈友、天邊行、桃竹杖引、南池、久雨期王將軍不至、虎牙行，多以屋沃與職字同用，蓋亦用古韻也。

石硯　平侍御者。

平公今詩伯，秀發吾所羨。奉使三峽中，長嘯得石硯。巨璞禹鑿餘，異狀（麼轉起處。）君獨見。其滑乃波濤，其光或雷電。聯坳各盡墨，朱注：聯坳謂硯穴相並。盡墨謂盡墨力，猶今云發墨也。多水遞隱見。多水謂硯潤出水。揮灑容數人，十手可對面。比公頭上冠，貞質未爲賤。

唐書：法冠者，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之服也，一名獬豸冠。當公賦佳句，況得終清宴。謂宴閑臨書。公含起草姿，不遠明光殿。三秦記：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，內有明光殿，皆金玉珠璣爲簾箔，金陛玉階，晝夜光明。致於丹青地，結到吻以知汝隨顧盼。言此硯致於明光禁中丹墀青瑣之地，亦得蒙天子之盼睞也。人重得體

贈鄭十八賁

溫溫士君子，令我懷抱盡。靈芝冠衆芳，言其有文采而又氣味相投也。安得闕親近？遭亂意不歸，竄身跡非隱。二句當指鄭，鄭想亦以避亂流寓在蜀爲卑官，故云。細人尚姑息，謂憐其窮而勸以屈身求進。吾子色愈謹。寫得意思深高懷見物理，謂知窮達有命，微是眞知己語不可妄干。識者安肯哂？卑飛欲何待，捷徑應未忍。張衡應間：捷徑邪至，吾不忍以投步。二句言鄭十八甘心下位，不失足於邪徑也。示我百篇文，詩家一標準。羈離交屈宋，牢落值顏閔。羈離以下皆自述。水陸迷畏途，藥餌駐修軫。江逌賦：駐修軫乎平原。此言以病暫駐行蹤也。古人日已

起四總攝下意。

此段表鄭才品，應上溫溫士君子。

此段述與鄭往

來遊處之跡，臨上安得闕親近。末用自歎作結，亦是懷抱盡中語。

遠，青史字不泯。步趾詠唐虞，追隨飯葵菫。音謹。唐本草：菫菜野生，花紫色。數杯資好事，揚雄有好事者，載酒肴從遊學。異味煩縣尹。當指雲安嚴明府，趙謂縣令卽指鄭十八者非。心雖在朝謁，力與願矛盾。尸子：楚人有鬻矛與盾者曰：吾盾之堅，莫能陷也。又曰：吾矛之利，於物無不陷也。或曰：以子之矛，刺子之盾何如？其人弗能應也。抱病排金門，揚雄解嘲：歷金門，上玉堂。衰容豈爲敏？左傳：魯人以爲敏。鄭想必以用世推公，故答之以此。

別蔡十四著作

賈生慟哭後，寥落無其人。安知蔡夫子，高義邁等倫！獻書謁皇帝，志已清風塵。流涕灑丹極，萬乘爲酸辛。朱注：肅宗在鳳翔時，著作必嘗上書言事。天地則瘡痍，朝廷多正臣。異才復間出，周道日維新。使蜀見知己，別顏始一伸。主人薨城府，主人謂郭英乂。按：舊史英乂奔簡州，普州刺史韓澄斬其首送崔旰。英乂必殯於成都，此云薨城府，蓋隱之也。扶櫬歸咸秦。巴道此相逢，會

首敘蔡平時忠義。

把得磊落。

次記雲安重遇之由。

我病江濱。憶念鳳翔都，聚散俄十春。公別蔡後一晤於成都，今扶櫬而歸，又逢於夔州，回憶鳳翔相聚，自至德二載至大曆元年，已十春也。我衰不足道，但願子章一作意。陳。時蔡必將有入奏之事。稍令社稷安，自契魚水親。冀其君臣契合。我雖消渴甚，敢忘帝力勤。尚思未朽骨，復覩耕桑民。積水駕三峽，浮龍傍長津。揚舲洪濤間，楚辭注：舲，船有窗牖者。仗子濟物身。鞍馬下秦塞，王城通北辰。王城在河南。二句言著作出峽後，復從陸道歸京師也。玄甲聚不散，班固燕然山銘：玄甲耀日。注：玄甲，鐵甲也。兵久食恐貧。唐書：崔旰反，柏茂林等舉兵討之。大曆元年三月，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誠與旰戰於梓州，大敗。窮谷無粟帛，使者來相因。言蜀民困苦如此，而徵餉之使尚往來不絕，故公欲其以兵食置乏歸奏天子，計安蜀人也。若逢南轅吏，夔州在長安之南，故自長安來者爲南轅。書札到天垠。囑其寄書以相慰也。

寄常徵君 鶴注：徵君去秋曾訪公雲安。

白水青山空復春，徵君晚節傍風塵。楚妃堂上色殊衆，古今樂錄：張永元嘉技錄有吟歎四曲，一曰楚妃

勦。楚妃，楚莊王夫人。樊姬也，事見列女傳。海鷗階前鳴向人。萬事糾紛猶絕粒，一官羈絆實藏身。開州今漢中府開縣。不似雲安毒熱新。

朱鶴齡曰：味此詩晚節傍風塵語，蓋深爲常徵君惜也。徵君未出，如楚妃之色處於堂上，所謂靜女其姝也；徵君既出，如海鷗之性鳴向階前，不免牢籠之苦矣。糾紛二句，又若爲徵君解者，明其雖仕而非風塵俗吏也。末二句，言開州涼冷，不若雲安之不可居，不猶勝我之旅食乎？時常必官於開，故復慰之如此。

寄岑嘉州　杜確岑參集序：參自庫部正郎出爲嘉州，杜鴻漸表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。嘉州，漢犍爲郡，今爲嘉定州，在成都府南。

不見故人十年餘，不道故人無素書。願逢顏色關塞遠，豈意出守江城居？外江三峽此相接，浦注：外江一名汶江，即大江之經流也，由成都而經嘉州，北轉而東行出三峽。雲安在三峽之間。斗酒新詩終自疏。謝朓每篇堪諷誦，比岑。馮唐已老聽吹噓。自謂。泊船秋夜經春草，伏枕青楓限玉除。言不得至京闕也。眼前所寄選何物，贈子雲安雙鯉魚。應、素、書

拗體七排，亦見風韻。

常建破山寺詩爲歐公所極賞，不知出於杜句。

寫別況只用覺汝賢三字，無限含蓄。

移居夔州作

唐書：夔州雲安郡屬山南東道。寰宇記：夔州雲安縣，上水去夔州奉節縣二百四十三里。

伏枕雲安縣，遷居白帝城。王彥輔曰：周魚復國，秦置巴郡，漢公孫述更曰白帝，唐改夔州。春知催柳別，折柳所以贈別，謂春知我之別意，故催柳成條。江與放船清。與是付與之與。從無情處看出有情。農事聞人說，山光見鳥情。言鳥亦樂爲棲止，正見可居意。禹功饒斷石，且就土微平。舊注：沿峽皆因開鑿而成，故少平土，惟夔州稍平耳。

船下夔州郭宿，謂宿於雲安郭外。雨溼不得上岸，別王十二判官

依沙宿舸船，方言：南楚荊湖凡船大者謂之舸。石瀨月娟娟。風起春燈亂，江鳴夜雨懸。蔣云：江聲與雨聲響應，終夜不絕，故但覺其空際如懸耳，形容入神。晨鐘雲岸溼，勝地石堂烟。趙曰：石堂，夔州勝處。柔艣同。輕鷗外，含悽覺汝賢。

從薄暮至天曉，從泊舟至開船，情景一一寫出，而寓意仍復雋永；此亦杜五律之勝者，惟複一石字。

浦云：寫泊船景，畫不能到。

李云：眼前語妙能拈出。

此詩尋源句別有解悟，可當讀南華一則。

漫成一首　鶴注：此亦雲安下夔州時作。

江月去人只數尺，即江清月近人意。風燈照夜欲三更。燈颱風而漸昏，故知夜久。沙頭宿鷺聯拳靜，

船尾跳魚撥方割切，一作潑。刺力達切。鳴。

引水　魯嘗曰：夔俗無井，皆以竹引山泉而飲，蟠窟山腹間，有至數百丈者。

月峽瞿唐雲作頂，月峽即明月峽。雲作頂，言山高接雲。亂石崢嶸俗無井。雲安沽水奴僕悲，魚復

移居心力省。舊唐書：奉節縣屬夔州，本漢巴郡魚腹縣。白帝城西萬竹蟠，接筒引水喉不乾。人生留

滯生理難，斗水何值百憂寬。可感。

示獠奴阿段　所言亦引水事。困學紀聞：北史：獠者南蠻別種，無名字，以長幼次第呼之：丈夫稱阿蒼、阿段，婦人稱阿夷、阿等之類，皆語之次第稱謂也。

山木蒼蒼落日曛，竹竿裊裊細泉分。郡人入夜爭餘瀝，豎一作稚。子尋源獨不

公詩無物非詩料。

聞。謂人不能知。病渴三更迴白首，傳聲一注溼青雲。張云。句。寫。泉。之。自高下注甚妙曾驚陶侃胡奴異，舊注：陶侃家僮千餘人，嘗得胡奴，不喜言。侃一日出郊，奴執鞭以隨。胡僧見而驚禮曰：此海山使者也。侃異之，至夜失奴所在。此事見今本劉敬叔異苑，或以爲撰疑之，更引陶峴甘澤謠事，謂侃字或當作峴，亦恐未合，姑存疑。怪爾常穿虎豹羣。

寄韋有夏郎中

省郎憂病士，書信有柴胡。飲子頻通汗，仇注：古人稱湯藥爲飲子。孫眞人有甘露飲子。懷君想報珠。四愁詩：何以報之明月珠。東坡志林：沈佺期回波詞云：姓名雖蒙齒錄，袍笏未復牙緋。子美以飲子對懷君，亦齒錄牙緋之比也。親知天畔少，藥餌峽中無。舟楫生衣臥，衣謂水衣。春鷗洗翅呼。浦注：楫臥生衣，出峽無期也；鷗呼洗翅，招朋引興也，故下思韋郎之來會。猶聞上急水，時韋必有事入蜀。早作取平塗。謂取道末更致感謝之意夔州。萬里皇華使，爲寮記腐儒。左傳：荀林父曰：同官爲寮。

上白帝城

劉禹錫夔州刺史廳壁記：夔初城於瀼西，後周大總管龍門王述登白帝歎曰：此奇勢可居。遂移府於今治所。隋初，楊素以越公領總管，又張大之。全蜀總志：

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五里，下卽西陵峽口，大江瀠騰澎湃，信楚蜀咽喉。

城峻隨天壁，謂壁高插天。水經注：白帝城周迴二百八十步，北緣馬嶺接赤岬山，又東傍瀼溪，卽以爲隍，西南臨大江，瞰之眩目，惟馬嶺小差逶迤，猶斬山爲路，羊腸數轉，然後得上。樓高望女牆。釋名：城上垣謂之女牆，言其卑小，比之於城，如女子之於丈夫也。江流思夏后，風至憶襄王。風賦：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，有風颯然而至，王乃披襟當之曰：快哉此風。按：襄王遊處，卽在夔東。老去聞悲角，人扶報夕陽。扶字見老病意，又遠眺情移，不覺忘返，故人報夕陽也。公孫初恃險，後漢書：公孫述更始時起兵，有蜀土，僭立爲帝，色尙白，築城於魚復，號白帝城。立十二年，爲光武所滅。躍馬意何長？蜀都賦：公孫躍馬而稱帝。意何長，謂雖負雄心而不能久據，意中亦隱爲崔旰言之，語更有含蓄。

上白帝城二首

江城含變態，一上一回新。唐子西極賞此二句。天欲今朝雨，山歸萬古春。浦注：今朝雨變而新也，萬古春，新仍舊也。英雄餘事業，衰邁久風塵。取醉他鄉客，相逢故國人。時必有京師算賦之使在夔同登。兵戈猶擁

虛德水云：此詩起四句，見天地之心，知雨暘之性，窮新舊之變，領

山水之神，俱能期期寫出，所謂登高而開道眼者此也。

蔣云：子瞻於此脫出：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！畢竟此二句倒裝尤有味。

蜀，謂崔旰之亂。賦斂強輸秦。不是煩厭也。形勝，深愁畏損神。言形勝非不可喜，特以蜀民之困，正恐觸目生愁耳。」

白帝空祠廟，方輿勝覽：白帝廟在奉節縣東八里舊州城內。按奉節乃夔州首縣，舊城卽白帝城。孤雲自往來。江山城宛轉，

棟宇客徘徊。勇略今何在？當年亦壯哉！後人將酒肉，虛殿日塵埃。谷、鳥、

鳴、還過，林、花、落又開。多慙病無力，騎馬入青苔。

陪諸公上白帝城頭一作樓宴越公堂之作

原注：越公，楊素也。有堂在城上，畫像尙存。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：白帝城東南斗上二百七十步得白帝廟，又有越公堂在廟南而少西，隋越公素所建。奇構隆敞，內無撐柱，夐視中脊，邈不可度，信其人之瓌傑也。

此堂存古制，城上俯江郊。落構垂雲雨，荒階蔓草茅。杜穿蜂溜蜜，棧缺燕添巢。閣木曰棧。坐接春盃氣，心傷豔藥梢。英靈如過隙，英靈謂越公。燕衍願投膠。莫問東流水，生涯未卽拋。言不能舍夔州而東下也。

白帝城最高樓

城尖徑仄旌旆愁，（三字便含末二句意）顧注：時必城守戒嚴。以風高易仆，故旌旆亦欲愁也。獨立縹緲之飛樓。（二句近景）峽坼雲霾龍虎睡，（一作臥。）江清日抱黿鼉遊。（蔣云：三四身在雲霄，目前一片雲氣蒼茫，平低望去，峽中多少怪怪奇奇之狀，隱約其際。）惟下視江流不受雲迷，卻受日光，遂覺如日抱之，而波光日光兩相湧閃，亦怪奇難狀。以一語該萬態，妙絕千古。）扶桑西枝對斷石，弱水東影隨長流。（朱注：峽之高，可望扶桑，西向；江之遠，可望弱水東來。與朱崖著毫髮，碧海吹衣裳同義。）杖藜歎世者誰子？（應獨立）泣血迸空回白頭。

邵子湘云：奇氣寡儔，此種七律，少陵獨步。○邵二泉云：扶桑西枝，以西言東；弱水東影，以東言西。謝靈運詩：早聞夕飆急，晚見朝日暾。略同此句法，而此尤奇橫絕人。

武侯廟

張震武侯祠堂記：唐夔州治白帝，武侯廟在西郊。

遺廟丹青古，（一作落。）空山草木長。猶聞辭後主，（蜀志：後主建興五年，亮率諸軍北駐漢中，臨發上表。）不復臥南陽。（蜀志注：漢晉春秋云：亮家於南陽之鄧縣，在襄陽城西二十里，號曰隆中。）

拗體，歌行變格。

張云：兩絕句足盡武侯心事。

朱鶴齡曰：武侯爲昭烈驅馳，未見其忠，惟當後主昏庸而盡瘁出師，不復有歸臥南陽之意，此則雲霄萬古者耳。　曰猶聞者，空山精爽，如或聞之。

八陣圖

寰宇記：八陣圖在奉節縣西南七里。　荆州圖副云：永安宮南一里渚下平磧上，有孔明八陣圖，聚細石爲之，各高五尺，廣十圍，歷然棊布，縱橫相當，中間相去九尺，正中開南北巷，悉廣五尺，凡六十四聚，或爲人散亂，及爲夏水所沒，冬時水退，復依然如故。成都圖經：武侯八陣有三，在夔者六十有四，方陣法也；在彌牟鎮者二十有八，當頭陣法也；在棊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，下營陣法也。

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　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　先主征吳敗績，還至魚復，孔明歎曰：法孝直若在，必能制主上東行，不至傾危矣。　詩意謂吳蜀脣齒之國，本不應相圖，乃孔明不能諫止征吳之舉，致秭歸挫辱，爲生平遺恨，亦以先主崩於夔州，故感及之。　一說：劉逴曰：孔明以蓋世之才，創爲江上陣圖，至今不磨，使先主能用其陣法，何至連營七百里敗績於猇亭哉？惜欲吞吳而不知陣法，致此石徒留千古遺恨耳！如此說兩句，似較融洽。

謁先主廟

方輿勝覽：先主廟在奉節縣東六里。

慘澹風雲會，乘時各有人。　○風○雲○本○壯○語○着○慘○澹○二○字　便○使○下○意○俱○含　力侔分社稷，志屈偃經綸。　力侔謂主臣才力相敵，分任社稷之事。志屈言不能一統

邵云：全首渾壯，是大家數。託孤是先主一生大著，盡瘁而死，又是孔明一生大志，兩人俱卽末以該全，復漢又其本也，四句絕頂識議。首敘先主始末。次寫廟中景事。末段乃謁廟而有感也。

也。君臣魚水，三分割據，只此兩句該括。

復漢留長策，中原仗老臣。仇注：二句卽先主臨終時所謂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定大事也。雜耕。承。力。伴。

心未已，志。屈。蜀志：亮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，每患糧不繼，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。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，百姓安堵，軍無私焉。**歐血事酸辛。**嘔。魏志：亮糧盡勢窮，憂恚嘔血，一夕燒營走入谷道，發病卒。注：臣松之曰：蓋豈爲仲達嘔血乎？同。

錦江原過楚，劍閣復通秦。舊注：錦江、劍閣蜀地也，過楚因孔明亡而自誇大也，夫以孔明之略，傷其未久而復合於晉。通秦，

鬼神。如生。**虛簷交鳥道，**謂廟在山中。**枯木半龍鱗。竹送淸溪月，苔移玉座春。**謝朓詩：玉座猶寂寞。

閭閻兒女換，歌舞歲時新。此見人心思漢，歷數百年如一日也。**絕域歸舟遠，荒城繫馬頻。如何對搖落，況乃久風塵。**

孰與關張竝，功臨耿鄧親。耿弇、鄧禹也。應天才不小，蜀志：譙周等上言：聖王應際而生，與神合契，願大王應天順民。**得士契無鄰。**武侯本傳：先主曰：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。契無鄰，言其委心一德，莫與相竝。**遲暮堪帷幄，飄零且釣緡。向來憂國淚，寂寞灑衣巾。**絕域歸舟下，純是借古傷今語：言今風塵未靖，孰與關張並其忠勇，而其功可與耿鄧相

親者乎？必有眞主應天之才，方成君臣契合之盛；以吾年齒雖衰，未嘗無心用世，無如飄零不偶，老狎漁翁，惟憂國念深，不禁淚灑衣巾耳。

李子德云：其意則慷慨纏綿，其氣則縱橫排宕，其詞則沈鬱頓挫，其音則激壯鏗鏘，懷古感時，溯洄不盡。大小雅之篇章，太史公之敍次，可以兼之矣。○純以議論成章，他人無此深厚力量。

諸葛廟

數詩非一時作，今從朱本類編。

久遊巴子國，

元和郡國志：武王伐殷，巴人助焉，後封爲巴子。三巴記：其地東至魚復，西至棘道，北接漢中，南極牂牁。

屢入武侯祠。

竹日。

斜虛寢，溪風滿薄帷。

君臣當共濟，賢聖亦同時。翊戴歸先主，并吞更出師。

蟲蛇穿畫壁，

圖○中○最○分○作○兩○層。杜臆作寫見斷續。沈吟之妙。

巫覡醉絃絲。

歎憶吟梁父，

躬耕也一作起。未遲。

黃生注：諸葛隱南陽時年尙少，雖躬耕以待際會，何遲之有。二句正傷己之垂暮無成也，與前詩遲暮堪帷幄，皆以武侯自況。

古柏行

首咏夔州廟柏。

趙曰：成都武侯祠堂附於先主廟，夔州則先主武侯廟各別。此詩專咏夔廟柏，夔州十絕所謂武侯祠堂不可忘，中有松柏參天長是也。

公於先主武侯每惓惓不置，蓋君臣相遇，自古爲難。

孔明廟前有古柏，柯如青銅根如石。

霜一作蒼。皮溜雨四十圍，黛色參天二千

次借成都柏作櫬。

此從咏柏寄慨，而以才大難用結之。

尺。此特形容柏之（補。腦。）高大，不必泥。君臣已與時際會，樹木猶爲人愛惜。雲來氣接巫峽長，月出寒通雪山白。（此。句。恰。引。起。）雪山在成都西，此更（下段）言其聳峙陰森之象。憶昨路繞錦亭東，（一作城。）（即成都錦江亭。）先主武侯同閟宮。成都記：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，廟前有雙大柏，人云諸葛手植，即所謂錦官城外柏森森者。落崔嵬枝榦郊原古，窈窕丹青戶牖空。落盤踞雖得地，冥冥孤高多烈風。（恰。是。孔。明。廟。柏。增。多。少。斤。兩。）扶持自是神明力，正直原因造化功。朱注：言成都廟柏在郊原平地，故可久存，若此之盤踞高山而烈風莫撼者，誠有得於神明造化之力耳。（之。致。）大廈如傾要梁棟，萬牛迴首邱山重。言木重不能載也。（入。後。寄。託。遙。深。極。）不露文章世已驚，（沈。鬱。頓。挫。之。致。）未辭翦伐誰能送？苦心豈免容螻蟻？香葉終經宿鸞鳳。謝承後漢書：方儲遭母憂，種松柏，鸞棲其上。志士幽人莫怨嗟，古來材大難爲用！

王右仲云：公生平極贊孔明，蓋竊比之意。孔明才大而不盡其用，公嘗自比稷契而人莫之用，故篇終結出材大難用；此作詩本旨，發興於古柏者也。○浦二田云：不露文章寫得身分高，未辭翦伐寫得意思曲。容螻蟻媒孽何傷，宿鸞鳳德輝交映。俱爲志士幽人寫照。

邵云：風土詩，須如此朴老。

負薪行　傷勞婦也。

夔州處女髮半華，四十五十無夫家。更遭喪亂嫁不售，一生抱恨長咨嗟。

土風坐男使女立，應當門戶女出入。十猶八九負薪歸，賣薪得錢應供給。

浦注：四句屬統說，下四乃復承無夫言者。至老雙鬟只垂頸，野花山葉根釵並。陸游入蜀記：峽中負物賣卒多婦人，未嫁者爲同心髻，高二尺，插銀釵至六隻，後插象牙，梳如手大。筋力登危集市門，死生射利兼鹽井。面妝首飾雜啼痕，地褊衣寒困石根。若道巫山女麁醜，何得此有昭君村？方輿勝覽：歸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。琴操云：昭君死胡中，鄉人思之爲立廟，廟有大柏，又有搗練石，在廟側溪中，今香溪也。

最能行　刺丈夫也。

峽中丈夫絕輕死，少在公門多在水。富豪有錢駕大舸，貧窮取給行艓音葉。

子。艓，小舟名，言輕如葉也。小兒學問止論語，大兒結束隨商旅。欹帆側柁入波濤，撇漩（張云：寫出楚人習慣。）去（操舟之遽。）捎潰無險阻。江賦：漩澴縈潾，溷溝潰瀑。善曰：皆波浪回旋，噴湧而起之貌。左峴曰：蜀諺云：潰起如屋，漩下如井。蓋潰高湧而中虛，漩急轉而深沒，潰可避，漩不可避，行舟者遇漩則撇開，遇潰則捎過也。朝發白帝暮江陵，頃來目擊信有徵。盛宏之荊州記：朝發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間千二百里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。瞿唐漫天虎鬚怒，水經注：江水又逕虎鬚灘，灘水廣大，夏斷行旅。全蜀總志：虎鬚潭在夔州府治西。歸州長年行最能。朱注：長年謂梢公。最能，言行瞿唐虎鬚甚易也。劉須溪以最能爲水手之稱，未是。此鄉之人器量窄，水經注：袁山松曰：歸鄉地險流絕，故其性亦隘。誤競南風疏北客。若道士一作士。無英俊才，何得山有屈原宅？水經注：秭歸故歸縣北有屈原故宅，累石爲屋基，今曰樂平里，宅東有女嬃廟，搗衣石猶存。

同元使君春陵行 有序。朱注：按次山春陵行序其詩作於廣德二年間，公詩乃大曆初年作。

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，唐書：道州江華郡屬江南西道。顏魯公表元次山墓碑：家

元詩。序亦古勁。

首末俱說自家，脫盡應酬套數。

於武昌之樊口上，以君居貧起家爲道州刺史，州爲西原賊所陷，人十無一，戶纔滿千，君下車行古人之政，二年間歸者萬餘家，賊亦懷畏不敢來犯。志之曰：當天子分憂之地，效漢朝良吏之目。今盜賊未息，知民疾苦，得結輩十數公，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，萬物吐氣，天下少一作小。安可待矣！不意復見比興體制，微婉頓挫之詞，感而有詩，增諸卷軸，簡、知、我者，不、此意、必、尤、高寄元。

遭亂髮盡白，轉衰病相嬰。沈綿盜賊際，狼狽江漢行。歎時藥力薄，言無救世之方。爲客羸瘵成。吾人詩家流，一作秀。博采世上名。粲粲元道州，前聖畏後生。觀引經。道州憂黎庶，詞氣浩縱橫。再章對秋月，一字偕華星。魏文帝詩：華星出雲間。致君唐虞際，淳樸憶大庭。莊子：昔容成氏、大庭氏結繩而用之，若此時則至治也。古史考：大庭氏姜姓，以火德王，號曰炎帝。何時降璽

書，用爾爲丹青？鹽鐵論：公卿者神化之丹青。獄訟永衰息，豈惟偃甲兵！悽惻念誅求，薄斂近休明。杜臆：按道州本傳：結以人困甚，不忍加賦。嘗奏免租稅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，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，因之流亡盡歸。乃知正人意，不苟飛長纓。陸機詩：長纓麗且光。謂纓組也。涼飆振南嶽，南嶽，衡山也，在道州南。晉周顗傳：取金印如斗大，懸肘後。與含滄浪清。朱注：因元詩有歸老江湖之志，故美及之。我多長卿病，日夕思朝廷。肺枯渴太甚，漂泊公孫城。呼兒具紙筆，隱几臨軒楹。作詩呻吟內，墨淡字欹傾。感彼危苦詞，庶幾知者聽。

附春陵行　有序

癸卯歲，漫叟授道州刺史。道州舊四萬餘戶，經賊已來，不滿四千，大半不勝賦稅。到官未五十餘日，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，皆曰失

元結

張云：今之長吏，誰肯作此語。

次山詩樸直，另是一格。

其限者，罪至貶削。嗚呼！若悉應其命，則州縣破亂，刺史欲焉逃罪；若不應命，又卽獲罪戾，必不免也。吾將守官，靜以安人，待罪而已。

此州是春陵故地，故作春陵行，以達下情。水經注：春陵縣本冷道縣之春陵鄉，蓋因春溪爲名。漢長沙定王分以爲縣，武帝元朔五年，封王仲子買爲春陵節侯。

軍國多所需，切責在有司。有司臨郡縣，刑法竟欲施。供給豈不憂，徵斂又可悲。州小經亂亡，遺人實困疲。大鄉無十家，大族命單羸。朝飧是草根，暮食乃樹皮。出言氣欲絕，意速行步遲。追呼尙不忍，況乃鞭扑之。仁人之言。

！郵亭傳急符，來往跡相追。更無寬大恩，但有迫促期。欲令鬻兒女，言發恐亂隨。悉使索其家，而又無生資。聽彼道路言，怨傷誰復知？

去冬山賊來，殺奪幾無遺。所願見王官，撫養以惠慈。奈何重驅逐，不使存活爲？安人天子命，符節我所持。州縣忽亂亡，得罪復是誰？逋緩違詔令，蒙責固所宜。前賢重守分，惡以禍福移。亦云貴守官，不愛能適時。顧惟孱弱者，正直當不虧。何人采國風，吾欲獻此辭。

賊退示官吏　有序

癸卯歲，西原賊入道州，焚掠幾盡而去。明年賊又攻永破邵，不犯此州邊鄙而退。豈力能制敵與？蓋蒙其傷憐而已！諸使何爲忍苦徵斂？（僞語以諧出之）

故作詩一篇，以示官吏。

元結

昔歲逢太平，山林二十年。泉源在庭戶，洞壑當門前。井稅有常期，日

晏猶得眠。忽然遭世變，數歲親戎旃。今來典斯郡，山夷又紛然。城小賊不屠，人貧傷可憐。是以陷鄰境，此州獨見全。使臣將王命，豈不如。痛。切。賊焉？今彼徵斂者，迫之如火煎。誰能絕人命，以作時世賢？思欲委符節，引竿自刺郎達切。船。將家就魚麥，歸老江湖邊。

缺　页

杜詩鏡銓卷十三

大曆中，公居夔州作。

峽中覽物

曾爲掾吏趨三輔，掾吏謂爲華州司功。三輔：京兆、扶風、馮翊也，華屬扶風。憶在潼關詩興多。巫峽忽如瞻華嶽，謂自雲安遷夔。洞口經春長薜蘿。形勝有餘風土惡，幾時回首一高歌？回首謂北歸也。

憶鄭南

舊作憶鄭南玭。朱注：鄭南謂華州鄭縣之南，詳詩意只是憶鄭南寺舊遊耳。玭字或訛或衍，今從草堂本削去。

鄭南伏毒寺，劉禹錫別集：舅氏牧華州，陪登伏毒寺，卽此。灑灑到江心。謂寺在江中也。石影銜珠閣，閣有珠簾，故曰珠閣。泉聲帶玉琴。風杉曾曙倚，雲嶠憶春臨。萬里蒼茫水，龍蛇只自深。言峽水蒼茫，徒爲

龍蛇窟穴，嘆不如鄭南江心之瀟灑也。

贈崔十三評事公輔

從崔敍起，開手疊用三喻。

飄、颻、起、用、隔、句、西極馬，來、對、自渥洼池。颯、颯、似立切。寒山桂，唐韻：颯颯，大風也。謝靈運詩：南州實炎德，桂木凌寒山。低徊風雨枝。仇注：馬來渥洼，比崔之才俊；桂擢風雨，比崔之屈抑。我聞龍正直，浦注：龍正直指君言，易所謂龍德而正中者也。道屈爾何爲？且有元戎命，元戎謂羽林軍帥，卽崔之舉主。悲歌識者知。官聯辭冗長，按評事掌出使推按，不爲冗官。崔蓋以評事出爲外州幕僚，茲復以薦徵入補羽林軍職也。行路洗欹危。謂將出峽。脫劍主人贈，主人謂崔之幕主。去帆春色隨。陰沈鐵鳳闕，漢書：建章宮東則鳳闕，高二十餘丈。西都賦注：圓闕上作鐵鳳，令張兩翼。教練羽林兒。天子朝侵早，謂世亂多事。雲臺仗數移。謂乘輿播遷。分軍應供給，考史，時魚朝恩典神策軍分爲左右廂，勢居北軍右。百姓日支離。點吏因封己。國語：引黨以封。句。打。動。崔。己。注：封，厚也。公才或守雌。晉書：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。老子：知其雄，守其雌。燕王買駿骨，事見戰國策。渭老

此段送崔還朝。

此則有感時事。

此謂元戎得以靖亂。

此望崔以功業自顯。

末贈別而致稱羨之意。

得熊羆。活國名公在，名公卽元戎。拜壇羣寇疑。懼也。冰壺動瑤碧，張湞注：瑤碧，二玉名，冰壺，指朗鑑。謂才士貴如珠玉，而元戎能賞識之也。野水失蛟螭。言羣盜將見盪滅。入幕諸彥集，渴賢高選宜。鸇騰坐可致，九萬起於斯。復進出矛戟，祝其再遷而專閫。昭然開鼎彝。會看之子貴，歎及老夫衰。豈但江曾決？言向聞評事議論，如江河之決。還思霧一披。注見一卷。暗塵生古鏡，拂匣照西施。言其先屈而後伸也，應轉起處意。舅氏多人物，崔係公中表。無慙困翮垂。

此詩獨作澀體，句法亦多離奇，開盧仝、孟郊一種詩派，然學之易入奧僻。

奉寄李十五祕書文嶷二首

避暑雲安縣，秋風早下來。暫留魚復浦，同過楚王臺。

寰宇記：楚宮在巫山縣西二百步。陽臺，古城內，卽襄王所遊之地。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，南枕長江。

祕書將適洪州，公故約其至夔相會，同下峽也。時猿鳥千崖窄，江湖萬里開。竹枝歌

上章寄意已完，此章但致頌禱。

只是隨手寫出，自覺十分淋漓。

未好，舊注：竹枝歌，巴渝之遺音，惟峽人善唱。何宇度談資：竹枝歌悽惋悲怨，蘇長公云：有楚人哀弔屈賈之遺聲焉。畫舸莫遲回。促其早至而出峽也。

行李千金贈，衣冠八尺身。飛騰知有策，意度不無神？班秩兼通貴，唐書：祕書郎從八品上，故曰通貴。公侯出異人。文嶷係宗室。元成負文彩，漢書：韋元成，韋賢之少子，守正持重，不及於父，而文彩過之。世業豈沈淪。

貽華陽柳少府　唐書：華陽縣屬成都府。

繫馬喬木間，問人野寺門。柳侯披衣笑，見我顏色溫。並坐石堂下，俛視絕壁上朝暾。自非曉相訪，觸熱生病根。

大江奔。火雲洗月露，是夏天曉景如此寫，生處言火雲爲月露所洗。

南方六七月，出入異中原。老少多暍死，於歇切。漢紀：元封四年夏大旱，民多暍死。暍，傷暑也。汗蹤水漿翻。

俊才得之子，筋力不辭煩。指揮當世事，語及戎馬存。涕淚濺我裳，

悲風排帝閽。鬱陶抱長策，義仗知者論。吾衰病江漢，但愧識璵璠。文章一小技，（放低說身分愈高）於道未爲尊。二句亦因柳以此尊己而言。起予幸斑白，因是託子孫。仇注：言少府長策足以匡濟當時，則己之文章小技何關大道乎？此所以有起予之歎也。又因肝膽照人，故欲以子孫相託。俱客古信州，舊唐書：夔州本梁信州，隋爲巴東郡，武德二年改夔州。結廬依毀垣。相去四五里，徑微山葉繁。時危挹佳士，況免軍旅喧。醉從趙女舞，（寫出家人相）歌鼓秦人盆。（待意）李斯書：擊甕叩缶，彈箏搏髀，而歌嗚嗚快耳者，眞秦之聲也。楊惲書：家本秦也，能爲秦聲，婦趙女也，雅善鼓瑟。酒後耳熱，仰天拊缶而歌嗚嗚。爾雅：盆謂之缶。子壯顧我傷，我驩兼淚痕。（結語甚悲）餘生如過鳥，張協詩：人生瀛海內，忽如鳥過目。故里今空村！成都時有崔旰之亂，而夔州免於軍旅，故得相從歡宴；但思餘生無幾，而故里難歸，仍不免相對淚下耳。

雷　誌旱而空雷也，以下數篇皆說旱。

大旱山嶽焦，密雲復無雨。南方瘴癘地，罹此農事苦。封內必舞雩，周禮：司巫國

蔣云：趣甚，亦暗譏當時諂事藩鎮者。軍興賦重，人多愁怨，乃致旱之由，公故慷慨極言，翻進一層，正是探原之論。

大旱則率巫而舞雩。注：雩者，呼嗟求雨之祭。峽中喧擊鼓。神農祁雨書：祈雨不雨則暴巫，暴巫而不雨，則積薪擊鼓而焚山。眞龍竟寂寞，土梗空僂呂。俯。土梗猶云泥塑木偶人也，亦暗用國策桃梗土偶語。僂俯謂鞠躬以祈神也。吁嗟公私病，稅斂缺不補。故老仰面啼，瘡痍向誰數？暴尪或前聞，禮記：歲旱，穆公召縣子而問曰：天久不雨，吾欲暴尪而奚若。注：尪者面向天覬，天哀而雨之。鞭巫非稽古。請先偃甲兵，處分聽人主。萬邦但各業，一物休盡取。水旱其數然，堯湯免親覩。漢鼂錯傳：堯有九年之水，湯有七年之旱。上天鑠金石，招魂：十日代出，流金鑠石。羣盜亂豺虎。二者存一端，愆陽不猶愈？左傳：春無愆陽。按：是時蜀亂，羣帥交攻，民不堪命，故言救旱之道，非祈神暴巫所能爲力。舊說但概指方鎮，未爲得旨。

至此方入題

昨宵殷其雷，風過齊萬弩。復吹霾翳散，虛覺神靈聚。氣暍腸胃融，汗溼衣裳汚。吾衰尤計拙，失望築場圃。

收到自家作結

火　原注：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，有合神農書。

公詩有近賦者，亦由熟精選理。

楚山經月火，大旱則斯舉。舊俗燒蛟龍，驚惶致雷雨：爆皮教切。邱衒切。嵌口銜切。魑魅泣，此首開手先揭出題先敍舉火之由

嵌謂山穴，故魑魅潛於其中。崩凍嵐陰昏。西京賦：赫昏昏以宏敞。李善注：埤蒼：昏，赤文也。又廣雅：低處。韻：明也。言積凍之地，爲火所崩迫，故嵐陰皆有赤光。羅落沸百泓，言火燼周圍隕落，泓水盡爲沸騰也。根源皆萬古。一作太。青林一灰燼，雲氣無處所。高唐賦：風止雨霽，雲無處此言夜間之火所。入夜殊赫然，新秋照牛女。言火光燭天。風吹巨焰作，河掉動也，一作漢。騰烟柱。與拄通。勢欲焚崑崙，書：火炎崑岡，玉石俱焚。光彌煽香靳切。洲渚。左傳：行火所煽，炎也。腥至焦長蛇，聲吼纏猛虎。神物已高飛，不見石與土。貴耳集：古傳龍不見石，人不見風，魚不見水。言欲燒蛟龍致雨，龍已遠去，徒害他物，所以曉愚民也。爾寧要謗讟，憑此近熒侮。張湛注：見蛟龍神物，非可力爭，故焚山之舉似以謗毀要神，其事近於熒惑狎侮，不足憑信。薄關長吏憂，甚昧於旱至精主。朱注：言此固舊俗不經，實因長吏薄民，不知以精誠爲主，盡祈救之道耳。此言燃火無救

汗臥江亭，更深氣如縷。

與三川觀水漲作同一刻劃盡致，恐張南本、孫知微畫筆不能逮也。○獨以造字造句見奇，韓孟聯句及歐蘇禁體諸詩皆源於此。

熱三首

雷霆空霹靂，雲雨竟虛無。炎赫衣流汗，低垂氣不蘇。乞爲寒水玉，（山海經：堂庭之山多水玉。注：水精也。）願作冷秋菰。何似兒童歲，（三、結、句、各、有、出、處、）風涼出舞雩！

瘴雲終不滅，瀘水復西來。（後漢書注：瀘水出旄牛徼外，經朱提至僰道入江，在今嶲州，時有瘴氣。）閉戶人高臥，歸林鳥卻回。想見陰宮雪，（繁欽暑賦：雖託陰宮，罔所避旃。）風門颯沓開。

峽中都似火，江上只空雷。亦寓思君意，兼有下情未悉之感。

朱李沈不冷，（魏文帝書：沈甘瓜於清泉，浸朱李於寒水。）彫胡炊屢新。（彫胡注見三卷。因熱甚不能餐，故屢炊也。）將衰骨盡痛，被暍味空頻。欻翕炎蒸景，飄颻征成人。十年可解甲，（正傷其未解也。）爲爾一霑巾。

七月三日，亭午已後校較同。熱退，晚加小涼，穩睡有詩，因論壯年樂事，戲呈元二十一曹長

今茲商用事，月令：孟秋之月，其音商，律中夷則。餘熱亦已末。衰年旅炎方，生意從此活。亭午減汗流，比鄰耐人聒。晚風爽烏啓，遏合切。薛夢符曰：烏巾也。筋力蘇摧折。閉目踰追說十旬，大江不止渴。退藏恨雨師，健步聞旱魃。神異經：南方有人長二三尺，裸身而目在頂上，走行如風，名曰魃，俗曰旱魃，所見之國大旱。園蔬抱金玉，言貴如金玉。無以供採掇。密雲雖聚散，徂暑終衰歇。詩：六月徂暑。謂夏竟無雨。

前聖奢古愼字。焚巫，左傳：僖二十一年夏旱，公欲焚巫尪，臧文仲曰：非旱備也。武王親救暍。帝王世紀：武王自孟津還見暍人，王自左擁而右扇之。

陰陽相主客，時序遞回斡。灑落惟清秋，昏霾一空闊。蕭蕭紫塞雁，借景渡下古今注：秦築長城，土色皆紫。南向欲行列。歔、思、紅、顏日，霜、露、凍、冷也。堦、闥。胡、馬、挾、雕弓，鳴、弦、不

此追論壯年樂事。以下戲呈。

虛發。長鈚音批。逐狡兔，廣韻：鈚，箭也。突羽當滿月。趙曰：突羽，言羽箭奔突。當滿月，言挽弓之滿如月，箭當其間。悵惘白頭吟，蕭條游俠窟。盧注：此卽壯遊詩中放蕩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，呼鷹阜櫪林，逐獸雲雪岡事也。臨軒望山閣，山閣，元曹長所居。縹緲安可越？高人練丹砂，未念將朽骨。少壯跡頗疏，歡樂曾倏忽。杖藜風塵際，老醜難翦拂。吾子得神仙，本是池中物。賤夫美一睡，方書云：修眞者戒睡。煩促嬰詞筆。杜臆：曹長喜燒煉，故末以此戲之。謂其雖得仙術，未能羽化，猶是池中物，而已之善睡，不減於仙遊也。（承上段）

牽牛織女

牽牛出河西，織女處其東。萬古永相望，七夕誰見同？神光竟難候，此事終蒙朧。周處風土記：七月七日夜，灑掃於庭，露施几筵，設酒脯時果，散香粉於筵上，以祀河鼓織女。言此二星辰當會，少年守夜者咸懷私願。或云見天漢中奕奕正白氣，有光曜五色，以此爲徵，便拜而乞願。爾雅：河鼓謂之牽牛。颯然精靈合，何必秋逢逢。一作通。亭亭新妝立，指織女。龍駕具

此段朱子取入女誡。

曾空。謝朓七夕賦：回龍駕之容裔。世人亦爲爾，祈請走兒童。稱家隨豐儉，白屋達公宮。膳夫翊堂殿，謂陳設饌具。鳴玉凄房櫳。浦注：鳴玉當指環佩聲，謂女人皆自房中出也。曝衣遍天下，西京雜記：太液池西有漢武曝衣樓，七夕，出后衣曝於樓上。曳月揚微風。蛛絲小人態，曲綴瓜果中。荆楚歲時記：七夕，人家婦女結綵縷，穿七孔針，陳瓜果於庭中以乞巧；有蟢子網於瓜上者，則以爲得巧。初筵喪重露，日出甘所終。言自夕至朝也。嗟汝未嫁女，秉心鬱忡忡。即就緻女發論。防身動如律，竭力機杼中。二句承竭力。雖無舅姑事，以下俱申防身。敢昧織作功。明明君臣契，陪說。咫尺或未容。言尺寸不可踰越。義無棄禮法，恩始夫婦恭。小大有佳期，戒之在至公。女失節必爲夫所棄，猶臣失節必爲君所輕。方圓苟齟齬，九辯：圓鑿而方枘兮，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。丈夫多英雄。朱注：言夫婦之義通於君臣，近雖咫尺，非佳期不合，苟棄禮失身，能不爲丈夫之所賤耶？仇注：牛女渡河，說本荒誕，舊俗乞巧，更涉私情，故以牛女無私會之事，以興男女無苟合之道也。

邵滄來曰：七夕詩從來諸作，不過寫儀從之盛，會合之情，別離之苦而已；獨公此詩，一起八句即闢倒，中十四句將乞巧正面陳列一番，後一段發出大議論，亦是翻案法；而微言大義，侃侃不

磨，自見獨開生面。○或曰此託意君子進身之道，故感牛女事而賦之。

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

大火運金氣，大火，心星也，注見十一卷。荊揚不知秋。林下有塲翼，謂熱不能飛也。水中無行舟。千。老夫轉不樂，旅次兼百憂。蝮蛇暮偃蹇，張。云。避。熱。室但掃地，仇注：欲臥眞景。地求涼也。閉關人事休。空牀難暗投。炎宵惡明燭，況乃懷舊邱。開襟仰內弟，白帖：舅之子爲內兄弟。陸厥有答內兄顧希叔詩。執熱露白頭。束帶負芒刺，接居成阻修。何當清霜飛，會子臨江樓。載聞大易義，諷詠詩家流。崔必長於易詩之學。蘊藉異時輩，檢身非苟求。皇皇使臣體，唐書：評事掌出使推按。信是德業優。楚材擇杞梓，喻崔使夔。漢苑歸驊騮。喻崔還京。短章達我心，理待識者籌。言諸事皆待崔相商也。

信行遠修水筒　原注：引泉筒。公伐木詩序有隸人信行。

汝性不茹葷，清淨僕夫內。秉心識本源，於事少滯礙。雲端水筒圻，林表山石碎。石碎故筒圻。觸熱藉子修，通流與廚會。往來四十里，荒險崖谷大。日曛驚未餐，貌赤愧相對。浮瓜供老病，裂餅常所愛。何曾裂餅十字文，見王隱晉書。於斯答恭謹，足以殊殿最。浦注：浮瓜裂餅，皆以分賜酬勞者，見恩意特殊。舊注非是。詎要方士符，汝南先賢傳：葛玄與吳大帝坐樓上，見作請雨士人，曰：雨易得耳。即書符著社廟中，須臾大雨淹注，平地水尺餘。何假將軍佩？舊作蓋。東觀漢紀：李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而泉飛出。行諸直如筆，仇注：行諸猶云行乎，呼其名也。後魏古弼，太武嘉其直而有用，賜名曰弼。以其頭尖，時人呼為筆公。用意崎嶇外。申鳧盟曰：日曛驚未餐，貌赤愧相對，公之體恤下情如是，眞仁者之用心。陶公云：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兩賢一轍。

催宗文樹雞柵

宗文，公長子，樹柵織籠本奴僕事，而課督之者則宗文也。

吾衰怯行遘，旅次展崩迫。任昉表：無任崩迫之情。言當有所藉以養生。愈風傳烏雞，本草：烏雌雞，治風溼痲痺。秋卵方漫喫。趙注：春卵可以抱育，故秋卵方充食也。自春生成者，隨母向百翮。驅趁制不禁，驅趁，謂驅去仍來，雖制之亦不能禁。喧呼山腰宅。課奴殺青竹，火炙竹去汗則不蠹，以立柵也。終日憎赤幘。干寶搜神記：安陽城南有亭，一書生明術數，入亭宿，夜半有赤幘者來。或問曰：向赤幘者誰？答曰：西舍老雄雞也。踏藉（承赤幘句）盤案翻，塞蹊（承青竹句）使之隔。墻東有隙一作閒散。地，可以樹高柵。避熱時未一作來。歸，問兒所爲跡。織籠（織籠乃又進曹，一層）曹其內，曹，羣處也。令入不得擲。稀間可一作苦。突過，觜爪一作距。還汚席。稀間，言柵中稀疏有間。突過，汚席，明織籠之不可已也。我寬螻蟻遭，彼免狐貉厄。齊民要術：雞棲宜椓地爲籠，內着（是佛理亦是王道）棧，安穩易肥，又免狐狸之厄。應宜各長幼，自此均勑敵。籠柵念有修，近身見損益。朱注：言因修此籠柵，近譬諸身，見損益之理，莫不皆然。明明領處分，一一當剖析。不昧風雨晨，亂離減憂慼。詩：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喻君子世亂而不失其常度也，故欲藉此以寬憂慼。其流則凡鳥，其氣

張云：寫雞形神俱出，可發一笑。

末段明所以蓄雞之由，應轉起處。

心匪石。詩：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言司晨有信。倚賴窮歲晏，撥煩去冰釋。未似尸鄉翁，列仙傳：祝雞翁居尸鄉北山下，養雞百年餘，雞至千頭，皆有名字。欲取呼名，則種別而至。後昇吳山，莫知所在。拘留蓋阡陌。阡陌卽謂墻東隙地。言祝雞翁任其飛走，吾則未能，故拘留而蓋之阡陌之間也。末句乃自哂之詞。

盧文子曰：雞柵本一小事，杜公說來便見仁至義盡之意。念其生成，春卵不食，仁也；人禽有別，驅諸柵籠，義也。螻蟻可全，狐狸亦免，義中之仁；長幼不混，勍敵亦均，仁中之義。於課柵一事，直抉出至理如許，可謂善勗其子矣。

驅豎子摘蒼耳　爾雅注：卷耳，或曰苓耳，形似鼠耳，叢生如盤。陸璣詩疏：葉似胡荽，白花細蕊，可煮爲茹。按：本草卽今蒼耳。

江上秋已分，林中瘴尤劇。畦丁告勞苦，無以供日夕。卽前園蔬抱金玉意。蓬莠獨不然，野蔬暗泉石。謂與蒼耳雜生者。卷耳況療風，本草：卷耳主療風溼周痺，四肢拘攣。童兒且時摘。侵星驅。寫。頑。童。如。畫。亦。見。雞。摘。之去，爛熳任遠適。仇注：晨去午歸，避瘴熱也。放筐亭午際，洗剝相蒙冪。舊注：冪，覆食巾，謂洗其土，剝其毛，以巾

覆之。登牀半生熟，牀謂食牀。下箸還小益。加點瓜薤間，依稀橘奴跡。荆州記：吳丹陽太守李衡，於武陵種甘橘千株，臨死，勑其子曰：吾洲裏千頭木奴，歲可得絹千匹。杜預七。又。開。出。大。議。論。規：糅以丹橘，雜以芳鱗。杜臆：古人用橘以調和食味，此以蒼耳當橘奴也。亂世誅求急，黎民糠粃。陳平傳：亦食糠覈耳。晉灼曰：覈音紇。京師人謂麤屑爲紇頭。飽食復何心，荒哉膏粱客！富家廚肉臭，戰地骸骨白。謂多死於饑餒。寄語惡少年，黃金且休擲！言一野蔬驅摘之難如此，奈何不惜物力哉。

種萵苣 并序。

既雨已秋，堂下理小畦，隔種一兩席許萵苣，向二旬矣。而苣不甲拆，獨野覓青青。本草：覓有赤白二種，或謂細覓，俗謂之野覓。傷時君子，或晚得微祿，轗軻不進，因作此詩。朱注：萵苣公借以自喻，序有晚得微祿句，詞旨甚明。

陰陽一錯亂，驕蹇不復理。蔡邕詩：苦熱氣驕蹇。邵注：驕謂日色驕亢，蹇謂雨水蹇澁。枯旱於其中，炎方慘如

此等詩最得比興體製，亦從

三百篇出。

寫驟雨入神之筆。

李云：自古錯杜只在舉直，

燬。植物半蹉跎，嘉生將已矣！史記：神降之嘉生。注：嘉生，嘉穀也。雲雷忽奔命，師伯集所使。師伯，雨師、風伯也。指揮赤白日，指揮亦暗用魯陽揮戈返日事。赤白日，言日色赤而漸白也。句謂日光藏匿。頃洞青光起。謂雲氣鬱蒸。雨聲先以已。一作。風，散足盡西靡。謝朓詩：森森散雨足。言雨脚從風而靡也。山泉落滄江，霹靂猶在耳。終朝紆颯沓，信宿罷瀟灑。叶洗。堂下可以畦，呼童對經始。對謂對堂下。苣兮蔬之常，隨事蓺其子。破塊數席間，荷鋤功易止。兩旬不甲拆，空惜埋泥滓。野蔓迷汝來，謂不知所從來也。宗生實於此。吳都賦：宗生高岡，族茂幽草。此輩豈無秋？所以警之亦蒙寒露委。言當秋露寒涼，不久亦當委落。翻然出地速，滋蔓戶庭毀。毀謂遮塞路徑。因知邪干正，掩抑至沒齒。賢良雖得祿，守道不封己。言君子守道異於小人之封己，猶葛苣出地不蕃，非若野蔓之易蔓也。擁塞敗芝蘭，衆多盛荊杞。二句又推類言之。中園陷蕭艾，世說：寧爲蘭摧玉折，不爲蕭敷艾榮。老圃永爲恥。登於白玉盤，藉以如霞綺。

於此見公經濟。

謝朓詩：餘霞散成綺。趙曰：古人所以愧之。每言綺饌，蓋貴家以錦綺藉食。**莧也無所施，胡顏入筐筥。**結意見邪終不能勝正也。蕭艾陷莒，老圃傷心，然玉盤霞綺之間，必莒始充用，無有薦及野莧者。是小人雖能掩抑君子，而究不爲人之所貴也。

李云：淡遠之甚，然自盡致。

雨

借巫山行雨事，本地風光，寫得飄緲。

峽雲行清曉，烟霧相徘徊。二句恍惚從烟霧中見。**風吹滄江去，**舊作樹，朱子改作去。**雨灑石壁來。**出方妙。**淒淒生餘寒，殷殷兼出雷。**白谷變氣候，公詩：西江白谷分，又白谷會深遊，似是夔州地名。杜臆謂卽白帝城之谷。**朱炎安在哉！高鳥溼不下，居人門未開。楚宮久已滅，幽佩爲誰哀。**神女賦：搖佩飾，鳴玉鑾。**侍臣書王夢，賦有冠古才。冥冥翠龍駕，**朱注：河東賦：乘翠龍而超河兮。此借以言行雨之龍也。**多自巫山臺。**

陶開虞曰：此等傷淡處，又

雨

行雲遞崇高，飛雨靄而至。潺潺石間溜，汩汩松上駛。亢陽乘秋熱，百穀

似陶韋。○雲厚方雨，首二句有畫意。

前起四寫急雨，此寫綿雨。

皆已棄。皇天德澤降，燋卷有生意。應璩書：頃者炎旱日更甚，砂礫銷鑠，草木燋卷。前雨傷卒暴，今雨喜容易。不可無雷霆，間作鼓增氣。佳聲達中宵，所望時一致。清霜九月天，髣髴見滯穗。郊扉及我私，我圃日蒼翠。恨無抱甕力，莊子：漢陰一丈人方爲圃畦，鑿隧而入井，抱甕而出灌。庶減臨江費。謂臨江汲水之費。

雨二首

浦注：此與前兩首雨詩另爲一意。時或有吳蜀寇警，且似深秋久雨之作，今亦從朱本類編。

青山澹無姿，全用江淹句。白露誰能數。仇注：雲氣蒙，故山常淡；雨溼多，故露難辨。片片水上雲，蕭蕭沙中雨。蔣云：四句連看似露似雲，連山連水，只沙上有聲知爲雨也，寫狀入神。殊俗牀巢居，元稹詩自注：巴人都在山坡架木爲居。曾臺俯風渚。佳客適萬里，沈思情延佇。掛帆遠色外，驚浪滿吳楚。久陰蛟螭出，寇盜復幾許？按此詩對雨懷人而慮其逢寇，必有所指，諸本俱未詳。下章羣盜亦無考。

空山中宵陰，微冷先枕席。回風起清曙，萬象萋已碧。落落出岫雲，渾渾倚天石。寫出一片迷漫舊注：日行有黃道赤道，雨久陰晦，故不知所行何道。雨含長江白。連檣荊州船，有士荷戈戟。南防草鎮慘，杜臆：草鎮，地名，疑即黃草峽。蓋峽西有亂，總戎調荊州兵以防之。霑溼赴遠役。羣盜下辟山，唐書：渝州有璧山縣。宋史作辟山，隸重慶府，疑即此地。總戎備強敵。水深雲光廓，鳴艣各有適。迷離中不認舟之多少，故但以鳴艣爲驗。漁艇自一作息。悠悠，夷歌負樵客。末見漁樵自得，而歎己之留滯也。留滯一老翁，書時記朝夕。

張云：驟雨後小雨，他人傳寫不出。

雨不絕

鳴雨既過漸細微，映空搖颺去聲。如絲飛。階前短草泥不亂，院裏長條風乍稀。仇注：草不沾汚，見雨之微。風雖乍稀，雨猶未止也。舞石旋應將乳子，羅含湘中記：石燕在零陵縣，遇風雨則飛舞如燕，止則爲石。水經注：燕山有石，紺

纖麗，亦玉溪生粉本。

前半寫景如畫。

李子德云：摹寫處具見大力，直是造化在手。

色狀燕。其石或大或小，及雷雨相薄，則小者隨大者而飛，如相將乳子之狀。行。雲。莫。自。涇。仙。衣。行雲用神女事。莫，疑詞。黃白山云：石燕將子，神女涇衣，此嚴滄浪所謂趣不關理者。眼前江舸何匆促，未待安流逆浪歸。

晚晴

晚一作返。照斜初徹，浮雲薄未歸。井水。。承。二。。。仇注：夕照映虹，竭。峽雨落餘飛。。飲；雨後雲過，尚帶餘點飄飛。麂鶴終高去，言喜晴飛遠。杜臆：麂不高飛，字恐有誤。熊羆。江。。承。一。。。虹明遠飲，張正見詩：鏡似臨峯月，流如飲澗虹。前漢燕王旦時，有大虹下於宮中，飲覺自肥。言因雨久藏，鳥獸皆有自得之趣，以興己之久客未歸也。秋風客尚在，竹露夕微微。

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

唐書：殿中省監一人，掌天子服御之事。

斯人已云亡，草聖祕難得。及茲煩見示，滿目一淒惻。旭爲公舊。。六。句。敍。其友，故云。悲風生微綃，。書。法。神。妙。萬里起古色。鏘。鏘。鳴玉動，。落。落。羣松直。連山蟠其間，法書要錄：蕭思話行草，如連岡盡望，勢不斷絕。

溟漲與筆力。謝靈運詩：溟漲，無端倪。仇注：玉動比其清和，松直比其蒼勁，連山壯其起伏，溟漲壯其浩瀚。有練實先書，臨池眞盡墨。衞恆書勢：弘農張伯英，凡家之衣帛，必先書而後染練之。臨池學書，池水盡黑，韋仲將謂之草聖。俊拔爲之主，暮年思轉極。未知張王後，王羲之傳：我書比鍾繇當抗行，比張芝草猶雁行。誰並百代則？嗚呼東吳精，以賞玩意結謂稟東吳之精氣。本傳：旭，東吳蘇州人。李頎贈張顚詩：皓首窮草隸，時稱太湖精。逸氣感清識！清識謂楊監。楊公拂篋笥，舒卷忘寢食。念昔揮毫端，不獨觀酒德。劉伶有酒德頌。公詩：張旭三杯草聖傳。蓋旭善書多於醉後也。

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

浦注：十二扇恐如今屏障之類。

近時馮紹正，能畫鷙鳥樣。名畫記：馮紹正開元中爲戶部侍郎，善畫鷹鶻雞雉，盡其形態，嘴眼脚爪毛彩俱妙，曾於禁中畫五龍堂，有降雲蓄雨之感。

明公出此圖，無乃傳其狀。朱注：謝赫畫評：畫有傳移摹寫，爲六法之一。張彥遠曰：顧愷之有摹揚妙法。古時好揚畫，十得七八。亦有御府揚本，謂之宮揚。此蓋揚馮監畫本也。

殊姿各獨立，清絕心有向。疾禁平聲，當也。千里馬，氣敵萬人將。憶

是夙昔相契微情，於篇末一逗。

李云：詠畫忽寓興亡之感，

可稱高壯。
末借眞鷹寄慨，用意又別。

昔驪山宮，冬移含元仗。舊唐書：東內曰大明宮，正殿曰含元殿；玄宗常以冬十月幸驪山。天寒大羽獵，此物神俱王。當時無凡材，百中去聲皆用壯。津陽門詩注：申王有高麗赤鷹，歧王有北山黃鶻，逸氣奇姿，特異他等。上每校獵，必置於駕前，目爲決勝兒。公詩：百中爭能恥下韝，乃借用養由基事。粉墨形似間，識者一惆悵。紹正乃開元間人，故思及驪山校獵之盛，不覺對畫而惆悵也。干戈少暇日，眞骨老崖嶂。爲君除狡兔，會是翻韝上。遊獵不暇，鷹老空山矣，然其力能搏兔，雖老猶可用也。鶴注：狡兔殆指崔旰輩。

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

杜鴻漸也。按史大曆元年二月，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平章事鎭蜀，故稱相公。

去、興水、起絕還波，洩雲無定姿。仇注：洩雲，雲之飄散者。鮑照詩：洩雲去不極，馳波往不窮。人生在世間，聚散亦暫時。離別重相逢，偶然豈足期？送子清秋暮，風物長年悲。淮南子：木葉落，長年悲。豪俊貴勳業，邦家頻出師。相公鎭梁益，初學記：劍南道，禹貢梁州之域也。自劍閣而南，分爲益州。軍事無子遺。言事

即春陵行詩意，誥誡簡切。

張云：出遊爲生計所迫，原無遺策。解榻再見今，後漢徐穉傳：陳蕃爲太守，惟穉來特設一榻，去則懸之。用材復擇誰。況子已高位，爲郡得固辭。朱注：按唐志：殿中監從三品，則其位已高。得固辭，言不得辭也。意鴻漸是時辟楊爲蜀中郡守，故云。然下四句正告以爲郡之道。難拒供給費，慎哀漁奪私。干戈未甚息，紀綱正所持。景帝紀：二千石官長，紀綱人倫。汎舟巨石橫，登陸草露滋。言水陸道俱難行，故在途必多淹久。山門日易夕，一作夕。山門謂夔峽間。當念居者思。

贈李十五丈別　李十五即前祕書文疑。

峽人鳥獸居，其室附層巔。下臨不測江，巳含送別意中有萬里船。多病紛倚薄，謝靈運詩：拙病相倚薄。少留改歲年。絕域誰慰懷，開顏喜名賢。孤陋忝末親，等級敢比肩。人生意氣合，相與襟袂連。本色語自妙一段敍李幷交誼一日兩遺僕，三日一共筵。揚論展寸心，壯筆過飛泉。曹植王仲宣誄：文若春華，思若湧泉。玄成美價存，子山舊業傳。北周書：庾信字子山，父肩吾爲梁太子掌記室，信爲抄撰學士。父

非得已，足令英雄短氣。○觀此則前詩行李千金贈，恐亦誇詞耳。

子在東宮，文並綺麗。玄成、子山皆父子顯達，以比李之家世通貴。

不聞八尺軀，常受衆目憐。且爲辛苦行，蓋被生事牽。

突○接○如○波○滿○忽○起○

北迴白帝棹，南入黔陽天。黔陽注見十卷。

汧公制方隅，舊注：汧公，李勉也，宗室，鄭惠王孫。迴出諸侯先。

封內如太古，時危獨蕭然。

令○人○生○樂○土○之○恩○

肅宗初，勉爲梁州都督，後歷河南尹，徙江西觀察使。李十五自峽中往訪，正勉在江西時。上云南入黔陽天，乃自黔陽取道之豫章也。

清高金莖露，一作掌露。正直朱絲絃。鮑照詩：直如朱絲繩。兼用後漢黨錮傳中直如弦語。

昔在堯四岳，今之黃潁川。朱注：按舊書稱勉坦率淡素，好古尚奇，清廉簡易，爲宗室之表。此數語蓋實錄。

于邁恨不同，一段敍李之去依汧所思無由宣。公以下贈別

山深水增波，解榻秋露懸。時勉按察江西，故用陳蕃事。

客遊雖云久，主要月再圓。晨集風渚亭，醉操雲嶠篇。王融詩：結賞白雲嶠。

丈夫貴知己，歡罷念歸旋。言李至豫章必有留連詩酒之興，然爲歡易盡，不可久遊而忘歸也。

白鹽山

水經注：廣谿峽乃三峽之首，山上有神淵，淵北有白鹽崖，高可千餘丈，俯臨神淵，土人見其高白，故因名之。

結戲用刻畫無鹽，語亦趣。

卓立羣峰外，蟠根積水邊。荆州記：白鹽崖下有黃龍灘，水最急，沿沂所忌。他皆任厚地，爾獨近高天。白牓千家邑，白牓以白爲牓，今縣額是也。清秋萬估船。詞人取佳句，刻畫竟誰傳？

灩澦堆

巨石水中央，江寒出水長。注見十二卷。沈牛答雲雨，沈牛，卽公靈湫詩所謂宗祝沈豪牛也。水經：江水又東逕廣谿峽。注：山上有神淵，天旱燃木岸上，推其灰燼下穢淵中，尋則降雨。峽中瞿唐灘灘上，有神廟至靈驗，商旅上下，饗薦不輟。峽如馬戒舟航。諺云：灩澦如象，瞿塘莫下；灩澦如馬，瞿塘莫下。峽人以雄渾五承三四六承二。此爲水候。天意存傾覆，神功接混茫。言天意固特留此巨石以警戒冒險之人，然當波濤洶湧獨能屹立中央，益見神功之同於造化也。舊解俱未明。千戈連解纜，言所止之處皆逢寇亂也，時崔旰尚未平。行止憶垂堂。相如傳：家有千金，坐不垂堂。行則憂險，止則憂亂，故無往不存戒心也。

李長祥曰：少陵夔蜀山水詩，在劍閣以前皆五古，瞿唐以後多五律，各盡山水之奇。每讀一句，令人如目見山水而又得山水之所以然，總由源本深厚，窺見廣大，意無有窮極耳。

白帝

邵云：奇警之作。○不曰急江高峽，而曰高江急峽，自妙於寫此江此峽也。

邵云：氣格蒼老。

白帝城中雲出門，白帝城下雨翻盆。蔣云：雲在城中出，雨在城下翻，已想見此城風景。高江急峽雷霆鬬，古木蒼藤日月昏。仇注：江流助以雨勢，故聲若雷霆之鬬；樹木蔽以陰雨，故昏霾日月之光。前半寫雨景，卽興下亂象。戎一作去。馬不如歸馬逸，偶因所見言之。千家今有百家存。哀哀寡婦誅求盡，慟哭秋原何處村！

黃草

此詩在夔遙慨蜀亂也，末進一層情更迫切。

黃草峽西船不歸，益州記：涪州黃葛峽有相思崖，今名黃草峽，山草多黃，故名。胡三省曰：黃草峽在涪州之西。按公前詩：連檣荊州船，南防草鎮慘，可與此互證。赤甲山下行人稀。荊州圖經：魚復縣西北赤甲山，東連白帝城，西臨大江。水經注：山甚高大，不生樹木，其石悉赤，土人云如人袒胛，故謂之赤甲山。浦注：不歸行稀，謂朝命區處。蜀道兵戈有是非。萬里秋風吹錦水，誰家別淚溼羅衣？二句指遣戍家人臨風憶別之慘。莫愁劍閣終堪據，聞道松州已被圍！

朱鶴齡曰：按史杜鴻漸至蜀，崔旰與楊子琳、柏茂林等各授刺史防禦，而不正旰專殺主將之罪，故有兵戎是非之語。蓋言崔氏亂成都，柏、楊討之，其是非不可無辨也。然旰本建功西山，郭英

又通其妾媵，激之生變，其罪有不專在旰者。末幾釋甲，隨鴻漸入朝，而吐蕃則歲歲爲蜀患，故末語又不憂劍閣而憂松州也。松州先爲吐蕃所陷，此云已被圍，必中間嚴武又收復。

夔州歌十絕句

中巴之東巴東山，（拙句）華陽國志：劉璋分墊江以上爲巴郡，居巴西巴東之中，曰中巴。唐書：夔州本信州巴東郡。江水開闢流其間。白帝夔州各異城，古白帝城在夔州城東。蜀江楚峽混殊名。瞿塘峽舊名西陵峽，與荆州西陵峽之名相亂。

帝高爲三峽鎮，瞿塘險過百牢關。唐書：漢中郡西縣有百牢關。圖經云：孔明所建。兩壁山相對。六十里不斷，漢江水流其間，乃入金牛益昌路也。

非天意，霸王并吞在物情。朱注：英雄割據，謂公孫述劉焉輩；霸王并吞，如漢高以巴蜀收中國。仇注：竊據者逆天，得民者致王，見在德不在險也。此亦借論古以警蜀寇。

羣雄競起聞前朝，謂前代據蜀者。王者無外見今朝。比訝漁陽結怨恨，朱浮責彭寵書：奈何以區區漁

十首亦竹枝詞體，自是老境。○前二首記形勝，兼入感慨。

此首作開篇，領起下四首。

陽結怨天子。元聽舜日舊簫韶。舜日簫韶，指明皇入蜀時。二句言祿山亂後，惟蜀中無恙也。

赤甲白鹽俱刺七跡切。天，閭閻繚接山巔。楓林橘樹丹青合，複道重樓錦繡懸。盧注：見夔州既庶且富也。

瀼奴朗切。東瀼西一萬家，見人烟之盛。水經注：白帝山城東傍瀼溪，即以爲隍。入蜀記：夔人謂山澗之流通江者曰瀼，居人分其左右，謂之瀼東瀼西。江南江北春冬花。見地氣之煖。背飛鶴子遺瓊蕊，海賦：鳧鷖離縱，鶴子淋滲。王粲白鶴賦：食靈岳之瓊藥。相趁鳧雛入蔣牙。蜀都賦：攢蔣叢蒲。注：蔣，菰名也。

東屯稻畦一百頃，困學紀聞：東屯乃公孫述留屯之所，距白帝城五里，田可百頃，稻米爲蜀第一。北有澗水通青苗。一統志：青苗坡在瞿塘東，畜水溉田，民得其利。晴浴狎鷗分處處，雨隨神女下朝朝。二句見澗水之不竭也。

蜀麻吳鹽自古通，萬斛之舟行若風。長年三老長歌裏，白晝攤錢高浪中。

此章記赤甲白鹽也。

此章記瀼東瀼西也。○李云：生拗處自見風流。

此章記水次之便。

上數首俱用實寫，插此一首，令前後都覺飛動。

此章特記武侯祠。

末首總結，應前非專詠高唐也。

見不畏險意。黃生注：攤錢，謂以錢攤撥於地，卽今之跌博也。

憶昔咸陽都市合，山水之圖張賣時。巫峽曾經寶屏見，楚宮猶對碧峯疑。

言楚宮恍惚難尋，疑其仍是畫中所見也。

武侯祠堂不可忘，中有松柏參天長。千戈滿地客愁破，雲日如火炎天涼。

李子德云：此等直自作開山手，於三唐絕句，另爲一種。

閬風玄圃與蓬壺，中有高唐天下無。吳船錄：陽臺高唐觀在來鶴峯上。言其爲仙靈之境，故足與蓬閬相抗。閬風玄圃在崑崙，蓬壺在東海。

借問夔州壓何處，峽門江腹擁城隅。

諸將五首 俞瑒曰：自祿山背叛，天下軍興，久而未定，公故作此詩以諷刺諸將也。顧宸曰：首章憂吐蕃責諸將之防邊者，次章憤回紇責諸將之用胡者，三章責大臣之出將者，四章刺中官之出將者，末章則身在蜀中而婉刺鎮蜀之將，故其命題總曰諸將。

五詩訏謨壯彩，與日月爭光。○邵云：秋興諸將同是少陵七律聖處，沈實高華，當讓秋興，深渾蒼鬱，定推諸將。有謂諸將不如秋興者，乃少年耳食之見耳。

漢朝陵墓對南山，言其險固可守。長安志：終南山連亘藍田諸縣，西漢諸陵及大臣墓多與之對。**胡虜千秋尚入關**。後漢書劉盆子傳：赤眉入長安，發掘諸陵，取其寶貨。言漢有此事，不料千秋之後今復然也。廣德元年，吐蕃入寇，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以爲犬戎犯關度隴，不血刃而入京師，劫宮闕，焚陵寢。詩所言當指此，因不忍直斥，故借漢爲。極。傷。心。語。覆偏寫**昨日玉魚蒙**麗也。**葬地**，得。工兩京新記：宣政殿初成，每見數十騎馳突出，高宗使巫劉明奴問所由。鬼曰：我漢楚王戊太子，死葬於此。明奴因宣詔欲爲改葬，鬼言。**昨日玉魚蒙**也。**葬地**，得。工兩京新記：宣政殿初成，每見數十騎馳突出，高宗使巫劉明奴問所由。鬼曰：我漢楚王戊太子，死葬於此。明奴因宣詔欲爲改葬，鬼言。**早時金盌出人間**。昨日早時，言變亂倏忽不可常保也。漢武故事：鄴縣有一人於市貨玉杯，吏疑其御物，欲捕之，忽不見。縣送其器，推問，乃茂陵中物也。霍光自呼吏問之，說市人形貌如先帝。南史：沈炯經漢武通天臺表：茂陵玉盌，遂出人間。正用此事也。又搜神記載盧充與崔少府女幽婚，崔與充金盌，充詣市賣盌，崔女姨母曰：昔吾妹生女亡，贈一金盌著棺中。胡應麟曰：此蓋以金盌字入玉盌語，一句中事詞串用，兩無痕跡，如伯夷傳雜取經子鎔液成文，正此老鑪錘妙處，非獨以上有玉魚字故避重也。按：杜詩用事處多倣此。**見愁汗馬西戎逼**，代宗紀：永泰元年八月，僕固懷恩引吐蕃寇奉天，京師戒嚴。**曾閃朱旗北斗殷**。班固燕然山銘：朱旗絳天。公詩：秦城北斗邊。張湞注：言閃朱旗而北斗皆赤，見胡氛蔽天意。**多少材官守涇渭**，句憂兵力之弱，危之也。漢書：材官蹶張。涇渭在長安西北，乃吐蕃入寇之路。通鑑：永泰元年九月，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，及暮，二虜退屯北原。**將軍且莫破愁顏**。婉。摯。

此以吐蕃侵逼責諸將也。吐蕃於廣德元年一陷京師，上年永泰元年再逼京師，最爲邇年大患，故首及之。上四援往事以惕之也，吐蕃之禍至於辱及陵寢，爲臣子者能自安乎？下四言京畿之間，近復告警，雖暫行退去，而出沒不常，守禦者正當時時警戒，未可一日安枕也。

韓公本意築三城，舊唐書張仁愿傳：景龍二年封韓國公，神龍三年於河北築三受降城。先是朔方與突厥以河爲界，時默啜西擊娑葛，仁愿乘虛奪漠南之地築三城，首尾相應。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，朔方無復寇掠。新書：中城南直朔方，西城南直靈武，東城南直榆林。新擬絕天驕拔漢旌。淮陰背水之戰拔趙幟，此當是絕胡人不令拔漢所建之旌也。豈謂盡煩回紇馬，翻然遠救朔方兵！至德初，郭子儀領朔方軍，以回紇兵討安慶緒。胡來不覺潼關隘，指回紇爲懷恩所誘，與吐蕃連兵入寇。龍起猶聞晉水清。龍跳虎臥之觀水經注：晉水出晉陽縣西，東入汾水。一行并州起義堂頌：我高祖龍躍晉水，鳳翔太原。冊府元龜：高祖師次龍門縣，代水清。晉陽，亦嘗請兵突厥，內平隋亂。其後突厥恃功直犯渭橋，卒能以計摧滅之，此不獨太宗之神武，亦由英衛二公專征之力也。故接下二句云云，所以勉子儀者至矣。獨使至尊憂社稷，諸君何以答昇平。

此以借助於回紇責諸將也。自回紇助順，肅宗之復兩京，雍王之討朝義，皆用其兵力，卒之恃功侵擾，反合吐蕃入寇。公故追感晉陽起義之盛，而歎諸將之不能爲天子分憂也。○或疑回紇收

此與有感五首皆以議論爲詩，其感憤時事處懍慨蘊藉，反覆唱嘆，而於每篇結末，尤致丁寧，所謂言之者無罪，而聞之者足以戒，與三百篇並存可也。

仇云：上二憶安史陷京，下二言河北餘孽。

開合動盪，出化入神，不復知爲律體。此境係少陵獨步，後惟遺山善學之。

復功大，不宜以借兵爲非。然公於北征詩卽有此輩少爲貴句。他如留花門遣憤等作，皆深惡於回紇，況此又同吐蕃入寇之後乎？若以胡來句爲指祿山，終於上下文氣不協。

洛陽宮殿化爲烽，休道秦關百二重！漢紀：秦得百二焉。注：秦地險固，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。通鑑：天寶十四載十二月，安祿山陷東京，十五載六月破潼關。滄海未全歸禹貢，指淄青等處。蔔門注見三卷。南不盡衡山之盡。時節度使李懷仙等收安史餘黨，相與蟠據河北諸郡。朝廷衮職雖多預，一作誰爭補。朱注：此用衮職與毛詩不同。後漢法眞傳：臣願聖朝就加衮職。注：衮職，三公也。唐諸鎭節度使多加中書令平章事兼領內銜。天下軍儲不自供。唐府兵之制，寓農於兵，軍糧皆所自給。今府兵法壞，天下軍需皆仰給餽饟，故云。

稍喜臨邊王相國，舊唐書：廣德二年，王縉拜同平章事，其年八月，代李光弼都統河南。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，兼領東京留守。歲餘遷河南副元帥。肯銷金甲事春農。王縉黨附元載，曰稍喜者，亦不滿之詞。

此責諸將坐視河北淪棄，不修屯營之制，而姑舉王縉以愧勵諸藩鎭也。按是時藩鎭各治兵完城，自署將吏，爲腹心之患。關輔、河、淮等處，皆須頓宿重兵，自非經理屯種爲持久之計不可，亦見公遠識過人處。○何義門云：諸侯不貢而畿內賦斂益急，根本方撥，何暇收復。蔔門屯田積穀，農戰兼修，則府兵可復，居重馭輕，安史餘孽削平可待矣。此論尤爲透切。

前三首皆北望發歎，此方及南望，故用回首字。

回首扶桑銅柱標，十洲記：扶桑在碧海之卯地。此扶桑字特借指南海。南史：林邑國南界，馬援所植兩銅柱，表漢界處也。冥冥氛祲未全銷。舊指明皇南詔之敗，太遠。代宗紀：廣德元年十二月，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張休，縱兵大掠。當指此。越裳翡翠無消息，越裳地接交趾。後漢賈琮傳：交趾土多珍產明璣、翠羽、瑇瑁、異香、美木之屬。南海明珠久寂寥。嶺表錄異：廉州有大池，謂之珠池，每年刺史修貢。殊錫曾爲大司馬，總戎皆插侍中貂。唐書：門下省侍中二人，正二品，掌出納帝命，相禮儀，與左右常侍中書令並金蟬珥貂。炎風朔雪天王地，朔雪兼帶上章。只在忠良翊聖朝。結句意若曰：奈何令刀鋸之餘掌天下兵柄乎？而語自渾含不露。

此因南荒不靖，而諷朝廷不當使中官爲將也。而越裳不貢矣。代宗初，中官呂太一收珠廣南，阻兵作亂，而南海不靖矣。李輔國以中官判元帥行軍司馬，專掌禁兵，又拜兵部尚書，所謂殊錫也。開元中，中官楊思勗將兵討安南五溪，殘酷好殺，程元振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衞大將軍充寶應軍使，所謂總戎也。魚朝恩以中官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，後詩中並無此意。五六但言名位益崇，亦與上首衰職句犯複。

錦江春色逐人來，邵云好起。巫峽清秋萬壑哀。二句見在夔不如在蜀也。正憶往時嚴僕射，共迎中使。

首章秋興之發端也，江間塞

望鄉臺。望鄉臺在成都北，公以幕僚故同往迎。張云：此句見武之謙愼尊君處。主恩前後三持節，嚴武一鎮東川，再鎮劍南。軍令分明數舉杯。惟軍令分明，故得有餘閒舉杯相樂。只七字，而兵法整暇，折衝樽俎之意已備。西蜀地形天下險，慨然退思安危須仗出羣材！

此言蜀中將帥也。是時崔旰、柏茂林等交攻，杜鴻漸惟事姑息，奏以節制讓旰，茂林等各爲本州刺史，上不得已從之。鴻漸以三川副元帥兼節度，主恩尤重，然軍令分明，有愧嚴武遠矣。公故感今而思昔，謂必如武出羣之材，方可當安危重寄，而惜鴻漸之非其人矣。又鴻漸入蜀，以軍政委崔旰，日與僚屬縱酒高會，故曰軍令分明數舉杯；追思嚴武之軍令，實闇譏鴻漸之日飲不事事，有愧主恩也。八哀詩於嚴武云：豈無成都酒，憂國只細傾，可以互相證明。

秋興八首

潘岳有秋興賦，因以名篇。俞瑒云：身居巫峽，心憶京華，爲八詩大旨。曰巫峽，曰夔府，曰瞿塘，曰江樓、滄江、關塞，皆言身之所處；曰故國，曰故園，曰京華、長安、蓬萊、昆明、曲江、紫閣，皆言心之所思，此八詩中線索。

玉露凋傷楓樹林，巫山巫峽氣蕭森。

水經注：江水歷峽東，逕新崩灘，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，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，謂之巫峽，蓋因山爲名

上，狀其悲壯，叢菊孤舟，寫其悽緊。末二句結上生下，故以夔府孤城次之。

此首言纔看落日，已復深更，正見流光迅速，總寓不歸之感，故下章接言日日。

也。三峽七百里中，兩岸連山，略無闕處，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見曦月。江間波浪兼天湧，塞上風雲接地陰。顧注：波浪在地而曰兼天，風雲在天而曰接地，極言陰晦蕭森之狀。叢菊兩開他日淚，孤舟一繫故園心。朱注：公至夔州，已經二秋，時艤舟以俟出峽，故言兩見菊開，徒隕他日之淚；孤舟乍。。繫，惟懷故園之心也。寒衣處處催刀尺，白帝城高急暮砧。

夔府孤城落日斜，舊唐書：貞觀十四年夔州爲都督府，督歸、夔、忠、萬、涪、渝、南七州，天寶元年改雲安郡。每依北斗望京華。秦城上直北斗，長安在夔州之北，故依北斗而望之。聽猿實下三聲淚，水經注：每至晴初霜旦，林寒澗肅，常有高猿長嘯，屬引淒異。故漁者歌曰：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，身歷始覺其眞也。奉使虛隨八月槎。奉使乘槎用張騫事。八月槎又參用博物志有人到天河事。仇注：嚴武爲節度使，公曾入幕參謀，故有此句。虛隨者，言隨使節而成虛，仍未能一至京闕也。畫省香爐違伏枕，漢官儀：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，紫青界之，畫古列士。尚書郎更直，給青縑白綾被，或錦被幃帳茵褥，女侍史二人，執香爐燒薰從入護衣服。山樓粉堞隱悲笳。山樓謂白帝城樓。請看石上藤蘿月，已映洲前蘆荻花。

沈云：上章言夔州暮景，此言夔州朝景。同學少年指長安卿相，言謀國者用此等人，宜乎如弈棋之無定算矣。卽起下章意。

此首承上起下，乃文章之過渡。○前三章俱主夔州言，此下五章乃及長安事。前首慨身，此首慨世，皆赴所以依斗望京之故。

千家山郭靜朝暉，日日江樓坐翠微。言山繞樓前也。信宿漁人還泛泛，清秋燕子故飛飛。漁人燕子，卽所見以況己之漂泊。故飛飛，卽公詩秋燕已如客意。匡衡抗疏功名薄，匡衡傳：元帝初，衡數上疏陳便宜，遷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。劉向傳經心事違。劉向傳：宣帝初，立穀梁春秋，徵更生受穀梁，講論五經於石渠。成帝卽位，更名向，詔領校中五經祕書。公曾疏救房琯，不減匡衡，而近侍移官，一斥不復，故曰功名薄。劉向雖數奏封事不用，而猶居近侍，典校五經。公則白頭幕府，有愧平生，故曰心事違。同學少年多不賤，五陵衣馬自輕肥。乃祖西都賦：北眺五陵。注：長陵、安陵、陽陵、茂陵、平陵也。漢書：徙吏二千石高貲富人豪俠兼幷之家於諸陵。

聞道長安似弈棋，百年世事不勝悲。王侯第宅皆新主，公在京往還如汝陽王璡鄭駙馬潛曜之類。文武衣冠異昔時。如諸蕃將封王，及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之類。直北關山金鼓震，謂回紇內侵。子虛賦：擬金鼓。注：金鼓，鉦也。征西車馬羽書馳。謂吐蕃自比入寇。魚龍寂寞秋江冷，水經注：魚龍以秋日爲夜，龍秋分降而蟄寢於淵，故以秋爲夜也。故國平居有所思。三四言朝局之變更，五六言邊境之多事；當此時而窮老荒江，了無所施其變化飛騰之術，此所以回憶故國、追念平居而不勝慨然也。

蓬萊宮闕對南山，唐會要：大明宮，龍朔三年號曰蓬萊宮，北據高原，南望終南山如指掌。承露金莖霄漢間。西京賦：抗仙掌以承露，擢雙立之金莖。注：金莖，銅柱也。西望瑤池降王母，漢武內傳：七月七日，上齋居承華殿，忽青鳥從西來集殿前。東方朔曰：此西王母欲來也。東來紫氣滿函關。關尹內傳：關令尹喜嘗登樓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，曰：應有聖人經過。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。顧注：天寶元年，田同秀見老君降於永昌街，云有靈寶符在函谷關尹喜宅傍。上發使求得之。舊注：以王母句比貴妃之冊為太眞，紫氣句指玄元之降於永昌，雖記天寶承平盛事，而荒淫失政亦略見矣。今按西眺瑤池，東瞰函關，只是極言宮闕氣象之宏敞，而諷意自見於言外，此思長安宮闕之盛，而歎朝宇久違也。

雲移雉尾開宮扇，儀衛志：唐制有雉尾障扇。唐會要：開元中，蕭嵩奏朔望受朝宣政殿，宸儀肅穆，升降俯仰，衆人不合得而見之；請備羽扇，上將出扇合，坐定乃去扇。日繞龍鱗識聖顏。此憶獻三大禮賦事。仇注：龍鱗謂袞衣之龍章。一臥滄江驚歲晚，歲晚本言年老，亦此處拾遺移官事，只用虛括，他人當用幾許繁絮矣。幾回青瑣點朝班。舊注：樓鑰曰：點與玷通。東晳補亡詩：鮮侔晨葩，莫之點辱。陸厥答內兄詩：復點銅龍門，多用此義。又焦竑曰：王建詩：殿前傳點各帶指秋深。依班，不作玷字解較勝。句言立朝不久也。吳瞻泰云：前六句直下，皆言昔之盛，第七一句打轉，筆力超勁。○陳秋田云：下四首不用句面呼吸，一片神光動盪，幾於無迹可尋。

瞿塘峽口曲江頭，萬里風烟接素秋。此章起處即及夔州法變。梁元帝纂要：秋曰白藏，亦曰素秋。花萼夾城通御氣，舊唐書：南內曰興

興慶宮，宮西南隅有花萼相輝之樓。開元二十年六月，遣范安及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。隋書天文志：天子氣內赤外黃，天子欲有游往處，其地先發此氣。通御氣，言自南內至曲江，俱爲翠華行幸處耳，與敦倫勤政意無涉。芙蓉小苑入邊愁。漢書：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。小苑，宜春苑也。一統志：芙蓉苑即秦宜春苑地。舊注：祿山反報至，帝欲遷幸，登花萼樓置酒，四顧悽愴。二句言以御氣所通，即爲邊愁所入，正見奢靡爲亡國之階，耽樂乃危身之本。下文又反覆唱嘆言之。珠簾繡柱圍黃鵠，西京雜記：昭帝始元元年，黃鵠下建章太液池中，帝作歌。錦纜牙檣起白鷗。回憶當日：珠簾繡柱，曲江殿宇之繁華；錦纜牙檣，曲江水嬉之炫耀。宮室密，故黃鵠之舉若圍；舟楫多，故白鷗之遊驚。回首可憐歌舞地，公樂遊原歌：曲江翠幙排銀牓，拂水低回舞袖翻，緣雲清切歌聲上。詩所言當即指此。秦中自古帝王州。班固西都賦：漢之長安，三成帝畿，周以龍興，秦以虎視。言秦中本古帝王崛興之地，今以歌舞之故而致遭陷沒，亦甚可憐也已。

此思長安之昆明池而借漢以言唐也。○昆明在唐屬爲臨幸之地，與曲江相類，故次及之。

昆明池水漢時功，漢書注：越巂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，漢使求通身毒國，爲昆明所閉，欲伐之，故作昆明池象之，以習水戰。長安志：昆明池在長安縣西二十里。武帝旌旗在眼中。平準書：武帝大修昆明池，治樓船高十餘丈，旗幟加其上，甚壯。仇注：公寄賈嚴兩閣老詩：無復雲臺仗，虛修水戰船，知明皇曾置船於此。織女機絲虛夜月，一作月夜。曹毗志怪：昆明池作二石人，東西相望，象牽牛織女。西都賦注：作牽牛織女於左右，以象天河。石鯨鱗甲動秋風。

此思長安之渼陂也。上三首皆言國事，歸到自己憶舊遊作結。

西京雜記：昆明池刻玉石爲鯨魚，二句。池中。每至雷雨，常鳴吼，鬐尾皆動。**波漂菰米沈雲黑**，圖經本草：菰即菱白，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菰蔣，後結實，彫胡米也。庾肩吾詩：黑米生菰葑。釋文：葑，方用切，菰根也。西京雜記：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蓮綠節之類。菰之有米者，長安人謂爲彫胡，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。趙注：沈雲黑，謂菰米之多，一望黯黯，如雲之黑也。**露冷蓮房墜粉紅**。爾雅：荷，芙渠，其實蓮，其根藕，其中的。注：蓮謂房也。昌黎曲江荷花行：問言何處芙蓉多，撐舟昆明波雲錦。注云：昆明池周回四十里，芙蓉之盛如雲錦也。昆明蓮花，自昔當已有之。邵注：蓮初結子，花帶褪落，故墜粉紅。按：中四句特就昆明所有清秋節物，極寫蒼涼之景，以致其懷念故國舊君之感，言外凄然。紛紛言盛言衰，聚訟總覺無謂。**關塞極天惟鳥道**，謂夔多高山。**江湖滿地一漁翁**。極天滿地，乃俯仰興懷之意。言江湖雖廣，無地可歸，徒若漁翁之飄泊，昆明盛事，何日而能再覩也哉。

昆吾御宿自逶迤，昆吾御宿，乃適渼陂所經。羽獵賦序：武帝廣開上林，東南至宜春、鼎湖、御宿、昆吾。晉灼曰：昆吾地名，上有亭。師古曰：御宿苑在長安城南，今之御宿川也。三秦記：樊川一名御宿川。長安志：昆吾亭在藍田縣境，御宿川在萬年縣西南四十里。**紫閣峰陰入渼陂**。長安志：終南有紫閣峯。通志：其形上聳若樓閣然，注詳見二。**香稻一作紅。啄餘一作。鸚鵡粒**，公與源少府宴渼陂詩：飯抄雲子白。碧梧棲老鳳凰枝。二句言陂中物產之美。

○此○首○復○借○春○景○作反映

佳人拾翠春相問，洛神賦：或采明珠，或拾翠羽。又費昶詩：芳郊拾翠。人。問卽毛詩雜佩以問之意。句言士女嬉遊之盛。仙侶同舟晚更移。

後漢書：李膺與郭泰同舟而濟，衆賓望之，以爲神仙。陳廷敬注：公城西陂泛舟詩：青蛾皓齒在樓船，橫笛短簫悲遠天，所謂佳人拾翠春相問也。又與岑參兄弟遊渼陂行：船舷暝戛雲際寺，水面月出藍田關，所謂仙侶同舟晚更移也。綵筆昔曾干氣象，結并八篇俱繳住眞大家手筆公詩：賦詩分氣象，卽指集中渼陂行諸篇，謂山水之氣象，筆足凌之也。白頭吟望苦低垂。昔何其壯？頭白低垂，今何其憊？詩至此聲淚俱盡，故遂終焉。

○俞○云○用○作○詩○意○總

○陳注：此望字與望京華相應，既望而又低垂，並不能望矣。筆干氣象，

郝楚望云：八首才大氣厚，格高聲宏，眞足虎視詞壇，獨步一世。○陳眉公云：雲霞滿空，回翔萬狀，天風吹海，怒濤飛湧，可喻老杜秋興諸篇。○王阮亭云：秋興八首，皆雄渾豐麗，沈着痛快。其有感於長安者，但極言其盛，而所感自寓於中。徐而味之，凡懷鄉戀闕之情，慨往傷今之意，與夫戎寇交侵，小人病國，風俗之非舊，盛衰之相尋，所謂不勝其悲者，固已不出乎意言之表矣。

近日王夢樓太史云：子美秋興八篇，可抵庾子山一篇哀江南賦。此論亦前人所未發。○陳子端云：八詩章法緒脈相承，蛛絲馬跡，分之如駭雞之犀，四面皆見；合之如常山之陣，首尾互應。其命意鍊句之妙，自不必言。

詠懷古跡五首

此五章乃借古跡以詠懷也。庾信避難，由建康至江陵，雖非蜀地，然曾居宋玉之宅，公之飄泊類是，故借以發端。次詠宋玉以文章同調相憐，詠明

五詩詠古卽詠懷，一面當作兩面看，其源出太沖詠史。

妃爲高才不遇寄慨，先主武侯則有感於君臣之際焉。或疑首章與古跡不合，欲割取另爲一章，何其固也。

自敍起寫五詩總冒支離，猶流俞云二句作詩本旨。公避祿山之亂自東北而西南，謂從陷賊離之意。**支離東北風塵際，飄泊西南天地間。**謁上鳳翔，旋棄官客秦州入蜀，自乾元二年至此已八年矣。因風塵故懷及先主、武侯，因飄泊故懷及庾、宋、明妃，知非泛詠古跡。一室附層。**三峽樓臺淹日月，**公詩：殊俗狀巢居，層臺俯風渚。又峽人鳥獸居，其巔。**五溪衣服共雲山。**此句見地之僻遠。槃瓠，犬也；得高辛氏少女，生六男六女，織績木皮，染以草實，好五采衣服，裁製皆有尾形。浦注：五溪注見九卷。後漢書：武陵五溪蠻皆槃瓠之後，五溪在湖廣辰州界，正在夔南。**羯胡事主終無賴，**下四句卽庾自嘆。句承飄泊。公思故國，猶信之哀江南也。**庾信平生最蕭瑟，暮年詩賦動江關。**庾信傳：信在周，雖位望通顯，常有鄉關之思，乃作哀江南賦。其辭曰：信年始二毛，卽逢喪亂，狼狽流離，至於暮齒。燕歌遠別，悲不自勝；楚老相逢，泣將何及。又云：將軍一去，大樹飄零；壯士不還，寒風蕭瑟。

李子德云：五首託興最遠，有縱橫萬古，吞吐八極之概。○庾信、宋玉二首一點在末，一點在起。明妃首雖點在首二句，而出落另是一法。末二首詠先主卽帶出武侯，詠武侯又繳轉漢祚，章法無一相同處。

小字承庾信來，有嶺斷雲連之妙。

陶開虞云：風流搖曳，此杜

搖落深知宋玉悲，宋玉九辨：悲哉秋之爲氣也，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。按：玉言此本懷亡國之憂也。風流儒雅亦吾師。悵望千秋一灑淚，蕭條異代不同時。顧注：謂與宋同一蕭條，而隔於異代，此所以悵望也。江山故宅空文藻，趙曰：流水對一往情深。歸州荊州皆有宋玉宅，此當指在歸州者。雲雨荒臺豈夢思？宋玉高唐賦：昔先王嘗遊高唐，夢見一婦人曰：妾巫山之女也。王因幸之。去而辭曰：妾在巫山之陽，高邱之岨，旦爲行雲，暮爲行雨，朝朝暮暮，陽臺之下。爲立廟，號曰朝雲。漢書注：宋玉此賦蓋假設其事諷諫淫惑也。最是楚宮俱泯滅，舟人指點到今疑。

蔣紹孟曰：此因宋玉而有感於平生著述之情也。蓋謂自古作者用意之深，類非俗人所解；今思宋玉搖落之感，具有深悲，惜未得與同時一爲傾寫耳。乃雲雨荒臺，本爲諷諫，而至今行舟指點，徒結念於神女襄王，玉之心將有不白於千秋異代者。公詩凡若此者多矣，故特於宋玉三致意焉。一說王嗣奭曰：楚宮久沒，而舟人過此，尚疑神女之爲眞，因文藻所留，足以感動後人耳。

意卻似太淺。

羣山萬壑赴荊門，生長明妃尚有村。從地靈說入多少鄭重。漢書注：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。石崇明君詞序：明君本昭君，觸晉文帝諱改焉。一統志：昭君村在荊

詩之極有韻致者。○王阮亭云：青邱專學此種。

日幸日崩，尊昭烈爲正統也，是春秋書法。

州府歸州東。○黃○白○山○云○入○宮○出北四十里。一去紫臺連朔漠，別賦：明妃去時，仰天太息，紫臺稍遠，關山無極。（塞下只一語說盡）獨留青冢向黃昏。善曰：紫臺卽紫宮也。

歸州圖經：邊地多白草，昭君冢獨青。畫圖省識春風面，○○承○三○皆賂畫工。西京雜記：元帝後宮既多，使畫工圖形，按圖召見，宮人召見，貌爲後宮第一，帝悔之，窮按其事，畫工皆棄市。環珮空歸月夜魂。○承○四○朱注：畫圖之面，本非眞容，不曰不識，而曰省見。後匈奴來朝，求美人爲閼氏，上以昭君行，及去，乃作怨思之歌，後人名爲昭君怨。

琴操：昭君在匈奴，恨帝始不見遇，

李子德云：只敍明妃，始終無一語涉議論，而意無不包，後來諸家總不能及。

千載琵琶作胡語，釋名：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也，推手前曰琵，引卻曰琶。分明怨恨曲中論。

蜀主窺吳幸三峽，崩年亦在永安宮。二句溯廟祀之由。蜀志：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，遂帥諸軍伐吳，次秭歸。章武二年，敗於猇亭，由步道還魚復，改魚復爲永安。三年四月，先主殂於永安宮。寰宇記：宮在州西七里。翠華想像空山裏，玉殿虛無野寺中。原注：殿今爲臥龍寺，廟在宮。古廟杉松巢水鶴，抱朴子：千歲之鶴，隨時而鳴，能登於木，其未千歲者，終不能集於樹上。春秋繁露：鶴知夜半。注：鶴，水鳥也，夜半水位感其生氣，則益東。

喜而鳴。歲時伏臘走村翁。武侯祠屋常鄰近，寰宇記：諸葛祠在先主廟西。一體君臣祭祀同。

諸葛大名垂宇宙，四聯皆一揚一抑宗臣遺像肅清高。蜀志武侯傳注：張儼曰：一國之宗臣，霸王之賢佐。三分割據紆籌策，

紆，屈也，卽謁先主廟。對。筆。奇。險。詩：志屈偃經綸意。萬古雲霄一羽毛。梁書劉遵傳：此亦威鳳一羽，足以驗其五德。言武侯才品之高，如雲霄鸞鳳，世徒以三分功業相矜，不知屈

處偏隅，其胸中蘊抱百未一展，萬古而下，所及見者，二。語。確。是。孔。明。身。分特雲霄之一羽毛耳。說亦本焦氏筆乘，舊解多支離。伯仲之間見伊呂，具。見。論。世。卓。識。指揮若定失蕭

曹。舊注：張輔葛樂優劣論：孔明殆將與伊、呂爭儔，豈徒樂毅爲伍。後魏崔浩著論：亮不能爲蕭曹亞匹，謂陳壽貶亮非爲失實。公此詩以伊、呂、蕭、曹相提而論，所以申張輔之說，而抑崔浩之黨陳壽也。運移漢祚終難復，志決身殲軍務勞。志決身殲，卽所謂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意。

陳秋田云：小視三分，擡高諸葛，一結歸之於天，識高筆老，而章法之變，直橫絕古今。

聽楊氏歌

佳人絕代歌，獨立發皓齒。滿堂慘不樂，響下清虛一作浮雲。裏。通篇總形容歌聲之悽切，無寓意。江。

城帶素月，況乃清夜起。老夫悲暮年，壯士淚如水。玉杯久寂寞，金管迷宮徵。沈約詩：金管玉柱響洞房。朱注：二句言聽其歌者，爲之停杯不飲，即金管亦爲之失次而不能奏也。勿云聽者疲，愚智心盡死。盧注：老壯智愚，即滿堂中人，聽若疲而心欲死，所謂慘不樂也。古來傑出士，豈特一知己。吾聞昔秦青，傾側（一作倒）天下耳。列子：薛譚學謳於秦青，未窮青之技，辭歸，青餞之，撫節悲歌，聲振林木，響遏行雲。

宿江邊閣（即西閣也。年譜：大曆元年秋，公寓夔之西閣，此當係未移寓前先宿耳。）

暝色延山徑，高齋次水門。梁簡文帝詩：寒潮浸水門。杜臆：名勝志載關者孫瞿塘關行記：公所居即在關上。薄雲巖際宿，孤月浪中翻。仇注：雲過山頭，停巖似宿。月浮水面，浪動若翻。三四分承一二。鸛鶴追飛靜，（一作盡。）豺狼得食喧。不眠憂戰伐，無力正乾坤。

李子德云：寫時地毫無遺憾，結正稷契分中語，全詩雄健，足以副之。

劉須溪云：十字甚怨而不盡言，開合盡之。

西閣雨望

樓雨霑雲幔，雲幔言閣之高。山寒著水城。二句帶紀秋候。逕添沙面出，湍減石稜生。菊蕊凄疏放，蘆花冉冉輕。萬慮倚簷楹。次聯言始得水落可通往來，不意又值此滂沱也。松林駐遠情。滂沱朱檻溼，苦雨全放。疏謂未

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

唐書：大昌縣屬夔州。

問子能來宿，今疑索故要。朱注：韻會：故古通作固，言明府不來，疑索我之固要而後至也。匣琴虛夜夜，手板自朝朝。晉輿服志：八座執笏，其餘卿士但執手板。謂明府勤於參謁上官，故期而不至。催蠟炬消。二句言久待夜深之景。早鳧江檻底，雙影謾飄颻。用王喬鳧舄事，又以早來期之。

西閣二首

二詩在西閣而詠懷也。

巫山小搖落，因地氣暖，故木不全落。碧色見松林。百鳥各相命，登樓賦：鳥相鳴而舉翼。注：大戴禮夏小正云：鳴也者，相命也。金吼霜鐘徹，山海經：豐山有九鐘焉，是知霜鳴。注：霜降則鐘鳴，故言知也。花

孤雲無自心。陶潛貧士詩：萬族各有託，孤雲獨無依。又歸去來辭：雲無心以出岫。二句言人各有羣，而己獨傷飄泊也。層軒俯江壁，要路亦高深。朱紱猶紗帽，朱注：紗帽當時以爲隱居之服。新詩近玉琴。言此處江山險要，昔人曾於此建立功名，而我則雖仕猶隱，但可清吟自賞而已。功名不早立，衰疾謝知音。哀世非王粲，終然學越吟。史記：越人莊舄仕楚爲執珪，有頃而病。楚王曰：舄今富貴矣，亦思越不？使人往聽之，猶越聲也。登樓賦：莊舄顯而越吟。言己才不如粲，但同此思歸之興耳。

懶心似江水，日夜向滄洲。神異經：東海滄浪之洲。二句當承上思歸意。不道含香賤，漢官儀：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。其如鑷白休。南史：鬱林王年五歲，戲高帝旁，帝令左右鑷白髮。經過涸碧柳，蕭瑟倚朱樓。畢娶何時竟？後漢書：向子平男女嫁娶畢，勅斷家事，勿復相關。消中得自由。消中注見十一卷。言心反以病而得閒也。豪華看古往，服食寄冥搜。古詩：服食求神仙。言富貴多賤危機，不如學仙之爲愈。詩盡人間興，兼須入海求。朱注：公詩到今有遺恨，不得窮扶桑。又云：蓬萊如可到，衰白問求仙。末二語即此意。

宋張戒歲寒堂詩話：王介甫只知巧語之爲詩，而不知拙語亦詩也；黃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，而不知常語亦詩也。杜牧之詩只知有綺羅脂粉，李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，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也。惟杜子美則不然，在山林則山林，在廊廟則廊廟，遇巧則巧，遇拙則拙，遇奇則奇，遇俗則俗，一切物，一切事，一切意，無非詩者。故曰：吟多意有餘。又曰：詩盡人間興。誠哉是言。

西閣夜

恍惚寒江暮，逶迤白霧昏。（夜景幽微可想）山虛風落石，樓靜月侵門。（承三）擊柝可憐子，（承四）無衣何處村。（結意深）因己之寒而感及他人也。時危關百慮，盜賊爾猶存。

夜

露下天高秋氣清，（好起）空山獨夜旅魂驚。（二句情在景中）疏燈自照孤帆宿，羨行舟之可歸，而於己無與也。新月猶懸雙杵鳴。楊慎丹鉛錄：古人搗衣，兩女子對立執杵如春米然，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，其制如此。南菊再逢人臥病，即所謂叢菊兩開他日淚。北書不至雁無情。（託怨雁是風人體）步簷倚杖看牛斗，楚辭大招：曲屋步櫩。顧注：古者六尺曰步，今之廊櫩，大率廣六尺。銀漢遙應接。

黃白山云：着一虛字方見落字之妙，着一靜字方見侵字之妙。

清麗亦開義山。

鳳。城。卽每依北斗望京華意。戴暠詩：黑龍過飲渭，丹鳳俯臨城。趙曰：秦穆公女吹簫，鳳降其城，因號丹鳳城，其後言京城曰鳳城。

杜詩鏡銓卷十四

大曆中，公居夔州作。

覆舟二首

浦注：此見採買丹藥之使舟覆峽江而作也。肅宗之季，從事齋房，時或尚沿其習，公故假此爲諷也。

巫峽盤渦曉，黔陽貢物秋。黔陽今辰州府地。丹砂同隕石，本草：丹砂久服通神明，不老輕身，神仙能化爲汞。衍義云：出辰州蠻洞老鴉井者最良。韻會：汞謂丹砂所化爲水銀也。左傳：隕石於宋五。翠羽共沈舟。爾雅注：翠鳧似燕紺色，生鬱林。異物志：翡赤而翠青，其羽可以爲飾。鄒陽書：積羽沈舟。羈使空斜影，謂已沒也。龍宮閟積流。言龍宮積水之內，貢物皆藏於此也。篙工幸不溺，俄頃逐輕鷗。

竹宮時望拜，

漢禮樂志：正月上辛，用事甘泉圜邱，夜常有神光集於祠壇。天子自竹宮而望拜，侍祠者皆肅然動心焉。桂館或求仙。郊祀志：公孫卿曰：仙人好樓居。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，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。姓女凌波日，參同契：河上姹女，靈而最神，得火則飛，不染垢塵。眞一子注：河上姹女，卽眞汞也。道家

二詩主文譎諫，言語妙天下，後惟李義山最得其意。

張云：以姹女代丹砂字，以凌波代沈舟字，語絕工巧。當姹女凌波之

日，正神光照夜之年，深以見求仙之無益也。○帝未必昇天，而使者已獨上天矣，可謂滑稽之雄。

蔣云：次句常語，將首句配說，便極尊嚴。仇云：避暑在夏，宿永屬秋，還京須待冬雪，敘次詳明。

四象論：西方庚金，淑女之異名，故有姹女之號。洛神賦：凌波微步。神光照夜年。徒聞斬蛟劍，呂氏春秋：荊人佽飛得寶劍，渡江中流，兩蛟繞舟，佽飛拔劍斬蛟，乃得濟。無復鑿犀船。晉書：溫嶠宿牛渚磯，水深不可測，世云其下多怪物。嶠燃犀角照之，須臾見水族覆火，奇形異狀。使者隨秋色，詔詔獨上天。

奉漢中王手札

國有乾坤大，王今叔父尊。瑀，讓皇帝子，代宗之叔父。剖符來蜀道，歸蓋取荊門。王先貶蓬州，時罷郡歸朝，取道夷陵。峽險通舟過，江長注海奔。主人留上客，鶴注：主人當指歸州太守。避暑得名園。四句書中語意。前後緘書報，分明饌玉恩。吳都賦：矜其宴居，則珠服玉饌。言如親從宴會。天雲浮絕壁，峽風竹在軒。園

已覺良宵永，何看駭浪翻？江時蓋因浪險不能遽行。入期朱邸雪，玉海：漢書注：郡國朝宿之舍，在京師者率名邸。諸侯朱戶，故曰朱邸。朝傍一作望，與下不複。紫微垣。六句蓋得書遙擬之詞。枚乘文章老，此段寫主人。枚乘注見九卷。河間禮樂存。漢書：

景帝子河間獻王，德學舉六藝，被服儒術。武帝時來朝，獻禮樂在三雍宮。悲秋宋玉宅，失路武陵源。淹泊俱崖口，東西異石根。朱注：悲秋，謂漢中王；失路，公自謂也。時王在歸州，歸州在夔之東。夷音迷咫尺，鬼物傍黃昏。相○思○不○相○見○中○又○得○此○苦 犬馬誠爲語點綴戀，曹植表：不勝犬馬戀主之情。狐狸不足論。張綱傳：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。王昔當以讒譖而出。從容草奏罷，宿昔奉清檐。言王入朝草奏，當念我之邀歡於夙昔，蓋囑其去後勿忘也。

奉漢中王手札，報韋侍御、蕭尊師亡

秋日蕭韋逝，淮王報峽中。少年疑柱史，多術怪仙公。仇注：柱下史得長年，侍御以少年而亡，故疑之。蕭史跨鳳昇仙，尊師學仙而亦亡，故怪之。一切官，一切姓也。不。但。時。人。惜。祇。應。吾道窮！一。哀。侵。疾。病，相。識。自。兒。童。處處鄰家笛，向秀思舊賦序：於時日薄虞淵，寒冰淒然。鄰人有吹笛者，發聲寥亮，追思曩昔遊宴之好，感音而歎，故作賦云。飄飄客子蓬。曹植詩：轉蓬離本根，飄飄隨長風。類此客遊子，捐軀遠從戎。強吟懷舊賦，潘岳有懷舊賦。已作白頭翁。末更撫己而自危也。

李云：霜天鶴唳，清切動人。○一句一轉，如珠走盤，聚天排律多學此種。

戲拈自成一體。

李云：玉局二句淡而悲，天下二句哀而壯，皆絕調也。

存歿口號二首 原注：四子皆遊於藝，故甫志之。

席謙不見近彈棊，注：藝經曰：彈棊兩人對局，白黑棊各六枚，先列梁冀傳：冀善彈棊格五。棊相當，下呼上更相彈也。其局以石爲之。古今詩話：彈棊有譜一卷，唐賢所爲。其局方五尺，中心高如蓋，其顛爲小壺，四角微起。李義山詩：莫近彈棊局，中心最不平。謂其中尊也。白樂天詩：彈棊局上事，最妙是長斜。謂持角長斜，一發過半局，譜中具有此法。畢曜仍傳舊小詩。原注：道士席謙吳人，善彈棊。畢曜善爲小詩。玉局他年無限笑，搜神記：南谷山中有白玉棊局。白楊今日幾人悲？

鄭公粉繪隨長夜，曹霸丹青已白頭。原注：高士滎陽鄭虔善畫山水，曹霸善畫馬。天下何曾有山水？

歿固可惜，言鄭外更無人也。人間不解重驊騮。存亦可憐。

容齋續筆：子美存歿絕句，每篇一存一歿。蓋席謙曹霸存，畢曜鄭虔歿也。魯直荊江亭即事絕句十首，其一云：閉門覓句陳無己，對客揮毫秦少游，正字不知溫飽味，西風吹淚古藤州。乃用此體，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。

結處思鄉，意不說盡。

偶然景，拈出便成警句。

月圓

孤月當樓滿，寒江動夜扉。月光映江而動也。

委波金不定，承二郊祀歌：月穆穆以金波。照席綺逾依，鄒陽酒賦：綃綺爲席。仇注：月注波中，金光搖而不定；月臨席上，綺文依而愈妍。將金波綺席四字拆開顛倒，趙汸謂得詩家用古語之法。未缺空山靜，高懸列宿稀。故園松桂發，萬里共清輝。

中宵

西閣百尋餘，中宵步綺疏。梁冀傳：牕牖皆有綺疏。注：謂鏤爲綺文也。

擇木知幽鳥，潛波想巨魚。親朋滿天地，兵甲少來書。

不寐

瞿塘夜水黑，言月落也。城內改更籌。

翳翳月沈霧，輝輝星近樓。惟月沈故覺星近，二句是將曉景。

劉須溪云：寫得婉至。

氣衰甘少寐，心弱恨容愁。弱字是抵他不過，故恨。容字謂寸心幾何，能裝得許多愁也。多壘滿山谷，桃源何處求？

遠遊

江闊浮高棟，雲長出斷山。仇注：日色映江，故水光浮棟；嶺腰雲截，故空處露山。塵沙連越嶲，越嶲注見九卷。風雨暗荊蠻。遙瞻越嶲，近望荊蠻，極寫遠字。雁矯銜蘆內，張華賦：又矯翼而增逝，徒銜蘆而避繳。猿啼失木間。二句謂羨雁之矯，同猿之悲也。敝裘蘇季子，歷國未知還。

垂白

垂白馮唐老，清秋宋玉悲。江喧長少睡，樓迥獨移時。多難身何補？無家病不辭。苦句甘從千日醉，搜神記：狄希，中山人，能造千日酒，飲之一醉千日。未許七哀詩。曹植、王粲、張載皆有七哀詩。言哀時無益，

不若冥心
一醉也。

雨晴

雨晴一作時。山不改，言尋常或雨或晴，山容但覺仍舊。晴罷峽如新。天路看殊俗，仇注：天路，猶云天邊。秋江思殺人。有猿揮淚盡，無犬附書頻。述異記：陸機有犬曰黃耳，機在洛久無家問，爲書盛以竹筒繫犬頭，即馳還家。既得答，仍馳還洛。故國愁眉外，長歌欲損神。

搖落

搖落巫山暮，寒江東北流。烟塵多戰鼓，風浪少行舟。鶯費羲之墨，貂餘季子裘。長懷報明主，臥病復高秋。

草閣

草閣臨無地，柴扉永不關。魚龍迴夜水，言波平浪靜。星月動秋山。仇注：迴夜水，逢秋而蟄伏也；動秋山，映水而閃爍也。故下久露晴初溼，久晴之露，故下久而初霑溼。高雲薄未還。句借景寓意。泛舟憨小婦，邵注：蜀中多是婦人刺船。飄泊損紅顏。浦注：結聯偶因見舟婦而自傷衰老。言彼以小年飄泊，猶損紅顏，況我老而爲客，其憔悴乃益堪自愧耳。

江月

江月光於水，高樓思殺人。天邊長作客，老去一霑巾。玉露團一作溥。清影，銀河沒半輪。言河近月而光奪。誰家挑錦字？晉列女傳：竇滔妻蘇蕙，字若蘭，織錦爲迴文璇璣圖詩贈滔。宛轉循環讀之，詞甚悽惋，凡三百四十字。燭滅翠眉嚬。曹植詩：明月照高樓，流光正徘徊，上有愁思婦，悲歎有餘哀。所以寓思君之意也。

江上

江上日多病，蕭蕭荆楚秋。高風下木葉，永夜攬貂裘。勳業頻看鏡，行藏

沈云：二句連讀，乃見其妙。

獨倚樓。時危思報主，衰謝不能休。

五六含蓄無限，宋眞宗嘗觀子美詩，謂甫他作皆不逮此。

中夜

中夜江山靜，危樓望北辰。蔣云：二句可知釀出一部杜詩。長爲萬里客，有愧百年身。故國風雲氣，故國，長安也。風雲氣，言變易無常。高堂戰伐塵。蔡注：高堂指杜陵屋廬。胡雛負恩澤，嗟爾太平人。結句有追咎逸居召禍意。祿山負恩作逆，誰致其然乎？正由當時公卿隳邊防而耽逸豫以至此耳。

遣愁

養拙蓬爲戶，茫茫何所開？江通神女館，寰宇記：神女廟在巫山縣治西北。地隔望鄉臺。望鄉臺在成都，故曰地隔。漸惜容顏老，無由弟妹來。兵戈與人事，回首一悲哀！

後四太直致。

李云：極悲壯語，而以樸淡寫之，則悲壯在神情，不在字面。

九日諸人集於林　詩云九日明朝是，乃前一日作。此題曰諸人集林，與九日五首言獨酌不類，應編大曆元年。

九日明朝是，相要舊俗非。　舊俗謂樊川故里。二句言當此令節招邀，惜在客中無興也。

歸。想衆客約公登高未赴，至歸時乃來集耳。　舊采黃花賸，新梳白髮微。漫看年少樂，忍淚已霑衣。

返照

楚王宮北正黃昏，　楚王宮在巫山縣西北。浦注：黃昏非指夜靜，乃日落蒼黃時也。

石壁，日照入江，故見石壁之影翻動。　歸雲擁樹失山村。　承一。

衰年肺病惟高枕，　絕塞愁時早閉門。　承二。

不可久留豺虎亂，　鶴注：是時楊子琳攻崔旰未已，公知子琳將變。三年，子琳果殺夔州別駕張忠，據其城。

南方實有未招魂。　言在遭寇亂，旅魂已將驚散也。

黃白山云：前半寫景，可作詩中圖畫；後半言情，能涇紙上淚痕。此爲七律正宗，較白帝城詩更勝。○年老多病，感時思歸，集中不出此四意，而橫說豎說，反說正說，無不曲盡其情。此詩四

李云：文體蔚然，在杜律中尤爲秀出。劉須溪云：字字著意。

項俱見，至結語云云，尤足悽神戛魄。

吹笛

吹笛秋山風月清，誰家巧作斷腸聲？風飄律呂相和切，笛賦：律呂既和，哀聲互降。切謂其音悽切。月。傍關山幾處明？樂府橫吹曲有關山月，解題云：傷離別也。胡騎中宵堪北走，世說：劉越石爲胡騎圍數重，乘月登樓清嘯，賊聞之淒然長嘆。中夜奏胡笳，賊皆流涕，人有懷土之思。並棄圍奔走。周宏讓長笛吐清氣詩：胡騎爭北歸，偏知越鄉苦。武陵一曲想南征。古今注：武溪深乃馬援南征之所作也。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，援作歌以和之，名曰武溪深。二句雖用笛事，正關合自家厭亂離鄉之意。故園楊柳今搖落，舊唐書樂志：梁樂府云：上馬不捉鞭，反捉楊柳枝，下馬吹橫笛，愁殺行客兒。此歌元出北國之橫笛。何得愁中卻盡生。趙大綱曰：笛曲有折楊柳，故翻其意作結。謂故園楊柳，至秋搖落，今何得復生而可折乎？蓋設爲怪嘆之詞，以深致思鄉之感，此則公之所爲斷腸者也。

此詩句句詠物，筆筆寫意，用巧而不覺，斯爲大家。

顧云：次聯分承風月，與金華山北春日、春盤二首同格，本沈佺期龍池篇。

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　鄭審爲祕書少監，審湖亭在江陵。

碧草違春意，別賦：春草碧色。違春意，謂草至秋而黃落也。沅湘萬里秋。邵注：沅水在辰州，湘水在長沙。池要山簡馬，月淨庾公樓。晉書：庾亮鎮武昌，諸佐吏乘月共登南樓，俄而亮至，諸人將起避之。亮徐曰：諸君且住，老子於此興復不淺。便據胡床，談詠竟坐。顧注：樓在今武昌縣，非郡治之南樓。亭在荊州，故山簡庾公皆引荊州事。

磨滅餘篇翰，平生一釣舟。二句屬公自言，乃所以寄題之故。高唐寒浪減，懷思悠然神往朱注：據漢書注：高唐在雲夢華容縣，後人因巫山神女遂傳在巫峽。此詩高唐寒浪減，及夔州歌中有高唐天下無，皆指在巫峽者言之。髣髴識昭邱。登樓賦：北彌陶牧，西接昭邱。善曰：荊州圖記云：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昭王墓，登樓則見，所謂昭邱。

新作湖邊宅，還聞賓客過。暗用鄭當時置驛留賓事。

自須開竹徑，誰道避雲蘿。王融詩：蘿徑若披雲。三輔決錄：蔣詡竹下開三徑。又張仲蔚所居，蓬蒿沒人。二句融化其意。言鄭當開竹徑以迎賓，非徒託雲蘿以避俗也。官序潘生拙，潘岳閒居賦序：自弱冠達於知命之年，八徙官而一進階，再免，一除名，一不拜，遷者三而已矣。雖通塞有遇，抑亦拙者之效也。才名賈傅多。鄭時謫居江陵，故以潘岳、賈誼比之。官拙才多，言能淡榮利而敦風雅。捨

黃白山云：因鄭謫官，故借秋草以託興，與西掖梧桐一起俱妙於發端。

仇云：此首從湖亭說到鄭監，結處欲往與居，申首章第六句之意。

此首從鄭監說到湖亭，結處欲和其詩，申首章第五句之意。

舟應卜地，言已久有出峽之志。鄰接意如何？

暫阻一作住。蓬萊閣，華嶠後漢書：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，道家蓬萊。桓帝時始置祕書監。終爲江海人。揮金應物理，○蔣○云○別○有○

解悶自見深永

漢書：疏廣爲太傅歸鄉里，數問其家所賜金餘尚有幾？趣賣以具酒食，請族人故舊娛樂。張協詠二疏詩：達人知止足，遺榮忽如無，揮金樂當年，歲暮不留儲。拖玉豈吾身？○○○○○

西征賦：飛翠綷拖，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。江海正可行樂；拖玉於吾身無與，則蓬閣不必久居。二句申上二句。羹煮秋蓴滑，杯凝一作迎。露菊新。陶潛詩：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，一觴雖獨進，杯盡壺自傾。此所謂以菊釀酒也。一仇注：揮金乃物理當然，則二句又遙想湖亭景物。賦詩分氣象，佳句莫頻頻。一作莫辭頻。趙曰：莫頻頻，言莫不頻頻有之乎。

八哀詩 并序

傷時盜賊未息，興起王公李公，嚴公亦在。歎舊懷賢，舊則璡、邕、源、虔，賢則曲江。終於張相國。

八公前後存歿，遂不詮次焉。朱注：言不以存歿之前後爲次。按曲江卒於開元二十八年，八人中沒最先。

土嗣奭曰：此八公傳也，而以韻記之，乃公創格。所謂詩史也。序簡

而該，亦非後人所及。

八哀詩亦杜公大著作，意欲與太史公爭衡千古，昌黎詩多學之。葉石林謂漢魏以前長篇無過十韻，初不以敘事傾倒爲工。此固不可以律杜。至欲芟去其半，則又未免續鳧脛斷鶴脛耳。

邵云：寫出大將。○此四句本可與前短小四句連敘，特插在此者，正見功雖建而仍未展其用，即潼關之敗，不當以償軍見罪也。

贈司空王公思禮

司空出東胡，童稚刷勁翮。追隨燕薊兒，穎脫物不隔。脫穎而出，用毛遂語，比其英風銳氣。何云：此句與張相國金璞無留鑛意同。言遠人無資地，以才自達也。唐書：王思禮，高麗人也，父虔威爲朔方軍將，思禮少習戎旅，入居營州。服事哥舒翰，意無流沙磧。即談笑無河北意。未甚拔行間，犬戎大充斥。謂吐蕃。短小精悍姿，屹然強寇敵。史記：郭解爲人，短小精悍。貫穿百萬衆，出入由古與猶通。咫尺。馬鞍。及翰爲隴右節度使，與中郎將周泌爲翰押衙。悍。唐書：從王忠嗣至河西，與哥舒翰同籍麾下，大才調。懸將首，甲外控鳴鏑。鮮于注：甲外，軍陣之外也。即遊騎掠軍離什伍者。邵注：鳴鏑，髐箭也。上句見能戰勝，此句見能禦虜。洗劍青海水，刻銘天山石。絕。九曲非外蕃，其王轉深壁。唐書：天寶十二載，翰攻破吐蕃大漠門等城，悉收九曲，築神策宛秀二軍。舊書：思禮以拔石堡城功，充關。插。襯。二。喻。樂府體正起下偏裨句西兵馬使兼河源使。飛兎不近駕，瑞應圖：飛兎，神馬，行三萬里，明君有德則至。鷙鳥資遠擊。言以思禮之才，僅爲邊將，其實知勇兼全，可當大任也。曉達兵家流，漢藝文志：有兵家者流。飽聞春秋癖。晉書：杜預爲鎮南將軍，有春秋左傳癖。胸襟日沈雄。快語。說。人。大

靜，肅肅自有適。學問。。。潼關初潰散，萬乘猶辟易。項羽傳：人馬辟易。謂辟開而移易其處也。偏裨無所施，唐書：哥舒翰守潼關，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督。元帥見手格。謂被擒也。東方朔傳：手格熊羆。安祿山事蹟：翰至關津驛，火拔歸仁率諸將叩馬請降祿山，翰欲下馬，遂以毛繩於馬腹連縛其脚，控轡出驛。翰怒，握鞭自築其喉，又被奪鞭，攏馬就乾祐，送於洛陽。太子入朔方，謂肅宗至靈武。至尊狩梁益。謂玄宗幸蜀。胡馬纏伊洛，中原氣甚逆。肅宗登寶位，塞望勢敦迫。世說：昔安石在東山，縉紳敦迫。言肅宗即位靈武，勉從勸進之請，以塞人望也。公時徒步至，請罪將厚責。不沒其實。際會清河公，唐書：房琯封清河郡公。間道傳玉冊。天王拜跪畢，讜議果冰釋。謂受命以後，因納讜言，故思禮得釋也。唐書：翰敗潼關，思禮走行在，肅宗責不堅守，將斬之。會房琯自蜀奉上皇冊命至，諫以為可收後效，遂見赦。翠華卷飛雪，一作飛雪中。在二月，故有飛雪。仇注：時圖經：文王時鳳鳴岐山，人亦呼為鳳凰堆，在鳳翔府。帳殿涇渭闢。謂肅宗至鳳翔。金城賊咽喉，金城縣屬京兆府，即今興平縣。詔鎮雄所搤。與扼通。馬援傳：援擊五溪蠻進壺頭，搤其咽喉。唐書：思禮除關內節度使守武功。按武功與興平接壤。禁暴清無雙，。造。句。奇。雋。爽氣春淅瀝。

言常寓威於恩，如春時而有秋氣也。巷有從公歌，野多青青麥。莊子：青青之麥，生於陵陂。本傳：思禮善守計，持法嚴整，士不敢犯。從公歌，謂令共率；野多麥，謂寇不侵。及夫哭廟後，復領太原役。舊唐書：長安平，思禮先入清宮，遷兵部尚書，封霍國公。光弼徙河陽，代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，尋加平生忠義在此處補出。守司空。恐懼祿位高，悵望王土窄。不得見清時，嗚呼就窀穸！乃作詩本旨。左傳注：窀，厚也；穸，夜也。厚夜，猶長夜也。舊唐書：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，贈太尉，謚武烈。永繫五湖舟，公雖在夔，常思出峽。悲甚田橫客。古今注：薤露蒿里並喪歌也。本出田橫門人。橫自殺，門人傷之，爲作悲歌。千秋汾晉間，汾晉卽太原。事與雲水白。王洙注：思禮鎮太原，撫御功深，故想見千秋之後，當與雲水長留也。昔觀文苑傳，豈述廉蘭績。結用反襯。廉頗、藺相如事見史記。嗟嗟鄧大夫，士卒終倒戟！左傳：倒戟以禦公徒。舊唐書：思禮薨，管崇嗣代爲太原尹，數月召鄧景山代崇嗣。景山以文吏見稱，至太原檢覆軍吏隱沒者，軍衆憤怨，遂殺景山。

首篇用四句起，四句收。前一段敍其守武功而興復，一痛其守太原而遂沒。中敍潼關敗績事，正惜當時之未卽大用也。平敍中見串插補綴之妙。

故司徒李公光弼

朱注：光弼已封王贈太保。公詩止稱司徒者，其功名著於司徒時，蓋從時人所稱耳。洗兵馬亦云：司徒清鑒懸明鏡。

八詩皆於結處極致感吁，以見哀情。○諸篇中多重文學，此獨於文苑有貶詞，正相表裏，亦各因其人以立論。

李云：倒瀉天漢，雄排二京。

（經入立功事起）司徒天寶末，北收晉陽甲。公羊傳：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。舊唐書：太原漢晉陽縣。胡騎攻吾城，愁寂意不愜。謂賊破敗不得志也。人安若泰山，薊北斷右脅。西域傳：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。朱注：太原在幽薊之西，故曰右脅。舊唐書：郭子儀爲朔方節度，薦光弼爲雲中太守，充河東節度副使。潼關失守，授戶部尚書，兼太原尹北京留守。至德二載，史思明等四僞帥率衆十餘萬攻太原，拒守五十餘日，伺其怠出擊，大破之，斬首七萬餘級。加檢校司徒，尋遷司空。朔方氣乃蘇，黎首見帝業。語語稱司徒分句謂上皇還京。通鑑：上皇至咸陽，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。上皇在宮南樓，上望樓下馬趨拜，上皇降樓撫上而泣。按：西郊乃自蜀回京之路。一宮泣西郊，九廟起頹壓。仇注：當時安史稱亂，祿山從河北而向潼關，思明從山右以瞰秦隴。自光弼西扼賊衝，故朔方無虞，而肅宗得起業靈武，遂以收復長安也。未散河陽卒，時郭子儀等新收東京，戍兵未撤。思明僞臣妾。通鑑：至德二載十二月，史思明以所部十三州來降。復自碣石來，碣石在燕地。乾元元年，思明復反。二年，思明分軍四道，濟河會汴，西攻鄭州。高視笑祿山，虎臥之奇。言思明自矜笑祿山之無成也。公又大獻捷。唐書：思明卽僞位，縱兵河南，代子儀爲朔方節度，天下兵馬副元帥，與思明戰中潭西，大破之。又收懷州，擒安太清，獻俘太廟。異王册崇勳，異王，異姓封王也。舊唐書：寶應元年五月，光弼進封臨淮郡王。小敵信所怯。諱詞。魚朝恩趣光弼擊思

（子思禮潼關之敗，於光弼其敗、其不朝，皆極致回護，爲賢者諱，亦春

秋之義也。

明於邙山，敗績。光武紀：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，今見大敵勇，甚可怪也。擁兵鎮河汴，通鑑：上元二年五月，復以光弼爲河南副元帥，統八道行營節度，出鎮臨淮。千里初妥貼。青蠅紛營營，風雨秋一葉。謂功業凋零也。李薨在七月，故云。內省未入朝，死淚終映睫。唐書：北邙之敗，朝恩羞其策謬，深忌光弼，程元振尤疾之，日謀有以中傷者。及來瑱爲元振讒死，光弼愈恐。吐蕃寇京師，代宗詔入援，光弼畏禍，遷延不敢行。廣德二年七月，薨於徐州，贈太尉，謚武穆。譚賓錄：光弼懼朝恩之害，不敢入朝，田神功等不受其制，愧恥成疾薨。大屋去高棟，插喻長城掃遺堞。宋書：檀道濟被收，脫幘投地曰：壞汝萬里長城！平生白羽扇，裴啓語林：諸葛武侯以白羽扇指揮三軍。零落蛟龍匣。注見十二卷。杜臆：羽扇零落，惜不盡其用也。雅望與英姿，惻愴槐里接。光弼神道碑：窆公於富平縣先塋之東。長安志：槐里故城在興平縣東南十里。漢武帝葬槐里之茂陵，衞青霍去病墓去茂陵不三里。光弼葬在馮翊，與高祖獻陵、中宗定陵相近，故以比之，亦見死猶戀主意。三軍晦光彩，國史補：李太尉代領汾陽軍，營壘旗幟，精彩一變。烈士痛稠疊。直筆在史臣，將來洗箱篋。謂洗其未入朝之恨也。吾思哭孤冢，南紀阻歸楫。詩：滔滔江漢，南國之紀。扶顛永蕭條，此傷盜賊本意未濟失利涉。疲茶乃結切。作爾非。竟何人？莊子：茶然疲役而不知所歸。灑涕巴東峽。

仇云：望是非於後世，欲爲純臣表心，是見公微顯闡幽之意。後唐書本傳，史官力爲表白，皆公詩有以發之。

此篇前用實敍，後用虛寫。首段敍功業能舉其要，眞大手筆，否則不勝鋪敍矣。蓋守太原而靈武得以興帝業，捷河南而思明不敢犯京師，乃司徒功之極大者。中段敍其勳爵崇高，而卒以讒死。以下專於其身後極致低徊，惜其勳在王室，而末路不終。結就自己匡濟無能發慨，尤見哀情迫切。○劉後村曰：此詩平生白羽扇，零落蛟龍匣，語極悲壯。又青蠅紛營營，風雨秋一葉，內省未入朝，死淚終映睫。其形容臨淮憂讒畏譏，不敢入朝之意，獨見分曉。

蔣云：奇造亦從生民崧高等詩脫出。

張云：寫出忠憤氣魄。

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

鄭公瑚璉器，華岳金天晶。說文：晶，精光也。舊唐書：玄宗先天二年，封華岳神爲金天王。言其秉山岳靈秀也。舊書本傳：武字季鷹，華州華陰人。

昔在童子日，已聞老成名。疑然大賢後，復見秀骨清。舊書：中書侍郎挺之子，神氣雋爽，敏於聞見，幼有成人之風。按新書挺之傳亦稱其姿質軒秀。開口取將相，小心事友生。閱書百紙一作氏。盡，落筆四座驚。舊書：武讀書不甚究精義，涉獵而已。

歷職匪父任，前漢汲黯傳：以父任爲太子洗馬。孟康注：大臣任舉其子弟。匪父任，言其才自可得官，不盡由門蔭也。嫉邪嘗力爭。舊書：武弱冠以門蔭策名，哥舒翰奏充判官，遷侍御史。漢儀尚整肅，當卽指侍御說。胡騎忽縱橫。飛傳自河

武於鎮蜀外無事業可表見，故升沈始終。只用數語撮敘梗概，極見剪裁斷制。

隴，逢人問公卿。不知萬乘一作乘輿。出，雪涕風悲鳴。受詞劍閣道，謁帝蕭關城。朱注：平涼府有蕭關縣，西北鄰靈武。舊書武傳：至德初，武仗節赴行在，房琯以名臣子素重之，至是首薦才略可稱，累遷給事中。按：此詩云：飛傳自河隴，又云：受詞劍閣道，蓋祿山之亂，武自河隴訪知乘輿所在，趨赴劍閣，然後玄宗遣詣行在，亦如房琯張鎬之以玄宗命至自蜀郡也。當據以補劉書之闕。寂寞雲臺仗，飄颻沙塞旌。江山少使者，笳鼓凝皇情。顏延之詩：笳鼓震溟洲。言肅宗志在滅賊。仇注：開寫處俱極淋漓。舊書音阻；塞旌笳鼓，謂蕭關起事。壯士血相視，別賦：刎血相視。忠臣氣不平。密論貞觀去寂寞江山，謂劍閣音阻；塞旌笳鼓，謂蕭關起事。壯士血相視，別賦：刎血相視。忠臣氣不平。密論貞觀去聲。體，唐藝文志：吳兢有太宗貞觀政要一卷。揮發岐陽征。岐陽，鳳翔也。肅宗駐鳳翔，武嘗贊議收復。感激動四極，聯翩收二京。西郊牛酒再，謂玄肅相繼回京。原廟丹青傳：召爲中大夫，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，爲東海太守。句謂武拜京兆，後旋貶巴州刺史。原，重也。先有廟，今更立之。匡汲俄寵辱，匡衡傳：衡數上疏陳便宜，建昭三年，代韋玄成爲丞相。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，竟坐免。汲黯傳：召爲中大夫，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，爲東海太守。句謂武拜京兆，後旋貶巴州刺史。衛霍竟哀榮！衛青傳：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，後尚平陽公主，與主合葬，起冢象廬山云。霍去病傳：以功封驃騎將軍，秩與大將軍等。元狩六年薨，上悼之，發屬國玄甲軍陳，自長安至茂陵，爲冢象祁連山。句謂武以劍南節度沒也。合後悵望龍驤瑩句，或武

之葬制度崇侈。文張潛注：匡汲以比武之諫諍，衛霍以比武之將略。**四登會府地**，朱注：會府，省會之府也。按史收長安，武拜京兆少尹，寶應元年拜京兆尹，兩鎮劍南，皆兼成都尹，故云。**三掌華陽兵**。禹貢：華陽黑水惟梁州。武初出爲東川節度使，後又兩充劍南節度使，即所謂主恩前後三持節也。**京兆空柳色**，漢張敞傳：敞爲京兆尹，走馬章臺街。唐人詩有章臺柳。**尚書無履聲**。鄭崇事，注見二卷。唐書：武復以檢校吏部尚書，兼御史大夫，節度劍南。**羣烏自朝夕**，朱博傳：博爲御史府中列柏樹，常有野烏數千棲集其上，晨去暮來，號曰朝夕烏。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爲東川節度，又嘗爲御史大夫，後漢：張湛爲光祿大夫，常乘白馬。光武每有異政，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。朱注引侯景乘白馬渡江事，終與上句不協。**白馬休橫行**。句謂諫諍無人也。舊注：**重公去雪山輕**。仇注：史稱嚴武在蜀，用度無藝，峻掊亟斂；惟破吐蕃、收鹽川爲當時第一功。此二語蓋實錄。**記室得何遜**，梁書：遜爲建安王記室。**諸葛蜀人愛**，另提追敘**文翁儒化成**。**公來雪山**。帶入自家**韜鈐延子荊**。晉書：孫楚字子荊，參石苞驃騎軍事。武嘗辟公爲參謀，故以何遜、孫楚自比。承雪山二句**四郊失壁壘**。承記室二句**虛館開逢迎**。**堂上指圖畫**，公有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詩。**軍中吹玉笙**。**豈無成都酒**？公詩：酒憶郫筒不用沽。**憂國只細傾**。**時觀錦水釣**，謂武訪公草堂也。詩：幽棲眞釣錦江魚。**問俗終相幷**。言雖閑遊，必兼採風，見其留心民瘼。**意待**

於所歷官暗，仍一一帶及，不著痕跡。

李云：寫鄭公忠勤大略，絕不費力。

犬戎滅，人藏紅粟盈。時吐蕃未平，民苦饋餉。以茲報主願，庶或一作獲。裨世程。炯炯一心在，沈沈二豎嬰。左傳：晉侯獳病，求醫於秦，秦伯使醫緩爲之。公夢疾爲二豎子。其一曰：居肓之上，膏之下，若我何？顏回竟短折，賈誼徒忠貞。武卒時年四十，故以顏、賈比之。飛旐出江漢，孤舟轉荆衡。公前有送嚴僕射歸櫬詩，謂喪返華陰，路經江漢荆衡也。虛無一作橫。馬融笛，後漢馬融傳：善鼓琴好吹笛。音樂，今已杳渺不可得聞耳。一說虛橫馬融笛，謂武既死世無知音也，恐與下客句文勢犯複。悵望龍驤塋。晉王濬傳：濬爲龍驤將軍，葬柏谷山，大營塋域，葬垣周四十五里。空餘老賓客，身上愧簪纓。

首敍其家世才品，次段及末段專檢大處詳敍，至嚴生平履歷，但用數句總敍中間，又一章法。○鎮蜀爲嚴公一生事業，且知己之感存焉。至扈從贊議事，本可簡筆帶過，以公於是時亦自陷賊謁上鳳翔，觸着當時情景，故不覺言之詳耳。

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

汝陽讓帝子，唐書：讓皇帝憲本名成器，睿宗有討平韋氏功，懇讓儲位，封寧王，薨謚讓皇帝。宗立爲皇太子。以玄眉宇眞天人。天人注見一卷。唐書：璡

公於關感知最深，故結語較諸篇尤切摯。

李云：此篇以史公世家之

體，兼長卿上林之才，眞雄作也。○發端何等氣象，眞可雄視百代。

眉宇秀整，善射。虬髯似太宗，酉陽雜俎：太宗虬鬚，嘗戲掛弓張矢。色映塞外春。朱注：塞外少春色，春色映於塞外，極狀其眉宇藹然有別，張建封詩所云風神蕩江湖也。昔者開元中，主恩視遇頻。出入獨非時，禮異見羣臣。愛其謹潔極，言能謹身潔己。倍此骨肉親。羯鼓錄：汝陽秀出藩邸，玄宗特鍾愛焉。又以其聰悟敏慧，妙達音旨，每出游幸，頃刻不舍。從容聽一作退。朝後，或在風雪晨。忽思格猛獸，苑囿騰清塵。相如諫獵書：犯屬車之清塵。羽旗動若一，萬馬肅駪駪。二句言行列嚴整。詔王來射雁，拜命已挺身。箭出飛鞚內，序得詳細。上又回翠麟。翠麟，駿馬也。言帝急回馬將助之射。翩然紫塞翮，下拂明月輪。言雁墮而拂弓也。胡人雖獲多，長楊賦序：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，令胡人手搏之，自取其獲，上將臨觀焉。天笑不爲新。王每中一物，手自與金銀。袖中諫獵書，扣馬久上陳。又轉出一層，史遷得意處。竟無銜橛虞，諫獵書：清道而行，中路而馳，猶時有銜橛之變。注：橛，車之鉤心也。馬銜或斷，鉤心或出，則致傾敗以傷人。聖聰矧多仁。罷獵，故官得休而物不傷。官免供給費，水有在藻鱗。匪惟帝老大，大書。皆是王忠勤。晚年

張云：借一事摹寫如生，而上之恩禮，王之忠愼俱出。

務置醴，門引申白賓。漢書：楚元王少與魯穆生、白生、申公，俱受詩於浮邱伯。元王敬禮申公等，穆生不嗜酒，元王嘗爲設醴。舊唐書：璡與賀知章、褚廷誨等善，爲詩酒之交。道大容無能，永懷侍芳茵。帶出自己好學尚貞烈，義形必霑巾。公羊傳：義形於色。揮翰綺繡揚，篇什若有神。川廣不可泝，墓久狐兔鄰。唐書：璡以天寶九載卒，贈太子太師。宛彼漢中郡，文雅見天倫。何以開一作慰。我悲，泛舟俱遠津。仇注：漢中王瑀汝陽弟。俱遠津，謂公在夔州，漢中時在歸州也。溫溫昔風味，少壯已書紳。遡轉起處舊遊易磨滅，衰謝增酸辛！

汝陽事蹟獨少，前只借射獵一事寫其遊從親暱，並能懷忠納誨。後敍交情處，帶及其肝膽文學。結到哀字，並及其弟，章法最爲簡直易明。

玉屑亭云：起亦如蘇門清嘯，逈然鸞鶴之音。

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

長嘯宇宙間，高才日凌替。古人不可見，前輩復誰繼？仇注：古人概言，前輩指李。憶昔李公存，詞林有根柢。追溯聲華當健筆，謂健筆足副聲名。灑落富清製。風流散金石，追琢山

此。獨。於。起。處。便。見。哀。意。法。變。

邵云：詞林有根柢，方見文章本領。今日文人通病，正坐無根柢耳。

嶽銳。二句以邕所製碑文言之。散，謂刊布。追琢，謂鐫勒。山嶽銳，狀碑勢之巍峩。情窮造化理，學貫天人際。干謁走其門，碑版照四裔。各滿深望還，森然起凡例。蕭蕭墜墓路，洞徹寶珠惠。言泉路幽昏，得邕碑文，如惠以寶珠之洞照也。龍宮塔廟湧，謂塔廟如龍宮湧出。洛陽伽藍記：永寧寺浮圖爲火所燒，後有人從東萊來云：見浮圖於海中，光明照耀，儼然如新，海上人皆見之。句當暗用此事。浩劫浮雲衢。浩劫注見十一卷。言邕所撰碑文，歷浩劫而浮雲常擁衢之也。宗儒俎豆事，故吏去思計。朱注：言雖碑碣所垂，轉盼皆成虛跡，其跋涉來請者，應之從無泥滯，爍今傳後，實深有賴其文耳。舊唐書：邕早擅才名，尤長碑頌，雖貶職在外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，多賫持金帛往求其文，前後所製凡數百首。豐屋珊瑚鉤，蕭詮詩：珠簾半上珊瑚鉤。麒麟織成罽。漢書注：罽，織毛，若今氈及氍毹之類。麒麟罽所織。紫騮隨劍几，義取無虛歲。分宅脫驂間，吳志：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處孫策。脫驂用晏子贖越石父事。感激懷未濟。謂人多感激，而心如未濟。衆歸賙給美，擺落多藏穢。唐書：仇人告邕贓貸枉法，許昌人孔璋上書救之曰：斯人所能者，拯孤卹窮，救乏賑惠：積而

便散，家無私聚。獨步四十年，風聽九皐唳。唐書：玄宗東封回，邕獻詞賦稱旨，後因上計中使臨索其新文。邕文章徹天聽，故以九皐鶴唳比之。嗚呼江夏姿，世系表：後漢會稽太守高陽侯徙居江夏，遂爲江夏李氏。其後元哲徙居廣陵，元哲生善，善生邕。竟掩宣尼袂！公羊傳：西狩獲麟，孔子反袂拭面，涕泣霑袍。往者武后朝，引用多寵嬖。追遡士推重。面折二張勢。唐書：邕拜左拾遺中丞，宋璟劾張昌宗兄弟反狀，武后不應。邕在階下大言曰：璟所陳社稷大計，陛下當聽。后色解，卽可璟奏。否臧太常議，舊唐書韋巨源傳：太常博士李處直議巨源謚曰昭，邕再駁之，文衰俗凜生風。傅玄傳：玄除郎中，貴游懾服，臺閣生風。排蕩秋旻霽。爾雅：秋曰旻天。言邕之風節能使公道復昭也。忠貞負冤恨，宮闕深旒綴。言多壅蔽也。放逐早聯翩，低垂困炎癘。日斜鵬鳥入，鵬鳥賦：庚子日斜，鵬集予舍。魂斷蒼梧帝。言不能近君也。吳均詩：依依望九疑，欲謁蒼梧事。邕所貶多在南荒，故用長沙、蒼梧帝。榮枯走不暇，星駕無安稅。唐書本傳：五王誅，坐善張柬之，貶雷州司戶。韋氏平，召拜殿中侍御史，岑羲崔湜等忌之，貶崖州舍城丞。玄宗卽位，爲御史中丞。姚崇疾邕險躁，左遷括州司馬，起爲陳州刺史。帝封泰山還，邕獻詞賦，帝悅。然頗自矜衒，素輕張說，與相惡。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，下獄當死。許昌男子孔璋上書請代邕，得減死貶欽州遵化尉。開元二十三年，起爲括州刺史，後歷淄滑二州刺史。天寶初，爲汲郡北海太守。幾

張云：李忽起忽逐，得此寫出。

仇云：論文以下，概論當世之文；例及以下，專論一家之詩。

於表揚先世處尤致低徊，見

分漢廷竹，漢書：文帝三年，初與郡守爲銅虎符、竹使符。師古曰：各分其半，右留京師，左以與之。夙擁文侯篫。阮籍奏記：子夏處西河之上，而文侯擁篫。舊唐書：時皆以邕重義愛士，古信陵之流。終悲洛陽獄，哀。意。再。東。就。後漢蔡邕傳：下邕於洛陽獄。被。誣。說。事近小臣斃。左傳：與犬犬斃，與小臣小臣亦斃。謂如申生之冤。邕以杖死，。。。。。。禍階初負謗，謂爲張說所構。。冷。語。痛。心。注見篇末。易力何深嚌！說文：嚌，嘗也。朱注：言讒人排毀，誠易爲力，然何嚌禍之深一至此乎！一說：李因發陳州贓事。重叙東都別，三。追。遡。仇注：公與邕初遇於東都，所謂李邕求識面也。朝陰改軒砌。謂影移。指盡流水逝。指盡謂屈指數盡。劉楨詩：逝者如流水。近伏盈川雄，唐書楊炯傳：炯遷盈川令卒。未甘坐久篤曰：嚌當作擠。伊昔臨淄亭，酒酣託末契。臨淄卽濟南郡。公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。論文到崔蘇，謂崔融、蘇味道也。唐書：融爲文華婉，當時未有輩者。味道九歲能屬辭，與李嶠俱以文翰顯武后時。指盡謂屈指數盡。劉楨詩：逝者如流水。近伏盈川雄，唐書楊炯傳：炯遷盈川令卒。未甘特進麗。李嶠傳：神龍三年加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。張說曰：楊盈川文如懸河注水，酌之不竭；李嶠文如良金美玉，無施不可。朝野僉載：李嶠、崔融、蘇味道、杜審言爲文章四友，世號崔、李、蘇、杜。故公詩并及之。是非張相國，謂張說也。相扼一危脆。庾信崔說碑：。。。。百齡危脆。爭名古豈然？。。。。。。將。云。惜鍵。此。愧。彼。一老子：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。言邕論文極公，獨於張相國不無是非通。歟不閉。語。微。中之隙，遂至相扼而幾危。說雖忌刻，亦邕之露才揚已有以取之耳。例及吾家詩，

仁人孝子之用心。

曠懷掃氛翳。言非若張說之忌才。慷慨嗣眞作，公祖審言集有和李大夫嗣眞奉使存撫河東詩。咨嗟玉山桂。晉書：郤詵對武帝曰：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，猶桂林一枝，崑山片玉。鍾律儼高懸，鯤鯨噴迢遞。趙注：鍾律比聲之和雅，鯤鯨比勢之雄壯。言北海歎伏審言之詩如此。坡陁青州血，哀意三東青州卽北海郡。蕪沒汶陽瘞。就身後說唐書：北海郡置汶陽縣。本傳：天寶五載，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。邕嘗遺勣馬，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，陰賂遺宰相。李林甫素忌邕，因傳以罪。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、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，時年七十。哀贈晚一作免。蕭條，唐書：代宗時贈邕祕書監。恩波延揭巨列國恩之及，尙待高揭而揚厲之。言切。厲。說文：揭，高舉也。延揭厲，言孫既式微，而已復老客遠方，無能爲之昭雪也。君臣尙論兵，時吐蕃未靖。將帥接燕薊。謂河北諸降將承安史之亂，未奉朝命。朗詠六公篇，原注：公有張桓等五王泊狄相六公詩。檢出大處作結。章。中之、桓彥範、敬暉、崔元暐、袁恕己，狄相則仁傑也。憂來豁蒙蔽。董逌書跋：予見荊州五王謂張柬

刘，詩尤奇偉，豪氣激發，如見斷鼇立極時，宜老杜有云。張溍曰：時朝廷蒙蔽，賢奸混淆，李所詠六公，皆正人也，故曰豁蒙蔽。

此詩亦四句起，四句收，中分三段。首段專言文章，於碑版之製特詳，著其所長也；次段序其負氣節而屢遭貶斥；三段又因序交情而詳述論文；各入哀其死意作收束，章法又別。結處感及

時事，卽從李詩觸起。蓋六公皆力扶唐室者，甚盛，而其死甚慘，公痛之極，故云：竟掩宣尼袂，又云：事近小臣斃，又云：坡陀青州血，不覺言重而詞複也。其起語豪宕，亦兼自寓。

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

武功少也孤，徒步客徐兗。唐書：源明京兆武功人，初名預，少孤，寓居徐兗。讀書東岳中，十載考墳典。時下萊蕪郭，舊唐書：萊蕪，縣屬兗州。忍饑浮雲巘。負米晚爲身，謂養不及親也。家語：子路爲親負米百里之外。每食必泫。臉下有聲。叶上學蔚醇儒姿，文包舊史善。垢衣生碧蘚。庶以勤苦志，報茲劬勞願。晉中興書：范汪家貧好學，燃薪寫書。灑落辭幽人，歸來潛京輦。袁紹書：公族子弟，生長京輦。潛字見不馳騖。宗匠集精選。仇注：宗匠指衡文者。制可題未乾，蔡邕獨斷：羣臣有所奏請，尚書令奏之，有制曰：天子答之曰可。若下某官云云，亦曰詔書。乙科已大闡。言詔書方下聲名已遍也。唐書：諸進士試時

蔣云：少孤二字，前幅眼目，立身根柢。李云：蘇鄭深交，觀其詩直潔溢行間。然非此俊偉排宕，二公豈遽與天壤並存？

正復說自家話，於祕書抗賊大節，寫得凜凜有生氣。

務策五條，帖一大經，全得爲甲第，得四以上爲乙第。本傳：源明工文詞有名，天寶間及進士第。文章日自負，吏祿亦累踐。晨趨闔闥內，足踏宿昔趼。足胝曰趼，言其起於貧賤也。本。嚥。徒。步。句。趼。顏延之詠阮咸詩：屢薦不入官，一麾乃出守。黃傳：更試集賢院，累遷太子諭德。一麾出守還，屋朔風卷。不暇陪八駿，虜廷悲所遺。謂賊遺充僞署。平生滿樽酒，斷此朋知展。言陷賊之淒寂。憂憤病二秋，有恨石可轉。詩：我心匪石，不可轉也。言其忠貞不易。唐書：出爲東平太守，召還爲國子司業，祿山陷京師，源明以病不受僞署。肅宗復社稷，得毋順逆辨。嗔？但父子同死，不能不悲。李斯憶黃犬。史記：李斯論腰斬咸陽市。顧其子曰：欲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，豈可得乎？通鑑：至德二載，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，斬達奚珣等十八人，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。祕書茂松色，世說：張伯威歲寒之茂松，幽夜之逸光。再扈祠壇墠。謂得與郊祀盛典。唐書：肅宗復兩京，擢源明考功郎中知誥制，後爲祕書少監卒。前後百卷文，枕籍皆禁臠。言其文之可貴也。晉謝混傳：元帝始鎮建業，每得豚以爲珍膳，項下一臠尤美，輒以薦帝，呼爲禁臠。唐書：易元苞，蘇源明傳。又有源明前集三十卷。制作一作篆刻。揚雄流，溟漲本末淺。青熒芙蓉劍，越絕書：寶劍篇：

揚其華，如芙蓉始出。**犀兕豈獨剸**。李尤劍銘：陸剸犀兕，水截鯨鯢。朱注：溟海見淺，美其文之浩汗無涯；劍光青熒，美其文之鋒穎獨出。**反爲後輩褻，予實苦懷緬**。**煌煌齋房芝，事絕萬手搴**。亦。於。文。字。中。提。出。一。大。事。業。音蹇。言此芝爲萬手所欲搴者，而蘇竟能阻絕之。漢書：武帝大興祠祀，元封中齋房生芝而作歌。通鑑：乾元二年，上從王璵請立太乙壇於南郊之東。舊唐書：上元二年，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，一莖三花，上製玉靈芝詩。**垂之示來者，正始徵勸勉**。晉書衛玠傳：不意永嘉之末，復聞正始之音。按本傳：肅宗時，宰相王璵以祈禱進，禁中禱祀窮日夜。中官用事，給養繁靡，源明數陳政治得失，上疏切諫。故此詩用齋房采芝事，因言其持正之論，可以訓將來而徵勸勉也。**不要懸黃金**，晉書周顗傳：取金印如斗大繫肘。**胡爲投乳鸇**。音畎。爾雅：鸇有力。注：出西海大秦國，有養者，似犬，多力獷惡。言蘇本清介自守，乃竟以此觸貴倖之怒。當時源明必因爲權奸忌嫉摧折，故有此語。**結交三十載，吾誰與游衍**？詩：及爾游衍。榮陽復冥寞，罪罟已橫聲。罾。榮陽，鄭虔也。公有哭鄭蘇詩：凶問一年俱。蓋同以廣德二年卒。**嗚呼子逝日，始泰則終蹇**！始泰謂見肅宗中興，終蹇謂沒於荒歲。**長安米萬錢，凋喪盡餘喘**。即前詩穀貴沒潛夫也。按舊史：廣德二年，斗米千文，一作。。。

清漳濱。永貞蒿里餞。古今注：蒿里，喪歌也。人死，精神歸於蒿里，使挽者歌以送之。

此篇獨用順敍，大抵亦多說文字而以忠孝二字作骨。首段敍其孤貧好學，次段敍其壯而出仕，三段言其不汚僞命，四段敍文才兼表直節，末段言其窮老以死而已復不得歸奠以致哀也。

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

翠望赤霄，愁入思。一作。雕籠養。張華鷓鴣賦序：孔雀翡翠，或凌赤霄之際，然皆負繒嬰繳，羽毛入貢。四句言鄭本高逸，不受爵位羈縛。滎陽冠衆儒，唐書：虔，鄭州滎陽人。早聞名公賞。原注：往者公在疾，蘇許公頲位尊望重，素未相識，早愛才名，躬自撫問，臨以忘年之契，遠邇嘉之。地崇士大夫，況乃氣精爽。倘無過譽天然生知姿，學立游夏上。神農或闕漏，黃石愧師長。

藥纂西極名，原注：公著薈蕞等諸書之外，又撰胡本草七卷。兵流指諸掌。唐書：虔學長於地理，山川險易，方隅物產，兵戍衆寡，無不詳審。嘗爲天寶軍防錄，言典事該，諸儒服其善著書。朱注：神農著本草，黃石公授張良兵法，此言虔所著之書，爲神農黃石所不逮也。貫穿無遺恨，薈烏外切。蕞在最切。何

郝楚望云：李江夏之文藻，鄭司戶之博綜，必有少陵雋筆，乃能曲盡其妙。

以上言其才學之富，以下言其傾動一時。寫鄭公落拓不得志光景，最爲傳神。

技癢。封演聞見記：天寶中，協律郎鄭虔採集異聞，著書八十餘卷，人有竊窺其草藁，告虔私修國史，虔聞而遽焚之。後更纂錄，率多遺忘，猶成四十餘卷，書未有名。國子司業蘇源明請名曰會稡，取爾雅序會稡衆說也。按稡與萃同音，皆釋聚字之義。高元之茶甘錄謂萃爲小者，非。射雉賦：徒心煩而技懩。徐爰注：有技藝欲逞曰技懩。按：懩與癢通。

奧，蟲篆丹青廣。魚豢魏略：邯鄲淳善蒼雅蟲篆。仇注：圭臬善地理，星經識天文，蟲篆工書法，丹青能繪畫。子雲窺未遍，方朔諧太杜。劉辰翁曰：以比東方之諧則稱屈，甚言虔之學識過於子雲之博覽，虔之議論，異乎方朔之詼諧也。

通。又善丹青，故曰不一。體變鍾兼兩。金壺記：鍾繇工三色書，草、隸、八分最優。虔善草、隸，故曰兼兩也。呂惔續書評：虔書如風送雲收，霞催月上。文傳天下口，大字猶在牓。昔獻書畫圖，新詩亦俱往。滄洲動玉陛，寡鶴誤一響。張協詩：寡鶴空悲鳴。言其久屈而稍伸也。三絕自御題，四方尤所仰。唐書：虔嘗自寫其詩並畫以獻，帝大署其尾曰：鄭虔三絕。嗜酒益疏放，彈琴視天壤。形骸實土木，稽康傳：土木形骸，不自藻飾。親近惟几杖。見其與俗隔絕。未曾寄官曹，突兀倚書幌。唐書：玄宗置廣文館，以虔爲博士。虔聞命，不知廣文曹司何在，訴宰相。宰相曰：上增國學置館，以居賢者，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，不亦美乎。

敘陷賊事只二語，回護渾然。

虔乃就職。久之雨壞廡舍，有司不復修完寓治，國子館自是遂廢。晚就芸香閣，魚豢魏略：芸香辟紙蠹，故藏書臺稱芸臺。胡塵昏埃塿。反。覆歸聖朝，點染無滌盪。點，汚也。太史公報任安書：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。言無有洗其汚賊之跡者。老蒙台州椽，泛泛一作求攝市令，潛以密章達靈武。賊平免死，貶台州司戶參軍事，後數年卒。履穿泛。浙江槳。唐書：虔遷著作郎。安祿山反，劫百官置東都，僞授虔水部郎中。因稱風緩，退四明雪，謝靈運山居賦注：天台四明相接連，四明方石四面，自然開牕。史記：東郭先生貧困，履行雪中，有上無下，人皆笑之。饑拾橡溪椽。天台賦：躋橡溪而直進。寰宇記：在臨海縣東三十五里。後漢李恂傳：時歲荒，徙居新安關下，拾橡栗以自資。孔子遊乎緇帷之林，坐杏壇之上。禮：席間函丈。杏壇丈，指廣文館師席。天長眺東南，秋色餘魁魎。天台賦：始經魁魎之塗。別離慘至今，斑白徒懷曩。春深秦山秀，葉墜清渭朗。劇談王侯門，野稅林下鞅。操紙終夕酣，時物集遐想。即公贈虔詩所謂清夜沈沈動春酌，但覺高歌有鬼神者也。六句言在長安時與虔遊宴之樂。詞場竟疏闊，平昔濫推一作吹。獎。百年見存歿，牢落吾安放？蕭條阮咸在，出處同世網。他

束上起下　阮亭云十字悲甚　二句

浦云：鶴立毛整，領起歷官秉節；江海路永，領起罷政賦詩，四句全意俱攝。

俞云：曲江罷而天寶之禍興，八哀之所以終思曲江也，於不詮次

日訪江樓，含悽述飄蕩！原注：著作與今祕監鄭君審，篇翰齊價，謫江陵，故有阮咸江樓之句。按審乃虔之姪。起用比體，而鄭之性情品格俱見。先敍其文才，次敍其遭際，以懷舊意作結。帶及其姪，與汝陽篇同。

故右僕射相國一有曲江二字。張公九齡

相國生南紀，朱注：唐書：自上洛南逾江漢，攜武當、荊山至於衡陽，乃東循嶺徼達東甌。至閩中，是謂南紀。按：九齡韶州曲江人，曲江正嶺徼地，故曰生南紀也。金璞。無留礦。古猛切，與鑛同。仇注：郭璞賦：其下則金礦丹礫。說文：礦，銅鐵璞石也。唐紀：太宗謂魏徵曰：金在鑛何足貴耶！冶鍛而爲器，人乃寶之。言其材當爲世用也。仙鶴。下人間，獨立霜毛整。九齡家傳：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，飛集於庭，遂生九齡。可。想。見。曲。江。風。度。。寓想土階，即致君堯舜意。未遑等箕潁。上君白玉堂，西都賦注：黃圖云：未央宮有玉堂殿，玉堂殿內十二門，階陛皆玉爲之。倚君金華省。注見十二卷。唐書：九齡擢進士第，拜校書郎，歷中書舍人、祕書少監、集賢院學士、中書侍郎，遷中書令。碣石歲崢嶸，碣石，范陽地。崢嶸，高大貌。言其勢寖盛也。通鑑：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，張守珪奏請斬之，執送京師。上惜其才，勅令免官。張九齡曰：失律喪師，不可不誅，且其貌有反相，不殺必爲後患。上曰：卿勿以王夷甫識石

中自有意在。

蔣云：六句如代爲太息，寫得深至。

勒，枉害忠良。竟赦之。祿山得志自此始。天池日蛙黽。東方朔七諫：蛙黽游乎華池。注：喻讒諛弄口得志也。唐書：李林甫無學術，見九齡文雅爲帝知，內忌之。後因論牛仙客事，帝不悅。林甫進曰：大庭，古至治之世，公詩：淳樸憶大庭。何心記榛梗？郭璞遊仙詩：戢翼棲榛梗。王洙注：九齡文吏，失大體。退食吟大庭，謂雖退食之間，未嘗忘致治，而不以猜嫌爲心也。本事詩：曲江與李林甫同列，林甫疾之若仇。曲江爲海燕詩以致意曰：無心與物競，鷹隼莫相猜。亦終退斥。骨驚畏曩哲，別賦：心折骨驚。鬢變負人境。謝朓詩：誰能鬢不變。趙曰：畏曩哲，畏不逮於前賢；負人境，傷功名之不立。雖蒙換蟬冠，謂罷中書令。舊唐書：侍中貂蟬。右地惡多幸。唐書：九齡既戾帝旨，因內懼恐，遂爲林甫所危。因帝賜白羽扇，乃獻賦自況，帝雖優答，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。朱注：言以林甫之忌，猶得以中書令加右相罷閒，慙惡多幸也。敢忘二疏歸，謂漢疏廣及兄子疏受。痛迫蘇耽井。神仙傳：蘇耽彬縣人，養母至孝。忽辭母云：受性應仙，當違供養，明年天下疫疾，庭中井水，簷邊橘樹，可以代養。至時，病者食橘葉飲井水而愈。唐書：九齡遷工部侍郎，乞歸養，詔不許。及母喪解職，毀不勝哀，有紫芝產坐側，白鳩白雀巢庭樹。二句又言九齡久懷引退，惜不早許其歸養也。紫綬映暮年，荊州謝所領。唐書：九齡嘗薦周子諒爲御史，子諒劾奏牛仙客，語援識書，帝怒杖於朝堂，流瀼州，道死。九齡坐舉非其人，貶荊州長史。朱注：按唐制大都督府長史，從三品，應紫綬。庾公興不淺，黃霸鎮每靜。賓客引調同，諷詠在

是贊曲江之詩，下語不苟。

務屏。唐書：九齡雖以直道黜，不戚戚顯曜流。舊書：孟浩然還襄陽，九齡時鎮荊州，署爲從事，與之唱和。詩罷地有餘，言其思力深厚。篇終語清省。文心雕龍：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。一陽發陰管，庾信玉律表：節移陰管，氣動陽鐘。趙注：一陽發管，淑氣含公鼎。趙注：境字重押。仇注：惜其抱濟世之才，含鼎，謂其詩可味，如太羹之和。乃知君子心，用才文章境。言其詩可聽，如黃鐘之律；淑氣不得已而托於此也。散帙起翠螭，倚薄巫廬並。江賦：巫廬嵬崒而比嶠。謂巫山廬阜。二句言開散曲江文帙，神物歗起，其高至上薄巫廬也。綺麗玄暉擁，牋誄任昉駢。言其詩文並勝。南史：謝玄暉善於詩，任彥昇工於筆。自我一作。一家則，史記自序：拾遺補闕，成一家之言。未闕隻字警。千秋滄海南，名繫朱鳥影。言才名著於南方，當與列宿並垂也。天官書：南宮朱鳥。索隱曰：南宮赤帝，其精爲朱鳥也。歸老守故林，戀闕悄延頸。波濤良史筆，舊唐書：九齡嘗監修國史。又唐會要云：六典九齡所上。蕪絕大庾嶺。恨賦：終蕪絕於異域。大庾嶺屬韶州，言其人沒而史筆遂絕也。唐書：久之封始興縣伯，請還展墓，遂卒，年六十八，謚文獻。向時禮數隔，制作難上請。再讀徐孺碑，後漢書：徐穉字孺子，豫州南昌人，稱南州高士。九齡徐徵君碣有唐開元十五年，忝牧茲邦，風流是仰，在縣榻之後，想見其人；有表墓之儀，豈孤此地。猶思理烟艇。

末首亦在起處總攝全意，次及其履歷文章，亦用順敍法，收到自家作結。○浦二田云：此篇爲八哀之殿，須融會老杜一生心跡看，識更卓，意更微，自來罕有窺測者。開元，唐業興衰之會也。曲江以前，姚、宋、張、韓皆賢相，曲江矜尚直節，尤著丰采。既得罪，權歸林甫，在庭專給唯諾，有同仗馬，相業治業，自是俱隳。曲江實身持其會。公非有夙昔之雅如彼七公者，獨以相國終篇，懷賢專寄，此觀世之卓識也。玄宗，公生平之遇知主也。身雖未得官於其朝，而一再獻賦，待試參選，主上實心知而嚮用之。由林甫居中嫉才，卒以退斥，有隱痛焉。要其許身稷契，再使俗淳，卽所云結想士階，未遑箕潁者。爾後蜀夔播越，陶冶詩篇，又所云君子之心，用才文章者。故於相國，雖名位懸絕，而被廢立言，顯晦一致，直借曲江作我前身，因而序中特許爲賢，詩中轉略其彰彰事跡，專以憂讒寄興爲一篇宗旨，此又寄懷之微意也。太史公作史記，杜公作詩，都是借題抒寫，彼曰成一家之言，此曰自我一家，則意在斯乎。論者徒觀曲江本傳，以爲能識祿山反相，乃一生大節，譏此詩不免掛漏。不知如史記管晏列傳，掛漏多少，輕議古人，恐不免蚍蜉撼樹之誚耳。

浦云：此詩可續八哀，乃公自爲列傳也。一氣讀去，極

壯遊

往昔一作者。十四五，出遊翰墨場。

龍三年，才膺管樂科，魏啓心及第。以我似一作比。班揚。

斯文崔魏徒，原注：崔鄭州尚，魏豫州啓心。唐科名記：崔尚擢久視二年進士。唐會要：神

七齡思卽壯，倒溯上去開口詠鳳皇。九齡書大字，

其蒼莽。此敘少年之遊。

江山人物，拉雜鋪寫，自然

有作成一囊。性豪業嗜酒，嫉惡懷剛腸。脫略小時輩，結交皆老蒼。飲酣視八極，俗物多茫茫。東下姑蘇臺，越絕書：闔閭起姑蘇臺，高見三百里。已具浮海航。到今有遺恨，不得窮扶桑。王謝風流遠，王謝，東晉時南渡名族。闔閭邱墓荒。越絕書：闔閭冢在吳縣閶門外，葬以磐郢魚腸之劍。葬三日，白虎踞其上，號曰虎邱。劍池石壁仄，一統志：虎邱山上有劍池。長洲荷芰香。吳郡圖經：長洲苑在縣西南七十里。孟康曰：以江水洲爲苑。嵯峨閶門北，吳越春秋：闔閭欲西破楚，楚在西北，又立閶門以通天氣，復名破楚門。清廟映迴塘。吳郡志：太伯廟，東漢太守糜豹建於閶門外。每趨吳太伯，撫事淚浪浪。蒸魚聞匕首，刺客傳：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，使專諸置匕首魚腹中進之，以刺王僚。僚死，光自立，是爲闔閭。除道咽要章。二句舊在渡浙想秦皇下，吳越事不應錯出，今從仇本易轉。朱買臣傳：買臣嘗從會稽守邱者寄居飯食。拜爲太守，買臣衣故衣，懷其印綬，步歸郡邸。直上計時，吏方羣飲，不視。賣臣少見其綬，守邱怪之，前引其綬，視其印，會稽太守章也。坐中驚駭，白守丞，相推排陳列中庭，拜謁。又會稽聞太守至，發民除道。公用要章當指此。舊引故妻事未合。又按漢武時會稽郡屬吳地，東漢本作要。說文：腰，身中也。從人，從要，要亦聲。方徙治山陰。上句感恩仇，下句慨勢利也。枕戈憶勾踐，渡浙想秦皇。秦本紀：始皇浮江過丹陽，至錢塘，

宕逸多姿。此敘吳越之遊。

又是一幅遊俠少年圖。寫壯字，一字欲浮一大白。

此敘齊趙之遊，以上皆在開元時。

臨浙江，水波惡，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。越女天下白。李白越女詩：越女耶溪女。鏡。一作鑑。湖五月涼。會稽記：鏡湖在會稽山陰界。述異記：世傳軒轅氏鑄鏡，因名。磨鏡石尚存，石畔常潔，不生蔓草。欲罷不能忘。歸帆剡溪蘊秀異，九域志：越州東南二百八十里有剡縣，縣有剡溪。

拂天姥，天姥注見三卷。中歲貢舊鄉。謂東京也。公居在河南鞏縣。氣劘音摩。屈賈壘，左傳：致師者御靡旌，摩壘而還。目短曹劉牆。忤下考功第，獨辭京尹堂。唐書：每歲仲冬，州縣館監舉其成者，送之尚書省舉選。不由館學者，謂之鄉貢，皆懷牒自列於州縣。既至省，由戶部集閱，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。朱注：按公以鄉貢下考功第，當在二十四年之前。放蕩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。春歌叢臺上，史記顏師古注：叢臺本六國時趙王故臺，在邯鄲城中。冬獵青邱旁。寰宇記：青邱在青州千乘縣，齊景公田於此。呼鷹皂櫪林，逐獸雲雪岡。蔡夢弼曰：皂櫪林、雲雪岡皆齊地。射飛曾縱靶，引臂落鵰鶚。鵰鶚注見七卷。蘇侯據鞍喜，原注：監門胄曹蘇預。按：預卽源明也。懷舊詩自注：公前名預，緣避御諱，改名源明。忽如攜葛彊。晉山簡傳：舉鞭問葛彊，何如幷州兒。葛彊，山簡愛將也。時蘇侯與公同獵，故以葛彊比公。快意八九年，西歸到咸陽。許與必詞伯，指岑參鄭虔輩。賞遊實賢王。指汝陽王璡。

此敘長安之遊，乃天寶間事。

仇云：杜集中序天寶亂離事凡十數見，而語無重複，足見才力善於變化。

曳裾置醴地，奏賦入明光。謂獻三大禮賦。天子廢食召，玄宗命待制集賢院。羣公會軒裳。軒裳謂車服之盛。脫身無所愛，謂授河西尉不拜。痛飲信行藏。黑貂寧免敝，斑鬢兀稱觴。言己年已老，故有子弟稱觴也。二句幷慨。（如夢可聽。前結交多光蒼句蘊遊。）杜曲換耆舊，四郊多白楊。老成凋謝。坐深鄉黨敬，日覺死生忙。朱門務傾奪，赤族迭罹殃。解嘲：客欲朱丹其轂，不知一跌，赤明皇以奢致敗。公詩濃縮言之。吾之族。謂林甫、國忠傾陷朝士。國馬竭粟豆，考工記：國馬之輓。謂明皇所養舞馬。官雞輸稻粱。官雞謂鬬雞也。注詳十七卷。舉隅見煩費，言舉此一隅，則衆費可知。引古惜興亡。仇注：上六自歎窮老，此六有慨朝事。河朔風塵起，謂祿山起兵。岷山行幸長。謂玄宗幸蜀。兩官各警蹕，萬里遙相望。謂玄肅父子異地。崆峒殺氣黑，謂肅宗至平涼收兵興復。少海旌旗黃。東宮故事：太子比少海，句當指靈武即位，故曰旌旗黃。通鑑：天寶十五載七月，太子即位於靈武。二句朱注謂東西皆用兵，固混。浦注：即以少海指廣平，亦非。在靈武時，廣平尚未立爲太子也。禹功亦命子，禹受舜禪，復傳子，故以比肅宗命子親征。涿鹿親戎行。以蚩尤比祿山也。謂肅宗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。翠華擁吳岳，謂肅宗至鳳翔。舊唐書：至德二年，改汧陽郡吳山爲西岳。螭虎噉豺

狼。杜篤論都賦：虓怒之旅，如虎如螭。通鑑：上至鳳翔，隴右、河西、安西、西域之兵皆會。爪牙一不中，詩：祈父予王之爪牙。胡兵更陸梁。西京賦：怪獸陸梁。二句追說，謂房琯陳濤斜之敗。大軍載草草，凋瘵滿膏肓。謂郭子儀清溝之敗。通鑑：賊游兵至太和關，鳳翔大駭。子儀將兵赴鳳翔，賊以驍騎九千爲長蛇陣，官軍擊之，首尾爲兩翼夾擊，官軍大潰，子儀退保武功。備員竊補袞，公時謁上鳳翔，拜左拾遺。憂憤心飛揚。上卷。注見六。廷諍守御牀。君辱敢愛死？赫。李云悲壯感九廟焚，下憫萬民瘡。斯時伏青蒲，

此敘亂後奔赴鳳翔及收京從入朝事，在肅宗初年。末段敘去官後久客之跡兼肅代兩朝事。

結處壯心消盡，仍是壯心消不盡。

怒。幸無傷。年譜：公疏救房琯，上怒，詔三司推問，宰相張鎬救之獲免。聖哲體仁恕，宇縣復小康。謂收京一以後。哭廟灰燼中，更極淋漓鼻酸朝未央。入蜀事用渾敍。小臣議論絕，老病客殊方。鬱鬱苦不展，羽翮困低昂。謂暫用即斥。秋風動哀壑，碧蕙捐微芳。公以被讒譖而出，二句即景寓意。之推避賞從，晉侯賞從亡者，介之推隱於綿上。公嘗扈從肅宗，故云。漁父濯滄浪。屈原傳：漁父鼓枻而去。歌曰：滄浪之水云云。之推漁父皆自況。榮華敵勳業，歲暮有嚴霜。吾亦應前朱門傾奪意。觀鵡夷子，貨殖傳：范蠡適齊，爲鵡夷子皮。才格出尋常。四句言榮華勝於功業，罕有能令終者，故欲學范蠡之高蹈五湖也。羣凶逆未挽轉前。

定。段。收。結。有。力。側佇英俊翔。

劉後村云：此詩押五十六韻，在五言古風中尤多悲壯語，雖荊卿之歌，雍門之琴，高漸離之筑，音調節奏，不如是之跌宕豪放也。內複揚字浪字二韻，而意各不同。○蔣弱六云：後文說到極淒涼處，未免衰颯，卻正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意，想見酒酣耳熱，擊碎唾壺時。題目妙，只說得上半截。或謂前半不免有意誇張，是文人大言。要須看其反面，有血淚十斗也。

昔遊

昔者與高李，原注：高適、李白。晚登單父臺。舊唐書：單父古邑屬宋州。寰宇記：子賤琴臺在縣北一里，高三丈。寒蕪際碣石，段。意。萬里風雲來。桑柘葉如雨，飛蘿共一作。徘徊。阮籍詩：秋風吹飛蘿。廣韻：蘿，大豆葉，又草名。清霜大澤凍，禽獸有餘哀。是時倉廩實，洞達寰區開。謂道路無梗。猛士思滅胡，將帥望三台。蔡注：謂祿山領范陽節度求平章事。君王無所惜，駕馭英雄才。幽燕盛用武，供給亦勞哉。吳數語至今有餘痛。門轉粟帛，泛海陵蓬萊。肉食三十萬，獵射起黃埃。俱指祿山討奚契丹事。注詳見第三卷後出塞詩。隔

邵云：起手便似高李，豈非化工。

首敘昔日東遊之事，此記當時寵任邊將，因東遊而并及之。末段又因用人意推及，收到自己。

河憶長眺，青歲已摧頹。陳子昂春臺引：遲美人兮不見，恐青歲之遂逾。不及少年日，無復故人杯！賦。詩獨流涕，亂世想賢才。有能市駿骨，莫恨少龍媒。商山議得失，四皓調護太子，得以不廢。蜀主脫嫌猜。蜀志：先主曰：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有水也。初，廣平王有大功，張良娣忌而譖之，賴李泌言保全。呂尚封國邑，傅說已鹽梅。郭子儀賜爵汾陽王，又曾爲中書令。四句向無的解，今按上二句當指李鄴侯，下二句當指郭汾陽。時子儀爲魚朝恩所忌，李泌尚隱衡山。公意欲朝廷專用二公，則將相得人，不難易亂爲治。而文意特似斷續不可了，則所謂定哀多微詞也。景晏楚山深，水鶴去低回。句亦帶興。龐公任本性，攜子臥蒼苔。朱注：市駿以下，言人君果能求賢，則四皓、孔明、太公、傅說之流，世豈少其人哉？若我之漂泊楚山，終當爲龐公之高隱耳。攜子亦暗應故人不見。

遣懷

昔我遊宋中。今河南歸德府。惟梁孝王都，漢書：梁孝王城睢陽。一統志：歸德漢睢陽縣，屬梁國。名今陳留亞，唐書：汴州陳留郡屬河南道，即今開封府。史記酈生傳：陳留天下之衝，四通五達之郊也。劇煩劇也。則貝魏俱。貝州今東昌府恩縣，魏州今大名府地。唐書：俱屬河南道。邑中。

邵云：知己勝游，終身懷抱，故屢形之篇什，不厭其煩。

九萬家，高棟照通衢。舟車半天下，主客多歡娛。白刃讐不義，黃金傾有無。殺人紅塵裏，報答在斯須。言其邑浩穰而多俠士。劉禹錫汴州廳壁記：地爲四戰，故其俗右武；人具五都，故其氣習豪。憶與高李輩，論交入酒壚。兩公壯藻思，得我色敷腴。古樂府：顏色正敷腴。言暢悅也。氣酣登吹臺，懷古視平蕪。唐書本傳：甫從高適李白過汴州，登吹臺，慷慨懷古，人莫測也。芒碭雲一去，漢書：高祖隱於芒碭山，所居上常有雲氣。應劭曰：芒屬沛國，碭屬梁國。唐書：碭山縣屬宋州。雁鶩空相呼。西京雜記：梁孝王菟園有雁池，池間有鶴洲、鳧渚。先帝正好武，寰海未凋枯。猛將收西域，謂吐蕃，如王忠嗣、哥舒翰輩。長戟破林胡。通鑑注：契丹卽戰國時林胡地，如張守珪安祿山輩。百萬攻一城，獻捷不云輸。言其蒙蔽邀功，雖敗而不報也。組練氣如泥，尺土負百夫。負字似當作孤負意解，言欲爭一尺之土，而徒喪百夫之命也。莊子：以天地爲大鑪。言政失其和平也。亂離朋友盡，合沓歲月徂。吾衰將焉託？存沒再嗚呼！李以

寶應元年卒，高復以永泰元年卒。蕭條病益甚，獨在天一隅。乘黃已去矣！凡馬徒區區。乘黃謂高李，凡馬自謂。不復見顏鮑，又以顏鮑比二公。繫舟臥荊巫。張載詩：西瞻岷山嶺，嵯峨似荊巫。臨餐吐更食，常恐違撫孤。言努力加餐，自恐客死，不見兩家子孫也。

李子德云：宋中名地，高李偉人，配公此篇，俱堪千古。○意格俱與前篇相似，蓋言之不足，又長言之。

往在

往在西京日，胡來滿彤宮。祿山用詳敍中宵焚九廟，雲漢爲之紅。解瓦飛十里，亦見廟之高。一灰悲風。合昏排鐵騎，合昏，黃昏也。清旭散錦驄。總帷紛曾空。妝心惜木主，一作幪。廣韻：驄子曰驄。祿山陷兩京，以橐駝運御府珍寶於范陽，故曰散錦驄。又徐陵詩：金鞍覆錦幪。幪，鞍帕也。賊臣表逆節，相賀以成功。通鑑：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，與張均、張垍等皆降於賊。是時妃嬪戮，連爲糞土叢。王明君詞：昔爲匣中玉，今爲糞土英。幸蜀記：祿山令張通儒害

宗廟是一篇之主。

說來令人髮上指冠，亦涕泣

不能仰視，當時君臣見此，尚能一刻安枕耶！此記天寶時祿山陷京之事。

此記至德初肅宗收京之事。此記廣德初吐蕃陷京之事。浦云：此段安得二字，直貫至末，純是亂

霍國公主、永王妃等八十餘人，又害皇孫妃主三十六人。當宁陷玉座，謝朓詩：玉座猶寂寞。白間剝畫蟲。景福殿賦：皎皎白間。善曰：青瑣之側，以白塗之。師氏注：白間，牖也，畫蟲畫雉以飾之。不知二聖處，肅宗。謂玄宗、肅宗。私泣百歲翁。車駕既云還，楹桷欻穹崇。左傳：丹楹刻桷。楹，廟楹；桷，椽也。故老復涕泗，隱上私泣句祠官樹椅桐。詩：椅桐梓漆。舊注：樹椅桐，將復興禮樂也。宏壯不如初，已見帝力雄。前春禮郊廟，前春猶云前歲。祀事親聖躬。舊唐書肅宗紀：乾元元年夏四月辛亥，九廟成，備法駕迎神主入新廟。甲寅，上親享九廟，遂有事於圓丘。微軀忝近臣，帶人自家景從陪羣公。登階捧玉册，哉冕聆金鐘。侍祠恧先露，朱注：言己新進小臣，得與侍祠之列，故以先蒙恩露爲慚也。掖垣邇濯龍。後漢桓帝紀：祠老子於濯龍宮。言時爲拾遺，出入掖垣，其地密邇宮禁也。天子惟孝孫，五雲起九重。董仲舒雨雹對：雲五色而爲慶。鏡奩換粉黛，翠羽猶蔥朧。後漢陰后紀：帝率百官上后陵，伏御牀，視太后鏡奩中物，感動悲泣，令易脂澤妝具。前者厭羯胡，謂祿山。吐蕃用簡敘之亂。後來遭犬戎。謂代宗時吐蕃陷京師。俎豆腐羶肉，罘罳行角弓。罘罳注見三卷。蔡注：上句謂汚漫祭器，下句謂狼籍宗廟。安得自西極，西京。也。申命空山東？

統指河北諸鎮。盡驅詣闕下，士庶塞關中。主將曉逆順，元元歸始終。一朝自罪己，萬里車書通。鋒鏑供鋤犁，征戍聽所從。冗官各復業，士著直略切。還力農。杜臆：極思治之詞，而當時鎮帥之驕，府兵之廢，官民之失業，君臣之奢玩，俱已從對面反照出，正非虛作期望。而罪己一語，又是轉亂爲治之本。京都句承前祿山一段，涇渭句承後犬戎一段，二句收盡全篇。

興似國初，繼體同太宗。端拱納諫諍，和風日沖融。赤墀櫻桃枝，仍說到宗廟。萬壑隱映銀絲籠。千春薦靈寢，永永垂無窮。京都不再火，涇渭開愁容。涇渭乃吐蕃入寇之路。歸號故松柏，謂歸展墳墓。老去苦飄蓬。

此詩只是因老去飄蓬，思歸號故松柏，不覺觸出九廟廢興，一腔忠憤，無限懷思，作此一篇大文字。結到自家，是一詩緣起；反從國事帶出，章法之變，不可端倪。○盧文子曰：篇中以孝治爲重，故詳言宗廟廢興之由，至其詳略，間具有微意。於肅宗收復，略其治具，於代宗收復，詳陳圖治保安之道，正見肅宗不能自振，沿至代宗，致再有吐蕃之禍。若代宗收京後，又不思省躬罪己，任官務農，節儉裕民，聽言納諫，恐幸蜀之轍不鑒於前，奔陝之駕，且相隨於後也。

杜詩鏡銓卷十五

大曆中，公居夔州作。

夔府書懷四十韻

從頭敍起

昔罷河西尉，初興薊北師。天寶十四載，公授河西尉，不拜。是歲祿山反。不才名位晚，敢恨省郎遲。二句

又總括前後行跡

聖崆峒日，崆峒山在平涼。公謁肅宗於鳳翔，未嘗至崆峒，而云然者，蓋以肅宗自平涼而至也。端居灩澦時。萍流仍汲引，樗散尚恩慈。謂嚴武表除員外郎。遂阻雲臺宿，宿，直宿也。蔡質漢儀：尚書郎入直臺中。常懷湛露詩。翠華森遠矣，白首颯淒其！拙被林泉滯，生逢酒賦欺。西京雜記：梁孝王集諸遊士於菟園，鄒陽作酒賦。言爲酒所困，日溺於詞賦，若爲所欺也。文園終寂寞，漢書：司馬相如拜爲孝文園令，後病免，家居茂陵。漢閣自磷緇。漢閣用揚雄事。謝靈運詩：磷緇謝清曠。言己雖名玷朝班，而臥病峽中，終歸淪落，蓋以蜀中揚馬自方也。病隔君臣議，斬紆德澤私。二句。束。上。起。下。謂車駕劉。須。溪。云。揚鑣驚主辱，幸陝。拔劍撥年

自起至此皆自敍，大意謂己曾受恩朝廷，故雖僻在遠方，不敢置國事於度外也。

衰。奇壯少及重追溯承前屆聖句社稷經綸地，風雲際會期。血流紛在眼，涕泗亂交頤。言肅宗在鳳翔，時安史之亂方盛。四

瀆樓船泛，漢有樓船將軍。中原鼓角悲。二句言水陸皆用兵也。賊壕連白翟，漢匈奴傳：晉文公攘戎狄，居西河圁洛之間，號曰赤翟、白翟。朱注：按唐鄜延二州，即春秋白翟地。祿山反，京畿、鄜、坊皆應之，故曰連白翟。戰瓦落丹墀。光武紀：大破莽兵於昆陽城西，會大雷風，屋瓦皆飛。通鑑：至德二載九月，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與賊戰於長安城西，自午至酉，斬首六萬級，賊遂大潰，大軍入西京。收京後先修寢廟。宗臣切受遺。宗臣謂郭子儀入臥內曰：河東之事，一以委卿。所謂切受遺也。恒山猶突騎，遼海競張旗。恆山遼海皆河北之地。田父嗟膠漆，早伏後賦斂獰孫武子：膠漆之林，車一段意甲之奉，日費千金。行人避蒺藜。六韜：狹路微徑，張鐵蒺藜。呂祖謙曰：膠漆所以爲弓，誅求之多，則田父歎焉。鐵蒺藜所以禦馬，所在布地，故行人避之。總戎存大體。微詞。降將飾卑詞。朱注：按通鑑：史朝義死，賊將田承嗣等降，副元帥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，奏留田承嗣等分帥河北，自爲黨援，由是諸鎮桀驁不可制。公詩總戎存大體，降將飾卑詞，正紀其事。曰存大體，爲朝廷隱也。楚貢何年絕？左傳：管仲責楚曰：爾貢包茅不入。堯封舊俗疑。即諸將詩：滄海未全歸禹貢，薊門何處盡堯封也。長吁翻北寇，一

此段前十句追述安史之亂，後十句深慨藩鎮擁兵，并帶及吐蕃、回紇。

插入句作中間頓宕，束前起後，無限文情。

此段傷夔州民困。

望卷西夷。即秋興詩：直北關山金鼓振，征西車馬羽書馳也。杜臆：昔從今逆故曰翻，傾國而來故曰卷。不必陪玄圃，亦承前翠華句崑崙等句一曰玄圃，注詳一卷。超然待具茨。莊子：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，至於襄城之野，七聖皆迷。遇牧馬童子，問途焉。按：代宗嘗出幸陝州，故用周穆、黃帝事。凶兵鑄農器，老子：挫銳解紛，和光同塵。鑄劍戟以爲農器。家語：講殿闢書帷。婉孌攀。廟算高難測，天憂實在茲。形容眞潦倒，答效莫支持。按：是時閹宦擅權，諸鎮各擁勁兵，代宗懦弱不能致討，雖命羣臣於集賢院待制，宰相率常參官聽講國子監，而於國事毫無裨益。故言我豈必躬陪侍從乎，但使朝廷能訪道求賢，則凶兵可銷，講殿可御，治平誠不難致。今廟算未知何如？我之杞人憂天，實在於此，特以衰老無補爲足歎也。觀後有京觀且僵尸句，則知此處銷兵進講，當屬諷詞，亦與大君先息戰，歸馬華山陽，國須行戰伐，人憶止戈鋋同說到當下承義。舊說以爲頌禱之詞，未爲得解。使者分王命，謂索餉前端居句之官。羣公各典司。謂牧民令諸公之吏。恐乖均賦斂，不似問瘡痍。愧死萬里煩供給，即前上白帝城詩所謂賦斂強輸秦也。孤城最怨思。孤城謂夔州。綠林寧小患，後漢劉元傳：諸亡命共聚藏於綠林中。雲夢欲難追。二句言民將爲盜。盧注：左傳：楚昭王涉睢濟江入雲中，盜攻之。注：雲中，雲夢澤中也。欲難追，言追悔無及。即事須嘗膽，嘗膽注見又插入議論嘗膽注：晉有郤雍者，能視盜眉睫之間而得其情。蒼生可察眉。列子：仇注：嘗膽謂痛懲前失，察眉謂深察民情。議堂應前十一卷。

猶集鳳，後漢書：鄧騭等並奉朝請，有大議詣朝堂，與公卿參謀。貞觀是元龜。劉琨勸進表：前事之不忘，後代之元龜也。言當如太宗之愛民。處處喧飛檄，家家急競錐。江淹書：競刀錐之利。蕭車安不定，後漢蕭育傳：南郡江中多盜賊，拜育爲太守，上以育耆舊名臣，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。蜀使下何之？蜀使用相如事，注見十卷。言朝議多人，奈何不法貞觀之治，致盜賊羣起，誅求益急；雖以蕭車安撫之，猶恐不定，彼蜀使頻下，又何爲乎？釣瀨疏墳籍，耕巖進弈棋。釣瀨用嚴子陵事。耕巖用鄭子眞事。西京雜記：杜陵杜夫子善弈棋，爲天下第一。二句言懶於讀書，頗好游藝也。地蒸餘破扇，冬暖更織絺。二句言夔州風土。豺遘哀登粲，王粲七哀詩：西京亂無象，豺虎方遘患。登粲謂登樓之粲。麟傷泣象尼。趙注：傳載孔子之首象尼山。衣冠迷適越，莊子：宋人資章甫而適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藻繪憶遊睢。音雖。句言少時文采。陳琳書：遊睢渙者，學藻繢之采。陳留風俗傳：襄邑縣南有睢水渙水，睢渙之水出文章，以奉宗廟御服焉。公少嘗遊宋州，故曰憶遊睢。賞月延秋桂，傾陽逐露葵。曹植書：若葵藿之傾太陽。二句謂以閒身而不忘憂國。秋桂露葵，并點入時令。大庭終返樸，大庭，古至治之世。注見十二卷。京觀且僵尸。左傳：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鯨鯢而封之，以爲大戮，於是乎有京觀。注：積尸封土其上，謂之京觀。時朝政專尚姑息，公故欲其申天討以振國威。高枕虛眠晝，哀歌

釣瀨至末，復自敘客夔，而以除亂立功責之凡百有位焉。

結處且譏且勉，一味狂呼，十分懇切。

欲和誰？言欲和者誰人乎？南宮載勳業，後漢書：永平中，圖畫中興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。凡百愼交綏。左傳：晉人秦注：古名退軍爲綏。秦晉志未能堅戰，短兵未致，爭而兩退，故曰交綏。李衞公曰：綏，六轡總也。交綏而退，猶云交馬而還。黃曰：二句深戒大臣及諸將：功成圖像，當以交綏爲愼，勿使志之不堅而後可也。當時吐蕃陷京，官吏奔散，諸鎭不赴援，故特言之。公詩致君堯舜付公等，早據要路思捐軀，卽此意。

李子德云：具喪亂之始終，哀行藏之無據；旣參家乘，兼補國書。蓋以子長敍述之才，而駢爲韻語也。○浦二田云：此首書懷，歎老嗟卑之意輕，主憂臣辱之思切，在江湖而憂魏闕，所謂每飯不忘者也。藩鎭旣多擅強，西北又多不靖，兵不得休，故餉不得省，而民重困，意思本自一串。苦餉單就夔言者，誌目擊耳。首末兩段著自身說，所懷在己；中間兩段著時事說，所懷在國。而中八句虛寫感歎之意，以爲上下關捩，大槩局段如此。而前半篇先己後國，是追憶追憤；後半篇先國後己，是在夔言夔。則所謂夔府書懷者，心傷在後半之民窮，而病源在前半之世亂也。又首段之自敍，以揚鑣拔劍，振起國是；末段之自敍，以反樸僵尸，收到國恤。以此知歎己輕，憂國切也，可謂洋洋大篇，絲絲入扣。

哭王彭州掄

仇注：公初到成都時，有王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詩。王蓋先以御史罷官，後在嚴武幕中，又遷彭州刺史而卒也。

執友嗟淪沒，斯人已寂寥。新文生沈謝，沈約、謝靈運。異骨降松喬。赤松、王子喬。北部初

仇云：新文二句，稱其才品。

北部四句，記其婚宦。

劉須溪云：挽詩有此盛麗。

先詳履歷。

次及交情。

此段哀而兼慰。

高選，魏志：武帝年二十舉孝廉，爲洛陽北部尉。言掄初授官得京畿尉也。東牀從杜臆，舊作堂。早見招。坦腹東牀，用王逸少事。掄必締姻宗室，故下有鸞鳳句。

蛟龍纏倚劍，越絕書：薛燭曰：當造劍之時，蛟龍奉爐，天地裝炭。鸞鳳夾吹簫。亦用蕭史事。歷職漢庭久，中年胡馬驕。謂祿山承中年句歷職句之亂。兵戈閤兩觀，東京賦：建象魏之兩觀。寵辱自二朝。謂玄宗、肅宗及代宗也。蜀路江干窄，彭門地里遙。彭門注見六卷。解龜生碧草，謝靈運詩：解龜在景平。注：解龜，解去所佩龜印也。漢表：中二千石銀印龜紐。生碧草，謂印澀生苔也。柳宗元詩：印文生綠經旬合，即此意，舊注非。諫獵阻青霄。諫獵用相如事，亦切蜀地。二句蓋惜其以侍御罷官，未能有所建白也。頃壯戎麾出，謂嚴武鎮蜀。叨陪幕府要。謂同辟參謀。將軍臨氣候，氣候，用兵之氣候。劉歆七略：有氣候、孤虛二十卷。猛士塞風飆。即大風歌意。井渫泉誰汲，烽疏火不燒。趙曰：軍旅所在，必先淪井泉，凡有警急，必頻舉烽燧。今上佐軍機，下練士卒，則智略過人矣；井泉不汲，烽火不燒，則邊境無事矣，皆其籌畫所致。前籌自多暇，隱几接終朝。翠石俄雙表，雙表以施之墓者。潘岳懷舊賦：巖巖雙表，列列松楸。寒松竟後凋。贈詩焉敢墜？謂掄贈公之詩。染翰欲無聊。再哭經過罷，趙曰：再哭，言昔嘗哭掄之死，

今櫬過夔州再哭之。

離魂去住銷。之官方玉折，顏延之祭屈原文：蘭薰而摧，玉縝則折。寄葬與萍漂。想先曾在蜀厝葬。

曠望渥洼道，霏微河漢橋。舊注：渥洼道，天馬所來，屬下令子；河漢橋，烏鵲所駕，屬下夫人。夫人先卽世，令子各清標。

巫峽長雲雨，秦城近斗杓。說文：杓，斗柄。春秋運斗樞：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，第五至第七爲杓，合而爲斗。朱注：按天官書：魁枕參首，杓自華以西南。是秦城正上直斗杓也。馮唐毛髮白，歸興日蕭蕭。掄之喪必歸葬京師，故因以流滯自傷也。

王嗣奭曰：前云異骨降松喬，後云寒松竟後凋，王蓋以壽考終者，且有令子，故公哭之而詩不甚悲；特以執友淪亡，不能忘情耳。

偶題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○邵○云○此○篇○中○語○亦○惟○作○者○知○之○作者皆殊列，名聲豈浪垂？騷人嗟不見，漢道盛於斯！前輩飛騰入，餘波綺麗爲。後賢兼舊制，歷代各清規。杜臆：少陵一生精力，用之文章，始成一部詩集，此篇乃一部杜詩總序，而起二句乃其所託胎者。文章千古事，便須有千古識力，得失寸心知，則寸心具有千古，此文章家祕密藏，爲古今立言之標準也。作者殊列，名不浪垂，此

首敍詩學，源流兼收，中自有區別，當與戲爲六絕句別裁僞體、轉益多師語參看。

慨到自己作結。

二句又千古文人之總括，謂其所就雖不同，然寸心皆有獨知者在也。三百篇乃詩家鼻祖，而騷體則裔孫也，騷人不見，則雅頌可知。自蘇李輩倡爲五古，漢道於斯而盛，此又詩之大宗也。前輩如建安、黃初諸公，飛騰而入，至六朝尙綺麗，亦其餘波不可少者也。

法自儒家有，張遠注：公祖審言以詩名家，故云。儒家有，卽所謂詩是吾家事也。**心從弱歲疲。**永懷江左逸，多謝一作病。鄴中奇。趙曰：江左逸，如嵇阮鮑謝之徒；鄴中奇，如建安七子之類。

典論：今之文人，孔融、陳琳、王粲、徐幹、阮瑀、應瑒、劉楨，茲七人者，於學無所遺，於辭無所假，咸自以聘騏驥於千里，仰齊足而並馳。**騏驎一作麒麟。帶好兒。**謂曹家父子。二句卽借鄴中句相形起下。**車輪徒已斲，**莊子：輪扁對齊桓公曰：夫斲輪不疾不徐，得之於手，應之於心。臣不能以喻臣之子，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，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。**堂構惜仍虧。**漫作潛夫論，後漢書：王符字節信，隱居著書三十餘篇，以譏當時失得，不欲章顯其名，故號曰潛夫論。**虛傳幼婦碑。**魏略：邯鄲淳作曹娥碑，蔡邕題其後曰：黃絹色絲，絕字也；幼婦少女，妙字也；外孫，女子之子，好字也；虀臼，受辛之器，乃悟曰：黃絹幼婦，外孫虀臼。楊修讀之卽解。曹操行三十里肯構無人，我之著作竟莫爲繼述矣。**緣情慰漂蕩，**陸機賦：詩緣情而綺靡。**抱疾屢遷移。**經濟慙辭字也；乃絕妙好辭。言斲輪雖巧，

此歎詩學莫傳。

以下備述漂蕩之跡，歎不得盡心於文章，故用末二句作結。

長策，飛棲假一枝。塵沙傍蜂蠆，江峽繞蛟螭。二句言蜀多寇亂。**蕭瑟唐虞遠，聯翩楚**

六句先述寓蜀一語承上起下乃全篇過脈

劉須溪云：起語突兀，在晚唐則人中對矣。

漢危。趙曰：治化莫盛於唐虞，戰爭莫急於劉項，故並舉爲言。聖朝兼盜賊，異俗更喧卑。舞鶴賦：厭人句從頭說起申寰之喧卑。鬱鬱星辰劍，歎所遇之窮。蒼蒼雲雨池。朱注：星辰劍用張華事，雲雨池用周瑜語。自喻在夔失所，如寶劍之埋獄而未出，如蛟龍之在池而未躍也。兩都開幕府，萬寓宇同。插軍麾。南海殘銅柱，謂粵寇初平。東風避月支。謂吐蕃數寇。月支，西域國名，注見二卷。亦暗用左傳南風不競語意。音書恨烏鵲，號怒怪熊羆。稼穡分詩興，柴荊學士宜。故山迷白閣，秋水末更憶皇詳言舊世作黃，亂重歎懷鄉陂。白閣皇陂注仍。結。到。作。詩。住非。俱見二卷。不敢要佳句，愁來賦別離。

蔣弱六云：前半說文章，後半說境遇，得失甘苦，皆寸心知者。前語少而意括，後語詳而情綿，公一生心跡盡是矣。

贈高式顏

高適有宋中送族姪式顏詩云：惜君才未遇，愛君才若此，世上五百年，吾家一千里。按：詩用黃公酒壚事，自是適沒後作，諸本皆失編，今從單復編夔州詩內。

昔別是何處，相逢皆老夫。二。何。含。多。少。今。昔。之。感。故人還寂寞，削跡共艱虞。莊子：孔子下。半。一。片。神。行削跡於衛。自失論文友，指高適也。空知賣酒壚。晉書王戎傳：嘗經黃公酒壚下過，顧謂後車客曰：吾昔與嵇叔夜、阮嗣宗酣暢於此，竹林之遊，亦與其末。自嵇阮云亡，吾便爲時之所羈紲，今日視之

此韓蘇之祖。

雖近，邈若山河。又公遣懷詩：憶與高李輩，論交入酒壚。平生飛動意，見爾不能無？

李潮八分小篆歌　周越書苑：李潮善小篆，師李斯嶧山碑，見稱於時。趙明誠金石錄：唐慧義寺彌勒象碑，李潮八分書也。潮書初不見重，當時獨杜詩盛稱之。

蒼頡鳥跡既茫昧，衞恆書勢：黃帝之史，沮誦蒼頡，睨彼鳥跡，始作書契。**已訛，**元和郡縣志：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，石形如鼓，其數有十；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，卽史籀大篆也。鶴注：鳳翔府寶雞縣本陳倉縣。王厚之石鼓文考正：石鼓粗有鼓形，字刻於傍，石質堅頑，類今碓磴。韓愈以爲宣王鼓，韋應物以爲文王鼓，宣王刻。程大昌雍錄亦云是成王鼓。或異，時人卽謂之籀書。秦李斯作蒼頡篇，趙高作爰歷篇，胡毋敬作博學篇，皆取史籀式。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也。周越書苑：八分者，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爲之，鍾繇謂之章程書。蔡文姬別傳云：臣父邕言：割程邈隸字，八分取二，割李斯小篆，二分取八，故名八分。又云：皆似八字，勢有偃波。

字體變化如浮雲。陳倉石鼓又大小二篆生八分。衞恆書勢：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，與古文或異，時人卽謂之籀書。秦李斯作蒼頡篇，趙高作爰歷篇，胡毋敬作博學篇，皆取史籀式。或頗省改，所謂小篆者也。周越書苑：八分者，秦羽人上谷王次仲飾隸書爲之，鍾繇謂之章程書。蔡文姬別傳云：臣父邕言：割程邈隸字，八分取二，割李斯小篆，二分取八，故名八分。又云：皆似八字，勢有偃波。**秦有李斯漢蔡邕，**張懷瓘書斷：李斯小篆入神，大篆入妙。伯喈八分飛白入神，大小篆隸書入妙。**中間作者絕不聞。嶧山之碑野火焚，棗木傳刻肥失眞。**封演聞見記：嶧山始皇刻石，其文李斯小篆，後魏太武登山，使人排倒之。然而歷代摹搨，以爲楷則，邑人疲於奔命，聚薪其下，因野火燒之，由是殘闕，不堪摹寫。然猶求者不已，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，

先敘篆書源流。

此稱李潮書法。

尾聲如歌之有亂，極盡賞歎。

凡成數片，置之縣廨，須則揚取。今人間有嶧山碑，皆新刻之碑也。今公詩曰：棗木傳刻，當是又翻刻者。

苦縣光和尚骨立，一作力。金石錄：苦縣老子銘舊傳蔡邕文幷書。劉思敬臨池漫記：老子苦人也，今爲亳州眞縣；縣有明道宮，宮有漢光和年所立碑，蔡邕書，馬永卿贊，字畫遒勁。書貴瘦硬方通神。惜哉李蔡不復得，吾甥李潮下筆親。又以今人相形舊唐書肅宗紀：上元二年四月，右散騎常侍韓擇木爲禮部尚書。宣和書譜：韓擇木昌黎人，工隸兼作八分，風流閒媚，世謂邕中興焉。騎曹蔡有鄰。寶泉述書賦：衞包蔡鄰，工夫亦到，出於人意，乃近天造。書史會要：有鄰，邕十八代孫，官至右衞率府兵曹參軍，工八分書，書法險勁。開元以來數八分，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。況潮小篆逼秦相，快劍長戟森相向。八分一字直百金，蛟龍盤拏肉屈強。倔強。劍戟相向，蛟龍盤拏，復用即所謂瘦硬通神者。吳郡張顚誇草書，草書非古空雄壯。草書作觀極五花八門之致

丈人行。叶下浪切。匈奴傳：漢天子吾丈人行。言前後行輩也。巴東一作江。逢李潮，逾月求我歌，我今衰老才力薄，潮乎潮乎奈汝何！趙曰：退之石鼓歌：少陵無人謫仙死，才薄將奈石鼓何？倣此詩末二語也。豈如吾甥不流宕，言草書失之流宕，篆書八分則不然。丞相中郎

峽口二首　即瞿塘峽口也。何云：峽口在荊門虎牙二山之間，楚之西塞。

峽口大江間，西南控百蠻。唐志：劍南諸蠻九十二，無城邑，椎髻皮服。城欹連粉堞，岸斷更青山。開闢當天險，防隅一水關。舊注：峽口有關，斷以鐵鎖。仇注：山形斜側，故城堞皆欹；傍多疊嶂，故岸斷見山。天險如此，而又設關水上，眞足控制全蜀矣。

此章見形勝而悲世亂也。三四申峽口之景，五六申控蠻之勢。

亂離聞鼓角，秋氣動衰顏。

時清關失險，世亂戟如林。即承上首後半說。去矣英雄事，荒哉割據心！仇注：英雄承時清，如光武、昭烈之平蜀是也；割據承世亂，如公孫述、李特之僭蜀是也。

此章遡往事而傷羈旅也。上四明治亂之山，下四言客蠻之況。

盧花留客晚，楓葉坐猿深。疲茶煩親故，諸侯數賜金。原注：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。

天池　全蜀總志：天池在夔州府治東，巫山縣治亦有之。

天池馬不到，仇注：池在山頂。嵐壁鳥纔通。百頃青雲杪，曾波白石中。鬱紆騰秀氣，

首記天池形勝。次記天池景物。末致卜居之意。

蕭瑟浸寒空。直對巫山峽，兼疑夏禹功。疑爲禹所鑿也。魚龍開闢有，菱芡古今同。用意俱切天池

聞道奔雷黑，郭璞詩：迅駕乘奔雷。初看浴日紅。

宮，有風颯然而至。欲問支機石，集林：昔有人窮河源，見婦人浣紗，問之，曰：此天河也。乃與一石而歸。問嚴君平，曰：織女支機石也。荆楚歲時記載作張騫事。如臨獻寶宮。注見十一卷。九秋驚雁序，萬里狎漁翁。更是無人處，誅茅任薄躬。厭褻俗之惡薄，故欲來此無人之境也。

飄零神女雨，就本地點染斷續楚王風。宋玉風賦：楚襄王遊於蘭臺之

李子德云：寫山則有峰兀之風，寫水則盡幽窅之致。

南極黃希曰：此用爾雅四極中之南極，夔在長安之極南也。

南極青山衆，西江白谷分。杜臆：西江至白谷而分，此楚蜀之交也。古城疏落木，荒戍密寒雲。歲月蛇常見，風飆虎或聞。近身皆鳥道，殊俗自人羣。睥睨登哀柝，古今注：女牆城上小牆也，亦名

睥睨。言於城上睥睨人也。蠻弧照夕曛。左傳：鄭伐許，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蠻弧以先登。亂離多醉尉，愁殺李將軍。李廣傳：廣屏居藍田南山中，嘗夜出還至亭，灞陵尉醉呵止廣。廣騎曰：故李將軍。尉曰：今將軍尚不得夜行，何故也！宿廣亭下。公爲故宦，恐人見欺，故云。按公詩：一命須屈色。又：小吏最相輕。醉尉事必有所感。

浦二田云：前四峽中風景，中四峽中土俗，後四峽中時事。亦厭居南土，撫景感懷之作也。

瞿唐兩崖

三峽傳何處？雙崖壯此門。入天猶石色，穿水忽雲根。三言峽之峻，四言崖之深。猱玃鬚髯古，述異記：猿五百歲化爲玃。蛟龍窟宅尊。惟山高水險，故物得以久據深藏，二句分頂。羲和冬馭近，愁畏日車翻。淮南子：日乘車駕以六龍，羲和爲之馭。李尤歌：安得壯士翻日車。

李子德云：詩莫難於用奇，舍此亦何由。見杜之大奇而不失爲樸，不可能也；且愈奇而愈見其清，何可能也。

結語更奇，並剔出高險兩面。

此及前篇，皆極意刻畫之作，而此尤高渾。

瞿唐懷古　集外詩，見吳若、郭知達、黃鶴本。

西南萬壑注，勍敵兩崖開。（用字奇。）勍敵，猶抵當意。地與山根裂，（承二。）江從月窟來。（承一。）黃生注：山附於地，裂乃地勢使然，必地與山以裂，而後江水得從此來，便含下陶鈞意。劖成當白帝，空曲隱陽臺。（邵云結有元氣。）江賦：巴東之峽，疏鑿功雖美，夏后疏鑿。陶鈞力大哉！

夜宿西閣，呈元二十一曹長

城暗更籌急，樓高雨雪微。（雨雪微，則漸霽矣。）稍通綃幕霽，（說文：帷在上曰幕。綃幕，以綃爲之也。）遠帶玉繩低。（謂疏星未沒。謝朓詩：玉繩低建章。）門鵲晨光起，檣烏宿處飛。（天曉舟已行也。）寒江流甚細，有意待人歸。浦注：由夜雪而曉霽，由啓門而望檣，遠見安流，如催發櫂，逐層卸下，所以表出峽之思。

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

山木抱雲稠，寒空一作江。繞上頭。繞卽指雲言。雪崖纔變石，風幔不依樓。社稷堪流涕，安危在運籌。看君話王室，感動幾銷憂！元必亦有心濟世者。

閣夜

題前寫一句。歲暮陰陽催短景，同影。天涯霜雪霽寒宵。五更鼓角聲悲壯，鼓角天晴則聲更亮。三峽星河影動搖。蔣云：三峽最湍激處，加霜雪照耀，故見星河動搖。又在聲悲壯裏覺得，足令人驚心動魄。野哭千家聞戰伐，夷歌是一作幾。處起漁樵！臥龍躍馬終黃土，諸葛、公孫，皆因夔州有祠廟而及之。人事音書漫寂寥。言賢愚同歸於盡，則寂寥何足計哉。末二句乃借古人以自解也。

蘇東坡曰：七律之偉麗者，子美之旌旗日暖龍蛇動，宮殿風微燕雀高；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。爾後寂寞無聞。歐陽永叔云：蒼波萬古流不盡，白鳥雙飛意自閑；又萬馬不嘶聽號令，諸蕃無事樂耕耘。可以並驅爭先矣。小生亦云，令嚴鐘鼓三更月，野宿貔貅萬竈烟；又露布朝馳玉關塞，捷書夜到甘泉宮。亦庶幾焉耳。

三四正從宵聲後見出。

吳瞻泰云：人事綰上野哭夷歌，音書綰上天涯三峽，關鎖極密。

瀼西寒望

瀼西注見十三卷。浦注：此詩爲居瀼緣起，蓋西閣之寓，險絕人區，久欲去此他適。後登瀼上堂云：頗免崖石擁，又曰：山田麥無隴，可以就坦而資生，知此詩意有屬也。

水色含羣動，朝光切太虛。寒朝水色空明，上連太虛，故水中物象，無所不見。羣動卽指下猿鷗等。年侵一作終。頻悵望，興遠一蕭疏。猿掛時相學，二句妙寫物情謝靈運遊名山志：觀掛猿下飲，百丈相連。鷗行炯自如。瞿唐春欲至，定卜瀼西居。

李子德云：胸無一物，故萬象效靈，然非好學深思，心知其故，當從何處下手。

白帝樓

漠漠虛無裏，連連睥睨侵。言城高上極天也。樓光去日遠，峽影入江深。仇注：日照水而其光上映，惟樓高故去日遠；峽臨江而其影下垂，惟水落故峽影深。臘破思端綺，古詩：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端綺。春歸待一金。漢書：一金直萬錢。言臘盡春歸，正可

製春服而具行資也。去年梅柳意，還欲攬邊心。

白帝城樓

江度寒山閣，閣謂閣道。城高絕塞樓。急。能。鳴。雁。，莊子：莊子舍於故人之家，令豎子殺雁烹之。豎子曰：其一能鳴，其一不能鳴，請奚殺？主人曰：殺不能鳴者。輕。輕。不。下。鷗。列子：海上有人，每旦從鷗鳥遊，鷗鳥之至者百數。其父曰：汝取來，吾玩之。明日，鷗鳥舞而不下也。二句亦見雁鷗而動春興。翠屏宜晚對，天台賦：摶壁立之翠屏。白谷會深遊。急。

五六用事不露，著二虛字，有化工肖物之妙。

杜詩每不拘對偶。

舟。

曉望白帝城鹽山

方輿勝覽：白鹽山在城東十七里。

徐步攜斑杖，看山仰白頭。翠。深。開。斷。壁，紅。遠。結。飛。樓。仇注：斷壁開處見其深翠，飛樓結處見其遠紅，用倒裝法。日出清江望，暄和散旅愁。春。城見松雪，始擬進歸舟。

行止問之西閣，奇。

西閣曝日

凜冽倦玄冬，負暄嗜飛閣。義和流德澤，顓頊愧倚薄。月令：孟冬之月，其帝顓頊。言日氣暖而寒氣不能侵之。

毛髮具自和，肌膚潛沃若。詩注：沃若，潤澤貌。趙曰：言煖如湯沃然。太陽信深仁，衰氣歊有託。歊

張云曝日眞景

傾煩注眼，言展轉向日而臥也。容易收病腳。公客居詩：臥愁病腳廢。瀏灕一作流離。木杪猿，翩翻山巔鶴。此因閣前所見，以興自得之趣。朋知苦聚散，哀樂日已作。即事會賦詩，人生忽如昨。古來遭喪亂，賢聖盡蕭索。胡爲將暮年，憂世心力弱。言即此片刻逍遙，他姑可弗計耳。

後又入感

不離西閣二首 杜臆：題曰不離，有厭居西閣意。

江柳非時發，江花冷色頻。正見不全是冷色，借頻字反映出地煖。見遠方氣候之殊。失學從愚子，無家任老身。結句、山、谷、尤、愛、其、深、遠、闇、雅不知西閣意，肯別定留人？趙曰：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？

地偏應有瘴，臘近已含春。四句即景起，

此又代答得，奇。一片無賴。

抑定留人也？

西閣從人別，人今亦故亭。復古編云：亭停通用。言非西閣留人，人則自留耳。江雲飄素練，石壁斷空青。惟飄，故山斷。二句閣上近景。滄海先迎日，銀河倒列星。仇注：曉登樓而海日先迎，夜臨窗而星河倒列。二句閣上遠景。倒列星，即沈佺期詩：天河入戶低意。平生耽勝事，吁駭始初經。言昔所以卜居者，特爲耽此勝景耳，其如久而不去何哉？正寫欲離不離之意，朱注非。

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，因述父子兄弟四美，載歌絲綸 杜詩博議：年譜：公至夔州時，柏中丞爲夔州都督，公爲作謝上表。柏都督乃柏茂林，中丞其兼官也。按：林一作琳。朱注：公有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詩，柏二當即四美之一。

紛然喪亂際，見此忠孝門。言之慨然。蜀中寇亦甚，柏氏功彌存。崔旰殺郭英乂，茂林以邛州牙將起兵討旰。

誠補王室，戮力自元昆。指中丞。三止錦江沸，當指柏中丞與崔旰相攻時事。獨清玉壘昏。高名入竹帛，新渥照乾坤。朱注：茂林以杜鴻漸奏授邛州刺史，充邛南防禦使，尋升爲節度使，未幾廢。按：邛南節度既廢，茂林不聞他除，當是即拜夔州都督也。子

弟先卒伍，芝蘭叠瑚璉。同心注師律，灑血在戎軒。絲綸實具載，紱冕已殊恩。奉公舉骨肉，誅叛經寒溫。金甲雪猶凍，朱旗塵不翻。二句言目前景。每聞戰場說，歛激懦氣奔。聖主國多盜，賢臣官則尊。言遭逢寇亂，益顯功業。方當節鉞用，茂林自節度除都督爲失職，故此詩云：方當節鉞用。又觀宴詩：幾時來翠節。蓋惜之也。必絕祲沴根。吾病日迴首，雲臺誰再論？作歌挹盛事，推轂期孤騫。馮唐傳：上古王者遣將，跪而推轂。時崔旰專制西川，故欲朝廷重任茂林也。

覽鏡呈柏中丞

渭水流關內，終南在日邊。膽銷豺虎窟，謂崔旰亂蜀。淚入犬羊天。時吐蕃屢爲邊患。起晚堪從事，行遲更學仙。舊注：凡仕者必早起，起晚矣，尚堪從事乎？學仙者必身輕步疾，行遲矣，更可學仙乎？二句卽衰謝意。鏡中衰謝意，萬一故人憐。

起突兀，笑中有淚。

將云：前首後四句談笑視頌，此四句感慨顧望，故不犯複。

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

極樂三軍士，誰知百戰場。無私齊綺饌，何遜詩：玉盤傳綺食。饌異等，見與士卒同甘苦意。久坐密金章。金章當卽指柏。坐久相近，言其能忘分適情也。醉客霑鸚鵡，嶺表錄異：鸚鵡螺，旋尖處屈而朱，如鸚鵡觜，故以名。殼裝爲酒盃，奇而可翫。佳人指鳳凰。唐會要：延載元年，內出繡袍賜文武官三品以上，其袍文，宰相飾以鳳凰，尚書飾以對雁。幾時來翠節，特地引紅妝。

繡段裝簷額，邵云、設色、新仇注：如今結綵之類。金花貼鼓腰。宋書：蕭思話年十餘歲，打細腰鼓。一夫先舞劍，浦注：言將士醉後起舞爲樂。百戲後歌樵。趙曰：戲作夔峽樵歌之音也，正見無樂不有。江樹城孤遠，雲臺使寂寥。謂策功之使臣。漢朝頻選將，應拜霍嫖姚。

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，赴江陵起居衞尚書太夫人，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

別駕，中丞之弟。舊唐書代宗紀：大曆元年五月，加荆南節度使衞伯玉檢校工部尚書。

三四賓主流對，五六時地衆舉。

浦云：次聯爲嘉隆間人嚼爛，遂覺可厭，在杜不害爲雅重也。

荆楚白碧，亦用折句對法。

中丞問俗畫熊頻，後漢輿服志：三公列侯車，倚鹿較，伏熊軾，黑轓。張湞注：問俗頻，故不暇親往而遣人致問。愛弟傳書綵鷁新。遷。轉五州防禦使，唐書方鎮表：廣德二年置夔忠涪都防禦使，治夔州。原領夔峽忠歸萬五州，隸荆南節度。柏中丞時蓋自都督遷防禦也。起居八座太夫人。初學記：唐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合爲八座。後漢岑彭傳：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。注：漢法，列侯之母，方稱太夫人也。楚宮臘送荆門水，白帝雲偸碧海春。毛奇齡云：楚宮白帝以蜀州言，荆門碧海以江陵言，江漢本通海也，兼借指衛夫人仙居之意。言楚宮臘月，凍釋流迅，快看舟下荆門；白帝雲晴，水天一色，早覺春生碧海。即所謂臘近已含春意。報與惠連詩不惜，宋書：謝惠連能屬文，族兄靈運嘉賞之云：每對惠連，輒得佳句。知吾斑鬢總如銀。顧注：言向來鬢白，本以苦吟之故，今非不欲別寄一詩也。一詩兩用，正緣老不能多作耳。

荆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歌

朱注：太常卿，趙之兼官。舊唐書：大食本在波斯之西，兵刀勁利，其俗勇於戰鬬。仇注：夔州隸荆南節度，趙太常刮寇至此，當在永泰元年崔旰反時。公遇趙時，想尚未歸也。

太常樓船聲嗷嘈，仙人馬明生詩：嗷嘈天地間，囂聲安得附。問兵刮削也。寇趨下牢。下牢在夔峽口。牧出令奔飛

浦云：短衣拔鞘，先一層出色，翻風四句，正面出色，鬼物三句，後一層出色。

邵云：怪怪奇奇，非意所至。此極狀胡刀之瑩利。

百艘，謂官吏候迎。猛蛟突獸紛騰逃。比盜賊卻走。白帝寒城駐錦袍，玄冬示我胡國刀。壯士短衣頭虎毛，憑軒拔鞘所交切。天爲高。謂刀光上閃。翻風轉日木。一作水。怒號，謂殺氣滿空。冰翼。雲雪。一作霰。澹傷哀猱。仇注：翼卽飛字意。勢迴風日，色薄冰雲，極言刀之利也。鐫錯碧甓音英。鵰鶡音匹題。膏，鐫，刻也。錯，磨也。甓，長頸瓶，所以盛膏。爾雅注：鵰鶡似鳧而小，膏中瑩刀劍。按：鵰鶡膏至毒，故用傅刀劍。銛鍔已瑩虛秋濤。言鋒鍔瑩如秋水。鬼物撇捩辭坑壕，撇捩，奔逸也。辭坑壕，塹而去也。蒼水使者捫赤絛，搜神記：秦時有人夜渡河，見一人丈餘，手橫刀而立，叱之，乃曰：吾蒼水使者也。赤絛，以赤色絲爲繩，刀飾也。龍伯國人罷釣鼇。列子：龍伯之國有大人，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州之所，一釣而連六鼇。朱注：言此刀鋒鍔磨瑩愈明，鬼物見之無不驚逸，如蒼水使者甫捫刀而釣鼇之人亦爲辟易也。芮公回首顏色勞，舊注：芮公，荆南節度使也。舊唐書衞伯玉傳：廣德元年拜江陵尹，充荆南節度。大曆初再爲節度。二年封陽城郡王。或由芮公進封陽城，史不詳耳。分閫救世用賢豪。趙公玉立高歌起，桓溫書：抗節玉立，誓不降辱。攬環結佩相終始。攬環結佩，言攬刀環而佩服之。萬歲持之護天子，得君亂絲與君理。謝承後漢書：方儲爲郎中，章帝以繁亂絲付儲使理，

儲拔刀三斷之曰：反經任勢，臨事宜然。斬。言荊南苪公以西顧爲憂，任賢濟世，於是趙公起而應之，欲終始佩服此刀，除亂萌以安王室。又北齊書：神武使諸子理亂絲，文宣抽刀斬之曰：亂者必

蜀江如線如針水，舊注：蜀江至瞿唐爲峽所束如線。荊岑彈丸心未已。登樓賦：薇荊山之高岑。賊臣惡子休干紀，魑魅魍魎徒爲耳！妖腰亂領敢欣喜，用之不高亦不庳，射雉賦：揆懸刀，騁絕技。如轘如軒，不高不埤。注：埤，短也，埤與庳古字通用。不似長劍須天倚。宋玉大言：長劍耿耿倚天外。言趙公此刀以平區區荊蜀之梗，無足難者。彼賊臣干紀，用之以誅斬其腰領，高下不差；豈似倚天長劍，但爲夸大之詞哉。吁嗟光祿英雄弭！光祿，趙公或先嘗爲此官。英雄弭，言其雄略足以弭亂。大食寶刀聊可比。丹青宛轉麒麟裏，光芒六合無泥滓。復將人刀並收。

蔣弱六云：如百寶裝成，滿紙光怪，造字造句，在昌黎長吉之間。公特偶有意出奇，然骨力氣象，仍非他人所能及。○逐句用韻，是柏梁體，卻又用轉韻，自成一格。

王兵馬使二角鷹 角鷹注見九卷。王當亦是承荊南之命，治兵來夔者。

悲臺蕭颯石巃嵸，曹植詩：高臺多悲風。哀壑梓枒浩呼洶。謂樹夾泉聲，其聲洶湧也。中有萬里之長江，迴

其言可以寒亂賊之膽。

此言趙公能用刀戡亂。

以期望趙卿作結。

起得奇峭森聳，先一層形

容，手法最高，語出意外，若有神助。

落角鷹，隨插入將軍，節拍甚緊。

杜詩多有韻轉而意不轉，意轉而韻不轉者，如此種是也。

以鷹比王，又以王比鷹，筆意極其變幻。

邵云。滔字一作奇。陷字。尤警。

風滔陷。日孤光動。迴風滔日，即滔天之滔。王兵馬軍帳必在臺上，故先從呼鷹之地說起。黃生注：起便爲角鷹作勢，見江山黯淡，日色慘悽，皆若助其肅殺之氣也。

角鷹翻倒壯士臂，將軍玉帳軒翠（句蒙上段）勇。氣。一作玉帳注見九卷。甘泉賦：颺翠氣之宛延。善曰：言宮觀之高，故翠氣宛延在其側。趙注：言壯士臂鷹於前軒，開玉帳之翠氣也。一鷹猛腦條徐墜，言將舉也。目如愁胡視天地。愁胡注見一卷。視天地，謂上下不定。杉雞竹兔不自惜，臨海異物志：杉雞頭有長黃毛，冠頰正青，常在杉樹下。竹兔小如野兔，食竹葉。孩一作溪。虎野羊俱辟易。孩虎猶云乳虎。本草：山羊即爾雅羬羊，一名野羊，善鬬至死。韝上鋒稜十二翮，傅玄鷹賦：左目若側，右視如傾。勁翮二六，機連體輕。將軍勇銳與之敵。將軍樹勳起安西，安西注見首卷。王必曾立功西域。崑崙虞泉入馬蹄。淮南子：日入於虞淵。唐諱淵，故云泉。白羽曾（隨詠一物必及時）三狡先丸。狡，爾雅：狡猊如虢貓，食虎豹。注：獅（憖句不嫌其複）子也。猊，子兮切。肉狡猊，言得而肉之也。勇決豈不與之齊？荊南苦公得將軍，亦如角鷹下翔朔。一作雲。惡鳥飛飛啄金屋，亦指（事是杜詩熟境）崔旰。安得爾輩開其羣？驅出六合梟鸞分！辨命論：梟鸞不接翼。

王嗣奭曰：此詩突然從空而下，如轟雷閃電，風雨驟至，令人駭愕。以下將王兵馬配角鷹說，忽出忽入，莫知端倪，而意正用互顯。至其通首警拔，無一字懶散，豈不雄視千古。

見王監兵馬使說，近山有白黑二鷹，羅者久取，竟未能得。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，恐臘後春生，鸇飛避暖，勁翮（六字傳神）思秋之甚，眇不可見，請余賦詩二首

雪一作雲。飛玉立盡清秋，雪玉比毛色之白。不惜奇毛恣遠遊。二句言其盡以清秋時來自塞外，即序所謂勁翮思秋也。酉陽雜俎：漠北白者，身長且大，五觔有餘，細斑短項，鷹內之最。生沙漠之北，不知遠近，向代州中山飛。又有房州白、漁陽白、東道白。在野只教心力破，言虞人心力徒勞，序所謂羅者久取，竟未能得也。於人何事網羅求？一生自獵知無敵，庾信詩：野鷹能自獵，江鷗解獨漁。朱注：鷹所以獵，今野鷹，故云自獵。百中爭能恥下韝？言其不受人役。東觀漢紀：太守桓虞曰：善吏如使良鷹，下韝命中。鵬鶱（結語狀出神異）九天須卻避，後幽明錄：楚文王好獵，有人獻一鷹，文王見其殊常，故爲獵於雲夢。毛羣羽族，爭噬競搏。此鷹遠瞻雲際，俄有一物凝翔鮮白，便竦爾而升，矗若飛電。須臾羽墮如雪，血下如雨，有大鳥墮地，兩翅廣數十里。時有博物君子盧德水曰：一生二句，可以想鷹之有品而不苟。

曰：此大鵬雛也。兔藏三窟莫深憂。漢：張綱謂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。末聯意正如此。一說：李因篤云：雖兔藏三窟，亦能制之，而狡不足憂也。

李子德云：二詩無一語不奇，於布帛菽粟中，有龍吟虎嘯，水立山鳴之致。○顧修遠云：黃石識子房於圮橋，而退老穀城；德公拜孔明於牀下，而長隱鹿門。殆所謂一生自獵知無敵，百中爭能恥下韝者乎。魏武欲以游說致公瑾，而不能奪其知己之感；桓溫欲以豪傑招景略，而不能解其共國之嫌。殆所謂虞羅自覺虛施巧，春雁同歸必見猜者乎。千古高人奇士，性情出處，從二十八字拈出，可想老杜胸中全史。

浦云：公老矣，尙作爾許語，可謂倔强猶昔。

黑鷹不省人間有，度海疑從北極來。正翮搏風超紫塞，張綖注：紫塞，雁門也。其山高出雲漢，雁飛不能踰，從兩山斷處而過，故謂之雁門，惟此鷹能超越之也。玄冬幾夜宿陽臺。虞羅自覺虛施巧，春雁同歸必見猜。月令：季冬之月，雁北嚮。序所謂臘後春生，鴈飛避暖也。以黑鷹異狀故猜。萬里寒空祇一日，金眸玉爪不凡材。

舊說以鷹況王兵馬，不如作自寓爲得，以篇中亦露遠客北歸意也。○二鷹在山，本非王監所有，亦非公所親見，自不應在毛色上著想，只就羅取未得勁翮思秋上摹寫其迅捷英奇，不沾沾分別黑白。杜臆謂二詩勝人，在氣魄雄偉，不落纖巧家數，良然。

何義門云：此詩筆筆轉。○此比元白諸學此而不能到。

縛雞行

小奴縛雞向市賣，雞被縛急相喧爭。
家中厭雞食蟲蟻，不知雞賣還遭烹。
蟲雞於人何厚薄？吾叱奴人解其縛。
雞。○蟲。○得。○失。○無。○了。○時。○注。○目。○寒。○江。○倚。○山。○閣。○俞。○云。○結。○語。○有。○舉。○頭。○天。○外。○之。○致。○

陳後山云：謂雞蟲得失，不如兩忘而寓於道。結句寄託深遠。

趙次公曰：一篇之妙，在乎落句。黃魯直書酺池寺書堂云：小黠大癡蟪蛄捕蟬，有餘不足，蹙憐蚿，退食歸來北窗夢，一江風月趁魚船。可與言詩者，當自解也。

折檻行

漢朱雲傳：雲請尚方斬馬劍，斷佞臣一人頭，以厲其餘。上問誰也？對曰：安昌侯張禹。帝大怒，命御史將雲下殿。雲攀殿檻，檻折。注：檻，軒前欄也。

嗚呼房魏不復見，房玄齡、魏徵。秦王學士時難羨。唐書：武德四年，太宗爲天策上將軍。寇亂稍平，乃作文學館收聘賢才，凡分三番，遞宿閣下，號十八學士。在選中者，天下所慕向，謂之登瀛洲。青衿冑子困泥塗，謂爲朝恩所辱。白馬將軍若雷電。魏志：龐德常乘白馬，大將軍兼神策軍使。若雷電，言其勢燄驚人。千載少似朱雲人，至今折檻空嶙峋。容齋

續筆：至今宮殿正中一間獨不施欄楯，謂之折檻，蓋自漢以來相傳如此。**婁公不語宋公語，尚憶先皇容直臣。**李云：令人神往。婁公謂婁師德，宋公宋璟也。

永泰元年三月，命左僕射裴冕、右僕射郭英乂等文武之臣十三人，於集賢館待制，以備詢問，蓋亦倣太宗瀛洲學士之意。然是時閹官恣橫。次年八月，國子監釋奠，魚朝恩率六軍諸將聽講，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，朝恩遂判國子監事；而集賢待制諸臣噤口不一救正，故作此詩以譏之。首二句，歎待制之臣不及貞觀盛時也。青衿二句，言教化凌夷而中人子弟得以橫行也。當時大臣鉗口飽食，效師德之退遜，而不能繼宋璟之忠讜，故以折檻爲諷。言集賢諸臣自無魏宋輩耳，未可謂朝廷不能容直臣如先皇也。

立春

春日春盤細生菜，撫言：東晉李鄂立春日命以蘆菔芹芽爲菜盤相餽貺。四時寶鏡：立春日春餅生菜，號春盤。黃生注：生菜，韭也，故曰青絲。**忽憶兩京梅發時。**盤出高門行白玉，高門通指富貴之家。莊子：無不走也。菜傳也。經。纖手送青絲。菜縷極細，故切須纖手。**巫峽寒江那對眼，杜陵遠客不勝悲。此身未知歸定處？**對兩京說。**呼兒覓**

紙一題詩。

江梅

梅蕊臘前破，梅花年後多。絕知春意好，一作早。最奈客愁何？雪樹元同色，江風亦自波。故園不可見，巫岫鬱嵯峨。

李子德云：不貪寫梅，從江上着眼，是爲高手。○春江微波，正與梅相漾發，五六對句，正以不粘煞爲佳。

庭草

楚草經寒碧，以地暖故。庭春入眼濃。舊低收葉舉，新掩卷牙重。顧注：言草之舊屬黃萎低垂者，今則既收之葉復舉，低垂者見其興起矣；草之新經風雨掩敗者，今則方卷之牙重發，掩敗者見其再生矣。上二字須略讀。步履宜輕過，開筵得屢供。言草色亦足以供清玩。看花隨節序，不敢強爲容。朱注：言庭草花開，自隨節序，獨我憔悴之身，不堪強爲容耳。末二句蓋自歎其不如庭草也。

方虛谷云：起十字已盡梅花次第。

李云：微入毫芒。

王十五前閣會 是王閣，非西閣。

楚岸收新雨，春臺引細風。情人來石上，鮑照詩：留酌待情人。鮮鱠出江中。鄰舍煩書札，肩輿強老翁。病身虛俊味，何幸飫兒童。浦注：當雨收風細之時，王君設鱠石上之閣，而致札迎輿，幷霑童稚，意思款曲如此，故詩以誌之。

老病 詩曰：稽留楚客中，應屬大曆二年作。

老病巫山裏，稽留楚客中。藥、承、一、殘他日裏，花、承、二、發去年叢。夜足霑沙雨，春多逆水風。合分雙賜筆，注見十二卷。猶作一飄蓬。

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，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，必愆佳期，走筆戲簡

江閣邀賓許馬迎，午時起坐自天明。浮雲不負青春色，細雨何孤白帝城？

邵云：淺淺語自好。

身過花間露溼（高、興、好）好，醉於馬上往來輕。虛疑皓首衝泥怯，實少銀鞍傍晚行。

愁　原注：強戲爲吳體。戲者明其非正律也。杜臆：公胸中有抑鬱不平之氣，每以拗體發之。

江草日日喚愁生，春巫。一作峽。泠泠非世情，盤渦鷺浴底心性？獨樹花發自分明。浦注：日日而長者，既恐其形我憔悴；泠泠而淡者，又惱其對我寂寞。愁人所觸，無一而可，故於鷺浴花發皆怪之，謂不類人之知愁也。下乃自言愁之故。十年戎馬暗南國，異域賓客老孤城。渭水秦山得見否？人今疲病虎縱橫。張璁曰：虎縱橫，謂暴斂也。時京兆用第五琦什畝稅一法，民多流亡。

蔡寬夫詩話：子美以盤渦鷺浴底心性，獨樹花發自分明爲吳體；家家養烏鬼，頓頓食黃魚爲俳諧體；以江上人家桃樹枝爲新句；雖若爲戲，然不害其格力也。

邵云：七律變調，氣自蒼莽，

晝夢

二月饒睡昏昏然，不獨夜短晝分眠。桃花氣暖眼自醉，春渚日落夢相牽。

吳注：二月昏昏多睡，不獨夜短而思晝眠，止因暖氣倦神，故日落而夢猶未醒耳。

務農息戰鬬，普天無吏橫索錢？故鄉門巷荆棘底，中原君臣豺虎邊。安得

顧注：下四正睡覺憂思之詞，公閉眼是夢，開眼卽是愁，至此又耿耿不成寐矣。

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　集外詩，員氏所收。

江浦雷聲喧昨夜，春城雨色動微寒。黃鸝並坐交愁溼，古樂府：烏生八九子，端坐秦氏桂樹間。此坐字所本。

白鷺羣飛太劇乾。邵注：鶩畏雨而坐，若交愁其溼；鷺乘雨而飛，甚難於得乾。公身滯雨中，故對之增悶。晚節漸於詩律細，誰家

邵云：曰穩曰細，總見此老苦心。

數去酒杯寬？惟君最愛淸狂客，百遍相過一作看。意未闌。

仇滄柱云：公嘗言老去詩篇渾漫與，此言晚節漸於詩律細。何也？律細言用心精密，漫與言出手純熟，熟從精處得來，兩意未嘗不合，卽所謂意愜關飛動也。

邵云：疎放有老氣。

暮春

臥病擁塞在峽中，杜臆：公本欲初春下峽，病至暮春，則舟不可行矣，故有慨於臥病擁塞也。瀟湘洞庭虛映空。楚天不斷

三四恰切暮春景。

四時雨，巫峽常吹萬一作千。里風。沙上草閣柳新暗，城邊野池蓮欲紅。暮春

鴛鷺立洲渚，挾子翻飛對擁塞還一叢。朱注：說文：叢，聚也。一叢，言鴛鷺與子叢聚而飛也。

卽事

暮春三月巫峽長，皛胡了切。皛行雲浮日光。雲浮日光而過，乃雷雨將作之候。雷聲忽送千峯雨，花氣渾如百和香。邵注：漢武帝時，月支國進百和香。謂雨過而花香也。黃鶯過水翻迴去，畏雨故翻迴。燕子銜泥溼不妨。飛閣捲簾圖畫裏，虛無只少對瀟湘。末句謂未能出峽也。

懷灞上遊灞上，地名，在長安東三十里。

悵望東陵道，顧注：卽長安東門，秦東陵侯種瓜處。平生灞上遊。春濃停野騎，夜宿敞雲樓。二句正對峽中深窘悶人而言。離別人誰在？經過老自休。眼前今古意，江漢一歸舟。言閱歷既久，萬事都灰，只有歸

新晴妙景如畫。

心如箭耳。

晴二首

久雨巫山暗，新晴錦繡文。一作紋。碧知湖外草，紅見海東雲。竟日鶯相和，摩霄鶴數羣。野花乾更落，風處急紛紛。

下食遭泥去，承一久雨乍晴，故泥尚溼。高飛恨久陰。承二烏亦如己之謀食，已不如鶴之高飛，即興起末二句。雨聲衝塞盡，日氣射江深。迴首周南客，馳驅魏闕心。

雨

始賀天休雨，還嗟地出雷。驟看浮峽過，密作渡江來。牛馬行無色，公秋雨詩：去馬來牛不復辨。蛟龍鬬不開。巫、山、事、翻、用、文、別干戈盛陰氣，未必自陽臺。

首四句新晴見月而喜，結早爲羈棲引端。○李云：樸老中自見風流，非他家所及。

此通計兩年之月。

此專指上弦之月。

李云：看去只在眼前，然非公卻拈不出。

月三首

斷續巫山雨，天河此夜新。俊。爽。似。太。白。若無青嶂月，愁殺白頭人。魍魎移深樹，明處。蝦蟆沒半輪。暗處是上弦之月。故園當北斗，直指照西秦。

併照巫山出，新窺楚水清。亦言是雨後。羈棲愁裏見，二十四迴明。三。四。直。下。袼。言客夔已兩年。必驗升沈體，如知進退情。不違銀漢落，亦伴玉繩橫。銀漢至天曉始沒。二句言玩月常至終夜也。

萬里瞿唐月，春來六上弦。亦通兩年計之，舊注誤。時時開暗室，故故滿青天。爽合風襟靜，高當淚臉懸。南飛有烏鵲，夜久落江邊。結用魏武詩意，正是羈棲之感。

晨雨

小雨晨光內，初來葉上聞。霧交纔灑地，風折旋隨雲。暫起紫荊色，輕霑

鳥獸羣。麝香山一半，夔州圖經：麝香山在州東南一百五十五里，山出麝香，故名。亭午未全分。

入宅三首

年譜：大曆二年春，公自西閣遷居赤甲。

鶴注：赤甲瀼西皆在奉節縣北三十里。

首章誌赤甲之勝。

次章又觸動鄉思。

風急浪高，見此間仍不可居矣，此不久卽有瀼西之還與。

奔峭背赤甲，斷崖當白鹽。顧注：以二山之形勢，明宅之向背。客居愧遷次，春色漸多添。花亞欲移竹，仇注：以花壓竹枝，愛花故須移竹。鳥窺新捲簾。衰年不敢恨，勝概欲相兼。

亂後居難定，春歸客未還。水生魚復浦，邵注：此等句灩澦風濤電射，巨魚卻不得上，故名魚復浦。雲暖麝香山。半頂梳頭白，過眉拄杖斑。仇注：半頂言髮之少，過眉言杖之長。相看多使者，問函關。王應麟曰：潼關至函谷關歷陝華二州之地，俱謂之桃林塞。時周智光據華州反。

宋玉歸州宅，雲通白帝城。見相去不遠。吾人淹老病，旅食豈才名！言己未能如宋玉也。峽口風常急，江流氣不平。邵云：氣字奇警。只應與兒子，飄轉任浮生。

此詩頗唐之甚。

赤甲

卜居赤甲遷居新，兩見巫山楚水春。自去春至夔。炙背可以獻天子，二句思君美芹由來知野人。稚康絕交書：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，欲獻之至尊，雖有區區之意，亦已疏矣。事本出列子。顧注：言當此春日山居無事，惟有炙背之樂，可獻天子，美芹之味，野人自知，此外無所有也。正見所居荒陋意。荊州鄭薛寄詩近，二句懷友謂鄭審、薛據。蜀客郤音隙。岑非我鄰。謂郤昂、岑參。朱注：太白集有送郤昂謫巴中詩。又巴州碑云：郤昂有陪嚴使君武暮春五言二首在南龕，詩甚典麗。當亦公之故舊也。時岑嘉州在鴻漸幕府，故云蜀客。笑接郎中評事飲，趙曰：評事必崔評事，郎中無考。病從深酌道吾眞。

卜居 此自赤甲將遷瀼西作。

歸羨遼東鶴，丁令威事，注見八卷。吟同楚執珪。莊舄事，注見十二卷。二句言不忘故鄉也。未成遊碧海，著處覓丹梯。三言東遊未遂，四謂寓舍重尋。雲嶂寬江北，春耕破瀼西。言其地寬平，故可耕種。破，破土也。桃紅客若至，定

似昔人迷。

浦云：五詩於定居伊始，曲寫身世之悲，蓋有不得已而託於此者。○此首就暮春說起，總領大意。

次首明所以卜居瀼西之故。

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

以高齋名之。今東屯白帝城像具存，瀼西居後廢。按：圖經所載漕廨，卽其故地也。

年譜：大曆二年三月，公遷居瀼西。朱注：宋費士戣漕司高齋記：公在夔各隨所寓而賦高齋，後人卽其處各肖像

久嗟三峽客，再與暮春期。值。神。傷。言。表。百舌欲無語，繁花能幾時？谷虛雲氣薄，波。結進一步爲後兩章伏脈亂日華遲。仇注：谷內雲升，春晴故薄，波中日漾，春長故遲。戰伐何由定，哀傷不在茲！言春光易逝，誠可哀矣，然世亂方殷，則所傷尙不在此也。

此邦千樹橘，不見比封君。史貨殖傳：封者衣租稅，千戶之君歲率二十萬，蜀漢江陵千樹橘，其人皆與千戶侯等。言地產貧瘠，而託居於此，不過爲養拙全生計耳。養拙干戈際，全生麋鹿羣。畏人江北草，旅食瀼西雲。蔣云：江北草微而背陰，瀼西雲往來無定，故以託興。萬里巴渝曲，三年實飽聞。

三首方及新賃草屋。

張惕菴云：此等結句，山谷多效之。

末二首言懷，乃題字之意，應前戰伐何由定二句。

杜晚年七律多類然自放。

綵雲陰復白，言乍雨乍晴。錦樹曉來青。言紅稀綠暗。二句屋前春景。身世雙蓬鬢，意甚悲而語自壯。乾坤一草亭。哀歌時自惜，醉舞爲誰醒？細雨荷鋤立，入畫。江猿吟翠屏。壯年學書劍，他日委泥沙。事主吞吐非無祿，嗚咽浮生即有涯。非無祿，謂前曾授官；即有涯，謂後無餘望。高。齋依藥餌，絕域改春華。喪亂丹心破，王臣未一家。二句點題。欲陳濟世策，此首申明上首已老尚書郎。不息豺狼鬬，空慚鴛鷺行。時危人事急，承三風逆羽承四毛傷。落日悲江漢，中宵淚滿牀。

江雨有懷鄭典設　唐書：東宮官有典設郎四人。

春雨闇閨塞峽中，早晚來自楚王宮。暗用朝雲暮雨事。亂波紛披已打岸，弱雲狼籍不禁風。寵光葸葉與多碧，造句似晚唐點注桃花舒小紅。谷口子眞正憶汝，岸高濕滑一作闊。

限西東。時公在灄西，鄭必在灄東也。

熟食日示宗文宗武　舊注：秦人呼寒食爲熟食節，以禁烟火，預辦熟物食之。

消渴遊江漢，羈棲尙甲兵。幾年逢熟食，萬里逼淸明。寒食在淸明前二日。松柏邙山路，元和郡縣志：北邙山在河南府偃師縣北二里。楊佺期洛城記：邙山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。公先塋在洛，流寓不能展省，故有此句。風花白帝城。汝曹。催我老，回首淚縱橫。末二句所感甚深，非徒歎祭掃久虛。子孫長大，白髮相催，己亦將爲松柏中人矣，卽起下章意。

又示兩兒

。情。深。語。痛。

令節成吾老，他時見汝心。劉辰翁曰：他時見汝思親之心，謂身後寒食。浮生看物變，物謂節物。爲恨與年深。長葛書難得，舊唐書：長葛縣屬許州，隋分許昌縣置。江州涕不禁。江州潯陽郡屬江南西道，本九江郡，天寶元年更名。趙曰：長葛江州必公弟妹所在。團圓思弟妹，行坐白頭吟。

因祖宗並思及弟妹，亦老人情感所必然。

得舍弟觀書，自中都已達江陵。今茲暮春月末，行李合到夔州。悲喜相兼，團圓可待，賦詩卽事，情見乎詞

唐書：至德二載以西京爲中京。

爾到一作過。江陵府，何時到峽州？亂離生有別，聚集病應瘳。颯颯開啼眼，朝朝上水樓。老身須付託，白骨更何憂？

喜觀卽到，復題短篇二首

巫峽千山暗，計來路卽預伏。末句。終南萬里春。病中吾見弟，書到汝爲人。前此尙不知生死若何也。意答兒童問，杜臆：開書時想其子在側。來經戰伐新。盧注：是年郭子儀討周智光，命大將渾瑊、李懷光軍渭上，所謂來經戰伐新也。泊船悲喜後，不到屋梁。款。款。話歸秦。

待爾嗔烏鵲，抛書示鶺鴒。欲問來時消息。枝間喜不去，承一原上急曾經。承二江閣嫌津柳，

嫌其遮望眼也。風帆數驛亭。應論十年事，撚絕始星星。謝靈運詩：星星白髮垂。想弟年亦近老矣。

送惠二歸故居　一作聞惠二過東溪。集外詩，見吳若本。其人未詳，當是入世未遇者。

惠子白駒瘦，歸溪惟病身。皇天無老眼，空谷滯斯人。崖蜜松花熟，崖蜜乃蜂釀松花所成。山杯一作村醪。竹葉春。張華詩：蒼梧竹葉清，乃酒名也。柴門了無事，黃綺未稱臣。黃生注：黃綺尚多一出，惠乃未稱臣之黃綺，寫得其人甚高。

寄薛三郎中據　韓愈薛公達墓誌：父據爲尚書郎中贈給事中。仇注：時薛在荊州將北歸京師而寄詩贈之也。

人生無賢愚，飄颻若埃塵。自非得神仙，誰免危其身？與子俱白頭，役役常苦辛。雖爲尚書郎，公與據皆嘗爲郎官。不及村野人。憶昔村野人，其樂難具陳。藹藹桑麻交，公侯爲等倫。天未厭戎馬，我輩本長貧。即所謂甲卒身貴，書生道殊意。子、尚、客

李云：蒼雄淡宕，苦而能和，非老於宮商者不辦。

此等五古，頗似樂天。

首段賓主合敘，言所以遇亂作客之故。

次段賓主分敘，就白頭役役中又分出衰旺，彼若可羨，此越可傷耳。

後段賓主錯敘，言出峽歸朝，已俱不能從，而尙以乘時有爲望之薛也。

荊州，我亦滯江濱。（二句、開、下、承滯江濱）峽中一臥病，瘡瘻終冬春。春復加肺氣，此病蓋有因。二公化爲土，嗜酒不失眞。余今委修短，早歲與蘇鄭，（蘇源明、鄭虔。）痛飮情相親。豈得恨命屯？（言修短尙所弗計，至貧富益可置之度外矣。）聞子心甚壯，（承客荊州）所過信席珍。（老人倜儻如見）上馬不用扶，每扶必怒嗔。賦詩賓客間，揮灑動八垠。乃知蓋代手，（極贊毋乃自謂。）才力老益神。（商璠曰：據爲人骨鯁，兼有氣魄，其文亦爾。）青草洞庭湖，（二湖俱在荊州南。）東浮滄海濱。君山可避暑，（一統志：君山在洞庭湖中。）況足采白蘋。子豈無扁舟，往復江漢津？我未下瞿唐，空念禹功勤！（蔡注：言禹功雖勤，尙不能鑿三峽使江流平易也。）聽說松門峽，（杜臆：返照詩：松門似畫圖。蓋在夔江下流。）杻視青旻。（仇注：松門峽險，爲之驚心吐藥，必深秋水落，方可鼓枻東行耳。）吐藥攬衣巾。高秋卻束帶，鼓起，健者勿逡巡。（袁紹傳：董卓欲廢立，紹勃然曰：天下健者，豈惟董公。）上有明哲君，下有行化臣。余病不能（以慰勉作結。住法矯然。）

晚登瀼上堂

故躋瀼岸高，頗免崖石擁。開襟野堂豁，繫馬林花動。雉堞粉似雲，山田麥無隴。謂高低。。。首。紋。瀼。上。春。景。星散。春氣晚更生，江流靜猶湧。四序嬰我懷，羣盜久相踵。黎民困逆節，天子渴垂拱。所思注東北，以漂泊西南故。深峽轉修聳。衰老自成病，郎官未爲冗。淒其望呂葛，呂望、諸葛。不復夢周孔！濟世數嚮時，次。紱。登。高。威。懷。斯人各枯冢。指房琯、張鎬、嚴武之流，公所相期濟世者。身既老而救世之人亦亡，是以嘆也。楚星南天黑，結處仍收到晚望蜀月西霧重。二句亦況言亂象。安得隨鳥翎，迫此懼將恐。憂羣盜也。

醉爲馬墜，羣公攜酒相看

甫也諸侯老賓客，罷酒酣歌拓金戟。庾信詩：醉來拓金戟。騎馬忽憶少年時，謂忘卻老也。散蹄

李云：秀而不浮，足追康樂。

先敍醉後馳馬之狀。

此墜馬見傷而歎也。

迸落瞿唐石。白帝城門水雲外，低身直下八千尺。謂自城門馳下瞿唐。粉堞電轉紫遊韁，晉中興書：太和中鄴下童謠：青青御路楊，白馬紫遊韁。謂粉堞經過，紫韁疾如電轉。東得平岡出天壁。平岡在天壁之下，故近江村而凌紫陌。江村野堂爭入眼，垂鞭彈典可切。廣韻：彈，下垂貌。向來皓首驚萬人，承少年句跌出自倚紅顏能騎下文。食亦切。言騎馬自幼射。習慣，故雖老而不懼。安知決臆追風足，決臆，縱意也。朱汗驂驔音譚。猶噴本作歕，善問切。玉。謂奔悍難馭也。盧照鄰詩：琱弓夜宛轉，鐵騎曉驂驔。穆天子傳：天子東遊於黃澤，使宮樂謠曰：黃之澤，其馬歕沙，皇人威儀。黃之澤，其馬歕玉，皇人壽穀。按：踏岸則噴沙，激水則噴玉，皆言馬勢之雄猛。不虞一蹶終損傷，見道語。人生快意多所辱。職當憂戚伏衾枕，況乃遲暮加煩促。朋知來問腆我顏，杖藜強起依僮僕。語盡還成開口笑，談諧灑灑名士風流提攜別掃清谿曲。酒肉如山又一時，初筵哀絲動豪竹。共指西日不相貸，言流光迅速意。喧呼且覆杯。明知語。中滌。何必走馬來爲問？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！朋知語。嵇康著養生論，後刑東市。言禍患之來，亦有以安居無

事而得者，不必定以此爲戒也。

郝楚望云：題有景致，詩寫得露足，詞藻風流，情興感慨，無不佳。

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

朱注：按史大曆二年正月，淮南節度使李忠臣入朝，三月，汴宋節度使田神功來朝，八月，鳳翔等道節度使李抱玉入朝。河北入朝事，史無明文，疑公在夔州特傳聞之而未實然耳。

二首在題前，一戒一勸，直可作露布讀。

祿山作逆降天誅，爲其子慶緒所殺。更有思明亦已無。

首提安史，誌禍本也。

洶洶人寰猶不定，時時戰鬬欲何須？

○大○聲○喚○醒○羣○迷○一○言○帶○十○斗○血○淚○

此首入題，末句急入自家，方見關切。

社稷蒼生計必安，蠻夷雜種錯相干。

舊唐書：安祿山，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，本無姓，名軋犖山。史思明本名窣干，營州寧胡州突厥雜種胡人。

周宣漢武今王是，孝子忠臣後代看。

漢武謂光武。

喧喧道路多歌謠，河北將軍盡入朝。始是乾坤王室正，卻教江漢客魂銷！

此首承上追痛，跌出下首。

此首是歡喜口號正文，若移作結便庸。

上首極力贊頌，急露出憂盛危明心事，具見忠悃。

又說到自家，此首束上起下。

趙注：自傷流落不得還朝也。

不道諸公無表來，茫然庶事遺人猜。言河北諸道，前時不朝，爲可疑也。擁兵相學干戈銳，使者徒勞萬里回。一作百萬。與有感詩諸侯春不貢，使者日相望二句同意。

鳴玉鏘金盡正臣，取其舍逆歸順也。首句正轉，與上章緊相呼應。修文偃武不無人。便含末二首意興王會靜妖氛氣，聖壽宜過一萬春。

英雄見事若通神，聖哲爲心小一身。言不侈天下以自奉也。燕趙休矜出佳麗，宮闈不擬選才人。通鑑：大曆元年十月，上生日，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爲壽，共值緡錢二十四萬，常袞請卻之，不聽。燕趙才人，乃因珍玩等推類言之。按：玄肅兩朝，貴妃、良娣皆以女戎致禍，公故首舉爲戒。

抱病江天白首郎，空山樓閣暮春光。衣冠是日朝天子，草奏何時入帝鄉。

下三首俱極意鋪張，以志喜慰，亦是題目正文。

此並開導諸鎮之叛卒。

此以河北入朝歸功李光弼也。

惜未能入賀也。

澶市連切。漫山東一百州，西京賦：澶漫靡迤，作鎮於近。山東卽河北道，謂太行山之東也。削成如案抱青邱。削成如案，言已平也。青邱注見十五卷。苞茅重入歸關內，王祭還供盡海頭。浦注：此指淄青軍，言淄青東臨渤海。東踰遼水北濼沱，大小遼水皆經今遼東境。濼沱源出山西代州，經直隸保定府。星象風雲氣共和。紫氣關臨天地。壯句。闊，趙注：紫氣關卽函谷關。黃金臺貯俊賢多。上谷郡圖經：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，以延天下之士。此指盧龍成德等軍言。漁陽突騎邯鄲兒，漁陽突騎注見九卷。唐書：磁州有邯鄲縣屬河北道。酒酣並轡金鞭垂。意氣卽歸雙闕舞，雄豪復遣五陵知。王洙注：漢之五陵，乃豪俠所聚之地。昔爲賊黨者，今爲國用，所以鼓舞其來歸之興也。李相將軍擁薊門，朱注：光弼在玄肅朝嘗加范陽節度使，又嘗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，於廣德二年已沒，此蓋追美之。白頭惟有赤心存。史筆。竟能盡說諸侯入，舊唐書：光弼輕騎入徐州，田神功遽歸河南，尙衡、殷仲卿、來瑱皆相繼赴闕。知有從來天子尊。

此以戡亂致治推崇郭子儀也。○末後君臣濟美，極淋漓頌揚之致，其所以感動藩臣者至矣。

十二年來多戰場，（二句總括禍亂始終作大結束）自天寶十四載至大曆二年。天威已息陣堂堂。（孫武子：無擊堂堂之陣。）神靈漢代中興。（○結○歸○君○相○皇。）主，功業汾陽異姓王。（郭子儀傳：寶應元年二月，進封汾陽郡王。）

朱鶴齡曰：河北諸將擅命不朝，公素所深慮，故聞其入朝喜而作詩。首舉祿山思明，聳動之以周宣、漢武，勸勉之以孝子忠臣，而末二章則舉李郭二公以爲表儀，其立意深遠若此。○浦二田云：十二首竟是一大篇議論夾敍事之文，與紀傳論贊相表裏；前人所謂敦厚雋永，來龍遠而結脈深是也。若章章而求，句句而摘，半爲塵羹土飯矣。

缺 页

杜詩鏡銓卷十六

大曆中，公居夔州作。

過客相尋

窮老眞無事，江山已定居。地幽忘盥櫛，客至罷琴書。掛壁移筐果，呼兒問一作間。煮魚。時聞繫舟楫，及此問吾廬。

竪子至　公有示獠奴阿段詩，又東渚耗稻詩遣竪子阿段往問，知此竪子卽阿段也。

竪子至，小子幽園至，輕籠熟柰香。蜀都賦：朱櫻春熟，素柰夏成。本草：。本草：櫨子似梨而澁。梅杏半傳黃。今名頻婆。山風猶滿把，野露及新嘗。欹枕江湖客，江湖客，公自謂。提攜日月長。浦注：末語正應一二，謂園果以次而熟，可以逐時攜送也。

王右仲曰：五六語帶仙靈氣。

清空如話。

上四赴園之景，下四赴園之故。

園　仇注：園隔瀼西之溪，別有茅舍，此自瀼西泛艇行視小園也。

仲夏流多水，清晨向小園。碧溪（承水）搖艇闊，朱果（承園）爛枝繁。始爲江山靜，終防市井喧。公詩：市暨瀼西巔。蓋瀼西居近市，故別買果園以資偃息。畦蔬繞茅屋，自足媚盤飧。

歸　此自園而歸也。

東帶還騎馬，東西卻渡船。甘林詩有入林解我衣句。歸則當束帶騎馬，又卸馬渡船也。林中纔有地，峽外絕無天。以下句形上句，即平地一川穩，高山四面同意。虛白高人靜，莊子：虛室生白。喧卑俗累牽。他鄉悅遲暮，不敢廢詩篇。言此地寬平可居，但以近市喧雜，歎其不如高人，惟可藉作詩以遣興耳。

園官送菜　并序。朱注：按送菜詩云：常荷地主恩，送瓜詩云：柏公鎮夔國，則知地主即柏都督，都督乃茂琳也。

園官送菜把，本數日闕。矧苦苣馬齒，掩乎嘉蔬，傷小人妬害君子，菜不

邵云：韓蘇極學此種，而有青出於藍之妙。本是憤園官侵尅食料，卻入此大感慨，得詩人諷誡之旨。○此詩與種蒿苣篇大旨相似。

足、道也，比而作詩。杜臆：當時武夫健卒，倖功得官，而凌侮志士幽人者不少，小人殆指此輩言之。只在篇末戎軒二字露意，詩人愼言如此。

清晨送菜把，常荷地主恩。守者愆實數，略有其名存。苦苣刺如針，本草：苦苣，卽野苣也。野生者一名褊苣。馬齒葉亦繁。圖經本草：馬齒莧雖名莧類，而苗葉與人莧輩都不相似，亦可食，少酸。青青嘉蔬色，埋沒在中園。園吏未足怪，世事因堪論。嗚呼戰伐久，荆棘暗長原！乃知苦苣輩，傾奪蕙草根。小人塞道路，爲態何喧喧？又如馬齒盛，氣擁葵茳昏。葵茳，嘉蔬。馬融廣成頌：桂茳鳧葵。爾雅疏：蘇一名桂茳，葉下紫色，氣甚香。點染不易處，絲麻喻雜羅紈喻中。一經器物內，永挂麤刺痕。言苦苣馬齒一點染器物，則麤刺永存，小人可畏亦如此也。志士採紫芝，放歌避戎軒。畦丁負籠至，感動百慮端。

園人送瓜

江間雖炎瘴，瓜熟亦不早。柏公鎮夔國，滯務茲一掃。食新先戰士，共少及溪老。共少猶云分甘。宋文帝紀：謝宏微曰：分多共少，不至有乏。傾筐蒲鴿青，師氏注：蒲鴿、貍首，瓜之名。謂青瓜色如蒲鴿也。滿眼顏色好。竹竿接嵌竇，嵌竇，巖泉也。引注來鳥道。沈浮亂水玉，水玉卽水精也。公詩：瓜噲水精寒。愛惜如芝草。廣雅：土芝，瓜也。晉嵇含瓜賦：其名龍膽，其味亦奇，是謂土芝。看小童抱。更抱秋瓜來送也。東陵跡蕪絕，楚漢休征討。言已成往事。園人非故侯，種此何草草！詩：勞人草草。注：草草，勞心也。草字重韻，韻同意異，公詩每用之。按：

課伐木 幷序

課隸人伯夷、辛秀、信行等，入谷斬陰木，周禮：仲冬斬陽木，仲夏斬陰木。鄭玄注：陽木生山南，陰木生山北。人日四根止，維條伊枚，詩注：枝曰條，榦曰枚。正直挺然。晨征暮返，委積庭內。我有藩

李曰：本色足賞。首八著送瓜之由。

次八詳食瓜之事。以慰勞其人作結。

秦少游謂少陵詩冠古今，而無韻者幾不可讀，如此序是也。然亦自有

鍾伯敬云：此等詩處家常瑣悉事，有滿腔化工、全副王政。

籬，是缺是補，載伐篠簜，禹貢注：篠，箭竹；簜，大竹。伊仗支持，則旅次於小安。山有虎，知禁，若謂虎。恃爪牙之利，必昏黑搰一作搪。突。夔人屋壁，容齋隨筆：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：相戒莫浪出，月黑虎夔藩。夔字蓋言抵觸之義，而莫究所出，及閱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云，乃知魯直用此。然杜公時在夔府，作詩所謂夔人者，述其土俗耳，本無抵觸之義，魯直蓋誤用耳。列一作例。樹白蒿，一作菊。鏝爲牆，浦注：列樹蓋植以爲柱，以竹編之，而加之塗墁也。實以竹，示式遏。詩：式遏寇虐。爲與虎近，混淪乎無良。賓客憂害馬之徒，莊子：去其害馬者而已，當卽指虎爲是。苟活爲幸，可默、息已。言藩籬補而旅次安，庶可靜默而寧息也。作詩示宗武誦。殆欲使知作客甘苦。

長夏無所爲，客居課奴僕。清晨飯其腹，持斧入白谷。青冥曾巔後，十里聞丁丁聲，功課日各足。蒼皮見一作成。斬陰木。人肩四根已，亭午下山麓。

委積，素節相照燭。蒼皮指木，素節謂竹。藉汝跨小籬，當仗苦虛竹。朱注：伐木爲籬栅，又以苦竹遮護之。序所云：載伐篠

蕩，伊仗支持也。空荒咆熊羆，乳獸待人肉。不示知禁情，豈惟干戈哭。城中賢府主，四句善爲斡旋處貴如白屋。蕭蕭理體淨，理體，治體也，治字避高宗諱。蜂蠆不敢毒。蜂蠆指盜賊。虎穴連里閭，隄防舊風俗。仇注：盜不犯境，見柏公新政，惟虎窺籬落，尚須隄防耳。泊舟滄江岸，久客愼所觸。舍西崖嶠壯，雷雨蔚含蓄。謂虎藏於此。牆宇資屢脩，衰年怯幽獨。爾曹輕執熱，爲我忍煩促。秋光近青岑，季月當泛菊。末韻功隸人結得風趣。風俗記：重陽相會登山，飲菊花酒，謂之登高會，又謂之泛菊。報之以微寒，共給酒一斛。

浦云：前半無窮奇險，寫得極震盪，正與下文安閒自在一段光景反映。

柴門　浦注：時以事出遊峽間，舟迴瀼西，作是詩也。前半從登岸後回寫峽勢之奇險，後半由息足餘自述身謀之止足，有見險息機之思。主意在後半，故題曰柴門。

泛舟登瀼西，回首望兩崖。一篇眼目瞿塘兩崖也。東城乾旱天，仇注：白帝城在夔州之東，故云東城。其氣如焚柴。山瘴值旱如此。長影沒窈窕，謂連山爲旱氣所蔽。餘光散谿砑。舊作啥呀。上林賦：谿砑豁閉。注：谿砑，洞谷空大貌，與谿砑同。言日光返照，散

映於谿舒之間也。大江蟠嵌根，集韻：嵌，岸欹峻也。歸海成一家。下衝割坤軸，竦壁攢鏌鋣。鏌鋣，劍名。言山峽之聳如之。蕭颯灑秋色，氛昏霾日車。峽門自茲始，最窄容浮查。禹功翊造化，疏鑿就欹斜。水經：江水又東逕廣谿峽。注：斯乃三峽之首也。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，自昔禹鑿以通江。巴一作亘。渠決太古，水經注：清水出巴渠縣東北巴嶺南。獠中卽巴渠水也，西南流至其縣，又西入峽。衆水爲長蛇。風煙渺吳蜀，舟楫通鹽麻。夔州居荆蜀之中，吳鹽蜀麻所會。我今遠遊子，飄轉混泥沙。萬物附本性，約身不願奢。茅棟蓋一牀，清池有餘花。濁醪與脫粟，妙語。在眼無咨嗟。山荒人民少，地僻日夕佳。貧賤一作窮。固其常，富貴任生涯。老於干戈際，至此乃正點題門字。宅幸蓬蒿遮。石亂上雲氣，杉清一作青。延月華。賞妍又分外，理愜夫何誇？足了垂白年，敢居高士差。差，輩也。仇注：義從差等之差，韻從本音。書此豁平昔，一句，繳轉前半。迴首猶暮霞。

邵云：秀句。

兩用回首字，失檢。

此所謂一飯不忘者也，在杜公出於至性，不得以習氣少之。

槐葉冷淘　張湞注：槐葉味涼苦，冷淘已熟麵名，以槐葉汁和麵爲之。

青青高槐葉，採掇付中厨。新麵來近市，汁滓宛相俱。入鼎愁過熟，加餐恐欲無。杜臆：蒸淘過熟，其質消減，故加餐愁其易盡。碧鮮俱照箸，碧鮮，碧鮮言其色也。吳都賦：玉潤碧鮮。注：碧，石之青美者。香飯兼苞蘆。朱注：說文：蘆，飯器也，亦作簏。此蘆字必簏字誤。苞如管子道有遺苞之苞。言取冷淘兼香飯苞裹之飯器中，欲以贈人耳。舊注以苞蘆爲蘆笋，既與香飯無干，於上下意亦欠融洽。經點、染雅、傷齒冷於雪，勸人投比珠。願隨金騕褭，注見十卷。走置錦屠蘇。謂天子之屋。屠蘇本作廔廡。服虔通俗文：屋平曰廔廡。蕭子雲雪賦：沒屠蘇之高影是也。廣韻：又酒名，元日飲之，可除溫氣。又大帽，形類屋，亦名屠蘇。晉志：謠曰：屠蘇障日覆兩耳。此言馳貢，當用屠蘇本義。路遠思恐泥，去聲。興深終不渝。獻芹則小小，薦藻明區區。萬里露寒殿，注見八卷。開冰清玉壺。君王納涼晚，此味亦時須。

上後園山腳

杜公晚年五古，多有此蹇澀沉滯之筆，朱子比之掃殘毫穎，如此種誠不可學。

未夏熱所嬰，清旭一作旦。步北林。小園背高岡，挽葛上崎崟。曠望延駐目，飄颻依雲深。朱注：二句以況隱淪之士，須在幽深，故下言九州雖大，不若此山之陰可以避世也。勿謂飄散疏襟。潛鱗恨水壯，去翼依山有陰。山北曰陰。石楠音原。遍天下，沈存中云：石楠木名，子如苦蘞，其皮可禦飢。浦注：此當卽本山所產。遍天下，謂地無疆，劣於山有陰。水陸兼浮沈。自我登隴首，公之作客，自乾元二年客秦州始。十年經碧岑。劍門來巫峽，倚薄浩至今。故園暗戎馬，骨肉失追尋。時危無消息，老去多歸心。志士惜白日，久客藉黃金。敢爲蘇門嘯，阮籍傳：籍常於蘇門山遇孫登，還半嶺，聞有聲如鸞鳳之音，乃登嘯也。庶作梁父吟。殆取不求聞達意。後半因上山脚而感及歷年跋涉道路，遂動老而不歸之嘆也。

奉送王信州崟北歸

朝廷防盜賊，供給愍誅求。下詔遷郎署，傳聲典信州。蒼生今日困，天子

首敘王守夔治績。

次述自己惜別之情。

末以入朝功業視之，仍應轉前幅意。

鬱時憂。井屋有烟起，瘡痍無血流。言王守夔之後，民困遂甦。壤歌惟海甸，畫角自山樓。二句自敘客夔之況。白髮寖常早，荒榛農復秋。解龜蹤臥轍，解龜注見十五卷。後漢書：侯霸爲臨淮太守，被徵，百姓相攜號哭，遮使者車，或當道而臥。遺騎覓扁舟。用劉惔覓張憑事，注見八卷。徐榻不知倦，潁川何以酬？潁川陳氏郡名，以陳蕃比王信州也。言王今罷郡歸，覓舟下榻，加禮不倦，我將何以酬之耶。塵生彤管筆，言郎官已謝。寒膩黑貂裘。高義終焉在，斯文去矣休！別。。。。離同雨散，王粲詩：風流雲散，一別如雨。行止各雲浮。林熱鳥開口，帶點時景亦似影時政江渾魚掉頭。尉佗雖北拜，漢書：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。賈說佗郊迎，北面稱臣奉漢約，尉佗北拜。當是指崔旰輩，時旰請入朝。太史尚南留。公自嘆留滯也。軍旅應都息，寰區要盡收。九重思諫諍，八極念懷柔。徙倚瞻王室，從容仰廟謀。故人持雅論，絕塞豁窮愁。復見陶唐理，甘爲汗漫遊。淮南子：若士謂盧敖曰：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外。王蓋入爲朝官，故望其建言以致治也。

兩人用一惜一詩，語簡而意到。

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

唐書：杜鴻漸以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鎮蜀，大曆二年六月自蜀還朝。

令弟尙爲蒼水使，原注：韶比兼開江使，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。吳越春秋：禹登衡嶽，夢見赤繡衣男子，自稱蒼水使者，曰：聞帝使文命於此，故來候之。名家三句說韶說黃門此句作渡莫出，莫出其右也。比來相國兼安蜀，歸赴朝廷已入秦。捨舟策馬論兵地，一句說朝謁韶出峽後，當從陸道歸京師，故曰捨舟策馬。拖玉腰金報主身。一句陪莫度清秋吟蟋蟀，二句送聖主得賢臣頌：蟋蟀俟秋吟。仇注：韶行在六月，囑其勿逗遛中途而聽蟋蟀秋吟也。早聞一作開。黃閣畫麒麟。

送十五弟侍御使蜀

喜弟文章進，添余別興牽。數杯巫峽酒，百丈內江船。舊注：水自渝上合州者謂之外江。楊用修謂：外水卽岷江，內水卽涪江。未息豺狼鬬，謂崔旰輩相攻。空催犬馬年。歸朝多便道，博擊望秋天。顧注：公恨不能身討亂賊，故欲弟歸朝而彈擊之。

灩澦

灩澦既沒孤根深，西來水多愁太陰。楊泉五湖賦：太陰之所毓。言雨多陰慘令人愁也。下二句卽太陰之象。江天漠漠鳥雙去，風雨時時龍一吟。舟人漁子歌回首，估客胡商淚滿襟。舟人漁子不畏風濤，故既出而自幸；估客胡商則見險而悲也。兩句用意各別。寄語舟（字複）航惡年少：休翻鹽井擲黃金。朱注：翻鹽井以逐厚利，必有沈溺之患，故公以戒之。

石林詩話：詩下雙字極難，須五言七言之間，除去五字三字外，精神興致全見於兩言方爲工妙。必如老杜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；江天漠漠鳥雙去，風雨時時龍一吟等句，乃爲超絕。近世王荊公詩：新霜浦漵綿綿白，薄晚園林往往青；與蘇子瞻詩：浥浥爐香初泛夜，離離花影欲搖春，皆可以追配前作。

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

高棟曾軒已自涼，秋風此日灑衣裳。翛然欲下陰山雪，廣志：代郡陰山，五月猶宿雪。不去

王阮亭云：眞有萬夫之稟，頓挫悲壯兩有之。

仇云：此章從水樓說起，結

歸終明府。

此章從終明府說起，結歸水樓。○山谷每祖此格。

蔣云：覿面千里，自訝自笑，感慨處極含蓄。

非無漢署香。言水樓之涼，遠勝含香粉署，所以留此不去者，以樓上見聞絕勝故耳。絕壁過雲開錦繡，疏松隔水奏笙簧。看君宜著王喬履，言此去仙境不遠。眞賜還疑出尚方。原注：終明府功曹也，兼攝奉節令，故有此句。佇觀奏卽眞也。王喬事注見一卷。

宓子彈琴邑宰日，呂氏春秋：宓子賤治單父，身不下堂，彈鳴琴而治之。終軍棄繻英妙時。漢書：終軍年十八步入關，關吏與軍繻，軍問以此何爲？吏曰：爲復傳還，當以合符。軍棄繻而去。後爲謁者行郡國，建節東出關，關吏曰：此乃前棄繻生也。繻，帛邊也，裂繻頭合爲符信。西征賦：終童山東之英妙。

尙不泯，爲政風流今在茲。可憐賓客盡傾蓋，何處老翁來賦詩。承一

承家節操楚江巫峽。承二妙。境。繪。畫。不。到。半雲雨，清簟疏簾看弈棋。

李子德云：寫水樓可謂一字不移，然自無迫隘之病。

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

朱注：行官是行田者。韓文公答孟簡書：行官自南，迴過吉州。蓋唐時有此名目。

東屯大江北，一作枕大江。東屯注見十三卷。百頃平若案。六月青稻多，千畦碧泉亂。插秧適云已，引溜加溉灌。更僕往方塘，決渠當斷岸。公私各地著，漢食貨志：理民之道，地著爲本。注：謂安土也。浸潤無天旱。主守問家臣，家臣卽行官張望。分明見溪畔。張云稻秧如繪。芊芊炯翠羽，籍田賦：碧色肅其芊。炯此從問中。剡剡生銀漢。見之。鷗鳥鏡裏來，關山雪邊看。上二言苗色之青葱，此二言畦水之明淨。秋菰成黑米，究其後事。注見十三卷。精鑿傳白粲。左傳注：凡舂米一石得三斗爲精，得四斗爲鑿。言以菰米傳合白粲而炊之。玉粒足晨炊，紅鮮任霞散。鮮于注：江澥人謂紅米爲紅鮮。終然添旅食，作苦字合到作苦期壯觀。壯補水觀謂收穫之富。遺穗及衆多，我倉戒滋蔓。朱鶴齡曰：及衆多，利於人也。戒滋蔓，嗇於己也。古人之用意如此。

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卽東屯。耗一作刈。稻向畢，清晨遣女奴阿稽、豎子阿段往問舊注：耗，損也。謂蒲稗之能爲禾害者，盡除去之。

此少陵田家詩也，亦自整秀，但不及王儲之高妙耳。

何義門云：清新可愛。

杜公婢僕亦見於詩。

東渚雨今足，佇聞粳稻香。上天無偏頗，蒲稗各自長。人情見非類，田家戒其荒。功夫競揩揩，除草置岸傍。穀者命之本，客居安可忘。青春具所務，勤墾免亂常。吳牛力容易，世說：滿奮曰：臣猶吳牛，見月而喘。注：水牛也。並驅紛遊場。豐苗亦已穊，幾利切。一作溉。漢書：深耕穊種。注：穊，稠也。雲水照方塘。有生固蔓延，合到本題蔓延謂蒲稗之屬。靜一資隄防。督領不無人，提攜頗在綱。書：若網在綱。用左傳紀綱之僕意。浦注：兼守疏，用心未甚臧。清朝遣婢僕，寄語蹤崇岡。西成聚必散，末復擬秋成後情事不獨陵我倉。籍田賦：我倉如陵，我庾如坻。豈要仁里譽，感此亂世忙。北風吹蒹葭，蟋蟀近中堂。荏苒百工休，月令：霜降百工休。鬱紆遲暮傷。結四句，因向畢則務閒歲晚，遂自傷遲暮也。

俞犀月云：詩亦瀟灑清眞，是陶公一派，而微加沈鬱之思，故自不同。○黃白山云：信行脩水筒詩，極其獎賞。此詩乃云：尚恐主守疏，用心未甚臧，則二人之賢否見矣。

阻雨不得歸瀼西甘（柑同，下倣此。）林（浦注：甘林卽瀼西果園，時暫往白帝城而阻雨也。）

三伏適已過，驕陽化爲霖。欲歸瀼西宅，阻此江浦深。壞舟百板坼，峻岸（杜詩好用恐泥字，卻不佳。）復萬尋。篙工初一棄，恐泥勞寸心。（四句言無舟可渡也。）佇立東城隅，悵望高飛禽。草堂亂玄圃，（謂瀼西草堂。）不隔崑崙岑。昏渾衣裳外，（昏渾謂雨氣。）曠絕同曾陰。（同層陰，謂層陰一片。盧注：此遙憶甘林景物。）園甘長成時，三寸如黃金。（南史劉義康傳：取甘大三寸者供御。）諸侯舊上計，（漢書：計偕。注：計者，上計簿也。）厥貢傾千林。（唐書：夔州歲貢柑橘。）邦人不足重，所迫豪吏侵。（趙注：言柑本供御，而邦人反不以爲重者，苦豪吏之侵奪故耳。）客居暫封殖，日夜偶瑤琴。（蔡注：謂聽其風韻，如鼓瑤琴。）虛徐五株態，（詩：其虛其邪。音徐，爾雅作徐。）側塞煩胸襟。（言甘樹爲風雨掩塞，故胸襟因之煩悶。）安得輟雨足，杖藜出嶇嶔。條流數翠實，（二句，雙綰。）劉孝儀綠李賦：綠珠滿條流。謂枝條之上，果實流動也。）偃息歸碧潯。（翠實指新甘，碧潯指瀼水。）拂拭烏皮几，喜聞樵牧音。（雨則

樵牧不出。令兒快搔背，脫我頭上簪。

又上後園山腳

昔我遊山東，憶戲東嶽陽。以山對山脚涉筆成趣窮秋立日觀，泰山記：西巖爲仙人石門，東巖爲介邱，東南巖名日觀。矯首望八荒。朱注：按開元末，公遊齊趙有望嶽詩。此云：憶戲東嶽陽，窮秋立日觀，則後又嘗登岱頂矣。朱崖著毫髮，漢書：武帝定越地，置珠崖郡，在南海中，一曰朱崖。著毫髮，言遠視甚微也。碧海吹衣裳。十洲記：東有碧海，廣狹浩汗與東海等，水不鹹苦，正作碧色。蓐收困用事，玄冥蔚強梁。時蓋在秋冬之交。蓐收，金神西方也。玄冥，水神北方也。窮秋之時，蓐收方退，而玄冥方來，喻長安漸凋敝，而祿山方強梁於范陽也。逝水自朝宗，鎭石各其方。舊注：鎭石卽周禮九州之鎭山。平原獨憔悴，平原猶言中原。農力廢耕桑。非關風露凋，曾是戍役傷。仇注：水石如故，而中原獨疲，以民傷戍役故耳。於時國用富，足以守邊疆。朝廷任猛將，遠奪戎馬場。到今事反覆，故老淚萬行。龜蒙不可見，龜蒙二山近東嶽。況乃懷舊鄉？肺痿屬久

邵云：高曠忽似太白。

於望中忽入大感慨，亦與昔遊遣懷二詩同意。

戰，病咳而身戰也。骨出熱中腸。憂來杖匣劍，更上林北岡。瘴毒猿鳥落，峽乾南日黃。秋風亦以起，江漢已如湯。登高欲有往，蕩析川無梁。哀彼遠征人，去家死路傍。不及父祖塋，纍纍壙相望。託征人乃自寄，蓋因漂泊而并憂客死也。

劉須溪云：本上後園山脚耳，卻從昔登東岳，俯望中州，轉及時事，情緒闊遠，故收拾悲慟。

甘林

捨舟越西岡，入林解我衣。青芻適馬性，好鳥知人歸。晨光映遠岫，夕露見日晞。遲暮少寢食，清曠喜荊扉。經過倦俗態，在野無所違。試問甘藜藿，未肯羨輕肥。喧靜不同科，出處各天機。勿矜朱門是，陋此白屋非。仇注：藜藿白屋，靜而處也；輕肥朱門，喧而出也。明朝步鄰里，長老可以依。時危賦斂數，脫粟爲爾揮。浦注：揮而與之，

前半亦陶句。

首敘歸林情景。

此歸後感慨時事。

遥似陶語，入後又近古樂府。

憐其貧也。即耗稻詩：豈要仁里譽，感此亂世忙意。相攜行豆田，秋花藹菲菲。子實不得喫，子實言豆子成實。貨市送王畿。盡添軍旅用，迫此公家威。主人長跪問：主人即長老。戎馬何時稀？我衰易悲傷，屈指數賊圍。謂自天寶亂後。勸其死王命，愼勿遠奮飛。謂逃亡遠去。張云：誅求急則民逃，天下事乃大不可問矣。末二句勸民急公，亦以戒貪吏也。

朱鶴齡曰：按舊書：大曆元年三月稅青苗地錢，命御史府差使徵之。又用第五琦什畝稅一法，編戶流亡。二年九月，吐蕃寇靈州、邠州，詔郭子儀率師鎮涇陽，京師戒嚴。故有時危賦斂數，及貨市送王畿，戎馬何時稀等句。

暇日小園散病，將種秋菜，督勤耕牛，兼書觸目

不愛入州府，畏人嫌我眞。老病忌拘束，應接喪精神。及乎歸茅宇，旁舍未曾嗔。江村意自放，林木心所欣。所以放病秋耕屬地溼，山雨近甚勻。冬菁飯之

詩依題作三截寫。

起四寫微雨乍開乍冥之景，

半，南都賦：秋韭冬菁。注：菁，蔓菁也。陳藏器本草：蕪菁北人名蔓菁，蜀人呼爲諸葛菜，比諸蔬其利甚溥。牛力晚來新。浦注：菜之功半可敵飯，故須督牛耕種也。深耕種數畝，未甚後四鄰。嘉蔬既不一，名數頗具陳。荆巫非苦寒，採擷接青春。飛來兩白鶴，暮啄泥中芹。（下皆是興序所謂兼書觸目也）雄者左翮垂，損傷已露筋。一步再流血，尚驚矰繳勤。三步六號叫，（法出奇）志屈悲哀頻。鸞鳳不相待，側頸訴高旻。杖藜俯沙渚，爲汝鼻酸辛。仇注：園前之鶴，垂翅哀號，不爲鸞鳳所顧，而惟上訴於天；旅人流落，有似於此，故見之而酸辛也。蔡曰：古樂府豔歌何嘗行，一名飛鵠行：飛來雙白鵠，乃從西北來。十十五五，羅列成行。妻卒被病，行不能相隨。五里一反顧，六里一徘徊。我欲銜汝去，口噤不能開。我欲負汝去，毛羽何摧頹？樂哉新相知，憂來生別離。躊躇顧羣侶，淚下不自知。此詩全用豔歌行四解之意。

雨　浦注：此對雨舒悶之作。

山雨不作泥，（山。）江雲薄爲霧。（承。）晴飛半嶺鶴，（山。）仇注：禽經云：鶴愛陽而惡陰。因晴暫飛，見雨中止，故飛在半嶺。風亂平

繪畫不到。

此首全是實寫。

沙樹。明滅洲景微，隱見巖姿露。拘悶出門遊，曠絕經目趣。消中日伏枕，臥久塵及屨。豈無平肩輿，莫辨望鄉路。干戈浩未息，蛇虺反相顧。悠悠邊月破，沈佺期詩：別離頻破月。鬱鬱流年度。針灸音究。阻朋曹，糠籺對童孺。一命須屈語語苦境色，實情新知漸成故。言人情久而厭故。窮荒益自卑，飄泊欲誰訴。冠冕愁應接，俄頃恐乖迕。浮俗何萬端，幽人有高步。接得超曠。庞公竟獨往，尚子終罕遇。高士傳：尚子平勅斷家事，與禽慶俱遊五嶽名山，不知所終。宿留洞庭秋，郊祀志：宿留海上。注：宿留，謂有所須待也。齒髮暮。

秋風二首 上首傷蜀亂，下首動鄉思也，特借秋風起興。

秋風淅淅吹巫山，上牢下牢脩水關。十道志：三峽口地曰峽州，上牢、下牢，楚蜀分畛。舊注：上牢巫峽，下牢夷陵。吳檣楚

舵牽百丈，百丈注見十二卷。暖向成都寒未還。浦注：吳檣楚舵，當是饋運遣戍之舟。暖時過水關而西，寒猶未還，亂未已也。要路何日罷長戟？戰自青羌連白蠻。通鑑注：青羌，羌之一種。水經注：青衣縣故有青衣羌國。唐書：嘉州本梁青州，州有青衣水。白蠻注見十二卷。時忠渝之間，每多山賊煽動，羌蠻亦乘衅而擾。中巴不得消息好，中巴注見十三卷。暝傳戍鼓長雲間。雲間言鼓聲之高。秋風淅淅吹我衣，東流之外西日微。杜臆：水東流，日西墮，雖即景起詠，亦嘆年華逝波，桑榆景迫意。天清小城搗練急，石古細路行人稀。不知明月爲誰好？早晚孤舟他夜歸。四句三層轉折見心口縈迴之妙。會將白髮倚庭樹，故園池臺今是非？又恐故園荒廢不存也。

趙次公曰：二詩寫眼前景，宛轉含蓄，不盡淒感之意。

見螢火

巫山秋夜螢火飛，疏簾巧入坐人衣。浦注：坐人衣，謂坐人之衣也。舊注：非螢無能坐之理，時方垂簾夜坐，猝見螢火入衣，故下用忽驚字。

邵云：作律詩讀，轉覺高老。○此首全是虛寫，筆端變化不可捉搦，最屬老杜勝場。

邵云：流麗稱情，此爲詠物

上乘。○黃白山云：見字中去來聚散，高下遠近，一一寫出。

忽驚屋裏琴書冷，復亂簷前星宿稀。因入來之螢出外，更看到羣飛之螢。卻繞井欄添箇箇，謂影照井中也。偶經花蕊弄輝輝。螢光乍開乍合，明滅不定，弄字工於肖物。滄江白髮愁看汝，來歲如今歸未歸？

溪上

峽內淹留客，溪邊四五家。古苔生迮窄。一作地，秋竹隱疏花。塞俗人無井，山田飯有沙。西江使船至，時復問京華。顧注：俗無井，見溪水可以供飲；飯有沙，賴溪水可以淘淨。末二句更喜此溪直連大江，所以淹留而未忍遽去也。

樹間

浦注：樹在瀼西草屋間，若果園之甘，則不止雙樹矣。

岑寂雙柑樹，婆娑一院香。交柯低几杖，垂實礙衣裳。滿歲如松碧，同時待菊黃。松碧交柯之色，菊黃垂實之時。幾迴霑葉露，乘月坐胡牀。演繁露：今之交牀，本自虜來；始名胡牀，隋爲交牀，唐時又名繩牀。

白露 公有甘園，此朝往暮歸，必愛甘往檢查也。特取首二字爲題。

白露團甘子，清晨散馬蹄。團開連石樹，船渡入江溪。浦注：連石樹，連石之樹，隔溪已見也。入江溪，入江之溪，到園而登也。**憑几看魚樂，迴鞭急鳥棲。**言日已夕。**漸知秋實美，幽徑恐多蹊。**言恐有人竊取。

雨

萬木雲深隱，連山雨未開。風扉掩不定，水鳥過仍迴。鮫館如鳴杼，江賦：鮫人搆館於懸流。**樵舟豈伐枚？**詩：伐其條枚。注：枝曰條，幹曰枚。鳴杼伐枚，皆形容雨聲，以極寫雨勢之猛，舊作實解未合。**清涼破炎毒，衰意欲登臺。**

黃白山云：杜詩吟風之句，如風扉掩不定，風幔不依樓；風簾自上鉤，風前竹逕斜，皆畫風手也。

夜雨 浦注：此與下首連讀，亦因雨而動出峽北歸之興也。

山雨夜復密，迴風吹早秋。野涼侵閉戶，江滿帶維舟。仇注：野氣驟涼而侵戶，見秋風之早；江水添滿而繫舟，見夜雨之密。通籍恨多病，爲郎忝薄遊。在夔則思出峽，往荊又思別樓，意在急於北歸也。天寒出巫峽，醉別仲宣樓。

更題

只應踏初雪，騎馬發荊州。直怕巫山雨，眞傷白帝秋。此申前章未盡之意。言本欲踏雪到荊，即發荊北歸耳，而竟阻雨巫山，秋深白帝乎。羣公蒼玉佩，禮記：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。天子翠雲裘。宋玉諷賦：主人之女，嫪承日之華，被翠雲之裘。同舍晨趨侍，胡爲此滯留？

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，送示二首

觀前來夔省公，此送其回秦接眷，訂出峽之會。

汝去迎妻子，高秋念卻回。預計回期也。即今螢已亂，好與雁同來。東望西江水，

黃白山云：五六點簇濃至，正與寥落之景反照，通首用倒敘法。

數其時，計其地，丁寧往復，言下謖然。

朱注：蜀江從西來夔，爲楚上游，正蜀江盡處，故曰西江永。南遊北戶開。吳都賦：開北戶以向日。時觀歸藍田，必東出瞿塘峽，又將卜居江陵。江陵在藍田之南，故言我送汝東下，但見西江之永，待汝南來，當爲北戶之開，望之之切也。當與後寄觀詩參看。卜居期靜處，會有故人杯。仇注：時荊州有故人可依，故欲卜居其地。

楚塞難爲路，一作別。藍田莫滯留。衣裳判拚通。白露，鞍馬信任也。清秋。滿峽重江水，鮑照賦：重江複閣之隩。蜀江非一，故曰重江。開帆八月舟。衣裳鞍馬，謂弟從陸路而來；江滿帆開，謂公自水程而往。此時同一醉，應在仲宣樓！

第五弟豐獨在江左，近三四載寂無消息，覓使寄此二首

亂後嗟吾在，羈棲見汝難。草黃騏驥病，沙晚鶺鴒寒。仇注：草黃句，承亂後自憐貧老。沙晚句，承羈棲傷弟飄零。楚設關城險，後漢郡國志：巴郡魚復縣有扞關。謂己不能往。吳吞水府寬。謂弟不可知。十年朝夕淚，衣袖

前本欲作歸秦計，此更思與弟卜居江陵，客子萍蓬無定，可勝淒感。

李云：情眞語悲，亦面面俱徹。○語可謂至悲，然終不病其寒儉，非

獨胸藏之博，亦由手筆之高。

前半寫懷，末致惜別之意。○詩格亦近襄陽。

不曾乾。

聞汝依山寺，杭州定越州？唐書：杭州餘杭郡，越州會稽郡，俱屬江南西道。言汝依杭州山寺耶？抑定是越州耶？風塵淹別日，句追想方。江漢失清秋。言無心對。秋景也。影著啼猿樹，魂飄結蜃樓。史天官書：海傍蜃氣象樓臺，廣野氣成宮闕。趙曰：亂而別。上是己所在之處，故曰影著；下是豐所在之處，故曰魂飄。又啼猿前結溯其前此結要其後樹，以比己之哀腸欲斷；結蜃樓，以況兄弟踪跡渺茫，亦非泛下。明年下春水，東盡白雲求。

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補注：疑先有贈詩，今逸去。

曾聞宋玉宅，每欲到荊州。水經注：宜城城南有宋玉宅。此地生涯晚，遙悲水國秋。此地謂夔，水國指荊。言在夔生涯甚難，年已晚暮，故欲卜居江陵，遙望而悲也。孤城一柱觀，落日九江流。注俱見七卷。使者雖光彩，青楓遠自愁。

送王十六判官

客下荊南盡，君今復入舟。買薪猶白帝，鳴櫓已沙頭。舊注：江陵吳船至，泊於郭外沙頭。方輿勝覽：沙頭市去江陵城十五里。二句即千里江陵一日還意。衡霍生春早，瀟湘共海浮。王蓋自江陵而適湖南也。春來水發，故瀟湘如海。荒林庾信宅，余知古渚宮故事：庾信因侯景之亂，自建康遯歸江陵，居宋玉故宅，宅在城北三里。爲仗主人留。主人指王，先到即爲地主也。時公亦欲下峽。

送李八祕書赴杜相公幕

朱注：按史鴻漸還朝，仍以平章事領山劍副元帥，故稱相公幕。

青簾白舫益州來，倦遊錄：劉濬白舫百棹，皆繡帆青簾。此謂官舟也。按：益州即成都。巫峽秋濤天地迴。石出倒聽楓葉下，謂舟過懸崖之下，但聞石上楓落聲而不見樹也。櫓搖背指菊花開。毛奇齡云：石崖橫出，則落葉之聲在上，故曰倒聽；飛櫓迅行，則菊岸之移忽後，故曰背指。上句作上下兩層說，下句作前後兩際說。貪趨相府今晨發，恐失佳期後命催。杜臆：三四狀舟行之疾，五六明疾行難寫景寫得出。南北三五，句中自對，一星多處，又兩句

互對，見用法變化處。

之故。南極一星朝北斗，五雲多處是三台。毛云：漢天文志：南極星在益州分野觜參之傍，而三台三公又在北斗傍。時杜相還朝，李從益州來赴京，故言南極，而向北者，以三公在北斗傍也。

贈李八祕書別三十韻

浦注：祕書先自鳳翔扈肅宗復國，公與同朝，後曾訪公於夔。時從杜鴻漸入京，而公贈以此詩也。

往時中補右，二句一解舊注：公肅宗初拜左拾遺，李祕書必於是時官右補闕，中者，右補闕屬中書省也。扈蹕上元初。謂扈蹕於主上之初元，非指肅宗年號。反氣淩行在，妖星下直廬。其時鳳翔寇警迭報。六龍瞻漢殿，萬騎略姚一作嫣。墟。漢書世本：嫣虛在漢中郡西城縣西北，舜之居。帝王世紀：安原謂之嫣虛，或謂之姚虛。肅宗駐蹕鳳翔，鳳翔與漢中接境。元朔迴天步，肅宗先即位靈武，靈武在朔方，故曰迴天步。神都憶帝車。魏李沖傳：廓神都以延王業。史天官書：斗爲帝車，運於中央，臨制四方。憶帝車，言都人皆憶乘輿所在也。一戎纔汗馬，百姓免爲魚。通籍蟠螭印，蔡邕獨斷：璽者印也，印者信也。天子璽以玉螭虎紐，古者尊卑共之。差肩列鳳輿。謂同官侍從。事殊迎代邸，仇注：肅宗以恢復入京，非由繼統嗣位，故與代邸迎立者有異。喜異賞朱虛。漢文帝紀：羣臣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代邸，入未央宮即皇帝位，益封朱虛侯二千石，賜金千

首敘肅宗初元同官扈從事。

斤。蔡曰：朱虛侯乃齊悼惠王之子，李祕書必宗室，故以比之，蓋惜其不得殊擢也。

衮，奉詔許牽裾。鴛鷺叨雲閣，秋興賦序：余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，寓直於散騎之省，高閣連雲，陽景罕曜。騏驎滯石渠。三輔故事：天祿閣、石渠閣並在未央宮北，以藏祕書。叨雲閣，公自謂。滯石渠，謂李祕書。蓋李自右補闕遷祕書省也。文園多病後，○李○云○二○句○括○盡○中○間○多○少中散舊交疏。坎壈炎涼二句指棄官以後。飄泊哀相見，○詞○簡○意○厚。平生意有餘。風烟巫峽遠，記地臺榭楚宮虛。虛字重韻，韻同意異。觸目非論故，言無可與道故者。新文尚起予。

過歎里閭。歎其凋敝也。戰連唇齒國，軍急羽毛書。工對魏武帝奏事：若有急則插羽於檄，謂之羽檄。指崔旰與楊柏及張獻誠相攻。幕府籌頻問，原注：山劍元帥杜相公，初屈幕府參籌畫，相公朝謁，今赴後期也。清秋凋碧柳，記時別浦落紅蕖。消息多旗幟，經過擁鼓車。山家藥正鋤。原注：祕書比臥青城山中。台星入朝謁，使節有吹噓。台星使節，皆謂杜鴻漸。祕書當因鴻漸表薦入朝，故下皆言奏對之事。西蜀災長弭，南翁憤始攄。舊注：南翁，南楚老人。對敭。揚。五官。士卒，陸機集：對敭帝祉。上林賦：抗士卒也。對敭同。抗切。之精，費府庫之財。注：抗，損也。乾沒費倉儲。張湯傳：始爲小吏乾沒。正

次敘在夔相遇，喜其隨幕

主入朝，而欲以時艱入告。

末更敘情作結，祝彼邀恩，而自傷流寓也。

義：謂無潤及之，而取他人也。勢藉兵須用，功無禮忽諸。句。法。別。語。特。含。糊。得。妙。言祕書入對，當以師老財匱爲言。但全蜀之勢，今方藉兵，不得不用，且加有功於無禮之人，其可忽之而不問乎。御鞍金騕褭，宮硯玉蟾蜍。西京雜記：廣川王發晉靈公冢，得玉蟾蜍一枚，大如拳，腹空容五合水，光潤如新玉，取以盛水滴硯。拜舞銀鉤落，恩波錦帕舒。承宮硯句　承御鞍句　錦帕卽錦幪，馬鞍飾。言祕書此行，將承恩賜，馬有錦帕之舒，且入直侍書，會見銀鉤之落也。此行非不。濟，言非不足以濟時。良友惜相於。挽。轉。前。幅。焦貢易林：患解憂除，良友相於。沈綿疲井臼，馮衍傳：兒女常自操井臼。倚薄似樵漁。乞去聲。米煩佳客，鈔詩聽小胥。小吏也。杜陵斜晚照，滻水帶寒淤。方言：水中可居者曰洲。三輔謂之淤。杜陵、滻水，公故居所在。莫話清溪髮，蕭蕭白。李。云。結。淡。而。悲。映梳！

黃白山云：時諸將連兵討崔旰，勝負未決，杜鴻漸以節度使讓旰，而使諸將各罷兵，公蓋深憤此事，故於詩中吐露之。曰：西蜀災長弭，南翁憤始攄，雖爲稱頌之詞，其實災未嘗弭，憤未嘗攄也。功無禮忽諸，用季文子誅無禮於君之言。旰殺主將而叛，罪在當誅，今乃與諸將同拜朝命，功罪不明，於文子之言無乃忽諸。公於贈李詩中寓詞告杜，蓋深諷其處事之草草也。

劉須溪云：磊落眞率，語短而暢。

李云：古意。

別李祕書始興寺所居　李殆有得於禪學者，所居乃其靜修處也。

不見祕書心若失，及見祕書失心疾。安爲動主理固然，我獨覺子神充實。

公詩：應接喪精神，可與此反看。重聞西方止觀經，黃希曰：摩訶止觀，陳隋間國師天台智者所說，凡十卷。楊愼曰：佛經云：止能捨藥，觀能離苦。今按止觀當屬收視反聽之義，方與上二句意相合。老身古寺風泠泠。妻兒待米且歸去，明日杖藜來細聽。

君不見簡蘇徯　想蘇係有才人，故公勉以出仕。

君不見道邊廢棄池？君不見前者摧折桐？百年死樹中琴瑟，庾信擬連珠：龍門死樹，尚抱咸池之曲。一斛舊水藏蛟龍。丈夫蓋棺事始定，君今幸未成老翁，何恨憔悴在山中？深山窮谷不可處，霹靂魍魎兼狂風。浦注：結暗用招魂意。

贈蘇四徯　時蘇欲下荊揚而公贈以此詩，與下首另爲一意。浦注牽合非是。

邵云：如話。四句極其頓挫。

後半痛陳世情冷暖，而欲其砥節以自全。公爲蘇徯父執，故諄切如此。

李云：情意眞，氣象大。

異縣昔同遊，各云厭轉蓬。別離已五年，尙在行李中。戎馬日衰息，乘輿安九重。時聞河北諸將入朝。有才何栖栖，將老委所窮。言困窮委之於命也。爲郎未爲賤，其奈疾病攻。子何面黧黑？焉得豁心胸。四句言己則已矣，以蘇之才而不免淪落，故尤代爲鬱鬱耳。巴蜀倦剽劫，下愚成土風。浦注：時多山賊，不獨指崔旰之亂。幽薊已削平，荒徼尙彎弓。斯人脫身來，豈非吾道東。謂蘇至夔州也。馬融傳：鄭玄辭歸，融曰：鄭生今去，吾道東矣。乾坤雖寬大，所適裝囊空。肉食哂菜色，壯欺老翁。況乃主客間，古來偪側同。君今下荊揚，獨帆去聲。如飛鴻。二州豪俠場，人馬皆自雄。吳齊賢云：言外。失。身。之。戒。一請甘饑寒，再請甘養蒙。令。人。瀼。然。甘饑寒，則無慕肉食以取輕；甘養蒙，則不爭少壯以取忌。

別蘇徯 原注：赴湖南幕。

故人有遊子，故人指徯父。棄擲傍天隅。他日憐才命，居然屈壯圖。言往日卽惜其不遇，今乃依然濩落也。

前結欲其善斂，此結欲其善發，意正相表裏。

起四意深而筆極天矯，律帶古意。

十年猶塌翼，陳琳檄：忠義之首。傷。蘇。久。困。抑徒，垂頭塌翼。絕倒爲驚呼！消渴今如此，提攜愧老夫。謂己無力振拔。豈知臺閣舊，指湖南主人，其人亦必與侯父及公有舊。先拂鳳凰雛。得食翻蒼竹，次喜蘇逢知己棲枝把翠梧。言其有所依託。北辰當宇宙，南嶽據江湖。戒嚴。時湖南或有調兵之舉。漢書音義：銅虎符第一，豹第五，發兵則遣使者至郡合之。數論封內事，揮發府中趨。古樂府：盈盈公府步，冉冉府中趨。國帶烟塵色，兵張虎豹符。考史大曆元年九月，吐蕃寇靈州、邠州，京師戒嚴。贈爾一此勉作其及時有爲結出送別之意行，繞朝贈之以策。注：策，馬撾也。秦人策，左傳：秦伯使士會行，繞朝贈之以策。注：策，馬撾也。莫鞭猶爲字意。轅下駒。漢灌夫傳：上怒內史曰：今日廷論，局趣效轅下駒。

別崔潩因寄薛據孟雲卿　原注：內弟潩赴湖南幕職。

志士惜妄動，知深難固辭。浦注：潩想係有志節不輕出者，故有起二句。如何久磨礪，但取不磷淄。夙夜聽憂主，飛騰急濟時。仇注：三四承首句，諷其硜硜獨善。五六承次句，勸其汲汲有爲。荆州過薛孟，爲報欲

論詩。

王右仲云：行李誅茅，亦用借對法。

李云：一幅隱君子養母圖，正寫得極情盡致。

巫峽敝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一統志：澧州今屬岳州府，朗州今爲常德府。

江城秋日落，山鬼閉門中。極寫寂寞，正見侍御相訪，有空谷足音之喜。行李淹吾舅，誅茅問老翁。庾信小園賦：誅茅宋玉之宅。謂訪公卜居之地也。赤眉猶世亂，西漢末，樊崇號赤眉賊。青眼只途窮。舊以青眼屬自言。今按公詩：相見眼終青，亦主別人說。言非無知己無能相援也。傳語桃源客，人今出處同。言己猶秦人之避世也。桃源在朗州，故有末句。

孟氏 公有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詩。

孟氏好兄弟，養親惟小園。承顏胼手足，坐客強盤飧。負米夕葵外，讀書秋樹根。卜鄰慙近舍，訓子學先 一作誰。門。末使孟母擇鄰事。

吾宗 原注：衛倉曹崇簡。

吾宗老孫子，質朴古人風。（句領下）耕鑿安時論，衣冠與世同。在家常早起，憂國願年豐。語及君臣際，經書滿腹中。

張上若云：人情乖戾，由於好異，家貧由懶，世亂由荒，中四句極眞而大。末又稱其通經術，知大義，當仕而惜其隱也。

眞朴之作，寫得其人甚高。

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

忽忽峽中睡，悲風方一醒。西來有好鳥，爲我下青冥。羽毛淨白雪，慘澹舉翮哭孤亭。持以比佳士，及此慰揚目

飛雲汀。言其未得志也。既蒙主人顧，（主人自指。）待勒舲。言慰己揚舲出峽之懷也。清文動哀玉，（注見七卷。）見道發新硎。欲學鴟夷子，（亦暗影西子事。）誰重斷蛇劍，（用漢高祖斬蛇事。言其才爲人主之利器。）致君未聽。志在麒麟閣，（先作回護）無心雲母屏。（西京雜記：趙飛燕爲后，女弟昭儀遺雲母屏風。）卓氏近新寡，

用比體，起得超忽，亦早爲後夢張本。

此惜其有才未遇。

此敘其新婚之事，寫得韻甚。

此自敘客夔近況，亦俱與新婚映射成趣。

此段爲薛解嘲，乃現身說法。

豪家朱門扃。相如才調逸，銀漢會雙星。司馬相如傳：相如初遊臨邛，富人卓氏女文君新寡，善琴。相如因以琴心挑之，遂爲夫婦。客來洗粉黛，梁鴻傳：孟光初傅粉墨，後更爲椎髻，著布衣，操作而前。勸耶勤六經。老夫自汲澗，野水日泠泠。我歎黑頭白，君看銀印青。注見一卷。注見十二卷。不是無膏火，印青謂印有青熒之色。臥病識山鬼，爲農知地形。誰矜坐錦帳？漢官儀：尚書郎入直，官供錦縟被、錦帳幃、茵褥、通中枕。苦厭食魚腥。浦注：詩：豈其食魚，必河之魴。亦興娶妻意。東西兩岸圻，橫水注滄溟。碧色忽惆悵，言碧水而惆悵。風雷搜百靈。空中右一作有。白虎，漢武內傳：王母至也，有似鳥集。或駕龍虎，或乘白麟。禮記：左青龍，右白虎。赤節。引娉婷。自云帝季女，水經注：宋玉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，未行而亡，封於巫山之臺，所謂巫山之女，高唐之姬，朝爲行雲，暮爲行雨。嘆。蘇困切。雨。鳳翎。神仙傳：欒巴噀酒爲雨，滅成都火。鳳翎，兼用秦穆公女弄玉事。襄王薄行跡，薄，疏也。張協詩：房櫳無行跡。莫學令威丁。注見八卷。千秋一拭淚，夢覺有餘馨。仇注：襄王稀跡，此寡情者；令威去家，尤其甚矣。此神女追恨而千年拭淚也。人生相感

此勸其乘時立功，與起處相應。

動。金石兩青熒。漢光武紀：精誠所加，金石爲開。丈人但安坐，休辨渭與涇。龍蛇尚格鬬，灑血暗郊坰。時吐蕃寇靈邠州，京師戒嚴。吾聞聰明主，活一作治。國用輕刑。銷兵鑄農器，今古歲方寧。書：文王卑服。詩：濟濟多士，文王以寧。榮華貴少壯，豈食楚江萍。言不若己之留滯也。暗與前揚舲相應。家語：楚昭王渡江，有一物大如斗，圓而赤，取之以問孔子，曰：此萍實也。吾昔過陳，聞童謠曰：楚王渡江得萍實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甜如蜜。

離奇變化，不主故常，在杜詩中另是一格，昌黎多祖之。○馮班曰：此詩初似不可解，再四讀之，略得其旨。首言好鳥西來，言薛判官有贈詩之及也。清文以下，序薛來詩之意。言方欲學鴟夷伯越，勒銘燕然，惜利器如斷蛇之劍，不爲時君所知，然志在立功，豈溺情於雲母屏之樂者哉。疑薛有臨邛之遇，致詩於公以自明，故爲序其意如此。下遂言薛有相如之逸才，得卓女於豪家，方洗粉黛，拾流螢，相勉以勤學，非風流放誕者比也。又言我在峽中，辛苦爲農，猶不免結夢陽臺，有襄王之遇；蓋精靈感動，金石爲開，人固能無情乎？特戲言以解之耳。末言薛不必苦辨清濁，但當乘時立功，自致榮華而已，相如之事，不足諱也。

寄狄明府博濟

浦注：博濟必不得志於朝，而欲干藩鎮者，故篇末以此諷之。

開口揭出，即伏中段之根。

蔣云：知己之言，梁公首肯。

梁公曾孫我姨弟，狄仁傑傳：仁傑聖歷三年卒，中宗即位，贈司空，睿宗又封梁國公。不見十年官濟濟。大賢之後竟陵遲！浩蕩古今同一體。比看伯叔四十人，謂博濟前一輩人。有才無命百寮底。今者兄弟一百人，幾人卓絕秉周禮？言能不墜其家聲。在汝更用文章爲，長兄白眉復天啓。謂博濟之兄。蜀志：馬良字季常，兄弟五人，並有才名。諺曰：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良眉中有白毛，故以爲稱。汝門請從曾翁說，曾翁謂梁公。太后當朝多巧詆。一作計。何云：多巧詆，謂好議論者，譏其事女主也。狄公執政在末年，濁河終不汚清濟。一語說盡狄公當時謝朓始出尚書省詩：紛虹亂朝日，濁河穢清濟。乃是詩所本，向未引及。國嗣初將付諸武，公獨廷諍守丹陛。禁中決册。一作策。請房陵，前朝長老皆流涕。唐書：武后革唐爲周，廢中宗爲廬陵王，遷於房州，欲以武三思爲太子。仁傑數諫，且曰：子母姑姪孰親，若立三思，廟不祔姑。后悔悟，即日迎中宗還宮。太宗社稷一朝正，漢家威儀重昭洗。時危始識不世才，誰謂荼苦甘如薺。言調劑之間，極費苦心，必社稷獲安，而始快然無憾也。汝曹又宜列鼎食，身使門戶多旌棨。漢書注：棨，有衣

之戟，以赤黑繒爲之。謝朓詩：載筆陪旌棨。胡爲飄泊岷漢間，干謁王侯頗歷抵？況乃山高水有波，秋風蕭蕭露泥泥。虎之饑，下嶕嶢；蛟之橫，出清泚。早歸來，黃土汚衣人。一作

眼易眯。梁末童謠：黃塵汚人衣，皂莢相料理。字林：眯，物入眼爲病也。莊子：簸糠眯目，則天地四方易位矣。

寄韓諫議注

今我不樂思岳陽，開口便有神遊羽翮之意。師氏注：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，故曰岳陽，有君山、洞庭、湘江之勝。身欲奮飛病在牀。美人娟娟隔秋水，濯足洞庭望八荒。岳陽、洞庭乃諫議所居。鴻飛冥冥日月白，法言：鴻飛冥冥，弋人何篡焉。以比韓之遯世。青楓葉赤天雨霜。去聲。鮑照詩：北風驅雁天雨霜。玉京羣帝集北斗，靈樞金景內經：下離塵境，上界玉京。元君注：玉京者，無爲之天也，東西南北各有八天，凡三十二天，蓋三十二帝之都也。趙注：羣帝如三十二天之帝，雖皆稱帝，而於大帝爲卑，猶諸侯三公之於天子也。晉天文志：北斗七星在太微北，人君之象，號令之主。或騎麒麟翳鳳凰。集仙錄：羣仙畢集，位高者乘鸞，次乘麒麟，次乘龍。甘泉賦：登鳳凰兮翳華芝。注：翳，蔽也。芙蓉旌旗烟霧落，影動倒

公於有才人，每不樂其爲藩鎮所用，前贈蘇徯詩意亦如此，況狄又忠臣之後乎？結語具見相愛眞切。

浦云：源本楚騷，亦近太白。

首致懷思韓君之意。

唐仲言曰：自玉京以下，乃借仙官以喻朝貴也：北斗象君，羣帝指王公，麟鳳旌旗

言騎從儀衛之盛，星君比近侍之霑恩者，羽人比遠臣之去國者。

此申明諫議去官之故。

末想其老成宿望，再出而濟世匡君也。

景搖瀟湘。相如大人賦：貫列缺之倒景。注引陵陽子明經曰：列缺气去地二千四百里，倒景气去地四千里，其景皆倒在下。漢郊祀志：登遐倒景。如淳曰：在日月之上，反從下照，故其景倒。星宮之君醉瓊漿，楚詞：華酌既陳，有瓊漿些。眞誥：羽童捧瓊漿。羽人稀少不在旁。楚詞：仍羽人於丹邱。注：羽人，飛仙也。似聞昨者赤松子，恐是漢代韓張良。言此學仙者，本嘗立功帝室也。張良傳：願去人間事，從赤松子遊耳。列仙傳：赤松子，神農時雨師，能入火自燒。漢書：張良字子房，其先韓人也。陸機高祖功臣頌序：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。高祖紀：運籌帷幄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吾不如子房功。句言有老謀而不能終用。昔隨劉氏定長安，帷幄未改神慘傷。國家成敗吾豈敢？言其不忘憂國，非敢置理亂於不問。色難腥腐。奧。句。餐楓。鶴林玉露作風。香。謂厭濁世而慕長生也。鄧通傳：太子齰癰而色難之。鮑照升天行：何時與爾雅注：楓有脂而香。按東方朔十洲記：聚窟洲在西海中，洲上有大山，山多大樹，與楓木相類，而花葉香聞數百里，名爲反魂樹。此詩皆言神仙事，楓香二字或當出此，又湖南多楓，故云。舊引佛書事未合。又張遠注：楓香道家以之和藥，故云餐。一說：浦注：仲長統云：噓吸清和，求至人之彷彿。可作餐風香之解。周南留滯古所惜，注見八卷。南極老人應壽昌。晉書：老人一星，在弧南，一曰南極，見則治平主壽昌。美人胡爲隔秋水？爲得置之貢玉堂。謂焉得貢玉堂而置之朝廷之上耶！亦係倒句法。

朱鶴齡曰：韓諫議不可考，其人大似李泌，必肅宗收京時曾與密謀，後屏居衡湘修神仙羽化之道，公思之而作。似聞以下，美其功在帷幄，翛然遠引。周南以下，惜其留滯秋水，而不得大用也。或疑韓諫議乃韓休之子汰，訛作注。又云：此詩爲李泌隱衡山而作。其說牽合難從。

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

前有秋日寄題鄭監湖亭詩在十四卷。舊唐書：廣德元年，李之芳兼御史大夫使吐蕃被留，二年乃得歸，拜禮部尚書改太子賓客。

絕塞烏蠻北，烏蠻注見十二卷。孤城白帝邊。謂自雲安來此。飄零仍百里，統計在雲安在夔。消渴已三年。

雄劍鳴開匣，謂壯心猶在。羣書滿繫船。謂將去夔也。亂離心不展，衰謝日蕭然。筋力妻孥問，菁華歲月遷。卿雲歌：菁華已竭，蹇裳去之。登臨多物色，陶冶賴詩篇。

巖排古樹圓。壯句。承巖樹，即所謂古木蒼藤日月昏也。拂雲霾楚氣，峽江。二句攝下形勝。朝海蹴吳天。四句言。煮井爲鹽速，寰宇記：大寧監，本夔州大昌縣前鎮溪井，山嶺峭壁之中，有鹽泉湧出，土人以竹引泉，置鐏煮鹽。燒畬詩遮切。度地偏。農書：荊楚多畬田，先縱火燻爐，後經雨下種，歷三歲，土

王西樵云：起筆整肅，如悠悠旆旌。首段總挈夔府詠懷大意。仇云：此段句句入畫。○劉須溪云：蜀地賦此，故覺雄勝。

次段泛述夔州風景。

浦云：兩京句伏下不得北歸衾枕成蕪沒一段意，四海句伏下欲就二公招尋興已專一段意。借閒波渡入下面，朝事最見經營，與北征詩青雲動高興一段同妙。此段述居夔大概，幷來夔之由。

脈竭，復燻旁山。燻，燹火燎草。爐，火燒山界也。杜田曰：楚俗燒榛種田曰畬，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畬。其刀以木爲柄，刃向曲，謂之畬刀。有時驚疊嶂，何處覓平川？四句言風土。鸂鶒雙雙舞，獼猴壘壘懸。碧蘿長似帶，錦石小如錢。春草何曾歇，見地氣之暖。寒花亦可憐。六句言物產。獵人吹戍火，野店引山泉。二句言人事。喚起搔頭急，扶行幾屐穿。二句述衰頹之狀。屐，因嘆曰：未知此生能著幾兩屐？世說：阮孚嘗自蠟兩屐，東京優師，西京杜陵，皆有故業。四海絕隨肩。仇注：上句謂田園久荒，此句謂故交日替。幕府初交辟，郎官幸備員。瓜時仍旅寓，左傳：齊侯使連稱、管至父戍葵邱，瓜時而往，曰：及瓜而代。萍泛苦夤緣。孟浩然詩：沙岸曉夤緣。韻會：夤緣，連絡也。藥餌虛狼籍，秋風灑翠煙。高宴諸侯禮，佳人上客前。哀箏傷老大，靜便。開襟驅瘴癘，明目掃雲烟

此段追憶長安時事，是宕開一步。

李仙奴歌。○二句○東○上○起　○下○法○力○渾○警　弔影夔州僻，回腸杜曲煩。杜曲，公故里。即今龍殿水，原注：西京龍殿門，苑馬門也。渭水流苑門內。莫帶犬戎羶。莫，得毋也。謂吐蕃陷京師。耿賈扶王室，後漢書：論耿賈之洪烈。謂耿弇、賈復也。蕭曹拱御筵。追思靈武將相，比李郭諸功臣。舊物森猶在，左傳：祀夏配天，不失舊物。凶徒惡未悛。謂安史諸降將。國須行戰伐，人憶止戈鋋。東都賦：戈鋋彗雲。鋋，小矛也。杜詩博議：公以代宗不能往問河北之罪，而但慕止戈之名，養成禍亂。故二句云云，蓋傷之也。奴僕何知禮，恩榮錯與權。言不當付以兵柄。趙曰：奴僕當指祿山，胡星一彗孛，黔首遂拘攣。西征賦：陋吾人之拘攣。謂困於軍需征斂也。朱注：弔影至此，敍吐蕃爲難，及中興之後，餘惡未殄。奴僕四句，又推言亂本，與胡雛負恩澤，嗟爾太平人同意。有謂指程元振者，非。哀痛綸切，煩苛法令蠲。舊紀：永泰元年正月，下制罪己。二年十二月，大赦改元，停什畝稅一法。二句指此。業成陳始王，詩序：七月，陳王業也。周公遭變，陳后稷先公風化所由，致王業之艱難也。兆喜出于畋。即用文王出獵事，謂能用賢也，舊注非。宮禁經綸（字複）密，台階翊戴全。熊羆載呂望，容齋隨筆：史記載西伯出獵而遇太公，其卜辭乃非龍非彲，非虎非羆。崔駰達旨引史記作非熊非羆，乃杜詩所本。鴻雁美周

仇云：鄭李八句美其詩才，置驛八句述其氣誼，羽翼八句述其宦跡。

宣。八句言代宗初政之美，將得賢輔以佐中興，而二公適當其時也。側聽中興主，長吟不世賢。音徽一柱數，言鄭書頻至。轉入鄭李

道里下牢千。謂李居不遠。原注：鄭在江陵，李在夷陵。鄭李光時論，文章並我先。陰何尚清省，沈宋欻連翩。律比崑崙竹，漢志：黃帝使伶倫去大夏之西，崑崙之陰，取竹嶰谷，斷兩節而吹之，以爲黃鐘之宮。音知燥溼絃。韓詩外傳：言聲價之貴。善價出論語，借夫天時有燥溼，絃有緩急，徽指推移，不可記也。二句言其詩律之細。風流俱善價，惬當久忘筌。文賦：惬心者貴當。莊子：得魚而忘筌。見非泥於成法。置驛常如此，切姓鄭當時置驛通賓客。登龍蓋有焉。後漢書：李膺獨持風裁，被容接者，名爲登龍門。雖云隔禮數，不敢墜周旋。高視收人表，言其好賢樂善。任彥升集：經師人表。虛心味道玄。馬來皆汗。帶入自家血，鶴唳必青田。二句言人才樂歸也。汗血青田注皆別見。羽翼商山起，蓬萊漢閣連。趙曰：李爲太子賓客，故用四皓事；鄭係祕書少監，故近蓬萊閣。管寧紗帽淨，注見九卷。江令錦袍鮮。江總仕陳爲尚書令，集有山水衲袍賦序曰：皇儲監國，餘辰勞謙，終宴，有令以衲袍降賜。錦袍，言其麗如錦也。鄭已退居，故比管寧紗帽；李方在朝，故比江令錦袍。東郡時題壁，仍扣到詩文夷陵郡在夔州之東，故曰東郡。南湖日扣舷。

此段稱頌鄭李二公。

南湖即鄭監湖亭。遠游凌絕境，佳句染華牋。言二公近在荊南，時有吟賞之樂，因言己欲往從之而不能也。每欲孤飛去，徒。（又。渡。入。書。懷。恰。好。承。上。）爲百慮牽。生涯起下已寥落，國步尚迍邅。遺懷。俱指兩京故里。別離憂怛怛，悲弟妹。伏臘涕漣漣。思祖父。露菊斑豐鎬，在西京。秋蔬影澗瀍。在東。共誰論昔事，幾處有新阡？富貴空回首，喧爭懶著鞭。（跌。宕。）言故人凋謝，故己亦懶於進取。兵戈塵漠漠，江漢月娟娟。局促看秋燕，蕭疏聽晚蟬。二句亦寓不久將去意。雕蟲（插入二公正）蒙記憶，

此段因欲述居夔近狀，而先敍不得北歸之情。

（寄詩緣起。）所以楊子：童子雕蟲。（自此至末皆）篆刻，壯夫不爲。烹鯉（可作）問沈綿。古詩：呼兒烹（答書讀）鯉魚，中有尺素書。卜肆參詠君平卜肆詩云：君平曾賣卜，卜肆荒已久，至今杖頭錢，時時地上有。故岑參詠君平卜肆詩云：君平曾賣卜，卜肆荒已久，至今杖頭錢，時時地上有。俞存子敬氊。注見一卷。囊虛把釵釧，

策，攜筇竹杖，亦掛百錢於杖頭。卜羨君平杖，蔡曰：杖頭乃阮宣子事。卜圜謂今世圖畫所傳嚴君平挾著

米盡拆花鈿。把釵釧，拆花鈿，言市易之也。甘子陰涼葉，（瀼西果園句中對）多甘。茅齋八九椽。陣圖沙北岸，

桓溫傳：初，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浦平沙之上。市暨瀼西巔。原注：峽人目市井泊船處曰市暨。江水橫通山谷處，方人謂之瀼。羈絆心常折，棲

此段因二公有書見問，而詳述居食貧困之況，此所以急於出峽也。

遲病卽痊。紫收岷嶺芋，貨殖傳：岷山之下，沃野千里，下有蹲鴟，至死不飢。注：蹲鴟，芋也。白種陸池一作家。蓮。述異記：吳中有陸家白蓮種，顧家斑竹。色好梨勝音平，義仄。頰，蜀都賦：紫梨津潤。味，求飽或三鱣。卽所謂頓頓食黃魚也。楊震傳：有冠雀銜三鱣魚，飛集講堂前。後漢書注：鱣音善，與鱓鱔通，乃魚似蛇無鱗者。爾雅釋魚：音知然反，卽黃魚也。公所言本指鱣鮪之鱣，特借用三鱣字耳。兒去看魚笱，詩注：笱以竹爲之，魚入其中。朋。一作。來坐馬韉。玉篇：韉，鞍也。卽坐客寒無氈意。縛柴門窄窄，通竹溜涓涓。墊抵公畦稜，原注：京師農人指田遠近多云幾稜。稜，岸也，音去聲。張耒曰：公畦，官園也。村依野廟塢。鼂錯傳：鑿太上皇廟塢垣。師古曰：塢者，內垣外遊地。缺籬將棘拒，倒石賴藤纏。得此流走句章法。借問頻朝謁，何如穩醉方。一作盞。書。眠？誰云行不達，一作逮。自覺坐能堅。此所以暫安於夔也。霧雨銀章澀，因久不服之故澀。馨香粉署妍。言己已無意朝謁，徒想粉署之妍華而已。紫鸞無遠近，祝彼鸞飛。黃雀任翩翾。喻己棲息。鷦鷯賦：育翩翾之陋體又從自己渡入二公分。困學違從衆，言不合時宜。明公各勉旃。聲華夾宸極，早晚到星躔。猶云三台。懇誡

此段言己甘心廢棄，惟望二公入朝以佐主。

留匡鼎，匡衡傳：諸儒爲語曰：無說詩，匡鼎來。張晏曰：衡少時字鼎，長乃易字稚圭。不過輸鯁直，會是正陶甄。音堅。楊子：甄陶天下在和。日晝，青簡爲誰編？朱注：言二公當勉爲公輔之業，引賢士，進讜言，以匡正天下。今上有宵旰，民多疾苦，雲臺中人，誰足傳青史乎？蓋深以此期二公也。行路難何有，招尋興已專。又轉到自家由來具飛楫，暫擬控鳴弦。謂戒塗以行也。身許雙峯寺，舊唐書：道信與宏忍並住蘄州雙峯山東山寺，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。姚寬西溪叢語引寶林傳云：能大師傳法衣在曹溪寶林寺，寶林後枕雙峯。咸淳中，魏武帝元孫曹叔良住雙峯山寶林寺左，人呼爲雙峯曹侯溪。則曹溪亦稱雙峯矣。按：曹溪在嶺南，下云：南征盡站鳧，似當指韶州之雙峯爲是。開門求七祖禪。舊唐書：達摩傳慧可，慧可傳璨，璨傳道信，道信傳宏忍，此謂震旦五祖。自宏忍而下，則有南能北秀之分。二宗弟子各立其師爲第六祖，而北宗遂尊秀之弟子普寂爲第七祖。開元中，荷澤會公直入東都面抗北祖，大播曹溪頓門，致普寂之門，盈而後虛，能祖宗風，於斯大振。則南宗當以荷澤爲第七祖。公詩曰：身許雙峯寺，門求七祖禪。意蓋主於南宗也。詩晉，原注：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。昭王客赴燕。原注：李宗親有燕昭之美，燕，周之裔。落帆追宿昔，衣褐向眞詮。安石名高途中非阮籍，言有地主，不患途窮也。查上似

此言已將去夔以求法門，得順道過訪二公，不久便順流南下也。

末段申言學禪，以終詠懷之意。

張騫。途中查上，皆公自謂。披豁雲寧在？世說：衛瓘見樂廣曰：若披雲霧而睹青天。淹留景不延。句言急於去夔。風期終破浪，南史：宗慤曰：願乘長風破萬里浪。水怪莫飛涎。孔子世家：水之怪，龍罔象也。江賦：揚鬐掉尾，噴浪飛涎。他日辭神女，傷春怯杜鵑。公擬以來春出峽。澹交隨聚散，澤國遶迴旋。浦注：旋字韻複，當刊作洄沿。本自依迦葉，音攝。傳燈錄：迦葉，摩竭陀國人，爲天竺二十五祖之首。何曾藉偓佺。列仙傳：偓佺、槐山，采藥父也。食松葉，能飛行，逐走馬。朱注：此言學佛而不學仙也。白樂天詩：海山不是吾歸處，歸即應歸兜率天，即此意。爐峯生轉盼，爐峯在廬山，注詳見十七卷。橘井尚高褰。蘇耽橘井注見十四卷。天台賦：遊氛高褰。褰，開也。橘井在馬嶺山上，故曰高褰。東走窮歸鶴，用丁令威事。南征盡跕鴈。馬援傳：援擊交趾還曰：我在浪泊西里間，下潦上霧，毒氣薰蒸，仰見飛鳶，跕跕墮水中。晚聞多妙教，卒踐塞前愆。顧愷丹青列，顧愷之嘗於瓦棺寺畫維摩詰像。頭陀琬琰鐫。姓氏英賢錄：王巾字簡栖，爲頭陀寺碑，文詞巧麗，爲世所重，碑在鄂州。困學紀聞以爲王屮，音徹。俗作巾，非。顧畫王碑，皆想像東遊之事。衆香深黯黯，法華經：擊大法鼓，燒衆名香。幾地肅芊芊。籍田賦：碧色肅其芊芊。勇猛爲心極，楞嚴經：發大勇猛，行應。轉。飄。零。消。滅諸一切難行法事。清羸任體孱。

首致思念之懇，賓主兼敘。

金篦空刮眼，注見（身）（意）（至）（此）（眼）（前）九卷。鏡象未離銓。（世）（交）（遊）（一）（齊）（圓覺（刊落）經：諸如來心，於中顯現，如鏡中象。說文：銓，衡也。一曰度也。言金篦雖可刮去眼膜，而執鏡象以爲實有，則猶未離銓量之間也。朱注：迦葉至此，言欲遍詣佛地，精修佛理，而終期於攝象以歸虛，所謂門求七祖禪者如此。

盧德水云：此集中第一首長詩，亦爲古今百韻詩之祖，其中起伏轉折，頓挫承遞，若斷若續，乍離乍合，波瀾層叠，無絲毫痕跡，眞絕作也。元白集中，往往叠見，不免誇多鬪靡，氣緩而脈弛矣。○張上若云：此詩才大而學足以副之，故能隨意轉合，曲折自如；其忽自敍，忽敍人，忽言景，忽言情，忽紀事，忽立論，忽述見在，忽及已前，皆過接無痕，而照應有法。○俞犀月云：世亂而不得中興之佐，故望於鄭李之心甚切；垂老而將爲出世之人，故皈依曹溪之念特深。此其通篇之大旨也。

寄峽州劉伯華使君四十韻　唐書：峽州夷陵郡屬山南東道。此詩舊解多斷續不貫，今並正之。

峽（上二記時下二記地）內多雲雨，秋來尙鬱蒸。遠山朝白帝，深水謁（一作。）夷陵。趙曰：謁對朝字爲工，言夔峽相去之近。

遲暮嗟爲客！西南喜得朋。（用易恰好）易：西南得朋。夔在中州之西南。哀猿（承爲客句）更坐起，落雁失飛騰。二句自況。

伏枕思瓊樹，（承得朋句）江淹詩：願一見顏色，不異瓊樹枝。臨軒對玉繩。青松寒不落，碧海闊逾澄。仇注：青松比其

此段追敘世交家學，末二雙綰，卽束卽提，有印泥畫沙之妙。

勁節，碧海比其宏量。昔歲文爲理，謂以文治天下也。羣公價盡增。家聲同令聞，時論以儒稱。唐書：劉允濟博學善屬文，垂拱四年，奏上明堂賦，則天手制褒美，拜著作郎。疑卽伯華之祖。又公祖審言亦顯於武后朝。太后當朝肅，多才接跡昇。翠。虛捎。所交切。魍魎，馬融廣成頌：捎罔兩，拂游光。捎，擊也。丹極上鯤。一作鵾。莊子：北溟有魚，名曰鯤，化而爲鳥，名曰鵬。允濟以來俊臣搆貶，後復爲著作佐郎修國史，遷鳳閣舍人。宴引春壺酒，恩分夏簟冰。雕章五色筆，三國典略：齊蕭慤嘗於秋夜賦詩。邢子才曰：蕭之斯文，可謂雕章間出。南史：江淹嘗夢一丈夫，自稱郭璞，謂淹曰：吾有筆在卿處多年，可見還。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。紫殿九華燈。漢武內傳：七月七日，西王母至，帝掃除宮內，然九光之燈。梁王樞古意：香燈照九華。學並盧王敏，盧照鄰、王勃。書兼褚薛能。褚遂良、薛稷。老兄眞不墜，小子獨無承。近有風流作，聊從月峽一作巒。徵。夷陵州有明月峽。趙曰：石壁有一竅，圓透見天，其明如月，故名。放蹄知赤驥，振翅服蒼鷹。放蹄振翅，喻劉詩之馳騁不羈。卷軸來何晚？襟懷庶可憑。會期吟諷數，益破旅愁凝。杜。論。詩。處。多。自。道。得。力。雕刻初誰料，纖毫欲自矜。卽所謂毫髮無遺憾也。神融躡飛動，戰勝洗侵

此稱劉君之詩。

此稱劉君之官，承老兄眞不墜。

凌。杜臆：神融句謂文有生氣，妙取筌蹄。戰勝句謂文無敵手。其脚故。句。中。對。云蹄。高宜百萬層。白頭遺恨在，青竹幾人登。朱注：此數句當與文賦參看。雕刻初誰料，卽籠天地於形內，挫萬物於筆端也。纖毫欲自矜，卽考殿最於錙銖，定去留於微芒也。神融躡飛動，卽精騖八極，心遊萬仞也。戰勝洗侵凌，卽方天機之駿利，夫何紛而不理也。妙取筌蹄棄，高宜百萬層，卽形不可逐，響難爲繫，塊孤立而特峙，非常言之所緯也。因劉使君以詩來寄，而言詩道之難如此，能傳青簡者，實鮮其人也。回首追談笑，勞歌蜀寢興。文選注：韓詩伐木廢，朋友之道缺，勞者歌其事。詩人伐木，自苦其事，故以爲文。年華紛已矣！謂己與劉年俱老也。世故莽相仍。不料彼此俱來蜀地。刺史諸侯貴，郎官列宿應。後漢書：郎官上應列宿，出宰百里。潘安一作生。雲閣遠，注見十六卷。黃霸璽書增。漢循吏傳：二千石有治理效者，輒報璽書勉勵，增秩賜金。詳詩意，劉蓋以省郎而出爲刺史者，公爲拾遺時，曾與之同官於朝。舊以郎官雲閣屬自言，今按當幷指劉爲是。乳鸛號攀石，飢鼯訴落藤。乳鸛以下皆自敍。八哀詩：胡爲投乳鸛，指讒人也。二句雖屬卽景，亦隱寓被讒流落意。藥囊親道士，注見六卷。灰劫問胡僧。曹毗志怪：漢武帝穿昆明池，極深悉是灰墨，無復土。東方朔曰：可問西域胡僧。後漢明帝時，外國道人來曰：經云：天地大劫將盡則劫燒，此劫燒之餘也。按高僧傳：西

此自敘客夔近況，承上小子獨無承。

此段復賓主交敘，自甘遺世，而勗劉以有爲。

末敘寄詩之意，因言己亦將遠泛江湖矣。

域胡人乃竺法蘭。浦注：藥囊憐身病，灰劫憂世亂，知與下姹女丹砂等句俱屬自言。

通典：宋以後制高屋白紗帽。林居看蟻穴，野食待魚罾。筋力交凋喪，飄零免戰兢。言雖久離朝宁，正喜與世無爭，即末四句意。皆爲百里宰，正似六安丞。漢書：桓譚諫用讖，帝大怒，出爲六安郡丞，意忽忽不樂，道病卒。注：六安縣故城今在壽州安豐縣南。朱注：言我亦曾爲郎官，應皆出宰百里，今飄零見棄，卻似六安丞之貶斥耳。公昔以左拾遺出爲華州司功，故以桓譚自比。姹女榮新裹，姹女注見十四卷。丹砂冷舊秤。丹砂一作砂。但求椿壽永，（承藥囊）莊子：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秋。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莫慮杞天崩。（承灰劫）列子：杞國有人憂天陷崩墜，身無所寄。鍊骨調情性，張兵撓女敎切。棘矜。矜字韻同意異。徐樂傳：陳涉起窮巷，奮棘矜。師古曰：棘，戟也。矜者，棘之把。養生終自惜，伐叛一作數。必全懲。鍊骨養生承椿壽永，張兵伐叛承杞天崩。仇注：言我已託身世外，但求服藥長年，不復懷杞人之慮；劉身任民社，則衛生固所宜講，而懲亂尤其職分也。時蜀寇未靖，故有張兵伐叛等語。政術甘疏誕，（仍挽轉前段）詞場愧服膺。展懷詩頌魯，朱注：公作詩以贈，猶史克之頌魯侯。割愛酒如澠。原注：平生所好，用殷浩事，注見三卷。嗚嗚寧書字，嗚嗚。。。

萬里誰能馴意。天。地。有。青。蠅。毛詩：青蠅，刺讒也。公本以遭讒而出，故云。舊注支甚。

杜詩鏡銓卷十七

大曆中，公居夔州作。

秋野五首

五首皆安貧樂志之詞。

秋野日疏蕪，謝朓詩：邑里向疏蕪。寒江動碧虛。繫舟蠻井絡，左思蜀都賦：岷山之精，上爲井絡。注：岷山之地，上爲東井維絡也。卜宅楚村墟。棄熟從人打，葵荒欲自鋤。盤飧老夫食，分減及溪魚。

下四句有萬象一體之意。

劉須溪云：幽事楚楚，然不寒儉。

易識浮生理，難教一物違。言欲識浮生之理，即觀物情可見。水深魚極樂，林茂鳥知歸。二句亦譬隱居可以全身也。衰老甘貧病，榮華有是非。秋風吹几杖，不厭北山薇。承首句

禮樂攻吾短，山林引興長。掉頭紗帽側，曝背竹書光。風落收松子，天寒割蜜房。造句奇雋

蜀都賦：蜜房郁毓被其阜。注：蜜房，蜂窠房也。稀疏小紅翠，秋花亦開義山。麗也。駐屐近微香。承次句

遠岸秋沙白，連山晚照紅。潛鱗輸駭浪，歸翼會高風。仇注：輸如輸送之輸，是逐浪而去；會如際會之會，是順風而回。砧響家家發，樵聲箇箇同。飛霜任青女，淮南子：秋三月，青女乃出以降霜。高誘注：青女天神，青腰玉女，主霜。賜被隔南宮。漢官儀：尚書郎給青縑白綾被，或錦被。

承上首說下

身許麒麟畫，年衰鴛鷺羣。大江秋易盛，空峽夜多聞。徑隱千重石，帆留一片雲。仇注：徑隱石，言避世已深；帆留雲，言歸航在望。二句分承峽江。兒童解蠻語，翻用得妙不必作參軍。世說：郝隆爲蠻府參軍，上巳日作詩曰：娥隅躍清池。桓溫問何物，答曰：蠻名魚爲娥隅。溫曰：何爲作蠻語？隆曰：千里投公，始得蠻府參軍，那得不蠻語也。

課小豎鋤斫舍北果林，枝蔓荒穢淨訖，移牀三首　一云秋日閒居三首。

先揭起移牀意

病枕依茅棟，荒鉏淨果林。背堂資僻遠，在野興清深。山雉防求敵，射雉賦：伊義鳥之應敵。徐爰注：雉見敵必戰，不容他雜。顧注：防求敵，即下首薄俗防人面意，公自幸與世無爭也。江猿應獨吟。洩雲高不去，寫出人境相忘意。隱几亦

此寫舍北朝景。劉須溪云：三四語亦眼前人所不到。

此寫舍北暮景。

無心。歸去來辭：雲無心以出岫。

衆鑿生寒早，長林卷霧齊。仇注：鑿當秋故寒，荒機方淨後景。曉將晴故霧卷。青蟲懸就日，朱果落封泥。薄俗防人面，全身學馬蹄。即所謂治生且耕鑿，只有不關渠也。黃生注：揚子法言云：貌則人，心則獸。莊子馬蹄篇云：至德之世，同與禽獸居，族與萬物，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！言薄俗人情叵測，惟以渾同之道處之，庶可全身遠害也。上句以人面隱獸心，下句以篇題括篇意，皆杜詩用事入化處。又漢匈奴傳：披髮左衽，人面獸心。吟詩重回首，隨意葛巾低。

籬弱門何向，沙虛岸只摧。惟岸摧故籬弱。劉須溪云：遠宛密。日斜魚更食，客散鳥還來。寒水光難定，秋山響易哀。天涯稍曛黑，倚杖獨徘徊。

黃白山云：觀此二詩，則知此地人情之薄，不及浣花鄰曲多矣。故遣悶詩有云：異俗吁可怪，斯人難並居。

解悶十二首　諸作俱隨意所及，爲詩不拘一律。

先從夔州風景敘起。

草閣柴扉星散居，浪翻江黑雨飛初。山禽引子哺紅果，溪女（一作寫得色色有致）友。得錢留白魚。

此預思解悶。

商胡離別下揚州，憶上西陵故驛樓。因道其事。西陵驛樓，公少遊吳越時所登也。爲問淮南米貴賤，老夫乘興欲東遊。

此首即事懷人，憶故居，因而憶鄭監也。

一辭故國十經秋（故秋瓜字特重見致），每見秋瓜憶故邱。水經注：長安第二門，本名霸城門，又名青門，門外舊出佳瓜，其南有下杜城。今日南湖采薇蕨，何人爲覓鄭瓜州。會稽志：西陵城在蕭山縣西十二里。謝惠連有西陵阻風獻康樂詩。朱注：時有胡商下揚州來別，當作洲。原注：今鄭祕監審。南湖，鄭監所在也。夔府詠懷詩：南湖日扣舷。朱注：張禮遊城南記：濟漯水涉神禾原，西望香積寺下原，過瓜洲村。注：瓜洲村在申店漉水之陰。許渾集有和淮南相公重遊瓜洲別業詩，淮南相公，杜佑也。按：瓜洲村與鄭莊相近，鄭莊，虔郊居也，審爲虔之姪，其居必在瓜洲村，故有末語。

此首懷詩人，而兼及自寫。

沈范早知何水部，梁書何遜傳：范雲見其對策，大相稱賞，因結忘年交好。沈約亦愛其文，嘗謂遜曰：吾每讀卿詩，一日三復，猶不能已。曹劉不待薛

此獨記名，以別於雲卿也。

邵云：此老苦心乃爾，後人草草何耶？

贊襄陽只一清字，贊摩詰只

郎中。原注：水部郎中薛據。言據之才恨不與曹劉同時也。仇注：何薛同爲水部，但何有知音，而薛無同調，故爲惜之。獨當省署開文苑，兼泛滄浪學釣翁。據前在省部，今在荆南，故云。陳師道曰：省署開文苑，滄浪學釣翁，即薛據詩也。

李陵蘇武是吾師，此句即孟論文語。孟子論文更不疑。原注：校書郎孟雲卿。一飯未曾留俗客，數篇今見古人詩。言似蘇李也。

復憶襄陽孟浩然，清詩句句盡堪傳。即今耆舊無新語，漫釣槎頭縮項一作頸鱸。縮項鱸出襄陽耆舊傳，注詳九卷。孟浩然詩：鳥泊隨陽雁，魚藏縮項鱸。又：試垂竹竿釣，果得槎頭鱸。時孟已沒。

陶冶性靈存底物，新詩改罷自長吟。將自己插在中間，杜每有此章法

學陰何苦用心。陰鏗何遜。學陰何當指五言句法。

不見高人王右丞，藍田邱壑漫寒藤。舊唐書王維傳：乾元中轉尚書右丞，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，墅在輞口；水周於舍下，竹洲、花塢，與

一秀字，品評不苟。

下四首皆借荔枝遣興，蜀歲貢荔枝，誌所觸也。

裴迪浮舟往來。最傳秀句寰區滿，未絕風流相國能！原注：右丞弟今相國縉。金壺記：王維與弟縉，名冠一時，時議云：論詩則王維、崔顥，論筆則王縉、李邕。

先帝貴妃今一作俱。寂寞，荔枝還復入長安。通鑑：貴妃欲得生荔枝，歲命嶺南馳驛致之，比至長安色味不變。樂史外傳：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生日，於長生殿奏新曲，會南海進荔枝，因名荔枝香。蔡君謨荔枝譜則曰：貴妃涪州荔枝，歲命驛致。東坡亦云：天寶歲貢取之涪。蓋當時南海與涪州並進也。炎方每續。朱櫻獻，仇注：據李綽歲時記：櫻桃薦寢，取之內園，不。。。

娟娟長遠生。此言品之異者，託身必遠；諸果在處多有，同一蔓生，獨有娟娟美好之物，偏出自幽遠之區也。

按張曲江荔枝賦序謂南海荔枝，百果無一可比；余往西掖，嘗盛稱之，諸公莫之信。夫物以不知而輕，味以無比而疑，遠不可驗，終然永屈，士無深知，與彼何異。其賦中云：沈李美而莫取，浮瓜甘而自退。又云：何斯美之獨遠，嗟爾命之不逢。每被銷於凡口，罕獲知於貴躬。柿何稱乎梁侯，梨何幸乎張公。二章語意全從此脫胎，皆感慨不遇之意。杜臆：粘在充貢上說，未爲得解。

側生野岸及江蒲，一作浦。蜀都賦：旁挺龍目，側生荔枝。趙曰：自戎棘而下，以畝爲蒲，今公私契約皆然。朱注：劉熙釋名：草圃屋曰蒲，又謂之菴。此詩江蒲，似用此義，言荔枝生於野岸江菴之側耳。不熟丹宮滿玉壺。顏延之詩：皓月鑒丹宮。言不熟丹宮，而貢之卻滿玉壺。雲鑿布衣鮐背死，詩：黃髮台背。注：老人背有鮐文。勞人害馬翠眉須。方輿紀勝：妃子園在涪州之西，去城十五里，當時以馬馳載，七日七夜至京，人馬斃於路者甚衆。此又言荔枝雖屬遠生，猶得以奔騰傳置，供翠眉之一笑，而雲壑布衣，老死鮐背，無一人知者，其阨窮殆有甚焉，尤可歎也。

浦二田云：同一荔枝也，前二首主褒，此首主貶。前則郎荔爲比，此乃舉荔相形也。託物見志，語意轉換不竭。

復愁十二首

人烟生僻處，虎跡過新蹄。野鵲一作鶴。翻窺草，見求食之難。村船逆上溪。見舟行之險。

釣艇收緡盡，昏鴉接翅稀。一作歸。月生初學扇，六朝句法雲細不成衣。李義府堂堂詞：鏤月成歌扇，裁雲作舞衣。

萬國尚戎馬，故園今若何？謂東都田園。昔歸相識少，二字含蓄早已戰場多。乾元初，公自華州曾歸東都。

身覺省郎在，家須農事歸。棄官則須歸農。年深荒草徑，老恐失柴扉。

金絲鏤箭鋂，皂尾製一作掣。旗竿。一自風塵起，猶嗟行路難！謂自安史造亂後，至今不得歸也。

胡虜何曾盛，干戈不肯休？閭閻聽小子，談笑覓封侯。杜臆：定外寇易，定人心難，有喜亂樂禍之意，是以可愁也。

貞觀銅牙弩，南越志：龍川有營澗，常有銅弩牙流出，皆以銀黃雕鏤，父老云：越王弩營處也。按：貞觀時或仿爲之。開元錦獸張。師氏曰：錦獸張，謂所

二首愁故鄉。○此首申足上首。此首因思鄉感到行路。

愁閭閻。

愁回紇。

邵云：非杜能事，聊存一格。二首指當下言。

設射侯也。花門小箭好，朱注：按史收東京時，郭子儀戰不利，回紇於黃埃中發十餘矢。賊驚顧曰：回紇至矣。遂潰。花門小箭好，此一證也。此物棄沙場。安史之亂，皆藉回紇兵收復，中國勁弩，反失其長技，公所以歎之。言外亦見回紇未可狎意。

今日翔麟馬，唐會要：貞觀中，骨利幹獻良馬十匹，太宗各爲製名，九曰翔麟紫。兵志：以尚乘掌天子之御，凡十二閑爲二廄，一曰祥麟，二曰鳳苑，以繫飼之。先宜駕鼓車。駕鼓車注見三卷。卽大君先息戰，歸馬華山陽意。時降將羈縻，代宗專事姑息，故云然。無勞問河北，諸將角榮華！羅大經曰：言諸將安於榮華，志得意滿，無復驅攘之志；河北叛亂，決難討除，無勞問也。公詩：雜虜橫戈數，功臣甲第高。卽此二章意。

任轉江淮粟，休添苑囿兵。盧注：當時劉晏均節賦斂，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，若宿衞冗軍不裁，立見其匱也。由來貔虎士，不滿鳳凰城。朱注：按史永泰元年，魚朝恩以神策軍屯苑中。公詩所云：殿前兵馬也。二句卽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之意。代宗寵任朝恩，由是宦官典兵，卒以亡唐。公此詩所諷，豈徒爲冗兵慮哉。

江上亦秋色，火雲終不移。巫山猶錦樹，南國且黃鸝。

愁諸將。

邵云：將驕卒惰之意，隱隱言外。

愁禁兵。○盧德水云：中五首所論時事處，詞氣淵然黯然，有雅人深致。

此氣候失平而愁。○下三章

每恨陶彭澤，無錢對菊花。檀道鸞續晉陽秋：陶潛九月九日無酒，於宅邊摘菊盈把，望見白衣人，乃王宏送酒，便就酌而歸。如今九日至，自覺酒須賒。

病減詩仍拙，吟多意有餘。莫看江總老，猶被賞時魚。賞時魚，謂當時所賞之魚袋。唐會要：開元中，張嘉貞奏致仕及內外官五品以上，檢校試判，聽淮正員，例許終身佩魚，以理去任，亦許佩魚。自後賞緋紫例兼魚袋，謂之章服。朱注：言我雖老，若江總有銀魚之賜，則流落未足爲恨也。公嘗檢校員外郎賜緋魚袋，故云。

洞房

趙曰：此下八篇蓋一時所作。杜臆：八章詩皆追憶長安時事，以警當時君臣圖善後之策也。每首先成詩而撮首二字爲題，乃三百篇遺法。

洞房環珮冷，指妃子之沒。玉殿起秋風。秦地應新月，龍池滿舊宮。龍池注見十一卷。舊宮興慶宮也。月雖新而宮則舊，有物是人非之感。繫舟今夜遠，清漏往時同。謂舊時宿省所聞。萬里黃山北，園陵白露中。漢地理志：古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，孝惠二年起。按：漢武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，正黃山宮之北，蓋借茂陵以喻玄宗泰陵也。

仍說現在景事。此窮居寂寞而愁。

末章總結，借吟詩以遣愁。○蔣云：此首風吹別調，軒然一笑矣。

王西樵云：諸篇俯仰盛衰，託興微婉，自是絕作。劉須溪云：何限言外，所謂語不迫切，而意獨至。

此八詩緣起，蓋因秋夜舟中見月，感宮掖凄涼而作也，亦用倒格。○沈確士云：一結黯然，尤覺淚和墨下。

宿昔

宿昔青門裏，蓬萊仗數移。花嬌迎雜樹，李翰林別集序：開元中，禁中初重木芍藥，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，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。會花方繁開，上乘照夜白，太眞妃以步輦從。趙曰：雜樹，如桃李之屬。沈約詩：春風搖雜樹。龍喜出平池。明皇十七事：天寶中，興慶池小龍常出遊宮垣水溝中，蜿蜒奇狀，靡不瞻睹。落日留王母，漢武內傳：王母嘯，命靈官駕龍嚴車，欲去。帝下席叩頭，請留殷勤，王母乃坐。微風倚少兒。衞青傳：衞媼長女君孺，次女少兒，次則子夫。少兒先與霍仲孺通，生去病，及衞皇后立，少兒更爲陳掌妻。朱注：按飛燕外傳：帝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，歌酣風起，后揚袖曰：仙乎仙乎，去故而就新乎。帝乃令無方持后履。微風倚少兒，蓋合用少兒、飛燕事。又王母比貴妃，少兒比秦虢諸姨也。宮中行樂祕，少有外人知。漢書：周仁得幸入臥內，後宮祕戲，仁常在旁，終無所言。

黃白山云：此章略見風刺，然其詞微而婉。如祿山宮裏，虢國門前之句，非惟失風人之意，亦全無臣子之禮矣。

此等全開義山。

能畫

能畫毛延壽，投壺郭舍人。西京雜記：畫工有杜陵毛延壽，寫人好醜老少，必得其眞。郭舍人善投壺，以竹爲矢，不用棘。古之投壺，取中而不求還，故入小豆，惡矢躍而出也。一矢百餘反，謂之驍，言於輩中爲驍傑也。每投壺，帝輒賜金帛。**每蒙天一笑，**神異記：東荒山中有大石室，東王公居焉，與一玉女投壺，設有入不出者，天爲之笑。張華曰：笑者，開口流光，今電是也。**復似物皆春。**言畫之工可回春色。盧注：玄宗時畫鷹畫馬有馮紹正韓幹輩，其侏儒黃𪀄，帝呼爲肉几。此。後。半。略。帶。回。護。一作。亦。是。夕。陽。返。照。法。即毛郭之流，故借漢事爲比。**政化平如水，皇明恩。斷若神。時時用抵戲，**漢武帝紀：元封二年作角抵戲，三百里內皆來觀。文穎曰：角抵者兩兩相當，角力角技藝，故稱角抵，蓋雜技樂也。**亦未雜風塵。**

容齋三筆言伎藝倡優，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；然使政如水，恩若神，爲治大要既無所損，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。一說：政平明斷，即指開元之治，語意尤爲直截。

鬬雞

鬬雞初賜錦，東城父老傳：玄宗在藩邸時，樂民間清明節鬬雞戲，及即位，立雞坊於兩京間，索長安雄雞，金毫鐵距，高冠昂尾千數，養於雞坊；選六軍小兒五百人，使馴飼之。

帝出，見賈昌弄木雞，召入爲五百小兒長。金帛之賜，日至其家，天下號爲神雞童。舞馬解登牀。明皇雜錄：上嘗令教舞馬四百匹，各分左右部目，爲某家龍，某家驕。衣以文繡，絡以金鈴，飾其鬃鬣，間以珠玉。其曲謂之傾盃樂，奮首鼓尾，縱橫應節。又施三層板牀，乘馬而上，抃轉如飛。或命壯士舉榻舞於榻上，樂工環立，皆衣淡黃衫，文玉帶，必求年少姿美者。每千秋節，命舞於勤政樓下。簾下宮人出，樓前御曲一作柳長。明皇雜錄：每賜酺，太常陳樂，教坊大陳尋橦、走索、丸劍、角觝、鬬雞，令宮人數百自幃中擊雷鼓爲破陣樂。又曰：玄宗製新曲四十餘，又新製樂譜。每初年望夜，御勤政樓觀燈作樂，貴臣戚里設看樓觀望。夜闌，太常樂府懸散樂畢，卽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，歌舞以娛之。仙。終。一悶。開元傳信記：明皇夢遊月宮，諸仙子娛以上清之樂，其曲淒楚動人。明皇以玉笛尋得之，名紫雲迴。異聞錄：開元六年八月望，上與申天師、洪都客作術，夜遊月宮，見素娥十餘人，笑舞於廣庭桂樹之下，音樂清麗，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。女樂。久無香。女樂謂梨園弟子。張遠注：仙遊句反上御曲長，女樂句反上宮人出。寂寞驪山道，清秋草木黃。南部新書：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，惟存繚垣。乾元閣在山嶺之上，最爲嶄絕，礎柱尚存。山腹卽長生殿，殿東西盤石道，自山麓而上，道側有飲酒亭、明皇吹笛樓、宮人走馬樓，故址猶存。

黃白山云：此首兼述盛衰存沒，不以荒宴直接播遷，徑及崩駕之感，則有傷痛而無刺譏，此溫柔敦厚之遺教也。

邵云：綜括前後，開閤盡致。

歷歷

歷歷開元事，分明在眼前。無端盜賊起，明皇致亂在天寶而轉思開元，乃舉盛以蔽其失。曰：無端者，蓋諱言之，不以盜賊之起歸過於君也。忽已歲時遷！巫峽西江外，秦城北斗邊。爲郎從白首，荀悅漢紀：馮唐白首，屈於郎署。臥病數秋天。

仇滄柱云：此首承前起後，前三章說承平之世，故以開元事括之；後三章說亂離以後，故以盜賊起包之。○何義門云：此章略斷，眞善於立言，爲尊者諱，公之本旨。

洛陽

洛陽昔陷沒，胡馬犯潼關。天寶十四載十二月，祿山陷東京，次年六月入潼關。天子初愁思，明皇十七事：羯胡犯闕，上欲遷幸，登興慶宮花萼樓，置酒，四顧悽愴。視樓下有少年善水調歌頭者，使之登樓且歌，上聞之，潸然出涕，顧侍者曰：誰爲此詞？曰：李嶠。上曰：李嶠眞才子也。不待曲終而去。都人慘別顏。是月十三日，上出延秋門至咸陽，日中猶未食，民爭獻糲飯，雜以麥豆。清笳去宮闕，至德二年九月，郭子儀收復西京，賊衆夜遁。翠蓋出關山。

張云：一初字，便見平日歌舞荒淫，全不知備意，而語自含蓄不露。

十月肅宗入長安，上皇發蜀郡。故老仍流涕，龍髯幸再攀。舊書玄宗紀：上皇至自蜀，百姓舞扑路側曰：不圖今日復見二聖。漢郊祀志：黃帝鑄鼎荊山下，鼎既成，有龍垂胡髯下迎，黃帝上騎，羣臣後宮七十餘人從上，餘小臣不得上，乃悉持龍髯，龍髯拔墮，墮黃帝之弓，百姓乃抱其弓與龍髯號。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，弓曰烏號。

此復申首章園陵白露之感。

驪山

驪山絕望幸，花萼罷登臨。地下無朝燭，趙注：朝燭當音朝覲之朝，凡朝在早則秉燭受朝，今地下幽閟，故無之也。人間有賜金。漢書：高后崩，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，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。又王道俊曰：如明皇千秋節賜百官珠囊金鏡是也。鼎湖龍去遠，銀海雁飛深。漢書：秦始皇葬驪山之阿，下鋪三泉，上崇山墳，水銀爲江海，黃金爲鳧雁。古曰：言所樹羽葆，其盛若林也。按：玄宗以萬騎平韋氏，改羽林軍爲龍武軍，故有末句。萬歲蓬萊日，長懸舊羽林。漢禮樂志：芬樹羽林，雲景杳冥。師古曰：言所樹羽葆，其盛若林也。按：玄宗以萬騎平韋氏，改羽林軍爲龍武軍，故有末句。

蔣云：末章直是奏疏體，丁

提封

提封漢天下，漢書：提封頃畝。注：謂提舉四封之內，總計其數也。萬國尚同心。言世事尚可爲，但勿更尋覆轍耳。借問懸車一作軍。

起。勢。高。渾。

寧反覆，皆暗切玄宗，隱爲後戒，以此結前七首，意最深切。

守。國語：懸車束。馬，以踰太行。何如儉德臨？點眼困學紀聞：此及不過行儉德，盜賊本王臣，明皇以侈致亂，故少陵以儉德爲救時之砭劑。時徵俊乂。入，莫慮犬羊侵。願戒兵猶火，左傳：兵猶火也，不戢將自焚也。恩加四海深。仇注：明皇好邊功而尚奢侈，故有懸車儉德之語；不聽張九齡而致祿山終叛，故有俊乂犬羊之語。使當時息兵愛民，焉有天寶之禍哉！故以戒兵加恩終之。或謂指諷代宗時事，當年吐蕃入寇，叛將不恭，恐非罷兵可以止亂也。

邵子湘云：洞房八章，皆追憶開元天寶時事，語含諷刺，而蘊藉不露，深得小雅詩人之遺。○仇滄柱曰：此及秋興諸詩，撫時感事，有關國家治亂興亡，寄託最爲深遠。秋興八首，氣象高華，音節悲壯，讀之令人興會勃然；洞房八首，意思沈鬱，詞旨凄涼，讀之令人感傷欲絕。此皆杜老聚精會神之作，故千載之下，猶可歌而可涕也。

鸚鵡

鸚鵡含愁思，聰明憶別離。翠衿渾短盡，紅觜漫多知。禰衡鸚鵡賦：紺趾丹嘴，綠衣翠衿。未有開籠日，空殘舊宿枝。世人憐復損，何用羽毛奇。

顧脩遠云：此詩分明有才人失路，託身異族之感，如魏武之於楊修，隋煬之於薛道衡，皆所謂憐復損也。

孤雁

張云：鶼離之苦，觸物興哀，不覺極情盡態如此。

孤雁不飲啄，飛鳴聲念羣。誰憐一片影，相失萬重雲。望盡（公詩每善於作空處傳神）斷。似猶見，哀多如更聞。浦注：言雁行既遠，望盡矣而飛不止，似猶見其羣而逐之者；哀多矣而鳴不絕，如更聞其羣而呼之者，二句正寫念羣之意。野鴉無意緒，鳴噪自紛紛。

李云：雁寫其孤高，鷗寫其輕潔。

鷗

江浦寒鷗戲，無他亦自饒。自足也。卻思翻玉羽，隨意點春苗。雪暗還須落，風生一任飄。幾羣滄海上，清影日蕭蕭。

羅大經曰：浦鷗閒戲，使無他事，儘自寬饒，卻以謀食之故，翻玉羽而弄春苗，雖風雪凌厲亦不暇顧矣；何似羣飛海上者，清影翛然，不爲泥滓所染耶。此與士當高舉遠引，歸潔其身，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，以自取賤辱也。今按雪暗風生，亦寓自家飄流謀食之感，歎其不如海鷗之忘機自適也。

猿

裊裊啼[隰]虛壁，蕭蕭[見]挂冷枝。艱。難。人不。免，隱。見爾如。知。朱注：言挂枝啼壁，如識隱見之機，人反有不如者矣。

慣。習元。從。衆，全。生或。用。奇。全生，如搏樹避矢之類。前林騰每及，父子莫相離。末又戒其不宜恃技輕出以取禍。

此借猿智能遠患，以見涉世之難。○李云：何處得其微妙，貫乎化工矣。

麂

音几。爾雅作麞。本草演義：麂，麞類，山深處頗多，其聲如擊破鈸。

永與清溪別，豪將玉饌俱。○承。一。無才逐仙。隱。，神仙傳：葛仙翁於女几山學道數十年，化爲白麂，二足，時出山上。不敢恨庖。廚。亂世輕全。物，開。又。得。法。後。謂不以物命爲重。半臧僊蓋大仇。微。聲及禍。樞。衣冠兼盜賊，饕餮用斯須。左傳注：貪財爲饕，貪食爲餮。蔣云：時盜賊筵饌奢華，多殘物命以恣口腹，而朝廷士大夫亦爾，故傷之而以衣冠盜賊並言。春秋之筆，所以愧衣冠者至矣。

邵云：起四似代麂語，奇。

張上若云：微聲句有至理，自古文人才士，遭亂罹禍，如中郎之於董卓，中散之於司馬，何一不從聲名得之。此苟全性命，不求聞達，隆中所以獨絕千古也。

雞

紀德名標五，韓詩外傳：夫雞頭戴冠文也，足傅距武也，見敵而鬬勇也，得食相呼義也，鳴不失時信也。雞有五德，君猶瀹而食之，其所從來近也。**初鳴度必三。**史歷書：雞三號卒明。注：夜至雞三鳴，始爲正月一日。**殊方聽有異，失次曉無慙。**浦注：夔雞未必皆然，偶。借失次者以見意耳。**問俗人情似，**言無德無信，習俗皆然。**充庖爾輩堪。**雞既不能司晨，亦僅堪充庖已耳。**氣交亭育際，**列子：亭之毒之。注：化育之意。劉孝標啓：一物之微，遂留亭育。**巫峽漏司南。**韓非子：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。朱注：自昏而曉，正造化氣候所交，故曰氣交亭育際。夔州在南，雞司昏曉，今失其司晨之職，故曰巫峽漏司南也。

黃魚

爾雅注：鱣魚體有甲無鱗，肉黃，大者長二三丈，江東人呼爲黃魚。

日見巴東峽，黃魚出浪新。脂膏兼飼犬，鹽鐵論：江陵之人，以魚飼犬。**長大不容身。筒桶相沿久，**仇注：筒，竹器；桶，木器，皆捕魚之具。**風雷肯爲神？**張湞注：言黃魚不能變化，似。嘲。似。惜。警。醒。不。少即風雷亦不能助而神之也。**泥沙卷涎沫，回首**

納殊俗也。

懲叛將也，殆隱指段子璋、徐知道輩。

憫窮民也，時蜀因軍興餉急，誅求無藝。

申云：藥餌句，非久病不知。

怪。龍。鱗。詩義疏：鱣身形似龍。

白小　舊注：卽今麵條魚。

白小羣分命，天然二寸魚。庾信小園賦：二寸之魚。細。微。霑。水。族，風。俗。當。園。蔬。賓退錄：靖州圖經載其俗以魚爲蔬，今湖北多謂之魚菜。入肆銀花亂，傾箱雪片虛。杜臆：亂肆傾箱，言取之多也。生。成猶。拾。卵，盡。取義。何。如？國語：鳥翼穀卵，蟲舍蚳蝝。西京賦：攫胎拾卵，蚳蝝盡取。朱注：言生成之道，卵猶不忍棄，魚雖小而盡取之，豈得爲義乎。

黃白山云：前後咏物諸詩，合作一處讀，始見杜公本領之大，體物之精，命意之遠。說物理物情，卽從人事世法勘入，故覺篇篇寓意，含蓄無限。

秋清　浦注：此病起而思山峽之作。

高秋疏肺氣，白髮自能梳。藥。餌。憎。加。減，門。庭。悶。掃。除。謂懶於應接。杖藜還客拜，愛竹遣兒書。十月江平穩，輕舟進所如。

李云：小雅怨誹而不亂，正寫翻寫俱得之。

首章先言東屯之勝。○五六點出時序。

次章方及移居之故。

秋峽

江濤萬古峽，肺病久衰翁。不寐防巴虎，全身狎楚童。上四句皆老病甘隱意，故怪。衣裳垂素髮，門巷落丹楓。四皓垂老猶出而建功也。常怪商山老，兼存翊戴功。

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

一統志：東瀼水，公孫述於東濱墾稻田，號東屯。于臬東屯少陵故居記：峽中多高山峻谷，地少平曠。東屯距白帝五里而近，稻田水畦，延袤百頃，前帶清溪，後枕崇岡，樹林葱蒨，氣象深秀，稱高人逸士之居。浦注：按東屯特公之農莊，移居爲收穫計也。且者，不常止之詞。

白鹽危嶠北，赤甲古城東。先記地勝，與入宅詩同。平地一川穩，高山四面同。烟霜淒野日，秔稻熟天風。人事傷蓬轉，吾將守桂叢。劉安招隱士：桂樹叢生兮山之幽。

東屯復瀼西，一種住清溪。來往兼茅屋，淹留爲稻畦。市喧宜近利，原注：瀼西居近市。林僻此無蹊。若訪衰翁語，須令謄客迷。言地僻不減桃源也。陸機詩：遊賞愧謄客。謄，多也。

三章喜鄰居有人。

末章又及思鄉心事。

浦云：因賽社而想朝賜也，

道北馮都使，晉書：諸阮居道北。高齋見一川。陸游少陵高齋記：少陵居夔三徙居，皆名高齋。其詩之高齋也；曰見一川者，東屯之高齋也。故又曰高齋非一處。按：此曰高齋，乃馮都使之高齋。曰次水門者，白帝城之高齋也；曰依藥餌者，瀼西活字用。枕帶還相似，柴荊（犖句）即有焉。朱注，言林泉枕帶，兩家相似，故柴門之外，即可棄而有之。斫畬應費日，解纜不知年。

牢落西江外，參差北戶間。顧注：北戶即指道北馮都使之戶，謂與馮參差而居也。久遊巴子國，臥病楚人山。幽獨移佳境，清深隔遠關。朱注：遠關，瞿唐關也。入蜀記：瞿唐關西門正對灩澦堆，自關而東，即少陵東屯故居。回首憶朝班。

社日兩篇

社有春秋二祀，此詩所咏，乃是秋社。

九農成德業，蔡邕獨斷：先農者，蓋神農之時，至少昊之世，置九農之官。百祀發光輝。國語：共工氏之子曰勾龍，能平九土，故祀以爲社。報效

在南翁北雁二句，逗出本意。

此即前章下半意而申言之。○兩古人，一置在末，一置在起，與散愁詩同格。

浦云：此詠當空之月，先情後景。

神如在，馨香願不違。南翁巴曲醉，北雁塞聲微。朱注：雁春北秋南，北雁，北來之雁也。尚想東方朔，詼諧割肉歸。東方朔傳：伏日詔賜從官肉，朔拔劍割肉，謂同官曰：伏日當早歸。即懷肉去。大官奏之，詔朔自責。朔曰：拔劍割肉，一何壯也。割之不多，又何廉也。歸遺細君，又何仁也。西溪叢語：此詩社日用伏日事。按史記諸侯年表：古者止有春社，秦德公二年始用伏日爲秋社，磔狗四門以禦災蟲，社乃同日。至漢方有春秋二社，與伏分也。陳平亦分肉，太史竟論功。陳平傳：里中社，平爲宰，分肉甚均。杜臆：太史公論陳平云：當割肉俎上時，意已宏遠矣。又謂其以功名終，稱賢相，所謂論功也。今日江南老，江南，峽江之南。他時渭北童。歡娛看絕塞，涕淚落秋風。鴛鷺迴金闕，謂此時諸臣分肉而迴也。誰憐病峽中。

八月十五夜月二首

滿目飛明鏡，歸心折大刀。古樂府：蒿砧今何在，山上復有山。何當大刀頭，破鏡飛上天。吳兢解題：蒿砧，砍也。重山，出也。大刀頭，刀頭有鐶，問夫何時當還也。破鏡飛上天，言月半缺當還也。折，謂歸心摧折。轉蓬行地遠，攀桂仰天高。亦寓君門（下）半（承）明（鋗）萬里意。水路疑霜雪，林。

此又詠將落之月，先景後情，以思歸起，以傷亂結。

棲見羽毛。此時瞻白兔，直欲數秋毫。

李子德云：下四句只寫極明意，恰是八月十五夜月。次首就將曉說，則公愛此空明，永夜無眠可知。

稍下巫山峽，猶銜白帝城。氣沈全浦暗，輪仄半樓明。刁斗皆催曉，蟾蜍且自傾。言蟾蜍亦若畏刁斗而傾也。張弓倚殘魄，不獨漢家營。見竟夜防守，非止一處也。

十六夜翫月

舊挹金波爽，皆傳玉露秋。言月至秋倍明，自昔而然。關山隨地闊，李云：關山以月之明，故無不見，是隨地而闊。河漢近人流。河漢亦以月之明，上下一色，故如近人而流也。谷口樵歸唱，孤城笛起愁。仇注：樵歸而唱，笛起而愁，用上四字一讀。巴童渾不寐，半夜有行舟。下半言因月明，故人人忘寢也。

胡元瑞曰：詠物起自六朝，唐初沿襲，雖風華競爽，而獨造未聞。惟杜公諸作，自開堂奧，盡削前規。如詠月則關山隨地闊，河漢近人流；詠雨則野徑雲俱黑，江船火獨明；詠雪則暗度南樓月，

寒深北渚雲；詠夜則重露成涓滴，稀星乍有無；皆精深奇邃，前無古人。

十七夜對月

秋月仍圓夜，江村獨老身。捲簾還照客，倚杖更隨人。光射潛虯動，蜀都賦：下高鵠，出潛虯。明翻宿鳥頻。二句言月光徹於上下。動虯翻鳥，亦見對月者已無人矣。茅齋依橘柚，清切露華新。

曉望

白帝更聲盡，陽臺曙色分。高峯寒一作初。上日，張潛注：謂高峯寒氣，直逼初上之日。疊嶺宿霾雲。謂將曉時雲未盡出也。地坼江帆隱，地坼謂崖岸峻，舟行其中時隱也。天清木葉聞。天清無風雨，故木葉聲落可聞。荆扉對麋鹿，應共爾爲羣。

日暮

李云：爲景最工，天清木葉聞，尤爲微妙。

牛羊下來久，各已閉柴門。風月自清夜，江山非故園。石泉流暗壁，草露滿秋原。一作滴秋根。頭白燈明裏，何須花燼繁。

劉須溪云：三四人人能言，人人不能言，與可惜歡娛地同耳。

暝

日下四山陰，山庭嵐氣侵。謝靈運詩：夕曛嵐氣陰。牛羊歸徑險，鳥雀聚枝深。句法似晚唐正枕當星劍，庾信詩：流星抱劍文。言劍在牀頭，借劍光以助暝照也。收書動玉琴。因收書而誤觸動所掛之琴，亦以暝色故。半扉開燭影，欲掩。尤寫得飄緲。見清砧。顧注：擣衣聲恆在夜初，聞砧聲清徹於耳，不知在何處？今門已欲掩，而半扉開處，燭影所照，彷彿見之。正反言暝不能見，賴燭影而見耳。

險字深字，俱從暝字想出。

晚

杖藜尋巷晚，炙背近牆暄。人見幽居僻，吾知拙養尊。朝廷問府主，張云鄉居作客景。邵注：府主，太守

歸翼應巷晚，寒燈應牖暗。

也。晉書孫楚傳：耕稼學山村。歸翼飛棲定，寒燈亦閉門。參軍不敬府主。

夜

絕岸風威動，寒房燭影微。嶺猿霜外宿，江鳥夜深飛。獨坐親雄劍，哀歌歎短衣。淮南子：甯戚飯牛車下，擊牛角而爲商歌曰：南山粲，白石爛。短布單衣適至骭，長夜漫漫何時旦？烟塵繞閭閻，白首壯心違。

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

藜杖侵寒露，蓬門啟一作起。曙烟。力稀經樹歇，老困撥書眠。秋覺追隨盡，來因孝友偏。清談見滋味，爾輩可忘年。

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

楚岸通秋屐，胡牀面夕暉。藉糟分汁滓，劉伶酒德頌：枕麴藉糟。仇注：此對甕醬，疑指盛酒之具。周禮：醴齊。注：醴，猶體也，

邵云：寫老人景態極眞，此等詩質而有味。○李云：老健清圓眞候，即化境矣。

切題不俗。

成而汁滓相將。甕醬落提攜。落，旁落也。見滿器意。飯糝音辣。添香味，朋貼二句分來有醉泥。理生那免俗，方法報山妻。

眞切。

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　唐志：太宗時以歲旱穀貴，東人選者集於洛州，謂之東選。後殆自此爲例。

君行別老親，此去苦家貧。浦。云。三。四。能令老於。藻鏡留連客，孟必需次。謂。選。者。墮。淚已久。江山憔悴人。秋風楚竹冷，夜雪鞏梅春。唐書：鞏縣屬東都河南府。楚竹謂去夔之時，鞏梅言到京之日。朝夕高堂念，應宜綵服新。

李云：寫憑覓二字俱暢。

憑孟倉曹將書覓土樓舊莊　浦注：此當卽僦師舊廬，所謂陸渾莊者。孟往東京，故託以訪覓。

平居喪亂後，不到洛陽岑。爲歷雲山問，無辭荆棘深。北風黃葉下，南浦白頭吟。十載江湖客，乾元間，公爲華州功曹，復一至東都，至是十載。茫茫遲暮心。言至老未知可得歸耳。杜臆：遲暮心，蓋有邱首之思。

九日五首　朱注：吳若本題下注云：缺一首。急天高一首足之，云：未嘗缺。夢弼注同。趙次公以風

首章思弟妹也。

五六寫景，言外無限淒涼。

二章思朝事也。○邵云：八句一氣，總是格高。

三章思故友也，亦是一氣。

四章思故里也。○仇云：上

重陽獨酌杯中酒，抱病起登江上臺。浦注：五詩皆輟飲獨登之作。因獨酌無興，故抱病登臺，想見擲杯而起，如此方與三四不相背。

竹葉於人既無分，張衡七辨：玄酒白醴，葡萄竹葉。菊花從此不須開。承首句。殊方日落玄猿哭，故國霜前白雁來。夢溪筆談：北方有白雁，似雁而差小，秋深乃來，來則霜降，河北人謂之霜信。弟妹蕭條各何在，干戈衰謝兩相催！顧注：干戈既侵，衰謝又迫，恐兩相催逼，終無聚首時也。

舊日重陽酒，傳杯不放杯。卽今蓬鬢改，但愧菊花開。北闕心常戀，西江首獨迴。茱萸賜朝士，難得一枝來。仇注：唐制，九日賜宴及茱萸。

舊與蘇司業，源明。兼隨鄭廣文。虞。采花香泛泛，坐客醉紛紛。野樹歛還倚，秋砧醒卻聞。歡娛兩冥漠，結句。西北有孤雲。遠。

故里樊川菊，長安志：樊川一名後寬川。十道志：其地卽杜陵之樊鄉，漢樊噲食邑於此，故曰樊川，爲長安名勝之地。登高素滻源。素滻注見二卷。長

四夔川九日，中四在夔思夔，下四夔州九日。

安志：少陵原北直滻水。他時一笑後，（應、前、獨、酌）今日幾人存？巫峽蟠江路，終南對國門。繫舟身萬里，（應、前、抱病）伏枕淚雙痕。爲客裁烏帽，（趙曰：裁烏帽特以爲客，平時不巾可知矣。）從兒具綠樽。佳辰對羣盜，愁絕更堪論！

沈云：八句皆對，起手二句，對舉之中又復用韻，格法奇變。又云：結句意盡語竭，不必曲爲之諱。

登高

風急天高猿嘯哀，（登。高。所。見。）渚清沙白鳥飛迴。（登。高。所。感。兩。句。）無邊落木蕭蕭下，（中。包。無。限。意。）不盡長江滾滾來。

四句俱分。俯仰說。萬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獨登臺。艱難苦恨繁霜鬢，（登。高。所。）潦倒新停濁酒杯。（久客則艱苦備嘗，病多則潦倒日甚。下二句亦用分承，時公以肺病斷飲。）

高渾一氣，古今獨步，當爲杜集七言律詩第一。

晚晴吳郎見過北舍

此詩應在九日前，依朱本以類編次

鍾伯敬云：第三句寫兩人對立之狀甚細。

此與題桃樹作，皆未可以

圃畦新雨潤，愧子廢鉏來。竹杖。交頭拄，柴門。隔一作掃。徑開。欲棲羣鳥亂，未去小童催。明日重陽酒，相迎自醱醅。

簡吳郎司法　唐書：府州各有司法，參軍事。

有客乘舸自忠州，忠州注見十二卷。遣騎安置瀼西頭。張遠注：公移東屯時，以瀼西草堂借吳寓居。古堂本買藉疏豁，憂石、熒熒高葉曙，風江、颯颯亂帆秋。草堂前多錦樹，故高葉當曙，則雲石之間，光彩閃動；草堂門對清溪，故亂帆逢秋，則風江之上，氣象蕭森。仇注：五六疏豁之景，七八遷居後事。本屬公堂坐軒而散愁，反欲問吳見許，見賓主忘形處。卻、爲姻、婭、過、逢地，許、坐、曾、軒、數、所角切。散、愁。

又呈吳郎　浦注：公向居此堂，熟知鄰婦之苦，聽其竊棗以活。吳郎之來，聞其將插籬護圃，故作此以止之。

堂前撲棗任西鄰，即所謂棗熟從人打也。無食無兒一婦人。不爲困窮寧有此？體。貼。深。至。祇。緣。恐。懼。

轉須親。恐懼，謂畏人看破也。四句是。即防遠客雖多事，言吳郎新來，原未必即爲禁止。使插疏籬卻甚眞。使疏籬一插，則婦本防吳郎見拒，甚似眞爲彼而設，而不敢復來矣。已訴徵求貧到骨，謂此婦平日訴貧苦於公也。正思戎馬淚霑巾。（露本意）末句推言海內孤寡困窮失所者衆，又不止西鄰矣。

仇滄柱曰：此詩直寫眞情至性，唐人無此格調。然語淡而意厚，藹然仁者痌瘝一體之心，眞得三百篇神理者。○朱瀚曰：通篇借一婦人發明徵求之慘，當與哀哀寡婦誅求盡同看。

覃山人隱居

顧注：山人必老而就徵者，公過其居，傷其隱之不終也。

南極老人自有星，注見十六卷。南極指夔州，言其久負重望。北山移文誰勒銘？文選注：周顒先隱鍾山，後爲海鹽令，欲過北山，孔稚圭乃假山靈意作文移之，中云：馳文驛路，勒移山庭。徵君已去獨松菊，哀壑無光留戶庭。吳注：言徵君在山，誰得移文誚之？無如一去之後，松菊雖存，而山川少色也。予見亂離不得已，子知出處必須經。朱注：廣韻：經，量度也。言我以亂離，故不得已而奔走，山人既爲隱者，何不以出處之宜，一爲經度乎。下二句又言危機所伏，出不如處，以深惜之。高車駟馬帶傾覆，四皓歌：駟馬高蓋，其憂甚大。悵望秋天虛

翠屏。

柏學士茅屋

碧山學士焚銀魚，銀魚注見前。白馬卻走身巖居。浦注：林居詩自胡之反持干戈，天下學士亦奔波。蓋遭祿山之亂，棄官居此者。古人已用三冬足，東方朔傳：臣年十二，讀書三冬，文史足用。年少今開萬卷餘。晴雲滿戶團傾蓋，周王褒詩：俯觀雲似蓋，低望月如弓。秋水浮堦溜決渠。漢溝洫志：舉鍤爲雲，決渠成雨。仇注：雲之濃團如傾蓋，水之急溜似決渠。二句茅屋前景。富貴必從勤苦得，男兒須讀五車書。莊子：惠施多方，其書五車。

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

柏大兄弟，乃柏學士之姪。

浦二田云：公過學士茅屋，喜其藏書之富，又有佳子弟能讀，率題於壁。末二句就學士家前效作指點歎羨語，舊解作勉詞便陋。

叔父朱門貴，郎君玉樹高。朱注：應璩與滿公琰書：外嘉郎君謙下之德。注：璩常事其父，故稱郎。山居精典籍，文雅涉

上首就柏兄弟說，此首就山居說，而結仍抱前篇。

直起筆力蒼勁。

風騷。江漢終吾老，雲林得爾曹。哀絃繞白雪，謝希逸琴論：白雪，師曠所作，商調曲也。鮑照詩：蜀琴抽白雪，郢曲繞陽春。未與俗人操。末蓋許柏爲知音也。

野屋流寒水，山籬帶薄雲。靜應連虎穴，喧已去人羣。筆架霑牕雨，書籤映隙曛。蕭蕭千里足，晉書：苻朗，堅從兄子也，堅目之曰：吾家千里駒。箇箇五花文。丹元子步天歌：五箇花文王良星。

寄柏學士林居

自胡之反持干戈，天下學士亦奔波。庾信碑文：豫州拓境，兩鎮奔波。歎彼幽棲載典籍，蕭然暴露依山阿！青山萬重靜散地，散地，閒地也。白雨一洗空垂蘿。劉須溪云：語意款曲。亂代飄零予到此，古今成敗子如何？朱注：因學士載書而隱，故問以觀古人成敗之事，今當何如也。荊揚冬春異風土，巫峽日夜多雲雨。赤葉楓林百舌鳴，黃泥野岸天雞舞。謝靈運詩：天雞弄和風。吳注：春鳥秋鳴，見其非時；水禽岸舞，見其多雨。盜

賊縱橫甚密邇，指崔旰之亂。形神寂寞甘辛苦。幾時高議排金門，各使蒼生有環堵。下半言俗殊盜逼，而以濟世安民期之學士也。

寄從孫崇簡

嵯峨白帝城東西，南有龍湫北虎溪。吾孫騎曹不記馬，世說：王子猷爲桓沖騎曹參軍，桓問曰：卿署何曹？曰：不知何曹。時見牽馬來，似是馬曹。又問所管幾馬？曰：不知馬，何由知數。業學尸鄉常養雞。注見一卷。杜臆：此卽前詩所謂質樸古人風者。龐公隱時盡室去，武林春樹他人迷。與汝林居未相失，近身藥裏酒常攜。牧豎樵童亦無賴，莫令斬斷青雲梯。後四欲偕隱而勉其有終也。趙說似非。

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

峽險江驚急，言江流因峽險而急。樓高月迥明。一時今夕會，萬里故鄉情。三子皆公故鄉人。星

蔣云：東西南北四字，分置變化。

落黃姑渚，浦注：古樂府：黃姑織女時相見。按：黃姑卽河鼓，三星如擔，在天河東渚。此云星落，謂河鼓沒也。季秋河轉西南，河鼓沒則夜半矣。秋辭（工對）白帝城。老人因酒病，堅坐看（一作待）君傾。

此首是獨不飲中心事。

明月生長好，浮雲薄漸遮。悠悠照邊塞，（謝莊月賦：升清質之悠悠。）悄悄憶京華。（承三）清動杯中物，高隨海上查。（承四）按拾遺記：堯時有貫月查浮於西海，查上有光，夜明晝滅。句當暗用此事，思乘月查而至天上也。此注向未引及。否則著此句殊無謂。不眠瞻白兔，百過落烏紗。言往來映於紗帽也。對月那無酒，登樓況有江。聽歌驚白鬢，（卽歡娛恨白頭意。）笑舞拓秋窗。樽蟻添相續，曹植七啓：盛以翠樽，酌以雕觴。浮蟻鼎沸，酷烈馨香。沙鷗並一雙。直至向曉矣。盡憐君醉倒，更覺片（一作我。）心降。

此一首合上二首言之，卽所謂終宴不知疲也。

浦二田云：公兩載羈夔，絕少賓朋高會，卽視蜀中之況，亦遠不逮，兩都更無論已。有此一敍，覺種種江光月色，俱併入親情鄉思中。三結處戀戀不舍意，皆從此生出。○李子德云：三首空淡中有至味，百讀彌見其高。○以爲空淡，尤覺渾雄，前後綺綺疏疏，非諸家所及。

戲寄崔評事表姪、蘇五表弟、韋大少府諸姪　此因阻雨而欲諸公相就以續前夜之會也。

隱豹（謐、趣）深愁雨，列女傳：南山有玄豹，霧雨七日不下食者，欲以澤其衣毛，而成其文章也。潛龍故起雲。張湞注：隱豹自謂，潛龍謂諸公。言己畏雨不出，而諸公不宜然也。泥多仍徑曲，心醉阻賢羣。晉書：太原郭奕高爽爲衆所推，見阮咸而心醉。忍對江山麗，還披鮑謝文。謂諸公之文。高樓憶疏豁，秋興坐氛氳。

奉賀陽城郡王新舊唐書作城陽。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　原注：陽城郡王，衞伯玉也。舊唐書代宗紀：大曆二年六月，荆南節度使衞伯玉封城陽郡王。詩乃賀其母受封，蓋伯玉封王後，母亦進封大國也。

衞（切。姓。變。起。莊。）幕銜恩重，漢（重）書衞青傳：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。潘輿送喜頻。潘岳閒居賦：太夫人（承。一。）乃御板輿，升輕軒。濟時瞻上（。）將，錫（。承。）號戴慈親。（二。）富貴當如此，尊榮邁等倫。郡依封土舊，國與大名新。朱注：郡封仍是陽城，故曰舊；夫人加號鄧國，故曰新。紫誥鸞迴紙，庾信賀婁慈碑：臺堪（臺。）走馬，書足迴鸞。清朝燕賀人。淮南子：大廈成而燕雀相賀。遠傳冬筍

結句正與前江樓夜宴詩相應。

應酬詩亦自典則當行。

上完賀意，下因稱母及王之

慈孝，而兼寓勸勉於篇終，應起處仍歸到衛公，立言得體。

味，用孟宗事，注見十卷。更覺綵衣春，奕葉班姑史。後漢列女傳：扶風曹世叔妻者，同郡班彪之女，名昭，字惠姬。兄固著漢書未竟，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，踵而成之。（承孟母句）芬芳孟母鄰。（承班姑句）義方兼有訓，詞翰兩如神。委曲承顏體，鸞飛報主身。可憐忠與孝，雙美畫難（一作映）麒麟。

送田四弟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幕（一云夔府送田）

將軍赴江陵。按：此詩言雁來燕去，當在八九月之交，舊編非是。

離筵罷多酒，起柁（從杜臆，舊作地）發寒塘。迴首中丞座，馳牋異姓王。燕辭楓樹（司寫、最、作、帶、離、情）日，雁度麥城霜。元和郡國志：荊州當陽縣東南有麥城。定醉山翁酒，遙憐似葛強。山翁比衛公，葛疆比田將軍，預擬其至衛幕而相得也。

寄杜位

原注：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，今爲江陵節度衛伯玉行軍司馬。

王嗣奭曰：天地之大，身無所往，風塵憔悴，病久奚辭，淒涼之語，眞堪流涕。

張上若云：着此等壯語，方是節度公馬。末句見功成身逸，觴詠風流，卻從馬上寫出妙。

李云：江村秋景，歷歷如畫。貧況偏寫得可喜，重字圓字最善狀物。

寒日經簷短，窮猿失木悲。指嚴公之沒。峽中爲客恨，江上憶君時。天地身何往，一作。在。風塵病敢辭！封書兩行淚，霑灑憂新詩。

玉腕騮 原注：江陵節度衞公馬也。

聞說荊南馬，尚書玉腕騮。驂驔飄赤汗，踶踏顧長楸。長楸注見十一卷。上句傳馬之勇力，下句傳馬之神情。

胡虜三年入，乾坤一戰收。言安史亂後，三年得此馬，一戰收復。舊唐書：衞伯玉擊史思明，大破於彊子坂，積尸滿野，以功遷神策軍節度；又破史朝義於永寧，進封。晉山簡傳：舉鞭問葛彊，何如并州兒。舉鞭如有問，河東郡公。欲伴習池遊。

季秋江村

喬木村墟古，疏籬野蔓懸。素琴將暇日，白首望霜天。二句亦手揮五絃，目送飛鴻意。登俎。黃柑重，支牀錦石圓。龜筴傳：南越老人用龜支牀足。遠遊雖寂寞，難見此山川。

前半置小園之由。後半治小園之事。

李云：取其流麗，在七排爲勝場。視字中新舊榮枯一一寫出。

小園　黃生注：此詩秋時所作。春深而買，追憶前事；寒事物華，又預計冬春也。

由來巫峽水，本自楚人家。（邵。云。句。法。別）客病留因藥，春深買爲花。上四言此園水通巫峽，本是楚人所居，而乃留此買此者，蓋因客病不能他往，藉其藝藥以療病，春深無以自娛，假此看花以探春也。秋庭風落果，濃岸雨頹沙。二句小園之可慮者，即起下須營意。問俗營寒事，寒事，即培果修岸之類，（挽三四）以異俗，故須問而後營。將詩待物華。至春則花藥方榮也。

寒雨朝行視園樹

柴門雜樹向千株，丹橘黃甘北地無。江上今朝寒雨歇，籬邊秀色畫屏紆。

桃、（四句承雜樹）蹊李徑年雖古，梔子紅椒豔復殊。言園樹得雨，葱蒨生色。鎖石藤梢元自落，倚天松骨見來枯。（二句承橘甘）林香出實垂將盡，葉蒂辭枝不重蘇。愛日恩光蒙借貸，左傳注：冬日可愛。清霜殺氣得憂虞。雖借恩愛日，終以清霜爲憂。朱注：言凋零於歲暮者，北堂書鈔：英雄記曰：向詡嘗坐藜牀上。衰顏動覓藜牀坐，緩

步仍須竹杖扶。散騎未知雲閣處，注見十六卷。公嘗檢校員外郎故云。啼猿僻在楚山隅。

傷秋

村僻來人少，山長去鳥微。高秋藏羽一作收畫。扇，久客掩荊扉。懶慢頭時櫛，艱難帶減圍。梁昭明太子傳：體素壯，腰帶十圍，至是減削過半。將軍思一作猶。汗馬，天子尚戎衣。按史大曆二年九月，吐蕃寇靈州、邠州，京師戒嚴。白蔣風飄脆，蔣，菰也。殷烏閑切。櫻曉夜稀。說文：殷，赤黑色。爾雅：櫻，河柳。注：今河旁赤莖小楊也。何年滅一作不可必滅。豺虎，似有故園歸？似有者，不可傷處。也，正是可

即事 一云天畔。

天畔羣山孤草亭，江中風浪雨冥冥。一雙白魚不受釣，三寸黃甘猶自青。二句言食味艱難也。多病馬卿何日起，窮途阮籍幾時醒？朱注：按公詩葛亮馬卿或疑不當截字用，然六朝人已有之。庾信碑文：渡

瀘五月，葛亮有深入之兵。薛道衡碑文：尚寢馬卿之書，未允梁松之奏。**未聞細柳散金甲**，細柳營在長安昆明池南。京師方有吐蕃之警。**腸斷秦川流濁涇**。言難見澄清也。

容齋隨筆：杜詩每用受覺二字。其用受字云：修竹不受暑，勿受外嫌猜，莫受二毛侵，輕燕受風斜，吹面受和風，監河受貸粟，雄姿未受伏櫪恩，野航恰受兩三人，能事不受相促迫，雙白魚不受釣。其用覺字云：尚覺王孫貴，覺兒行步奔，最覺潤龍鱗，已覺糟牀注，詩成覺有神，喜覺都城動，城池未覺喧，無人覺來往，更覺老隨人，追隨不覺晚，深覺負平生，更覺松竹幽，直覺巫山暮，含悽覺汝賢，已覺涼宵永，日覺死生忙，秋覺追隨盡，重覺在天邊，未覺千金滿高價，更情更覺滄洲遠，更覺良工心獨苦，已覺氣與嵩華敵，習池未覺風流盡，始覺屏障生光輝，梅花欲開不自覺，自得隋珠覺夜明。用之雖多，然每字命意不同，又雜於五百篇中，讀之惟見其新工也。

刻劃自趣，不病其巧。

耳聾

生年鶻冠子，劉向七略：鶡冠子常居深山，以鶡爲冠。舊注：謂世方尚武。說文：鶡鳥似雉，出上黨，赴鬬，雖死不置，故趙武靈王爲冠以表武士。大意言遭亂而隱也。**歎世鹿皮翁**。注見五卷。**眼復幾時暗，耳從前月聾**。**猿鳴秋淚缺，雀噪晚愁空**。黃

落。驚山樹，呼兒問朔風。謂不聞風聲，惟見落葉也。

獨坐二首　浦注：玩次首乃晝雨晚晴作。

竟日雨冥冥，雙崖洗更青。雙崖，瞿唐兩崖也。水花寒落岸，山鳥暮過庭。句。句。切。獨。坐。時。景。煖老須燕玉，一作思。所謂八十非人不暖也。又顧大韶曰：此當用玉田種玉事，按搜神記：雍伯葬父母於無終山，有人與石一斗命種之，玉生其田。北平徐氏有女，雍伯求之，要以白璧一雙，伯至玉田求得，徐妻之。在北平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，故燕地也，今爲玉田縣。充饑憶楚萍。注見十六卷。從饑寒無聊中，忽發妄想，即翠柏苦猶食，明霞高可餐意。胡笳在樓上，哀怨不堪聽。

白狗斜臨北，水經注：祏歸白狗峽，蜀江中流，兩面如削，絕壁之際，隱出白石如狗，形狀具足，故以名焉。黃牛更在東。峽雲常照夜，江日一作月。會兼風。晒藥安垂老，應門試小童。二句結出所以獨坐之故。亦知行不逮，公詩：容易收病腳。苦恨耳多聾。

通首不見雲字。

首二句，東坡歎爲絕唱。

雲

龍以瞿唐會，江依白帝深。終年常起峽，每夜必通林。浦注：龍是致雲之物，此間白帝瞿唐，乃其窟宅，故常見其起峽而通林也。收穫辭霜渚，分明在夕岑。仇注：秋盡收成，則龍蟄水落，故江渚雲辭，而夕岑猶掛。高齋非一處，秀氣豁煩襟。秋雲輕明，故見其秀色。

月

四更山吐月，殘夜水明樓。承。首。句。塵匣元開鏡，塵匣喻。暗山。風簾自上鉤。承。次。句。枚乘月賦：隱圓巖而似鉤。西溪叢語：沈雲卿月詩：臺前疑掛鏡，簾外自懸鉤。塵匣二句本此。兔應疑鶴髮，蟾亦戀貂裘。謂月相隨不去也。斟酌姮娥作嫦。音恆，俗寡，張衡靈憲：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其妻姮娥竊之以奔月，是名蟾蠩。天寒奈一作耐。九秋！姮娥獨處而耐秋，亦同於己之孤寂矣。黃生注：寡婦孤臣，情況如一，故借以自比。

雨四首

黃白山云：雪詩中偏寫月，雨詩中偏寫日，俱以反攻逆擊見奇，用筆極其變幻。

李云：上首寫雨，此兼寫對雨之人，以下情感，更逐層推出。

微雨不滑道，斷雲疏復行。紫崖。奔處。黑，公詩：聞道奔雷黑。奔字當屬雲言。白鳥去。邊明。紫崖黑是雲行處，白鳥明是雲疏處，亦與野徑雲俱黑，江船火獨明二句同意。秋日新霑影，寒江舊落聲。蔣。云。寫。微。雨柴扉臨野碓，意思宛然半溼搗香秔。

江雨舊無時，天晴忽散絲。暮秋霑物冷，今日過雲遲。上馬回休出，看鷗坐不移。一作辭。高軒當灩澦，潤色靜書帷。

物色歲云晏，天隅人未歸。朔風鳴淅淅，寒雨下霏霏。多病久加飯，衰容新授衣。時危覺凋喪，故舊短書稀。

楚雨石苔滋，承上首下京華消息遲。山。寒。青。兕。叫，子。江。晚。白。鷗。饑。杜臆：二句亦寓凶人得志、賢人失所意。神女

花鈿落，鮫人織杼悲。繁憂不自整，終日灑如絲。

戲作俳音排。諧體遣悶二首 史記注：滑稽猶俳諧也。

異俗吁可怪，斯人難並居。家家養去聲。烏鬼，蔡寬夫詩話：元微之江陵詩：病賽烏稱鬼，巫占瓦代龜。自注云：南人染病，競賽烏鬼，楚巫列肆，悉賣龜卜。烏鬼之名見於此，乃所事神名。養字或賽字之誤。朱注：按元詩見長慶集，元去公時近，又夔隸荊南，必與江陵同俗，他說皆未可信，猪與鸕鷀，尤爲無稽。邵氏見聞錄：夔峽之人，歲正月十百爲曹，設牲酒於田間，已而衆操兵大噪，謂之養烏鬼。長老言地近烏蠻，戰死者多，與人爲厲，用以禳之。又王楙野客叢書：劉禹錫南中詩：淫祀多青鬼，居人少白頭，又有所謂青鬼之說。蓋廣南川峽諸蠻之流風，故當時有青鬼烏鬼等名。按：烏鬼之名，二說近是，舊謂以烏爲神，亦恐未然。頓頓食黃魚。文字解詁：續食曰頓，前黃魚詩云：脂膏兼飼犬，其多可。寫。得。劃。知。舊識能爲態，態卽姿態之態，謂虛意周旋也。新知已暗疏。上二言風俗之陋，此二言人情之薄。治生且耕鑿，只有不關渠。不關渠，言不與彼相關。

西歷青羌坂，朱注：青羌注見十六卷。按：唐嘉州本古青衣羌，其地近邛崍九折坂。唐咸通中，趙鴻題杜甫同谷茅茨曰：青羌迷道路，白社寄杯盂。南留白帝

城。原注：頃歲自秦涉隴，從同谷縣去遊蜀，留滯於巫山。於菟侵客恨，左傳：楚人謂乳穀，謂虎於菟。粔籹慰嬌女。音巨女。作人情。招魂：粔籹蜜餌，有餦餭些。注：粔籹以蜜和米麪煎作之，粉餅也。瓦卜傳神語，王洙曰：巫俗擊瓦，觀其文理分析，以定吉凶，謂之瓦卜。岳陽風土記：荊湖民俗，疾病不事醫藥，惟灼龜打瓦，求祟所在，使俚巫治之。畬田費火耕，范成大勞畬耕詩序：畬田，峽中刀耕火種之地也。春初斫山，衆木盡蹶，至當種時，伺有雨候，則前一夕火之，藉其灰以糞。明日雨作，乘熱土下種，則苗。盛倍收。是非何處定，高枕笑浮生。

昔遊

昔謁華蓋君，葛仙翁傳：崑崙山一曰華蓋天柱，仙人所居。洞天福地記：華蓋山周迴四十里，名曰容成太玉之天，在溫州永嘉縣，仙人脩羊公治之。仇注：神仙傳：昔周王子喬養道於華蓋山，後昇仙號華蓋君。此乃借古仙以比道士之修眞也。深求洞宮腳。眞誥：厚載之中有洞天三十六所，入海中諸山亦有洞宮，五嶽名山皆有洞宮。玉棺已上天，神仙傳：天降玉棺於堂上，王子喬遂沐浴臥其中，由是尸解。白日亦寂寞。暮升艮岑頂，巾几猶未卻。言未除去，奉之如生也。弟子四五人，仙家亦未免有情入來淚俱落。插入自家，伏下東蒙盧霍之根。余時遊名山，發軔在遠壑。良覿違夙邵云：子美說仙與太白迥異，讀昔遊幽人二詩自見。

願，含悽向寥廓。林昏罷幽磬，竟夜伏石閣。王喬下天壇，微月映皓鶴。言彷佛見之也。列仙傳：王子喬，周靈王太子晉也。七月七日，乘白鶴於緱氏山頭，舉手謝時人，數日而去。又孫綽天台賦：王喬控鶴以沖天。晨溪響一作響。虛缺，音快。溪流之疾也。一作駃。尸子：黃河龍門駃流如竹箭。歸徑行已昨。豈辭青鞋胝，悵望金匕藥。鮑照樂府：金鼎玉匕合神丹。東蒙赴舊隱，蒙山在沂州新泰縣，公遊齊魯，在梁宋之先。赴舊隱，當是舊遊再過。尚憶同志樂。伏事董先生，陸機詩：誰謂伏事淺。於今獨蕭索。胡爲客關塞，道意久衰薄。妻子亦何人？丹砂負前諾，雖悲髮鬢變，未憂筋力弱。杖藜望清秋，有興入廬霍。水經注：潯陽郡南有廬山，九江之鎮也。爾雅：霍山爲南岳。注：在廬江西。又衡山一名霍山。謝靈運詩：息必廬霍期。

蔣云：四句一篇之主，感往預來，皆由於此。

朱鶴齡曰：昔遊詩當與七古憶昔行互證。華蓋君猶太白集之丹邱子，蓋開元天寶時道士隱於王屋者，不必求華蓋所在以實之也。詩云：深求洞宮脚，洞宮卽憶昔所云：北尋小有洞也。脚，山足也。天壇亦在王屋。地志：王屋山絕頂曰天壇，濟水發源處是也。王屋在大河之北，故憶昔行曰：洪河怒濤過輕

舸也。公至王屋時值其人已羽化，故憶昔俱落。憶昔行曰：弟子誰依白茅屋，盧老獨啓青銅鎖。盧老正四五人之一也。華蓋君既不得見，於是含悽天壇，悵望七藥，而復爲東蒙之遊焉。東蒙舊隱，卽元都壇歌所謂故人昔隱東蒙峯者也。同志當卽指元逸人。言其時之伏事者董先生，董先生卽衡陽董鍊師也。漢武移南岳於霍山，故衡霍之稱相亂，卽憶昔行所謂：更討衡陽董鍊師，南遊早鼓瀟湘柁也。

何云：此非玩月，乃徹夜不寐之況。名句。

東屯月夜

抱疾漂萍老，防邊舊穀屯。杜臆：東屯之田，本公孫述所開，以積穀養兵者。春農親異俗，歲月在衡門。青女霜楓重，黃牛峽水喧。泥留虎鬬跡，月挂客愁村。喬木澄稀影，輕雲倚細根。石爲雲根。倚細根，謂雲起石邊也。數驚聞雀噪，暫睡想猿蹲。日轉東方白，風來北斗昏。二句向曉。天寒不成寐，無夢寄歸魂。結應歸首句。

東屯北崦

衣檢切。浦注：因北崦人居稀少，故寄慨於世亂。

盜賊浮生困，誅求異俗貧。空村惟見鳥，落日未逢人。步壑風吹面，看松露滴身。遠山回白首，戰地有黃塵。

似賈島輩句法。

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　驛乃白帝城之驛，草堂，瀼西草堂也。

峽內歸田客，江邊借馬騎。非尋戴安道，似向習家池。

李云：與樂任主人爲爲字同妙。

寒橘柚垂。築場看斂積，一學楚人爲。

短景同影。難高臥，衰年強此身。強字舊俱作去聲讀，頗無義理。今按玉論：黃如蒸栗。野飯射麋新。左傳：麋興於前，射麋麗龜。當讀其兩切，即苦遭白髮不相放意。

山險風烟僻，一作合。天寒橘柚垂。築場看斂積，一學楚人爲。

暫往白帝復還東屯

父實爲鄰。後四有息交絕遊意，亦恨夔俗之薄故也。

世路知交薄，門庭畏客頻。牧童斯在眼，田

復作歸田去，猶殘穫稻功。築場憐穴蟻，拾穗許村童。落杵光輝白，除芒
籽粒紅。加餐可扶老，倉庾慰飄蓬。

茅堂檢校收稻二首

香稻三秋末，平疇百頃間。喜無多屋宇，幸不礙雲山。御袷同。侵寒氣，秋興
賦：藉莞蒻，御袷衣。嘗新破旅顏。紅鮮終日有，玉粒未吾慳。

稻米炊能白，秋葵煮復新。誰云滑易飽，老藉軟俱勻。滑指飯，軟指葵，俱勻謂二物配食。種幸
房州熟，唐書：房州房陵郡屬山南東道，武德元年析夔州之竹山、上庸置。按：房與夔爲近。苗同伊闕春。文帶出心事伊闕縣屬河南府，公有莊墅在焉。無勞
映渠盤，魏文帝車渠盤賦序：車渠，玉屬也。多纖理縟文，生於西國，其俗寶之。自
刈稻了詠懷

穫稻空雲水，川平對石門。黃生注：東渚耗稻詩：豐苗亦已穫，雲水照方塘。此苗在水中之景，今穫稻則雲水爲之空廓矣。水落而後石出，故但見雙崖對立如門。寒風疏草木，旭日散雞豚。張溍注：稻刈覺草木少，故雞豚爭食遺穗，故散。疏。野哭初聞戰，樵歌稍出（稍字。斎。）村。（索可憐）無家問消息，作客信乾坤。

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

爲客無時了，悲秋向夕終。瘴餘夔子國，寰宇記：夔州春秋時夔子國，今秭歸城東二十里有故夔子城。霜薄楚王宮。草敵虛嵐翠，花禁冷蕊紅。禁，耐也。言蜀中地氣之煖，故秋間尚有花草。年年小搖落，不與故園同。

十月一日

有瘴非全歇，爲冬（用字活妙）亦不難。夜郎溪日暖，朱注：按唐黔中道黔、施、珍、思等州皆古夜郎地，與巴夔接境。白帝峽風

畫寒村如見。○後半所謂樂未畢也，哀又繼之。

邵云：記風土別致。

寒。仇注：溪暖猶帶瘴，峽寒則涉冬矣。二句申上。蒸裹如千室，齊民要術：蒸裹方七寸准，豉汁煮秫米，生薑、橘皮、胡芹、小蒜、鹽細切熬糝，膏油塗箸，十字裹之。焦糖幸一枰。盤同。齊民要術：煮白餳宜綏火，火急則焦氣。四民月令：十月先冰凍作京餳，煮暴飴。二句言見遺者少也。自相歡。

孟冬

殊俗還多事，方冬變所爲。破甘霜落爪，嘗稻雪翻匙。巫峽寒都薄，黔溪瘴遠隨。終然滅灘瀨，暫喜息蛟螭。二句正見得常時之險。

反照

反照開巫峽，仇注：謂巫山將暮，得反照而景色重開也。寒空半有無。句讀中四已低魚復暗，不盡白鹽孤。荻岸如秋水，謂望去茫茫。能到一片白也。松門似畫圖。張潛注：半有無，謂反照有及有不及也。已低，是半無；不盡，是半有。五六在有無之間，如字、似字皆從反照。仇注：二句。晉。不

擬之，不分明也。牛羊識童僕，既夕應傳呼。結用透過一層。既夕則光全斂矣，更能於無形中寫出有聲。

向夕

猷畝孤城外，江村亂水中。深山催短景，喬木易高風。杜臆：冬日苦短，深山蔽之，其晷更促；歲寒多風，喬木值之，其聲更悲。鶴下雲汀近，雞棲草屋同。琴書散明燭，長夜始堪終。

朝二首

清旭楚宮南，霜空萬嶺含。野人時獨往，雲木曉相參。俊鶻無聲過，鶻欲擊物故無聲，二字極形其猛。飢烏下食貪。病身終不動，搖落任江潭。杜臆：日出之際，雖禽鳥各有所營，而病身不動，如草木之任其搖落耳。

浦帆去聲。晨初發，朱注：按釋名：隨風張幔曰帆。左傳注：拔旗投衡上，使不帆風差輕。晉湛方生有帆入南湖詩，謝靈運有遊赤石進帆海詩，皆讀去聲。郊扉冷

孚云：天光物理，寫之無不入微，所感深矣。

未開。林疏黃葉墜，野靜白鷗來。礎潤休全溼，（淮南子：山雲蒸而柱礎潤。）雲晴欲半迴。二句言朝色陰晴不定也。巫山冬可怪，昨夜有奔雷。

夜二首

白（一作向。）夜月休弦，（杜臆：佛家以前半月爲白夜，當指上弦之月。）燈花半委眠。號山無定鹿，落樹有驚蟬。只寫景而亂離奔竄意自寓。暫憶江東鱠，兼懷雪下船。二句思鄉而兼懷友也。蠻歌犯星起，重（一作空。）覺在天邊。顧注：上二句忽忽神往，幾忘身在異域，及聽蠻歌夜起，始知尚滯天邊也。

城郭悲笳暮，（首句）村墟過翼稀。甲兵年數久，（承首句）賦斂夜深歸。（承次句）謂人盡往納賦，至夜深始歸也。暗樹依巖落，明河繞塞微。斗斜人更望，（應。轉。起。句。）月細鵲休飛。末句翻用魏武詩意，亦自寓無枝可依之感。

雷

巫峽中宵動，滄江十月雷。龍蛇不成蟄，天地劃爭迴。邵注：劃，倏忽震盪之貌。爭迴，十月反行夏令也。

卻礙空山過，深蟠絕壁來。何須（結意）（膚）（皺）雲雨，雷鳴則雲收雨散。霹靂楚王臺。

悶

瘴癘浮三蜀，風雲暗百蠻。卷簾惟白水，隱几亦青山。仇注：白水青山，本堪適興，因處蠻瘴之地，故對此轉增悶耳。猿捷長難見，鷗輕故不還。無錢從滯客，有鏡巧催顏。結出致悶之由。

大覺高僧蘭若（爾者切。原注：和尚去冬往湖南。釋氏要覽：梵言阿蘭若，唐言無諍。四分律云：空靜處。）

巫山不見廬山遠，（遠公也。太白詩：笑別廬山遠。）松林蘭若秋風晚。一老猶鳴日暮鐘，諸僧但乞齋時飯。（荊公楞嚴疏：佛與比丘辰巳間應供，名為齋時。）香爐峰色隱晴湖，（遠法師廬山記：山東南有香爐山，孤峯秀起，游氣籠其上，即焚煙若香烟。朱注：題下注云：和尚往湖南，而兩句所引皆廬山事，則隱晴湖乃江西之彭蠡湖之南。湖南當謂彭蠡湖之南。）種杏仙家近白楡。（神仙傳：董奉居廬山治病，

李云：題雲便有秀蔚之色，咏雷如聞霹靂之聲。以劃字寫雷光，何等簡妙。

風調頗似摩詰。

重者種杏五株，輕者一株，號董仙杏林。古詩：天上何所有，歷歷種白榆。春秋運斗樞：玉衡星散爲榆。近白榆，言其高近乎天也。飛錫去年啼邑子，漢尹翁歸傳：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。獻花何日許門徒？二句惜其去而望其回也。因果經：善慧仙人持花七莖，欲以獻佛。時燈照王出城迎佛，王臣禮敬，散獻名花，花悉墮地。善慧卽散五花，皆住空中，化成花臺。後散二莖，亦止於空，卽釋迦牟尼佛也。謝靈運遠法師誄：今子門徒，實同斯艱。

謁眞諦寺禪師

蘭若山高處，烟霞嶂幾重？凍泉依細石，晴雪落長松。問法看詩妄，觀身向酒慵。未能割妻子，卜宅近前峰。南史：宋周顒長於佛理，終日長蔬，雖有妻子，獨處山舍。

黃白山云：三四景中見時，與王右丞泉聲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，同一句法。然彼工在咽字冷字，此工在凍字晴字。

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，時崔卿權夔州 崔卿翁，公之舅氏。

大賢爲政卽多聞，刺史眞符不必分。尙有西郊諸葛廟，臥龍無首對江濆。

借用易羣龍無首字。

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

火旗還錦纜，趙曰：火旗，朱旗也。旒，以象鶉火。注：大火，蒼龍宿之心；鶉火，朱鳥宿之柳。白馬出江城。嘹唳笳發，蕭條別浦清。寒空巫峽曙，落日渭陽情。二句言自曙而夕，惜別情深也。留滯嗟衰疾，何時見息兵？

久雨期王將軍不至

天雨蕭蕭滯茅屋，空山無以慰幽獨？銳頭將軍來何遲，銳頭將軍，白起也。注見五卷。令我心中苦不足。數將黃霧亂玄雲，寫雨景亦帶變闕時聽嚴風折喬木。泉源泠泠雜猿狖，泥濘漠漠饑鴻鵠。歲暮窮陰耿未已，人生會面難再得！叶音。。。

此追敘將軍射獵事。

末思猛士以靖亂，惜將軍之不用也。

殺林中雪色鹿。前者坐皮因問毛，知子歷險人馬勞。異獸如飛星宿落，應於救亂。一豁明主正鬱陶。恨昔范增碎玉斗，漢書：張良以玉斗獻范增，增拔劍擣而碎之。未使吳兵著白袍。朱注：按南史：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，所向披靡。先是洛中謠曰：名軍大將莫自牢，千兵萬馬避白袍。二句比王將軍之老謀而不見用也。

弦不礙蒼山高。安得突騎只五千，崒然眉骨皆爾曹。走平亂世相催促，謂急時吐蕃入寇靈邠。十月荊南雷怒號。雷出非時，亦兵氣所感。二州，京師戒嚴。昏昏閭閻閉氛祲，仍結到雨。郝楚望云：此詩奇突豪邁，直可追風掣電。○張上若云：少陵每見一才勇，便欲導之盡忠君國，推是心，何減吐握。

缺　页

杜詩鏡銓卷十八

大曆中，公居夔州、出峽至江陵作。

虎牙行

浦注：此値寒風猛烈而作，亦世亂民貧之歎也。謝省曰：因篇內有虎牙二字，摘以爲題，非正賦虎牙也，下錦樹行亦然。

秋一作北。風歘吸吹南國，謝朓高松賦：風颺之歘吸。卷天地慘慘無顏色。洞庭揚波江漢迴，虎牙銅柱皆傾側。水經：江水又東逕荊門、虎牙之間。注：荊門在南，上合下開，狀似門。虎牙在北，石壁色紅，間有白文類牙形。二山楚西塞也，水勢急峻。後漢書注：在今峽州夷陵縣東南。一統志：銅柱灘在重慶府涪陵江口。巫峽陰岑朔漠氣，峯巒窈窕谿谷黑。杜鵑不來猿狖寒，一作啼。山鬼幽憂雪霏逼。楚老長嗟憶炎瘴，三尺角弓兩斛力。南史：齊魚復侯子響勇絕人，開弓四斛力。舊注：短弓難開，須兩斛之力，以風寒而堅勁也。壁立石城橫塞起，朱注：白帝城在山上故曰石城。金錯旌竿滿雲直。漁陽突騎獵青邱，青邱注見十四卷。犬戎鎖甲圍丹極。漁陽言安史，犬戎言吐蕃。八荒十年防盜賊，征戍首敘秋防肅殺之氣，早爲下截作引。此見關塞屯兵而傷亂也。

誅求寡婦哭。叶克。上四述目前，此四追已往。遠客中宵淚露臆！用單句收黯然

錦樹行

今日苦短昨日休，歲云暮矣增離憂。停留。荒戍之城石色古，東郭老人住青邱。朱注：公所居在夔州東郭，故以東郭先生自擬。又東郭先生乃齊人也，故曰住青邱。青邱齊地。飛書白帝營斗粟，琴瑟几杖柴門幽。青草萋萋盡枯死，言天馬乏食。天馬跋一作跂。足隨氂牛。山海經：荊山其中多氂牛。注：氂牛屬也。黑色，出西南徼外。自古聖賢多薄命，姦雄惡少皆封侯。故國三年一消息，終南渭水寒悠悠。五陵豪貴反顛倒，鄉里小兒狐白裘。生男墮地要膂力，一生富貴傾邦國。莫愁父母少黃金，天下風塵兒亦得。朱注：貴妃時，民間語曰：生男勿喜女勿悲，君看生女作門楣，詩末正翻此。言風塵之時，但有膂力即生男亦好也，世變之感，愈深愈痛。

憤激終嫌太直。

浦云：結句正見此輩貴而我輩其終窮矣。可勝浩歎！

時必有武夫惡少乘亂得官而豪橫無忌者，與園官送菜詩一隱一顯，皆當有爲而發。

自平 當與諸將詩回首扶桑首參看，意旨自明。

自平中官呂太一，舊唐書代宗紀：宦官市舶使呂太一，逐廣南節度使張休。通鑑：張休棄城走端州，太一縱兵焚掠，官軍討平之。收珠南海千餘日。黃曰：太一反於廣德元年十二月，平之必在二年，至大曆二年爲三年，故曰千餘日也。近供生犀翡翠稀，復恐征戍干戈密。蠻溪豪族小動搖，申第三句舊唐書：大曆二年，桂州山獠陷州城，刺史李良遁去。世封刺史非時朝。唐書：太宗時，溪洞蠻酋歸順者，皆世授刺史。蓬萊殿前諸主將，申第四句指中官掌禁軍者而言。才如伏波不得驕。馬援拜伏波將軍，曾平交趾。然援後征五溪蠻，尚有壺頭之困，其可易視乎？倘不以太一爲鑒，正恐懾服難期，徒滋擾害耳。

朱鶴齡曰：太一平後蠻豪復小梗，公恐朝廷聽信中官，復興兵生事，故援羈縻之義以戒之。○蔣弱六云：此亦可備詩史，一片憂時愛主之心，千載下猶爲流涕。

寄裴施州 黃鶴謂是裴冕，朱注辨其非是。

唐書：施州清江郡屬黔中道。

廊廟之具裴施州，宿昔一逢無比流。秋。鐘鏞比其器宇貴重，冰玉喻其識鑒清朗。自從相遇減多病，謂此間再遇。三歲爲客寬邊愁。堯有四岳明至理，治也。漢二千石眞分憂。漢百官公卿表：郡守秦官，秩二千石。裴。霜雪迴光避錦袖。二句。分。展。龍蛇動篋蟠銀鉤。王僧虔論書：索靖甚矜其書，名其字書曰銀鉤蠆尾。紫衣使者辭復命，再拜故人謝佳政。將老已失子孫憂，謂可託後人也。後來況接才華盛！結促

先說明鄭出遊苦情，與贈李十丈別詩同意。

次敍往施州。

吾憐滎陽秀，冒暑初有適。名、賢、愼、有身、分出處，不肯妄行役。旅茲殊俗遠，竟以屢空迫。南謁裴施州，氣合無險僻。九域志：施與夔爲鄰，在夔之南三百餘里。攀援懸根木，江總賦：岸木懸根。登頓入天石。言石勢之參天。青山自一川，城郭洗憂慼。仇注：上二中途歷險，此二到時覽勝。聽子話此邦，

次述典設之言。

結致欲往從之意，只如面談。

令我心悅懌。其俗甚一作則。淳樸，不知有主客。溫溫諸侯門，禮亦如古昔。敕廚倍常羞，盃盤頗狼籍。時雖屬喪亂，事貴賞匹敵。匹敵指賓，言賞優待之也。中宵愜宴會，裴鄭非遠戚。羣書一萬卷，博涉供務隙。他日辱銀鉤，即上首幾度寄書白鹽北也，想裴善書。森疏見矛戟。書苑：歐陽詢眞行之書，出於大令，森然如武庫矛戟。倒屣喜旋歸，畫地求所歷。乃聞風土質，又重田疇闢。刺史似寇恂，列郡宜競借。寇恂注見十一卷。朱注：謝靈運山居賦：怨浮齡之如借。叶入聲，音迹。不必從他本作惜。北風吹瘴癘，羸老思散策。渚拂蒹葭寒，嶠穿蘿蔦幕。仇注：渚拂，水行也；嶠穿，山行也。此身仗兒僕，高興潛有激。孟冬方首路，強飯取崖壁。歎爾疲驚駘，汗溝極寫施州也高興正血不赤。赭白馬賦：膺門沫赭，汗溝走血。注：汗溝，馬中脊也。終然備外飾，駕馭何所益。我有平肩輿，音書：王獻之乘平肩輿入顧辟疆園。前途猶準的。猶猶入鳥道，庶免蹉跌厄。言涉險非驚馬所堪，必肩輿始無蹉跌。

寫懷二首　此久困於夔而爲達觀任運之詞。

勞生共乾坤，何處異風俗？言舉世皆然也。莊子：大塊載我以形，勞我以生。冉冉自趨競，行行見羈束。人競奔趨，則香山之組。無貴賤不悲，無富貧亦足。萬古一骸骨，鄰家遞歌哭。阮籍大人先生傳：無貴則賤者不怨，無富則貧者不爭。各安於身，而無所求也。仇注：言乾坤之內，共趨名利，苟能達觀，則窮達生死皆可一視，何必多此哀樂乎。鄙夫到巫峽，三歲如轉燭。公以永泰元年到雲安，至大曆二年爲三歲。全命甘留滯，忘情任榮辱。朝斑及暮齒，日給還脫粟。

編蓬石城東，東方朔非有先生論：居深山之中，積土爲室，編蓬爲戶。采藥山北谷。用心霜雪間，不必條蔓綠。朱注：二句自言守歲寒而無慕榮華也，即借采藥爲言。非關故安排，曾是順幽獨。謝靈運詩：安排徒空言，幽獨賴鳴琴。達士如弦直，小人似鉤曲。後漢書：順帝末，京師童謠云：直如弦，死道邊。曲如鉤，封公侯。曲直吾不知，負暄候樵牧。言己已無意世事，但適其幽居之性而已。

邵云：達人之言。

浦云：行旅日月，借曉景轉落；榮名中人，從私實觸起；此卽前章起處意而極言之。

莊老放言，大遒筆勢，亦屬有激而云。

蔣云：起四如里諺、如佛偈。

夜深坐南軒，明月照我膝。驚風翻河漢，謂晚間大風，河漢爲之翻動也。梁棟日已出。羣生各一宿，飛動自儔匹。吾亦驅其兒，營營爲私實。楚語：蓄衆聚實，注：實，財也。仇注：述旦暮景事，卽首章勞生共乾坤意。

天寒行旅稀，歲暮日月疾。榮名忽中人，世亂如蟻蝨。古者三皇前，滿腹妙句志願畢。莊子：鼷鼠飲河，不過滿腹。胡爲有結繩，結繩猶羈束意，與易義不同。陷此膠與漆？莊子：待繩約膠漆而固者，是侵其德也。

趨競之失，有隕身而不顧者。朱注：嗜慾起於火食，是非生於良史，故云禍首厲階，飛蛾赴燭，言榮名之中人如此。禍首燧人氏，厲階董狐筆。君看燈燭張，轉使飛蛾密。

可歎

放神八極外，俛仰俱蕭瑟。言萬境皆空也。終然契眞如，眞如注見十卷。得匪金仙術。釋典：佛號大覺金仙，卽王維詩不向空門何處消意。

天上浮雲似、語亦奇一作如。白衣，斯須改變如蒼狗。晉天文志：鄭雲如絳衣。又云：牂雲如狗，赤色長尾。漢五行志：見物如蒼狗。古往

今來共一時，猶言古今一轍。人生萬事無不有。近者抉眼去其夫，吳世家：子胥將死曰：抉吾眼置吳東門。趙曰：言柳氏不喜其夫，如抉眼中之物而去之。河東女兒身姓柳。丈夫正色動引經，酆城客子王季友。唐書：豐城縣屬洪州豫章郡。○二句極大學問。羣書萬卷常暗誦，孝經一通看在手。貧窮老瘦家賣屐，作屩。後漢：劉勤家貧，作屩供食。嘗作一屩，已斷，置不賣，妻竊以易米。勤知之，責妻欺取直，棄不食。盧注：王季友有詩云：亦知世上公卿貴，且養山中草木年。其食貧勵志可知。好事就之爲攜酒。豫章太守高帝孫，李勉也。擇言生勉。唐書世系表：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，琳生擇言，舊唐書：勉歷河南尹，徙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。引爲賓客敬頗久。聞道三年未曾語，謂未語及婦棄事也。更不疑，人生反覆看亦醜。明月無瑕豈容易？淮南子：明月之珠，不能無類。紫氣鬱鬱猶衝斗。紫氣，豐城劍也。季友豐城人，故用之。朱注：言季友之賢爲太守所信，乃至見棄於妻，此事之反覆而可醜者。然其才則如珠光劍氣，豈得而掩沒之哉。時危可仗眞豪俊，以下合贊。二人得置君側否？太守頃者領山南，舊唐書：肅宗寶應初，勉爲梁州刺史、山南西道觀察使。邦人思之

何云：序亦曲折三致。

比父母。王生早曾拜顏色，謂己與王生相遇之早。高山之外皆嶕嶁。用爲羲和天爲成，用平水土地爲厚。王也論道阻江湖，李也疑丞曠前後。尙書大傳：古者天子必有四鄰，前曰疑，後曰丞，左曰輔，右曰弼。死爲星辰終不滅，莊子：傅說乘東維，騎箕尾，而比於列星。致君堯舜焉肯朽？吾輩碌碌飽飯行，風后力牧長迴首。帝王世紀：黃帝得風后於海隅，進以爲相。得力牧於大澤，進以爲將。

朱鶴齡曰：季友雖云豪俊，何至許以良相？蓋季友爲妻所棄，時議必多嗤薄之者，公盛稱其人，以破俗見，明事變無常，不足爲賢者之累也。○按公贈別李祕書文嶷詩：汧公制方隅，迴出諸侯先。封內如太古，時危獨蕭然。又送王砅評事詩：番禺親賢領，籌運神功操。大夫出盧宋，寶貝休脂膏。皆謂李勉。蓋勉係公素所敬服，又能好賢，而屈於外吏，末段固不獨爲王生惜也。

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　幷序

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，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，壯其蔚跂。張湞注：蔚，文也；跂，壯也。問其所師，一有答字。曰：余公孫大娘弟子也。開元三一作五。載，

得此一襯，尤爲生色。

余尚童稚，記於郾城，唐書：臨潁、郾城二縣，俱屬許州。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，瀏漓頓挫，獨出冠時。段安節樂府雜錄：健舞曲有稜大、阿連、柘枝、劍器、胡旋、胡騰等，軟舞曲有涼州、綠腰、蘇合香、屈柘、團圓旋、甘州等。仇注：張爾公正字通云：劍器古武舞曲名。用女妓雄妝，空手而舞。或以劍器爲刀劍誤也。通鑑：中宗宴近臣，令各效伎藝爲樂。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。胡三省注：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，人多效之，謂之趙公渾脫。因演以爲舞。明皇雜錄：上素曉音律，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，陳於梨園，諸公主及虢國以下競爲貴妃弟子。時公孫大娘能爲鄰里曲，及裴將軍滿堂勢、西河劍器、渾脫舞，妍妙皆冠絕於時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，洎外供奉，一有舞女二字。崔令欽教坊記：右教坊在光宅坊，左教坊在延政坊；右多善歌，左多善舞。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，嘗在上前也。按：高頭疑卽前頭之謂。雍錄：開元二年置教坊於蓬萊宮側，上自教法曲，謂之梨園弟子。曉是舞者，聖文神武皇帝初，謂明皇。公孫一人而已。玉貌錦一作繡衣，況余白首。言公孫玉貌錦衣，尙歸寂寞，何況己年之易老乎。今茲弟子，亦匪盛顏。既辨其由來，知波瀾莫二。撫事慷慨，聊爲劍器行。

昔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，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，

自此草書長進，李肇國史補：旭嘗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，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。豪蕩感激，即公孫可知矣。

昔有佳人公孫氏，一舞劍器動四方。觀者如山色沮喪，天地爲之久低昂。

形容盡致。

爚如羿射九日落，淮南子：堯時十日並出，堯令羿射中九日，日烏皆死，墮其羽翼。矯如羣帝驂龍翔。夏侯玄賦：又如東方羣帝兮，騰龍駕而翱翔。二句狀來如雷霆收震怒，劉辰翁曰：謂其舞態之起伏。罷如江海凝清光。猶殷殷有聲也。絳唇珠袖兩寂寞，謂人與舞俱亡也。晚有弟子傳芬芳。

省得妙

臨潁美人在白帝，妙舞此曲神揚揚。與先帝侍女八千人，公孫劍器初第一。五

大開步。

十年間似反掌，風塵頗洞昏王室。梨園弟子散如烟，女樂餘姿映寒日。金粟堆南木已拱，

指李。

金粟堆謂明皇泰陵，注見十一卷。瞿唐石城草一作暮。蕭瑟。玳筵急管曲復終，江總詩：

蔣云：序中瀏漓頓挫，豪蕩感激，便是此詩妙境。

邵云：忽然收轉，眞是筆有神助。

浦云：結二句，所謂對此茫

茫，百端交集，天涯流落，去住兩難，作者讀者，俱欲嗷然一哭。

八句皆對。

玳筵歡趣密。樂極哀來月東出。老夫不知其所往，足繭荒山轉愁疾。一作寂。戰國策：蘇子足重繭，日百而後舍。注：繭，足胝也。

劉後村曰：此篇與琵琶行，一如壯士軒昂赴敵場，一如兒女恩怨相爾汝。杜有建安黃初氣，白未脫長慶體耳。○王嗣奭曰：此詩詠李氏思及公孫，詠公孫念及先帝，全是為開元天寶五十年來治亂興衰而發，不然一舞女耳，何足搖其筆端哉？

冬至

年年至日長為客，忽忽窮愁泥乃計切。殺人。顧注：泥，滯也。言滯於客而不能歸也。江上形容吾獨老，天涯一作邊。風俗自相親。即古詩入門各自媚，誰肯相為言意。杖藜雪後臨丹壑，鳴玉朝來散紫宸。因冬至而思朝覲也。心折此時無一寸，路迷何處是一作見。三秦？史記：項羽分秦地為三，章邯為雍王都櫟陽，董翳為翟王都高奴，謂之三秦。

小至

唐會要：開元八年，中書門下奏開元新格，冬至日祀圜丘，遂用小冬日視朝。小至，卽小冬日也。浦注：玩詩意當指至後一日，以後小寒食詩證之益信。

天時人事日相催，冬至陽生春又來。刺音承冬至陽生切。繡五紋添弱線，史記：刺繡文不如倚市門。線有五色，故云五紋。唐雜錄：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，冬至後日晷漸長，比常日增一線之功。吹葭六管動飛灰。葭，蘆也。琯以玉爲之，凡十有六琯，舉律以該呂也。冬至律爲黃鐘，乃氣之始。後漢律歷志：候氣之法，爲室三重，布緹縵，木爲案，內庳外高，加律其上，以葭莩灰抑其內端，按律候之，氣至灰去。岸容待臘將舒柳，山意衝寒欲放梅。雲物不殊鄉國異，左傳：凡分至啓閉，必書雲物。教兒且覆掌中杯。覆杯乃盡飲之義。鮑照三日詩：臨流競覆杯。

柳司馬至

有客歸三峽，相過問兩京。函關猶出將，渭水更屯兵。設備邯鄲道，漢書：文帝至霸陵，愼夫人從。帝指視新豐道曰：此走邯鄲道也。句指河北。和親羅力佐切。沙蘇箇切。城。舊唐書吐蕃傳：其國都城號邏些城。新書：吐蕃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。韻會：

朱瀚曰：將舒承容，欲放承意，用字精貼。

申涵盼曰：此詩地名太多，亦是一病。

娑或作逤，通作些。幽燕惟鳥去，商洛少人行。衰謝身何補，蕭條病轉嬰。霜天到宮闕，千里明淨，惟戀主宮闕。戀主寸心明。杜臆：霜天望闕，千里明淨，惟戀主丹心，與之共明耳。此十字句法。又

朱鶴齡曰：時吐蕃寇靈州，京師戒嚴。河北諸將跋扈，朝命不通，公所以歎之。

別李義

盧注：李義，李鍊之子。鍊在明皇朝，曾遣祭沂山。東安公鍊乃宗室之賢，義能繼美。朱注：義與公爲中表戚，故曰中外貴賤殊。

神堯十八子，十七王其門。鮑注：高祖二十二子，衞懷王元霸、楚哀王智雲皆先薨，太子建成、巢王元吉以事誅，詔除籍，故止言十八。太宗有天下，止十七子封王。道國洎舒國，實惟親弟昆。唐書：道王元慶，高祖第十六子；舒王元名，第十八子。中外貴賤殊，余亦忝諸孫。按：公祭外祖祖母文：紀國則夫人之門，而舒國則府君之外孫，故曰余亦忝諸孫。丈人嗣三葉，舊唐書：道王次子詢，外父者，外王父也。公爲舒國外孫之外孫，故曰余亦忝諸孫。

詢子微，微子鍊。之子白玉溫。丈人，義之父；之子，謂義也。

穆古制敦。舊書：鍊襲封嗣道王，廣德中官宗正卿。唐書：宗正寺卿一人從三品，掌天子族親屬籍，以別昭穆。先朝納諫諍，直氣橫乾坤。道國繼德業，請從丈人論：丈人領宗卿，肅

何義門云：韓退之碑版每學此筆法。

此申丈人嗣三葉，兼舉其忠義文學。

此申之子白玉溫，備述其人品交情。

王右仲云：以李少年涉世尚淺，又當世亂，故致其惓惓，公之篤於親誼如此。

子建文筆壯，河間經術存。注俱見前。已，潘岳詩：吾子洗然，恬淡自逸。談論淮湖一作河。奔。憶昔初見時，小襦繡芳蓀。長成忽會面，慰我久疾魂。公天寶中曾見義於京師，今來巫峽，將入蜀干謁。三峽春冬交，江山雲霧昏。正宜且聚集，恨此當離樽。莫怪執盃遲，我衰涕唾煩。重問子何之？西上岷江源。仇注：瓊居下流，赴蜀爲西上。願子少干謁，蜀都足戎軒。誤。語極眞至。失將帥意，不如親故恩。按：是時崔旰專制西川，公頗不喜其往也，與寄狄明府詩同意。少年早歸來，梅花已飛翻。努力愼風水，豈惟數盤飧。左傳：乃饋盤飧寘璧焉。言非徒受人小惠而已。舊注非。猛虎臥在岸，蛟螭出無痕。王子自愛惜，老夫困石根。言無能相助也。生別古所嗟，發聲爲爾吞！聲出復吞，恐其悲也。

送高司直尋封閬州

丹、雀、銜、書來，周禮疏：中候我應云：季秋甲子，赤雀銜丹書入豐，昌拜稽首受其文。暮、棲、何、鄉、樹？驊、騮、事、天、子，穆王八駿，一曰驊騮。辛、苦、在、道、路。首喻司直不官於朝，而作客千人。司直非冗官，荒山甚無趣。借問泛舟人：胡爲入雲霧？與子姻婭間，既親亦有故。萬里長江邊，邂逅一相遇。長卿消渴再，公幹沈緜屢。音慮。注見十四卷。清談慰老夫，開卷得佳句。時見文章士，欣然淡一作談。情素。謂淡然以眞情相與也。伏枕聞別離，疇能忍漂寓。良會苦短促，溪行水奔注。熊羆咆空林，遊子愼馳驟。西謁巴中侯，指封閬州。艱險如跬上送高步。仇注：言以巴侯舊契，故雖艱險有所不憚，只如下兼贊封跬步耳。主人不世才，先帝常特顧。拔爲天軍佐，天軍，禁軍也。漢天文志：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。崇大王法度。淮海生清風，南翁尚思慕。封蓋初爲宿衛官，又嘗仕於淮海。公宮造廣廈，木石乃無數。初聞伐松柏，猶臥天一柱。朱注：伐松栢而天柱則臥之，歎封閬州以廊廟之才，不得大用。我、病、書不成，成字

讀一作字。亦誤。爲我問故人，勞心練征戍。

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

舊唐書：大曆四年二月，以湖南都團練觀察使衡州刺史韋之晉爲潭州刺史，因是徙湖南軍於潭州。浦注：考湖南哭韋詩：犀牛蜀郡憐。韋蓋先爲蜀中太守，此詩乃送韋由川還衡，亦應是峽內作。舊編潭衡詩內非是。

寵渥徵黃漸，前漢循吏傳：黃霸爲潁川太守，戶口歲增，治行爲天下第一，徵守京兆尹。權宜借寇頻。言自下量移。湖南安背水，淮陰有背水陣法。洞庭湖枕衡州之北，又韋有領軍制寇之責，故借用背水字。峽內憶行春。王室仍多難，一作故。蒼生倚大臣。還將徐孺榻，處處待高人。

送鮮于萬州遷巴州

顏眞卿鮮于仲通神道碑：仲通子六人，皆有令聞。叔曰萬州刺史炅，雅有父風，作牧萬州，政績尤異。詔遷祕書監，尋又改牧巴州。京兆先時傑，唐書：李叔明本姓鮮于氏，與兄仲通俱尹京兆。按公有贈鮮于京兆詩，見二卷。琳瑯照一門。盧東美鮮于氏冠冕頌序，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，弟叔明乾元中亦爲之。炅兄昱爲工部侍郎，昱子映爲屯田郎兼侍御史。三世冠冕，爲海內盛族。朝廷偏注意，接近與名藩。九域志：萬州至達州

二百七十里，達州至巴州又二百二十里。祖帳維一作排。舟數，寒江觸石喧。看君妙爲政，他日有殊恩。

奉送十七舅下邵桂一統志：邵州屬寶慶府，桂陽州屬衡州府。

絕域三冬暮，浮生一病身。感深辭舅氏，別後見何人？縹緲蒼梧帝，九域志：蒼梧山在道州，道與邵爲鄰。推遷孟母鄰。朱注：時舅必奉母同往，故云。言其客中無定居也。昏昏阻雲水，側望苦傷神。仇注：上四旅中送別之情，下四別後相思之意。

舍弟觀自藍田迎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　前有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詩，見十六卷。

汝迎妻子達荊州，消息眞傳解我憂。鴻雁影來連峽內，鶺鴒飛急到沙頭。

沙頭市去江陵十五里。嶢關險路今虛遠，言不見其遠也。嶢關卽藍田關。長安志：杜氏通典曰：七盤十二綁，藍田之險路也。按綁音爭，屈也。禹鑿寒江正穩流。

朱紱卽當隨綵鷁，青春不假報黃牛。黃牛灘在夔州峽口外。言我卽當出峽，不必汝更遣人相約也。

此首明己之志，是乍聞而喜。李云：詩有喜不自持之意，正以無事修飾爲佳。

邵云：眞情苦語，吟諷凄然。

○誚○翊○得○妙○

此首表弟之情，是少停益喜。

盧德水曰：三四還題明淨，而意更溫深。

此首欲卜居江陵，與弟聚會。○意中語曲折善達，亦由筆力之高，格法通首一氣。

承上轉想前去

馬度秦山雪正深，北來肌骨苦寒侵。他鄉就我生春色，故國移居見客心。藍田屬京兆府，故曰故國。賸欲一作歡劇。提攜如意舞，喜多行坐白頭吟。逗出淚點朱瀚曰：孔德紹夜宿荒村詩：朗秋夜獨坐詩：如何悲此曲，坐作白頭吟，六朝人俱通用，不必專屬文君。今按：公詩如南浦白頭吟，長夏白頭吟，皆不拘本意。勞歌欲敍意，終是白頭吟。袁

巡簷索共梅花笑，冷蕊疏枝半不禁。言此時梅花半開，卽冷蕊疏枝，亦若笑不能禁也。

黃白山云：浣花溪裏花饒笑，肯信吾兼吏隱名，言其不信己衷；巡簷索共梅花笑，冷蕊疏枝半不禁，言其善會人意；此嚴滄浪所謂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

庾信羅含俱有宅，庾信宅注見十六卷。晉羅含傳：含爲荊州別駕，以廨舍喧擾，於城西三里小洲，立茅屋而居。春來秋去作誰家？短牆若在從殘草，喬木如存可假花。卜築應同蔣詡徑，秘康高士傳：蔣詡杜陵人，詡爲兗州，王莽居宰衡，詡移疾歸，荆棘塞門，舍中三徑，終身不出。爲園須似邵平瓜。注見三卷。朱注：蔣詡、邵平皆老於長安者，引此正寓思長安故居，非漫然用事。比年病一作斷。酒開涓滴，弟勸兄酬何怨嗟？

盧德水曰：三詩句句是喜，句句是寄。若竟像對面浹洽語，便不是寄矣。○蔣弱六云：萬千喜幸，一片悲懷，當與劍外忽傳首並看。

夜歸

夜半歸來衝虎過，山黑家中已眠臥。黃白山云：杜詩多用叠字以助句法，如：足可、徒空、始初、愁畏、晨朝、涼冷、車輿、眠臥之類，並是一意。唐人詩中亦多有之。傍見北斗向江低，仰看明星當空大。唐佐切。爾雅：明星謂之啓明。注：太白星也。晨見東方爲啓明，昏見西方爲太白。庭前把燭喚一作嗔。兩炬，峽口驚猿聞一箇。白頭老罷舞復歌，想亦因聞弟信，故高興乃爾耶。杖藜不睡誰能那？奴臥切。那，何也。左傳：棄甲則那。

蔣云：此亦近俳諧體，意在自誇老壯，反面一看，正不覺愴然。

前苦寒行二首

古今樂錄：王僧虔技錄：清調有六曲，一苦寒行。

漢時長安雪一丈，牛馬毛寒縮如蝟。西京雜記：元封二年大寒，雪深五尺，牛馬蹏跼如蝟，三輔人民凍死者十二三。楚江巫峽冰入懷，虎豹哀號又堪記。秦城老翁荊揚客，慣習炎蒸歲絺綌。玄冥祝

融氣或交，謂冬夏相似。手持白羽未敢釋。以苦熱倒敘，正見紀異意。

去年白帝雪在山，公詩：南雪不到地。今年白帝雪在地。凍埋蛟龍南浦縮，寒刮肌膚北風利。楚人四時皆麻衣，言向來苦熱。楚天萬里無晶輝。三足諸本訛作尺。之烏骨恐斷，淮南子：日中有踆烏。註：踆，趾也，謂三足烏。羲和送將何所歸？

此章寫雪。

後苦寒行二首

南紀巫廬瘴不絕，舊注：巫廬二山，南國之綱紀也。太古以來無尺雪。蠻夷長老怨一作畏。苦寒，崑崙天關凍應折。長楊賦：順斗極，運天關，橫巨海，漂崑崙。仇注：言天上地下皆凍也。玄猿口噤不能嘯，白鵠翅垂眼流血；安得春泥補地裂。月令：仲冬之月，冰益壯，地始坼。晚來江門一作間。失大木，猛風中夜吹白屋。天兵斬斷一作新斬。青海戎，謂吐蕃也。時吐蕃寇靈邠，

此章寫風。○浦云：借寒威以苦熱倒敘，正見紀異意。

邵云：短章往往蒼勁，老氣無敵。

殺氣，一暢殄寇之懷，奇絕，是非非想。

京師戒嚴。殺氣南行動坤軸；不爾苦寒何太酷？巴東之峽生淩澌，風俗通：積水曰凌。說文：澌，流冰（結語歸到天變作也。）彼蒼迴斡人那。得知？言若非兵氣所感，則楚地素苦炎熱，何至峽水生冰。豈彼蒼之轉旋元氣，果非人所能知耶。朱注：作冰解，言與上首意複。

晚晴

高唐暮冬雪壯哉！舊瘴無復似塵埃。崖沈谷沒白皚皚，班彪北征賦：涉積雪之皚皚。江石缺裂青楓摧。南天三旬苦霧開，赤日照耀從西來，六龍寒急光徘徊。照我。衰顏忽落地，口雖吟詠心中哀。未怪及時少年子，揚眉結義黃金臺。言老少意氣不同，因日短而感衰年也。汩乎吾生何飄零？支離委絕同死灰。

復陰

玄冬合沓元陰塞，昨日晚晴今日黑。萬里飛蓬映天過，孤城樹羽揚風直。

謂屯戍之兵。江濤簸岸黃沙走，雲雪埋山蒼兕吼。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，牙齒半落左耳聾。以客子衰翁，當此境象黯慘，情其何以堪耶！

有歎

壯心久零落，白首寄人間。天下兵常鬬，江東客未還。蜀在江西，則故鄉皆可言江東。舊注非是。窮猿號雨雪，老馬怯關山。一作望。武德開元際，浦注：自高祖武德至玄宗之開元，皆有唐全盛時。蒼生豈重攀？

李子德云：格雄以老，詞淡而悲，夐乎大家之篇。○結語寓深悲於藹然唱歎中，眞清廟朱弦也。

峽隘 杜臆：公急於出峽，故覺其隘也。

聞說江陵府，雲沙靜眇然。白魚如切玉，朱橘不論錢。水有遠湖樹，人今何處船？見身猶滯留峽中也。青山各在眼，謂出峽一路直到荊州之山。卻望峽中天。

匪風下泉之思，追想盛時，穆然神遠。

將云：末句不言隘而隘在目，妙甚。

江漲　舊編上元二年成都詩，頗不類，今從浦編。

江發蠻夷漲，蜀水之源，多出夷地。山添雨雪流。大聲吹地轉，聲拔高浪蹴天浮。魚驚爲人得，蛟龍不自謀。輕帆好去便，吾道付一作在，非。滄洲。公此時正思出峽，亦乘桴浮海之意。

元日示宗武　大曆三年正月元日。

汝啼吾手戰，世說：桓公讀詔，手戰流汗。吾笑汝身長。處處逢正月，迢迢滯遠方。飄零還柏酒，宗懍歲時記：正月一日，進椒柏酒。衰病只藜牀。訓諭青衿子，名慙白首郎。獻壽更稱觴。臨身長句　不見江東弟，高歌淚數行。原注：第五弟豐漂泊江左，近無消息。

又示宗武

覓句新知律，攤書解滿牀。試吟青玉案，張衡四愁詩：美人贈我錦繡段，何以報之青玉案。莫帶一作羨。紫羅

此等開樂天一派。○李云：衰年遠客，觸緒增悲，其中蘊義甚長，非可視爲淺率。

劉禹錫酬鄭州權舍人見寄

囊。晉書：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，叔父安患之，而不欲傷其意，因戲賭取之，遂止。假日從時飲，楚辭：聊假日以娛樂兮。賈逵國語注：暇，閒也，或作假。仇注：暇日方飲，戒其毋耽酒。明年共我長。應須飽經術，已似愛文章。十五男兒志，三千弟子行。曾參與游夏，達者得升堂。浦注：孔門弟子，經術之準，故舉以為法。

遠懷舍弟潁觀等

張遠注：此亦元日所作，因前詩不見江東弟句，故又作此。

陽翟空知處，潁所在也。唐書：陽翟縣貞觀元年屬許州，龍朔二年隸洛州。荊南近得書。荊南即江陵，觀迎妻子在焉。積年仍遠別，多難不安居。江漢春風起，冰霜昨夜除。雲天猶錯莫，梁范靜妻沈氏詩：神往形返情錯莫。花。活。對。李。云。點。出。時。序。妙。不。費。力。梁。

萼尚蕭疏。對酒多疑夢，吟詩正憶渠。舊時元日會，鄉黨羨吾廬。

續得觀書，迎就當陽居止，正月中旬，定出三峽。唐書：當陽縣屬荊州府。自汝到荊府，書來數喚吾。頌椒添諷詠，禁火卜歡娛。言寒食時必可相聚。舟檝因人

蔣云：一派自言自語，讀之黯然魂消。將前聚首之樂，襯出今離別之悲，倒煞作結，更覺含情無限。

詩：學堂青玉案，綵服紫羅囊，全用杜語。勗其子以孝行文學，即前詩所謂訓諭也。

動，想待助行資耶。形骸（病）用杖扶。天旋夔子峽，一作國。天旋謂陽和初轉。春近岳陽湖。發日排南（句法不可學）喜，發日謂發行有日。傷神散北吁。飛鳴還接翅，用脊令詩意。行序密銜蘆。喻旅中防患。淮南子：雁順行以愛氣力，銜蘆而翔，以避矰弋。俗薄江山好，時危草木蘇。謂草木逢春，皆有生意。馮唐雖晚達，終覬在皇都。言暫依終期同北歸也。居止，

太歲日　黃曰：大曆三年，歲次戊申，今題云太歲日，是又直戊申日也。朱注：按舊史大曆三年春正月丙午朔，則戊申乃初三日。

楚岸行將老，巫山坐復春。病多猶是客，謀拙竟何人？言無能爲國家效一籌也。閶闔開黃道，漢天文志：日有中道，中道者黃道。衣冠拜紫宸。潘鴻曰：疑當時以是日爲慶。榮光懸日月，尚書中候：帝堯之時，榮光出河，休氣四塞。賜予出金銀。愁寂鵩行斷，參差虎穴鄰。（六句俱分承上二段）西江元下蜀，北斗故臨秦。散地逾高枕，高枕謂多病。生涯脫要津。謂不列朝班。天邊梅柳樹，相見幾回新。

李子德云：前四峽中，次四憶長安事，末則撫時自傷也，通篇苦調，故以和語結之。

人日二首

北史魏收傳：董勛答問禮俗云：正月一日爲雞，二日爲狗，三日爲猪，四日爲羊，五日爲牛，六日爲馬，七日爲人，八日爲穀。西清詩話：都人劉克曰：東方朔占書：一日至八日，其日晴，主所生之物育，陰則災。少陵謂天寶亂後，人物歲歲俱災，此春秋書法耶。

首章感人日陰寒而作。

次章當人日而思出峽也。

元日至人日，未有不陰時。紀異老。冰雪鶯難至，春寒花較遲。雲隨白水落，風振紫山悲。蓬鬢稀疏久，無勞比素絲。

此日此時人共得，言遇節相樂。一談一笑俗相看。言於我無與。樽前柏葉休隨酒，勝裏金花巧耐寒。荆楚歲時記：人日翦綵爲人，或鏤金箔爲人，以貼屏風，亦戴之頭鬢。賈充李夫人典戒：人日造華勝相遺，像瑞圖金勝之形，又像西王母戴勝也。仇注：休隨酒，謂元日已過。巧耐寒，謂人日尚陰。惟金花不畏寒，即春寒花較遲意。佩劍衝星聊暫拔，浦注：衝星用劍氣射斗事，兼取侵星出行意。匣琴流水自須彈。呂氏春秋：伯牙鼓琴志在流水。此亦映下峽。早春重引江湖興，直道無憂行路難。直道，有浩然一往意。

喜聞盜賊總退口號五首　舊唐書：大曆二年九月，吐蕃寇靈州，進寇邠州。通鑑：十月，朔方節度使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城下，斬首二千餘級，吐蕃引去。詩云：今春喜氣滿乾坤，蓋作於三年之春也。

首章喜王師能禦寇，並卽致憂盛危明之意。

蕭關隴水入官軍，浦注：蕭關隴水，俱在靈州南境。**青海黃河卷塞雲。**青海在西域，黃河亦指塞外者，正謂吐蕃也。卷塞雲，謂烟塵已靜。**北極轉愁龍虎氣，**張遠注：龍虎軍，蓋禁旅也。時魚朝恩掌禁兵，中外受制，公故深愁之。**西戎休縱犬羊羣。**仇注：時宦官典兵，內憂方切，故云。北極轉愁，吐蕃暫退，而禍根未除，故云西戎休縱。

此追咎邊將之起釁者。

贊普多教使入秦，數通和好止烟塵。朝廷忽用哥舒將，殺伐虛悲公主親。唐書：開元末，金城公主薨。吐蕃遣使告哀，因請和，明皇不許。天寶七載，以哥舒翰節度隴右，攻拔石堡城，收九曲故地。

此記吐蕃叛服之不常也。

崆峒西極通崑崙，一作北。趙注：崆峒在西郡之西，崑崙又在崆峒西極之西。言其從化之地遠也。**駝馬由來擁國門。逆氣數年吹路斷，蕃人聞道漸星奔。**謝瞻書：裹糧攜弱，匍匐星奔。仇注：駝馬入貢，往時歸順，自逆命數年，而今乃奔散，喜之也。

此憶往時和戎之有道也。

末首全寫喜意，結前五首。

勃律天西采玉河，唐書：大勃律直吐蕃西，與小勃律接，小勃律去吐蕃牙帳東八百里。北史：于闐國在葱嶺北二百餘里，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，中出玉石。五代史：于闐國南一千三百里曰玉州，云張騫所窮河源，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。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爲三，東曰白玉河，西曰綠玉河，又西曰烏玉河，三河皆有玉而色異。每歲秋水涸，國王撈玉於河，然後國人得撈玉。堅昆碧盌最來多。唐書：堅昆國在康居西，葱嶺北。李德裕黠戛斯朝貢圖序曰：黠戛斯者，本堅昆國也。貞觀二十一年，其酋長入朝，授以將軍印，拜堅昆都督，迨天寶季年，朝貢不絕。舊隨漢使千堆寶，少一作小。答胡王萬匹羅。少酬亦必萬匹，正言朝廷報禮之重，以綏遠夷，冀其復循舊好也。

今春喜氣滿乾坤，南北東西拱至尊。大曆三年調玉燭，玉燭注見。邵云頌曰。玄元皇帝聖雲孫。得體爾雅：曾孫之子爲仍孫，仍孫之子爲雲孫。注：言輕遠如浮雲也。

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，卻赴通州。唐書：通州通州郡屬山南西道。

主簿前閬州賢子，前有送高司直尋封閬州詩。

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，朱注：太平廣記：天寶中范陽盧子夢謁其從姑，姑訪盧未婚，曰：吾有外

甥女甚有容質，吾當爲兒平章。平章蓋唐人語也。**垂欲納采，鄭氏伯父京書至，女子已許他族，親事遂停**

禁臠去東牀，禁臠喻言貴壻。晉謝混傳：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，謂王恂曰：主壻但如劉眞長、王子敬便足。恂曰：謝混雖不及眞長，不減子敬。未幾帝崩，袁崧欲以女妻之。珣戲曰：卿莫近禁臠。初元帝始鎭建業，公私窘罄，每得豚以爲珍膳，項下一臠尤美，輒以薦帝，呼爲禁臠。故珣因以爲戲，混竟尙主。王羲之傳：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，子弟咸自矜持，惟一人在東牀坦腹臥，乃羲之也。**趨庭赴北堂。**封主簿至通州省母，故云。**風波空遠涉，琴瑟幾虛張。**承二承一**渥水出騏驥，**謂閬州子。**崑山生鳳凰。**謂鄭氏女。**兩家誠款款，中道許蒼蒼。**謂曾指天以誓。**頗謂秦晉匹，**左傳：秦晉匹也，何以卑我。**從來王謝郎。**青春動才調，白首缺輝光。**張潛注：二句言姻事忽停，五郎當此時未免感動，而己主婚不成，亦覺無色。**玉潤終孤立，**分應前渥水二句晉書：樂廣人謂之冰鏡，壻衛玠時號玉人。議者以爲婦公冰清，女壻玉潤。**珠明得闇藏。餘寒拆花卉，**花以寒放，亦帶未舒之意，起下恨字。**恨別滿江鄉。**

邵云：流麗清穩，別是一種畦徑。

從白帝城放船敘起。○賈島

將別巫峽，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

苔竹素所好，萍蓬無定居。遠遊長兒子，幾地別林廬。仇注：謂自秦而蜀，又自閬而夔也。雜蕊紅相對，他時錦不如。具舟將出峽，巡圃念攜鋤。正月喧鶯末，茲辰放鷁初。雪籬梅可折，風榭柳微舒。二句園中景。託贈卿家有，因歌野興疏。殘生逗江漢，何處狎樵漁？朱注：芥隱筆記：殘生逗江漢，出陰鏗詩：行舟逗遠樹，非逗遛之逗。

李子德云：贈人只一句，通篇俱說果園，點綴有情，入後入手寫託贈，娓娓不休，拖沓無足觀矣。○胡孝轅云：八韻詩除梅柳一聯外，並語對意不對，極貫珠之妙。

大曆三年春，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，久居夔府，將適江陵，漂泊有詩，凡四十韻 仇注：按詩本四十二韻，曰四十者，舉成數耳。

老向巴人裏，今辭楚塞隅。入舟翻不樂，解纜獨長吁。窄轉深峽中窄處啼狖，虛隨

詩：無端東渡桑乾水，卻望幷州是故鄉，脫胎於此。

亂浴鳧。石苔淩几杖，空翠撲肌膚。疊壁排霜劍，奔泉濺水珠。杳冥藤上下，濃淡樹榮枯。神女峯娟妙，（陸游入蜀記：過巫山凝眞觀，謁妙用眞人祠，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。祠正對巫山，峯巒上插霄漢，山脚直入江中，是瞿峽中奇景）陸游入蜀記：過巫山凝眞觀，謁妙用眞人祠，卽世所謂巫山神女也。祠正對巫山，峯巒上插霄漢，山脚直入江中，是瞿峽中奇景神女峯最爲奇峭。昭君宅有無。（昭君宅注見十三卷。）曲留明怨惜，（樂府有昭君怨。）夢盡失歡娛。（神女賦序：寐而夢之，寤不自識，惘焉不樂，悵爾失志。所謂失歡娛也。仇注：上四舟中近見，下四舟中遠望。）擺闔（次瞿峽中險處）盤渦沸，欹斜激浪輸。風雷纏地脈，冰雪曜天衢。（盤渦之沸，轟若風雷；激浪之輸，白如冰雪。二句亦屬分承。）鹿角眞走險，狼頭如跋胡。（原注：鹿角、狼頭二灘名。一統志：鹿角、狼尾、虎頭三灘，在夷陵州最險。水經注：江水又東逕流頭灘，其水並浚激奔暴，魚鱉所不能遊，行者常苦之。按：流頭灘當卽所謂狼頭也。左傳：德則其人也，不德則其鹿也。鋌而走險，急何能擇。詩：狼跋其胡，載疐其尾。注：跋，躐也，胡頷下懸肉。）惡灘寧變色？高臥負微軀。（負字當作自負解，卽忠信涉波濤意。舊注非。）書史全傾撓，奴教切。裝囊半壓濡。生涯臨臬兀，（易：困於臲卼。廣韻：臲卼，不安也，通作臬兀。）死地脫斯須。不有平川決，焉知衆壑趨？（江水出峽，其川始平，方知爲衆流所趨也。決字趨字，寫盡出峽之勢。）乾坤霾漲海，（謂江水渺瀰。）雨露反接有力

兩段敘出峽，一險一平，備極刻劃。此言將適江陵而自敘漂泊之迹。

洗春蕪。謂春江明媚。鷗鳥牽絲颺，朱注：牽絲颺，言鷗羽如絲之白也。驪龍濯錦紆。沈懷遠南越志：蟠龍身長四丈，青黑色，赤帶如錦文。落霞沈綠綺，謝朓詩：餘霞散成綺。殘月壞金樞。造句。謂月將西沒而無光也。木華海賦：大明攄轡於金樞之穴。注：大明，月也。金，西方也。河圖帝覽嬉曰：月者金之精。浦注：牽絲濯錦，謂晴光搖漾，霞沈月壞，謂遠色模糊。泥筍苞初荻，沙茸出小蒲。謝靈運詩：新蒲含紫茸。茸謂蒲花也。雁兒爭水馬，仇注：雁兒爭食水馬，蓋蝦蟲之類。子瞻二蟲詩：君不見水馬兒，步步逆流水。大江東流日十里，此蟲趯趯長在此。諸家所引俱非。又方以智物理小識云：水馬能化蜻蜓，則水黽蟲耳。一名蝦扒蟲。蜻蜓入水生子所化，故復化爲蜻蜓。燕子逐檣烏。陰鏗詩：檣轉向風烏。趙注：檣烏，船檣上刻爲烏形，以占風者。絕島容烟霧，（二句總束以上言出峽所見景物）環洲納曉晡。謝靈運詩：環洲亦玲瓏。淮南子：日至於悲谷，是爲晡時。玉篇：晡，申時也。曉晡猶言朝夕。言地皆高山，故平川早晚，亦多烟霧也。前聞辨陶牧，登樓賦：北彌陶牧。注：陶，鄉名。郭外曰牧。荊州記：江陵縣西有陶朱公冢。轉盼拂宜都。唐書：宜都縣屬峽州。縣郭南畿好，原注：路入松滋縣。朱注：肅宗以江陵府爲南都，故曰南畿。津亭北望孤。（起下聖代廷爭等句）水經注：江津戍南對馬頭岸，北對大岸，謂之江津口。朱注：此云津亭疑卽江津之亭也，公有春夜峽州津亭留宴詩。勞心依憩息，謂將依江陵。朗詠劃昭蘇。禮記：蟄蟲昭蘇。言脫險意舒，心胸聊爲一曠也。意遣樂還笑，文賦：思涉樂其

此復敘將近江陵，申明所以去夔適荊之故。○公詩每多夾敘夾議，其法出太史公，此復於長律中見之。

必笑。衰迷賢與愚。謂老年混俗，起下二句。飄蕭將素髮，汨沒聽洪鑪。邱壑曾忘返，以下仍不免感慨文章敢自誣？此生遭聖代，誰分哭窮途。臥疾淹爲客，蒙恩早廁儒。廷爭酬造化，謂疏救房琯。樸直乞江湖。灩澦險相迫，滄浪深可逾。浮名尋已已，謂嚴武奏除員外郎。羲之書：俯仰悲咽，實無已已。懶計卻區區。弟觀前有書迎就當陽居止，即所云山林託疲苶者也。喜近天皇寺，先披古畫圖。原注：此寺有晉王右軍書，張僧繇畫孔子及顏子十哲形像。歷代名畫記：江陵天皇寺內有栢堂，僧繇畫盧舍那佛及仲尼十哲像。梁武帝問釋門之內如何畫孔聖？僧繇曰：後當賴此耳。及後周滅佛法，獨此殿以有宣尼像，用、隔、句、對、法、變九歌：帝子降兮北渚。注：堯二女隨舜得不毀。應經帝子渚，不及，沒於湘水之渚，因爲湘夫人。同句、又、起、下泣舜蒼梧。傷聖治難逢也。禮記：舜葬於蒼梧之野，地皆在荊州南。朝士兼戎服，君王按湛盧。吳越春秋：越王允常使歐冶作名劍五，一曰湛盧。二句謂生逢亂世，臣主俱憂也。旄頭初俶擾，晉天文志：昴爲旄頭，胡星也。書：俶擾天紀。鶉首麗泥塗。晉天文志：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，於辰在未，秦之分野，屬雍州。言自祿山叛逆後，關中每多寇亂，不必定指吐蕃。甲卒身雖貴，唐書崔寧傳：寧本名旰，貝州安平人，落魄客劍南，初以步卒事鮮于仲通。書生道固殊。言恥與若輩同列。

結就勞心依憩息二句翻轉說，終以黯然，了而不了。

承。書。一作。生。句。出塵羣。皆野鶴，世說：嵇紹在稠人中，昂如野鶴之在雞羣。歷塊匪轅駒。二句言當飄然遠引，兼寓無地不可往意。伊呂終難降，韓彭不易呼。上句言相庸，下句言將悍。胡夏客曰：降用詩維岳降神，呼用史記呼大將如小兒，字皆有所本。五雲高太甲，王勃益州夫子廟碑：帝車南指，遁七曜於中階。華蓋西臨，藏五雲於太甲。酉陽雜俎：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悉不解，訪之一公，一公言：北斗建午，七曜在南方，有是之祥，無位聖人當出。華蓋以下，卒不可悉。困學紀聞：晉天文志：華蓋杠旁六星，曰六甲，分陰陽而配節候。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，然未有考證。按：一公，乃僧一行也。五雲似卽用卿雲五色意。又史記高帝本紀：季所居，上常有雲氣。六月曠摶扶。莊子：鵬之徙於南溟也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司馬云：摶飛而上也，上行風，謂之扶搖。沈佺期詩：散材仍葺廈，弱羽遽摶扶。朱注：時公適荊南，又將下湖南，故用鵬徙南溟事。按：是時崔旰殺郭英乂，代宗詔宰相杜鴻漸平蜀亂，不能討旰罪，反數薦之於朝。鴻漸還朝，旰遂爲西川節度，公最不平此事。此詩伊呂終難降，譏鴻漸也；韓彭不易呼，謂崔旰也。蜀事如此，公所以決爲去蜀之計。回望帝廷，如五雲太甲，渺然天際；惟效鵬摶南徙，爲長往之計而已。舊解但泛指藩鎭，未爲得旨。回首黎元病，言巴蜀困於用。爭權將帥誅。謂崔旰楊子林。兵。羣，自相誅討。山林託疲茶，未必免崎嶇。

巫山縣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別，兼諸公攜酒樂相送，率題小詩，留於

屋壁　唐書：巫山縣屬夔州。九域志：在夔州東七十二里。唐十八先爲汾州刺史，時貶施州。

臥病巴東久，今年強作歸。故人猶遠謫，茲日倍多違。接宴身兼杖，聽歌淚滿衣。諸公不相棄，擁別借光輝。

黃白山云：稱唐爲故人，其餘以諸公概之，筆下自分涇渭。對故人語極悲涼，對諸公語如欣荷；悲涼者情眞，欣荷者意泛。公詩言取別隨薄厚，其是之謂歟。

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　公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銘：其先系統於伊祁，分姓於唐杜。

與君陶唐後，盛族多其人。左傳：范宣子曰：昔匄之祖，自虞以上爲陶唐氏，在夏爲御龍氏，在商爲豕韋氏，在周爲唐杜氏。師古曰：唐太原晉陽縣也。杜京兆杜縣也。聖賢冠史籍，枝派羅源津。在今氣一作最。磊落，巧僞莫敢親。介立實吾弟，濟時肯殺身。物白諱受玷，行高無汚眞。想當時必有誣謗之事。得罪永泰末，放之五溪濱。何等語五溪注見九卷。想唐先貶此，復除名配施州，故曰故人猶遠謫。舊注非是。鸞鳳有鎩翮，顏延之五君詠：所拜切。鸞翮有時鎩。先儒曾抱

末句驚喜如出意外。

麟。劉琨詩：宣尼悲獲麟，西狩涕孔丘。注：孔子亦抱麟而泣。雷霆擘長松，骨大卻生筋。言其受挫而不撓也。一失不足傷，念子孰自珍。蔡云：孰與熟同。今按當作如字解。孰自珍，猶云不自愛，即濟時肯殺身意。言罷官不足傷，當今有此奮不顧身以救世爲懷者，殊爲可念耳。泊舟楚宮岸，戀闕浩酸辛。除名配清江，配謂流配。施州清江郡注見前。厥土巫峽鄰。登陸將首途，言將赴貶所。筆札枉所申。歸朝跼病肺，敘舊思重陳。春風洪濤壯，谷轉頗彌旬。江賦：盤渦谷轉。我能汎中流，搪突鼉獺嗔。張湄注：言泛險而行，亦喻己之不畏權惡也。長年已省柁，洙曰：省，視也，視柁則將行矣。慰此貞良臣。言己將出峽東下往候唐君，故先作此以慰之。

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出峽詩云：津亭北望孤，即此。

北斗三更席，言望北斗而知爲三更也，想泊時已晚。西江萬里船。杖藜登水榭，揮翰宿春天。揮翰，謂同賦詩。白髮煩多酒，明星惜此筵。言向曉猶不忍別也。始知雲雨峽，忽盡下牢邊。

泊松滋江亭

唐書：松滋縣屬江陵府。輿地紀勝：江亭在松滋縣治，後杜甫孟浩然俱有詩。

紗帽隨鷗鳥，扁舟繫此亭。江湖深更白，劉辰翁曰：凡水深處必黑，惟湖光最白，非子美不能道。松竹遠微青。一杜應全近，高唐莫再經。今宵南極外，甘作老人星。前有南極詩指夔州也。言但得去夔，卽老無所恨矣。

行次古城店汎江作，不揆鄙拙，奉呈江陵幕府諸公

荊州圖記：夷陵縣南對岸有陸抗故城，卽山爲墉，四面天險，卽此所謂古城也。

老年常道路，遲日復山川。四句行次古城店。遲日，謂寂寞如畫。春日。白屋花開裏，孤城麥秀邊。濟江元自闊，四句泛江下水不勞牽。風蝶勤依槳，影諸公。懶避船，四句奉呈時荊南節度衞伯玉封陽城郡王。幕府盛才賢。行色兼多病，蒼茫汎愛前。殷仲文詩：廣筵散汎愛。

將云：出峽之喜可翊。

李云：樸淡如不經意，然自悽惻動人。

黃白山云：結句隱動諸公盼睞，蒼茫二字含許多難言之情。

乘雨入行軍六弟宅　即杜位也，爲江陵行軍司馬。

曙角凌雲亂，春城帶雨長。水花分墜弱，張湑注：墜低處經雨水溢，故水花不能植立而弱。巢燕得泥忙。令弟雄軍佐，凡材汚省郎。萍漂忍流涕，衰颯近中堂。雖忍住流涕，不免一弱一忙，亦興起下二句來。

起二鬢白花紅，相形見致。李云：老人畏風，一受字寫來入妙。

意思衰颯。以頹白而上堂皇，自顧殊覺黯然耳。

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　周禮：三月三日爲上巳。舊唐書：開元元年，改錄事參軍爲司錄參軍。

鬢毛垂領白，花蕊亞枝紅。欹倒（承一）衰年廢，欹倒，謂醉也。招尋（承二）令節同。薄衣臨積水，吹面受和風。二句言上巳祓除之樂。有喜留攀桂，劉安招隱士：攀援桂枝兮聊淹留。無勞問轉蓬。恐問及轉增悵然也。

宴胡侍御書堂　原注：李尚書之芳、鄭祕監審同集，得歸字韻。

江湖春欲暮，牆宇日猶微。閶闔書籍滿，輕輕花絮飛。仇注：閶闔，貼日微；輕輕，貼春暮。翰林

名有素，墨客與無違。長楊賦序：藉翰林爲主人，子墨爲客卿以諷。翰林指李鄭，墨客公自謂也。今夜文星動，吾儕醉不歸。

書堂飲既，夜復邀李尚書下馬，月下賦絕句

湖月一作水。林風相與清，殘樽下馬復同傾。久拚野鶴如雙一作鬢，遮莫鄰雞下五更。言素不以老爲意，飲無妨達旦也。遮莫，猶云儘教，唐時方言也。岑參原頭送范侍御詩：別君祇有相思夢，遮莫千山與萬山。

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唐書：蘇州吳郡屬江南西道。

星坼台衡地，張華傳：華爲司空，少子韙以中台星坼，勸華遜位，不從。未幾被害。曾爲人所憐。長史父必以宰相得罪，或云是適之子。明皇時，李適之爲左相罷，後仰藥死。公侯終必復，左傳：公侯之子孫，必復其始。經術竟相傳。用韋賢事。食德見從事，克家何妙年。易：訟，六二，食舊德，貞厲，終吉。或從王事無成。蒙，九二，子克家。

一毛生鳳穴，三尺獻龍泉。赤壁浮春暮，赤壁

李筆。

李云：逸氣超超。

公詩好用經語。

注見十一卷，李至蘇州所經也。姑蘇落海邊。吳郡志：姑蘇山連橫山之北，古臺在其上。越絕書：闔廬起姑蘇臺，高見三百里。客間頭最白，惆悵此離筵！

陶開虞曰：卿月一聯以典則見其工雅。浦云：以多年去國之人，送新命趨朝之客，猛然觸起，不勝感喟。

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

自古求忠孝，後漢韋彪議：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。名家信有之。吾賢富才術，此道未磷淄。玉品府標孤映，穆天子傳：天子至於羣玉之山，四徹中繩，先王之所謂策府。北山移文：高霞孤映，明月獨舉。霜蹄去不疑。意氣激揚音韻徹，籍甚衆多推。言論朱注：漢書注：籍甚，狼籍甚盛也。潘陸應同調，孫吳亦異時。詩文名略前後相符也。北辰徵事業，紀地赴恩私。言馬自江陵追赴闕下。卿月昇金掌，紀官。紀。時。紀。書洪範：卿士惟月。卿。月。昇金掌，謂內擢也。王春度玉墀。春秋：春王正月。薰風行應律，呂氏春秋：東南方曰薰風。湛露卽歌詩。大卿入朝，及此春期，猶得陛見，可以應薰風而歌湛露也。

悲。樽前江漢闊，後會且深期。天意高難問，人情老易。亦思一至京闕而相會也。

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　弟乃杜位。

渥洼汗血種，天上麒麟兒。用徐陵事，想俱係後輩，故云然。才士得神秀，書齋聞爾爲。爲字指同賦詩。

棣華晴雨好，詩序：常棣之華，宴兄弟也。綵服暮春宜。朋酒日歡會，老夫今始知。浦注：詳詩意，少府開宴，似爲其親具慶而設。末致不得與宴之憾，蓋戲筆也。

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汎舟，得過字　尚書卽之芳，中丞未詳。

海內文章伯，湖邊意緒多。玉樽移晚興，桂楫帶酣歌。春日繁魚鳥，江天足芰荷。上二言泛舟之樂，此二言湖亭之勝。鄭莊賓客地，衰白遠來過。

宇文晁　尚書之甥。崔彧　司業之孫，尚書之子。重汎鄭監　審前湖　仇注：以尚書之甥十二字當是小注，近是。謂同游當有三人，孫字下有闕文，卻未然。或爲世家子，故幷敍其家世，觀後夏夜聯句詩，亦只此兩人也。唐書宰相世系表：崔彧官太子少詹事。

郊扉俗遠長幽寂，野水春來更接連。錦席淹留還出浦，葛巾欹側未迴船。
樽當霞綺（句法似晚唐）輕初散，棹拂荷珠碎卻圓。不但習池歸酩酊，君看鄭谷去賓緣。

仇注：用習池因地近，用鄭谷因姓同。賓緣乃連絡之意，言將時時往遊也。

歸雁

朱注：唐會要：大曆二年，嶺南節度使徐浩奏：十一月二十五日，當管懷集縣陽雁來，乞編入史，從之。先是五嶺之外，朔雁不到，浩以爲陽爲君德，雁隨陽者，臣歸君之象也。

按：此詩云聞道今春雁，南歸自廣州，正是三年春所作。又云是物關兵氣，何時免客愁。蓋浩以爲異耳。史稱浩貪而佞，公蓋深譏之。

聞道今春雁，南歸自廣州。見花辭漲海，（言今春之去。謝承後漢書：交阯七郡士獻皆從漲海出入。）避雪到羅浮。（遡去秋之來。博羅二縣境。）兵氣，何時免客愁？（詩。本。旨。）

雁避雪極南，實窮陰寒。羅浮山記：羅山、浮山，二山合體，在增城。（此。作。）一統志：羅浮山在今惠州府，連廣州境。是物關兵氣所感。年年霜露隔，不過五湖秋。雁至衡陽則回，此五湖當指洞庭湖言。史記索隱：具區，洮滆，彭蠡，青草，洞庭，共爲五湖。則洞庭正得稱五湖耳。

王嗣奭曰：禽鳥得氣之先，明年潭州果有臧玠之亂，桂州又有朱濟時之亂。此與邵子洛陽聞杜鵑無異，可謂具先知之哲矣。○黃白山曰：五六本屬結意，卻作中聯；七八本是發端，翻爲結語。前半先言歸，次言辭，後言到，終乃言不過，章法層層倒卷，矯變異常。

短歌行贈王郎司直

王郎酒酣拔劍斫。音灼。地歌莫哀，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。豫章翻風白日動，鯨魚跋浪滄溟開。且脫佩劍休徘徊。浦注：徘徊卽哀歌之態，此重言以勸之。西得諸侯棹錦水，欲向何門趿。先答切。珠履。說文：趿，進足有所擷取也。仲宣樓頭春色已。一作深，青眼高歌望吾子。眼中之人吾老矣！陸雲詩：髣髴眼中人。朱注：時王司直將往成都，公惜其負此奇才而有事干謁，故言今將往依何人之門耶？我在江陵，望子及春時來會，因歎己年已老，恐後此不復相見耳。

盧德水曰：兩短歌行：一贈王郎司直，一送邛州錄事。一突兀橫絕，跌宕悲涼；一委曲溫存，疏通藹潤。一則曰青眼高歌望吾子，一則曰人事經年記君面；待少年人如此肫摯，直是腸熱心清，

李云：如此可稱悲壯。上慰哀歌之意，下送司直赴蜀之情。

竟住者，不惟含蓄餘情，亦且掉動上意。

盛德之至耳。○沈確士曰：上下各五句，俱用單句相間，此亦獨創之格。

憶昔行

憶昔北尋小有洞，朱注：御覽名山記云：王屋山有洞周迴萬里，名曰小有清虛之天。王君內傳云：三十六洞天之第一，在河內沁水縣界。洪河怒濤過輕舸。辛勤不見華蓋君，艮岑青輝慘么麼。○蔣云：是道家語，是屈騷句。亡果切。華蓋君，艮岑，注俱見十七卷。通俗文：不長曰么，細小曰麼。千崖無人萬壑靜，三步回頭五步坐。猶冀遇之。秋山眼冷魂未歸，仙賞心違淚交墮。仇注：仙賞心違，謂求仙之志不遂也。弟子誰依白茅屋，一作室。盧老獨啓青銅鎖。又似義山輩佳句巾拂香餘搗藥塵，階除灰死燒丹火。玄圃滄洲莽空闊，金節羽衣飄婀娜。落日初霞閃餘映，倏忽東西無不可。苕溪漁隱詩話：王屋山中，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，日東落而人影或在東，不可致詰；故曰落日初霞閃餘映，倏忽東西無不可。松風磵水聲合時，青兕黃熊啼向我。徒然咨嗟撫遺蹟，至今夢想仍猶左。祕訣隱

公集七古不轉韻者甚少，此詩絕似昌黎。

四句全詩歸結。

文須內教，陶弘景傳：既得神符祕訣，以爲神仙可成。御覽玉清石刻隱銘曰：佩玉帝隱文者，得爲上仙。梁武帝文：早念身空，棲心內教。此借用釋門語。晚歲何功使願果？更討一作覓。衡陽董鍊師，六典：道士修行，其德高思精，謂之鍊師。輿地紀勝：董奉先天寶中修九華丹法於衡陽，棲朱陵後洞。杜甫憶昔行所謂衡陽董鍊師是也。南浮一作游。早鼓瀟湘柁。

昔遊詩云：杖藜望清秋，有興入廬霍。公素有訪道之志，今董師在衡陽，去荆南不遠，決思一訪，以遂夙願，故又作此詩。其詞筆玄超，眞帶仙靈之氣。○太白好學仙，樂天專學佛，昌黎仙佛俱不學，子美則學佛兼欲學仙；要亦抑鬱無聊，姑發爲出世之想而已。

杜詩鏡銓卷十九

大曆中，公在江陵、憩公安、次岳州及居湖南作。

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一作赴。上都

肅宗昔在靈武城，指揮猛將收咸京。向公泣血灑行殿，向公當是向卿之兄，有功收復。佐佑卿相乾坤平。逆胡冥寞隨烟燼，卿家兄弟功名震。麒麟圖畫鴻雁行，紫極出入黃金印。尚書勳業超千古，謂荊南節度衛伯玉。雄鎮荊州繼吾祖。晉杜預以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。裁縫雲霧成御衣，拜跪題封賀端午。向卿將命寸心赤，青山落日江湖白。卿到朝廷說老翁，漂零已是滄浪客。盧注：公昔在朝，曾叨端午賜衣，故有老客漂零之歎。

夏日楊長寧宅，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，得深字唐書：長寧縣屬鎮北大都護府。又祕書省有正字二人。

公詩慣用北斗西江，惟此二句最警。

醉酒揚雄宅，（切姓）漢書：揚雄有宅一區，家貧嗜酒，時有好事者，載酒從遊學。升堂子賤琴。（切官）不堪垂老鬢，還對欲分襟。仇注：公在江陵故曰西江，崔常赴京故曰北斗。烏臺俯麟閣，御史臺爲烏臺，注見十四卷。通典：漢氏圖籍藏麒麟天祿二閣。桓帝延熹二年，始置祕書監一人。唐六典：初，漢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圖籍，故歷代建臺省以祕書與御史爲鄰。長夏白頭吟。（二句。承上分襟。回應垂老。點題夏日。）天地西江遠，星辰北斗深。（末句。）仇注：公在江陵故曰西江，崔常赴京故曰北斗。

夏夜李尚書筵，送宇文石首赴縣聯句

唐書：石首縣屬江陵府，宇文晁爲李之芳甥。

愛客尚書重，之官宅相賢。（甫。○宅相承首句。注見一卷。）酒香傾坐側，（下三承次句。）帆影駐江邊。（之芳。）翟表郎官瑞，（翟，雉名。蕭廣濟孝子傳：蕭芝至孝，除尚書郎，有雉數十，飛鳴車側。）浦注：宇文當是郎官出宰者。）鳧看令宰仙。（或。○或。二句。寫。宴。）乃崔或。雨稀雲葉斷，（時景。陸機雲賦：金柯。）分，玉葉散。夜久燭花偏。（甫。二句。賀。滿座人亦正答首二句。）數語欵紗帽，高文擲綵牋。（之芳。意。）興饒行處樂，離惜醉中眠。（或。仍結歸賓主。）單父長多暇，（二人。）河陽實少年。（甫。）客居逢自出，（爾雅：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。）左傳：康公我之自出。爲別幾淒然。（之芳。）

結語亦帶詼諧。

李子德云：如出一口，見盛唐組織之工。詩要通首一串，又要各存自家口吻，此可爲法。

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　之芳。

衰年正苦病侵淩，首夏何須氣鬱蒸。大水淼茫炎海接，十洲記：炎洲在南海之中。奇峯峩兀火雲升。陶潛詩：夏雲多奇峯。江賦：巨石峩兀以前卻。思霑道暍音謁。黃梅雨，仇注：湘江四月有熟梅雨。薛道衡詩：細雨應黃梅。敢望宮恩玉井冰。魚豢魏略：明帝九龍殿前爲玉井綺欄，蟾蜍含受，神龍吐水。陸翽鄴中記：石季龍於冰井臺藏冰，三伏日以賜大臣。不是尚書期不顧，漢書：陳遵字孟公，每飲賓客，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。時北部刺史奏事過遵，值其方飲，刺史大窮。候遵霑醉時，突入見遵母，叩頭自白，當對尚書有期會狀。母乃令從後閤出去。應璩書：仲孺不辭同產之服，孟公不顧尚書之期。山陰野一作夜。雪興難乘。山陰注見七卷。李初必有簡邀公而不赴，故云然。

水宿遣興奉呈羣公

魯鈍仍多病，逢迎遠復迷。言魯鈍多病而復遠行，以故昧於逢迎也。耳聾須畫字，髮短不勝篦。畫出老人樣子。澤

自起至此皆自敘，行色以下奉呈羣公。

國雖勤雨，穀梁傳：言不雨者，勤雨也。注：思雨之勤也。鶴曰：此言得雨勤數，與傳異。炎天竟淺泥。小江還積浪，弱纜且長隄。因雨多浪大，故尚未開舟，此明水宿之故。歸路非關北，行舟卻向西。暮年漂泊恨，今夕一作久客。亂離啼。童稚頻書札，盤飧詎糝藜。糝藜注見十一卷。公在江陵時，妻子或留當陽，故家人以困乏來告。我行何到此？歎。如。閩。其。聲。物理直難齊。莊子有齊物論。高枕翻星月，嚴城疊鼓鞞。衞公兵法：鼓三百三十搥爲一通。鼓止角動，吹十二聲爲一疊。風號聞虎豹，水宿伴鳧鷖。異縣驚虛往，同人惜解攜。此想亦書中語。蹉跎長汎汎，救涸，費日苦輕齎。謂日久而資糧竭也。後漢朱雋傳：輕齎數百金到京師。鷄，展轉屢聞雞。言不寐也。嶷嶷瑚璉韻書：力展切。此叶平聲用。器，陰陰桃李蹊。謂奔赴者衆。餘波期則闇者不納，故門闌邃；肩輿往拜，則窮途乏費，故羽翮低；此與殘杯冷炙二句，曲盡干人之狀。杖策門闌邃，肩輿羽翮低。仇注：杖策步行，自傷甘賤役，誰愍強幽棲。巨海能無釣，莊子：任公子爲大鈎，以五十犗爲餌，投釣于東海。按：犗音戒。說文：牛也。浮雲亦有梯。二句欲諸公亦故作大言動人達情幕主。勳庸思樹立，語默

結處正不放倒身分。

上半寫景，下半寫情。

胡夏客曰：隱見寫雲中之星，光芒寫浪中之月，繪景能新。

可端倪。言素以濟時自命，公詩：許身一何愚，竊比稷與契。贈粟困應指，吳志：魯肅家富於財，周瑜爲居巢長，聞之，往求資糧。肅時有米二囷，各三千斛，直指一囷與瑜，瑜奇之，乃結僑、札之交。登橋柱必題。題橋注見二卷。言有能拯己之旅困者，則雖老而壯志不減。丹心老未折，時訪武陵溪。武陵溪借指水宿，欲諸公之過訪也。舊說以爲欲訪桃源，於上意不貫。

遣悶

地悶平沙岸，舟虛小洞房。言舟中如洞房也。使塵來驛道，城日避烏檣。言泊船城下，城障不見日也。暑雨留蒸溼，江風借夕涼。行雲星隱見，疊浪月光芒。螢鑒緣帷徹，螢光可以照物，故曰螢鑒。蛛絲宵鬢長。哀箏猶凭几，鳴笛竟霑裳。倚著陟略切。如秦賛，言隨地漂流也。賈誼傳：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，家貧子壯則出贅。過逢類楚狂。平原君傳：夫賢者處世，譬如錐處囊中，其末立見。毛遂曰：使遂早得處囊中，乃脫穎而出。仇注：看劍謂壯心猶在，撫囊言欲試未能。妖孽關東臭，何云：臭卽桓溫所謂遺臭。兵戈隴右瘡。關東

張云：時清二句，言太平輕武，亂世緩文也。二句道盡時世積重之弊。

此咏雨後之星月。

此咏將曉之星月。

指安史之亂，隴右謂吐蕃之警。時清疑武略，世亂蹋文場。餘力浮於海，端憂問彼蒼。月賦：陳王初喪，應劉端憂多暇。百年從萬事，故國耿難忘。

江邊星月二首

驟雨清秋夜，金波耿玉繩。月 星 謝朓詩：金波麗鳩鵲，玉繩低建章。天河元自白，江浦向來澄。二句分貼映物連璧，漢律歷志：日月如合璧，五星如連珠。緣空一鏡升。古詩：破鏡飛上天。餘光隱更漏，況乃露華凝。露華凝則天將曙矣，結語逗起下章。

江月辭風纜，一作檻。江星別霧船。雞鳴還曙色，鷺浴自晴川。歷歷竟誰種，古詩：天上何所有，歷歷種白榆。悠悠何處圓？月賦：升清質之悠悠。客愁殊未已，他夕始相鮮。郭璞詩：容色更相鮮。

舟月對驛近寺

更深不假燭，月朗自明船。金刹青楓外，維摩經：佛言佛滅後，以金身舍利起七寶塔，表刹莊嚴而供養。朱樓白水邊。城烏啼眇眇，夜靜城高，其聲遠而微也。野鷺宿娟娟。皓首江湖客，鉤簾獨未眠。

舟中

風餐江柳下，雨臥驛樓邊。結纜排魚網，連檣並米船。今朝雲細薄，昨夜月清圓。顧注：變態不同，而繫舟如故，四句作一氣說。飄泊南庭老，朱注：南庭卽邊庭之庭，公在南方，故曰南庭。祗應學水仙。列仙傳：琴高入涿水中取龍子，諸弟子皆潔齋待於水旁，果乘赤鯉來，復入水去。吳均詩：是有琴高者，淩波去水仙。

江陵節度陽城郡王新樓成，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，同作

樓上炎天冰雪生，高飛燕雀賀新成。碧窗宿霧濛濛溼，朱栱浮雲細細輕。言其高也。杖鉞褒帷瞻具美，句言文武兼優。後漢賈琮傳：琮爲冀州刺史，之部升車言曰：刺史當遠視廣聽，糾察美惡，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。命御者褰之。

投壺散帙有餘清。自公多暇延參佐，暗用庾亮登樓事。江漢風流萬古情。言足令後人懷想也。

黃白山云：首句見時，結句見地，此杜詩章法。其全篇溫潤和雅，非公平日本色，卻是盛唐正宗。

又作此奉衛王

西北樓成雄楚都。起句有力。古詩：西北有高樓。樓想正在開府西北隅也。漢書：江陵故楚郢都，楚文王自丹陽徙此。山嶽分峙故曰開，江湖流別故曰散。一句盡楚中形勝。二儀清濁還高下，三伏炎蒸定有無。二句各有妙義。遠開山嶽散江湖。仇注：與俯視但一氣。推轂幾年惟鎮靜，曳裾終日盛文儒。白頭授簡焉能賦，愧似相如爲大夫。用自謙結兼切郡王雪賦：梁王遊菟園，授簡於司馬大夫曰：爲寡人賦之。

胡元瑞曰：杜七言壯而闊大者，二儀清濁還高下，三伏炎蒸定有無；壯而高拔者，藍水遠從千澗落，玉山高並兩峯寒；壯而豪宕者，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動搖；壯而沈婉者，三年笛裏關山月，萬國兵前草木風；壯而飛動者，含風翠壁孤雲細，背日丹楓萬木稠；壯而整嚴者，江間波浪兼天湧，塞上風雲接地陰；壯而典碩者，紫氣關臨天地闊，黃金臺貯俊賢多；壯而穠麗者，

香飄合殿春風轉，花覆千官淑景移；壯而奇峭者，窗含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；壯而精深者，織女機絲虛夜月，石鯨鱗甲動秋風；壯而古淡者，百年地僻柴門迴，五月江深草閣寒；壯而感愴者，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；壯而悲哀者，雪嶺獨看西日落，劍門猶阻北人來；結語之壯者，關塞極天惟鳥道，江湖滿地一漁翁；疊語之壯者，高江急峽雷霆鬬，古木蒼藤日月昏；拗字之壯者，側身天地更懷古，回首風塵甘息機；雙字之壯者，江天漠漠鳥雙去，風雨時時龍一吟。以上諸句，古今作者，無出其範圍也。

秋日荆南述懷三十韻

昔承推奬分，愧匪挺生材。遲暮宮臣忝，江淹擬陸機詩：矯跡廁宮臣。謂爲拾遺也。艱危衮職陪。時肅宗在鳳翔。揚鑣一作。。。，謂赴行。隨日馭，在。折檻出雲臺。罪戾寬猶活，公疏救房琯，以宰相張鎬救獲免。干戈塞未開。星霜玄鳥變，月令：二月玄鳥至，八月玄鳥歸。世間，如白駒過隙耳。伏枕因超忽，扁舟任往來。九鑽用字奇巴噀火，鑽火即鑽燧取火意。韻會：噀，噴水也。神仙傳：欒巴噀酒爲雨，滅成都火。三蟄楚祠雷。

李子德云：此詩沈雄高渾，行藏之本末，褒亂之源流，皆略具篇中，有鵾鵬運海之才，兼羚羊掛角之妙。其語多奥屈，則定哀之微詞。○首敘已以拾遺出貶。

楚祠，楚地祠廟，或云卽指楚王宮也。雷以八月收聲，故曰蟄。朱注：按九鑽三蟄，言往來兩川九年，其中客夔三年。山谷謂凡十二年，誤也。**望帝傳應實，**望帝見杜鵑詩注。**昭王去一作問。不回。**湘中記：益陽有昭潭，其下無底，湘水最深處。或謂昭王南征不復，沒於此潭，因名。舊注：望帝昭王，雖引楚蜀之事，亦寓意玄宗也。玄宗爲輔國劫遷西內，悒悒而崩，故以望帝昭王喻之。代宗不能明正輔國之罪，猶昭王南征不復而周人不能問之於楚也。昔人謂陶淵明悼國傷時，不欲顯斥，寓以他語，使奧漫不可指摘，知此可與讀杜詩矣。一說：浦注：追溯玄肅相繼升遐。**蛟螭深作橫，豺虎亂雄猜。**謂蕃、戎、對。前。推。獎。句叛帥等。**素業行已矣，**晉書：陸納怒兄子俶曰：穢我素業。**浮名安在哉！**琴錄：琴曲有烏夜啼。吳兢樂府解題：宋臨川王義慶造也。義慶爲江州刺史，文帝徵之，家人大懼。妓妾夜聞烏夜啼，憂思而成曲。**琴烏曲怨憤，庭鶴舞摧頹。**喻年已衰暮。韓非子：師曠援琴奏流徵，有玄鶴二八，延頸而鳴，舒翼而舞。**秋水漫湘竹，陰風過嶺梅。**湘竹嶺梅，皆近荊南。**苦搖求食尾，**司馬遷書：猛虎在深山，百獸震恐，及在檻穽，搖尾而求食。**常曝報恩腮。**言知己未酬，而屢遭困蹙也。辛氏三秦記：魚集龍門下，登者化爲龍，不登者點額暴腮而退。三輔決錄：昆明池人釣魚，綸絕而去，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鉤。明日帝遊於池，見大魚銜索，帝取而去之。後三日，池邊得明珠一雙，帝曰：魚之報也。結。**舌防讒柄，探腸有禍胎。**吳均行路難：探腸見膽無所惜。言直道不容於世也。二句言世路難，又公本因遭讒而出，故有是語。**蒼茫步兵**

上言漂泊蜀夔，下敘流寓江陵。素業四句，束上起下，錢有頓宕。

自星霜至此，總序客居楚蜀之況。

哭，展轉仲宣哀。王仲宣有七哀詩，翰曰：哀漢亂也。饑藉家家米，愁徵處處杯。休爲貧士歎，陶潛有詠貧士詩。任受衆人咍。楚辭注：楚人謂相啁笑曰咍。得喪初難識，榮枯劃易該。言一己之榮枯易曉，國事之得喪難知。二句上下轉振處。差池分組冕，合沓起蒿萊。不必伊周地，皆登屈宋才。時官資冒濫者多，郎公詩：王室比多難，高官皆武臣意。武夫得志，則文士益窮，意亦暗承上段。漢庭和異域，漢匈奴傳：高帝出白登圍，使劉敬結和親之約。晉史坼中台。漢書注：泰階三台也，中階爲公卿大夫。坼中台，乃借用張華事，不必泥。霸業尋常體，宗臣忌諱災。羣公紛戮力，聖慮窅徘徊。

數見銘鐘鼎，眞宜法斗魁。晉天文志：斗魁第一星西三星，曰三公，主宣德化，調七政。上言和親之非計，罷相之不公，至今空瘁羣材，獨勞主慮。所以然者，諸將雖多立功，而擇相未能盡當故耳。願聞鋒鏑鑄，莫使棟梁摧。世說：陸玩拜司空，有人索酒瀉著梁柱間祝曰：以爾爲柱石之用，莫傾人棟梁。戒其毋任用非人也。盤石圭多蕡，漢書：高祖封王子弟，地犬牙相制，所謂盤石之宗也。史記：成王封唐叔，蕡桐葉爲圭。大將受命已，則設明衣，翦指爪，鑿凶門而出。當時兵革不息，皆由宗室衰微，以致強藩跋扈；公有感詩：由來強幹地，未有不臣朝，卽此意。凶門轂少推。淮南子：垂旒資穆穆，祝網但

四句仍就自家作結。

○採○原之論　恢恢。古史：成湯祝網。老子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以代宗多猜忌，故欲其敦寬厚以召嘉祥也。赤雀翻然至，赤雀注見十八卷。黃龍不假媒。河圖：黃龍五采，負圖出置舜前。漢郊祀歌：天馬來，龍之媒。賢非夢傅野，（仍映擇相）隱類鑿顏坏。淮南子：魯君欲相顏闔，使人以幣先焉，鑿坏而遁之，坏屋後牆。自古江湖客，冥心若死灰。結意言己已無意用世，惟望國家得人，以致太平耳。

此詩因公在荊南，客況寥落，而感念生平知己之人。後段因房之罷斥，而言端揆之必須慎擇。又因琯議分鎮，而歎封建之終爲善謀。語意層層推出，粘煞房說固不必，脫卻房說則更非也。○胡震亨曰：此篇述己因房琯得罪始末甚詳，昔承推奬分，公受知於房琯也。折檻出雲臺，以救琯謫官也。不必伊周地，皆登屈宋才，追言肅宗時，從龍諸相未必皆賢也。漢廷和異域，言回紇和親。晉史坼中台，言房琯罷相。肅宗乾元元年六月貶琯，七月以寧國公主嫁回紇，合言之見和親非策，琯在位當無是也。霸業尋常體，言和親乃漢道雜霸，非國體之正也。宗臣忌諱災，言琯首建諸王分鎮之議，觸肅宗所忌諱而得禍也。數見銘鐘鼎，眞宜法斗魁，言功臣雖多，非三公器，見一時人才皆不如琯也。盤石圭多翦，凶門轂少推。言分鎮以固盤石，圭當多翦；琯本謀原不錯，但宰相不當使出將，凶門轂自宜少推耳。此若諱陳陶之敗而爲之解者。垂旒資穆穆，至黃龍不假媒，言外見當時貶琯爲太過，更望朝廷以寬大用人，則賢才自至也。又曰：駱賓王有幽縶書情排律，乃公此詩所出，合觀之始知。善於藩鎮，非專謂宰相不可出將也。羣公紛戮力以下，自是泛論，不必復主琯言之。

邵云：全首渾勁有氣，亦長律中傑作。首六句敘秋日送薛明府告別，想公與明府無甚交情，故只借作緣起。

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，奉寄薛尚書頲、德叔、懷斐然之作三十韻

浦注：前有送宇文石首薛明府辭滿，宇文正是代薛之任。明府，薛尚書之弟，尚書乃薛景仙。

南征爲客久，公自謂。西候別君初。朱注：隋尹式詩：西候追孫楚，南津送陸機。按：孫子荊有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詩。注：陟陽，亭名，候，亭也。西候字本此。歲滿歸鳧鳥，秋來把雁書。謂明府得尚書書也。荊門留美化，送明府止此下姜被注見五卷。言將歸晤其兄。聞道和親入，舊唐書吐蕃傳：大曆二年十一月，和蕃使檢校戶部尚書薛景仙自吐蕃使還，首領論泣陵隨景仙入朝。垂名報國餘。連枝不日並，蘇武詩：況我連枝樹，與子同一身。八座幾時除。八座注見十八卷。想薛此行無賞，且未補官，故後有青雲卷舒之句。舊注以爲祝明府陞陟者非。往者胡星孛，仇注：祿山稱亂，由朝廷過寵，故曰漢網疏。恭惟漢網疏。鄴都銅雀臺皆鴛鴦瓦。宮簾翡翠虛。謂妃嬪皆走。洞冥記：漢武帝甘泉宮起招仙閣，編翠羽麟毫以爲簾。鈎陳摧徼道，謂侍衞盡散。西都賦：周以鈎陳之位。又周廬千列，徼道綺錯。徼道，徼循之道也。槍欃失儲胥。謂庫藏俱空。長楊賦：木擁槍欃，以爲儲胥。注：槍欃，作木

檜相棄爲柵也。儲胥，言儲蓄以待所須也。**文物陪巡狩，親賢病拮据。**二句言從亡之臣。**公時呵貘貙，貘貙注見十一卷。首唱卻鯨魚。**通鑑：至德元載，以陳倉令薛景仙爲扶風太守，賊寇扶風，景仙擊卻之。事詳三卷。**勢愜宗蕭相，**原注：郭令公。浦注：勢愜者，謂勢足以資汾陽之成功。**材非一范雎。**原注：諸名將見諸將併力擊賊，皆由尚書倡起也。舊注：范雎爲秦謀兵事，伐魏伐韓破趙，故以比諸名將。**屍塡太行道，血走浚儀渠。**水經注：禹塞滎澤，淫水於滎陽下，引河通淮泗，名滭蕩渠，一名浚儀渠。舊唐書：浚儀縣屬汴州。太行、浚儀皆安史蔓延之處。**滎口師仍會，**元和郡縣志：滎水出磁州滎陽縣西北，太行八陘，第四曰滎口陘，對鄴西。仇注：滎口卽安陽。九節度征安慶緒，曾會師於此。**函關憤已攄。紫微臨大角，**大角注見十卷。**昱惟高衛霍，**曾是接應徐。應德璉、徐偉長，魏太子賓客。**降集翻翔鳳，**言其才品之超越。**追攀絕衆狙。**謂不使小人得攀附也。莊子：狙公賦芧曰：朝三暮四，衆狙皆怒。狙，猿也。**侍臣雙宋玉，**承應徐句**戰策兩穰苴。**承衛霍句。史記：齊威王追論古司馬兵法，附穰苴于中，號曰司馬穰苴兵法。**鑒徹勞懸鏡，荒蕪已荷鋤。嚮來披述作，**原注：石首處見公新文一通。**重此憶**

此段歷敘鬧亂恢復，言尚書功績；是題中頌德二字。

此段感昔結楨，并候起居，是題中敘懷二字。

。。二句。一。。。感。慨。大。旨。

吹噓。白髮甘凋喪，青雲亦卷舒。原注：公頃奉使和蕃，應訝久於蜀也。鄒生耽湖橘，常餐占野蔬。十年嬰藥餌，萬里狎樵漁。揚子淹投閣，謂

惜曳裾。鄒陽傳：何王之門，不可曳長裾乎。但驚飛熠耀，詩：熠燿宵行。注：螢火也。不記改蟾蜍。張載詩：下車如昨日，蟾蜍四五圓。烟雨封巫峽，江淮略孟諸。二句槩言地勢。爾雅：十藪，宋有孟諸。郭璞注：在睢陽縣東北。略孟諸，言江淮之地，回略及於孟諸也。湯池雖險固，遼海尚填淤。通鑑：大曆三年六月，幽州兵馬使朱希彩與朱泚、朱滔共殺節度使李懷仙，自稱留後，朝廷不能制，故曰尚填淤也。努力輸肝膽，休煩獨起予。獨起予，以尚書新文言之。言尚書尚當以立功爲事，未可專留意於筆墨也。

朱鶴齡曰：按新舊書皆不立薛景仙傳。逆臣傳載代宗討史朝義，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請以勇士二萬椎鋒死賊。觀此詩滏口數語，則收京時，景仙嘗會師滏陽立功河北矣。舊書：至德元載十二月，秦州都督郭英乂代景仙爲鳳翔太守，而不言景仙遷轉何官。此云殊恩再直廬，豈景仙自鳳翔入，卽歷金吾羽林之職耶？史家闕軼甚多，可據此補之。又通鑑：廣德二年正月，吐蕃陷京師。既去，以太子賓客薛景仙爲南山五谷防禦使。景仙嘗官宮僚，故以應徐比之也。公與景仙俱扈從還京，景仙獨承恩侍直，官躋八座。賞從以下，雖云頌美，流落淹遲之感，實寓其中。

邵云：拗體高調，未許時手問津。

盧德水云：全首矯秀，無一點悲愁滯氣，讀去如竹枝樂府，七言律中散仙也。

獨坐

悲秋迴白首，倚杖背孤城。江斂洲渚（一作專於切，音諸。韻會：渚入六魚。）出，天虛風物清。滄溟恨衰謝，朱紱負平生。二句言出處兩無當也。仰羨黃昏鳥，投林逸翮輕。

暮歸

霜黃碧梧白鶴棲，顧注：白鶴棲是言暮色，不必棲於梧上。城上擊柝復烏啼。客子入門月皎皎，誰家搗練風凄凄。南渡桂水闕舟楫，桂水即謂湘水，注見下。北歸秦川多鼓鼙。通鑑：大曆三年八月，吐蕃復寇靈邠，京師戒嚴。年過半百不稱意，明日看雲還杖藜。浦注：結語見去志，此不久即有公安之行。

申鳧盟曰：作拗體詩，須有疏斜之致，不衫不履。如客子入門月皎皎，及落日更見漁樵人，語出天然，欲不拗不可得。而此一首律中帶古，傾欹錯落，尤爲入化。○首句黃碧白三字，看他安插頓放之妙。

江漢　仇注：杜詩言江漢有二：未出峽以前所謂江漢者，乃西漢之水注於涪江，如江漢忽同流，無由出江漢是也；既出峽以後，所謂江漢者，乃東流之水入於長江，如江漢思歸客，及江漢山重阻是也。

江漢思歸客，乾坤一腐儒。陳後山云：言乾坤之大，腐儒無所寄其身。片雲天共遠，亦取陶詩：萬族各有託，孤雲獨無依意。永夜月同孤。落日喻言暮景。心猶壯，秋風病欲蘇。古來存老馬，不必取長途。韓詩外傳：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，喟然歎曰：少盡其力，老棄其身，仁者不爲也。束帛贖之。公自傷爲國老臣而不見收恤，故云。舊注引韓非子未合。

趙汸曰：中四句情景混合入化。東坡詩：浮雲世事改，孤月此心明，亦同此意境。

胡元瑞曰：飛星過水白，落月動沙虛，吳均、何遜之精思；春色浮山外，天河宿殿陰，庾信、徐陵之妙境。碧瓦初寒外，金莖一氣旁，山河扶繡戶，日月近雕梁，高華秀傑，王、楊下風；冠冕通南極，文章落上台，詔從三殿出，碑到百蠻開，典重冠裳，沈、宋退舍。耕鑿安時論，衣冠與世同，在家常早起，憂國願年豐，寓神奇於古澹，儲、孟莫能爲前；片雲天共遠，永夜月同孤，落日心猶壯，秋風病欲蘇，含闊大於沈深，高、岑瞠乎其後。退朝花底散，歸院柳邊迷，花動朱樓雪，城凝碧樹烟，王右丞失其穠麗；地平江動蜀，天闊樹浮秦，日月低秦樹，乾坤繞漢宮，李太白遜其豪雄。至岸花飛送客，檣燕語留人，則錢、劉圓暢之祖；兩行秦樹直，萬點蜀山尖，則元、白平易之宗。兩邊山木合，終日子規啼，盧仝、馬異之渾成；山寒青兕叫，江晚白鷗饑，孟郊、李賀之瑰僻。

凍泉依細石，晴雪落長松，島、可幽微所從出；竹爐燒藥竈，花嶼讀書堂，籍、建淺顯所自來。雨抛金鎖甲，苔臥綠沈槍，義山之組織鮮新；圓荷浮小葉，細麥落輕花，用晦之推敲密切。杜集大成，五言律尤可見。

地隅

江漢山重阻，風雲地一隅。年年非故物，古詩：所遇無故物，安得不速老。處處是窮途。喪亂秦公子，謝靈運擬鄴中詩序：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孫，遭亂流寓，自傷情多。悲涼楚大夫。離騷序：屈原仕於懷王，爲三閭大夫。平生心已折，行路日荒蕪。

哭李尚書　之芳

漳濱與嵩里，注俱見十四卷。逝水竟同年。言生病死葬，皆在是年也。欲挂留徐劍，二句恍惚情深也。猶迴憶戴船。疑其未死注非。相知成白首，此別間黃泉。風雨嗟何及，詩序：風雨思君子也。江湖涕泫然！修文只復傷痛，白見纖綿。○前八敍交情，次四情其才，次

四悲其客死，末則總悼之也。

將管輅，修文郎注見十二卷。魏志：管輅謂弟辰曰：天與我才明，不與我年壽，後卒，年四十八。奉使失張騫。謂之芳曾奉使吐蕃。史閣行人在，承修文句 承奉使句 秋官有大行人、小行人。言其事當書之於史策也。詩家秀句傳。昭邱在荊南，注見十四卷。招魂素濛偏。之芳乃長安人，故云。客亭鞍馬絕，旅櫬網蟲懸。復魄昭邱遠，貞墓啓：樵蘇之刑，遠流於皇代。喉舌罷朝天。後漢書李固傳：北斗爲天之喉舌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。秋色凋春草，王孫若箇邊。唐宗室世系表：之芳蔣王惲之孫。沈佺期詩：京華若箇邊。若箇，唐人方言也。

部云：八句一氣，妙於言情。

○申涵盼云：二首挽詩絕調，三句哭及衆友，四句兼哭自己矣。

重題

滫泗一作灑。不能收，哭君餘白頭。兒童相識盡，宇宙此生浮。江雨銘旌溼，湖風井徑秋。蕪城賦：邊風起兮城上寒，井徑滅兮邱隴殘。注：九天爲井，遂上有徑。黃生注：井徑似指隧道，今形家目穴內爲金井。還瞻魏太子，賓客滅應劉。原注：公歷禮部尚書，薨於太子賓客。魏太子與吳質書：徐、陳、應、劉，一時俱逝。

哭李常侍嶧二首　鶴注：常侍當是卒於嶺南，歸葬長安，公逢於江漢間而哭之也。

一代風流盡，修文地下深。斯人不重見，將老失知音。

短日行梅嶺，言常侍之櫬自廣南而來。寒山落桂林。謝靈運詩：南州實炎德，桂木凌寒山。落桂林，喻哲人之萎也。

長安若箇伴，一作畔。猶想映貂金。常侍金蟬珥貂，詳十三卷。

青瑣陪雙入，承上長安，憶昔同宦。銅梁阻一辭。浦注：銅梁縣屬渝州。方公自蜀下夔時，李必嘗官於渝而缺於敍別。

江漢哭君時。次第尋書札，呼兒檢贈詩。第兒假對。發揮王子表，不愧史臣詞。漢書有王子侯表，李常侍必宗室，故云。言李之賢，無愧史筆。

舟中出江陵南浦，奉寄鄭少尹審　公自江陵移居公安，公安在江陵南九十里，故出南浦。鄭審時爲江陵少尹。

更欲投何處，飄然去此都。形骸原土木，用嵇康事，言不善周旋也。舟楫復江湖。社稷纏妖。突。入。慘。然。

李云：每至佳處，凄然欲涕，

而語仍橫放，雄氣逼人。

寄鄭只一句，語有含蓄。

氣，干戈送老儒。送字可傷。百年同棄物，萬國盡窮途。雨洗平沙淨，四句舟出南浦景天銜闊岸紆。鳴螿隨汎梗，爾雅注：蜺一名寒蜩，又名寒螿，似蟬而小，青赤。趙曰：螿得梗而託之，故隨泛梗而鳴。別燕起秋菰。二句即景雙關。棲託難安臥，饑寒迫向隅。四句申言所以去江陵之故說苑：今滿堂飲酒，有一人向隅而泣，則滿堂之人，皆不樂矣。寂寥相呴音煦。沫，莊子：魚相呴以溼，相濡以沫。浩蕩報恩珠。報恩珠，卽用昆明池事，注見前。浦注：言窮困如此，而相呴乏人，報恩無所，是以決然舍去耳。溟漲鯨波動，衡陽雁影徂。南征問懸榻，懸榻用徐穉事。公未至湖南前，本欲赴江西，故下有正解柴桑纜，及隱居欲就廬山遠等句。東逝想乘桴。南征蒙雁影，東逝蒙鯨波。二句言行踪無定，正起下斟酌意。濫竊商歌聽，呂覽：甯戚欲干齊桓公，叩牛角而疾商歌，桓公聞之，命後車載歸。時憂卞泣誅。韓非子：卞和得玉璞以獻楚王，王刖其足，乃抱璞而哭於荊山之下。二句言知己難逢。經過憶鄭驛，斟酌旅情孤。

移居公安山館

唐書：公安縣屬江陵府。仇注：此移居公安時途次所作。

南國晝多霧，北風天正寒。路危行木杪，身遠宿雲端。山鬼吹燈滅，廚人

杜晚年五古多類唐，惟七古格法窮極奇變，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。

沈云：杜詩每有此種接筆。

偏。惜。人。語。映襯。盤溪。

語夜闌，見廚人亦夜。叔。雞鳴問前館，世亂。敢求安。

醉歌行贈公安顏一有十字。少府，請顧八朱云：疑脫分字。題壁

神仙中人不易得，神仙用梅福事，顏爲尉故云。顏氏之子才孤標。天馬長鳴待駕馭，秋鷹整翮當雲霄。君不見東吳顧文學，客。佟云：眼。前人嘗謂不見突。君不見西漢杜陵老。元之甚。仇注：杜陵在西京，故曰西漢。詩家筆勢君不嫌，詞翰升堂爲君掃。詞謂己之詩，翰謂顧之筆。是日霜風凍七澤，子虛賦：楚有七澤，其小小者，名曰雲夢。烏蠻落照銜赤壁。烏蠻在西，赤壁在東，落照自西而映東也。酒酣耳熱忘頭白，感君意氣無所惜；一。句。總。結。爲歌行歌主客！

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

歐陽集古錄：唐呂諲表，元結撰，顧戒奢八分書。余謫夷陵過荊南，謁呂公祠堂見此碑。西溪叢語：呂公表前太子文學翰林待詔顧誠奢書。唐書：洪州豫章郡、吉州廬陵郡俱屬江西道採訪使，治洪州。

首敘顧君書法見重朝廷。

此段極沈鬱頓挫之致。

次言文學交情，始終無間。

中郎石經後，水經注：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求正定六經文字，靈帝許之。邕乃自書丹于碑，使工鐫刻，立太學門外。八分蓋憔悴。顧侯運鑪錘，筆力破餘地。昔在開元中，韓蔡同顯屭。音避戲。韓擇木蔡有鄰俱工分書。注見十五卷。西都賦：綴以二華，巨靈贔屭。注：贔屭作力之貌。玄宗妙其書，書苑：明皇好圖畫，工八分、章草。張說等獻詩，各賜賛褒美，自於綵牋上八分書之。是以數子至。御札早流傳，揄揚非造次。言御札精工，故知揄揚不爽。三人並入直，恩澤各不一。顧於韓蔡內，辨眼工小字。分日侍一作示。諸王，鉤深法更祕。文學與我遊，蕭疏外聲利。追隨二十載，浩蕩長安醉。高歌卿相宅，文翰飛省寺。此亦當兼己與顧言之。視我揚馬一作班間，白首不相棄。驊騮入窮巷，必脫黃金轡。上述長安之遊，下言在此相遇。一反覆，言自古升沉。不變。一作世。變。一作態。落人論朋友難，遲暮敢失墜。古來事反覆，類多顛倒。相見橫涕泗，嚮者玉珂人，誰是青雲器？五君詠：仲容青雲器，實稟生民秀。才盡傷形骸，一作體。言因老而才盡。病渴汚官位。故舊獨

以下方言顯適、洪吉。張上若曰：既戒以愼其所往，又教以進言天使，卹民選吏，末段囑以勿務苟得，先正其身，眞愛人以德之道。

結段以規友之直諒，並見愛民之眞懇，詩有此方非苟作。

依然，時危話顚躓。我甘多病老，（二句率上）子負憂世志。（搭下）胡爲困衣食，顏色少稱遂。

遠作辛苦行，順從衆多意。舟楫無根蒂，蛟鼉好爲祟。況兼水賊繁，特戒風飆駛。言變生不測。崩騰戎馬際，往往殺長吏。鶴注：大曆三年，商州兵馬使劉洽殺刺史殷仲卿，幽州兵馬使朱希彩殺節度使李懷仙，所謂殺長吏也。子干東諸侯，仇注：洪吉在荆州之東。勸勉無一作防。縱恣。邦以民爲本，魚饑費香餌。五略：香餌之下，必有懸魚。費香餌，言當厚施予以恤民也。請哀瘡痍深，告訴皇華使。舊唐書：大曆二年，魏少游爲洪州刺史兼江西觀察使。使臣精所擇，進德知歷試。惻隱誅求情，固應賢愚異。仇注：言觀察爲民擇官，必能進有德者而歷試之。蓋見誅求之困，而動惻隱之情，賢者固當異於庸愚也。烈士惡苟得，俊傑思自致。贈子猛虎行，陸機猛虎行：渴不飲盜泉水，熱不息惡木陰，惡木豈無枝，志士多苦心。欲其擇人相依也。出郊載酸鼻。

放筆爲直幹，抒寫淋漓，勢若江河之決。子美晚年五古，另有一種意境。

顧修遠云：連字言情淒惻，帶字寫景荒涼。

邵云：超脫。

官亭夕坐，戲簡顏十少府

南國調寒杵，庾信詩：南國女郎砧，調聲不用琴。西江浸日車。謂日影沈江也。客愁連蟋蟀，亭古帶蒹葭。不返青絲鞚，虛燒夜燭花。老翁須地主，須，待也。細細酌流霞。索飲於少府，故曰戲簡。

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 鈞

衛侯不易得，予病汝知之。雅量涵高遠，清襟照等夷。袁粲答王儉詩：老夫亦何寄，之子照清襟。生感意氣，少小愛文詞。江海由來合，風雲若有期。以上贈衛郎，下皆自敍。形容勞宇宙，質樸謝軒墀。自古幽人泣，承質樸句流年壯士悲。承形容句水烟通徑草，秋露接園葵。徑草園葵，移居之地也。入邑豺狼鬬，言城邑荒涼。傷弓鳥雀饑。白頭供宴語，烏几伴棲遲。見家無長物。交態遭輕薄，繳轉不易得意今朝豁所思。

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

逍遙公後世多賢，朱注：北史：周韋夐養高不仕，明帝號爲逍遙公。唐書：韋嗣立，中宗亦封爲逍遙公，韋氏九房，以夐後爲逍遙公房，嗣立後爲小逍遙公房。送爾維舟惜此筵。念我二字一作常讀。能書一作常能。數字至，囑其音問常通。將詩不必萬人傳。公詩多傷時語，故戒其勿傳。此句正言如韋之知公者少也。時危兵革甲。一作黃塵裏，日短江湖白髮前。古往今來皆涕淚，斷腸分手各風烟。仇注：言時逢兵革，老泛江湖，此景此情，乃古今所同悲者；況故人分手於風烟之際，能不爲之腸斷乎？四語層遞，意極慘悽。

公安縣懷古

野曠呂蒙營，寰宇記：公安縣有孱陵城。十三州志曰：吳大帝封呂蒙爲孱陵侯，即此地也。江深劉備城。荊州記：劉備敗於襄陽，南奔荊州，吳大帝推爲左將軍荊州牧鎮油口，即居此城。時人號備爲左公，故名其城公安也。寒天催日短，風浪與雲平。灑落君臣契，飛騰戰伐名。維舟倚前浦，長嘯一含情。公老而不遇，又時少良將，此其所以望古而興懷也。

申三四　申一〇二〇

李云：公晚年七律漸近自然，如此首之高渾，非老手不辦。

沈云：灑落二字，形得君臣魚水意思出。

宴王使君宅題二首　邵注：王必荊州人，閒居邑中者。

漢主追韓信，蒼生起謝安。語。含。吞。吐。吾徒自漂泊，世事各艱難。四句以閒居爲使君惜。逆旅招要近，他鄉思緒寬。不才甘朽質，高臥豈泥蟠？法言：龍蟠於泥。末二句見我則已矣，君亦長此廢棄耶，應轉首二句。

汎愛容霜鬢，留歡上夜關。一作卜夜閑。英華辨證：上夜關，蓋有投轄之意。按：韓翃宴吳王宅詩：稱壽爭離席，留歡輒上關，或即用此語。自吟詩送老，相對酒開顏。戎馬今何地？鄉園獨在山。一作舊。羨王有寧居也。江湖墮清月，

承霜鬢　承留歡

酩酊任扶還。我則無家可歸，惟有付之一醉而已。

呀鶻行　集外詩，見陳浩然本，又見文苑英華。呀，張口貌。浦注：此借呀鶻以自況也，與瘦馬行相類。

病鶻孤飛俗眼醜，每見江邊宿衰柳。清秋落日已側身，過雁歸鴉錯迴首。張潛注：側身，以病不能正立也。錯迴首，尚畏之也。緊腦雄姿迷所向，疏翮稀毛不可狀。彊神非舊作迷，非。從仇本。復

李云：極宴娛心，意戚戚何所迫，高人胸次，咄咄在臺端矣。

正與布帆客子同一行逕。

皂雕前，俊才早在蒼鷹上。風濤颯颯寒山陰，熊羆欲蟄龍蛇深。念爾此時有一擲，失聲濺血非其心。一擲，一擊也。失聲，以病無聲也。濺血，以病傷損流血也。言當此深冬，正搏擊之時，而甘以病廢，非其本心也。

公詩每善於景中寓悄。

送覃二判官　浦注：覃二必是歸京，故送別而致戀闕之思也。

先帝弓劍遠，牛宏隋文帝頌：慕深考妣，哀纏弓劍。小臣餘此生。蹉跎病江漢，不復謁承明。曹植詩：謁帝承明廬。餞爾白頭日，永懷丹鳳城。遲遲戀屈宋，渺渺臥荊衡。魂斷航舸居何切。失，天寒沙水清。肺肝若稍愈，亦上赤霄行。

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，余下沔鄂　晉肅，李賀之父，見韓文諱辨。唐書：沔州漢陽郡、鄂州江夏郡俱屬江南西道，後併沔州入鄂州。朱注：按公是年冬發公安，至岳陽，而題云下沔鄂詩，又云：正解柴桑纜，蓋公是詩欲由沔鄂東下，後不果，乃之岳陽耳。

正解柴桑纜，通典：尋陽縣南楚城驛，即漢柴桑縣。一統志：今在九江府城南。仍看蜀道行。檣烏相背發，塞雁一

行。鳴。南紀連銅柱，趙曰：南紀江漢也，下沔鄂所經。按：銅柱在交趾，於地爲極南，故云連銅柱。西江接錦城。憑將百錢卜，漂泊問君平。舊注：嚴君平賣卜成都，日得百錢，則閉肆下簾。

留別公安大易沙門

後漢郊祀志：沙門，漢言息心。剃髮出家，絕情洗慾，而歸於無爲也。大易蓋詩僧。

隱居欲就廬山遠，公前有大覺高僧蘭若詩：巫山不見廬山遠，豈即欲就此人耶？麗藻初逢休上人。湯惠休，注見二卷。數問舟航留製作，大易蓋有贈詩。長開篋笥擬心神。沙村白雪仍含凍，江縣紅梅已放春。先踏鑪峰置蘭若，徐飛錫杖出風塵。蘭若注見十七卷。時公欲往廬山，故言當先置寺於彼，以待大易之來也。

久客

羈旅知交態，淹留見俗情。衰顏聊自哂，小吏最相輕。去國哀王粲，傷時又不覺高自位置哭賈生。狐狸何足道，豺虎正縱橫。漢孫寶傳：豺狼橫道，不宜復問狐狸。

冬深　仇注：此當係發公安後作，今姑以類編。

花葉惟（二句用倒插）舊作隨，複下，從仇本。天意，謂霞狀變化，如花如葉。呈現。（承次句。）也。寒水各依痕。

曉發公安　原注：數月憩息此縣。陸游入蜀記：公移居公安詩云：水烟通徑草，秋露接園葵。而留別大易云：白雪仍含凍，紅梅已放春。則是以秋至此縣，暮冬始去也。

江溪共石根。早霞（承首句。）隨類影，趙曰：言其變態不常，隨所類之影而難招楚客魂。風濤暮不穩，捨棹宿誰門？

北城（曉字）擊柝復欲罷，東方明星亦不遲。鄰雞野哭如昨日，物色生態能幾時？江湖遠適無前期。謂不知何時可以駐足。出門轉盼已陳跡，藥餌扶吾隨所之。

王右仲云：搖曳脫灑，七律之變，至此而極妙，亦至此而極眞，皆山谷所云：不煩繩削而自合者。

發劉郎浦　江陵圖經：劉郎浦在石首縣，先主納吳女處。趙曰：公自公安縣往岳州，故經劉郎浦，浦在公安之下。

邵云：疏老，亦拗體之佳者。

蔣云：亂離漂泊之餘，若感若悟，眞堪泣下。

邵云：幽細。

掛帆早發劉郎浦，疾風颯颯暗亭午。舟中無日不沙塵，岸上空村盡豺虎。
十日北風未迴，客行歲晚尤相催。白頭厭伴漁人宿，黃帽青鞋歸去來。

別董頲　黃曰：詩云：逆浪開帆難，蓋董泝漢水而之鄧也。又云：老夫纜亦解，公是時將適潭州，乃大曆三年冬作。

窮冬急風水，逆浪開帆難。士子甘旨闕，不知道里寒。有求彼樂土，南適小長安。光武紀：戰於小長安。注：續漢書：淯陽縣有小長安聚，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。別我舟楫去，覺君衣裳單。素聞趙公節，趙公，鄧州守也。兼盡賓主歡。已結門閭望，無令霜雪殘。朱注：董因闕甘旨而謁趙公，故用倚門倚閭事，勸其早歸以慰慈母之望也。老夫纜亦解，脫粟朝未餐。飄蕩兵甲際，幾時懷抱寬。漢陽頗寧靜，峴首試考槃。當念著皂帽，采薇青雲端。峴山在襄陽，與鄧州相近，公素有居襄陽之志，故因董適鄧而及之。言我亦將道漢陽登峴首爲終隱計，子當念我之采薇於雲端也。

覺字見休戚相關意。

夜聞觱篥　樂府雜錄：觱篥者，本龜茲國樂，亦名悲栗；以竹爲管，以蘆爲首，其聲悲栗，有類於笳也。

夜聞觱篥滄江上，衰年側耳情所嚮。鄰舟一聽多感傷，塞曲三更欷悲壯。胡笳有入塞出塞曲。積雪飛霜此夜寒，孤燈急管復風奔。一作湍。君知天地干戈滿，不見江湖行路難。舊注：君知干戈滿地，獨不見行路之難乎，乃更吹此以助人悲傷也。

歲晏行

歲云暮矣多北風，瀟湘洞庭白雪中。漁父天寒網罟凍，莫徭射雁鳴桑弓。隋地理志：長沙郡雜有夷蜑，名曰莫徭，自言其先祖有功，常免征役，故以爲名。禮記：桑弧蓬矢，以射四方。去年米貴闕軍食，朱注：舊唐書：大曆二年十月，減京官職田三分之一充軍糧。又十一月，率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。此詩作於三年之冬，故云去年米貴闕軍食也。今年米賤大傷農。漁徭農玉項戔得　高馬達官厭酒肉，錯落變化　此輩杼柚茅茨空。楚人重魚不重鳥，風俗通：吳楚之人，嗜魚鹽不重禽獸之肉。汝休枉殺南飛

李云：結處忽轉忽宕，如泣如訴。

邵云：似雜似複，正得歌謠之遺。

仇云：魚鳥承漁父莫徭，租庸承農夫杼柚，此皆迫於官賦者。帶出一事，正見在上者不恤民困，以至驅

為奸利而不止也。

忽變出壯語，亦因向南觸起。

鴻。況聞處處鬻男女，割恩忍愛還租庸。舊唐書：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，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。往日用錢捉私鑄，今許鉛鐵和青銅。舊唐書：天寶數載之後，富商奸人漸收好錢，潛往江淮之南，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，假託私用。鵝眼、鐵錫、古文、綖環之類，每貫重不過三四觔。刻泥爲之最易得，刻泥爲之，以泥爲錢模也。好惡不合長相蒙。萬國城頭盡吹角，此曲哀悲何時終？浦注：賦重由於軍興，結語乃一篇歸宿。

泊岳陽城下　岳陽卽岳州，在天岳山之陽，故名。唐書：岳州巴陵郡屬江南西道。

江國踰千里，山城近一作僅。百層。岸風翻夕浪，岸風謂城下迴風，是泊舟景。舟雪灑寒燈。留滯才難盡，李云：只此十字寫岳陽之妙。艱危氣益增。城有吞吐烟漪之妙。圖南未可料，變化有鵬鵬。莊子：鵬化爲鵬，而後乃今圖南。

纜船苦風，戲題四韻，奉簡鄭十三判官　泛

楚岸朔風疾，天寒鶺鴒呼。西都賦：鳥則鶺鴒，汎浮往來。爾雅：蒼鷹，鴰。羅願爾雅翼云：蒼鷹，其色蒼如鷹也，一名鴰鹿。本草：狀如鶴而頂無丹，兩

頰紅。漲沙霾草樹，漲沙，謂沙如漲也。舞雪渡江湖。仇注：沙霾雪渡，皆風狂所致。吹帽時時落，維舟日日孤。因聲置驛外，因聲猶云寄語。爲覓酒家壚。司馬相如傳：文君當壚。顏師古注：賣酒之處，累土爲壚，以居酒甕，非溫酒之爐。

王阮亭云：元氣渾淪，不可湊泊，高立雲霄，縱懷身世。寫洞庭只兩句，雄跨今古。下只寫情，方不似後人泛詠洞庭詩也。

登岳陽樓　岳陽風土記：城西門門樓也，下瞰洞庭，景物寬闊。

昔聞洞庭水，今上岳陽樓。劉須溪云：氣壓百代，爲五言雄渾之絕。吳楚東南坼，朱注：坼，地裂也。史記趙世家：地坼東西百三十步。顧注：湖在吳之南，楚之東。乾坤日夜浮。董斯張曰：或疑洞庭楚地，何遠及於吳？考荊州記：君山在洞庭湖中，上有道通吳之包山。今吳之太湖亦有洞庭山，以潛通君山，故得名。或疑乾坤日夜浮有似詠海。考水經注：洞庭湖廣圓五百里，日月若出沒其中。山浮於水中。方知杜句所云，皆是緊切洞庭，一語移動不得。又拾遺記：洞庭

戎馬關山北，憑軒涕泗流。俞犀月云：次聯是登樓所見，寫得開闊；頸聯是登樓所感，寫得黯淡；正於開闊處見得俯仰一身，淒然欲絕。○唐庚子西文錄：嘗過岳陽樓，觀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，其氣象閎放，涵蓄深遠，殆與洞庭爭雄。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，極其筆力，終不能逮。○方虛谷云：公此詩同時，惟孟浩然足以相敵。嘗登岳陽樓，左序毯門壁間大書孟詩，右書杜詩，後人不能復題。劉長卿云：疊浪

親朋無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

浮元氣，中流沒太陽，
世不甚傳，他可知矣。

陪裴使君登岳陽樓　裴使君，岳陽守也。

湖闊兼雲霧，樓孤屬晚晴。樓在城西門，正當夕照。
書郎，出爲宣城太守。雪岸叢梅發，春泥百草生。禮加徐孺子，詩接謝宣城。謝朓傳：除祕書丞未拜，仍轉中
見而問之。招魂：獻歲發春兮，汩吾南征。敢違漁父問，從此更南征。楚辭：屈原既放，遊於江潭，漁父

發白馬潭　一統志：岳州巴陵縣有白馬磯。

水生春纜沒，日出野船開。宿鳥行。音杭。猶去，叢花笑不來。張湞注：岸上花若望舟而笑，然我舟自行，不
能招之使來也。人人傷白首，處處接金杯。莫道新知要，言與我切也。南征且未迴。

南征

春岸桃花水，雲帆楓樹林。 徐生長避地，適遠更霑襟。 老病南征日，君恩北望心。 百年歌自苦，未見有知音。

劉須溪云：此等不忍再讀。

歸夢

道路時通塞，時方用兵，故道路或通或塞。 江山日寂寥。 徐生惟一老，伐叛已三朝。謂玄、肅、代。雨。承次句。急青楓暮，雲深黑水遙。禹貢：黑水、西河維雍州。傳曰：東據華山之南，西距黑水。仇注：青楓在楚，黑水在秦，乃夢中恍惚之境。 夢魂歸未得，不用楚辭招。黃生注：五六即魂來楓林青，魂返關塞黑意，七八即老魂招不得，歸路恐長迷意。

過南岳入洞庭湖

鶴注：此大曆四年正月，自岳陽之潭州時作。唐書：潭州湘潭縣有衡山。山海經注：長沙巴陵縣西有洞庭陂，潛伏通江。浦注：南岳更在洞庭之南，舊注以爲過而後入，於詩義圖經兩俱背戾。不知過者，將然之事，詩意蓋謂欲過南岳，乃先入湖也。

洪波忽爭道，直入老筆紛披。岸轉異江湖。岳陽風土記：鼎、澧、沅、湘合諸蠻黔南之水，匯於洞庭，至巴陵與荊江合。 鄂渚分雲樹，楚辭：乘鄂

渚而返顧兮。九州記：鄂今武昌是。浦注：上句言也。孫權自公安徙此，改曰武昌。衡山引舳。音逐。艫。說文：舳，舟尾，艫，舟前也。浦注：上句言渚故曰分，斯遊將抵衡山故曰引。

老人當春益倦，故云。壤童犁雨雪，四句寫入湖漁屋架泥塗。景也。翠牙穿裛蔣，春裛，香襲衣也。碧節吐寒蒲。病渴身何去，春生力更無。

悠悠回赤壁，四句借弔古趙注作波瀾即暗遞下注：赤壁在夏口之東，武昌之西。浩浩感時意略蒼梧。帝子留遺憾，曹公屈壯圖。二句分承，與此二湖中景。

出瞿唐峽詩：神女峯娟妙四句同格。聖朝光御極，殘孽駐艱虞。謂河北諸降將。才淑隨廝養，任昉集：肇允才淑。漢蒯通傳：隨廝養之役者，失萬乘之權。名賢隱鍛鑪。用嵇康事，注見一卷。四句言時方用武，故儒術不尊也。邵平元入漢，張翰後歸吳。莫。怪啼痕數，危檣逐夜烏。言邵張皆歸隱故鄉，而己獨漂泊無依，時帶啼痕，不足怪也。

宿青草湖

元和郡國志：巴邱湖又名青草湖，在巴陵縣南七十九里。名勝志：湖北連洞庭，南接瀟湘，每夏秋水泛，與洞庭爲一。水涸，此湖先乾，青草生焉，故名。

洞庭猶在目，青草續爲名。宿槳依農事，湖中多種田依泊而宿，亦所以備盜。郵籤報水程。郵籤，謂驛

館漏。寒冰爭倚薄，雲月遞微明。湖雁雙雙起，人來故北征。歎己之未能北歸也。

結處思鄉，意極蘊籍。

宿白沙驛　原注：初過湖南五里。朱注：按湘中記云：白沙如霜雪，驛或以此名。

水宿仍餘照，人烟復此亭。驛邊沙舊白，湖外草新青。萬象皆春氣，孤槎自客星。隨波無限月，的的近南溟。的的明月的的寒潭中。莊子：南溟者，天池也。

將云：首二句寫出洞庭無際，不見人烟之恐。

湘夫人祠　山海經：洞庭之山，帝之二女居之。水經注：太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，世謂之黃陵廟。大舜之陟方也，二妃從征，沒於湘江，神遊洞庭之淵，出入瀟湘之浦，民爲立祠水側焉。方輿勝覽：黃陵廟在潭州湘陰北九十里。

黃白山云：三四本屬荒涼，語轉濃麗，亦義山之祖。

肅肅湘妃廟，空牆碧水春。蟲書玉佩蘚，燕舞翠帷塵。晚泊登汀樹，微馨惜一作香蘋。渚蘋。言欲借渚蘋以表。已薦馨之意。蒼梧恨不盡，染淚在叢筠。注見三卷。結亦寓思君意。

祠南夕望

邵云：幽秀。○王阮亭云：何仲默詩多學子美此種。

首述漂零之故。

此段书古興懷，極其悲壯。

百丈牽江色，仇注：舟行上水，故用百丈。孤舟泛日斜。興來猶杖屨，目斷更雲沙。山鬼迷。何。云。春竹，楚辭山鬼篇：余處幽。致。篁兮，終不見天。湘娥倚暮花。郭璞江賦：協靈爽於湘娥。湘娥卽湘妃也。

恍惚杳冥的是夕望神。二。句

嗟！張綖注：如此清絕之地，徒爲遷客羈人之所歷，此萬古所以長嗟也。結語極有含蓄，正見己與屈原同一情懷。

上水遣懷　趙子櫟譜：自岳之潭之衡爲上水，自衡回潭爲下水。

我衰太平時，身病戎馬後。邵。云。十。字。傷。心。仇注：太平指天寶以前，戎馬指至德以後。蹭蹬多拙爲，安得不皓首？驅馳四海內，童稚日餬口。但遇新少年，少逢舊親友。低顏下色地，故人知善誘。後生血氣豪，舉動見老醜。四句卽所謂舊識能爲態，新知已暗疏也。窮。迫。可。哭。挫。曩。懷，常如中風走。朱浮與彭寵書：伯通獨中風狂走，自捐盛時。一紀出西蜀，朱注：公以乾元元年冬離長安自隴入蜀，至大曆四年在湖南，凡十二年。於今向南斗。孤舟亂春華，暮。苦。況。鵠。語。暮齒依蒲柳。冥冥九疑葬，山海經：九疑山舜所葬，在長沙零陵界中。聖者骨已朽。

蹉跎陶唐人，謂不及生聖代也。鞭撻日月久。公慈恩寺詩：羲和鞭白日。鞭撻，猶驅逐也。中間屈賈輩，讒毀竟自取。此苟切。鬱沒一作悒。二悲魂，蕭條猶在否？岩岑清湘石，逆行雜林藪。仇注：水中石露則舟經險，岸多林藪則路易迷。篙工密逞巧，氣若酣杯酒。謳歌互激越，一作遠。回斡明一作相。受授。朱注：回斡，回旋斡轉其船也。船之首尾相呼，以求水脈，謂之受授。善知應觸類，各藉穎脫手。古來經濟才，何事獨罕有！言即此操舟若神，推之凡事，莫不皆然。蒼蒼衆色晚，熊掛玄蛇吼。詩義疏：熊能攀援上高樹，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。黃羆在樹顛，爾雅：羆如熊，黃白文。正爲羣虎守。柳宗元熊說：鹿畏貙，貙畏虎，虎畏熊。詳詩意正言熊升樹而伺虎也。張湞注：熊蛇喻盜賊強梁，羆爲虎守，又見奸惡互相吞噬意。羸骸將何適，履險顏益厚。庶與達者論，吞聲混瑕垢。結。處。應。轉。起。段。左傳：瑾瑜匿瑕，國君含垢。

此段即事感觸，乃上水正文。

末復即景喻世亂，而歸之混俗以遣懷。○蔣云：所謂如中風者，亦佯狂之意歟，正堪與屈賈共一哭。

仇滄柱云：公初入蜀，則曰：故人供祿米。在梓閬，則曰：窮途仗友生。再還蜀，則曰：客身逢故舊。初到夔，則曰：諸侯數賜金。至此，則親朋絕少，旅況益艱，卒至死於道路。故曰：自古詩人之窮，未有如子美者。

遣遇　謂因所遇以自遣也。

磬折辭主人，（首二句）莊子漁父篇：夫放情事可想子曲腰磬折。開帆駕洪濤。春水滿南國，朱崖雲日高。舟子廢寢食，飄風爭所操。（逗出心事）我行匪利涉，謝爾從者勞。石間采蕨女，鬻市（一作菜）輸官曹。丈夫死百役，暮返空村號。聞見事略同，（聞是平日，見是當下。）刻剝及錐刀。貴人豈不仁，視汝如莠蒿！（以下極唱歎之致）索錢多門戶，喪亂紛嗷嗷。奈何黠吏徒，漁奪成逋逃。自喜遂生理，花時甘縕袍。

解憂　上水得脫危險而作。

減米散同舟，路難思共濟。向來雲濤盤，（趙曰：雲濤之間盤轉未出，方言所謂盤灘也。舊注以雲濤盤爲灘名，恐屬附會。）衆力亦不細。（仇注：散米本期濟衆，而遇險終藉其力，此溯從前之事。）呀坑（一作吭。）瞥眼過，（西都賦：呀周池而成淵。趙曰：呀坑者，淤坑如口之呀開者也。蔡李云：筆力高，故所揮如意。）

張云：乘風駕浪，舟人晝夜爭利，實有此景。又云：賊盜皆從聚斂起，而下之貪縱，又從上好貨來。古今積弊，數語道盡。

曰：呀吭乃灘口也。飛檣本無蒂。得失瞬息間，致遠宜恐泥。渡坑雖免風波，而涉遠尙恐泥滯，此慮將來之事。百慮、後四、推開說、是學問中視安危，分明曩賢計。言視安如危，乃前語然自起脫賢慮患深遠之道。茲理庶可廣，拳拳期勿替。

宿鑿石浦　郤注：鑿石浦在今長沙府湘潭縣西。趙子櫟譜：發潭州，泝湘，宿鑿石浦，過津口，次空靈岸，宿花石戍，過衡山。

早宿賓從勞，言以早宿故勞賓從之過訪。仲春江山麗。飄風過無時，舟檝敢不繫。音計。迴塘澹暮色，日沒衆星嘒。詩：嘒彼小星。注：嘒，微貌。闕月殊未生，禮記：月三五而盈，三五而闕。仇注：初三之月，爲哉生明。闕未生，必初二也。青燈死分翳。燈死無光，故分夜色之陰翳。張潛云：燈光爲風掩抑也。窮途多俊異，亂世少恩惠。郤夫亦放蕩，草草頻年一作卒。歲。斯文憂患餘，聖哲垂彖繫。音係。

妙語不嫌其直。

早行

李子德云：忽發高言。郤無理障。○結語自負不淺，安得僅以詩人目之。

蔣云：首四句，一團早行中恍惚光景，眼前語自覺微妙。

歌哭俱在曉，行邁有期程。孤舟似昨日，聞見同一聲。飛鳥散一作數。求食，潛魚何一作亦。獨驚？朱注：下詩又云：白魚困密網，黃鳥喧嘉音。亦因楚人重魚不重鳥，故網罟獨密耳。碧藻非不茂，高帆終日征。干戈異揖讓，崩迫關一作開。其情。任昉表：無任崩迫之情。言人之避干戈，一如魚之畏網罟。今碧藻可娛，而征帆不能留玩，正以世亂方殷，中懷崩迫，故不免觸物關情耳。

過津口 仇注：當在衡山相近處。

南岳自茲近，湘流東逝深。和風引桂楫，春日漲雲岑。漲，謂日光浮於雲上。回首過津口，而多楓樹林。白魚困密網，黃鳥喧嘉音。物微限通塞，惻隱仁者心。朱注：言魚困鳥喧，物之通塞雖異，仁者則常懷惻隱之心焉。

巽餘不盡酒，膝有無聲琴。晉書：陶潛常蓄無絃琴一張。聖賢兩寂寞，眇眇獨開襟。登樓賦：向北風而開襟。

王右仲云：公在窮途，遇風平舟利，便自怡神，知其胸中無俗物矣。

次空靈岸　蔡曰：空靈當作空舲，刀筆誤耳。一統志：空舲岸在湘潭縣西一百六十里。

沄沄逆素浪，長楊賦：沄沄沸渭。落落展清眺。幸有舟機遲，得盡所歷妙。空靈霞石峻，張載賦：霞石駁落。朱注：按湘中記：湘中下見底，石子如樗蒲，白沙若霜雪，赤崖若朝霞。前詩朱崖雲日高，此詩空靈霞石峻，皆用記中語也。楓栝隱奔峭。書疏：栝，木名，柏葉松身。青春猶無私，白日亦偏照。黃生注：峭壁隱天，故有白日偏照之語。可使營吾居，終焉託長嘯。毒瘴未足憂，兵戈滿邊徼。浦注：如幽薊河湟皆是。言南方雖多炎瘴，猶勝北地兵爭也。嚮者留遺恨，留遺恨，恨未盡山水之勝也。恥爲達人誚。迴帆覬賞延，潘尼詩：迴帆轉高岸，歷日得延賞。佳處領其要。

午辭空靈岑，夕得花石戍。一統志：唐書：潭州長沙有湓口、花石二戍。岸疏開闢水，木雜古今樹。水經注：湘水又北逕三石山，東山枕側，湘川北郎三

邵云：舟行佳境，妙寫得出。李云：水色山光，情性有得，故一語道破，讀書當如是矣。

將云：岸疏開闢水，即浩浩

自古古意，自發人曠思遐感。

石水口也。水北有三石戍，戍城爲二水之會。地蒸南風盛，春熱西日暮。四序本平分，氣候何迴互。（公每於敍中發議）茫茫天地間，理亂豈恆數？朱注：言地蒸春熱，寒暑平分之氣，猶回互不齊，何怪理亂之無常數耶。繫舟盤藤輪，浦注：輪疑即轉水之具，即下文所謂農器也。盤藤，謂久廢而藤盤其上。杖策古樵路。罷人不在村，言皆逃亡。野圃泉自注。柴扉雖蕪沒，農器尚牢固。山東殘餘也。逆氣，謂河北諸降將。吳楚守王度。言叛地免累，而順土厚斂也。誰能叩君門，下令減征賦。朱注：按唐史大曆四年三月，遣御史稅商錢。時必吳楚爲甚，故末語云然。

早發　浦注：此因匆匆早發，而爲奔逐謀生之歎。

有求常百慮，斯文亦吾病。以茲朋故多，窮老驅馳併。浦注：起四自明難合之故。有求百慮，即末四句意。緣身繫斯文，不肯爲脂韋之態，所以朋舊雖多，而馳驅不止也。早行篙師怠，席掛風不正。篙師怠，正見迫促欲行。風不正，謂冒險放船也。昔人戒垂堂，今則奚奔命？左傳：罷於奔命。濤翻黑蛟躍，是。早。江。景。日出黃霧映。煩促瘴豈侵，頹

倚睡未醒。僕夫問盥櫛，暮顏靦青鏡。隨意簪葛巾，仰慙林花盛。側聞夜來寇，幸喜囊中淨。艱危作遠客，干請傷直性。薇蕨餓首陽，粟馬資歷聘。

舊注：蘇秦張儀歷聘六國，諸侯皆以粟馬迎之。賤子欲適音的。從，疑誤此二柄。二柄，采薇及歷聘也。韓非子有二柄篇，借用其字。言欲如夷齊抗節而甚難，欲效儀秦逢世而不可，去就之際，眞靡所適從矣。

次晚洲

何遜詩：晚洲阻共入。
杜臆：洲在湘潭。

參錯雲石稠，陂陀風濤壯。爾雅注：陂陀，不平也。陂音皮。晚洲適知名，秀色固異狀。棹經垂猿把，身在度鳥上。陰鏗詩：度鳥息危檣。二句言春水漲而船行高也。擺浪散帙妨，危沙折花當。杜臆：以當對妨，乃便當之當。謂花發沙前，舟近折之爲便也。舊注以花當爲花根，誤。張遠注：孔德紹詩：逆浪取花難，可以反證。

羈離暫愉悅，羸老反惆悵。中原未解兵，吾得終疏放。恐不能安於棲隱也。

張云：每於險阻中出此妙語。
邵云：干請傷直性，五字眞情苦語，千古同悲。

湖南紀行詩，較蜀道詩刻鍊少遜，則年力衰壯之異。而中多名言，一味老氣境界，又自不同。○浦二田云：秦州詩多即景生情，此多撫時感事。蓋涉歷愈久，則悲歎愈多。

野望

納納乾坤大，裴遜之詩：納納江海深。納納，包容貌。行行郡國遙。雲山兼五嶺，元和郡國志：晉懷帝分荆州湘中諸郡置湘州，南以五嶺爲限，北以洞庭爲界。隋平陳，改潭州，取昭潭爲名也。裴淵廣州記：大庾、始安、臨賀、桂陽、揭陽爲五嶺。風壤帶三苗。書傳：三苗之國，左洞庭，右彭蠡。潭州圖經：州爲三苗國之南境。野樹侵江闊，春蒲長雪消。扁舟空老去，無補聖明朝。

入喬口

原注：長沙北界。一統志：喬口鎮在長沙府城西北九十里。

漠漠舊京遠，遲遲歸路賒。殘年傍水國，落日對春華。杜臆：句亦涉桑榆之感。樹蜜早蜂亂，朱注：按本草有石蜜木蜜。陶隱居曰：木蜜懸樹枝作之，色青白，樹蜜即木蜜也。夢弼引古今注非是。江泥輕燕斜。賈生亦去國之人，故近長沙而益覺悽惻也。賈生骨已朽，悽惻。近長沙。

李二：中二聯有遠近之分，語語是野望，移動不得。顧修遠曰：末句抱負甚大，感慨甚深。

黃白山云：結語如見神色慘沮之意。

銅官渚守風　水經注：湘水右岸，銅官浦出焉。方輿勝覽：舊志：楚鑄錢處。一統志：銅官渚在長沙府城北六十里。

不夜楚帆落，避風湘渚間。水耕先浸草，春火更燒山。漢武詔：江南之地，火耕水耨。應劭曰：燒草下水種稻，草與稻俱生，高七八寸，因悉芟去。復下水灌之，草死稻獨長，所謂火耕水耨。早泊雲物晦，逆行波浪慳。慳，謂沮滯難行也。飛來雙白鶴，過去杳難攀。末句守風之悶可想。

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　元和郡國志：岳麓山在長沙縣西南，隔湘江六里。方輿勝覽：又名靈麓峯，乃岳山七十二峯之數。自湘西古渡登岸，夾徑喬松，泉澗盤繞，諸峯疊秀，下瞰湘江。岳麓寺在山上，百餘級乃至，下有李邕麓山寺碑。又云：道林寺在岳麓之下，距善化縣八里。

玉泉之南麓山殊，隋煬帝集：開皇十二年，智顗禪師至荊州湘立玉泉寺。朱注：寺在麓山之北，所謂玉泉之南麓山殊也。道林林壑爭盤紆。二句言寺之綿亘高廣。岳陽風土記：赤沙湖在華容縣南，夏秋水漲，與洞庭湖通。一統志：赤沙湖在洞庭之西，涸時惟見赤沙耳。五月寒風冷佛骨，山深故（奇句）夏寒。六時天樂朝香爐。阿彌陀經：極樂土常作天樂，晝夜六時，天雨曼陀羅華。

地靈步步雪山草，姚察遊明慶寺詩：地靈居五淨，山幽寂四禪。楞嚴經：雪山大力白牛，食其山中肥膩香草，其糞微細，可和合旃檀。僧寶人人滄海珠。起信論：一眞如是性，名佛寶；二眞如有執持義，名法寶；三眞如有和合義，名僧寶。譬喻經：王舍國人欲作寺，錢不足，入海得名寶珠。王洙注：滄海珠，言性圓明而無瑕類。塔刹通級。宮牆壯麗敵，香一作石。廚松道清涼俱。香廚，香積廚也。維摩經：上方有國，佛號香積如來，以一鉢盛香飯，恆飽衆生。蓮池一作花。交響共命鳥，阿彌陀經：極樂國土有七寶池，池中蓮花大如車輪，又有伽陵頻伽共命之鳥，晝夜六時，出和雅音。寶藏經：雪山有鳥，一身二頭，識神各異，同共報命，曰共命。金牓雙迴三足烏。言金牓照耀，日烏爲之迴光也。方丈涉海費時節，一片鋪紋中插人頓宕文勢方不徑直天台賦：涉海則有方丈、蓬萊。玄圃尋河知有無？張騫傳贊：禹本紀言河出崑崙。自騫使大夏之後，窮河源，惡睹所謂崑崙者乎。玄圃卽崑崙。暮年且喜經行近，春日兼蒙暄暖扶。飄然斑白身奚適？傍此烟霞茅可誅。言方丈、玄圃恍惚難到，不若此地之近而可居也。桃源人家易去聲。制度，言構廬便易。橘洲田土仍膏腴。寰宇記：橘洲在長沙縣西南四里，江中時有大水，洲渚皆沒，此洲獨存。湘中記：諺云：昭潭無底橘洲浮。潭府邑中甚淳古，唐書：潭州長沙郡屬江南西道，爲中都督府。太守庭內不喧呼。四句兼述風土民俗之美。昔逢衰世

皆晦跡，謂古人之避世者。今幸樂國養微軀。依止老宿亦未晚，富貴功名焉足圖。久爲謝客尋幽慣，異苑：靈運生於會稽，其家以子孫難得，送於錢塘杜明師養之，十五方還，故曰客兒。宋書：謝靈運爲永嘉太守，性好山水，肆意遊遨。嘗於南山伐木開徑，直至臨海。細學周舊作何誤。顒兒與孤。周顒注見十卷。一重一掩吾肺腑，仇注：一重一掩，言山容稠疊。山鳥山花吾友于。一作共。宋公放逐曾題壁，原注：之問也。宋之問傳：睿宗立，詔流欽州。朱注：欽州屬嶺南，宋必道經長沙，故有詩題寺壁。按：宋之問集有高山引：攀雲窈窕兮上躋懸峯，長路浩浩兮此去何從？水一曲兮腸一曲，山一重兮悲一重。松檟邈已遠，友于何日逢？況滿室兮童稚，攢衆慮於心胸。天高難訴兮遠負明德，卻望咸京兮揮涕龍鍾。公詩多用其語，疑此即放逐題壁之詩。楊用修謂宋詩今已失傳，非也。物色分留待。一作。與老夫。

邵子湘云：排比綿麗，子美七古，此又爲變調，蓋永叔子瞻之濫觴也。○前半述二寺之勝，後半思欲結廬終老。一氣抒寫，如珠走盤，所謂文如翻水成，初不用意爲者，足以見公詩境之愈老而愈熟。

清明二首

上排聊備一體，元白頗祖其風調。

朝來新火起新烟，舊注：唐制，清明日賜百官新火。湖色春光淨客船。首句見時，次句見地。繡羽銜一作衝。花他自得，鮑照芙蓉賦：曜繡羽以晨過。紅顏騎竹我無緣。世說：桓溫少時與殷浩共騎竹馬。胡童結束還難有，仇注：楚雜苗蠻，故有胡童之服。楚女腰肢亦可憐。漢章帝紀：馬廖引傳曰：楚王好細腰，宮中多餓死。不見定王城舊處，漢書：長沙定王發以孝景前二年立，二十八年薨。水經注：高祖封吳芮爲長沙王，城卽芮築。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爲王，都此。長懷賈傅井依然。盛宏之荆州記：湘州南市之東，有賈誼宅，宅中有井，上斂下大，狀似壺，卽誼所穿也。井旁有局脚食牀，可容一人坐，形制甚古。虛霑周舉爲寒食，後漢周舉傳：舉遷幷州刺史。舊俗以介子推焚骸，至其亡月，咸言神靈。士民每一月寒食，莫敢烟爨，老小不堪，歲多死者。舉作書置子推廟，言去火殘損民命，非賢者之意。以宣示愚民，於是風俗頗革。鄴中記：幷州俗，冬至後一百五日，爲子推斷火，冷食三日。實藉君平賣卜錢。二句言火禁雖開，而囊空足患也。

此身飄泊苦西東，右臂偏枯半耳聾。匯右臂枯寂寂繫舟雙下淚，悠悠伏枕左書空。鐘鼎山林各天性，濁醪麤飯任吾年。

十年蹴鞠將雛遠，漢藝文志：蹴鞠二十五篇。注：鞠以韋爲之，實以物，蹴蹋爲戲樂也。宗懍歲時記：寒食有打毬、鞦韆、施鉤之戲。打毬，卽蹴鞠也。萬里鞦

劉夢得嘉話賞此末二句，以爲不可及。

韉習俗同。古今藝術圖：以綵繩懸木立架，士女坐立其上推引之，謂之鞦韆。一云當作千秋，本出漢宮祝壽詞，後人倒讀，又易其字爲鞦韆耳。旅雁上雲歸紫塞，家人鑽火用青楓。春取榆柳之火，用青楓，亦見異俗。秦城樓閣烟一作鶯花裏，漢主山河錦繡中。春去。一作風。春來洞庭闊，白蘋愁殺白頭翁。

前首從湖南風景敍起，說到自家；後首從自家老病說起，結到湖南，亦見迴環章法。

發潭州

夜醉長沙酒，曉行湘水春。岸花飛送客，檣燕語留人。魏道輔詩話：子美潭州詩岸花飛送客二句，以興喪亂之際，人無將迎，曾不若岸花檣燕也。賈傅才未有，褚公書絕倫。唐書：褚遂良工隸楷，高宗時爲右僕射，諫立武昭儀爲后，左遷潭州都督。名高前後事，回首一傷神。

洪仲曰：三四託物見人，五六借人形己，俱於言外寓意，俱見含蓄。

劉須溪云：使晚唐諸人作北風詩，形容蹙縮，定不爾有豪意。

胡夏客曰：末二寫舟行有興。

前半完題，後半又作因敗爲功想。

北風　原注：新康江口，信宿方行。冰經注：晉改益陽曰新康。仇注：公自潭之衡，於北風爲順，故喜而有作。

春生南國瘴，氣待北風蘇。向晚霾殘日，初宵鼓大鑪。爽攜卑溼地，賈誼傳：長沙卑。拔字特警。溼。聲拔洞庭湖。萬里魚龍伏，此正寫風勢。三更鳥獸呼。滌除貪破浪，愁絕付摧枯。

北魏杜弼檄文：摧枯朽者易爲力。此言大風拔木，亦姑聽之而已。執熱沈沈在，凌寒往往須。且知寬病肺，不敢恨危途。再宿煩舟子，此避風之事。衰容問僕夫。熱解病蘇，衰容當有起色也。今晨非盛怒，風賦：盛怒於土囊之口。便道卽長驅。末言風緩舟行也。隱几看帆席，雲山湧坐隅。

雙楓浦　方輿勝覽：青楓浦在潭州瀏陽縣。名勝志：縣有八景，楓浦漁樵其一。

輟棹青楓浦，雙楓舊已摧。自驚衰謝力，寫意中語妙。不道棟梁材。浦注：言我則成老朽耳，不料大材亦然也。浪足浮紗帽，浮紗帽，言浪之高也。上句言浦，下句言楓，仇注太鑿。皮須截錦苔。錦苔，楓皮有苔蘚，斑駁如錦也。江邊地有主，暫

借上天迴。趙曰：末語用乘槎事。朱注：按異苑：烏傷陳氏女未醮，著履徑上大楓樹巔，了無危怖，舉手辭訣家人而去。飄颻輕越，移時乃沒。暫借上天迴，當卽用楓樹事也。

詠懷二首

人生貴是男，列子：榮啓期曰：男尊女卑，故以男爲貴，吾旣得爲男，是二樂也。丈夫重天機。莊子：嗜欲深者天機淺。公詩：出處各天機。謂當任其自然也。未達善一身，得志行所爲。嗟予竟轗軻，將老逢艱危！胡夔逼神器，逆節同所歸。指附賊者。河洛化爲血，公侯一作卿。草間啼。西京復陷沒，翠蓋蒙塵飛。萬姓悲赤子，謂如赤子之悲號。兩宮棄紫微。謂玄肅出奔。倏忽向二紀，奸雄多是非。又統言諸叛亂之徒。本朝再樹立，未及貞觀時。日給在軍儲，上官督有司。高賢迫形勢，豈暇相扶持。疲茶苟懷策，棲屑無所施。北史裴駿傳：駿從弟安祖，人勸其仕進。安祖曰：高尚之事，非敢庶幾，但京師遼遠，實增於棲屑耳。此注向未引及。言軍興賦重，時賢不能扶持邦本，公有其心而權又不屬也。先王朱云：疑作先皇。實罪己，肅宗卽位後，以寇孽未平，屢下罪己之詔。愁痛正爲

四句總挈兩章大意，以下總言欲濟時而不能，當藏身以遠去也。○意思鬱結，故詩體亦復如之。此章追述世亂，見所以不能得志行所爲處。

茲。歲月不我與，蹉跎病於斯。夜看酆城氣，回首蛟龍池。謂壯心不已。齒髮已自料，意深陳苦詞。

邦危壞法則，聖遠益愁慕。飄颻桂水遊，朱注：元和郡國志：桂江一名灕水，經臨桂縣東。按：灕水與湘水同出今桂林府興安縣海陽山，灕南流而湘北流，灕水又名桂水。公時未嘗至桂林，而此云：飄颻桂水遊；他詩又云：桂江流向北，滿眼送波濤；蓋湘水自臨桂而來，亦得稱桂水也。悵望蒼梧暮。山海經注：長沙、零陵，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。潛魚不銜鉤，文賦：若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。走鹿無反顧。二句言物亦知見幾遠害。皦皦幽曠心，拳拳異平素。陶潛傳：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，拳拳向鄉里小兒。衣食相拘閡，同礙。朋知限流寓。以己之避難奔走，不得遂平生幽曠之志，曾潛魚走鹿之不若也。風濤上春沙，十里浸江樹。逆行少吉日，時節空復度。時方值清明。井竈任塵埃，舟航煩數具。牽纏加老病，瑣細隘俗務。萬古一死生，胡爲足名數。足名數，言求足於名數也。多憂汚桃源，謂有愧於桃源中人，欲往從而恐汚之也。揣計泥去聲。銅柱。按衡州亦有吳

孚子德云：與萬古一骸骨二句參看，彼曠此悲。

邵云：杜子美暮年思爲嶺南之遊也，亦總是無聊寄託。此章專敘行蹤，見猶思以未達善一身處。

起筆典重。

程普所建銅柱，非必馬援所立。未辭炎瘴毒，擺落跋涉懼。虎狼窺中原，焉得所歷住。葛洪及許靖，避世常此路。葛洪爲句漏令，後止羅浮山。蜀許靖傳：孫策渡江，走交州以避其難。靖至交州，太守士燮厚相敬待。王朗與靖書曰：足下周遊江湖，以暨南海，歷觀夷俗，可謂至矣。賢愚誠等差，賢愚謂許葛及己。自愛各馳騖。贏瘠且如何？魄奪鍼灸屢。皇甫謐有鍼灸經。擁滯僮僕慵，稽留篙師怒。終當掛帆席，天意難告訴。南爲祝融客，南方其神祝融。勉強親杖屨。結託老人星，羅浮展衰步。茅君內傳：羅浮之洞，周圍五百里，名爲朱明曜眞之天。

望岳

水經注：衡山，山海經謂之岣嶁山，南岳也。山下有舜廟，南有祝融冢。徐靈期南岳記：南岳周回八百里，回雁爲首，岳麓爲足。浦注：衡山在潭州之南，衡州之北。

南岳配朱鳥，漢天文志：南宮朱鳥權衡。精爲朱鳥。湘中記：度應權衡，位值離宮，故曰衡山。秩禮自百王。欻吸領地靈，欻吸，猶言神異恍惚之意。鴻洞半炎方。淮南子：鴻濛涬洞，莫知其門。言山形綿亘數百里。邦家用祀典，在德非馨香。巡狩何寂寥！有虞今則亡。舜典：五月南巡狩，至於南岳。汩吾隘世網，行邁越瀟湘。渴。

何云：寫望字參差變變之極。

王右仲云：散風如飛霜，說得神靈颯然。以祝岳作結，并帶憂時意。

日絕壁出，渴日，猶渴虹之渴。蔣云：深山少日，絕壁最高，故日照其上，日影倒映水中，如飲水然，故曰渴。漾舟清光旁。水經注：衡山東川，自長沙至此，江湘七百里中，有九向九背，故漁歌曰：帆隨湘轉，望衡九面。拾遺記：皇娥歌曰：乘桴輕漾著日旁。祝融五峯尊，峯峯次低昂。紫蓋獨不朝，爭長業相望。長沙記：衡山軒翔，聳拔九千餘丈，尊卑參次七十二峯，最大者五：芙蓉、紫蓋、石廩、天柱、祝融爲最高。樹萱錄：岳之諸峯皆朝於祝融，獨紫蓋一峯，勢轉東去。恭聞魏夫人，羣仙亦翱翔。南岳魏夫人傳：夫人名華存，字賢安，晉司徒魏舒之女，適南陽劉文。幼而好道，味眞耽玄。忽太極眞人授以黃庭內景經，令晝夜存念，遂得冥心齋靜，眞靈累感。凡在世八十三年，以晉成帝咸和九年，托劍化形而去。詣上清宮玉闕之下，諸眞君授夫人玉札金文，位爲紫虛元君，領上眞司命南岳夫人，比。有時五峯氣，散風如飛霜。牽迫限修途，未暇杖崇岡。杖崇岡，言策杖崇岡也。歸贊我皇。牲璧忽衰俗，神其思降祥。因山有神祠，故以降祥祈之，與起秩禮語相應。

鍾伯敬云：岱宗、喬岳若着山水清妙語與景狀奇壯語，便是一邱一壑，文人登臨眼孔。此詩靈光縹緲，意度肅穆，有郊壇登歌氣象，恰與題稱，自是大手筆不同。○黃白山云：衡華岱皆有望

岳詩：岱以小天下立意，華以問眞源立意，衡以修祀典立意，指趣各別，此作尤見本領。文士無其學，儒者無其才，固當獨有千古。

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

唐書：衡州衡陽郡屬江南西道。朱注：李勉自江西觀察使入爲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。大曆三年十月，拜廣州刺史，充嶺南節度使。

此詩應是四年春作。

斧鉞下青冥，樓船過洞庭。盧注：時嶺南節度使李勉自北至南，故南斗應避之。日月籠中鳥，乾坤水上萍。日之長，但如籠鳥；乾坤之大，止作浮萍。南斗避文星。仇注：文昌本在北斗宮，李州朱濟時叛，朝廷遣勉討之。北風隨爽氣，南方卑溼，借。此言救時意。

二句卽自述垂老飄零之狀。方回。王孫丈人行，叶音項。垂老見飄零。

云：日月年年也，乾坤處處也。

酬郭十五判官

受○唐詩紀事：郭受大曆間爲衡陽判官，此詩當是自衡將回潭時作。末二句蓋和詩而兼以贈別也。舊注俱未明。

才微歲老尙虛名，臥病江湖春復生。藥裏關心詩總廢，花枝照眼句還成。

藥裏承臥病，花枝承春生。只同燕石能星隕，韓非子：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，藏之以爲大寶，周客聞而觀焉，掩口笑曰：此燕石也，與瓦甓等。左傳：隕石於宋五，

李云：冠冕沈雄，足與偉人相副。

結句不說出望援，意高。

王西樵云：輕便。開南宋以後詩派。

隕星也。自得隋一作隨。珠覺夜明。搜神記：隋侯出行，見大蛇被傷中斷，使人以藥封之。歲餘蛇銜明珠以報，珠盈徑寸，夜有光明，可以燭室。燕石喻己之詩，隋珠喻郭之詩也。喬口橘洲風浪促，喬口橘洲注俱見前。繫帆何惜片時程。言此去歸帆甚便，特以知己相逢，不能無戀戀耳。

仇滄柱云：集中酬答諸詩，皆據來詩和意，語無泛設。如此章首句酬舊德，次句酬江湖，三四酬新詩春興，五六酬衡陽紙價，七八酬天闊風濤及蓮葉操舟，逐句酬答，卻能一氣貫注，所以爲佳。

附

杜員外垂示詩因作此寄上

郭受

新詩海內流傳遍，舊德朝中一作中屬望勞。郡邑地卑饒霧雨，江湖天闊足風濤。松醪酒熟旁看醉，蓮葉舟輕自學操。邵注：蓮葉，小舟也。太乙眞人乘蓮葉舟。春興不知凡幾首，衡陽紙價頓能高。世說：庾闡作揚都賦成，人競傳寫，都下爲之紙貴。

回棹

黃曰：舊編大曆五年作。然詩中不言臧玠之變，當是四年至衡州畏熱，復回棹欲歸襄陽不果而竟留於潭也。

宿昔試安命，自私猶畏天。勞生繫一物，趙注：勞生之人，不免繫着一物，即前詩所云衣食相拘閡也。爲客費

多年。仇注：起四作自咎語。言素知安於義命，故雖欲自營身計，終不敢枉道以徇人；今以謀生之故而奔走道途，深愧其不能安命矣。衡岳江湖大，蒸池疫癘偏。元和郡國志：衡陽城東傍湘江，北背蒸水。寰宇記云：其氣如蒸。巾拂那關眼，瓶罌易滿船。張湄注：巾拂所以修容，在舟中放曠，故不復用之，惟多飲酒以解愁耳。火雲滋垢膩，溱音東。雨裛沈綿。爾雅：溱雨，乃夏日暴雨。言晴雨皆帶鬱蒸也。強飯蓐添滑，端居茗續煎。蓐羹性寒，茗飲解熱。清思漢水上，涼憶峴山巔。順浪翻堪倚，自衡回潭爲下水，故曰順浪。迴帆又省牽。吾家碑不昧，晉書：杜預平吳後，刻二碑紀績，一立萬山之上，一沈萬山下潭中，曰：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？王氏井依然。王粲井注見八卷。短椽。灌園曾取適，高士傳：陳仲子辭楚相，與其妻爲人灌園。遊寺可終焉。南史：梁劉慧斐嘗遊匡山，遂有終焉之志，因居東林寺，於山北構園一所，號離垢園。遂性同漁父，成名異魯連。趙曰：滄浪漁父隱不求名，仲連卻秦軍下燕城，雖不受封，猶爲取名者，故曰異魯連。篙師、句、結、出、回、棹、意、煩爾送，朱夏及寒泉。

杜詩鏡銓卷二十

大曆中，公居湖南欲北還作。

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

裴虬也。浯溪觀唐賢題名：裴虬字深源，大曆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，道州刺史。通典：唐侍御史號爲臺端，他人稱之曰端公。

從宴敘起。

白日照舟師，朱旗散廣川。朱注：舟師朱旗，謂迎候儀從。羣公餞南伯，道州在南方，故曰南伯。肅肅秩初筵。鄙人奉末眷，佩服自早年。義均骨肉地，懷抱罄所宣。盛名富事業，指裴。無取愧高賢。自指。不以喪亂嬰，保愛金石堅。謂交情如舊也。計拙百寮下，百寮，謂候送者。氣蘇君子前。會合苦不久，哀樂本相纏。交遊颯向盡，宿昔浩茫然。促觴激萬慮，掩抑淚潺湲。熱雲集曛黑，缺月未生天。白團爲我破，張云二句寫白團，出三伏宴飲之苦詩：逶迤搖白團。團扇也。何遜

此段敘交情。

此段惜別。

以勉裴結。

首敘舊誼，因稱韋之賢。

華燭蟠長烟。鵖鶻催明星，朱注：鵖鶻，二鳥名，鵖卽鶺鴒。注已見前。鶻乃鶻鳴。月令：仲冬之月，鶻鳴不鳴。注：求旦之鳥也。解袂從此旋。上請減兵甲，下請安井田。永念病渴老，附書遠山巔。道州先經西原蠻寇掠，元結爲守，稍安戢。裴繼元之後，故以裁兵安農告之，此當時靖亂之要道也。

哭韋大夫之晉

見文苑英華。

浦注：之晉爲湖南觀察，大曆四年自衡遷潭，時蓋卒於潭也。前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詩，見十八卷。朱注：之晉在湖南加御史大夫，常袞撰制，

悽愴郇瑕邑，一作地。左傳：晉人謀去故絳，諸大夫曰：必居郇瑕氏之地。一統志：在今平陽府猗氏縣。叩禮數，文律早周旋。言弱冠之時得交韋大夫於晉地。臺閣黃圖裏，江總賦：覽黃圖之棟宇。蓋指昔在京師時。簪裾紫蓋邊。句指今在湖南，紫蓋乃南岳。峯之大者，嶽跨潭衡之間。尊榮眞不忝，端雅獨翛然。韋想以風度勝。貢喜音容間，謂公向與韋蹤跡相睽。馮招疾病纏。左思詠史：馮公豈不偉，白首不見招。南過駭倉卒，謂今至潭哭韋。北思悄聯綿。思昔

此段敘韋殁而喜其有後。

此段因哭韋於喪次，故記其所見。

末段自傷，兼惜韋之難繼也。

在北相聚。鵬鳥長沙諱，犀牛蜀郡憐。華陽國志：秦李冰爲蜀郡太守，作五犀牛以厭水精，蜀人慕之，名其里爲犀牛里。公在夔送韋詩：峽內憶行春。韋蓋先爲蜀中太守。素車猶慟哭，後漢書：范式字巨卿，少與張劭爲友，劭死，式夢而赴焉。劭葬日，其母望見素車白馬，號哭而來，曰：必巨卿也。寶劍欲高懸。漢道中興盛，韋經亞相傳。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爲相，故曰亞相。此言韋有令子。城府深朱夏，江湖眇霽天。綺樓關樹頂，古詩：西北有高樓，交疏結綺窗。飛旐泛堂前。承江湖句邵注：旐，銘旌也。寡婦賦：飛旐翩以啓路。帟音繹。幕旋風燕，王融曲水詩序：帟幕高懸。釋名：帟，小幕也，在上曰帟。茄簫咽一作急。暮蟬。興殘虛白室，憤賦：棄虛白之室，歸長夜之臺。跡斷孝廉船。用張憑事。韋想曾訪公於舟次，故云。童孺交游盡，喧卑俗事牽。老來多涕淚，情在強詩篇。誰繼方隅理，盧思道集：內靖方隅，外康庶績。朝難將帥權。春秋褒貶例，名器重雙全。左傳：惟名與器，不可以假人。名以德言，器以位言，雙全謂德不愧其位也。韋時充湖南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等使，故曰將帥權。

江閣臥病，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

客子庖廚薄，江樓枕席清。衰年病祇瘦，長夏想爲情。滑喜一作憶。雕菰飯，香聞錦帶羹。朱注：錦帶，卽蓴絲也。本草作蒓，或謂之錦帶，生湖南者最美。溜匙兼煖腹，誰欲致杯罌。顧注：溜匙總承飯羹，乃己所自有；煖腹指酒兼致盃罌，則有望於兩侍御也。

潭州送韋員外詔牧韶州韶州屬嶺南道。

炎海韶州牧，風流漢署郎。分符先令望，承一同舍有輝光。公與韋同官員外郎。白首多年疾，秋天昨夜涼。仇注：想是立秋次日。洞庭無過雁，書疏莫相忘。

附

潭州留別杜員外院長

韋迢

江畔長沙驛，相逢纜客船。大名詩獨步，小郡海西偏。地溼愁飛鵬，謂杜在潭。天炎畏跕鳶。謂己往韶，注見十六卷。去留俱失意，把臂共潸然！

何云：此種詩淡而有味。

韋詩亦佳。

酬韋韶州見寄

養拙江湖外，朝廷記憶疏。深慙長者轍，重得故人書。白髮絲難理，新詩錦不如。雖無南過雁，看取北來魚。

李子德云：養拙句答故人湖外客，朝廷句答白首尚爲郎。次聯上句敍前，下句重寄。五六又分頂上二聯。結正答韋末句。結搆最密，而詞意能寬然有餘。

蔡曰：答韋無南雁之句，蓋謂雁不過衡陽而瀟湘北流也。

附

早發湘潭寄杜員外院長　韋詔

北風昨夜雨，江上早來涼。楚岫千峰翠，湘潭一葉黃。故人湖外客，白首尚爲郎。相憶無南雁，何時有報章。

樓上

天地空搔首，頻抽白玉簪。皇輿三極北，仇注：地有四極，皇輿在東西南之北，故云。特借用易經三極字。身事五

李云：語淡而雄，雄而悲，於

湖南。戀闕勞肝肺，論（承四）一作掄。材愧杞柟。（承三）亂離難自救，救人更無望矣。終是老湘潭。

千秋節有感二首　舊書玄宗紀：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，上以降誕日宴百僚於花萼樓下，百寮表請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，天下諸州咸令宴樂，休假三日，仍編爲令。通鑑：仍又移社日就千秋節。

自罷千秋節，頻傷八月來。先朝嘗宴會，壯觀已塵埃。鳳紀編生日，鳳紀注見二卷。龍池塹劫灰。龍池乃王氣所鍾，今亦蕪沒也。劫灰注見十六卷。湘川新涕淚，秦樹遠樓臺。寶鏡羣臣得，玉海：舊紀：玄宗以千秋節賜四品以上金鏡珠囊，又有賜羣臣鏡詩。金吾萬國迴。言禁軍不復侍衞，故散而回萬國也。後漢百官志：執金吾緹騎二百人。應劭注：執金革以禦非常，吾猶禦也。亦以玄宗改羽林軍爲龍武軍，故云。二句亦分今昔之感。衢尊不重飲，淮南子：聖人之道，其猶中衢而置樽。耶。過者斟酌，多少不同，各得其所宜。白首獨餘哀。

此見大家身分。

仇云：首章敘崩後節日，乃傷今思昔之懷。

次章敘生前節日，乃樂極悲

御氣雲樓敞，含風綵仗高。仙人張內樂，注見十七卷。王母獻宮桃。漢武內傳：王母命侍女索桃七枚，大

來之感。○李云：正於華郁處見其蒼涼：初唐人慣用此法。

張云：言竭奢淫於他年，實開禍端於今日。二句追溯亂源，意極悲慨，而語復含蓄。

首段先敘交情。

次記支率錢米事。

如鴨子形，色正青，以四枚啗帝，自食其三。指貴妃諸姨等饋食。羅襪紅蕖豔，洛神賦：凌波微步，羅襪生塵。金羈白雪毛。曹植詩：白馬飾金羈。

舞階銜壽酒，通鑑：明皇敎舞馬百匹，銜杯上壽。走索背秋毫。西京賦：跳丸劍之揮霍，走索上而相逢。通典注：舞絙者，兩妓女各從一頭上對舞，行於繩上相逢，比肩而不傾。此言兩人背走索上，不爽秋毫也。唐實錄：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，御廣運樓宴羣臣，奏九部樂，內出舞人繩技，班賜有差。聖主他年貴，言以驕盈召亂。邊心此日勞。桂江流向北，滿眼送波濤。

奉贈盧五丈參謀琚 原注：時丈人使自江陵，在長沙待恩旨先支率錢米。朱注：唐書：元帥副元帥府有行軍參謀，關豫軍中機密。盧蓋江陵帥府參謀也。

恭惟同自出，自出注見十九卷。同自出，蓋參謀之母，與公母皆崔氏也。妙選異高標。世說：李元禮高自標持。言非徒高聲氣也。入幕知孫楚，孫楚注見二卷。披襟得鄭僑。王僧孺序：道合神遇，投分披襟。左傳：季札聘鄭，見子產如舊相識。丈人藉才地，門閥冠雲霄。老矣逢迎拙，相於契託饒。相於注見十六卷。賜錢傾府待，府謂長沙。爭米駐船遙。朱注：時必有長沙錢米應輸江陵者，盧爲之請旨支給本郡。言不能多給鄰邦者，實以民心焦嗷故也。鄰好艱難薄，毗心杼柚焦。客星空伴。

此記長沙相遇，亦承客星句下。

此以盡職勉盧，仍跟次段意。

末惜別而自敘己懷。

使。客星自謂，恨不能贊成其美。寒水不成潮。句借言民困莫蘇意。素髮乾垂領，銀章破在腰。謂隨身魚袋。說詩能累夜，醉酒或連朝。藻翰惟牽率，謝曛答靈運詩：亦此老自負語。幸率酬嘉藻。湖山合動搖。即太白詩興酣落筆搖五岳意。時清非造次，興盡卻蕭條。天。邵。云。十。字。古。今。同。慨。子多恩澤，蒼生轉寂寥。休傳鹿是馬，史記：趙高持鹿獻於二世曰：馬也。句言無逞虛詞以罔上。莫信鵬如鴞。鵬鳥賦序：鵬似鴞，不祥鳥也。句謂毋任奸吏以虐民。朱注：時盧待恩旨，公恐其奉行未至，故以此戒之。未解依依袂，還斟泛泛瓢。周禮：酒有五齊，一曰泛齊。注：泛者成而浮澤泛泛然。酒德頌：操觚飲瓢。流年疲蟋蟀，詩：蟋蟀在堂，歲聿其莫。體物幸鷦鷯。張華有鷦鷯賦。張湛注：體物謂曲體物理，一枝可以自安。孤負滄洲願，誰云晚見招？晚見招，即用馮唐事。二句言己處不成處，出不成出，只可以救世事業望之盧公耳。

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　集外詩，見陳浩然本，又見文苑英華。朱注：按唐制，僕射下宰相一等。時蓋劉之主將加此官，而劉爲其屬也。按僕射當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，劉判官括馬至此，公與相晤而贈之。

梁公四句申儉省艱虞，以茲四句申從事征伐。

聞道南行市駿馬，不限匹數軍中須。襄陽幕府天下異，唐書：襄州襄陽郡，山南東道節度所治。主將儉省憂艱虞。祇收壯健勝聲平。鐵甲，豈因格鬬求龍駒。而今西北自反胡，騏驎蕩盡一匹無。盧注：唐先時張萬歲、王毛仲養馬蕃息，自祿山陰選善馬驅歸范陽，馬政遂廢。龍媒眞種在帝都，子孫未落東南隅。浦注：以外無龍種曉之，亦以尊王室而抑藩服也。四句總言馬之難市。江湖凡馬多顛頡，連凡馬多不易得又跌進一層衣冠往往乘蹇驢。梁公富貴於身疏，號令明白人安向非從事備征伐，君肯辛苦越江居。俸錢時散士子盡，府庫不爲驕豪虛。朱注：史稱崇義以地褊兵少，法令最治，折節遇士，自振襄漢間。所稱正與此合。以茲報主寸心赤，氣卻西戎迴北狄。羅網羣馬藉藉馬多，邵云滯澀句意在驅除出金帛。劉侯奉使光推擇，滔滔才略滄溟窄。杜陵老翁秋繫船，扶病相識長沙驛。強梳白髮提胡盧，盛酒、張、云、客、邊、最器。手把菊花路旁摘。九州兵革浩茫茫，三歎聚散當重陽。

當杯對客忍流涕，不覺老夫神內傷。

浦二田云：考史廣德初，梁崇義從來瑱鎮襄陽，瑱誅，自立爲留後，代宗不能討，因拜山南東道節度使。至德宗建中二年，卒以拒命爲李希烈所誅。則崇義臣節已失，括馬豈無異志，此詩蓋以諷也。前半語語似爲辨白，正語語消其異情。結處曰兵革茫茫，曰對客神傷，意中正有欲言而不可明言者在。

重送劉十弟判官

分源豕韋派，左傳：晉蔡墨曰：陶唐氏既衰，其後有劉累，學擾龍於豢龍氏，事孔甲，以更豕韋之後。言劉與杜同出陶唐之後也。別浦雁賓秋。月令：季秋之月，鴻雁來賓。年事推兄忝，劉孝標書：年事遒盡，容髮衰謝。人才覺弟優。經過辨酆劍，意氣逐吳鉤。

垂翅徒衰老，後漢馮異傳：始雖垂翅回谿，終能奮翼澠池。先鞭不滯留。劉琨書：常恐祖生，先吾着鞭。本支淩歲晚，淩，猶遇字意。高義豁窮愁。他日臨江待，長沙舊驛樓。祝其回時復相會也。

登舟將適漢陽　浦注：此仍欲歸襄漢，與回棹詩同旨，亦欲行而未果之作也。

李云：塞雁有春秋之期，檣烏乃終歲不息，其所感深矣。

邵云：四句一氣，甚足情致。

春宅棄汝去，朱注：公以四年二月到潭，因居焉，故曰春宅。秋帆催客歸。庭蔬猶在眼，浦浪已吹衣。生理飄蕩拙，有心遲暮違。中原戎馬盛，遠道素書稀。塞雁與時集，檣烏終歲飛。鹿門自此往，永息漢陰機。莊子：漢陰丈人曰：有機械者必有機事，有機事者必有機心。

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朱注：公追酬高蜀州人日詩序有昭州敬使君超先，當即其人也。唐書：揚州廣陵郡屬淮南道。

相見各頭白，其如離別何？幾年一會面，今日復悲歌！少長樂難得，四句合說歲寒心匪他。歲寒謂年暮。氣纏霜匣滿，冰置玉壺多。蔣云：所謂慷慨激烈，肝腸如雪也。遭亂實漂泊，四句分說自謂。濟時曾琢磨。指敬。形容吾較老，膽力爾誰過。

秋晚岳增翠，李云一岩便佳。風高湖湧波。鸞騰訪知己，淮海莫蹉跎。書：淮海維揚州。

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覲省

五換段，六悲已，二句補寫晚秋景，自有寓意。

首段完題。

佳士欣相識，慈顏慰遠遊。甘從投轄飲（蔡貞帶一句），投轄事注見十九卷。肯作致書郵。世說：殷浩爲豫章太守，將附書百許函悉擲水中，曰：沈者自沈，浮者自浮，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。黃生注：前有送侍御四舅之澧朗詩，疑卽致書於此人也。高鳥黃雲暮，古樂府：黃雲暮四合，高鳥各分飛，寄語遠遊子，月圓胡不歸。寒蟬碧樹秋。湖南冬不雪，吾病得淹留。末二句卽書中語，強作好懷以慰家人也。

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尙書靈櫬歸上都二十四韻

盧爲公祖母族，韋尙書卽之晉。

素幕渡江遠，朱幡登陸微。鶴注：朱幡指部曲候送之旗幡。登陸微，謂不及生時顯赫也。悲鳴駟馬顧，失涕萬人揮。末。參佐哭辭畢，門闌誰送歸？從公伏事久，之子俊才稀。長路更執紼，禮記：助喪者必執紼。左傳注：紼，輓索也。此心猶倒衣。感恩義不小，懷舊禮無違。言侍御感韋舊恩，故護櫬而歸。墓待龍驤詔，二句牽上龍驤搭下。龍驤注見十四卷。臺迎獬豸威。舊唐書輿服志：法冠一名獬豸冠。以鐵爲柱，其上施珠兩枚，爲獬豸之形，左右御史臺服之。深衷見士則，世說：陳仲擧言爲士則，行爲世範。雅論在兵機。戎狄乘妖氣，塵沙落禁闈。指前吐蕃陷京事。往年

中段以直諫勉盧，皆歸朝後事。

末敘別情，有黯然魂消之致。

朝謁斷，他日掃除非。謂用程元振、魚朝恩輩。但促銅壺箭，陸陲漏刻銘：銅史司刻，金徒抱箭。休添玉帳旗。動詢黃閣老，肯慮白登圍。漢匈奴傳：高帝至平城，冒頓縱精兵三十萬，圍帝於白登七日。括地志：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，東北三十里有白登山，山上有臺。萬姓瘡痍合，謂既有吐蕃，復有藩鎮。羣兇嗜慾肥。兇破殄。刺規多諫諍，端拱自光輝。儉約前王體，風流後代希。言當希法前王也。孔融書：羣採原之論。對歆同揚。期特達，衰朽再芳菲。朱注：戎狄至此，皆感歎時事。但促銅壺箭，休添玉帳旗，言天子但當早朝勤政，無事添兵苑中，即復愁詩由來貔虎士，不滿鳳凰城意也。動詢黃閣老，肯慮白登圍，言執政大臣不以主辱爲憂也。羣兇嗜慾肥，言河北諸降將也。刺規以下，言當納諫諍，希儉約，以圖上理，即前不過行儉德，盜賊本王臣，及借問懸車守，何如儉德臨意。上云往年朝謁斷，下云衰朽再芳菲，歎己之不得歸朝而期侍御以此入對也。

空裏愁書字，山中疾采薇。撥杯要平聲。忽罷，杜臆：撥杯，謂撥棄不飲。抱被宿何依。眼冷看征蓋，兒扶立釣磯。清霜洞庭葉，故就別時飛。楚詞：洞庭波兮木葉下。

蔣弱六云：草野孤忠，借題發意，眞摯動人乃爾。

即詩成泣鬼神意，寫殷殷留金石聲之妙，尤入神境。

蘇大侍御渙，靜者也，旅於江側，不交州府之客，人事都絕久矣。肩輿江浦，忽訪老夫舟楫，而已（閻若璩曰：當作已而。）茶酒內，余請誦近詩，肯吟數首，才力素壯，辭句動人。接對明日，憶其湧思雷出，書篋几杖之外，殷殷留金石聲，賦八韻記異，亦見老夫傾倒於蘇至矣（黃鶴本題作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，）

以此題爲序。朱注：題云八韻，而詩止七韻，疑八字誤，或詩脫一聯。唐藝文志：蘇渙詩一卷。渙少喜剽盜，善用白弩，巴蜀商人苦之，號白跖，以比莊蹻。後折節讀書，進士及第，湖南崔瓘辟從事。瓘遇害，渙走交廣，與哥舒晃反，伏誅。南部新書：渙有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帥李公。唐人謂渙詩長於諷刺，得陳拾遺一鱗半甲。

龐公不浪出，蘇氏今有之。再聞誦新作，突過黃初詩。（黃初七子，魏文帝時詩人。）乾坤幾反覆，揚馬宜同時。今晨清鏡中，勝食齋房芝。（齋房芝注見十四卷。）余髮喜卻變，白間生（奇絕。）黑絲。朱注：言聞蘇所誦詩，勝於餐芝引。昨夜舟火滅，湘娥簾外悲。百靈未敢散，風年，故對鏡而覺白髮之變黑也。

破。一作。浪。寒江遲。浦注：前夜必風浪昏黑，故有末四句。

盧德水云：杜先請蘇渙誦詩，又賦詩贈渙，眞傾倒於蘇至矣。及考蘇之爲人，起手結局，幾於龍蛇起陸。子美既目爲靜者，又目爲白起，繩尺原自井然。其不交州府，而獨肩輿訪杜，其人固卓詭而具心眼者，子美所以記異也。

暮秋枉裴道州手札，率爾遣興，寄遞近呈蘇渙侍御

久客多枉友朋書，素書一月凡一束。虛名但豪寒暄問，泛愛不救溝壑辱。

古。今。同。慨。

齒落未是無心人，舌存恥作窮途哭。

二。句。萬。千。心。事。亦。自。見。身。分。

札適復至，紙長要自三過讀。盈把那須滄海珠，入懷本倚崑山玉。

史記：張儀爲楚相笞掠，謂其妻曰：視吾舌尚在否？妻笑曰：在。儀曰：足矣。道州手

古詩：置書懷袖中，三歲字不滅。又阮籍詩：被褐懷珠玉。

撥棄潭州百斛酒，

荆州記：長沙郡酃縣有酃湖，取湖水爲酒，極甘美。蕪沒湘岸千株菊。使我畫立煩兒孫，使我夜坐費燈燭。

朱注：言得道州書寶如珠玉，故無心飲酒對菊，讀之晝夜忘倦也。憶子初尉永嘉

此極寫得書歡忭之情。

此意轉而韻不轉者，又每段後另綴四語，自爲一格。

此段敍裴以乘時大用期之。

去，虬尉永嘉。見二卷。紅顏白面花映肉。軍符侯印取豈遲，軍符侯印乃刺史所用。紫燕驟耳行甚速。黎元愁痛會蘇息，夷狄跋扈徒逡巡。

聖朝尙飛戰鬬塵，濟世宜引英傑人。

授鉞築壇聞意旨，頹綱漏網期彌綸。四句兼稱其文足經邦，而武能戡亂。郭欽上書見大計，晉書：侍御史郭欽上疏曰：戎狄強獷，歷世爲患，宜及平吳之威，漸徙內郡雜處於邊地，峻出入之防，明荒服之制。劉毅答詔驚羣臣。此句亦對上黎元愁痛。晉書：武帝嘗問劉毅曰：朕可方漢何主？對曰：桓、靈。帝曰：何至於此？對曰：桓、靈賣官錢入官庫，陛下賣官錢入私門，以此言之，殆不如也。帝大笑曰：桓、靈之世，不聞此言。朱注：道州時兼御史，其人敢於諫諍，故以郭欽、劉毅擬之。仇注引劉毅事亦爲代宗好貨而發。他日更僕語不淺，明公論兵氣益振。平聲。傾壺簫管動白髮，傑。同舞。劍霜雪吹青春。莊子在宥篇：鼓歌以傑之。此追言前日湘江之宴。宴筵曾語蘇季子，從裴遞入蘇。曾語，曾語及之也。後來傑出雲孫比。浦注：蘇亦挾縱橫之才，故以季子相況。茅齋定王城郭門，定王城注見十九卷。藥物楚老漁商市。市北肩輿每聯袂，郭南抱甕亦隱几。莊子：南郭子綦隱几而坐，仰天而噓，嗒然似喪其耦。此正言其寥落也。四句謂己與蘇近

此段敘蘇，以懷才不用惜之。一片熱血飛灑紙上，所謂齒落未是無心人也。

日時相過從。無數將軍西第成，後漢馬融傳：融爲大將軍西第頌，頗爲正直所羞。早作丞相東山起。謝安傳：高崧戲之曰：卿累違朝旨，高臥東山。仇注：指當時濫叨將相者。鳥雀苦肥秋菽粟，蛟龍欲蟄寒沙水。言尸位者多，以致賢者甘於隱去。天下鼓角何時休？陣前部曲終日死。言天下方值多事之秋，有心人豈得安枕耶。附書與裴因示蘇，此生已媿須人扶。致君堯舜付公等，早據要路思捐軀。

奉贈李八丈嘿判官

我丈特英特，宗支神堯後。神堯謂高祖也。珊瑚市則無，騄驥人得有。早年見標格，秀氣衝牛斗。事業富清機，曹攄思友詩：清機發妙理。官曹貞獨守。言其不妄干進。頃來樹嘉政，皆已傳衆口。艱難體貴安，冗長去聲。吾敢取。此苟切。文賦：固無取乎冗長。朱注：言艱難之時，能以安靜爲治體，無取冗碎之務也。區區猶歷試，炯炯更持久。二句言其不卑小官，能盡職而勿懈。討論實解頤，操割紛應手。左傳：猶未能操

刀而使割也。篋書積諷諫，宮闕限奔走。入幕未展材，秉鈞孰爲偶。謂其材可大用。所親問淹泊，所親謂李。泛愛惜衰朽。垂白亂一作辭。南翁，浦注：亂南翁，猶柳子厚書云：居蠻夷中久，已與爲類矣。委身希北叟。班固幽通賦：北叟頗識其倚伏。注引淮南子塞上翁事，見九卷。眞成窮轍鮒，或似喪家狗。秋枯洞庭石，趙注：水落石出，故曰枯。風颯長沙柳。高興激荊衡，知音爲回首。言已潦倒已甚，乃興發而情激者，以李爲知音故耳。

別張十三建封　舊唐書：大曆初，授左清道兵曹參軍，不樂職，輒去，後爲徐泗濠節度使。公別建封，蓋在其去職之時也。

嘗讀唐實錄，國家草昧初。劉裴首建議，劉文靜傳：大業末爲晉陽令，與晉陽宮監裴寂因與定議起兵。龍見尚躊躇。秦王撥亂姿，一劍總兵符。汾晉爲豐沛，暴隋竟滌除。通鑑：高祖鎮太原，劉文靜、裴寂知隋必亡，首建議舉大事，帝猶未允，賴秦王贊之，遂起兵汾陽。宗臣則廟食，後祀何疏蕪？彭城英雄

李子德云：史才雄筆。

種，劉文靜傳：文靜自言系出彭城，世居京兆武功。宜膺將相圖。爾維外曾孫，倜儻汗血駒。眼中萬少年，用意盡崎嶇。崎嶇乃倜儻之反，謂人情叵測也。相逢長沙亭，乍問緒業餘。乃吾故人子，童卯聯居諸。舊唐書：建封兗州人，父玠，少豪俠。安祿山反，令偏將李庭偉脅下城邑，玠率鄉豪集兵殺之。太守韓擇木方遣使奏聞，玠流蕩江南，不言其功。朱注：按公父閑爲兗州司馬，當是趨庭之日，與玠遊而建封相從也。公以開元末遊兗，建封此時纔六七歲，故曰童卯聯居諸。揮手灑衰淚，仰看八尺軀。內外名家流，風神蕩江湖。梁書：范雲好節尚奇，專趨人之急，與領軍長史王晹善，晹亡於官舍，貧無居宅，雲乃迎喪還家，躬營唅殯。稽紹自不孤。晉書：稽康與山濤結神交，臨誅，謂其子紹曰：巨源在，汝不孤矣。杜臆：二句既欲託身，又欲託子，非眞重其人，必不作此語。擇材征南幕，晉杜預爲征南大將軍，以比韋之晉。潮落回鯨魚。載感賈生慟，復聞樂毅書。史記：樂毅降趙，燕惠王遺毅書且謝之，毅亦作書報焉。朱注：建封在之晉幕中，當必有不合而去，觀四語可見。主憂急盜賊，師老荒京都。謂疲於饋餉也，指吐蕃屢寇。舊邱豈稅駕，大廈傾宜扶。此又勉之以出而濟世，無終老於舊邱也。君臣各有分，管葛本時須。雖當霰雪

只冷冷一語喚醒。

張云：二句簡括得妙。

嚴，未覺梧柏枯。卽世亂識忠臣意。正應前功臣廟食意。高義在雲臺，嘶鳴望天衢。羽人掃碧海，何云：掃碧海，所謂海中乃復揚塵也。功業竟何如？蔣云：英雄不得志，往往逃之神仙，此乃所以破之也。張自是間氣英傑，公惟恐其一失意便不爲世用，故結語云然。

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

舊唐書：武德五年，改隋交趾郡爲交州總管府，後改安南都護府。武德四年，置廣州總管府，後改中都督府。

賢豪贊經綸，功成名空垂。子孫不振耀，歷代皆有之。鄭公四葉孫，魏徵傳：貞觀元年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。長大常苦饑。用東方朔語。衆中見毛骨，猶是麒麟兒。磊落貞觀事，致君樸直詞。唐書：徵犯顏正諫，頓挫。雖資育不能過。家聲蓋六合，行色何其微？遇我蒼梧野，一作陰。忽驚會面稀。議論有餘地，公侯來未遲。卽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意。虛思黃金貴，起季子一作遺。自笑青雲期。長卿久病渴，起長卿武帝元同時。司馬相如傳：武帝讀子虛賦善之，曰：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。季子黑裘敝，得無妻嫂欺！四句歎魏佑之有才而不遇也。長卿宦游不遂，病免作客，與魏去少府而作客正同。季子則又言其窮況。尙爲諸侯客，獨屈州縣帶少府

卑。南遊炎海甸，浩蕩從此辭。
雲暮，可與春風歸。囑其無多留戀。出入朱門家，華屋刻蛟螭。以近海故。玉食亞王者，樂張遊子悲。莊子：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。侍婢（鈱本自樂府出）豔傾城，綃綺輕一作烟。霧霏。掌中琥珀鍾，行酒雙逶迤。新歡繼明燭，梁棟星辰飛。仇注：星辰指梁上之燈。兩情顧盼合，珠碧贈於斯。浦注：交廣多產珍寶，俗奢而淫，語有之：少不入廣，為其易迷而喪志也。此十二句備言蠱惑客心之態。上貴見肝膽，下貴不相疑。心事披寫間，氣酣達所為。指揮鐵如意，莫避珊瑚枝。石崇傳：武帝嘗以珊瑚樹賜王愷，高二尺許，愷示崇，崇便以鐵如意擊之，應手而碎。此段極言豪門奢侈，而欲魏無所欣羨畏縮也。珠碧珊瑚，皆交廣所產，故詩中及之。始兼逸邁興，終慎賓主儀。趙曰：擊碎珊瑚，雖氣之豪邁，然賓主之儀，不可不慎也。又戒之以義。戎馬闇天宇，嗚呼生別離！

浦二田云：詳詩意魏為名勳之後，才高位下，遠客殊俗，而其年或尚少壯，奢淫易惑，故前半多惜詞，後半多戒詞。

許云：末後另綴二語，居者行者總不知將來作何下落，牽衣一哭，深情萬種。

北風

北風破南極，朱鳳日威垂。一作低。浦注：朱鳳借指南方，以朱鳥爲南方宿故。洞庭秋欲雪，鴻雁將安歸？神似參軍。仇注：朱鳳低垂，鴻雁無歸，喻己之流離失所也。十年殺氣盛，六合人烟稀。吾慕漢初老，時清猶茹芝。時清猶隱，況亂世將焉適耶？語意正與上截緊相應。自羨其有芝可茹，得以全命亂世，直至時清也。痛語乃曠逸出之。

結處說上一層，更有含蓄。

用比興發端，自起全意。

幽人

浦注：此亦因流寓失所而思及世外之侶，與昔遊詩同意。

孤雲亦羣遊，神物有一作識。所歸。靈鳳在赤霄，何當一來儀。朱注：雲本從龍，必待神物歸之，以況幽人類聚，非其時則不出也。靈鳳赤霄，況幽人之高舉，不可得見也。往與惠詢一作荀。未稱臣，與此詩中年滄洲期語正合。詢或其名，未可知也。中年滄洲期。舊注以爲惠遠、許詢。何雲曰：按公逸詩有送惠二過東溪詩云：空谷滯斯人，又云：黃綺流，幽人見瑕疵。洪濤隱笑語，鼓枻蓬萊池。崔嵬扶桑日，照耀珊瑚枝。山海天高無消息，棄我忽若遺。內懼非道。

結處正與內懼非道流二句相應，思欲往幽人而不得也。

經：大荒之中，暘谷上有扶桑，十日所浴，九日居下枝，一日居上枝，皆載烏。風帆倚翠蓋，韋誕景福殿賦：龍舟兮翳翠蓋。暮把東皇衣。東皇注見十卷。郭璞詩：左把浮邱袖。洪濤以下，仿像其人爲滄洲之遊如此。曦漱元和津，中黃經：但服元和除五穀，必獲寥天得眞錄。注：服元和，謂咽津液也。所思烟霞微。知名未足稱，局促商山芝。言爲知名所累，故望商山而局促。五湖復浩蕩，五湖，洞庭湖也。歲暮有餘悲。

鍾伯敬云：此絕妙遊仙詩，非惟無丹藥瓢笠氣，亦并無雲霞山澤氣，覺太白語，出之猶濫而易。○同一學仙語，在太白則俊逸清新，在少陵則沈鬱頓挫，自是筆性所至，不可強耳。

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

即前送韋尚書歸櫬者。

朔風吹桂水，大雪夜紛紛。暗度南樓月，盧注：柳子厚有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詩，當與北渚皆屬近地。寒深北渚雲。楚辭：帝子降兮北渚。燭斜初近見，舟重竟無聞。張云：燭因風斜，乃近見有雪，此雪之始集也；舟上雪厚，則不聞有打篷之聲，此雪之多積也。此雪景人所不能道。不識山陰道，聽雞更憶君。暗用鄭風雞鳴風雨意。

自然佳句。

方虛谷云：舟重竟無聞，可謂善言舟中聽雪之景。不識山陰道，熟事翻用便新。

對雪

北雪犯長沙，張溍注：北地多雪，今南方亦然，是北雪來相犯也。胡雲冷萬家。鮑照詩：胡風吹朔雪，千里度龍山。隨風且間葉，謂落葉與雪同飄。帶雨不成花。仇注：雪花有六出，帶雨而溼，故不成。金錯囊垂一作從。罄，金錯謂錢，注見十卷。銀壺酒易賒。言不易也。無人竭浮蟻，有待至昏鴉。有酒無朋，此寫對雪淒涼之景。

冬晚送長孫漸舍人歸州

浦注：非峽外之歸州，歸字下疑有脫字。長孫蓋北歸者。

參卿休坐幄，朱注：太白集有宴鄭參卿山池詩。公爲劍南節度參謀，今罷，故曰休坐幄。蕩子不歸鄉。古詩：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。南客瀟湘外，西戎鄂杜旁。漢宣帝紀：尤樂鄂杜之間。顏注：鄂屬扶風，杜屬京兆，時吐蕃入寇京畿，故曰鄂杜旁。衰年傾蓋晚，費日繫舟長。會面思來札，銷魂逐去檣。雲晴鷗更舞，風逆雁無行。浦注：雲引鷗飛，去欲同去；風吹

前半惜，後半勉。

雁斷，留者自留。二句卽景寓意。匣裏雌雄劍，吹毛任選將。公詩：騎突劍吹毛。欲舍人及鋒而試也。

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

公有別蘇徯赴湖南幕詩，時自幕爲桂州兵曹。

飄飄蘇季子，六印佩何遲？史記：蘇秦爲從約長，佩六國相印。蔡邕釋誨：連衡者六印磊落。早作諸侯客，兼工古體詩。爾賢埋照久，顏延之詩：沈醉似埋照。余病長年悲。盧綰須征日，漢書：高祖使使徵盧綰，綰稱病不行。上怒曰：綰果反。使樊噲擊之。樓蘭要斬時。樓蘭注見六卷。朱注：按史大曆四年十二月，桂州人朱濟時反，容管經略使王翊敗之。盧綰比叛將，樓蘭比諸蠻也。歲陽初盛動，趙注：十二月二陽生而盛矣。王化久磷淄。公詩：道州，徯適桂州，爲入蒼梧廟，看雲哭九疑。黃希曰：九疑山在道所從出，卽出瞿唐峽詩同泣舜蒼梧意。

客從仇注：按史大曆四年，遣御史稅商錢，詩故託珠以諷，見徵斂之慘也。通首寓言，只末句露意。

客從南溟來，遺我泉客珠。述異記：鮫人，卽泉先也，又名泉客。南都賦劉淵林注：俗傳鮫人從水中出，曾寄寓人家，積日賣綃；臨去從主人索器，泣而出

珠滿盤，以珠中有隱字，酉陽雜俎：摩尼珠中有金字偈。欲辨不成書。緘之篋笥久，以俟公家須。與主人。開視化爲血，哀今徵斂無。哀無淚化之珠以應公家之徵斂也。

盧德水曰：歌短泣長，情酸味厚。○此詩從珠上想出有隱字，從泉客珠上想出化爲血。珠中隱字比民隱莫知，上之所征皆小民淚點所化；今並無之，痛不忍言矣。

蠶穀行

天下郡國向萬城，無有一城無甲兵。仇注：大曆三年，商州兵馬使劉洽反，幽州兵馬使朱希彩反。四年，廣州人馮崇道、桂州人朱濟時反。又連年吐蕃入寇。所謂無有一城無甲兵也。馬得鑄甲作農器，一寸荒田牛得耕。牛盡耕，一有田字。蠶亦成；不勞烈士淚滂沱，男穀女絲行復歌。

白鳧行

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，化爲白鳧似老翁。自是五尺童高於黃鵠，化爲老翁似白鳧耳，公詩每有此倒句，朱注非。故畦

有慨乎其言之，敘法參差得妙。

起語如謠，寓意深惻。

沈云：末句推開作結，感慨中復能安分。

李云：悲天憫人，託物起興。

遺穗已蕩盡，天寒歲（一作日。客路）暮波濤中。鱗介腥羶素不食，終日忍饑西復東。魯門鸂鶒亦蹭蹬，聞道於（一作如。）今猶避風。（國語：海鳥曰鸂鶒，止於魯東門外三日。展禽曰：今茲海其有災乎！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。是歲海多大風。朱注：鸂鶒今猶避風，則黃鵠蹭蹬所固然耳，何必以忍飢西東爲戚哉。）

朱鳳行

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，山巔朱鳳聲嗷嗷。（劉楨詩：鳳凰集南岳，羞與黃雀羣。）側身長顧求其曹，翅垂口噤心甚勞。下愍百鳥在羅網，黃雀最小猶難逃。願分竹實及蟣蝨，（趙云：音儘，一作忍。）使鵰鶚相怒號。（浦注：黃雀蟣蝨，俱喻困斂之窮民，鵰鶚喻剝民之兇人。言但能澤及下民，即逢權奸之怒，亦所不計也。）

蔣弱六云：白處言其節操之苦，朱鳳言其胸襟之闊。此老豈徒爲大言而已，此中實有學問，有性情；不如是，不足爲千古第一詩人也。

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

開文書帙中，檢所遺忘，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，高任蜀州刺史，人日相憶見寄詩。淚灑行間，讀終篇末。自杜詩已十餘年，莫記存沒，又六七年矣。老病懷舊，生意可知！今海內忘形故人，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。舊唐書：昭州樂平縣屬嶺南道，以昭岡潭爲名。愛而不見，情見乎辭。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，卻追酬高公此作，因寄王及敬弟。

自杜一作蒙。蜀州人日作，不意清詩久零落。今晨散帙眼忽開，一作明。迸淚幽吟事如昨。嗚呼壯士多慷慨！謂高蜀州素負氣節。合沓高名動寥廓。歎我悽悽求友篇，歎我謂高。感君鬱鬱匡時略。二句溯昔錦里春光空爛漫，瑤池侍臣已冥寞。高終於散騎常侍。二句傷今瀟湘水國東西南北更。因高有東西南北句，更用四邵云：小序佳。

傍黿鼉，謂公泊潭州。鄂杜秋天失鵰鶚。謂高歿長安。朱注：高好直言，故方之鵰鶚，公前贈高詩嘗云：鷹隼出風塵。

句分疏出，此古人酬和體也。

堪論，白首扁舟病獨存。遙拱北辰纏寇盜，大曆三年四月，吐蕃頻入寇。欲傾東海洗乾坤。邊塞西蕃一作羌。最充斥，左傳：寇盜充斥。邑，十倍於初。故借用晉南渡事。鼓瑟至今悲帝子，楚辭：使湘靈鼓瑟兮，令海若舞馮夷。謂身在湘潭也。曳裾何處覓王門？文章曹植波瀾闊，服食劉安德業尊。古今注：淮南子服食求仙，遍禮方士。長笛鄰家亂愁思，結言昭州仍綰到漢中注見十四卷。以秀思稽、呂比己思高蜀州。昭州詞翰與招魂。末四兩寄漢中，兩寄敬弟，欲得敬容齋隨筆：古人酬和詩，必答其來意，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。觀文選所編何劭、張華、盧諶、劉琨、二陸、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。杜集如高適、嚴武、韋迢、郭受，彼此唱酬，層次條答，正如鐘磬在簴，扣之則應，往來反覆，於是乎有餘味矣。

附

人日寄杜二拾遺

高適

人日題詩寄草堂，遙憐故人思故鄉。柳條弄色不忍見，梅花滿枝堪斷腸。

身在南蕃無所預，心懷百憂復千慮。趙注：肅宗時，適爲李輔國所短，下除太子詹事。未幾蜀亂，出爲彭州刺史，又遷蜀州。二句憂長安經亂也。今年人日空相憶，明年人日知何處？一作此。一臥東山三十春，指杜。豈知書劍老風塵。龍鍾還忝二千石，愧爾東西南北人。

送重表姪王砅力制切。評事使南海　朱注：集韻：砅，履石渡水，今作厲。說文引詩深則砅。李勉時爲嶺南節度觀察使，王當奉使入幕。

我之曾老一作繒。直起老。二作祖。姑，爾之高祖母。爾祖未顯時，歸爲尚書婦。唐書：王珪爲禮部尚書，兼魏王泰師。隋朝大業末，房杜俱交友。唐書：珪始隱居，時與房玄齡、杜如晦善。長者來在門，荒年自餬口。家貧無供給，客位但箕帚。俄頃羞頗珍，寂寥人散後。入怪鬢髮空，吁嗟爲之久。自陳翦髻鬘，市鬻充杯酒。朱注：此暗使陶侃母翦髮具酒食爲侃留客事，以形容之，未必實然也。上云天下亂，宜與英俊厚。向竊窺數公，經綸亦俱有。次問最少年，虬髯十八九。太宗虬髯，見十四卷。

沈云：浮雲斷梗，言之傷心。

李云：前半太史公得意之文，後半亦直敘，如長江出蜀，當看其一往浩瀚。

唐書：太宗起義兵，時年十八。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下云風雲合，龍虎一吟吼。願展丈夫雄，得辭兒女醜。秦王時在座，眞氣驚戶牖。眞氣謂眞人氣象。史稱太宗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。朱注：上云下云，上指客言之，下指主言之也。唐書：珪母李嘗語珪曰：而必貴，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？而試與偕來。會玄齡、如晦過其家，李窺大驚，勅具酒食，歡盡日。喜曰：二客公輔才，汝貴不疑。西清詩話：以新書所載，質之是詩，則珪之婦杜，非其母李也。詩載之爲悉，世號詩史信矣。容齋隨筆：高祖時，太子建成與秦王相傾，珪爲太子中允，說建成收劉黑闥以立功名。且一婦人識眞主於側微，其事甚偉，史缺而不錄，是與偕來。太宗即位，乃召用，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。而杜公稱其祖姑事，不應不實，且太宗時宰相別無王姓者，眞不可曉也。按此但當就詩論詩，其中或有傳聞異辭處，蔡說未免信杜太過；至欲據史以駁杜詩之誤，亦可不必也。唐書：貞觀四年二月，珪以黃門侍郎遷侍中，參預朝政。夫人常肩輿，上殿稱萬壽。六宮師柔順，法則化妃后。至尊均叔嫂，盛世垂不朽。鳳雛無凡毛，五色非爾曹。往者胡作逆，謂祿山。乾坤沸嗷嗷。吾客左馮翊，同州也。天寶末，公避寇同州。按同州即奉先。爾家同遁逃。爭奪至徒步，塊獨委蓬

倒出秦王作上下關紐，何等筆力。

通首兩韻到底，與大食刀歌同。

士有仲云：當避亂逃生，而捨己馬以活四

世表叔，王君高行，固自可傳。

廷評下，方敘使南海。

嵩飛動。逗留熱爾腸，十里卻呼號。謂相去十里，尚反而呼號相救。自下所騎馬，右持腰間刀。左右字錯綜得妙牽紫遊韁，飛走使我高。超越如騰空而去也。荷活到今日，寸心銘佩牢。亂離又聚散，宿昔恨滔滔。水花笑白首，公自謂。節制收英髦。節制謂嶺南節度使。北驅漢陽傳，四句承廷評，只此寫途行正文時王必先有事漢陽。傳，傳車也。

漢宣帝於廷尉置左右評員四人，魏晉以來，直謂之廷尉評。

南汎上瀧音雙。舫。水經注：武溪水又南入重山，謂之瀧中。懸湍回注，崩浪震天，謂之瀧水。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，又南逕曲江縣東。一統志：三瀧水在韶州府昌樂縣西六十里。釋名：船回顧前文三百斛曰舫。家聲肯墜地，利器當秋毫。言無微不斷也。籌運神功操。番輔官六句承節制切。禺元俱切。親賢領，仇注：李勉乃宗室，故曰親賢。漢書注：番禺尉佗所都，即今廣州府。大夫出盧宋，舊唐書：自開元四十年，廣府節度使清白者四；裴伷先、李朝隱、宋璟及盧奐。出盧宋，言出其上也。寶貝休脂膏。海賦：積太顛之寶貝。東觀漢記：孔奮守姑臧七年，治有絕跡，或嘲其處脂膏中不能自潤，而奮不改其操。洞主降接武，海胡泊千艘。舊唐書本傳：大曆四年，李勉除廣州刺史，兼嶺南節度觀察使。番禺賊帥馮崇道、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爲亂，勉遣將招討悉斬之，五嶺平。先是西

廷評下，方敘使南海。

結有超然高舉之想。○因交趾出丹砂，故以遊仙意作結。

李云：語淡而悲，如不欲太多。

域舶泛海至者，歲纔四五，勉性廉潔，舶來都不檢閱，末年至者四十餘。代歸，至石門停舟，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之物，投之江中。耆老以爲可繼宋璟、盧奐之後。我欲就丹砂，跋涉覺身勞。安能陷糞土，司馬遷書：隱忍苟活，函糞土之中。有志乘鯨鼇。或驂鸞騰天，聊一作不。作鶴鳴皐。別賦：鴛鶴上漢驂，鸞騰天鳴皐。謂贈詩。浦注：言我亦將圖南沖舉，聊以斯篇爲鶴鳴應和之徵耳。

鍾伯敬云：前段不過敍中表戚耳，忽具一部開國大掌故。自往者以下，祇是亂離相依，僕馬瑣悉之務，卻無端委轉折可尋；胸中潦倒，筆下淋漓，非獨詩法之奇，卽作一篇極奇文字看亦可。○申涵盼云：此詩似傳似記，聲律中有此奇觀，更足空人眼界。

清明

著處繁華矜是日，長沙千人萬人出。渡頭翠柳豔明眉，梁元帝詩：柳葉生眉上，珠璫搖鬢垂。唐太宗柳詩：半翠幾眉開。仇注：此言柳映眉，指遊女也。爭道朱蹄驕齧膝。莊子：乘駭馬而偏朱蹄。王褒頌：及至駕齧膝，驂乘旦。應劭曰：馬怒有餘氣，常齧膝而行。此都好遊湘西寺，卽岳麓道林二寺。諸將亦自軍中至。馬援征行在眼前，葛強親近同心

事。馬援比主帥，葛強比部將。杜臆：諸將出征在邇，正宜同心戮力，乃隨俗嬉遊，不以軍國爲念矣。公所以譏之。金鑑：都蹬切。下山紅日晚，見是竟日之遊。

牙檣捩柁青樓遠。謂下馬入舟也。樂府美女篇：青樓臨大路。古時喪亂皆可知，人世悲歡暫相遣。弟姪雖存不得書，干戈未息苦離居。

歲時，被除盥浴。鄭注：如今三月三日上巳往水上之類。趙曰：以唐史氣朔考之，大曆五年三月三日清明，是清明正值上巳，故有今朝是被除之句。言被除不祥，本非行樂，蓋歡未畢而悲又繼之矣。逢迎少壯非吾道，況乃今朝是被除。周禮：女巫掌

風雨看舟前落花，戲爲新句

江上人家桃樹一作李。枝，春寒細雨出疏籬。傾是畫景影遭碧水潛勾引，風妒紅花卻倒吹。吹花困懶一作癩。傍舟楫，水光風力俱相怯。謂既怯勾引，又怯吹也。赤憎蜻蜓薄遮人懷，與人相接。張湄云：言恐以遮人懷可憎，故遠飛不欲公詩：輕薄桃花逐水流。珍重分明不來。說得無知物如有意，甚妙。逕久。

飛遲半欲高，縈沙惹草細於毛。蜜蜂蝴蝶生情性，偷眼蜻蜓避伯勞。爾雅：鵙，伯

張云：喪亂句本譏諸將，卻以古時推開，便不直遽。

浦云：體物微妙，毫端活潑，不虞者境擅此治情。○俞犀月云：是落花，是舟前，落花從看中意出來，故妙。

勞也。物理論：伯勞惡鳥，故衆鳥畏之，性好獨。蜂蝶生情，其意在採花也，又畏忌不敢遽採，摹擬曲盡。

王右仲曰：此詩摹寫物情，一一從舟中靜看得之；都是虛景巧語，本大家所不屑爲者，故云戲爲新句。而纖濃綺麗，遂爲後來詞曲之祖。

奉贈蕭十二使君

昔在嚴公幕，俱爲蜀使臣。原注：嚴再領成都，余復參幕府。朱注：嚴武初鎮蜀時，蕭雉危參大府，前後間清塵。蕭嘗參幕府，前後未相值，故云。起草鳴先路，乘槎動要津。謂當事見重。王鳧聊暫出，蕭雉只相馴。蕭雉注見十九卷。詳詩意，蕭蓋先除郎官，以他事貶縣令，旋復入爲郎。終始任安義，漢書：霍去病爲驃騎將軍，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，輒得官，惟任安不去。荒蕪孟母鄰。聯翩匍匐禮，詩：凡民有喪，匍匐救之。謂經紀兩喪也。意氣死生親。原注：嚴公既沒，老母在堂，使君溫凊之問，甘脆之禮，名數若己之庭闈焉。及太夫人傾逝，喪事又首諸孫，主典撫孤之情，不減骨肉，則膠漆之契可知矣。張老存家事，朱注：晉語：趙文子冠，見張老而語之。如？對曰：夫子之家事治。左傳：楚子問趙孟曰：范武子之德何言蕭使君能存嚴公之家也。嵇康有故人。故人謂山濤，注見本卷。食恩慙鹵莽，鏤骨抱酸辛。巢許

王慥麟曰：終始任安義，蕭使君之賢可見矣。少陵自注其事，足以砥薄俗。說到自家，一團眞意激發。

山林志，自謂。夔龍廊廟珍。謂蕭。鵬圖仍矯翼，承廊廟句熊軾且移輪。謂蕭今刺郡湖南。磊落衣冠地，承山林句蒼茫土木身。塤篪鳴自合，金石瑩逾新。重憶羅江外，舊唐書：羅江縣屬綿州。公曾送嚴武至綿，想蕭使君亦在。同遊錦水濱。結歡隨過隙，懷舊益霑巾。曠絕含香舍，含香注見十三卷。稽留伏枕辰。停驂雙闕早，自言久斷朝謁。迴雁五湖春。不達長卿病，從來原憲貧。監河受貸粟，莊子：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曰：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，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。周問之，曰：我東海之波臣也，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。一起涸中鱗。結蓋有望於蕭也。

奉送二十三舅錄事崔偉。之攝郴州唐書：郴州桂陽郡屬江南西道。

賢良歸盛族，吾舅盡知名。徐庶高交友，蜀志：徐庶與崔州平友善。此蓋以州平比偉也。劉牢出外甥。晉書：桓玄曰：何無忌，劉牢之甥，酷似其舅。言崔之賢，餘蔭能及甥也。泥塗豈珠玉，世說：王武子衞玠之舅，見玠輒歎曰：珠玉在側，覺我形穢。環堵但柴荊。盛族

衰老悲人世，馳驅厭甲兵。氣春江上別，淚血渭陽情。丹鷁排風影，

緣起只用帶出。

李云：首段稱崔，次段自敘，三段送別，四段因勉慰之，頭緒亦繁，轉承自合。

中四語老成忠告，見朋友相規之義。

林烏反哺聲。束晳補亡詩：嗷嗷林烏，受哺於子。趙曰：此言崔舅侍太夫人以行也。永嘉多北至，晉書：永嘉之亂，元帝渡江，衣冠多自北至。勾漏且南征。用葛洪事。必見公侯復，終聞盜賊平。郴州頗涼冷，橘井尚淒清。蘇耽橘井注見十四卷。兼切奉母意。從事何蠻貊？居官志在行。左傳：當官而行，何強之有。

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

黔中都督府，得任土人而官。或非才，乃選郎中御史爲選補吏，謂之南選。韋韶也。唐書：高宗上元三年以嶺南五管選曹分五嶺，使者歷三湘。寰宇記：湘潭、湘鄉、湘源，是爲三湘。選曹謂崔郎中，使者謂魏司直。才美膺推薦，君行佐紀綱。承一　承二　佳聲期共遠，雅節在周防。明白山濤鑒，晉書：山濤典選十餘年，甄拔人物，各爲題目，時稱山公啓事。嫌疑陸賈裝。漢書：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，佗橐中裝直千金。二句亦屬分承。故人湖外少，春日嶺南長。李云：一作慕，徑渡。憑報韶州牧，新詩昨寄將。

送趙十七明府之縣

連城爲寶重，史記：趙惠王得楚和氏璧，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。仇注：此借趙事以方趙令。茂宰得才新。謝朓和伏武昌詩：茂宰深遐曖。山雉迎舟楫，邵云：二句熟事生用法。續漢書：魯恭爲中牟令，有馴雉之異。江花報邑人。江花用潘岳事。論交翻恨晚，臥病卻愁春。惠愛南翁悅，餘波及老身。朱注：趙必官衡潭間，故有末語。

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

唐書世系表：豆盧姓慕容氏，北人謂歸義爲豆盧，因賜以爲氏。居昌黎棘城。唐志：主客郎中員外各一人，屬禮部。

煉一作練。金歐冶子，吳越春秋：干將與歐冶子採五山之精，合六金之英，煉而爲劍。噴玉大宛兒。二句見惟是父乃有是子也。符采高無敵，曹植七啓：符采照燭。聰明達所爲。二句兼內外說。夢蘭他日應，左傳：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，夢天使與己蘭。既而文公與之蘭而御之，生穆公，名之曰蘭。折桂早年知。用郤詵事。爛漫通經術，光芒刷羽儀。謝庭瞻不遠，謂李員外。

仇云：結出和詩，賓主四人俱見。

仇云：首章見歸雁而切故鄉之思。○詠物詩託興凄婉，並爲絕調。

次章傷歸雁而興漂泊之感。

潘省會於斯。朱注：潘岳秋興賦序：余以太尉椽寓直於散騎之省。公與李皆員外郎，豆盧亦必官省郎，故曰潘省會於斯。

唱和將雛曲，晉書樂志：吳歌雜曲有鳳將雛。田翁號鹿皮。自比遯世老人也。

歸雁二首

萬里衡陽雁，今年又北歸。傷人之不歸也。雙雙瞻客上，一一背人飛。雲裏相呼疾，沙邊自宿稀。繫書元浪語，蘇武傳：常惠教漢使者，詭言天子射雁上林得武帛書。愁絕故山薇。

欲雪違胡地，溯昔之來。先花別楚雲。言今之去。卻過清渭影，高起洞庭羣。仇注：過清渭，謂來時所經，起洞庭，謂去時所歷。塞北春陰暮，江南日色曛。二句亦屬分貼。傷弓流落羽，行斷不堪聞。

江南逢李龜年

楚詞章句：襄王遷屈原於江南，在江湘之間。明皇雜錄：上素曉音律，樂工李龜年特承恩遇，其後流落江南，每遇良辰勝景，常爲人歌數闋，座客聞之，莫不掩泣罷酒。

邵云：子美七絕，此爲壓卷。

沈云：二語奇而確。

岐王宅裏尋常見，舊唐書：岐王範，睿宗子，好學工書，雅愛文章之士。崔九堂前幾度聞。原注：崔九卽殿中監崔滌，中書令湜之弟。舊書：崔湜弟滌，素與玄宗款。一作密，因爲祕書監，出入禁中。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

沈確士云：含意未申，有案無斷。○黃白山云：此詩與劍器行同意。今昔盛衰之感，言外黯然，卽使太白少伯操筆，當無以過。乃知公於此體，非不能爲正聲，直不屑耳。

小寒食舟中作　杜臆：歲時記：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寒食，據歷在清明前二日。廣義注：禁火三日，謂至後一百四日五日六日。詩云：佳辰強飲食猶寒；蓋明日清明，始有新火。此小寒食，乃寒食次日也。

佳辰強飲食猶寒，隱几蕭條戴鶡冠。趙注：鶡冠，隱者之冠。袁淑眞隱傳：鶡冠子楚人，衣敝履穿，因服成號，著書言道家事。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霧中看。娟娟戲蝶過閒開。一作承花幔，片片輕鷗下急湍。二句以蝶鷗往來自在，反興己欲歸長安而不得也。結有遠神。雲白山青萬餘里，愁看直北是長安。看字複。

燕子來舟中作

李云：情至之篇，感興深厚。

湖南爲客動經春，燕子銜泥兩度新。舊入故園曾識主，如今社日遠看人。燕以春社。是。故。交。日來。可憐處處巢君室，古詩：思爲雙飛燕，銜泥巢君室。又。是。同。病。何異飄飄託此身。暫語船檣還起去，穿花落一作貼。水益霑巾。末二句似別似戀，見此相憐相識者惟燕而已，此爲客之所以益霑巾也。

盧德水曰：只五十六字，比類連物，茫茫有身世無窮之感，但覺滿紙是淚，公詩能動人若此。

贈韋七贊善

鄉里衣冠不乏賢，杜陵韋曲未央前。時論同歸尺五天。原注：俚語曰：城南韋杜，去天尺五。唐宰相世系表：杜氏宰相十一人，韋氏宰相十四人。爾家最近魁三象，原注：斗魁下兩兩相比爲三台。謂韋世爲三公。北走關山開雨雪，謂送韋至長安。南遊花柳塞雲烟。謂己留潭州。仇注：同此家世，乃有一去一留之不同；用開塞二字，景象便有慘舒之別。洞庭春色悲公子，悲與韋別也。蝦一作鮭。菜忘歸范蠡一作萬里。船。述異記：洞庭湖中有釣洲，昔范蠡扁舟至此，釣於洲上。有一陂，陂中有范蠡魚。時公舟居，故以范

蠶船自況，言欲如蠶之長往也。

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

寇當以春時會於洞庭，別後有詩見寄。

往別郇瑕地，郇瑕注見前。於今四十年。來簪御史筆，魏略：殿中侍御史簪白筆，側陛而坐。故泊洞庭船。

詩憶傷心處，謂憶及四十年前之事。春深把臂前。南瞻按百越，浦注：今兩廣古百越地。黃帽待君偏。

寇此行往按百越。言我當於此待君之返也。朱注：黃帽，公自謂也。劉郎浦詩：黃帽青鞋歸去來。舊注引漢書黃頭郎非是。

入衡州

舊唐書：大曆四年七月，以澧州刺史崔瓘爲潭州刺史、湖南都團練觀察使。五年四月，瓘爲兵馬使臧玠所殺，據潭爲亂。湖南將王國良因之而反，時公入衡州避兵。

兵革自久遠，興衰看帝王。漢儀甚照耀，言朝廷法令著明。胡馬何猖狂。老將一失律，謂哥舒翰失守潼關。清邊生戰場。君臣忍瑕垢，河岳空金湯。重鎮如割據，輕權絕紀綱。輕權慨制馭之無術也。軍州體不一，寬猛性所將。朱注：言爲政寬猛，各隨其性。二句當屬起下，崔未免以嚴致禍也。嗟彼苦

此詩多用偶句，似古亦似排，與橋陵詩同格。

此段追溯亂源。

敘崔瓘瑕瑜互見，是爲詩史。

節士，謂崔瓘。素於圓鑿方。圓鑿方柄見十三卷。圓鑿而方之，見其矯俗爲治也。寡妻從爲郡，仇注：詩：刑于寡妻。謂無姬妾之好。兀者安堵牆。莊子：王駘兀者也。兀刖足。安堵牆，見恩及無告。一句言其約己仁民。淵弊惜邦本，哀矜存事常。旌麾非。其任，府庫實過防。多憂增內傷。多憂，謂竭慮以防府庫。偏裨限酒肉，卒伍單衣裳。元惡謂臧玠。迷是似，言借缺餉以惑衆聽。聚謀洩康莊。竟流帳下血，大降湖南殃。烈火發中夜，高烟燋上蒼。至今分粟帛，殺氣吹沅湘。福善理顛倒，明徵天莽茫。舊唐書：瓘以士行聞，莅職清謹，遷潭州刺史。政在簡肅，恭守禮法，將吏自經時艱，久不奉法，多不便之。五年四月，會月給糧儲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覲忿爭，擣亂犯州城，以殺覲爲名，瓘惶遽走，逢玠兵至，遂遇害。銷魂避飛鏑，累足穿豺狼。漢書：累足脅息。隱忍枳棘刺，遷延胝胼瘡。胝胼瘡，足胝胼而成瘡也。遠歸兒侍側，猶乳女在旁。久客倖脫免，暮年慙激昂。恨不能討賊也。蕭條向水陸，汨沒隨漁商。報主身已老，入朝病紱。事。中。又。插。入。臧。慨。

張上若云：恕己二字最妙，蓋清謹人自視無愧，多率意而行，往往致亂。

此段敘臧玠之亂。

此言自潭避難。

此段敘入衡州。

見妨。悠悠委薄俗，鬱鬱回剛腸。稽康絕交書：剛腸疾惡。參錯走洲渚，春容轉林篁。片帆左郴岸，先插郴州一句朱注：郴岸，郴水之岸也。九域志：郴州西北至衡州界一百三十七里，則郴在衡之東南，故曰左郴岸。通郭前衡陽。唐書：衡州倚郭爲衡陽縣。華表雲鳥陣，說文：亭，郵表。徐曰：表雙立爲桓。今郵亭立木交於其端，或謂之華表。公詩：共說總戎雲鳥陣。言華表之旁，皆列雲鳥之陣也。名園花草香。旗亭壯邑屋，西京賦：旗亭五里，俯察百隧。注：旗亭，市樓也。烽櫓蟠城隍。櫓，城上守望樓。烽櫓，設烽燧於樓櫓也。隍，城下濠。中有古刺史，時陽濟爲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。盛才冠巖廊。扶顛待柱石，獨坐飛風霜。後漢書：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、尚書令會同，並專席而坐，京師號三獨坐。昨者間瓊樹，古詩：安得瓊樹枝，以解長渴飢。又世說：毛曾與夏侯玄並坐，時人謂兼葭倚玉樹。言己得侍刺史如間瓊樹然。高談隨羽觴。逸詩：羽觴隨波。謂如鳥羽之輕也。無論再繾綣，已是安蒼黃。劇孟七國畏，漢書：劇孟以俠顯，七國反時，條侯乘傳東將，至河南得之，隱若一敵國。馬卿四賦良。司馬相如傳載子虛上林哀二世及大人四賦。門闌蘇生在，原注：蘇生侍御渙。按：蘇亦必自潭奔衡。勇銳白起強。仇注：蘇渙少喜剽盜，善用白弩，故以劇孟、白起比之。又公稱其詩突過黃初，故以馬卿四賦比之。問

此因贊助得人，而勸刺史討賊。

此段言己欲往郴依舅氏，末句仍合到衡州。

罪富形勢，朱注：唐書：時澧州刺史楊子琳，道州刺史裴虯，衡州刺史陽濟，各出兵討賊，故云。凱歌懸否臧。易：師出以律，否臧凶。謂宜示順逆之義。氛埃期必掃，蚊蚋焉能當？橘井舊地宅，仙山引舟航。橘井詳十四卷。後漢志注：有仙人蘇耽壇。元和郡縣志：蘇耽舊宅在郴州東半里，俯臨城，餘迹猶存。此行怨暑雨，厥土聞清涼。諸舅剖符近，諸舅謂崔偉，時攝郴州，公將往依焉。開緘書札光。頻煩命屢及，磊落字百行。江總外家養，陳書：江總七歲而孤，依於外氏。謝安乘興長。晉書：謝安寓會稽，出則漁弋山水，入則言詠屬文，無處世意。下流匪珠玉，珠玉注見前。擇木羞鸞凰。鳳凰非梧桐不棲。言避地有同擇木，但愧非鸞鳳耳。我師嵇叔夜，晉書：嵇康性懶，有不堪者七。世賢張子房。原注：彼掾張勸。通鑑：德宗建中中，以張勸爲陝、虢節度使。柴荊寄樂土，樂土卽郴州。言將寄居郴土，以觀鵬路觀翱翔。衡守之討賊立功，翱翔鵬路也。

白馬

仇注：此爲潭州之亂死於戰鬬者，記其事以哀之。

白馬東北來，空鞍貫雙箭。可憐馬上郎，意氣今誰見？近時主將戮，中夜

傷於戰。崔瓘時爲臧玠所殺。喪亂死多門，嗚呼淚如霰！仇滄柱云：喪亂死多門一語極慘：或死於寇賊，或死於官兵，或死於賦役，或死於飢餓，或死於流離奔竄，非身歷患難者不知。

舟中苦熱遣懷，奉呈陽中丞，通簡臺省諸公　陽中丞卽陽濟。此詩仇注強分四段，其曰鹵莽增憤，以此呈楊澧州，得毋慮面謾耶。蔣云：觀驅馳數公子句，臺省諸公疑指中丞僚屬，如崔侍御卽其一也。

愧爲湖外客，看此戎馬亂。中夜混黎甿，脫身亦奔竄。平生方寸心，謂崔瓘眞心爲民。反當帳下難。嗚呼殺賢良，不叱白刃散。言無人起而救之者。吾非丈夫特，詩：百夫之特。沒齒埋冰炭。何承天詩：冰炭結六府，憂慮纏胸中。言終身抱不平之氣。恥以風病辭，胡然泊湘岸。言不肯以老病引身事外，何竟一無所置力耶。入舟雖苦熱，垢膩可澆灌。痛彼道邊人，形骸改昏旦。謂遇亂而死者。四句又作自慰之詞。中丞連帥職，禮記：十國以爲連，連有帥。封內權得按。身當問罪先，縣實諸侯半。謂南中軍州，半屬所轄。

何云：起筆義例森然，言已無討賊之權、則已耳，臺省諸公，豈可坐視。

此段舟中苦熱遣懷。

士卒既輯睦，啓行促精悍。似聞上游兵，鶴注：謂裴道州也。道州在潭州之西，乃湘水上流。稍逼長沙館。

鄰好彼克脩，天機自明斷。句仍指陽。言當決意討賊。南圖卷雲水，北拱戴霄漢。極意鼓動。美名光史臣，長策何壯觀。朱注：南圖北拱，言連帥問罪之師，將南靖湖湘而北尊天子也。驅馳數公子，咸願同伐叛。聲節張湄注：言諸公討賊，風聲節槩，我衰懦之人，亦爲感激也。偏裨表三上，鹵莽哀有餘，夫何激衰懦。叶煖去聲，奴亂切。

同一貫。朱注：當時藩鎮有事，俱用偏裨上表，假衆論以脅制朝廷。通鑑：楊子琳起兵討玠，取賂而還。時蓋用此以請釋玠罪。浦注：以上表歸於偏裨，雖不斥言子琳，然曰鹵莽同一貫，詞亦微而彰矣。始謀誰其間，謂始約同討賊，中有間言。回首增憤惋。宗英李端公，舊注：以爲李勉時在廣州。守職甚昭煥。變通迫脅地，謀畫焉得算？言果能於賊黨逼迫要挾之地而變通出奇，彼室不肯徵，凶徒略無憚。此流須卒斬，詩：國既卒斬，何用不臧。議論神器資強幹。扣寂豁煩襟，文賦：扣寂寞而求音。扣寂謂賦詩也。皇天照嗟歎！

張云：此欲決計勦賊以振國威透頂。

此流須卒斬，詩：國既卒斬，何用不臧。議論

神器資強幹。扣寂豁煩襟，文賦：扣寂寞而求音。扣寂謂賦詩也。皇天照嗟歎！

鶴注：謂裴道州也。道州在潭州之西，乃湘水上流。

極意鼓動。

當決意討賊。

句仍指陽。

聲節

師，將南靖湖湘而北尊天子也。

朱注：南圖北拱，言連帥問罪之

偏裨表三上，鹵莽哀有餘，使我衰懦之人，亦爲感激也。

叶煖去聲，奴亂切。張湄注：言諸公討賊，風

節槩，

朱注：當時藩鎮有事，俱用偏裨上表，假衆論以脅制朝廷。通鑑：楊子琳起兵討玠，取賂而還。時蓋用此以請釋玠罪。浦注：以上表歸於偏裨，雖不斥言子琳，然曰鹵莽同一貫，

舊注：以爲李勉時在廣州。

蘇氏父子好論兵，杜公傷時撓弱，一則曰：京觀且僵尸，再則曰：國須行戰伐，此復曰：此流須卒斬，神器資強幹，意亦近之，非書生迂闊之見。

江閣對雨，有懷行營裴二端公　朱注：裴虬與討滅玠之亂，故有行營。

南紀風濤壯，陰晴屢不分。野流行地日，江入度山雲。趙汸曰：流潦滿道，日照其中，雨過而晴也。度山之雲，下與江接，晴而又雨也。皆陰晴不分之景。層閣憑雷殷，長空面水文。一作紋。梁元帝詩：風送水文長。雨來銅柱北，應洗伏波軍。洗兵雨出說苑，注見五卷。

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　唐書：衡山縣屬衡州。唐禮樂志：開元二十七年，謚孔子文宣王。

旄頭彗紫微，旄頭注見十八卷。廣韻：彗，掃也。謂安史之亂。憔悴嗚呼已十年，儒服弊於地。征夫不遑息，學者淪素志！我行洞庭野，歎得文翁肆。水經注：文翁爲蜀守，立講堂，作石室於南城。朱注：肆即書肆、講肆之肆。佚佚胄子行，招魂：往來佚佚。注：衆貌。若舞風

十西樵云：此便可作脩學記。先言世亂文教不脩。

此言喜見衡山脩文廟，有合盛朝重道之義。

此段言文教可銷戰爭，詳言脩文廟之實。

此段自叙於蘸舉不可略，必記之以傳後。

胡云：興盡本詩，可見古詩遒勁者多而不止韻，即別爲一體。

雩至。周室宜中興，孔門未應棄。是以資雅才，渙然立新意。衡山雖小邑，首唱恢大義。因見縣尹心，根源舊宮閟。言知爲治之要。詩：閟宮有侐。講仇注：劉歆移太常書：七十子終而大義乖。此當即指建學。

堂非曩構，大屋加塗塈。書注：塗塈，泥飾也。下可容萬一作百人，牆隅亦深邃。何必三千徒，始壓戎馬氣。林木在庭戶，密幹疊蒼翠。有井朱夏時，轆轤凍階陛。音仕。廣韻：

轆轤，圓轉木，用以汲水。梁簡文帝詩：銀牀繫轆轤。耳聞讀書聲，殺伐災髣髴。叶方味切。浦注：髣髴，謂一聞書聲而殺氣漸衰息也。上六見堂宇寬深，下六見堂前幽勝。

故國延歸望，衰顏減愁思。南紀改波瀾，西河共風味。史記：子夏居西河教授，爲魏文侯師。索隱：劉氏云：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講堂。采詩倦跋涉，載筆尚可記。

高歌激宇宙，凡百愼失墜！結。復。十。分。唱。歎。

聶耒陽以僕阻水，書致酒肉，療饑荒江，詩得代懷，興盡本韻，至縣呈聶令。

浦注：題當止此，下疑小注，原文特以注明阻水之處耳。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，謂自衡州來此。方田驛在耒陽。舟行

一日，時屬江漲，泊於方田　唐書：耒陽縣屬衡州。元和郡國志：因耒水在縣東爲名，西北至衡州一百七十里。鶴注：郴州與耒陽皆在衡州東南，衡至郴四百餘里，郴水入衡。公欲往郴依舅氏，其至方田也，蓋泝郴水而上，故曰：方行郴岸靜。

耒陽馳尺素，見訪荒江渺。義士烈女家，義士謂聶政，烈女政姊榮也。事見戰國策。風流吾賢紹。昨見狄相孫，浦注：公在夔有寄狄明府博濟詩，云梁公曾孫，或即此人。許公人倫表。狄公嘗推許聶令。嘗爲翰林。前朝翰林後，趙注：聶祖父必先稱聶令屈跡縣邑小。知我礙湍濤，半旬獲浩漾。以沼切。上林賦：浩漾漫漾。注：皆水無際貌。麾下殺鶴矯。禮過宰肥羊，詩：既有肥羜。雅：羜未成羊。謂崔瓘之喪。孤舟增鬱鬱，僻路殊悄悄。側驚猿猱捷，仰羨鸛鵠翮。爾　愁當置清醥。曹植酒賦：其味有宜。城醪醴，蒼梧醥清。人非西喻蜀，司馬相如有喻巴蜀檄。注詳十卷。興在北坑趙。史記：白起破趙，坑其降卒四十萬人。朱注：攲。阻。水。致。餽。言臧玠之徒，非可檄喻，必盡誅之乃快也。方行郴岸靜，即指方田驛。未話長沙擾。崔師乞已至，澧卒用矜少。原注：聞崔侍御溮乞師於洪府，師已至袁州北，楊中丞琳問罪將

士，自澧上達長沙。仇注：子琳取賂於臧玠，矜少亦屬微詞。**問罪消息眞，開顏憩亭沼。**末幅以慰令也

黃鶴云：二史皆言公卒於耒陽，謝聶令詩云興盡本韻，又且宿方田驛；若果以飫死，豈能爲是長篇，復游憩亭沼，以詩證之，其誣明矣。

過洞庭湖 集外詩，見吳若本。洪玉甫云：有人得之江中石刻。仇注：此當是耒陽回棹，重過洞庭而作。

蛟室圍青草，名勝志：洞庭君山有八景，一曰射蛟浦，漢武帝登是射蛟因名。**龍堆隱白沙。**一統志：金沙洲在洞庭湖中，一名龍堆。青草湖白沙驛注俱見十九卷。**護堤盤古木，迎櫂舞神鴉。**岳陽風土記：巴陵鴉甚多，土人謂之神鴉，無敢弋者。**破浪南風正，回檣一作收帆。畏日斜。**左傳注：夏日可畏。**湖光與天遠，直欲泛仙槎。**

暮秋將歸秦，留別湖南幕府親友

水闊蒼梧野，天高白帝秋。顧注：白帝司秋，蓋言暮秋時令，與白帝城無涉。**途窮那免哭，身老不禁愁。大府才能會，**通鑑注：唐時巡屬諸州以節度使府爲大府，亦謂之會府。**諸公德業優。北歸衝雨雪，誰憫敝貂裘？**

長沙送李十一　衡

與子避地西康州，洞庭相逢十二秋。西康州即同谷縣。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，至大曆五年爲十二秋。遠愧尚方曾賜履，竟非吾土倦登樓。登樓賦：雖信美而非吾土兮。仇注：郎官遙受，不如賜履入朝；南楚浪遊，有似登樓寄慨。二句乃敘十二年來行蹤。久存膠漆應難並，一辱泥塗遂晚收。上句言李氣誼過人，下句言己窮老莫振。李杜齊名眞忝竊，後漢黨錮傳：杜密與李膺俱坐，而名行相次，故時人亦稱李杜焉。注：前有李固杜喬，故言亦也。朔雲寒菊倍離憂。朱瀚曰：別景別情，一語盡之。

風疾舟中，伏枕書懷三十六韻，奉呈湖南親友

軒轅休製律，虞舜罷彈琴。軒轅。端。奇。警。發。端。嫡。發。端。嫡。發。端。嫡

張上若云：首段言因風致疾，遂述淹留楚方之苦。

見參。參西方七宿之一，冬月昏見南方。如聞馬融笛，馬融長笛賦序：有洛客舍逆旅吹笛，融去京師踰年，暫聞甚悲。又賦中云：正瀏溧以風列。若倚仲宣襟。王仲宣登樓賦：向北風而開襟。馬融王粲皆異地思鄉者，兼貼風疾意。楓岸壘一作疊。靑岑。鬱鬱冬炎瘴，濛濛雨滯淫。岳陽風土記：岳州地極熱，十月猶單衣或搖扇，震雷暴雨，如中州六七月間。鼓迎非祭鬼，謂多淫祀也。風土記：荆湖民俗禱祠，多擊鼓令男女踏歌，謂之歌場。彈落似鴞禽。鵩似鴞，不祥鳥也。仇注：上二言氣候之殊，下二言風土之異。興盡纔無悶，愁來遽不禁。生涯相汨沒，時物正一作自。蕭森。疑惑樽中弩，風俗通：應彬爲汲令，請主簿杜宣飲酒，北壁上懸赤弩，照於杯中影如蛇，宣惡之，及飲得疾。後彬知之，延宣於舊處設酒，因謂宣曰：此乃弩影耳。宣病遂瘳。淹留冠上簪。冠上簪，謂朝簪。公久臥疾，未得歸朝，故曰淹留也。牽裾驚魏帝，用辛毗事，注見八卷。投閣爲劉歆。投閣注見二卷。狂走終奚適，朱浮責彭寵書：伯通獨中風狂走。微才謝所欽。謂己貧如此，而親友尙知相敬也。所欽當屬自言，舊注非是。吾安藜不糝，汝貴玉爲琛。晉書：太守馬岌造宋纖不得見，銘於壁曰：其人如玉，爲

二段敘己仕宦蹭蹬并及年來窘困之狀。

國之瑑。烏几重重縛，鶡衣寸寸針。哀傷同庾信，庾信有哀江南賦。述作異陳琳。言不能草檄討賊。十暑岷山葛，浦注：自乾元二年入蜀，至大曆三年出峽爲十暑。三霜楚戶砧。自三年至今五年爲三霜。史記：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。叨陪錦帳坐，謂曾爲郎官。久放白頭吟。反樸時難遇，忘機陸易沉。莊子：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，俱是陸沉者也。郭象曰：人中隱者，譬無水而沉也。應過數粒食，鷓鴣賦：巢林不過一枝，每食不過數粒。得近四知金？後漢書：王密懷金遺楊震曰：暮夜無知者。震曰：天知地知，子知我知，何謂無知。遂不受。言己所食過於鷓鴣，而囊空無復餽金者。四知事借用，亦寓非分不取意。春草封歸恨，二句又合入舟前景。源花費獨尋。轉蓬憂悄悄，行藥病涔涔。鮑照有行藥至城東橋詩，注：因病服藥，行以宣導之。漢書：霍光夫人顯使女醫淳于衍投毒藥以飲許后，有頃，曰：我頭涔涔也，藥得無有毒乎。瘞天追潘岳，潘岳西征賦：天赤子於新安，坎路側而瘞之。時必有悼殤事。持危覓鄧林。借對。謂老行須杖也。山海經：夸父與日逐走，道渴死，棄其杖，化爲鄧林。蹉跎翻學步，莊子：壽陵餘子學行於邯鄲，失其故步，直匍匐而歸耳。感激在知音。卻假蘇張舌，高誇周宋鐔。音尋。莊子：天子之劍，以燕谿石城爲鋒，齊岱爲鍔，晉衛爲脊，周宋爲鐔，韓魏爲鋏。說文：鐔，劍鼻也。納流迷浩汗，峻址一作趾。得嶔

三段言己狂言高論，得親友大度包容，而欲其鑒己之朴誠也。

末段言兵戈尚亂，而己漂泊無定，家業既荒，丹訣難學，爲可悲也。

岑。納流、峻址，言諸公能包容而合小以成大也。二句卽泰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高；河海不擇細流，故能就其深意。城府開清旭，松筠一作篁。起碧濤。朱注：城府、松筠，幕府所在也。披顏爭倩倩，倩倩笑容也。詩：巧笑倩兮。逸足競騄駬。詩：載驟騄駬。二句言望其顏色者，皆爭往而歸之。朗鑒存愚直，愚直，公自謂。皇天實照臨。公孫仍恃險，侯景未生擒。浦注：如北邊藩鎮、近地叛將皆是。書信中原闊，干戈北斗深。是年冬十一月，吐蕃復寇靈州。畏人千里井，金陵記：南朝計吏止於傳舍，將去，以剉馬草瀉井中，謂無再過矣。不久復至，汲飲，遂爲昔時之剉刺喉而死。故後人戒曰：千里井，不瀉剉。諺又云：千里井，不反唾。唾乃剉字之訛也。問俗九州箴。左傳：虞人之箴曰：芒芒禹跡，畫爲九州。揚雄傳贊：箴莫善於虞箴，作州箴。二句言投足多艱也。戰血流依舊，軍聲動至今。葛洪尸定解，言將客死也。晉中興書：葛洪止羅浮山中煉丹，忽與廣州刺史鄧岱書云：當欲遠行。岱得書狼狽而往，洪已亡，時年八十一，顏色如平生。舉尸入棺，其輕如空衣，時咸以爲尸解得仙。許靖力還難。一作任。指親友。蜀許靖傳：靖走交州，身坐岸邊，先載附從，疏親悉發，乃從後去。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：許文休自流宕以來，每有患難，常先人後己，與九族中外，同其饑寒。家事丹砂訣，家事承許靖句，丹砂承葛洪句。無成涕作霖。

仇滄柱云：此詩作於耒陽阻水之後，公之不隕於牛肉白酒明矣。其云：葛洪尸定解，蓋亦自知不久將沒也。編詩者當以此章爲絕筆。○陸放翁臨終示兒詩云：王師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毋忘告乃翁。務觀生平學杜，其忠愛乃有嗣音。

附考定僞詩二首　俱集外詩。

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第二首　見郭知達、黃鶴本。

轉驚波作惡，一作怒。卽恐岸隨流。賴有杯中物，還同海上鷗。關心小剡縣，一統志：剡縣今紹興府嵊縣。傍眼見揚州。顧注：公素有東遊之興，故及之。爲接情人飲，朝來減片愁。

逃難　見陳浩然本，又見文苑英華。

五十白頭翁，南北逃世難。疏布纏枯骨，奔走苦不暖。已衰病方入，四海一塗炭。乾坤萬里內，莫見容身畔。妻孥復隨我，回首共悲歎。故國莽邱

此詩詞旨纖仄，斷非公筆。

邵云：凡淺。定是贋作。

墟，鄰里各分散。歸路從此迷，涕盡湘江岸。

他集互見四首

哭長孫侍御

見郭知達、黃鶴本。中興間氣集載杜誦作。

道爲詩書重，名因賦頌雄。

禮闈曾擢桂，用郤詵事。任昉集：出入禮闈，朝夕舊館。注：禮闈，尚書省也。此謂唐以禮部掌貢舉。

憲府近乘驄。流水生涯盡，浮雲世事空。

惟餘舊臺柏，蕭瑟九原中。

虢國夫人

見草堂逸詩，亦見張祜集。

虢國夫人承主恩，平明騎馬入宮門。

一作金。明皇雜錄：虢國夫人出入禁中，常乘紫驄，使小黃門爲御。紫驄之駿健，黃門之端秀，皆冠絕一時。卻嫌脂粉涴烏臥切。與汚同。顏色，淡掃蛾眉朝至尊。

軍中醉歌寄沈八劉叟

見草堂逸詩，文苑英華載暢當作。潘子眞詩話：山谷在蜀，見石刻有唐人詩，以老杜酒渴愛江清爲韻，人各賦一詩。

詩自佳，然非杜作。

酒渴愛江清，餘酣漱晚汀。（奇語）軟沙欹坐穩，冷石醉眠醒。野膳隨行帳，華音發從伶。數杯君不見，都已遣沈冥。（盧注：因座中不見兩君，故數杯便覺沈冥也。）

亦是倒格。

杜鵑行　見陳浩然本，亦見黃鶴本。文苑英華載司空曙作。

李子德云：此詩多與公相翻駁，當是司空曙作。

古時杜宇稱望帝，魂作杜鵑何微細。跳枝竄葉樹木中，搶翔（一作佯。）瞥捩雌隨雄。搶，飛掠也。瞥捩，言正飛而忽見其回折也。毛衣慘黑貌憔悴，衆鳥安肯相尊崇。隳形不敢棲華屋，短翮惟願巢深叢。穿皮啄朽嘴欲禿，苦饑始得食一蟲。誰云養雛不自哺，此語亦足爲愚蒙。音聲咽咽如有謂，啼號略與嬰兒同。口乾垂血轉迫促，似欲上訴於蒼穹。蜀人聞之皆起立，至今相效傳遺風。迺知變化不可窮。豈知昔日居深宮，嬪嬙左右如花紅。末歎世俗之傳訛也。

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一

滎陽張　滑上若評註

天狗賦 并序。○原註：年譜云：按玄宗天寶六載，詔天下有一藝者赴京。公應詔退下，留京師。是年十月，上幸華清宮，公因至獸坊，作天狗賦。又按長安東驪山有溫泉水，浴可愈疾。初，秦始皇砌石起室，漢武帝又加修飾。唐貞觀間建湯泉宮，咸亨間改溫泉宮，天寶六載改華清宮，又築羅城置百司及十宅，每歲十月上巡幸焉。

天寶中，上冬幸華清宮。甫因至獸坊，怪天狗院列在諸獸院之上。胡人云：此其獸猛健，無與比者。甫壯而賦之，尚恨其與凡獸相近。

澹華清之莘莘漠漠，而山殿成削。縹與天風，崛乎迴薄。上揚雲旃兮，下列猛獸。夫何天狗嶙峋兮，氣獨神秀！色似狻猊，小如猿狖，忽不樂雖萬夫不敢前兮，非胡人焉能知其去就。向若鐵柱欹而金鎖斷兮，事未可救。

瞥流沙而歸月窟兮，天狗來自西域，卽西旅貢獒之類，故以流沙、月窟言之。斯豈踰晝？日食君之鮮肥兮，性剛簡而清瘦。敏於一擲，威解兩鬬。終無自私，必不虛透。嘗觀乎副君暇豫，奉命於畋。則蚩尤之倫，已脚渭戟涇，提挈邱陵，與南山周旋。而慢圍者戮，實禽有所穿。伊鷹隼之不制兮，呵犬豹以相纏。蹙乾坤之翕習兮，望麋鹿而飄然。由是天狗捷來，發自於左。頓六軍之蒼黃兮，劈萬馬以超過。材官未及唱，野虞未及和。四骾矢與流星兮，（骾矢，鳴鏑也。）圍要害而俱破。洎千蹄之迸集兮，始拗怒以相賀。眞雄姿之自異兮，已歷塊而高臥。不愛力以許人兮，能絕甘以爲大。（音馱。）既而羣有噉咋，勢爭割據。垂小亡而大傷兮，翻投跡以來預。劃雷殷而有聲兮，紛膽破而何遽？似爪牙之便禿兮，無

魂魄以自助。各弭耳低徊，閉目而去。朱云：以上皆敍馳獵之事。每歲，天子騎白日，御東山。百獸蹴踏以皆從兮，四猛仡銛鋭乎其間。夫靈物固不合多兮，胡役役隨此輩而往還？惟昔西域之遠致兮，聖人爲之豁迎風，虛露寒。迎風露寒二殿名。體蒼螭，軋金盤。初一顧而雄材稱是兮，召羣公與之俱觀。宜其立閶闔而吼紫微兮，卻妖孽而不得上干。時駐君之玉輦兮，近奉君之渥歡。使昊處而誰何兮，昊，犬視貌。他本作臭非。備周垣而辛酸。用事，謂養獸職事之人意則如此，非上不加賞也。仰千門之崚嶒兮，覺行路之艱難。彼用事之意然兮，匪至尊之賞闌。懽精爽之衰落兮，驚歲月之忽殫。顧同儕之甚少兮，混非類以摧殘。偶快意於校獵兮，尤見疑於蹻捷。此乃獨步受之於天兮，孰知羣材之所不接。且置身之暴露兮，遭縱觀

之稠疊。俗眼空多，生涯未愜。吾君儻憶耳尖之有長毛兮，寧久被斯人終日馴狎已！

進鵰賦表

原註：年譜云：天寶九載，公在京師嘗進雕賦，在進三大禮賦之先。

臣甫言：臣之近代，陵夷公侯之貴，磨滅鼎銘之勳，不復照曜於明時。自先君恕、預以降，奉儒守官，未墜素業矣。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，修文於中宗之朝，高視於藏書之府。故天下學士，到於今而師之。臣幸賴先臣緒業，自七歲所綴詩筆，向四十載矣，約千有餘篇。今賈馬之徒，得排金門、上玉堂者甚衆矣。惟臣衣不蓋體，常寄食於人。奔走不暇，只恐轉死溝壑，安敢望仕進乎？伏惟天子哀憐之！明主儻使執先祖之故事，拔泥塗

之久辱，則臣之述作，雖不足以鼓吹六經，先鳴數子，至於沉鬱頓挫，隨時敏捷，而揚雄、枚皐之流，庶可跂及也。有臣如此，陛下其舍諸？公每自負，有東方生之恢諧。

伏惟明主哀憐之，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！臣甫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。臣以爲雕者，鷙鳥之殊特，搏擊而不可當。豈但壯觀於旌門，發狂於原隰。引以爲類，是大臣正色立朝之義也。臣竊重其有英雄之姿，故作此賦，實望以此達於聖聰矣。謹言。

古茂雅令，逼眞漢文。至其立言有致，令人千載下想其風流。

鵰賦

當九秋之淒清，見一鶻之直上。以雄材爲己任，橫殺氣而獨往。矯矯勁翮，肅肅逸響。杳不可追，俊無留賞。彼何鄉之性命，碎今日之指掌。伊鷙鳥之累百，鷺鳥累百，不如一鶻。敢同年而爭長。此鶻之大略也。若乃虞人之所得也，必以氣稟玄冥，陰乘甲子。河海蕩漾，風雲亂起。雪沍山陰，冰纏樹死。迷向背於八極，絕飛走於萬里。朝無以充腸，夕違其所止。頗愁呼而蹈蹬，信求食而依倚。用此時而椓杙，待弋者而網紀。表狎羽而潛窺，順雄姿之所擬。欻捷來於森木，固先繫於利觜。謂以囮誘之。解騰攫而竦神，開網羅而有喜。獻令禽。朱本作之課，數備而已。及乎閩司。朱本作隸受之也，則擇其清質，列在周垣。揮拘攣之掣曳，挫豪梗之飛翻。謂條鏇以馴之。識畋遊之所使，登馬上而孤騫。然

後綴以珠飾，呈於至尊。摶風槍櫑，用壯旌門。乘輿或幸別館，獵平原。寒、燕、空闊，霜仗喧繁，觀其夾翠華而上下，卷毛血之崩奔。隨意氣而電落，引塵沙而晝昏。寫俊鶻之獵入神。豁堵牆之榮觀，棄功效而不論。斯亦足重也！至如千年孽狐，三窟狡兔。恃古塚之荊棘，飽荒城之霜露。迴惑我往來，趁趕我場圃。雖有青骹帶角，白鼻如瓠。蹙奔蹄而俯臨，飛迅翼而遐寓。而料全於果，見迫寧遽。屢攬之而穎脫，便有若於神助。是以嘵哮其音，颯爽其慮。續下轉而繚繞，尚投跡而容與。奮威逐北，施巧無據。方蹉跎而就擒，亦造次而難去。一奇卒獲，百勝昭著。夙昔多端，蕭條何處？斯又足稱也。爾其鶺鴒鵪鶉鴽鶉之倫，莫益於物，空生此身。聯拳拾穗，長大如人。肉多奚

有，味乃不珍。輕鷹隼而自若，託鴻鵠而爲鄰。彼壯夫之慷慨，假強敵而逡巡。拉先鳴之異者，及將起而復臻。忽隔天路，終辭水濱。寧掩羣而盡取，且快意而驚新。此又一時之俊也。夫其降精於金，（金天殺氣。）立骨如鐵。（爪剛如鐵。）目通於腦，筋入於節。（佳句。）架軒楹之上，純漆光芒；掣梁棟之間，寒風凜冽。雖趾蹻千變，林嶺萬穴。擊叢薄之不開，突枳枒而皆折。此又有觸邪之義也。久而服勤，是可吁畏。必使烏攫之黨，罷鈔盜而潛飛；梟怪之羣，想英靈而虛墜。豈非（豈非，朱本作豈比乎。）虛陳其力，叨竊其位。等摩天而自安，與槍榆而無事者矣。故不見其用也，則晨飛絕壑，暮起長汀。來雖自負，去若無形。置巢巖嶺，養子青冥。倏爾年歲，茫然闕庭。莫試鉤爪，空迴斗星。

衆雛儻割鮮於金殿，此鳥已將老於巖扃！卒傷此鳥之不得見試，蓋以自喻，寓意可感。

始終借鵰自喻。公後爲拾遺，丰裁可以想見。中鋪敍有法，景眞語警，卽置漢賦內亦可。○棘栈，長楊賦：棘籬藩而爲栈。栈，槧也。○烏攫，黃霸傳：吏出食於道旁，烏攫其肉。○空迴斗星，元命苞：瑤光星散爲鷹。○朱本改字，皆本之文粹英華。

進三大禮賦表　原註：年譜云：按玄宗天寶十載正月八日壬辰，朝獻太清宮。癸巳，朝享太廟。甲午，有事於南郊。公時在京師進三大禮賦。上奇之，命待制集賢院召試文章。

臣甫言：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，行四十載矣。與麋鹿同羣而處，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，實自弱冠之年矣。豈陛下明詔，九州牧伯，不歲貢豪俊於外？豈陛下不仄席思賢於中哉？臣之愚頑，靜無所取。以此知分，沉埋盛時，不敢依違，不敢激訐，默以漁樵之樂，自遺而已。詞意雅飭。頃者，賣藥都市，寄食朋友。

竊慕堯翁擊壤之謳，適遇國家郊廟之禮。不覺手足蹈舞，形於篇章。漱吮甘液，游泳和氣。聲韻寖廣，卷軸斯存。抑亦古詩之流，希乎述者之意。不嫌自譽。然詞理野質，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，配史籍以永久。恐倏先狗馬，遺恨九原。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，進明主朝獻太清宮、朝享太廟、有事於南郊等三賦以聞。臣甫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謹言。

延恩匭，則天臨朝，鎔銅爲匭，四面置門，東西名曰延恩匭，上賦頌求官爵者，先投之。

朝獻太清宮賦

太清宮卽本三清名之，薦享聖祖玄元皇帝，卽老子。又於寶仙洞求得老子妙寶眞符。時玄宗遵道教，慕長生。

冬十有一月，天子旣納處士之議，承漢繼周，革弊用古，勤崇揚休。此敍唐家致太平之功而致祭列祖。明年孟陬，將攄大禮以相籍，越彝倫而莫儔。歷良辰而戒吉，分祀

事而孔修。此言朝獻太清宮。營室主夫宗廟，乘輿備乎冕裘。甲子，王以昧爽，春寒薄而清浮。虛閶闔，逗蚩尤。旗也。張猛馬，出騰虬。捎熒惑，隨旄頭。風伯扶道，雷公挾輈。通天台之雙闕，警溟涬之十洲。浩劫礧砢，萬山颼颼。欻臻於長樂之舍，嵬入乎崑崙之邱。太一奉引，庖犧左右。堯步舜趨，禹馳湯驟。鬱閼宮之律崒，坼元氣以經構。斷紫雲而竦牆，老子關門紫氣。撫流沙而承雷。老子之流沙。紛墮朱本作隋。珠而陷碧，爝音酷。波錦而浪繡。森、青、冥而欲雨，艷光炯而初晝。於是翠蕤俄的，此言百祥諸神畢集。藻籍舒就。祝融擲火以焚香，溪女捧盤而盥漱。羣有司之望幸，辨名物之難究。瓊漿自間於粢盛，羽客先來於介胄。爍聖祖之儲祉，敬雲孫而及此。詔軒轅使合符，勑王喬以視履。積昭感於

嗣續，匪正辭於祝史。匪與棐通，輔也。若胙璧而有憑，肅風颾而乍起。揚流蘇於浮柱，金英霏而披靡；咀吸金英。擬雜珮於曾巘，孔蓋欹以颯纚。音史。中潀潀以迴復，外蕭蕭而未已。上穆然注道爲身，覺天傾耳。此段言卑視五代。陳僭號於五代，復戰國於千祀。曰：嗚呼！昔蒼生纏孟德之禍，爲仲達所愚。鑿齒其俗，窮寇其孤。赤烏高飛，不肯止其屋；黃龍哮吼，不肯負其圖。伊神器枭兀，而小人呴喻。歷紀大破，創痍未蘇。尙攫拏於吳蜀，又顚躓於羯胡。縱羣雄之發憤，誰一統於亨衢？在拓跋與宇文，豈風塵之不殊？比聰、魔及堅、特，混貔豹而齊驅。愁陰鬼嘯，落日梟嘑。各擁兵甲，俱稱國都。且耕且戰，何有何無？惟累聖之徽典，恭淑愼以允緝。茲火土之相生，非符讖之

備及。此段言唐室崛興，治化所感。煬帝終暴，叔寶初襲。編簡尚新，義旗爰入。既清國難，方覩家給。竊以爲數子自誣，敢貞乎五行攸執。而觀者潛晤，或喜至於泣。鱗介以之鳴簧，昆跂以之振蟄。感而遂通，罔不具集。仡神光而紺音酣。閟，音下。羅詭異於戢脊。音集。地軸傾而融曳，洞宮儼以嶷岌。九天之雲下垂，四海之水皆立。鳳鳥威遲而不去，鯨魚屈矯以相吸。掃太始之含靈，卷殊形而可挹。則有虹霓爲鉤帶者，指羣仙言。入自於東。揭莽蒼，履崆峒。素髮漠漠，至精濃濃。條弛張於巨細，覩披寫於心胸。蓋修竿無隙，而仄席已容。裂手中之黑簿，睨堂下之金鐘。得非擬斯人於壽域，明返樸於玄蹤。忽翳日而翻萬象，卻浮雲而留六龍。咸讋跼而壯茲應，終蒼黃而昧所從。上猶色

若不足，處之彌恭。天師張道陵等洎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，謁而進曰：學封禪典引之文。今王巨唐，帝之苗裔，地坤之紀綱。此段稱頌本朝，見宜直接殷周漢統，并封三恪事。土配君服，宮尊臣商。起數得統，特立中央。土德爲中。且大樂在懸，黃鐘冠八音之首；太昊斯啓，太昊乘震司春。曠哉勤力耳目，謂羣臣。宜乎大帶斧裳。故風后、孔甲充其佐，山稽、岐伯翼其傍。至於易制取法，謂創制禮樂。足以朝登五帝，夕宿三皇。信周武之多幸，存漢祖之自強。且近朝之濫吹，謂五代冒濫不足重。仍改卜乎祠堂。初降素車，終勤恤其後；有客白馬，固漂淪不忘。謂求殷周漢子孫爲三恪也。伊庶人得議，謂處士崔昌。寔邦家之光。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，探之於縹囊。謂考之古典。列聖有差，夫子聞斯於老氏；好問自久，宰我同科於季康。敢撥亂反正，

乃此其所長。萬神開，八駿迴。此言祭畢回駕。旗掩月，車奮雷。驚七曜，燭九垓。能事穎脫，清光大來。謂天地清寧。或曰：今太平之人，莫不優游以自得。況是蹴魏、踏晉、批周、抶隋之後，與夫更始者哉。

此當是祀老子文。明皇追祖老子號玄元皇帝，天寶二年加號太聖祖。○按天寶九載八月，處士崔昌上言：國家宜承漢統，以土代火，周隋皆閏位，不當以其子孫爲二王。上乃命求殷周漢後爲三恪，廢韓、介、鄫公。韓，元魏後；介，後周後；鄫，隋後。○熒惑，旄頭，二惡星。天台，山名。十洲，仙境。○長樂，宮名。○黃帝宮在崑崙。太一，天神之貴者。○赭，大赤也。○的，明也。藻籍，以籍圭就一匝也。祝融，五祀之官，主火正。溪女，道書有十二溪女，皆陰神。○敬雲孫，以能盡敬之雲孫而來祭也。軒轅，黃帝名。○王喬爲葉令，有神術。帝訝其來數，令太史候之。有雙鳧飛來，網得之，喬烏也。乃四年中尚方所賜。○肹蠁，涇生蟲，蚊之類。言大福之來，如此蟲羣飛而多也。○流蘇，即繡毬。潨潨，發散貌。○鑿齒，窫窳，皆惡黨。○負圖，黃帝過洛河，龍負圖書，赤文綠字。臬兀，危也。昫喻，和悅貌。○拓跋，東西魏。宇文，爲後周。聰、龐、堅、特，劉聰、慕容龐、苻堅、李特也。○歷代紀運圖：隋以火德，唐以土德。○簴，鐘鼓架，刻猛獸形其上。○神光，即鬼神。翇闢，開大也。○旛，旌也。洞宮，仙宮也。○修竿，元氣長也。言盛治綿長無間，而片席之地，

已容諸神也。罪簿有黑綠白。○忽翳日三句，言神來蔽日改觀，而留侍龍輦，咸恐懼躡足以應。○張道陵，眞人。左玄君，其弟子屬官也。○東方青，日行東陸，故青。○大帶，紳也。斧扆，取斷。○風后、孔甲、山稽、岐伯四人，皆古賢臣。○素車，祭車。尙質故素。○孔子問祫祭於老氏。宰我問五帝之德於夫子。季康亦嘗問仁。○杜公課伐木詩序古質，宋文流易，宜舊註譏之。

原註　蔡絛西清詩話云：杜少陵文自古奧，如九天之雲下垂，四海之水皆立。忽翳日而翻萬象，卻浮雲而留六龍。萬舞陵亂，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。其語磊落驚人。或言無韻者殆不可讀，是大不然。蘇東坡有美堂詩云：天外黑風吹海立，浙東飛雨過江來。蓋出於此也。嚴有翼藝苑雌黃云：秦少游嘗言：人才各有分限，杜子美詩冠古今，而無韻者殆不可讀；曾子固以文名天下，而有韻者輒不工。此未易以理推也。余比觀西清詩話，乃不然此說，云杜少陵文自古奧。所舉數語，出朝獻太清宮賦，誠磊落驚人。此謂之有韻之作可乎？竊意少游所謂無韻不可讀者，曾子固以文爲詩，韓以文爲詩，杜以詩爲文，故不工耳。

朝享太廟賦

初高祖、太宗之櫛風沐雨，致祭高祖太宗。勞身焦思。用黃鉞白旗者五年，而天下始一；歷三朝而戮力，今庶績之大備。上方采厖俗之謠，稽正統之類。蓋

王者盛事。臣聞之於里曰：昔武德以前，黔黎蕭條，無復生意。遭鯨鯢之蕩汨，荒歲月而沸渭。衮服紛紛，朝廷多閏者，仍亙乎晉魏。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，陶唐據火德而漢紹之，爲赤精。曠千載而無眞人；及黃圖之經綸，息五行而歸厚地。唐以土德王，故云。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，凡材不可以長寄。故高下相形，而尊卑各異。惟神斷繫之於是，本先帝取之以義。壬辰，既格於道祖，乘輿卽以是日致齋於九室。此下言祭太廟禮儀之盛。所以昭達孝之誠，所以明繼天之質。具禮有數，六官咸秩。大輅每出，或黎元不知；豐年則多，而筐筥甚實。既而太尉驂乘，司僕扈蹕。望重闉以肅恭，順法駕之徐疾。公卿淳古，士卒精一。黕音殫，黑色。宗廟之愈深，抵職司之所密。宿翠華於外戶，曙黃屋於通衢。氣

淒淒於前旒，光靡靡於嘉栗。階有賓阼，帳有甲乙。升降之際，見玉柱生芝；擊拊之初，覺鈞天合律。筍簴佹以碣磍，干戚宛而婆娑。鞉鼓塤篪爲之主，鐘磬竽瑟以之和。雲門咸池取之至，空桑孤竹貴之多。八音修通，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；萬舞凌亂，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。鳥不敢飛，而玄甲嶉嘐以岳峙；象不敢去，而鳴佩剡爚以星羅。已而上乾豆以登歌，美休成之既饗。璧玉儲精以稠疊，門闌洞豁而森爽。黑帝歸寒而激昂，蒼靈戒曉而來往。熙事莽而充塞，羣心靡以振蕩。桐花未吐，孫枝之鸞鳳相鮮；雲氣何多，宮井之蛟龍亂上。若夫生宏佐命之道，死配貴神之列。此言功臣配享之榮。則殷、劉、房、魏之勳，是可以中摩伊、呂，上冠夔、卨。與契同。代天之工，

爲人之傑。丹青滿地，松竹高節。自唐興以來，若此時哲，皆朝有數四，數四字意未詳。名垂卓絕。向不遇反正撥亂之主，君臣父子之別，奕葉文武之雄，注意生靈之切，雖前輩之溫良寬大，豪俊果決，曾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鈐，載其刀筆與喉舌？使祭則與，食則血，若斯之盛而已。爾乃直於主，索於祐。此言情文備而致休祥。警幽全之物，散純道之精。告幽全之物者，貴純之道也。蓋我后常用，惟時克貞。膋以蕭合，酌以茅明。嘏以慈告，祝以孝成。故天意張皇，不敢殄其瑞；神以奏王夏。福穰穰於絳闕，芳菲菲於玉墀。沛枯骨而破盲聾，施殀天。朱本作胎而逮鰥寡。園陵動色，躍在藻之泉魚；弓劍皆鳴，汗鑄金之風馬。漢金馬門。霜

露堪吸，禎祥可把。曾宮歔欷，陰事儼雅。薄清輝於鼎湖之山，靜餘響於蒼梧之野。上窅然漠漠，惕然兢兢。此言主上謙謹。紛益所慕，言慕之多。若不自勝。瞰五老侍祠而精駭，千官逖聽而思凝。於是丞相進曰：時李林甫、陳希烈爲相。陛下應道而作，惟天與能。此言羣臣頌德高往代。澆訛散，淳樸登。尚猶日愼業業，孝思烝烝。恐一物之失所，懼先王之咎徵。如此之勤恤匪懈，是百姓何以報夫元首，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。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，孝武之淫祀相仍。諸侯敢於迫脅，方士奮其威稜。歸於譎諫。○玄宗好神仙，而公言及此，不愧拾遺。一則以徵言勸內，承周宣。一則以輕舉虛憑。承漢武。謂上仙飛昇也。又非陛下恢廓緒業，其瑣細亦曷足稱。丞相退，上跼天蹐地，授綏登車。此言祭畢回駕。伊鴻洞槍纛，先出爲儲

胥。本枝根株乎萬代，睿思經緯乎六虛。甲午方有事於采壇紺席，宿夫行所如初。即過到郊天。

駢麗繁富中有樸茂之致，勝宋人多矣。○鯨鯢，大魚。謂不義之人。沸渭，奮擊貌。○多閩，史謂莽不得正王之位，如積歲月之餘爲閏。○神斷，謂主上決斷。道祖，謂老子。明堂有九室。○翠華，旗也。黃屋，天子乘車。通術，術，遂也，徑上有遂。穀初熟曰栗。○漢武作甲乙之帳。○仡，壯勇貌。碣磍，盛怒也。○雲門，黃帝樂。咸池，堯樂。空桑謂琴瑟。孤竹謂管。○崢嶸，深密也。劉燗，有光也。休成，叔孫通所奏樂。○黑帝，冬帝也。蒼靈，春帝也。麎，恐懼貌。○殷、劉、房、魏，殷開山、劉文靜、房玄齡、魏徵也。○直祭祝於主，索祭祝於祊。縮酌用茅。明，酌也。○皇帝入門，奏永安之樂，出入奏王夏之章。○妖胎，少長曰夭，在孕曰胎。○天子出建大牙旗。翠駮，馬名。○堯遊首山，有五老飛爲流星。○詩黃鳥，刺宣王也。刺其以陰事，教親而不至，聯兄弟而不固。○鴻洞，大也。以竹木爲槍槊。儲胥，藩落之類。○采壇，謂泰壇祭天。紺席，謂高帝居堂下紺席，西向配天。行所，即行在，謂行宮也。

有事於南郊賦

蓋主上兆於南郊，聿懷多福者舊矣。今茲練時日，練，擇也。就陽位之美，又所以

厚祖考、通神明而已。職在宗伯，首崇禋祀。先是春官條頒祇之書，獻祭天之紀。令泰龜而不昧，俟萬事之將履。掌次閱氈邸之則，封人考壝宮之旨。司門轉致乎牲牢之繫，小胥專達乎懸位之使。二之日，朝廟之禮既畢，天子蒼然視於無形，澹然若有所聽。又齋心於宿設，將旰食而匪寧。旌門坡陁以前騖，轂騎反覆以相經。頓曾城之軋軋，軼萬戶之熒熒。馳道端而如砥，浴日上而如萍。掣翠旄於華蓋之角，彗黃屋於鉤陳之星。先述出郊鹵簿之盛。

神仙成削以落羽，魑魅幽憂以固扃。戰岐慄華，擺渭掉涇。地回回而風淅淅，天泱泱而氣清清。甲冑乘陵，轉迅雷於荊門、巫峽；玉帛清迴，霽夕雨於瀟湘、洞庭。於是乘輿，霈然乃作。翳夫鸞鳳將至，以沖融寥廓，不可乎

彌度。聲明通乎純粹，溟涬爲之垠堮。駟蒼螭而蜿蜒，若無骨而柔順；奔烏攫（朱本作獲，卽烏獲，勇士。）而黝蟉，徒有勢於殺縛。朱輪竟野而杳冥，金鍰（朱謂當作鋘，音犯。馬冠也。）成陰以結絡。吹堪輿以軒輊，搶寒暑以前卻。（搶，爭取也。）中營密擁乎太陽，宸眷眇臨乎長薄。（林薄。）熊羆弭耳以相詆，虎豹高跳以虛攫。上方將降帷宮之絑縐，屏玉軑以蠼略。人門行馬，以拱乎合沓之場；皮弁大裘，始進於穹崇之幕。衝牙鏗鏘以將集，周衛轇轕而或若。月窟（西。）黑而扶桑（東。）寒，田燭稠而曉星落。肅定位以告潔，（此敍行郊天之禮。）藹蔓而建杓。簪裾斐斐，樽俎蕭蕭。古方回曲折，（周禮：正方之位。方回，當作方面。）周旋寂寥。必本於天，王宮（祭日。）與夜明（祭月。）相射；動而之地，山林與川谷俱標。（此敍旁及羣祀。）於是

乎官有御，事有職。此總言禮物之盛。所以敬鬼神，所以勤稼穡。所以報本反始，所以度長立極。玄酒明水之上，越席疏布之側。必取先於稻秫麴蘗之勤，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。雖三牲八簋，豐備以相沿；而蒼璧黃琮，實歸乎正色。先王之丕業繼起，信可以永其昭配；羣望之徧祭在斯，望於山川。示有以明其翼戴。由是播其聲音以陳列，此敘音樂之盛。從乎節奏以進退。詔夏濩武，采之於訓謨；鍾石陶匏，具之於棁柴。變方形於動植，聽宮徵於砰磕。英華發外，非因乎筍簴之高；和順積中，不在乎雷鼓之大。既而膟膋肫胃，柴燎窟塊。此段言福應之多。騞砉擘赫，葩斜晦潰。雷纏風升，雪颯星碎。拂勿僪潨，眇溟蓯淬。聖慮岑寂，玄黃增霈。謂天地增澤。蒼生顯昂，毛髮清籟。即毛髮細物，皆聽清籟。雷公河伯，咸駱

駮以修聳，霜女江妃，乍紛綸而晻曖。執紱秉翟，朱干玉戚。鼓瑟吹笙，金支翠旌。神光倏斂，祀事虛明。於是潛瀡乎澳汗，紆餘乎經營。浸朱崖南方。而灑朔漠，北方。洶暘谷日出處。而濡若英。若木之英，日出處。耆艾涕而童子儺，叢棘坼而狉牢朱本作狂。傾。是率土之濱，覃醓醵以涵泳；非奉郊之縣，獨宴慰以縱橫。玄澤淡泞乎無極，殷薦綢繆乎至精。稽古之時，屢應符而合契；聖人有作，不逆寡而雄成。爾乃孤卿侯伯，雜羣儒三老，儼而絕皮軒，趨帳殿，稽首曰：此段敍諸臣頌聖上德功，超於前代。臣聞燧人氏已往，法度難知，文質未變。太昊氏繼天而王，根啓閉於厥初；以木傳子，攄終始而可見。洎虞、夏、商、周，茲煥炳而葱蒨。秦失之於狠貪鑿食，漢綴之以蛇斷龍戰。中莽茫夫何從，聖蓄縮曾

不眷。謂在天神聖。伏惟道祖，老子。視生靈之磔裂，醜害馬之蹄齧。莊子：去其害馬。呵五精之息肩，考正氣之無轍。協夫貽孫以降，使之造命更挈。累聖昭洗，中祚觸蹶。指則天革唐爲周事。氣慘黷乎脂夜之妖，勢迴薄乎龍蛇之孽。伏惟陛下，勃然憤激之際，天闕不敢旅拒，指玄宗平韋后之亂事。鬼神爲之嗚咽。高衢騰塵，長劍吼血。尊卑配，宇縣刷。插紫極之將頹，拾清芬於已缺。鑪以之仁義，鍛以之賢哲。聯祖宗之耿光，卷夷狄之彫撤。蓋九五之後，人人自以遭唐虞；四十年來，家家自以爲稷卨。同契。王綱近古而不軌，見非蹈襲。天聽貞觀以高揭。蠢爾差僭，粲然優劣。宜其課密於空積忽微，此段言治歷之事。刊定於興廢繼絕。指求殷周漢爲三恪事。而後覩數統從首，遡始。八音六律而惟新；日起算外，起閏。一字千金而不滅。上曰：

吁！昊天有成命，惟五聖以受。此敍主上謙讓，歸功於天地祖宗。我其夙夜匪遑，宴用素樸以守。吁嗟乎麟鳳，胡爲乎郊藪！豈上帝之降鑒及茲，玄元之垂裕於後。夫聖以百年爲鶉鷟，道以萬物爲芻狗。末段歸到憂聖危明，欲主上去淫祀，卻貢獻，以登大庭之治。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，眇眇託乎羣后。端策拂龜於周漢之餘，緩視闊步於魏晉之首。斯上古成法，蓋其人已朽，不足道也。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，終將固之又固之。意不在抑殊方之貢，亦不必廣無用之祠。金馬碧雞，非理人之術；應無用之祠。珊瑚翡翠，此一物何疑。應殊方之貢。言一物之微，無所關涉。奉郊廟以爲寶，憎怵惕以孜孜。況大庭氏之時，況，比也。六龍飛御之歸。

頌祇，謂爲歌頌以祭地祇。○泰龜，卜吉也。掌王之社壝，爲畿封而樹之。司門，官名。小胥，正樂懸之位。○旌門，設帷爲宮，則樹旌表門。○氈邸，王祀上帝，則天官掌張氈案，設皇邸。封人，

坡陀，高貌。彀騎，張弓之騎。軋軋，難進也。軼，凌越也。○浴日，初上之日。如萍，如萍實也。太帝上九星曰華蓋。鉤陳，羽林之星。戍削，裁制貌。落羽，始皇三徵王次仲不至，變爲大鳥，落翮於居庸山中。○岐華二山。渭涇二水。○豽，蔽也。彌，終也。溟涬，深微也。○黝蟉，陰黑也。○堪，天道。輿，地道。詩：如輊如軒。中營，天子營。○紲縲，盛貌。軑，音代，車轄也。甘泉賦：蠼略蹩絞。正言車馬之狀。人門，王行無宮，則立長大之人以爲門。行馬，謂楹桓，木柵也。轇轕，遠貌。○蔚蔕，盛也。○建杓，斗柄。○紛純，設席。○砰磕，大聲。○胜，音圭，腹大貌。窟塊，深而聚也。騞，大聲。砉，小聲。○砉，光彩。晦，陰。漬，沈也。儗，大也。溶，回旋也。蓯涬，紛擾也。駱駮，行貌。霜女，天神，出以降霜。江妃，即舜二妃。晻曖，不明也。澔瀁，延長貌。○叢棘，獄中。狴牢，亦獄也。○酺，大飲酒也。上祀南郊，賜酺三日。醲，合錢飲。○莊子：至人不逆寡。謂不侮弱也。不雄成，謂不恃成而處物先也。太昊位在東方，主春，象日。洎，及也。五行志：心之不睿，厥咎霧。有脂夜之妖，若脂水夜汚人衣，淫之象也。皇之不建，厥咎眊。有龍蛇之孽。○撇，擊也。○課密，言律曆以課疏密。空積，若鄭氏分於爲數千。忽微，謂若有若無，細於髮也。○呂氏春秋：易一字而千金。○公詩：五聖連龍衮。玄元，即老子。○莊子：聖人鶉居而鷇食，鳥行而無彰。天地以萬物爲芻狗。視之如芻草狗畜，用過則棄之。○按玄宗崇祀玄元，方士爭言符瑞，又信崔昌之議，欲比隆周漢，不知淫祀矯誣，慙德多矣。子美三賦之卒章，皆寓規於頌，即子雲賦羽獵、甘泉意也。公曰：賦料揚雄敵。豈虛語哉。○陳子龍曰：三大禮賦，辭氣壯偉，非唐初餘子所能及。

原註　後村詩話云：前人謂杜詩冠古今，而無韻者不可讀。又謂太白律詩殊少。此論施之小家數可也。余觀杜集無韻者，惟夔府詩題數行頗艱澀，容有誤字脫簡。如三大禮賦，沈著痛快，非鉤章棘句者所及。太白七言近體如鳳凰臺，五言如憶賀監、哭紀叟之作，皆高妙。未嘗細考而輕爲議論，學者之通患。韓退之嘗云：氣，水也。言，浮物也。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。氣之與言猶是也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。此論最親切。李杜是甚氣魄，豈但工於有韻及古體乎。

進封西嶽賦表

原註：年譜云：天寶十三載，公在京師進封西嶽賦。按玄宗天寶九載正月，羣臣奏封華嶽，從之。二月辛亥，西嶽廟災，乃停封。至是年冬，公始進此賦而請封也。

臣甫言：臣本杜陵諸生，年過四十，經術淺陋。進無補於明時，退常困於衣食，蓋長安一匹夫耳。頃歲國家有事於郊廟，幸得奏賦，待制於集賢。委學官試文章，再降恩澤。仍猥以臣名實相副，送隸有司，參列選序。然臣之本分，甘棄置永休，望不及此。豈意頭白之後，竟以短篇隻字，遂曾聞徹宸

極。一動人主。是臣無負於少小多病貧窮好學者已。典茂可誦。在臣光榮，雖死萬足。至於仕進，非敢望也。日夜憂迫，復未知何以上答聖慈，明臣子之效。況臣常有肺氣之疾，恐忽復先草露，塗糞土，而所懷冥寞，孤負皇恩。敢攄竭憤懣，攄，發洩也。領略不則，作封西嶽賦一首以勸所覬。謂己所希望勸上行之。明主覽而留意焉。先是御製嶽碑文卒章曰：待余安人治國，然後徐思其事。此蓋陛下之至謙也。今茲人安是已，今茲國富是已。況符瑞翕集，福應交至，何翠華之脈脈朱本作默默。乎？維嶽固陛下本命，明皇生於仲秋。以永嗣業；維嶽授陛下元弼，克生司空。謂郭子儀，公傾慕正人如此。○朱云：玄宗十三載，乃右相楊國忠守司空，時國忠大惡未著，故公及之。斯又不可寢已。伏維天子霈然留意焉！春將披圖視典，冬乃展采錯事。采事也。日尚浩闊，人匪

勞止，庶可試哉。微臣不任區區懇到之極，謹詣延恩匭獻納，奉表進賦以聞。臣甫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，謹言。

封西嶽賦 并序

上既封泰山之後，玄宗開元十三年十月，封泰山，禪梁父。三十年間，車轍馬跡，至於太原，遷於長安。時或謁太廟，祭南郊，每歲孟冬，巡幸溫泉而已。聖主以爲王者之禮，告厥成功，止於岱宗可矣。故不肯到崆峒，訪具茨，驅八駿於崑崙，親射蛟於江水，始爲天子之能事壯觀焉爾。況行在供給，蕭然煩費。或至作歌有慚於從官，誅求坐殺於長吏。說盡巡幸之害。甚非主上執玄祖老子。醇醲之道，端拱御蒼生之意。大哉聖哲，垂萬代則！蓋上古之君，皆用此也。

然臣甫愚，竊以古者，疆場有常處，贊見有常儀，則備乎玉帛而財不匱乏矣，動乎車輿而人不愁痛矣。雖東岱五嶽之長，（以東嶽形太華。）足以勒崇垂鴻，與山石無極。伊太華最爲難上，至於封禪之事，獨軒轅氏得之。夫七十二君，罕能兼之矣。其餘或蹶踣風雲，碑版祠廟，終么麽不足追數。今聖主功格軒轅氏，業纂七十君，風雨所及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礪。華，近甸也，其可惡乎？比歲鴻生巨儒之徒，誦古史引時義云：國家土德，與黃帝合，主上本命，與金天合，（玄宗封華山神爲金天王。）而守闕者（謂上書人。）亦百數。天子寢不報，蓋謙如也。頃或詔厥郡國，掃除曾巘，雖翠蓋可薄乎蒼穹，而銀字未藏於金氣。臣甫誠薄劣，不勝區區吟咏之極，故作封西嶽賦以勸。賦之

義，預述上將展禮焚柴者，實覬聖意因有感動焉。爲其詞曰：

此序逼眞漢人，宜公每以相如、枚乘自命。○么麼，小貌。○宛委書：金簡青玉爲字，編以白銀，皆瑑其文。

惟時孟冬，百工乃休。上將陟西嶽，覽八荒。御白帝之都，少昊白帝，治西岳。見金天之王。既刊石乎岱宗，又合符乎軒皇。茲事體大，越不可載已。學封禪書。○越，遠也。

先是，禮官草具其儀，各有典司。俯叶吉日，欽若神祇。而千乘萬騎，已蠖略佁儗，屈矯陸離，唯君所之。然後拭翠鳳之駕，開日月之旗。撞鳴鐘，發雷輜。辨格澤之修竿，決河漢之淋漓。彏天狼之威弧，墜魑魅之霏霏。赤松前驅，彭祖後馳。方明夾轂，昌寓侍衣。山靈秉鉞而踉蹡，海若海神。護蹕而參差。風馭冉以縱纚，雲螭縩而遲蜺。地軸軋軋，殷以下折；原隰草草，

朱本作草木。儼而東飛。岐梁二山。閃倏，涇渭反覆。而天府載萬侯之玉，尙方具左纛黃屋，已煜煌於山足矣。乘輿尙鳴鸞輿，儲精澹慮。華蓋之大角低回，皆旗幟。北斗之七星皆去。屈蒼山而信宿，屯絕壁之淸曙。既臻夫陰宮，宮名。犀象韡兀，鹵簿。戈鋋悉窣，飄飄蕭蕭，洶洶如也。於是太一神之尊者。抱式，玄冥冬神。司直。天子迺宿祓齋，就登陟。駢素虬，超崴岑。天語祕而不可知，代欲聞而不可得。代謂後代。柴燎上達，神光充塞。泥金乎蒿萯之南，華山有蓮花峯。刻石乎青冥之北。上意由是茫然，延降天老，與之相識。問太微之所居，稽上帝之遺則。颯弭節以徘徊，撫八紘而黵音滅。黑。忽風翻而景倒，澹殊狀而異色。冏若褰祛開帷，下辯宸極者。謂天若下鑒誠敬。久之，雲氣翕以迴復，山嶂嶪而未息。

用武帝嵩岳三呼萬歲事。祀事孔明，有嚴有翼。神保是格，時萬時億。爾乃駐飛龍之秋，猶踰踰。詔王屬以中休。覲羣后於高堂之下，華山有巨靈掌巖。張大樂於洪河之洲。芬樹羽林，莽不可收。千人舞，萬人謳。麒麟踆踆而在郊，鳳凰蔚跋而來遊。雷公伐鼓而揮汗，地祇被震而悲愁。樂師拊石而具發，激越乎遐陬。羣山爲之相嶪，嶪謂相摩。萬穴爲之倒流。又不可得載已。久而景移樂闋，上悠然垂思曰：嗟乎！余昔歲封泰山，禪梁父。以爲王者成功，已纂終古。嘗鑒前史，至於周穆漢武，預遊寥闊，亦所不取。惟此西嶽，作鎮三輔，非無意乎？頃者，猶恐百姓不足，人所疾苦。未暇瘞斯玉帛，考乃鐘鼓。是以視嶽於諸侯，錫神以茅土。豈唯壯設險於甸服，報西成之農扈。亦所以感一念之

精靈，答應時之風雨者矣。今茲冢宰庶尹，醇儒碩生，僉曰：黃帝顓頊乘龍遊乎四海，發軔匝乎六合。竹帛有云，得非古之聖君。而泰朱本作大。華最爲難上，故封禪之事，鬱沒罕聞。以余在位，發祥隤祉者，焉可勝紀。而不得已，遂建翠華之旗，用塞雲臺之議。矧乎殊方奔走，萬國皆至。玄元從助，清廟祖宗。歆欵也。臣甫舞手蹈足曰：大哉爍乎，眞天子之表，奉天爲子者已不然，何數千萬載，獨繼軒轅氏之美，彼七十二君，又疇能臻此。蓋知明主，聖罔不克正，功罔不克成，放百靈，歸華清。宮名。

亦典亦眞，文情兼至。登封頌功中，藏諷諫正義尤難，子美眞君子也。○蠖略，廣大也。佁儗，舒徐也。屈矯，壯健也。陸離，文彩也。○格澤，星名，黃白如炎火狀，其見也不種而獲。修竿，其光綿亘也。○列仙傳：彭祖姓錢名鏗，陸終氏仲子，歷夏至殷末，八百餘歲，善導引行氣。○縱蠖，高舉也。○蟜詰，委折也。遲鈍，動貌。○前劣，音疾力。高大峻險貌。○天老，以杜詩所引，

則謂三公也。太微十星，乃天子之宮庭。○王屬，謂百官。杜詩用王命，亦王所命官也。○踆踆，走貌。○梁父，泰山旁小山也。封者，增高也。禪者，廣厚也。增泰山以報天，禪梁父以報地。○少皞以九扈爲九農正，扈民無淫。○黃帝封泰山，禪亭亭。顓頊封泰山，禪云云。亭亭、云云，二山也。○隤，降也。雲臺，內禁地。

畫馬讚

韓幹畫馬，毫端有神。驊騮老大，驍騶清新。魚目瘦腦，龍文長身。雪垂白肉，風蹙蘭筋。逸態蕭疏，高驤縱恣。四蹄雷雹，一日天地。御者閒敏，瞻彼駿骨，實惟龍媒。漢誾燕市，已矣。茫哉？但見駑駘，紛然往來。良工惆悵，落筆雄才。公自注，穆天子傳：飛兔、驍裏，日馳三萬里。

數行內毫逸之致無窮。○驊騮、驍騶、魚目、龍文，四駿馬名。○蘭筋豎者，千里馬。謂目上痕如井字。

唐興縣客館記

原註：年譜云：上元二年，公在成都作唐興縣客館記。按集中有簡王明府詩。鶴云：遂州唐興縣宰王潛也。公嘗爲潛作唐興客館記。蓋公時在成

都，遂州與成都俱屬劍南。唐肅宗在天寶初改爲蓬溪，此因其舊名耳。

中興之四年，王澹爲唐興宰，修厥政事。始自鰥寡惸獨，而和其封內。非咨於官屬，於羣吏，於衆庶曰：邑中之政，庶侮循循，不畏險膚，而行而一。吾人猶不堪其居。以容四方賓，賓其謂我幾繕完矣。惟賓館上漏下溼，何？改之重勞，我其謂人何？咸曰：誕事至，濟厥載，則達觀於大壯。作之閈閎，作之堂構，以永圖。崇高廣大，踰越傳舍。通梁直走，嵬將墜壓。素杜上承，安若泰山。兩傍序開，發洩雲露，潛靚深矣。步櫩復霤，萬瓦在後。匪丹雘爲，實疏達爲。迴廊南注，又爲覆廊，以容介行人。亦如正館，制度小劣。直左階而東，封殖修竹茂樹。挾右墀於南，環廊又注，亦可以

行步風雨。不易謀而集事，邑無妨工，亦無匱財。人不待子來，定不待方中矣。宿息井樹，或相爲賓，或與之毛。天子之使至，則曰：邑有人焉，某無以栗階。栗階義未詳。豈階之爲厲訛寫乎。州長之使至，則曰：某非敢賓也，子無所用俎。四方之使至，則曰：明府君之侈也，何以爲人？敢辭贊。或曰：明府君之侈也，何以爲人？皆曰：我公之爲人也，何以侈！子徒見賓館之近夫厚，不知其私室之甚薄。又轉一意。器物未備，力取諸私室，人民不知賦斂。乃至於館之醯醢闕，出於私廚；使之乘駟闕，辦於私廐。君豈爲亭長乎？是躬親也。若館宇不修，而觀臺榭是好，賓至無所納其車，我浩蕩無所措手足，公每好用我字，代所述者語也。獲高枕乎？其誰不病吾人矣。琐瑣忽生，何以爲之？是道也，施舍不幾乎先覺矣。

杖之友朋歎曰：杖想謂友朋之老者，扶杖而觀。朱本作杜，亦未妥。美哉！是館也成，人不知，人不怒。廨署之福也，府君之德也。府君曰：古有之也，非吾有也，余何能爲！是亦前州、府君、崔公之命也，余何能爲！是日辛丑歲秋分，大餘二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，杜氏之老記已。本一作廨署之福也，府君之德也，廨署之福也。府君曰：古有之也，非吾有也，余何能爲！是亦前州府君崔公之命也，余何能爲！是日辛丑歲秋分，大餘二，小餘二千一百八十八，杜氏之老記。

以質見姿，似拙似滯，而有古致，總不欲墮流利尖巧一家。後人學此種筆力不佳，往往有畫虎之弊。○末大餘小餘，即觀朱釋亦未明。

雜述

杜子曰：凡今之代，用力爲賢乎，進賢爲賢乎？進賢賢乎，則魯之張叔卿、孔巢父二才士者，聰明深察，博辯閎大，固必能伸於知己，令聞不已，任重

致遠，速於風飈也。是何面目黧黑，常不得飽飯喫，曾未如富家奴，茲敢望縞衣乘軒乎？豈東之諸侯深拒於汝乎？豈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？由天乎，有命乎？雖、岑子、薛子、引知名之士，月數十百，塡爾逆旅，請誦詩，浮名耳。勉之哉，勉之哉！夫古之君子，知天下之不可蓋也，故下之。知衆人之不可先也，故後之。嗟乎叔卿！遺辭工於猛健放蕩，似不能安排者。謂不能順序入化。以我爲聞人而已，以我爲益友而已。叔卿靜而思之。嗟乎巢父！執雌守常，吾無所贈若已。泰山冥冥峰以高，泗水潾潾瀰以清。悠悠友生，復何時會於王鎬之京？載飲我濁酒，載呼我爲兄。

意致俱不猶人。○進叔卿以謙退，規巢父以闊大，公眞益友。

秋述

原註：年譜云：天寶十載，公在京有秋述一首，時霖雨積旬，牆屋多壞，西京尤甚。

秋，杜子臥病長安旅次，多雨生魚，青苔及榻。常時車馬之客，舊雨來，今雨不來。昔襄陽龐德公，至老不入州府；而揚子雲草玄寂寞，多爲後輩所褻，近似之矣。嗚呼！冠冕之窟，名利卒卒，雖朱門之塗泥，士子不見其泥，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？以不分明寓意，詩多如此。子魏子獨踽踽然來，汗漫其僕，夫夫又不假蓋。夫夫本檀弓。不見我病色，適與我神會。我棄物也，四十無位。子不以官遇我，知我處順故也。子挺生者也，無矜色，無邪氣，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。歎王季友用此。文章則子游、子夏是已。無邪氣故也，得正始故也。作人作文，俱要無邪氣，得正始。噫！所不至於道者，時或賦詩如曹劉，談話及衞霍，豈少年壯志，未息俊

邁之機乎？似貶實讚，曼倩語意。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，名隸東天官，告余將行。既縫裳，既聚糧，東人怵惕，筆札無敵。謙謙君子，若不得已。知祿仕此始，吾黨惡乎無述而止。

古拙曲折，似西京以上文。

說旱

公自注：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，奉此說。○原註：年譜云：寶應元年，公在成都上嚴武說旱，時嚴武爲成都尹節度劍南東西川。

周禮司巫：若國大旱，則率巫而舞雩。傳曰：龍見而雩。謂建巳之月，蒼龍宿之體，昏見東方。萬物待雨盛大，故祭天，遠爲百穀祈膏雨也。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，非雩之時，奈久旱何？得非獄吏只知禁繫，不知疏決。怨氣積，冤氣盛，亦能致旱。是何川澤之乾也，塵霧之塞也，行路皆菜色也，

田家其愁痛也。自中丞下車之初，軍郡之政，罷弊之俗，已下手開濟矣。文中用俗字，然公詩文多通用不拘。百事冗長者，又以革削矣。獨獄囚未聞處分，豈次第未到，爲獄無濫繫者乎？穀者，百姓之本，百役是出，況冬麥黃枯，春種不入。公誠能暫輟諸務，親問囚徒，除合死者之外，下筆盡放，使囹圄一空，必甘雨大降。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。躬自疏決，請以兩縣及府繫爲始。管內東西兩川，各遣一使，兼委刺史縣令，對巡使同疏決，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。詳明可行。

眾人之望也，隨時之義也。昔貞觀中，歲大旱，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，膏雨膏一本作滂，是。足。卽岳鎭方面歲荒札，皆連帥大臣之務也，不可忽。凡今徵求無名數，又耆老合侍者，合侍想老人宜今子孫侍養者。兩川侍丁，得異常丁乎？不

殊常丁賦斂，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。國有養老，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，亦和氣合應之義也，時雨可降之徵也。愚以爲至仁之人，常以正道應物。天道奚近？去人不遠。錢本作天道遠，去人不遠。

東西兩川說　朱云：廣德二年嚴武幕中作。

聞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，皆關輔山東勁卒，多經河、隴、幽、朔教習，慣於戰守，人人可用。兼羌堪戰子弟向二萬人，實足以備邊守險。脫南蠻侵掠，南詔，烏蠻別種，與吐蕃接，後臣吐蕃。卬、雅子弟，不能獨制，但分漢勁卒助之，不足撲滅。是吐蕃馮陵，本自足支也。推量西山、卬、雅兵馬卒叛援形勝明矣。頃三城失守，陷於吐蕃。罪在職司，非兵之過也，糧不足故也。今此輩見闕兵馬使，八

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，獨漢卒偏裨將主之。竊恐備吐蕃在羌，漢兵小昵，而釁隙隨之矣。況軍需不足，姦吏減剝未已哉！愚以速擇偏裨主之。主兒易解人意，而優勸旬月，大洽矣。仍使兵羌各繫其部落，刺史分其黨而總以漢將，之勢，明其號令，一其刑賞，申其哀恤，致其驩忻，宜先自羌子弟始。自漢眞外馭妙用。得自教閱，都受統於兵馬使。更不得使八州都管，或在一羌王，或都關一世襲刺史。是羌之豪族，此反難接，然漢文往往有之。發源有遠近，世封有豪家，紛然聚藩落之議於中，肆與奪之權於外已。然則備守之根危矣，又何以藉其爲本，式遏雪嶺之西哉？比羌族封王者，初以拔城之功得，今城失矣，襲王如故，總統未已。余諸董羌黨。攘臂何？想羌人董王相爭封王。王尹之獄是矣。必有其事。由策嗣

羌王，關王氏舊親，西董族最高，怨望之勢然矣。誠於此時便宜聞上，使各自統領，不須王區分易制，然後都靜聽取別於兵馬使。不益元戎氣壯，部落無語。或（或，朱本作哉。）縱一部落怨，獲羣部喜矣。無爽如此處分，豈惟邛南不足憂，八州之人，願賈勇復取三城不日矣。幸急擇公所素諳明於將者，（朱作明了將，）無者字。正色遣之，獠賊內編屬自久，數擾背亦自久，徒惱人耳，憂慮蓋不至大乎。昨聞受鐵券，爵祿隨之。今聞已小動，爲之奈何？若不先招諭也，穀貴人愁，春事又起，緣邊耕種。即發精卒討之甚易，恐賊星散於窮谷深林。節度兵馬，但驚散緣邊之人，供給之外，未見免劫掠。（從來邊兵之弊坐此，公已道盡。）而還賃其地豪族，兼有其地而轉富。蜀之土肥，無耕之地，流冗之輩，近者交互其

鄉村而已，遠者漂寓諸州縣而已，實不離蜀也，大抵祗與兼并豪家力田耳。但鈞敲薄斂，則田不荒，以此上供王命，下安疲人可矣。豪族轉安，是否非蜀，仍禁豪族受賃罷人田。管內最大，誅求宜約，富家辦而貧家創痍已深矣。方欲安豪族，又恐病貧家，語意纏綿，難即解。今富兒非不緣子弟職掌，盡在節度衙府州縣官長手下哉。村正雖見面，不敢示文書取索，非不知其家處，獨知貧兒家處。兩川縣令刺史，有權攝者，須盡罷免。苟得賢良，不在正授權，在進退聞上而已。

洞中機宜之文，即少陵之經濟可知，誰云迂闊少實用。○公意在諸羌分黨各屬而統以漢將，其末歸於散兼并擇委任，可謂馭邊之妙策。文之紆古，似斷似續，酷肖西京。○邛雅二州屬劍南道。○末二句言不在正授權攝，只在行事守法奉上，得眞賢良。

讀書堂杜工部文集註解卷之二

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　原註：年譜云：公時爲華州司功參軍。

問：山林藪澤之地，各以肥磽多少爲差。故供甲兵士徒之役，府庫賜與之用，給郊廟宗社之祀，奉養祿食之出，辨乎名物，存乎有司。是謂公賦知歸，地著不撓者已。今聖朝紹宣王中興之洪業於上，庶尹備山甫補袞之能事於下，而東寇猶小梗，率土未甚闕，總彼賦稅之獲，盡贍軍旅之用，供兵爲害，今古如一。是官御之舊典闕矣，人神之攸序乖矣。欲使軍旅足食，則賦稅未能充備矣；欲將誅求不時，則黎元轉罹於疾苦矣。子等以待問之實，知新之

明，觀志氣之所存，於應對乎何有？佇渴救敝之通術，願聞強學之所措，意蓋在此矣。得游說乎？

問：國有軺車，廬有飲食，古之按風俗，遣使臣，在王官之一守，得馳傳而分命。蓋地有要害，郊有遠近，供給之比，省費相懸。今茲華惟襟帶，關逼輦轂，行人受辭於朝夕，使者想望於道路。屬年歲無蓄積之處，職司有愁痛之歎。況軍書未絕，王命急宣，插羽先翥於騰鷹，敝帷不供於埋馬。豈芻粟之勤獨爾，實驂騑之價闕如。人主之軫念，屢及於茲；邦伯之分憂，何嘗敢怠？乞恩難再，近日已降水衡之錢；積骨頗多，無暇更入燕王之市。欲使輶軒有喜，主客合宜，閭閻罷杼軸之嗟，官吏得從容之計。側佇新語，

當聞濟時。

問：通道陂澤，隨山濬川，經啓之理，疏導之術，抑有可觀，其來尚矣。初聖人盡力溝洫，有國作爲隄防。洎後代控引淮海，漕通涇渭，因舟楫之利，達倉庾之儲，又賴此而殷，亦行之自久。近者有司相土，決彼支渠，旣潰渭而亂河，竟功多而事寢。人實勞止，岸乃善崩。遂使委輸之勤，中道而棄。今軍用蓋寡，國儲未贍，雖遠方之粟大來，而助挽之車不給。是以國朝仗彼天使，徵茲水工，議下淇園之竹，（漢築河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。）更鑿商顏之井。（穿渠引洛水至商顏，下岸善崩，乃鑿井，井下相通行水。）又恐煩費居多，績用莫立，空荷成雲之鍤，復擁塡淤之泥。若然則舟車之用，大小相妨矣；軍國之食，轉致或闕矣。矧夫人煙尚稀，牛力不

足、者、已。子等飽隨時之要，挺竇主之資。副乎求賢，敷厥讜議。

問：足食足兵，先哲雅誥。蓋有兵無食，是謂棄之。致能掉鞅靡旌，掉，正也。靡旌，驅疾也。用楚許伯致師事。斯可用矣。況寇猶作梗，兵不可去，日聞將軍之令，親覩司馬之法。關中之卒未息，灞上之營何遠？近者鄭南訓練，城下屯集，瞻彼三千之徒，有異什一而稅。竊見明發教以戰鬬，亭午放其庸保，課乃菽麥，以爲尋常。夫悅以使人，是能用古；伊歲則云暮，實慮休止。未卜及瓜之還，交比翳桑之餓。用靈輒事。羣有司自救不暇，二三子謂之何哉？變格。

問：昔唐堯之爲君也，則天之大，敬授人時，十六升自唐侯者已。昔帝舜之爲臣也，舉禹之功，克平水土，三十登爲天子者已。本之以文思聰明，加之

以勞身焦思。既睦九族，協和萬邦，黜去四凶，舉十六相。故五帝之後，傳載唐虞之美，無得而稱焉。易曰：君子終日乾乾。詩曰：文王小心翼翼。竊觀古人聖哲，未有不以君唱於上，臣和於下，致乎人和年豐，成乎無爲而理者也。主上躬純孝之聖，樹非常之功，內則拳拳然事親如有闕，外則悸然求賢如不及。伊百姓不知帝力，庶官但此下恐遺一字，恭已如何加之庶官。恭己而已。寇孽未平，咎徵之至數也；倉廩未實，物理之固然也。今大軍虎步，列國鶴立。山東之諸將雲合，淇上之捷書日至。二三子議論宏正，詞氣高雅。則遺禋盪滌之後，聖朝砥礪之辰。雖遭明主，必致之於堯舜；降及元輔，必要之於稷卨。驅蒼生於仁壽之域，反淳樸於羲皇之上。自古哲主立極，大臣爲

體，眇然坦途，利往何順。子有說否？庶復見子之志。豈徒瑣瑣射策，趨競一第哉？頃之問，此謂舊時策對。孝廉取備尋常之對，多忽經濟之體。考諸詞學，自有文章在；策以徵事，曷成凡例焉。今愚之粗徵，貴切時務而已。以下兼及鼓鑄

積穀。夫時患錢輕，以至於量資貧幣，權子母，鑄錢量資幣權輕重，重幣母也，輕幣子也。代復改鑄。或行乎前榆莢，漢錢。後契刀，王莽錢。當此之際，百姓蒙利厚薄，何人所制輕重？問何人所制爲善。輕重，猶言優劣也。又穀者所以阜俗康時，聚人守位者也。下至十室之邑，必有千鍾之藏。苟凶穰以之，貴賤失度，雖封丞相而猶困，田千秋爲丞相，封富民侯。侯大農而爲何？桑弘羊爲治農都尉，領大農。是以繼絕表微，無或區分踰越。蒙實不敏，仁遠乎哉？蒙用吳下阿蒙事。

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　原註：年譜云：至德二載夏，公至鳳翔上謁肅宗，拜左拾遺。會房琯以陳濤戰敗罷相，公與琯爲布衣交，上疏救琯。帝怒，令鎬宣口敕，宜放推問，故有謝狀。

右臣甫，智識淺昧，向所論事，涉近激訐，違忤聖旨。既下有司，具已舉劾。詔三司推問。宰相張鎬救之，帝解，就甘從自棄，就戮爲幸。語質而古。今日巳時，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鎬奉宣口敕，宜放推問。知臣愚戇，舍臣萬死；曲成恩造，再賜骸骨。臣甫誠頑誠蔽，死罪死罪。臣以陷身賊庭，憤惋成疾。實從間道，獲謁龍顏。猶逆未除，愁痛難過。猥廁衰職，願少裨補。竊見房琯以宰相子，少自樹立，晚爲醇儒，有大臣體。時論許琯，必位至公輔，康濟元元。陛下果委以樞密，衆望甚允。觀琯之深念主憂，義形於色。況畫一保太，素所蓄積者已。而琯性失

於簡，酷嗜鼓琴。董庭蘭令之琴工，庭蘭善沈聲祝聲，蓋大小胡笳云。遊琯門下有日，貧病之老，依傍爲非。琯之愛惜人情，一至於玷汚。臣不自度量，歎其功名未垂，而志氣挫衄，覬望陛下，棄細錄大，所以冒死稱述。何思慮始竟，闕於再三。陛下貸以仁慈，憐其懇到，不書狂狷之過，復解網羅之急，是古之深容直臣，勸勉來者之意。天下幸甚！天下幸甚！豈小臣獨蒙全軀，就列待罪而已。無任先懼後喜之至，謹詣閤門進狀奉謝以聞。謹進。

至德二載六月一日，宣義郎行在左拾遺臣杜甫狀奏。

救琯是公生平一大節。○朱云：甫與房琯爲布衣交。琯以客董廷蘭罷宰相，甫上疏言罪細，不宜免大臣。帝怒，詔三司推問，宰相張鎬救之得解。○唐書：韋陟除御史大夫，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，帝令陟與崔光遠、顏眞卿按之。陟奏甫言雖狂，不失諫臣體。帝由是疏之。觀此，則論救者不獨一張鎬矣。○錢云：朱長文琴史云：董廷蘭隴西人，唐史謂其爲房琯所昵，數通賕謝，爲

有司劾治，而房公由此罷去。子美亦云：庭蘭游琯門下，貧病之老，依倚爲非。而薛易簡稱庭蘭不事王侯，散髮林壑者六十載。貌古心遠，意閒態和，撫絃韻聲，可以感鬼神矣。天寶中，給事中房琯，好古君子也。庭蘭聞義而來，不遠千里。余因此說，亦可以觀房公之過而知其仁矣。當房公爲給事中也，庭蘭已出其門。後爲相，豈能遽棄哉！又賊謝之事，吾疑譖琯者爲之，而庭蘭老朽，豈能辨釋，遂被惡名耳。房公貶廣漢，庭蘭詣之無慍色。唐人有詩云：七條絃上五音寒，此樂求知自古難。惟有開元房太尉，始終留得董庭蘭。按薛易簡以琴侍詔翰林，在天寶中，子美同時人也，其言必信。伯原琴史，千載而下爲庭蘭雪此惡名，白其厚誣，不獨正唐史之謬，兼可補子美之闕矣。

爲遺補薦岑參狀

宣義郎、試大理評事、攝察監御史、賜緋魚袋岑參。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，議論雅正，佳名早立，時輩所仰。今諫諍之路大開，獻替之官未備。恭惟近侍，實藉茂材。臣等謹詣閤門奉狀，陳薦以聞，伏聽進止。

至德二載六月十二日左拾遺內供奉臣裴薦等狀

右拾遺內供奉臣孟昌浩

右拾遺內供奉臣魏齊明

左拾遺內供奉臣杜　甫

左補闕　臣韋少游

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　原註：年譜云：乾元元年夏，公出爲華州司功，七月有爲華州郭使君作進滅殘寇形勢圖。

右臣竊以逆賊，束身檻中，奔走無路，尙假餘息，蟻聚苟活之日久。謂安慶緒敗走鄴郡，蔡希德等分道進勦，軍聲復振。陛下猶覬其匍匐相率，降款盡至，廣務寬大之本，用明惡殺之德。故大軍雲合，蔚然未進。上以稽王師有征無戰之義，下以成古先聖哲之用心。茲事玄遠，非愚臣所測。臣聞易載隨時，不俟終日。先王之用刑

也，抑亦小者肆諸市朝，大者陳諸原野。今殘孽雖窮蹙日甚，自救不暇，尚慮其逆帥，望秋高馬肥之便，蓄突圍拒轍之謀。大軍不可空勤轉輸之粟，諸將宜窮掎角之進。頃者河北初收數州，思明降表繼至，實爲平盧兵馬在賊左脅，賊動靜乏利，制不由己，則降附可知。今大軍盡離河北，逆黨意必寬縱。若萬一軼略河縣，草竊秋成，臣伏請平盧兵馬及許叔冀（青登節度使。）等軍，從鄆州西北渡河，先衝收魏，或近軍志避實擊虛之義也。伏惟陛下圖之！

遣李銑、（淮西節度。）殷仲卿、（青州刺史。）孫青漢等軍，邏迤渡河佐之，收其貝博。賊之精銳，撮在相、魏、衞之州。賊若抽其銳卒，渡河救魏、博，臣則請朔方、（郭子儀。）伊西、北庭（李嗣業。）等軍，渡沁水，收相、衞。賊若迴戈距我兩

軍，臣又請郭口、祁縣等軍，驀嵐馳屯，據林慮縣界，候其形勢漸進。又遣季廣琛（鄭蔡節度。）魯炅（淮西節度。）等軍，進渡河，收黎陽、臨河等縣，相與出入掎角，逐便撲滅。則慶緒之首，可翹足待之而已。是亦恭行天罰，豈在王師必無戰哉？愚臣聞見淺狹，承乏待罪，未精愼固之守，輕議擒縱之術。抑臣之夢寐，貴有裨補。謹進前件圖如狀，伏聽進止。乾元元年七月日某官臣狀進。

遣帥分兵，掎角互進，算無遺策，誰謂公不長於經濟？○平盧在幽燕之東，故曰左脅。○鄆州，隋東平郡縣，屬河南道。魏州，漢魏郡元城縣地，屬河北道。時爲安所據。○貝州，隋清和郡。博州，隋武陽郡之聊城縣。相州，漢魏郡。衛州，隋汲郡。俱屬河北道。○沁水在澤州。嵐州卽嵐城縣，屬河東道。林慮屬相州。黎陽屬衛州。臨河屬相州。

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

原註：年譜云：廣德元年，公在閬州。按集中有王閬州筵及陪王使君晦日泛江諸詩。

臣某言：伏自陛下平山東，收燕、薊，洎海隅萬里，百姓感動，喜王業再造，

瘡痍蘇息。陛下明聖，社稷之靈，以至於此。然河南河北，貢賦未入，江海轉輸，異於曩時。唯獨劍南，自用兵以來，稅斂則殷，部領不絕，瓊林諸庫，仰給最多，是蜀之土地膏腴，物產繁富，足以供王命也。近者賊臣惡子，頻有亂常，巴蜀之人，橫被煩費。猶自勸勉，充備百役，不敢怨嗟。吐蕃今下松維等州，成都已不安矣。楊琳師再脅普、合，普合二州俱屬劍南道。顒顒兩川，不得相救，百姓騷動，未知所裁。況臣本州山南所管，初置節度，庶事草創，豈暇力及東西兩川矣？伏願陛下聽政之餘，料巴蜀之理亂，審救援之得失，定兩川之異同，問分管之可否。度長計大，速以親賢出鎮，哀罷人以安反仄！犬戎侵軼，羣盜窺伺，庶可遏矣。而三蜀，大府也，徵取萬計，陛下忍坐見

其狼狽哉？不卽爲之，臣竊恐蠻夷得恣屠割耳，實爲陛下有所痛惜！必以親王委之節鉞，與房琯所建正同。此古之維城磐石之義明矣。陛下何疑哉？在選擇親賢，加以醇厚明哲之老爲之師傅，則萬無覆敗之跡，又何疑焉。其次付重臣舊德，智略經久，舉事允愜，不隕穫於蒼黃之際，臨危制變之明者。觀其樹勳庸於當時，扶泥塗於已墜，整頓理體，竭露臣節，必見方面小康也。今梁州旣置節度，與成都足以久遠相應矣。東川更分管數州於內，幕府取給，按東川與山南接壤，山南旣增節度，東川兵馬便可幷付西川，減省幕府繁費。破弊滋甚。若兵馬悉付西川，梁州益坦（坦字似訛。）爲聲援，是重斂之下，免出多門。西南之人，有活望矣。必以戰伐未息，勢資多軍，應須遣朝廷任使舊人，授之使節，留後之寄。綿歷歲時，非所以塞衆

望也。言留後無益。臣於所守封界，連接梓州，正可爲成都東鄙，其中別作法度，亦不足成要害哉，徒擾人矣。伏惟明王裁之！勅天下徵收赦文，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名目，伏願損之又損之！劍南諸州，亦因而復振矣。將相之任，內外交遷，西川分壺，以仗賢俊。愚臣特望以親王總戎者，意在根固流長，國家萬代之利也，敢輕易而言。冬次請愼擇重，臣亦願任使舊人，鎭撫不缺。借如犬戎俶擾，臣素知之。臣之兄承訓，自沒蕃以來，長望生還，僞親信於贊普，探其深意，意者報復摩彌國名。青海之役決矣。同謀誓衆，於前後沒落之徒，曲成翻動，陰合應接，積有歲時。每漢使回，蕃使至，帛書隱語，累嘗懇論。臣皆封進上聞，屢達臣兄承訓憂國家緣邊之急，願亦勤矣。況臣本

隨兄在蜀，向二十年。兄既辱身蠻夷，相見無日，臣比未忍離蜀者，望兄消息時通。所以戮力邊隅，累踐班秩，補拙之分淺，待罪之日深。蜀之安危，敢竭聞見。臣子之義，貴有所盡於君親。愚臣迂闊之說，萬一少裨聖慮，遠人之福也，愚臣之幸也。昨竊聞諸道路云：吐蕃已來，草竊岐隴，逼近咸陽。似是之間，憂憤隕迫，益增尸祿寄重之懼，寤寐報効之懇。謹冒死具巴蜀成敗形勢，奉表以聞。

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　原註：年譜云：大曆元年，公至夔州，時柏中丞爲夔州都督，公嘗爲作謝上表。按集中有陪柏中丞觀宴將士等詩。

臣某言：伏奉月日制，授臣某官，祇拜休命，內顧殞越。策駑馬之力，冒累踐之寵，自數勳力，萬無一稱，再三怵惕，流汗至踵。謹以某月日到任上訖。

臣某誠戰誠懼，頓首頓首，死罪死罪。伏以陛下君父任使之久，掩臣子不逮之過，就其小效，復分深憂。察臣劍南區區，恐失臣節如彼；加臣頻煩階級，鎮守要衝如此。勉勵疲鈍，伏揚陛下之聖德，愛惜陛下之百姓。先之以簡易，間之以樂業，均之以賦斂，終之以敦勸。然後畢禁將士之暴，弘洽主客之宜，示以刑典難犯之科，寬以困窮計無所出。哀今之人，庶古之道，（語樸而義盡，表體正難此古茂。）內救惸獨，外攘師寇。上報君父曲蓋庸拙之分，下循臣子勤補失墜之目。灰粉骸骨，以備守官。伏惟恩慈，胡忍容易，愚臣之願也，明主之望也。限以所領，未遑謁對，無任兢灼之極。謹遣某官奉表陳謝以聞。臣誠喜誠懼，死罪死罪。

前殿中侍御史柳公紫微仙閣畫太一天尊圖文

石鼈老放神乎始青之天，遊目乎浩劫之家。泠泠然馭乎風，熙熙然登乎臺。進而俯乎寒林，退而極乎延閣。閣名。見龍虎日月之君，亘於疏梁，塞於高壁。骨者、鬣者，皆者、黝者，視遇之間，若嚴寇敵者已。伊四司五帝天之徒，青節旗也。崇然，綠輿駢然；仙官洎鬼官無央即無窮。數衆，陽者近，陰者遠，俱浮空不定，目所向如一。蓋知北闕帝君老君。之尊，端拱侍衞之內，於天上最貴矣。已而左玄之屬吏三洞弟子某天師弟子。進曰：經始績事，前柱下史河東柳涉，職是樹善，損於而家，憂於而國，剝私室之匱，渴蒸人之安，志所至也。請梗槩帝君救護之慈，朝拜之功，曰若人存，謂老子。思我主籙我字作老子語氣，公往往如此用。生之根，

死之門，我則制伏妖之興，毒之騰。凡今之人，反側未濟。柳氏，杜史也，立乎老君之後，獲隱嘿乎？忍塗炭乎？先生（即石鑑老。）與道而遊，與學而遊，可上以昭太一之威神於下，下以昭杜史之告訴於上，玉京之用事也，率土之發祥也。惡乎寢而，庸詎仰而？先生（石鑑老。）貌然若往，頹然而止，曰：噫！夫鳥亂於雲，魚亂於水，獸亂於山，是罻弋鉤罟削格之智生，是機變邀退攫拾之智極。故自黃帝已下，干戈崢嶸，流血不乾，骨蔽乎原。乖氣橫放，淳風不返。雖書載蠻夷率服，詩稱徐方大來，許其慕中夏與？夫容成氏、中央氏、尊盧氏輩，結繩而已，百姓至死不相往來，茲茂德困矣。此段言上古樸野之治不可法。矧賢主趣之而不及，庸主聞之而不曉，浩穰崩蹙，數千古哉。至使世之仁者，嵩目而憂

世之患，有是夫。今聖主誅干紀，康大業，物尚疵癘，戰爭未息。言歸於正。必揆當世之變，日愼一日。衆之所惡與之惡，衆之所善與之善。赦有司寬政去禁，問疾薄斂，修其土田，險其走集。以此馭賊臣惡子，自然百祥攻百異，有漸，天下洶洶，何其撓哉？已登乎種種之民，舍乎惇惇之意，是巍巍乎北闕帝君者，肯不乘道腴，卷黑簿，詔北斗削死，南斗注生，與夫圓首方足，施及乎蠢蠕之蟲，肖翹之物，盡驅之更始，何病乎不得如昔在太宗之時哉？石鼈老畢辭，三洞弟子某又某，靜如得，動如失，久而卻走，不敢貳問。

能暢老氏之學，每於生處拙處見致，此亦少陵所獨。○道家之源，出於老子，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，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。○石鼈谷在萬年縣。三天有清微天，其氣始青。浩劫，謂累代也。○削格，所以設羅網者。○惇惇，謂樸野。黑簿，罪簿也。

祭遠祖當陽君文

原注：年譜云：開元二十九年，公在河南祭遠祖於洛之首陽。按晉鎮南將軍當陽侯杜預字元凱，乃公之十三世祖也。

維開元二十九年，歲次辛巳月日，十三葉孫甫，謹以寒食之奠，敢昭告於先祖晉駙馬都尉、鎮南大將軍、當陽成侯。諡曰成之靈。初陶唐出自伊祁，聖人之後，世食舊德。降及武庫，應乎虬精。恭聞淵深，罕得窺測。勇功是立，智名克彰。繕甲江陵，祲清東吳。建侯於荊，邦於南土。河水活活，造舟爲梁。洪濤奔氾，未始騰毒。春秋主解，稟隸躬親。嗚呼筆跡，流宕何人！蒼蒼孤墳，獨出高頂。靜思骨肉，悲憤心胸。峻極於天，神有所降。不毛之地，儉乃孔昭。取象邢山，全模祭仲。多藏之誡，焯序前文。小子築室，首陽之下。不敢忘本，不敢違仁。庶刻豐石，樹此大道。論次昭穆，載揚顯

號。于以采蘩，於彼中園。誰其尸之，有齊列孫。齊作齋，用三百篇成句。嗚呼！敢告茲辰，以永薄祭。尚饗！

樸而雅。○杜預在內，損益萬機，朝野美之，號杜武庫。○預醉臥嘔吐，人窺於戶，見一大蛇垂頭而吐，是曰虬精。○造舟爲梁，言預以孟津渡時恐有水患，請建河橋於富平津。橋成帝臨，舉觴屬預曰：非君此橋不立也。○預躭思牘籍，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。○杜預筆跡，不知流宕後世何人收之，故曰流宕何人。○全模祭仲，密縣有鄭祭仲墓。預臨卒遺令後人，域兆取法於鄭大夫，欲以儉自完。棺器小斂之事，皆當稱此。

祭外祖祖母文

維年月日，外孫滎陽鄭宏之、京兆杜甫，謹以寒食庶羞之奠，敢昭告於外王父母之靈。嗚呼！外氏當房，祭祀無主。伯道何罪，元陽誰撫？緬惟夙昔，追思艱窶。當太后秉柄，內宗如縷。紀國則夫人之門，舒國則府君之外父。

聿以生居貴戚，釁結狂豎。公外家當天后時，父母以讒害下獄，而外王母能盡孝。紀此一事，自足以傳。雌伏單棲，雄鳴折羽。憂心惙惙，獨行踽踽。悲夫逝景，分飛忽間於鳳凰；咄彼讒人，有詞何異於鸚鵡。初我父王之遘禍，我母妃之下室。謂下請室。深狴殊塗，酷吏同律。夫人於是布裙屝屨，提餉潛出。昊天不傭，退藏於密。久成凋瘵，溘至終畢。蓋乃事存於義陽之誄，名播於燕公之筆。嗚呼哀哉！宏之等從母昆弟，兩家因依。弱歲俱苦，茲顏永違。豈無世親？不如所愛；豈無舅氏？不知所歸。誓以偏往，惻戀光輝。漸漬相勗，居諸造微。即式微意。幸遇聖主，願發清機。以顯內外，何當奮飛。

洛城之北，邙山之曲。列樹風煙，寒泉珠玉。千秋古道，王孫去兮不歸；三月清天，春草萋兮增綠。頃物將牽累，

事未遂欲。使淚流頓盡，血下相續者矣。捧奠遲迴，炯心依屬。庶多載之灑掃，循茲辰之軌躅。

此等古茂之章，今人亦不能讀。○鄧伯道無兒。○元陽當作陽元，少孤爲外氏所養。○紀國舊書紀：王愼太宗第十子，趙王貞敗，愼亦下獄卒。愼次子沂州刺史義陽王琮等五人，垂拱中並遇害。中興初，追復官爵。張燕公作義陽王碑曰：初，永昌之難，王下河南獄，妃錄司農寺。惟有崔氏女，屏屨布衣，往來供饋，徒行顑色，傷動人倫。中外咨嗟，目爲勤孝。按碑則公之外母，紀王之孫，義陽之女也。故曰：紀國則夫人之門。又曰：名播於燕公之筆也。公母崔氏，此爲明徵。范陽太君誌稱冢婦盧氏，其爲傳寫之誤無疑矣。燕公碑文，又述義陽二子，長曰行遠，以冠就戮；次曰行芳，以童當捨。芳啼號抱行遠，乞代兄命，既不見聽，固求同盡。西南傷之，稱爲死悌。季子行保，泣血上請，迎喪歸葬。○舒國，舒王爲高祖第十八子。永昌年，與子亶俱爲田神勣所陷，繫獄死。後贈司徒。曰府君之外父者，蓋舒國爲府君外王父也。

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　原註：年譜云：廣德元年，公在閬州有祭故相國房公文。按唐史，房琯字次律，玄宗幸蜀拜爲相，肅宗卽位靈武，琯請自將平賊，戰於陳濤斜，敗績，遂罷相守邠州，繼歷晉漢二州刺史。廣德元年，召拜刑部尚書，道病卒，贈太尉。又按公集中有承聞房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詩。鶴云：按舊史：房公以廣德

元年八月四日卒於閬州僧舍，而權瘞於彼。時公在閬州，春，祭文。明年春晚，有別房公墓詩。又明年，爲永泰元年，房公啓殯時，公在雲安，故有承聞房公歸葬東都之作。

維唐廣德元年，歲次癸卯，九月辛丑朔二十二日壬戌，京兆杜甫，敬以醴酒、茶、藕、蓴、鯽之奠，奉祭故相國清河房公之靈曰：嗚呼！純樸既散，聖人又沒。苟非大賢，孰奉天秩。唐始受命，羣公間出。君臣和同，德教充溢。魏杜行之，夫何晝一！婁宋繼之，不墜故實。百餘年間，見有輔弼。及公入相，紀綱已失。將帥干紀，烟塵犯闕。王風寢頓，神器圮裂。關輔蕭條，乘輿播越。太子卽位，揖讓倉卒。小臣用權，尊貴倏忽。二語謂李輔國也。公實匡救，忘餐奮發。累抗直詞，空聞泣血。數語該括含蓄，次律心事已明，用意甚妙。還京，朝廷就列。時遭祲沴，國有征伐。車駕還京，朝廷就列。盜本乘弊，誅終不滅。高義沉埋，赤心蕩折。貶官厭路，

謂貶琯以厭足、讒口到骨。謂肅宗入賀蘭進明之譖。致君之誠，在困彌切。痛哉。天道闊遠，元精茫昧。偶生賢達，不必濟會。明明我公，可去時代。言不可去時代也。賈誼慟哭，雖多顛沛。仲尼旅人，自有遺愛。二聖崩日，二聖玄宗肅宗。長號荒外。後事所委，不在臥內。言未得爲肅宗託孤。因循寢疾，憔悴無悔。死矢泉塗，激揚風槩。天柱既折，安仰翊戴？地維則絕，安放夾載。豈無羣彥？我心忉忉！不見君子，逝水滔滔。惜慕之極。泄涕寒谷，吞聲賊壕。有車爰送，有紼爰操。撫墳日落，脫劍秋高。我公戒子，琯子孺爲刺史。無作爾勞。斂以素帛，付諸蓬蒿。身瘞萬里，家無一毫。數子哀過，他人鬱陶。水漿不入，日月其慆。州府救喪，一二而已。人情如此。自古所嘆，罕聞知己。曩者書札，望公再起。今來禮數，爲態至

此！先帝松柏，故鄉枌梓。靈之忠孝，氣則依倚。拾遺補闕，視君所履。公初罷印，人實切齒。甫也備位此官，蓋薄劣耳。見時危急，敢愛生死。點明救琯事。君何不聞？君謂肅宗。刑欲加矣。伏奏無成，終身愧恥。乾坤慘慘，豺虎紛紛。蒼生破碎，諸將功勳。城邑自守，鼙鼓相聞。山東雖定，灞上多軍。憂恨展轉，傷痛氤氳。玄豈正色，白亦不分。謂不分黑白。數語說盡賞罰不明。培塿滿地，崑崙無羣。致祭者酒，陳情者文。何當旅櫬，得出江雲。嗚呼哀哉！尚饗。

時含時露，用意婉至，此少陵第一首文。蓋人遇知己，其情既篤，其文自佳。○房次律建分王帝胄之議，爲祿山所畏，公深推慕，復以救琯左遷，乃生平最大之事，故此文亦生平最得意之文。○細看此文，方知錢註杜於房杜相交及杜以諫貶幽憤諸詩之確。○讀蒼生諸將八字，則知錢註洗兵馬及謂杜每不滿於肅宗偏愛靈武諸臣之論甚確。○唐詩紀事：司空圖謂子美祭房太尉文、大曆，乃其歌詩也。白佛寺碑贊，宏拔清

唐故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誌

縣君適河東裴榮期，榮期嘗爲濟王府錄事。

原註：年譜云：天寶九年，公在河南，誌萬年縣君京兆杜氏墓。按縣君公之姑也。又按公范陽太君墓誌云：

甫以世之錄行跡、示將來者多矣。大抵家人賄賂，詞客阿諛，眞僞百端，波瀾一揆。說盡後世石誌之弊。夫載筆光芒於金石，作程通達於神明，立德不孤，揚名歸實，可以發皇后則，標格女史，竊見於萬年縣君得之矣。其先系統於伊祁，分姓於唐杜。在虞爲陶唐氏，在周爲唐杜氏。吾祖也，我知之。遠自周室，迄於聖代。傳之以仁義禮智信，列之以公侯伯子男。春秋傳云：穆叔謂之世祿，其在茲乎？曾祖某，失名。隋河內郡司功獲嘉縣令。王父某，名依藝。皇朝監察御史洛州鞏縣令。前朝咸以士林取貴，宰邑成名。考某，名審言。修文館學士尚書膳部員外郎，天

下之人，謂之才子。兄升，國史有傳，縉紳之士，誄爲孝童。以其報父仇也。見祖母盧氏誌中。故美玉多出於崑山，明珠必傳於滄海。蓋縣君受中和之氣，成肅雍之德，其來尚矣。作配君子，實惟好仇。河東裴君諱榮期，見任濟王府錄事參軍，入在清通，同行領袖。素髮相敬，朱紱有光。縣君既早習於家風，以陰教爲己任。執婦道而純一，與禮法而始終，可得聞也。昔舅歿姑老，承順顏色。侍歷年之寢疾，力不暇於須臾。苟便於人，皆在於手。淚積而形骸奪氣，憂深而巾櫛生塵。謂不暇盥沐也。尊卑之道然，固出自於天性。孝養哀送，名流稱仰。允所謂能循法度，則可以承先祖，供給祭祀矣。維其矜莊門戶，節制差服。裁制親疏之禮。功成則運，有若四時；物或猶乖，匪踰終日。誌婦道着此奧語。黼畫組

就之事，割烹煎和之宜，規矩數及於親姻，脫落頗盈於歲序。不拘拘校量。若其先人後己，上下敦睦。懸罄知歸，卹窮。揖讓惟久。在嫂叔則有謝氏光小郎之才，於娣姒則有鍾琰洽介婦之德。周給不礙於親疏，泛愛無擇於良賤。至如星霜伏臘，軒騎歸寧，慈母每謂於飛來，幼童方生乎感悅。加以詩書潤業，道誘爲心，遏悔吝於未萌，驗是非於往事。內則致諸子於無過之地，外則使他人見賢而思齊。爰自十載已還，默契一乘之理。絕葷血於禪味，混出處於度門。喻筏之文字不遺，開卷而音義皆達。母儀用事，家相遵行矣。至於膳食滑甘之美，鞶結縫線之難。展轉忽微，欲參謀而懸解；指麾補合，猶取則於垂成。此亦人所不能形容。其積行累功，不爲薰修所住著，有如此者。謂其不溺於佛

教也。靈山鎭地，長吐煙雲；德水連天，自浮星象。則其著心定惠，豈近於揚推者哉？言非關獎飾。越天寶元年某月八日，終於東京仁風里。春秋若干，示諸生滅相。越六月二十九日，遷殯於河南縣平樂鄉之原，禮也。嗚呼哀哉！琴瑟罷聲，蘋蘩晦色。骨肉號兮天地感，中外痛兮鬼神惻。有長子曰朝列；次朝英，北海郡壽光尉；次朝牧。女長適獨孤氏，次閻氏，皆稟自胎教，成於妙年。厥初寢疾也，惟長女在，列、英、牧或以遊以宦，莫獲同曾氏之元申。號而不哭，傷斷鄰里。悠哉少女，未始聞哀，又足酸鼻。嗚呼！縣君有語曰：可以褐衣斂吾，起塔而葬。起塔從佛教也。裴公自以從大夫之後，成縣君之榮，愛禮實深，遺意蓋闕。但褐衣在斂，而幽隧爰封。其所厥飾，咸遵儉素。

謂裴公以禮葬之，不遵起塔。眷茲邑號，未降天書。各有司存，成之不日。嗚呼哀哉！有兒子曰甫，制服於斯，紀德於斯，刻石於斯。或曰：豈孝童之猶子歟？奚孝義之勤若此！甫泣而對曰，非敢當是也，亦爲報也。甫昔臥病於我諸姑，意公之母早亡，而育於姑也。姑之子又病，問女巫。巫曰：處楹之東南隅者吉。此段尤敍得明切入情。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。我自用存而姑之子卒，後乃知之於走使。甫嘗有說於人，客將出涕感者久之，相與定謚曰義。君子以爲魯義姑者，遇暴客於郊，抱其所攜，棄其所抱，以割私愛，縣君有焉。是以舉茲一隅，昭彼百行。銘而不韻，蓋情至無文。得體。其詞曰：嗚呼！有唐義姑京兆杜氏之墓。

誰能敍閨中事入如許深致語？少陵之文，本自過人，反以詩掩。○語藻而氣質，閒處敍事尤眞。古人一飯之德不忘，杜陵有焉。其人足法也。○嫂叔二句，王凝之妻謝道韞，每值叔獻之與客談

理詞屈，輒以步障自蔽，代獻之論，客不能屈。王渾妻鍾琰雖貴門，與弟妹郝氏相親。○佛家惟有一乘法，無二無三。○度門，佛有八萬四千諸度法門。○莊子以有繫者爲縣，則無繫者縣解也。○歐，陳輿服於庭也。○齊攻魯至郊，見婦人棄子抱姪，遂回軍曰：婦人猶持節行，況朝廷乎？

唐故范陽太君盧氏墓誌 原註：年譜云：天寶三載五月五日，公之祖母范陽太君盧氏卒於陳留之私第。按公之祖審言前娶薛氏，再娶盧氏。以八月旬有一日歸葬河南郾師，公作墓誌。

五代祖柔，隋吏部尚書容城侯。大父元懿，是渭南尉。父元哲，是盧州愼縣丞。維天寶三載五月五日，故修文館學士著作郎，京兆杜府君諱某之繼室范陽縣太君盧氏，卒於陳留郡之私第，春秋六十有九。嗚呼！以其載八月旬有一日發引，歸葬於河南之偃師。以是月三十日庚申，將入著作之大塋，在縣首陽之東原。我太君用甲之穴，禮也。墳南去大道百二十步奇三

尺，北去首陽山二里。凡塗車芻靈設熬置銘之名物，加庶人一等，蓋遵儉素之遺意。塋內西北去府君墓二十四步，則壬甲可知矣。遣奠之祭畢，一二家相進曰：斯至止，將欲啓府君之墓門，安靈櫬於其右，豈厭飾未具，時不練歟？言皆具且練，故作詰問。前夫人薛氏之合葬也，豈盧太君先合葬前夫人耶。初太君令之，諸子受之，流俗難之，太君易之。今茲順壬取甲，又遺意焉。嗚呼孝哉！孤子登，號如嬰兒，視無人色。且左右僕妾，洎廝役之賤，皆蓬首灰心，嗚呼流涕！寧或一哀所感，片善不忘而已哉？實惟太君積德以常，臨下以恕，如地之厚，縱天之和，運陰教之名數，秉女儀之標格。嗚呼！得非太公之後，必齊之姜乎？姜氏封於盧，以國爲氏。出范陽。薛氏所生子適曰某，名閑。故朝議大夫兗州司馬。次曰

升，升，唐書作井。幼卒，報復父讐，國史有傳。次曰專，歷開封尉，先是不祿。息女，長適鉅鹿魏上瑜，蜀縣丞。次適河東裴榮期，濟王府錄事。次適范陽盧正均，平陽郡司倉參軍。嗚呼！三家之女，又皆前卒。而某等夙遭內艱，有長自太君之首者。首與手，杜集每通用。至於婚姻之禮，則盡是太君主之。慈恩穆如，人或不知者，咸以爲盧氏之腹生也。然則某等，亦不無平津孝謹之名於當世矣。漢公孫弘養後母孝謹，後爲丞相，封平津侯。登卽太君所生，前任武康尉。二女：曰適京兆王佑，任硤石尉；曰適會稽賀搖，卒常熟主簿。其往也，旣哭成位，有若冢婦同郡盧氏、朱云：當作清河崔氏。介婦滎陽鄭氏、鉅鹿魏氏、京兆王氏，女通諸孫子，謂所生女通男孫計之。三十人。內宗外宗，寢以疏闊者，或玄纁玉帛，自他日互有所至。若以爲

杜氏之葬，近於禮而可觀，而家人亦不敢。謂不敢當知禮名。以時繼年，式志之金石。

銘曰：

太君之子，朝議所尊。貴因長子，澤就私門。亳邑之都，終天之地。享年不永，歿而猶視。

潔質不支。○升復父仇。審言貶授吉州司戶參軍，與州僚不協。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審言罪狀，繫獄，將因事殺之。既而季重等府中酣讌，審言子幷，年十三，懷刃以擊之。季重中傷死，而幷亦爲左右所殺，季重臨死曰：我不知審言有孝子，郭若訥誤我至此。審言因此免官。士人咸哀幷孝烈，蘇頲爲墓誌，劉允濟爲祭文。○錢曰：此誌代其父閑作也。薛氏所生子曰閑、曰專，太君所生子曰登。誌曰：某等夙遭內艱，有長自太君之手者。知其代父作也。又曰：幷幼卒，專先是不祿，則知閑尚無恙也。元誌云：閑爲奉天令。是時尚爲兗州司馬，閑之卒，蓋在天寶間，而其年不可考矣。公母崔氏，此云冢婦盧氏，盧字訛。以祭外祖父母文及張燕公義陽王碑考之，爲崔甚明。而作年譜者曲爲之說曰：先生之母微，故歿而不書。或又大書於世系曰：母盧氏，生母崔氏，其敢爲誕妄如此。

唐故德儀玄宗妃。贈淑妃皇甫氏神道碑

原註：年譜云：天寶四載，公在齊州作開元皇帝皇甫淑妃墓碑。碑云：淑妃生鄂王瑤、臨晉公主，公主下嫁滎陽鄭潛曜。妃薨後，歲陽載紀，潛曜下教邑司，爰度碑版。又按鄭有園亭在河南新安縣。公集中有鄭駙馬宴洞中及重題東亭詩，又有鄭駙馬池臺遇鄭廣文同飲詩。

后妃之制古矣，而軒轅氏、帝嚳氏次妃之跡，最有可稱，存乎舊史。然則其義隱，其文略。周禮：王者內職大備而陰教宣。詩人關雎風化之始，樂得淑女。蓋所以教本古訓，發皇婦道。居具燕寢之義，動有環珮之節，進賢才以輔佐君子，不淫色以取媚閨房。雖彤管之地，功過必紀；而金屋之寵，流宕一揆。言寵妃靜正者少。稽女史之華實，嗣嬪則之清高，亦時有其人，偉夫精選。

淑妃諱某，姓皇甫氏，其先安定人也。惟嵩即契字。封商，於赫有光。伊玄祖樹德，謂湯。於今不忘。必宋之子，莫之與比。伊清風繼代，惠此餘美。夫其系

緒蕃衍，紱冕所興，列爲公侯，古有皇甫充石，則其宗可知也。夫其體元消息，經術之美，刊正帝圖，中有玄晏先生，晉皇甫謐。則其家可知矣。嗟乎！我有奕葉，公作文好用我字。承權輿矣。我有徽猷，展肅雍矣。積羣玉之氣，自對白虹之天；生五色之毛，不離丹鳳之穴。曾祖烜，皇朝宋州刺史。祖粹，皇朝越州刺史都督諸軍事。父日休，皇朝左監門衞副率，妃則副率府君之元女也。粵在襁褓，體如冰雪，氣象受於天和，詩禮傳於胎教，故列我開元玄宗。神武之嬪御者，豈易其容止法度哉？今上玄宗。昔在青宮之日，詔誥錢本作詰。良家女，擇視可否，充備淑哲。太妃以內秉純一，外資沈靜。明珠在蚌，水月鮮白；美玉處石，崖津潤澤。結褵而金印相輝，同輦而翠旗交影。由是恩加

婉順，品列德儀。德儀內官正二品。雖掖庭三千，爵秩十四，掩六宮以取俊，超羣女以見賢。豈渥澤之不流，曾是不敢以露才揚己，卑以自牧而已。夫如是言，足以厚人倫，化風俗，彌縫坤載之失，夾輔元亨之求。坤元亨，利牝馬之貞。嗚呼！彼蒼也常與善，何有初也不久好？此處疑有脫誤。奈何！況妃亦既遘疾，怙如慮往。上以之服事最舊，佳人難得，送藥必經於御手，見寢始迴於天步。月氏使者，空說返魂之香；漢帝夫人，終痛歸來之像。以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十月癸未朔，薨於東京某宮院。

微陰。風驚碧樹，霧重青岑。春秋四十有二。嗚呼哀哉！望景向夕，澄華天子悼履，綦之蕪絕，惜脂粉之凝冷。下麟鳳之銀牀，到梧桐之金井。嗚呼哀哉！厥初權窴於崇政里之公宅，後詔以

某月二十七日己酉，卜葬於河南縣龍門之西北原，禮也。制曰：故德儀皇甫氏，贊道中壺，肅事後庭。孰云疾疢，奄見凋落！永言懿範，用愴於懷！宜登四妃之列，式旌六行之美，可册贈淑妃。喪須並官供。言喪事所須，並宜官供。河南尹李適之充使監護。非夫清門華胄，積行累功，序於王者之有始有卒，介於嬪御之不僭不濫，是何存榮歿哀，視有遇之多也。謂遇恩獨多。有子曰鄠王，諱瑤，兼太子太保使持節幽州大都督事，有故，在疚而卒。豈無樂國？今也則亡。匪降自天，云何吁矣！有女曰臨晉公主，出降代國長公主子滎陽潛曜，官曰光祿卿，爵曰駙馬都尉。昔王儉以公主恩尚帝女爲榮，儉母齊武康公主。何宴兼關內侯，何宴，進孫，長於宮省，尚金鄉公主，得封列侯。是亦晉朝歸美。公主禮承於訓，孝自於心。霜

露之感，形於顏色；享祀之數，缺於灑掃。嘗戚然謂左右曰：自我之西，歲陽載紀，彼都之外，道里遐絕。聖慈有蓬萊之深，異縣有松檟之阻。思欲輕舉，安得黃鵠？未議巡豫，徒瞻白雲。望關塞之風烟，尋常涕泗；懷伊川之陵谷，恐懼遷移。於是下教邑司，爰度碑版。以鄭駙馬相託，此段自不可少。甫、烝、鄭、莊之賓客，遊竇主之園林。又及己身。以白頭之嵇阮，豈獨步於崔蔡？而野老何知，斯文見託；公子泛愛，公子謂潛曜。壯心未已。不論官閥，游夏入文學之科；兼叙哀傷，顏謝有后妃之誄。銘曰：

積氣之清，積陰之靈。漢曲迴月，高堂麗星。驚濤洶洶，過雨冥冥。洗滌蒼翠，誕生娉婷。一婉彼柔惠，迥然開爽。綢繆之故，昔在明兩。恩渥未渝，

康哉大往。展如之媛，孰與爭長？二　珩珮是加，翬褕克備。先德後色，累功居位。壺儀孔修，宮教咸遂。王子奬飾，子，朱作于未是。禮亦尊異。三　小苑春深，離宮夜逼。花間度月，同輦未歸。池畔臨風，焚香不息。嗚呼變化，惠好終極！四　馮相視祲，太史書氛。藏舟晦色，逝水寒文。翠幄成彩，金爐罷燻。燕趙一馬，瀟湘片雲。五　恍惚餘跡，蒼茫具美。王子國除，匪他之恥。言非其罪。公主愁思，永懷於彼。日居月諸，邱壠荆杞。六　巖巖禹鑿，瀰瀰伊川。列樹拱矣，豐碑缺然。爰謀述作，欵就雕鐫。金石照地，蛟龍下天。七　蛟龍當謂碑旁所刻龍。　少室東立，緱垣西走。佛寺在前，宮牆在後。維山有麓，與碑不朽。維水有源，與詞永久。八　銘體次第秩然。

莊重周悉，雖有駢辭，無傷於體。漢誌銘多用對句，正復相同。末記鄭駙馬以碑見託，有精彩。古人作一文，必著來歷，則其不輕見諾可知矣。○怗音帖，安也。如慮往，謂百慮俱去。○漢月支國王進返魂香。○漢齊人少翁致李夫人魂。淄邸以容色見顧。及惠妃承恩，鄂王之母漸疏薄。○楊洄奏太子瑛與鄂王搆異謀，尋賜死。○臨晉公主，玄宗女，皇甫淑妃所生，下嫁鄭潛曜，卒大曆時。按開元中代國長公主寢疾，潛曜侍左右，累三月不曏面，尚臨晉公主。○伊川在洛陽。○六行，婦德。○按鄂王瑤母皇甫德儀，玄宗在臨陽。妃以開元二年己亥薨，至天寶四載己酉，爲歲陽載紀矣。碑當以是年作也。然此釋終未甚明。○竇主，漢館陶公主，號竇太主。○崔蔡，崔駰、蔡邕。○顏延之、謝莊，皆有后妃哀誄。

原註

東坡餘論云：董君新序稱子美爲皇甫淑妃碑在開元二十三年，最少作也。予按此碑乃駙馬鄭潛曜託子美作，而非開元二十三年淑妃葬時作也。碑云：甫忝鄭莊之賓客，遊竇主之園林，以白頭之稚阮，豈獨步於崔蔡，野老何知，斯文見託。其敍稱白頭野老，安得謂之少作。又銘云：日居月諸，邱壠荆杞，列樹拱矣，豐碑缺然。則立碑蓋在葬後也。董君不攷立碑之年，但據葬年而云，故誤耳。

缺　员

附錄一：傳誌

舊唐書文苑本傳

劉昫 音許

杜甫，字子美，本襄陽人，後徙河南鞏縣。朱注：按晉書杜預傳云：京兆杜陵人。又周書杜叔毘傳云：其先京兆人，徙居襄陽。唐書宰相世系表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，公自稱預十三葉孫，其爲尹之後明矣。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，故公之田園都在鞏洛，其族望本出杜陵，故詩每稱杜陵野老。進封西岳賦表亦云：臣本杜陵諸生也。曾祖依藝，位終鞏令。祖審言，終膳部員外郎，自有傳。父閑，終奉天令。甫天寶初，當作開元末。應進士不第。天寶末，獻三大禮賦，玄宗奇之，召試文章，授京兆府兵曹參軍。當作右衞率府參軍。十五載，祿山陷京師，肅宗徵兵靈武，甫自京師省遁，赴河西，謁肅宗於彭原，拜右當作左。拾遺。朱注：公自京師西竄，謁肅宗於鳳翔，舊史誤也。房

琯布衣時與甫善。時琯爲宰相，請自帥師討賊，帝許之。是年十月，琯兵敗於陳濤斜。明年春，琯罷相。甫上書言：琯有才，不宜罷免。肅宗怒，貶琯爲刺史，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。時關輔亂離，穀食踊貴。甫寓居於成州同谷縣，成州之上，漏去秦州。自負薪采梠，兒女餓殍者數人。久之，召補京兆府功曹。朱注：公不赴京兆功曹，乃武再帥劍南時。史誤辨，詳詩集。上元二年冬，當作廣德二年春。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，奏爲節度參謀，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，賜緋魚袋。據新書表授員外，亦當是武再帥劍南時事。武與甫世舊，待遇甚隆。甫性褊躁無器度，恃恩放恣，嘗憑醉登武之牀，瞪眙武曰：嚴挺之乃有此兒！武雖急暴，不以爲忤。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，結廬枕江，縱酒嘯咏，與田夫野老相狎蕩，無拘檢。嚴武過之，有時不冠，其傲

誕如此。永泰元年夏，武卒，無所依。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，英乂武人，麤暴，無能刺謁，乃遊東蜀依高適，既至而適卒。朱注：按適自西川入朝，在嚴武再鎮之前，拜散騎常侍乃卒。寶應元年，嚴武還朝，適領西川節度，公方攜家至東川，與留後章彝最善。適未嘗兼領東川，時亦並無依高適事。是歲崔寧卽崔旰。殺英乂，楊子琳攻西川，蜀中大亂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，扁舟下峽。未維舟而江陵亂，朱注：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，其時江陵無警，舊書謂未維舟而江陵亂者誤也。二史載居夔下峽事皆不詳。乃泝沿湘流，遊衡山，寓居耒陽。浦注：自衡往郴，舟泊耒陽耳，未嘗寓居也。甫嘗遊岳廟，爲暴水所阻，阻水不在岳廟。旬日不得食。耒陽令知之，自權舟迎甫而還。永泰二年，當作大曆五年。啗牛肉白酒，一夕而卒於耒陽，浦注：此說出於唐小說家，不可信，當以公詩正之。辨詳年譜末及詩集注。明皇雜錄：杜甫客耒陽，頗爲令長所厭，甫投詩於宰，宰遂致牛炙白酒，甫飲過多，一夕而卒。時年五十九。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。元和中，宗武子嗣業，自耒陽遷甫之柩，歸葬於偃師西北

首陽山之前。天寶末詩人，甫與李白齊名，而白自負文格放達，譏甫齷齪，有飯顆山頭之嘲誚。朱注：唐本事詩：太白戲杜云：飯顆山頭逢杜甫，頭戴笠子日卓午。借問別來太瘦生，總爲從前作詩苦。蓋譏其拘束也。酉陽雜俎：衆言李白惟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。按此詩太白集不載，柯古所言，特據流俗傳聞。又子美未嘗爲考功，其誣可不攻而破。劉昫以之入史，謬也。若溪漁隱亦有辨。元和中，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曰：余讀詩至杜子美云云，特病懶未就耳。自後屬文者，以稹論爲是。甫有集六十卷。

新唐書本傳

甫字子美，少貧，不自振，客吳越齊趙間。李邕奇其才，先往見之。舉進士，不中第，困長安。天寶十三載，玄宗朝獻太清宮，饗廟及郊，甫奏賦三篇。朱注：獻賦在天寶十載，新史誤。帝奇之，使待制集賢院，命宰相試文章，擢河西尉，不拜；改

宋祁

右衞率府胄曹參軍。數上賦頌，因高自稱道，且言：先臣恕預以來，恕，預之父。承儒守官十一世，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。臣賴緒業，自七歲屬辭，且四十年，然衣不蓋體，嘗寄食於人。竊恐轉死溝壑，伏維天子哀憐之！若令執先人故事，拔泥塗之久辱，則臣之述作，雖不足鼓吹六經，先鳴數子，至沈鬱頓挫，隨時敏給，揚雄、枚皐可企及也。有臣如此，陛下其忍棄之！會祿山亂，天子入蜀，甫避走三川。三川縣屬鄜州。肅宗立，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，爲賊所得。至德二載，亡走鳳翔，上謁，拜左拾遺。與房琯爲布衣交。琯時敗陳濤斜，又以客董庭蘭，罷宰相。甫上疏言罪細，不宜免大臣。帝怒，詔三司推問。宰相張鎬曰：甫若抵罪，絕言者路。帝乃解。甫謝，且稱：琯宰相

子，少自樹立，爲醇儒，有大臣體，時論許琯才堪公輔，陛下果委而相之。觀其深念主憂，義形於色。然性失於簡，酷嗜鼓琴。庭蘭託琯門下，貧疾昏老，依倚爲非。琯愛惜人情，一至玷汚。臣歎其功名未就，志氣挫衄。覬陛下棄細錄大，所以冒死稱述。涉近訐激，違忤聖心，陛下赦臣百死，再賜骸骨，天下之幸，非臣獨蒙。然帝自是不甚省錄。時所在寇奪，甫家寓鄜，彌年艱窶，孺弱至餓死，因許甫自往省視。從還京師，朱注：孺弱餓死，乃天寶十四載，自京赴奉先時事。若往鄜迎家，則在至德二載，當以奉先詠懷詩正之。出爲華州司功。浦注：時亦因東都被兵，家毀人散之故。負薪採橡栗自給。流落劍南，結廬成都西郭。召補京兆功曹參軍，不至。浦注：此二句當在往依焉之下。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，往依焉。武再帥劍南，表爲參

謀檢校工部員外郎。武以世舊，待甫甚善，親至一作詣。其家。甫見之，或時不巾。而性褊躁傲誕，嘗登武床，瞪目視曰：嚴挺之乃有此兒。武亦暴猛，外若不爲忤，中銜之。一日，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，集吏於門。武將出，冠鉤於簾三。左右白其母，奔救得止，獨殺彝。朱注：此說出雲溪友議，不可信，辨詳詩集。武卒，崔旰等亂，甫往來梓夔間。遊梓乃寶應廣德間事，至是惟寓夔耳。大曆中，出瞿唐，下江陵，泝沅湘，以登衡山。因客耒陽，遊嶽祠，大水遽至，涉旬不得食。縣令具舟迎之，乃得還。令嘗饋牛炙白酒，大醉，一夕一作昔。卒，浦注：此段之謬，與舊史同。年五十九。甫放曠不自檢，好論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。少與李白齊名，時號李杜。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，酒酣登吹臺，慷慨懷古，人莫測也。數嘗寇亂，挺節無所汚。爲

歌詩傷時撓弱，情不忘君，人憐其忠云。

贊曰：唐興，詩人承陳隋風流，浮靡相矜。至宋之問、沈佺期等，研揣聲音，浮切不差，而號律詩，競相沿襲。逮開元間，稍裁以雅正。然恃華者質反，好麗者壯違，人得一概，皆自鳴所長。至甫，渾涵汪茫，千彙萬狀，兼古今而有之。他人不足，甫乃厭餘。殘膏剩馥，沾丐後人多矣。故元稹謂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甫又善陳時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言不少衰，世號詩史。昌黎韓愈於文章愼許可，至於歌詩，獨推曰：李杜文章在，光燄萬丈長。誠可信云。

推尊少陵，自設之始，此序論詩亦當。

知此，則無摹擬剽竊之弊。

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 并序

元稹

叙曰，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總萃焉。始堯舜時，君臣以賡歌相和，是後詩繼作，歷夏、殷、周千餘年，仲尼緝拾選練，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，其餘無聞焉。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，然猶去風雅日近，尚相比擬。秦漢以還，採詩之官既廢，天下俗諺民謳，歌頌諷賦，曲度嬉戲之詞，亦隨時間作。至漢武帝賦柏梁詩，而七言之體興。蘇子卿、李少卿之徒，尤工爲五言。雖句讀文律各異，雅鄭之音亦雜，而詞意簡遠，指事言情，自非有爲而爲，則文不妄作。建安之後，天下文士，遭罹兵戰，曹氏父子，鞍馬間爲文，往往橫槊賦詩，其遒壯抑揚寃哀悲離之作，尤極於古。晉時風概稍

杜集大成，遂爲千古定評。

存。宋齊之間，教失根本，士子以簡慢矯飾翕習舒徐相尚，文章以風容色澤放蕩精清爲高，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，意義格力，固無取焉。陵遲至於梁陳，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，又宋齊之所不取也。唐興，學官大振，歷世之文，能者互出。而又沈宋之流，研練精切，穩順聲勢，謂之爲律詩。由是而後，文體之變極焉。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，務華者去實；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，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，律切則骨格不存，閒暇則纖穠莫備。至於子美，蓋所謂上薄風雅，下該沈、宋，言奪蘇、李，氣吞曹、劉，掩顏、謝之孤高，雜徐、庾之流麗，盡得古人之體勢，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，尚不知貴其多乎哉！苟以爲能所不能，無可無不可，則

元遺山論詩絕句云：排比鋪張特一途，藩籬如此亦區區。少陵自有連城璧，爭奈微之識珷玞。然元白長篇，皆源於此。

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是時山東人李白，亦以奇文取稱，時人謂之李杜。余觀其壯浪縱恣，擺去拘束，模寫物象，及樂府歌詩，誠亦差肩於子美矣。至若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大或千言，次猶數百，辭氣豪邁，而風調清深，屬對律切，而脫棄凡近，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，況堂奧乎！予嘗欲條析其文，體別相附，與來者爲之準，特病懶未就耳。適遇子美之孫嗣業，啓子美之柩，襄祔事偃師，途次於荊，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，拜余爲誌。辭不能絕，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。

係曰：晉當陽成侯姓杜氏，下十世而生依藝，令於鞏。依藝生審言，審言善詩，官至膳部員外郎。審言生閑，閑生甫。閑爲奉天令。甫字子美，天寶

中獻三大禮賦，明皇奇之，命宰相試文，文善，授右衞率府胄曹。屬京師亂，步謁行在，拜左拾遺。歲餘，以直言失官，出爲華州司功，尋遷京兆功曹。劍南節度嚴武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。旋又棄去，扁舟下荆楚間，竟以寓卒，旅殯岳陽，享年五十有九。夫人弘農楊氏女，父曰司農少卿怡，四十九年而終。嗣子曰宗武，病不克葬，歿命其子嗣業。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，收拾乞匄，焦勞晝夜，去子美歿餘四十年，然後卒先人之志，亦足爲難矣。

銘曰：維元和之癸巳，粤某月某日之佳辰，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。嗚呼！千載而下，曰此文先生之古墳。

叶慈隣切。

附錄二：年譜

杜工部年譜

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　即景雲三年正月，改元太極，五月改延和，八月改先天。

公生。呂汲公詩譜云：墓誌本傳皆言公年五十九歲，卒於大曆五年庚戌，則當生於是年。蔡興宗、魯訔、黃鶴諸譜同。

玄宗開元元年癸丑　即先天二年十二月改元。

開元三年乙卯

公劍器行序云：開元三年，余尚童稚，記於鄜城，觀公孫氏舞劍器。黃鶴曰：公七歲能詩。則四歲記事，非不能矣。呂譜疑其年必有誤，非也。

開元六年戊午

公壯遊詩云：七齡思即壯，開口詠鳳凰。表云：自七歲所綴詩筆，向四十載矣，約千有餘篇。

開元八年庚申

壯遊詩云：九齡書大字，有作成一囊。

開元十四年丙寅

壯遊詩云：往昔十四五，出遊翰墨場。斯文崔魏徒，以我似班揚。

開元十九年辛未

公年二十，遊吳越。

黃曰：公進大禮賦表云：浪跡於陛下豐草長林，實自弱冠之年。則其遊吳越乃在開元十九年，自是下姑蘇，渡浙江，遊剡溪，久之方歸。

○朱鶴齡曰：按公哭韋之晉詩：悽愴郁瑕邑，差池弱冠年。又酬寇侍御詩：往別郁瑕地，於今四十年。郁瑕，晉地也。公弱冠之時嘗遊晉地，當是遊晉後方爲吳越之遊也。

開元二十三年乙亥

公自吳越歸，赴京兆貢舉，不第。

史唐初考功郎掌貢舉。至開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爲舉人詆訶，帝以員外郎望輕，徙禮部，以侍郎主之。則公下考功第，當在二十三年。蓋唐制，年年貢士也。選舉志：每歲仲冬，州縣館監舉其成者，送之尚書省。舊史云：天寶初應進士不第，非。

黃曰：公本傳嘗舉進士不第，故壯遊詩云：歸帆拂天姥，中歲貢舊鄉。忤下考功第，獨辭京兆堂。按

開元二十五年丁丑

公遊齊趙。

朱曰：按壯遊詩：忤下考功第，獨辭京兆堂。放蕩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。是下第後即遊山東之明證。但未詳起於何年。今姑依魯嘗、黃鶴諸譜。又按壯遊詩不言遊兗州而集中頗多兗州所作，蓋兗州與齊州接境，公過齊州，蓋在兗州趨庭之後也。

開元二十九年辛巳

公年三十，在東都。

是年寒食祭遠祖當陽君於洛之首陽。

天寶元年壬午正月改元。

公在東都。是年公姑萬年縣君卒於東京仁風里，六月還殯河南縣，公作墓誌。

天寶三載甲申五月改年爲載。

公在東都。五月公祖母范陽太君卒於陳留之私第，八月歸葬偃師，公作墓誌。○朱曰：按是時太白自翰林放歸，客游梁、宋、齊、魯，相從賦詩，正在天寶三四載間。舊譜謂：開元二十五年，公從高適、李白過汴州，登吹臺懷古。以寄李十二白詩證之，其謬信矣。

天寶四載乙酉

公在齊州。是年撰皇甫淑妃神道碑，夏，陪李北海邕宴歷下亭。○按高適李白俱有贈邕詩，當是同時。白有魯郡石門別杜二甫詩，或四五載之秋也。

天寶五載丙戌

公歸長安。黃曰：壯遊詩：放浪齊趙間，裘馬頗清狂。快意八九年，西歸到咸陽。則歸京師在天寶四五載。

天寶六載丁亥

公應詔退下，留長安。元結諭友文云：天寶六載，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，李林甫命尚書省試，皆下之，遂賀野無遺賢。時公與結皆應詔而退。

天寶七載戊子

公在長安。

天寶八載己丑

公在長安，間至東都。公洛城北謁玄元廟詩云：五聖聯龍袞。唐史加五帝大聖字在八載閏六月，可證是年公又在東都。

天寶九載庚寅

公在長安。

天寶十載辛卯

公年四十，在長安，進三大禮賦，玄宗奇之，命待制集賢院。魯嘗曰：公奏三大禮賦，史

集皆以爲十三載。按帝紀十載行三大禮，十三載未嘗郊，況表云：臣生長陛下淳朴之俗，行四十載矣。故知當在今歲。○是年作秋述。

天寶十一載壬辰

公在長安，召試文章，送隸有司，參列選序。

天寶十二載癸巳

公在長安。

天寶十三載甲午

公在長安。黃曰：是年進封西嶽賦。

天寶十四載乙未

授河西尉，不拜，改右衞率府胄曹參軍。十一月，往奉先。魯曰：公在率府，其家先在

奉先。詩史云：薊北反書未聞，公已逸身畿甸。

肅宗至德元載丙申　即天寶十五載七月，肅宗即位靈武，改元。

五月，自奉先往白水，依舅氏崔少府。六月，又自白水往鄜州。聞肅宗即位，自鄜竊服奔行在，遂陷賊中。

至德二載丁酉

四月，脫賊謁上鳳翔，拜左拾遺。疏救房琯。上怒，詔三司推問。宰相張鎬救之獲免。八月，墨制放還鄜州省家。十月，上還西京，公扈從。是年六月一日，有奉謝口救放三司推問狀。又有同遣補薦岑參狀。○仇兆鰲曰：按收京詩：生意甘衰白，天涯正寂寥，忽聞哀痛詔，又下聖明朝。是時十一月初，公尚在鄜州，其至京當在十一月。年譜謂十月扈從還京，與詩不合。當以公詩爲正。

乾元元年戊戌 二月改元，復以載爲年。

任左拾遺。六月，出爲華州司功。冬晚，離官間至東都。是年十月，有爲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寇形勢圖狀。有試進士策問五首。

乾元二年己亥

春，自東都回華州，關輔饑。

置草堂，未成。七月，棄官西去度隴，客秦州，卜西枝村。

上元元年庚子 閏四月改元。

十月，往同谷。寓同谷不盈月。十二月，入蜀至成都。

公在成都，卜居浣花溪。是年營草堂，公詩所云：經營上元始是也。又云：頻來語燕定新巢，則三月堂成。

上元二年辛丑 九月去年號，止稱元年，以十一月爲歲首，以斗所建辰爲名。

公年五十，居成都草堂。

代宗寶應元年壬寅 建巳月，代宗卽位改元，復以正月爲歲首，建巳月爲四月。

公居成都草堂。七月，送嚴武還朝，到綿州。未幾，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，因入梓州。冬，復歸成都。迎家至梓。十二月，往射洪，南之通泉，皆梓屬邑。 是年建巳月，公上嚴武說旱。○仇曰：公迎妻子不見詩題，恐是遣弟往迎。有弟占歸草堂詩：熟知江路近，頻爲草堂迴，可證。 是年秋，作唐興縣客館記。

廣德元年癸卯 七月改元。

公在梓州。春，間往漢州。秋，往閬州。冬晚，復回梓州。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。 是年有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。九月，有祭房相國文。

廣德二年甲辰

春，復自梓州往閬州。嚴武再鎮蜀。春晚，遂歸成都草堂。六月，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，賜緋魚袋。是年上武東西兩川說。

永泰元年乙巳正月改元。

正月，辭幕府歸草堂。四月，嚴武卒。五月，遂離蜀南下，自戎州至渝州。六月，至忠州。秋，至雲安，居之。

大曆元年丙午十一月改元。

春，自雲安之夔州居之。秋，寓西閣。是年有爲夔府柏都督謝上表。

大曆二年丁未

公在夔州。春，遷居赤甲。三月，遷瀼西。秋，遷東屯。未幾，復自東

屯歸灄西。

大曆三年戊申

正月，去夔出峽。三月，至江陵。秋，移居公安。冬晚，之岳州。

大曆四年己酉

正月，自岳州之潭州。未幾，入衡州。夏，畏熱復回潭州。朱曰：公有衡州送李勉及回棹二詩，當是其年嘗間至衡州，不久復回長沙也。○時欲歸襄漢不果，自是率舟居。

大曆五年庚戌

公年五十九。春，在潭州。夏四月，避臧玠亂，入衡州。欲如郴州，依舅氏崔偉，因至耒陽，泊方田驛。秋，舟下荆楚，竟以寓卒，旅殯岳

陽。仇曰：此條朱氏刪去，舊譜非是。五年冬，有送李衡詩云：與子避地西康州，洞庭相逢十二秋。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，至大曆五年爲十二秋。又風疾舟中詩云：十暑岷山葛，三霜楚戶砧。公以大曆三年春適湖南，至五年秋爲三霜。以二詩證之，安得曰五年之夏卒於耒陽乎？其卒當在潭岳之交，秋冬之際。況元稹作誌在舊史前，初無牛肉白酒之說。夫不信子孫之行述，而信史氏之傳聞，其亦昧於權衡審擇矣。

附錄三：評論

諸家論杜

王安石介甫曰：太白歌詩，豪宕飄逸，人固莫及，然其格止於此而已，不知變也。至於子美，則悲歡窮泰，發斂抑揚，疾徐縱橫，無施不可。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，有綺麗精確者，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，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，有淡泊簡靜若山谷隱士者，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。蓋公詩緒密而思深，觀者苟不能窮其閫奧，未易識其妙處，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！此子美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。

嚴羽儀卿曰：詩之法有五：曰體製，曰格力，曰氣象，曰興趣，曰音節。詩之品有九：曰高，曰古，曰深，曰遠，曰長，曰雄渾，曰飄逸，曰悲壯，曰悽惋。其用工有三：曰句法，曰字眼，曰起結。其大致有二：曰優游不迫，曰沈着痛快。詩之極致有一：曰入神。詩而入神，至矣盡矣，蔑以加矣。惟李、杜得之，他人得之蓋寡也。

元好問裕之曰：子美之詩，如祥光慶雲，千變萬化，不可名狀。及讀之熟，求之深，含咀之久，則九經百氏所以膏潤其筆端。譬如金屑、丹砂、芝朮、參桂，識者例能指名之，至於合而爲劑，其君臣佐使之互用，甘苦酸鹹之相

海，浩浩瀚瀚，無有涯涘；如淋漓，隨物賦形；如三江五湖，合而爲

入，有不可復以是物名者。故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可也，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。

胡應麟元瑞曰：少陵不效四言，不倣離騷，不用樂府舊題，是此老胸中壁立處。然風騷樂府遺意，杜往往得之。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，鳴皋等篇擬離騷，俱相去懸遠；樂府奇偉，高出六朝，古質不如兩漢，較輸杜一籌也。

王世貞元美曰：太白詩以氣爲主，以自然爲宗，以俊逸高暢爲貴；子美以意爲主，以獨造爲宗，以奇拔沈雄爲貴。其歌行之妙，使人讀之飄飄欲仙者，太白也；使人慷慨激烈歔欷欲絕者，子美也。

又曰：太白筆力變化極於歌行，少陵筆力變化極於近體。李變化在調與

辭，杜變化在意與格。然歌行無常矱，易於錯綜；近體有定規，難於伸縮。調詞超逸，驟如駭耳，索之易窮；意格精深，殆若無奇，繹之難盡。此其微不同者也。

王世懋敬美曰：子美集中賀奇仝癖，郊寒島瘦，元輕白俗，無所不有，此眞杜詩也。今人徒拾其高聲硬語，以爲眞杜，愈近愈遠矣。

沈明臣嘉則曰：今人多稱李杜，率無定品。余謂李如春草秋波，無不可愛，然注目易盡耳。至老杜，如堪輿中然，太山喬嶽，長河巨海，纖草穠華，怪松古柏，惠風微波，嚴霜烈日，無所不有。吾當李則雁行，當杜則北面。聞者驚愕。

盧世潅德水曰：杜詩遠慮深憂，固其獨擔之懷抱，卽託物寄言，亦具全副之精神。又有乍看無端，尋思有謂，就不阡不陌中，而條理指歸一一可按者。又有興言在此，寓意在彼，就尋常尺幅內，而涵融籠罩蕩蕩難名者。準繩最密，神理縱橫，陶練極清，奇葩煥發；以至造化權輿，陰陽昏曉，飛潛動植，表裏精粗，但經弱毫微點，靡不眞色畢呈。所云下筆如有神，良非妄語。

陶開虞說杜曰：遠水遠山，爲雲爲雨，人知其爲摩詰畫、右丞詩也。不知子美以詩爲畫，如羣木水光下，萬家雲氣中，畫雨。林疏黃葉墜，野靜白鷗來，畫朝。歸雲擁樹失山村，畫夕。落月動沙虛，畫宵。蒼山入百里，崖斷

如杵臼，畫九成宮地形。楚江巫峽半雲雨，清簟疏簾看弈棊，畫水樓。競將明媚色，偷眼豔陽天，畫美人。貧知靜者性，白益毛髮古，畫高隱。子璋髑髏血模糊，手提擲還崔大夫，畫猛將。細雨荷鋤立，畫農。竹光圍野色，舍影漾江流，畫幽居。渚蒲隨地有，村逕逐門成，畫田家。寒風疏草木，旭日散雞豚，畫寒村。櫓搖背指菊花開，畫行舟。燈前細雨簷花落，畫夜坐。親朋盡一哭，鞍馬去孤城，畫遠行。柴門鳥雀噪，歸客千里至，妻孥怪我在，驚定還拭淚，分明畫出一箇亂後遠歸人。掉頭紗帽側，曝背竹書光，是畫暮景衰頹之狀。遲日江山麗，春風花草香；林花著雨臙脂濕，水荇牽風翠帶長；畫春光之韶麗也。萬壑樹聲滿，千崖秋氣高；風急天高猿嘯哀，

渚清沙白鳥飛迴；畫秋景之悲壯也。星臨萬戶動，月傍九霄多；雲移雉尾開宮扇，日繞龍鱗識聖顏；畫朝宁之尊嚴也。荒庭垂橘柚，古屋畫龍蛇；古廟杉松巢水鶴，歲時伏臘走村翁；畫祠廟之荒涼也。猿挂時相學，鷗行炯自如，以學字、炯字畫猿鷗。樹蜜早蜂亂，江泥輕燕斜，以亂字、斜字畫蜂燕。低昂各有意，磊落如長人，以磊落字畫鶴。眼有紫焰雙瞳方，卓立天骨森開張，又儼然天馬來矣。舉天地間所有之情狀，無不曲肖於詩中，此眞化工，非畫工也。

杜詩每於起句驚人，如贈王生云：麟角鳳觜世莫識，煎膠續弦奇自見。簡薛華云：文章有神交有道，端復得之名譽早。山水障云：堂上不合生楓樹，怪底江山起烟霧。哀王孫云：長安城頭頭白烏，

夜飛延秋門上呼。送長孫侍御云：驄馬新鑿蹄，銀鞍被來好。俱起得疏莽奇突，靈動不羈，下接處風捲濤飛，不愁思致之不屬也。此之謂託根蓬山，自無凡卉。結處如畫山水云：若耶溪，雲門寺，吾獨何爲在泥滓？青鞋布襪從此始。贈狄明府云：虎之饑，下嶕嶢咬之橫，出清泚；早歸來，黃土汚人眼易眯。俱結得瀟灑橫逸，有不盡之趣。杜詩有聲宏氣壯，函蓋乾坤者，如地平江動蜀，天闊樹浮秦；星垂平野闊，月湧大江流，是也。有機到神來，不加錘鍊者，如鴻雁幾時到，江湖秋水多；一時今夕會，萬里故鄉情，是也。

吳齊賢論杜曰：杜詩章法有一題數首而逐首分承者，如李監宅二首，前首

先言李監，次首方及其宅；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，一首暮春，二首瀼西，三首草屋，四首五首言懷。　各題數首而上下聯接者，如白帝城三首一連，故曰一上一回新；客夜客亭三首頂接，故曰秋窗猶曙色。　下首而分承上首者，如羌村三首，一首總言歸客千里至，二首嬌兒不離膝承上妻孥來，三首父老四五人承上鄰人來；領妻子赴蜀山行三首，一首總言盡室畏途邊，二首飄風愧老妻單承妻，三首稚子入雲呼單承子。　兩首而中間相合者，如散愁二首，一首以司徒結，二首以尚書起；社日二首，一首以東方結，二首以陳平起。　首尾環應者，如夜二首，一首以白夜月休弦起，二首以月細鵲休飛結。　首尾相對者，如黑白鷹二首，一首以雲飛玉立起，二

首以金睫玉爪結，餘可類推。　句法：有五字一句者，如美名人不及，佳句法如何。　有上一字下四字者，如青惜峯巒過，黃知橘柚來。　有上二字下三字者，如晚涼看洗馬，森木亂鳴蟬。　有上三字下二字者，如夜郎溪日暖，白帝峽風寒。有一句作三折看者，如塵中老盡力，歲晚病傷心；峽雲籠樹小，湖日蕩船明。　七字：有七字一句者，如豈有文章驚海內，漫勞車馬駐江干。　有上一字下六字者，如松浮欲盡不盡雲，江動將崩未崩石。　有上二字下五字者，如朝罷香烟攜滿袖，詩成珠玉在揮毫。　有上三字下四字者，如漁人網集澄潭下，賈客船隨返照來。　有上四字下三字者，如香飄合殿春風轉，花覆千官淑景移。　有上五字下二字者，如五更鼓角聲悲壯，三峽星河影

動搖。有一句作三折者，如盤飧市遠無兼味，樽酒家貧只舊醅；含風翠壁孤雲細，背日丹楓萬木稠，是也。　倒句：如翠深開斷壁，紅遠結飛樓，極爲奇秀。若曰飛樓紅遠結，斷壁翠深開，膚而淺矣。如綠垂風折笋，紅綻雨肥梅，體物深細。若曰綠笋風垂折，紅梅雨綻肥，鄙而俗矣。如紅豆啄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，蓋言此紅豆也乃鸚鵡啄殘之粒，此碧梧也乃鳳凰棲老之枝，何等感慨。若曰鸚鵡啄餘紅豆粒，鳳凰棲老碧梧枝，直而率矣。　疊句：如甚愧丈人厚，甚知丈人眞，兩句中徘徊感荷。如人道我卿絕世無！既稱絕世無，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！兩句中頓挫感歎。如得不哀痛塵再蒙！嗚呼，得不哀痛塵再蒙！哀傷迫切，擊節淋漓，定少一

句不得。　反跌之句：如秋砧爲寄衣也，而曰亦知成不返，比懷人之感更深；喜達行在所喜生還也，而曰死去憑誰報，覺痛定之痛更甚。　借形之句：如辛苦賊中來也，而曰所親驚老瘦，借旁人眼中看出而已不知；如生還偶然遂也，而曰鄰人滿牆頭，借鄰家感歎寫出而悲愈甚。　反形之句：極荒涼處而以富麗語出之，如野寺殘僧少也，而曰麝香眠石竹，鸚鵡啄金桃，益見其荒涼。　極貧窮事而以富貴語出之，如喬木村墟古也，而曰登俎黃甘重，支牀錦石圓，愈見其貧窘。　極悲傷事而以歡喜語出之，如北征初歸，老夫情懷惡也，而曰瘦妻面復光，癡女頭自櫛，移時施朱鉛，狼籍畫眉闊，益見以前之悲傷。　或一字屢用，隨處不同，讀之各見其妙。　有用仍

字者，山雨樽仍在，是重過何氏也；秋月仍圓夜，是十七夜月也；蟻浮仍臘味，是正月三日也。有用一字者，乾坤一草亭，乾坤一腐儒，天地一沙鷗，於乾坤天地之內下此一字，寫其孤也，寫其微茫也。有用似字者，爐存火似紅，若以爲有火也，寒也；掃除似無帚，不聞其有帚也，靜也。有用抱字者，有時浴赤日，光抱空中樓，陽氣上騰，內外氤氳也；上有蔚藍天，垂光抱瓊臺，天光下照，四面炳燿也；江清日抱龜鼉遊，江波容與，日氣暄和也。有用不肯字者，江平不肯流，實流而若不流者，緩之甚也；秋天不肯明，應明而故不明者，望之至也。

同一詠月也，光細弦欲上，影斜輪未安，初間上半夜之月也；未缺空山靜，高懸列宿稀，望夕之月也；蝦蟆沒

半輪，望後之月也；殘夜水明樓，將晦下半夜之月也。同一詠蝶也，戲蝶過閒幔，風蝶勤依槳，孤蝶也；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雙蝶也；野哇連蛺蝶，羣飛之蝶也。有用雙字襯出上下字者，如野日荒荒白，荒荒無色也，正寫其白；江流泯泯清，泯泯無聲也，正寫其清；如急急能鳴雁，惟鳴故見其急；輕輕不下鷗，不下故見其輕也。點一字而神理俱出者，如燕入非傍舍，鷗歸祇故池，非字祇字則校書亡而荒涼甚；古牆猶竹色，虛閣自松聲，猶字自字則滕王去而憑弔深矣。用一字而景物逼肖者，如兩行秦樹直，直字方是秦中之樹；萬點蜀山尖，尖字方是蜀中之山。如細動迎風燕，細字寫燕，并寫大江中之燕；輕搖逐浪鷗，搖字寫鷗，并寫

急浪中之鷗。　用一字而反襯見意者，如山河扶繡戶，借山河以寫繡戶之高；乾坤繞漢宮，借乾坤以寫漢宮之大。　如樓光去日遠，去字不寫日遠而寫樓之峻；峽影入江深，入字不寫江深而寫峽之高。　用一字兩邊雙照者，如王漢州杜綿州泛池一首，而曰使君雙皂蓋，雙字王杜二刺史也。　如楊奉先宅會白水崔明府，而曰鳧鳥共差池，共字差池字楊崔二縣令也。　如江漲呈竇使君一首，而曰同是一浮萍，同字己與竇使君也。　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，而曰壯麗敵，清涼俱，交響共命鳥，雙迴三足烏，步步雪山草，人人滄海珠，敵字、俱字、交字、雙字、步步字、人人字皆二寺也。　學者由此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其於字法句法，思過半矣。

（全 二 册）

統一書号：10018·5081

定价：4.00 元